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一〇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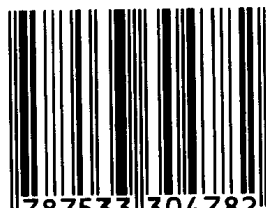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0/04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一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一一〇冊目次

## 子部·雜家類

說儲八卷二集八卷

〔明〕陳禹謨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徐騰芳刻本

一

閱耕餘錄六卷

〔明〕張所望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天啓元年刻本

一三七

類次書肆說鈴二卷

〔明〕葉秉敬撰 閱元衢類次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二三三

蓬窓日錄八卷

〔明〕陳全之撰  
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四年祁縣知縣岳岳木刻本

二九六

歐餘漫錄十三卷

〔明〕閔元衢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五四七

秋涇筆乘一卷

〔明〕宋鳳翔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六五三

燕居功課二十七卷

〔明〕安世鳳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六六八



說儲八卷二集八卷

〔明〕陳禹謨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徐騰芳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說儲八卷

二集八卷》提要

說儲自叙

說儲儲兄說也說等耳大者揚花經  
濟精者闡發名理博者談洽古今乃  
兄者何當焉抑天下固有微而畧著  
亦或瑣而助洪故鷄毒也而藏索谿毛  
也而登俎敝帚也而享千金詎謂說

說儲自叙

八

一

一百字

之兄者果且無當哉予昔在南雍日  
從事攤卷所著有駢志業梓行矣从  
隨牒北也樞署中案牘稍稠濁然不  
移晷可辨每以公餘恣流覽隨所得  
筆之於是乎有是編凡十數卷蓋閒  
曹冷局既不得趣俎而關肉食者之

謀復以款縻寡聞不得挾洙泗濂洛之奧探二酉四庫之藏姑就睹記所及一抒偏管樊然雜舉不施門目予方慚其說之冗以為無當也而客有見之者且灑然有會於心謂可脩剞劂客之言曰儲說昉于韓氏不遇刑名

說儲自叙

六

二

百字琴

家刺覈之緒譚耳子大夫之說儲采前聞而衷焉事即龐也而言較醇太史公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吾深有味乎子之說矣夫市肆多別雜物欲置者並至所儲富也子之儲說幾是乎予笑曰茲一閤之市非五都之儲也

爰從客請出笥中之半錄之以當

韋

萬曆己酉嘉平穀旦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譔

說儲自叙

六

三

三十二



說諸卷之一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著

宛陵徐騰芳雲卿梓

權書萬餘卷即無假百城李謚行書數十卷當不易千馬

畫每言使我數十卷之行君子曰與其有身後名何如

當下恣流覽之為適也昔人以讀書不求甚解為善讀

書此有得于語言文字之外者

晉陽之槐一日三榮三悴玉箱雜記漢苑之柳一日三眠三起

三輔故事柳狀如人號曰人柳比朝菌薺花之一發旋萎懸矣總不如

大椿之春秋塘水之候一日再增再減水經注潮沙塘水其增減倍倍

說諸卷之二

潮水穴口之派一日十溢十竭水經注連水淮水與計水合其源出東山下穴口若

井信若比溝澮蹄涔之一盈隨涸懸矣總不如大海之

潮汐

山鷄愛其羽毛映水則舞犀牛自惡其影不欲照見常飲

濁水物性相反如此夫羽毛在身輒自立妍媸相起愛

憎想何二物之愚也奈何哉人亦有之何平叔晏性自

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其山鷄之愛羽毛乎夏

侯元讓惺惡其偏盲每照鏡恚撲于地其犀之惡影

乎

人之善不善佛家悉譬之如月不善者如月黑分去聲謂

晦日夜消滅乃至不現善者如明月淨分謂朔後漸日

夜增明乃至月滿一切圓淨見雜阿此亦論其大凡耳

余謂鷄鳴一念便有黑白二分孜孜為善一日中白業

也孜孜為利一日中黑業也虛室生白緝熙光明尚從

鷄鳴一念始

無啟民其心不朽細民國其肝不朽所謂不朽者總幻形

耳如比干之心弘演之肝史傳載之以為美譚夫是之

謂真不朽

舟名馳馬孫權時名言如馬之走陸也馬名驚帆曹真有

驚言如風之舉帆也今人見真景曰如畫見畫景曰如

說諸卷之三

真譚夢事曰如醒譚醒事曰如夢然則天下豈有定名

乎白馬非馬吾有味乎公孫龍子之言

祥符中趙德明借粟百萬斛大臣皆請以違誓責之王魏

公旦獨請具粟如其數于京師詔德明入京取德明慚

而止王魏公識量于是加人一等矣余謂是策也古之

有行之者秦與師臨周求九鼎周君患之頗率請東借

救于齊秦師既罷齊將求鼎周君又患之頗率至齊請

疾定所從出之涂而遷鼎待命齊王乃止王魏公之具

粟即頗率遷鼎之策也洪邁氏謂頗率不過兒童之見

無足稱奇乃魏公用之卒為折夷狄莫函夏之石畫鷄

壘承苓有時為帝誰謂戰國策士之言必無當哉

未得獸者惟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惟恐傷肉之多也人情乎君子曰凡關於得失者類然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晉人也人情乎君子曰凡涉于彼我者類然

陳萬年之教不能行于其子咸崔烈之杖不能行于其子釣萬年教子以諂烈以銅王衍患妻郭之貪戾而不能禁也乃謂郭曰非但我言不可李陽幽州刺史京師大亦謂不可刑于之謂何而必僕李陽一言為重所謂身不行道不能行于妻子

說儲

八卷之一

三

陳蕃為豫章太守特為徐穉設一榻去則收之為樂安太守特為周璆設一榻去亦收之古人不輕設一榻如此管寧與華歆因過目送歆過者廢書歆割席而坐劉瑾南對乳過女子故舉席自隔古人不輕共一席如此張敦正負即見欣當周赴人並要呼左右曰移吾坐遠容江敦見紀僧真齊世祖命左右曰移我床遠容董昭枕蘇則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勝非佞人枕魏志張僧胤官候牟侃侃竟不前之曰吾床非閭人所坐梁書不以察察受汶汶諸君子得之矣倘亦過自標榜乎易曰見惡人以辟咎也又曰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蓋母為模稜亦不立崖

異惟中行者幾焉

柳公權銀盃竊于主藏而晒為羽化張文定齊公銀器盜于其奴而熟視不問裴行儉出瑪瑙盤廣三尺破示諸將誤碎手軍吏韓魏公出玉盃盤置案鴈坐客亦誤碎于小史並了不為意四公汪度去褊心者相萬矣望梅生津食芥出淚此五液之自外至者慕而垂涎媿而汗發此五液之自內至者總之性情所鍾形體隨之所謂志至氣次詎非一徵

昔劉伯龍

史南

少而貧薄及歷武陵守貧尤甚常召左右將營什一忽見一鬼撫掌大笑遂止聞之管子曰釜鼓滿

說儲

卷之一

四

90

廿三

人概之人滿天概之夫貧不知安為鬼所笑富不知足且為天所概矣惟善處貧富者天無所施概鬼亦安所置抑揄哉

水族有嬾婦魚

相傳楊家婦為姑所溺以化為魚脂膏可

州類有嬾婦箴

桂林有曉州見之則令人嬾婦箴亦有名嬾

婦者

如山猶而小善食禾田夫以機軸織紵之蠶名守

宮

錫木亦有名守宮者郭璞曰守宮槐晝日聃合而夜

舒布是也鬼車鳥九頭獸亦有九頭者王充曰蒼兕水

獸九頭是也

知晉公子之必霸者以其從者三士狄偃趙足以上人知



宋壽王張之必帝者以其左右二人張是揚終至將相

風雲龍虎良非偶然

文翁拔劍擎江神而迴復水遂平王尊執璧當金堤而水  
波旋却武肅命強弩射海濤濤頭竟趨西陵白沃史君  
以鞭指當湖而東南一隅水至不沒人之精誠至足迴  
狂瀾異哉

松封五大夫始皇柏封五品大夫武石封盤固侯宣和鶴乘

軒衛懿轍墓得原帝晉惠雞鷹食縣幹犬馬乃有赤彪儀

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之封魏夫木石鳥獸皆

可以得爵祿然則爵祿何足以榮士人

說諸卷之一五

東平之柏西靡東平思王在國思歸京摩頂之松東向

可西法東取經手摩雲品寺松日西去太原之茂南

指五代漢高祖為薛殷使時太原茂娥家木若抱父

屍明妃冢艸經寒自青又孰謂艸木無情耶

石脾入水即乾出水便濕崔平置乾地反濕置濕地反乾

獨活有風不動無風獨搖薇街艸亦狀禽卵生也而鶴

鵠胎生獸胎生也而裴狸卵生記云蟄蟄坏戶始謂不

及禽獸乃堯光之山有獸焉名狝狝穴居而冬蟄蟄亦

方冬入穴惟自紙其掌至始春出每冬月于田中得上

堅圓如卵者剖之則鴛伏焉無復毛羽郝鑒避難嶧山

掘蟄燕食之或云燕蟄水底是禽獸亦未嘗不蟄也又

溱川通竹無節昌州海棠有香火浣布入火更鮮吉光

裘魚油錦入水不濡物理之不易格者多矣

乾鵠知來猩猩知往巢居知風獺穴知水運日知晏陰諧

知兩燕避戍已鵠背太歲內典云蠢蠢動含靈皆有佛性

正于覺處見之

劉畫制六合賦魏收唯為大愚冊子才亦狀為疥駱駝宋

以六合為家賦試進士第一人為王世則賦曰構盡乾

坤作我之龍樓鳳閣開籍日月為君之王戶金闕此筆

非疥駱駝乎畫取名流譏而世則遭時主好力田不如

說諸卷之一六

逢年徵也夫

梁武帝宴羣臣于華光殿令各賦詩曹景宗不得韻意

色不平就帝啓求時沈約賦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

宗操筆立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始鼓競借問行路人

何如霍去病宋太宗宴羣臣亦各令賦詩曹翰以武人

不與乃自陳乞應詔太宗笑而許曰卿宜以刀字為韻

翰援筆立進中一聯云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

寶刀二曹並以介冑之夫效擊文士造次所成亦各有

致斯已奇矣豈橫槊賦詩曹氏固有家風乎

齊神武知慕容紹宗唐太宗知李勣宋藝祖知張齊賢

矣皆不貴顯于其身而留以待後人蓋誠恐人情感激不深將來未必得其用故留貴顯之權于後人俾若人者有所激而思效也世主以智術收豪傑大都若此

丁晉公治第楊景宗實為之役後景宗貴而丁第竟為楊有錢思公治裝龔美實為之工後龔美貴而錢裝竟歸

美龔美一作劉美善鐵金後貴顯又王說為侍禁三班院差監脩主第語同事曰吾輩受寒熱脩成不知誰

家廝居此既而說尚主不逾年身居之事固有不可知者

黎丘丈人惑于似子者而殺其真子瑯琊巨伯素惑于似

說儲 卷之一 七 黎丘丈人惑于似子者而殺其真子瑯琊巨伯素惑于似

孫者而殺其兩孫凡似之亂真未有不反為真害者也

犒涇師以糲食者致返戈大呼而天下蒙塵給募卒以廩

麥者致謀聚趨府而節帥被刺此皆以蒼黃遇變故

也趙宋荆南之卒因所給繖帛故惡不堪紛紛脫視偶

語變且不測轉運劉遂不知所為賴張師正州給挺身

慰諭羣校帖然受賜去若師正者庶幾有濟變畧矣不

然幾何不為涇師之返戈募卒之刺刃

程嬰公孫杵臼二塚在絳州太平縣之趙村至宋元豐中

因議即吳處厚上書始建廟加封嬰為成信侯杵臼為忠智侯以時

致祭處厚言之是矣第因屢失皇子而恐其為厲則大

可笑也夫二人者生前存趙孤以全忠義堂歿後剪他裔以求血食耶

韓魏公之第也太史奏五色雲見及其卒于相州也先一

夕星隕園中握馬皆鳴又先時有水稼熙寧三年歲轉大雪神木皆稼

山顏華山之異公實應之大臣引繫國重休咎動有先

徵若此

冠萊公呼丁謂為鶴相謂以令威之裔好言仙鶴故人以之呼之猶李逢吉呼

牛僧孺為兀座時以為的對余以為鶴相不如對牢公

蓋李德裕嘗斥僧孺為獼子又目為太牢公云

范仲淹受鍊銀者之托後出其方與金授之其子封識宛

說儲 卷之一 八 范仲淹受鍊銀者之托後出其方與金授之其子封識宛

然張乖崖試燬求者之術既成尋送大慈寺沒有顧見

水銀銀一錢與知制誥一日無恨者右拾遺夏視二公

何啻徑庭

小人思中人主之欲其說必有所托而進宋侍讀林瑀自

謂洞于周易嘗以仁宗時合易之需需之象曰君子以

飲食宴樂謂須頻宴遊務娛樂始合卦體而天下治仁

宗駭其說斥之向令害于陳隋之季必且為淫昏之忠

讜矣又英宗即位初有獻繼聖圖者著作佐郎既復以天書為

降聖之兆油紫為猶子之祥再拜御名為繼照之義語

極不經冀以取悅人主而英宗直怒其妖妄令中書削



官停任嗚呼神鑒若二宗又何必藉明于指佞艸乞窮于觸邪獸哉

王荊公銳意行新法動與正士牴牾故不得不用私人羽之以求快于一逞而一時奸黨始多方諛媚以希合有乞以天下計專聽王安石處畫一切罷異議者正祥有因其始封舒又倖舒遂于舒州築傳李師亭者有曾詠熙寧新法不可行忽作巷議十篇盛言新法善者吳孝有請以殊禮待宰相子粦為樞密諸弟為兩制京師賜第宅者韓亨甫從中丞諸人獻諛士風掃地母足論矣可謂非執政啓之乎吾不敢必荊公為小人因諸媚

說

卷之一

九

福

荊公者并疑荊公非君子也

成敬奇大理視姚崇疾置生雀數頭一一手執而放之曰

願令公速愈也鞏申為王介甫壽以大籠貯雀詣

客次搢笏開籠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兩人諛媚可笑

異時合轍第聞姚相之惡敬奇不聞介甫與申忤也兩

公之品懸矣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平甫安一言乃介甫

頂門針然則介甫寧惟遠漸姚相

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此君子和而不同之證吾

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王安石曰惠卿此小

人同而不和之證案于瞻制詞本莊子喜則交頸相靡

怒則分背相蹄取以狀小人而小人之狀盡矣

初有孫生者詣文正公范仲索米養母文正識之補為學戰授之春秋後十餘年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學徒朝廷高其道德召至太學則嚮者就文正索米孫生也文正歎曰貧之為累大矣藉若人以困厄終即以彼其材安所自見哉夫文正識孫生奇矣乃孫生必就索于文正亦誠識公也古人粟必求于仁者記云必食之米不索于胡奴而保以夫

司馬溫公嘗服呂獻可先見蓋一日並轡入朝呂云將攻新參王介時介甫新入政府紛更未甚著而獻可已力

說

卷之一

十

福

排之見賞溫公是已不知作辨奸論者蘇崇先獻可知

之時介甫尚在館職鑒識不尤遠乎胡公未之賞也豈

公于不億逆有餘而先覺或未逮耶倘新法未至盛行

公不必心折獻可

韓詩多悲韓詩三百六十首白詩多樂白樂天詩二千八百首

夫詩以理性情多悲多樂恐無有是處

韓昌黎詩沈括以為押韻之文終不逮古呂惠卿則云詩

正當如是王存是沈季常是呂皆有鴻飛天際楚人以

為鳬越人以為鴈見者異耳自來評文章者率隨所見

為雌黃詎有定論哉大都未詣其域鮮識其文紛紜之

論不足盡文品久矣

式微詩有泥中中露或云衛二邑名創向以為此詩二人所作也今之聯句或謂起于此亦可備詩說一則

韓擒虎之將逝也人有疾走至其家者曰欲謁王問何王

曰閻羅王擒虎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足矣又蔡

襄病革李遵<sup>與</sup>守<sup>北</sup>夢神人紫綬金章自云欲逐代者遵

詢之神曰余閻羅王蔡襄當代我明日蔡薨遵挽之曰

不向人間為冢宰却歸地下作閻王本擒虎語

霍博陸<sup>光</sup>見夢吳景帝<sup>璵</sup>求立廟金山<sup>金山故鎮鹹塘湖</sup>

今不為民害景帝從之至建炎間又建行宮于當湖賜

說備

八卷之一

十一

卷之十一

名忠烈王愈著霽異以四月十八日誕辰潮人爭祀之

謂之小嶽廟嗚呼博陸在漢不能以立宣之績全侯封

在吳宋顧以鎮湖之功享王祀悲夫大以英雄豪傑生

前赫赫必不泯泯如項羽反為憤王多居吳與郡之

聽事因安床幕為神坐前後郡守皆于慈拜祭以軫下

牛有不虔輒作祟迨蕭琛至郡獨遷其廟并禁牛祀亦

竟無他鬼神事正在有無間乎

海鹽縣齊景卿有齊景公廟相傳景公遵海而南曾游于

此因為之立廟堂當年行晏子之言與後補不足民猶

有遺思耶不然何東並渤海南登瑯琊者<sup>秦始</sup>不聞人

尸祝之也

天聖中侍中馮拯薨錫慶院側人家生一驢腹下白毛成

馮拯二字馮氏以金贖之又元和六年惠州一娼<sup>蓋是</sup>

身<sup>南後</sup>雷震从脇下有朱書云李林甫以毒害弄權帝命

震从即此二事冥報灼然可為骨塞毛豎然吾于林甫

稱快矣而馮拯氣貌嚴重頗得大臣體不知何以得此

譴也拯自奉號侈靡及內司賓撫問者還奏其家儉陋

被服甚質由此推之拯生平或多陰謀未可知已

雷德驥劾趙普罷相普之再召也德驥懇求去太宗曰朕

終保卿必不為普所擠又其子有終平蜀以私財擢士

說備

卷之一

十二

卷之十二

至道三萬緡真宗特出內帑償之二主者一保直臣之

終一恤名將之私吾有取焉

裴晉公賦鑄劍戟為農器云震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

盡歸力繕示天下弗復用兵彼其蕩平淮西之氣概見

矣范文正賦金在銘云倘今區別妍媸願為軒鑑若使

削平禍亂請就干將使其出入將相之局幹微矣王沂

公賦有物混成云不縮不盈賦象宰宰窮于廣狹匪彫匪

琢派形罔滯于盈虛則鈞陶區夏之規摹定矣三公事

業在唐宋偉然而業于詞賦開預兆乃知古人先資之

言不虛寄也

正之為証為秦諱始皇名正也羅勒之為蘭香為趙諱也呼  
香印曰鳴羅諱在藝祖近香印呼蒸餅曰炊餅諱在  
仁宗近香印錢武肅諱吳越問謂石榴為金櫻劉為  
金留為田留住為駐住楊行密據江淮民間謂行溪為  
菱溪蜜為蜂糖蓋諱在民口一也而或不敢斥或不忍  
斥則出之民心者迥殊矣他如李賀父名晉終身不舉  
進士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華母乃諱而  
近愚乎善夫杜祈公衡之言曰父母之名所諱在我他  
人何與其帥并州也吏請家諱公曰我無所諱諱取枉  
法賊耳斯則達人大觀為人開不諱之門者也

卷之一

十三

說諸  
唐文宗嗜蛤一日蛤中現二菩薩像螺髻瓔珞足履函蓋  
隋煬帝事相同文宗敬致之興善寺吳興郡宗益剖蚌中有珠  
現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宗益奉以歸慈感寺又  
唐詢家烹鷄忽火光出釜中視之有未產卵化菩薩像  
坐蓮花自是詢家誓不殺生大慈悲父示現灼然若斯  
奈人猶弗悟至有一小飲致命數萬如孫承祐吳越王  
者  
秦王方一區宇而赤帝子已生豐沛曹瞞方窺漢鼎而典  
午氏已入幕府梁武方傾齊社而山家小兒侯景見寶  
已生漠北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蟬卿之襲其後也

竹鷄善闢取者激媒使鳴而致之鷄鳴好潔取者埽地布  
穀而獲之鹿行必循一徑設線者跡行處禽之海魚吐  
黑水以蔽其身漁者見黑水網之他如啣蘆者自衛共  
穴者備鋒結陣者禦衆捷稱韓氏盧氏東郭貌寧智  
不足周身總無奈人巧取何故譚子云直疑自古無君  
子

一魚紆也孟宗母以見寄非避嫌陶侃母以見遺為增憂  
一篋器也許屯田名失其今浮梁而不買程嗣宗少作饒  
州而不置可見官箴凜如微至熾介不容苟取昔吳祐  
以寫經當齋嫌疑潘子美以寫書亦是罪過即基以木

說諸

卷之一

十四

枕亦不須作而時苗之留犢壽春為今時裴潛之留床  
兖州為兖州時真能嚴蓋蓋之飾遠意茲之謗者也  
以三傑若若西漢為最東漢次之而唐非其倫已唐明皇  
詩賜宋璟張說源乾  
曜蓋以比蕭張等  
王安石初為新法而其弟安國非之韓絳附會安石而其  
弟維舉之曾布因陰禍善類而其弟肇移書勸之邪正  
相反誠判若參商亦由局外之見易怪于當局也至若  
王虔仲親為叛逆而其弟竺法深獨脫然遊方之外此  
尤品之最卓者乎吾必以為王氏之白眉  
劉貢父滑稽善譏甚矛刃而晚得惡疾王景亮結社相

朝號猪背開而舉杜蘅粉呂惠卿黃魯直好作豔語詩

詞盛傳而秀公以為當受泥犁業報然則妄言綺語偷

快一時而人非鬼責固莫逃幽明之罰矣

古之異人去來必有所自微子感牽牛星顙子感中台星

張良感孤星樊噲感狼星東方朔感歲星則生而稟星

精者也傳說為其奚仲四造父王良並五各垂象于天

則歿而成列宿者也又如唐房琯為永禪師白樂天海

中山主宋晁迥靜居天主楊億武夷君陳堯咨南庵主

張方平山藏院知藏歐陽脩神清洞主韓琦紫府真人

富弼崑崙真人王曾青艸堂和尚蘇軾陝右戒禪師皆

說諸大卷之一十五四百十四

生而知前身者蔣濟為南山伯荀顗為泰山君劉聰須

遮國王韓擒虎蔡襄並閻羅王皆歿而知後身者

狄靄慶親為袁菜門人而抱首蔡子者慶也周某其史失某親

為陸超之門人而手斬超頭者周也陶穀親為晉相李

崧所錄用而構成崧族誅者穀也究也狄被噬于乾狗

周折頰于墜棺陶之成墓門屢遭雷殛而骸骨不少留

彼其仇視恩地不祥莫大焉鮮克令終固其所已

李伯時工于繪馬法雲師謂歿後必入馬腹伯時有省求

度于師師曰但學畫大士像此念既專彼念自薄善哉

秀公之言蓋所謂對治法也夫繪馬者直手摸其形猶

然不可矧入自禽門者雖覲然而人面哉心神已皆默

已牛衰化虎楚姬化鼃皆是物也倘求度于秀公吾不

識何以解之

剖冰而雙鯉躍出者王祥也叩凌而一魚踊出者王延

卧冰而童子送鯉者楚僚也泣禱河神而冰開得大

鰓者查道也又焦筆冬中得瓜以愈父病王薦而

瓜以止母渴孝思所感動植之類且以非時應之

夏思凍魚膽仲冬思生地黃者即以南面之尊切責

司至加大辟而猶不得慕容烈因符后思食故必欲致之吾以是益

孝感之神

說諸大卷之一十六四百十五

李行簡父病癰楚甚行簡為吮不唾于地父霍然病已夫

吮癰一也在行簡出之至性即孝治天下者猶或難之

景帝為太子時為文尚已如鄧通則希以固君寵通告

帝曰難而色難之吳起則欲以結士心卒有病癰者佞倖無足道而

起亦無取焉何者吾薄其救妻并知其愛士非真也

陳遺母愛子失明孫思之亂遺號咽而目旋豁聞元明母

念子失明為即守元明婦養而目頓開李虛已之母目

全翳虛已結晴二年而勿藥自痊當疑舜稱大孝能格

父頑豈獨不能療父瞽則類林藪之矣舜母詣羅所每

還錢與米問之子也因抱歸拭父目目尋明冥元賦亦

云舜糴于平陽市父認之乃拭其目目以光明第二說殊不經恐不足據

說儲

卷之一

十七

四

說儲卷之一終

說儲卷之二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著

宛陵徐騰芳雲卿梓

董宣令洛陽格殺湖陽公主奴高恭之為中尉捧破壽陽公主車章憲太后之族殺人陳洎正色曰彼實兇人待我而伸遂案驗具奏當其時三公幾不免虎口哉卒之董洛陽獲賜三十萬高中尉清直見褒陳開封亦不及罪顯名由起即斯以觀繞指者不必達之媒強項者不必窮之路昔人云直如弦外道邊不必然之說也

一日供也何曾日食萬錢子勸一日之供任愷一食萬錢前金

說儲

卷之二

一

四

而相齊者炙僅三弋晏子春秋晏子食脫粟相漢者食之食炙三代五穀若菜止一肉史記公孫弘食一肉脫粟之飯一羹燈也冠菜公不點油燈燭達而杜祁公不爇官燭何奢儉相縣若此究其攸卒晏子公孫相業爛焉而曾擬謚于繆醜愷性志于散卿祁公介福芳終而萊公播遷遲暮儉為共德侈為大惡信夫

毛玠以儉率人一時貴寵與服不敢過度長吏垢面麻衣軍吏朝服徒行楊綰以貞廉入相而崔中丞寬池館臺榭即日潛毀郭中令子儀座內音樂頃減五分之四黎京兆幹驟損駟御止留十騎儉德所風一何化肖之速也

余以謂古人相成類有深意即如汾陽權傾天下而朝  
不忘侈窮人欲而人不罪其何有一綰綰相之日顧必  
首為節約此匪徒倡百僚正以成公權字也君子成八  
之美意深遠矣

重錦堂記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歐公于每句益一字

仕宦富貴下滕王閣賦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

一色後人欲每句去一字去俱共

富彥國力薦介甫于朝及介甫秉政大乖物望富公悔之

向張安道譚次疾介甫不已安道不答公曰安道是介

甫耶張曰公自不知人今將何尤嗚呼當事者進一匪

說儲

入卷之二

二

三百六十五

人便致債事後雖追悔國已路救不可為已此與矣引

肅醫悞傷主人者何異

陳恭公之判毫也人多殺老人圖為壽而其姪世脩獨獻

扁舟五湖圖且有名遂身還之贊恭公甚喜即以司徒

致仕韓持國之守許也人多致諛詞為壽而崔子厚獨

以詩警之末有挂冠高節莫因循之句韓再三嘆咏即

以少師致仕古之人諷者不惜冒忌諱受者不難謝榮

名君子兩賢之

王介甫偶譚及劉更生向事以為炎祚既衰更生猶然強

晤迄不識時坐間議者莽如韓子華一言辨之曰不然

更生同姓之卿堂客黑黑就斃哉一坐葵服余曰此孟  
子齊宣王問卿章義疏

公孫弘以布被見譏譏以詐也范忠宣亦以布被見譏

下多食客作布衾數十幅以待寒士時人為之譏以餘

也君子曰與其詐也寧儉

王侍制野食列珍品甚饒有水先生學孝子適至王令擇

可于口者生品視良久曰皆未可惟飢可下飯此即晚

食當肉之說也

湛子文補今江夏動省過失設有小愆輒以狀自劾使吏

望闕呼名已唯諾示改范忠宣薦之誠故也蘇世長在

說儲

入卷之二

三

三百六十六

陝州部內有犯法者世長自撻于郡街五伯鞭之見血

世長楚痛走觀者笑之詭故也余于子文猶有說焉有

過則改貴在迅速望闕呼名恐罪已者未數也夫與其

顯出改過之名孰若嘿脩改過之實君子必以閉閣思

過者為優

彭思永微時夢人告曰爾生為兩制必往秦州後果得秦

州聖辭易江寧至淮促裝登舟尋卒蓋秦淮亭下舟中

也數之不可逃若此岑征南次彭地名正陽雖固外

射犬見犬必吠實建德必牛渚童謡曰豈入牛口勢

若其為期數使然一耳若高忌拍人之名拍人也

之違之以全福此則天之所與又未可以常理格也

潘允即見程正叔程舉孟子孜孜善利二語為問潘未季

其義曰此易解耳程曰賢亦知今之所謂善乃古之所

謂利乎潘悅服下拜以為悟一生之非又陸子靜九講

義利章至令聽者泣下墨悲素絲楊哭岐路為舜為跖

分處甚微君子小人行處各熱世之人何沒沒也吾于

程陸之言有省

陸子靜知荊州有訴人殺其子者子靜曰不至是其子果

無恙或訴被竊未得主名子靜出二人姓名令逮捕之

一訊具服此上習知其下也范忠宣尹洛人有告老翁

說儲

八卷之二

四

四百三十五

失犢者老翁置不問再告自居人問故笑曰范公居此

孰肯為盜已而犢還此下習知其上也

鳩鳥

一名同力寰宇記一名雲白抱朴子良現云渴者盜口于

捕肉漏一名擅鷄物志雄謂之運日雌謂之陰諧有鳩

鳥處犀必生焉物類相感志云犀造物者誠懼鳩毒

之傷物也古人得鳩或注之江尸子云鴈馬共見鳩

或燒之街晉書又見或救而焚瘞之通鑑錄范忠

儀云夏至賜百官裘裘欲絕其類也焚鳩倘亦食泉意

乎焉乎祥麟鳳人幾見之而每患其少鳩毒梟鳴人

思絕之而每病其多芝英珍而不泄荆棘難而彌原吾

于是乎有感

檀珪與王僧虔書曰飢彪能赫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為

落毛此四語直勒古今人情按獅子搏獸止以掌擊

而吹之毛自脫落檀珪落毛之說本此

梁郭祖深上封事曰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奏章僧尼則

令齋講俗則則鬼禍須解醫診則湯熨散丸皆先自為

也臣謂九國之本與療病相類嗟乎朝廷之上人并自

為心矢為國心國庶有瘳矣

齊豫章王蕭有云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內何可周

洗以謂政存大體無庸猥瑣此真長者言

說儲

八卷之二

五

三百三十三

天官時日之說明者不執閭者拘之故往往可以與師宋

帝唐反支可以通奏漢明四廢可以拜爵宋武帝拜爵

辰日可以發哀唐太宗哭彼羣忌苟禁者閤于識耳

漢制反支日不上書至明帝獨駁之曰民既廢農遠來詣

闕而復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索之也乃勅公車受

章不避反支有君如此誰謂君門遠于萬里哉今銅墨

之吏每鞠一詞動經時日亦曾念及廢農遠來詣公門

者不

雜阿含經有彈琴一喻極佳急絃緩絃無有是處不緩不

急然後發微妙雅音譬之學者精進太急增其掉悔精



進太緩令人懈怠當平等脩習攝受莫若莫放逸莫聊  
相此即深造自得之義也又楞嚴經云譬如琴瑟笙篴  
非有妙指不發妙音不緩不急善調其適所謂以妙指  
發妙音者乎

張璠父歿不葬後璠歿未幾子今發其墓取金帶抵罪陳  
彭年執政人號為九尾野狐彭年歿再傳孫達祭其墓  
亦以取金帶抵罪不善之報會與乎哉

宋藝祖謂陶穀一雙匙取神宗亦謂杜常一雙匙取穀傾

危士也常折節學問無戚里氣河陽久旱下車而甘雨

隨直州河決及坐而橫流止此可與較同日道哉舜目

說儲 卷之二 六 三十一

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皮相何足以盡人

相法足下有龜文黑子並大貴張仁愿示之安祿山而祿

山亦以呈仁愿遂約為義兒西門軍容示之吳行魯而

行魯亦以呈軍容曰吾為汝成之郭汾陽示之渾咸寧

咸寧亦以呈郭晒曰不違吾足相之貴一也汾陽最矣

祿山羯虜軍容刑餘何以稱焉

開元禮不著凶禮諱國喪也唐定邊事三十年國史無一

言及之諱國惡也傳燈錄不著二祖償宿債諱忍辱也

說者以為切要因緣俗學翻諱然則東如祿之筆者於

無諱俗學所諱而後可

趙韓王普 兩京起第門外皆列柴荆自堂筵及後園制作

並雄麗太祖幸洛見之晒曰此老子終是不純夫知其

不純則豈不彊敦厚可屬大事者而胡為乎顧托之重

哉宋祖于是輪却漢高一籌

六月飛霜世傳以為燕惠王時鄒衍繫獄所感故江淹云

賤臣叩心飛霜擊于燕地伏往牒多有之如證聖元年

六月陸地實霜殺州五行大同三年六月青州煦山實

霜南史景明元年六月丁亥建興郡實霜殺州正始元年

六月辛卯懷朔鎮實霜三年六月丙申安州實霜並書

末世冤抑干和陰慘者異如鄒衍事者知不少已

說儲 卷之二 七 月四日

賢如會史必有一篇醜文字送歸林下謂彈生前幾無真

是已惡如檮杌必有一篇好文字送歸泉下謂諫後

幾無真非已然則好儻者美勸恣睢者胡懲余矯之曰

即有醜文字不救會史况必有存古之直道者乎即有

好文字不掩檮杌况必有為鬼之董狐者乎

人情多解去聲則多好宋武帝與殷仲文論音樂云正恐解

則好之蓋既解而好解不從好成癖癖則不可挽也已

昔之懲瘴癘食者謂書亦不必好欲棄棄之余謂不然

人生惟此一好終身焉可耳征南之左癖玄晏之書癖

可與慈羶逐臭者同類而共非之哉

南史劉悛強濟有世調善于流俗嗚呼人不合世調而能  
諧世者有幾

蘇武年老子前坐事死武子與上官集武因平恩侯自白

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帝許金帛贖之以為

即當武仗漢節卧起時不難身膏州野而獨難絕一胡

婦情欲之際能柔剛勝如此哉忠義之後不為若教蓋

亦有天意焉

馬稱驛驢驢牛譽郭叔丁櫟盧以韓氏為良免惟東郭

為役獸之有逸材者皆見記識獨奈何人而無聞

裴晉公嘗云雞豬牛蒜逢着便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又

說諸卷之二

有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

繩床坐風送水聲來耳邊晉公真得逍遙遊者乎史稱

裴公美休深于釋典中年不食葷酒香燭貝典不離齋

中咏歌贊唄以為法樂余謂猶其淺者也至如晉公乃

深于禪者

白香山之樂天院王平甫之靈芝宮方生存時已有說而

待之者矣又安知此宮院者非即兩公來處

孫思邈者千金方又作千金翼醫家以二書為司命則其

活人之功亦侈大矣第中有用蠱蟲水蛭類坐不得冲

舉甚哉天道之惡殺也

楊中立見伯淳于穎昌相得甚歡見正叔于洛與游酢侍

立不去勝達道遊范文正公門頤頤公前無所顧避

後為一太學生游章子厚門偶譚易語涉荒忽子厚亟

命杖之哀鳴乃釋此生後先輩成就人材寬嚴不同譬

之陶家之埏埴冶氏之鎔鑄蓋並有化工手

說者謂阮籍勸進文附昭之情畢露以是罪籍而不知籍

之得罪名教不特此也母方終時猶圍碁決賭則其無

人心久矣方且喻禪蠱以姍笑世人倘有歌相鼠還以

責之者籍謂之何

阮籍遺落世事不拘禮教及教其子渾則曰仲容咸已豫

說諸卷之二

吾此派汝不得復爾元延祖弃官反初服嘗曰人生衣

食可適飢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掇薪以為有生之

役盡此及戒其子次山輩則曰兒曹達世故時不得

自安山林勉勵名節無近羞辱古人父子相期不必出

于一途非以器各有適故耶

政和初朱冲希上旨取大檜以獻白樂天手植者在蘇之

槁歿于道悟空塔前者覆沒于海大舟載之入惟陳霸

先宅庭者僅免常熟舊有七檜在城西偏致道觀相傳

梁天監中物狀有如亂龍者餘並蒼翠可把余猶及見

之名畫家嘗寢處其下累日夕力摸之苦不得其彷彿

當政和時得免朱冲之獻亦幸矣哉而今且剥落殆盡矣世之衰也至古物亦不可留可為一慨

為張文定則一榜盡賜及第為富鄭公則制科不試詩賦

富弼布衣召試以不能詩賦懸辭重一人之賢而輕變命官課士之功

令世所謂設天網以羅之耶固宜古之得人

沈文通喜吏事資亟斷以療疾韓持國喜音樂藉鼻簪以

却暑范德孺喜琵琶需繁絃以就寢三人者必有待而

後遣所養可占已又孫龍圖喜讀書晚年病目輒令二

人更讀左氏西漢等書于傍余謂差得之

暑中偶得葉夢得氏避暑錄夢得一日苦熱自訶曰冰

說儲

八卷之二

十

火鼠此本何物習其所安猶不知異今此熱相初從何

來乃復浪為苦樂耶余味之有為不啻大火聚中一服

清涼散也大匠人中虛圓不過徑寸事物交滑俄頃間

便自如炎如水此如炎如水者孰為之徑寸不有也藉

令以虛圓還之徑寸必且以如炎如水者還之事物何

地非清涼國土乎南華經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

石流土山焦而不熟之人也其游于世則何異冰蠶火

鼠之適也

晏元憲與客宴飲稍闌即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

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米元章邀蘇子瞻飲列紙

三百置餽其傍每酒一行伸紙作字一二幅小史磨墨錢不能供飲罷紙亦盡乃更相携去先輩風流即一盃酌間不忘以詞翰相課亦異乎以飲食遊戲相徵逐者矣

古尊宿之教亦願承當者何如即如雲門捧臨濟喝必撥

緣轅泊一捧一喝便成領悟不然非其地而樹之不生

非其人而語之不聽豈特吾教為然

說者謂子房出于黃老孔明出于申韓為黃老則近道為

申韓則近術黃老有不必為而申韓必求勝此子房孔

明所以異也余謂一當赤帝之興一虛炎祚之燼孔明

說儲

八卷之二

十一

時勢較子房為難一辭漢全軀一捐軀殉漢孔明心事

較子房為實其為人傑吾不能伯仲之矣

晉范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授之方云捐

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視四旦晚起五夜登

眠六括其要余謂專內視盡之天隱子曰凡人目終日

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按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

營浮光未嘗復照奈何不病且天審能專內視學道之

功半矣豈僅可療目疾已哉

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

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塵尾自呼譚士此王僧

虞戎子書也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藉為老  
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學未  
識偏旁高譚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汲鄭此皇甫湜  
與李生書也士習偷薄自當時已歎何怪後之輕肆者  
日益甚乎

唐張偉捧登科記曰此千佛名經蓋豔之也既入仕版則  
豔者又指除目為聖書矣

盧志問遜祖機抗機于陸機機曰如君于盧毓志盧瑤父志後

機雲之志志與有力唐王保云杜甫醉後厲聲問

嚴武曰公是嚴挺之子武變色曰君乃杜審言兒攷之

說備不卷之二十二音九十五字朱

新舊唐書並云甫登武床瞻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舊  
書謂武雖急衆不以為忤新書則謂武中實銜之一日

欲殺甫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歟

則甫亦危矣哉余謂為人子孫當以杜初公無家諱為

法對人子孫當以陸士衡觸家諱為鑒

唐王播嘗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僧厭之播至已飯訖播

題詩壁間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慙閑黎飯後鐘後二

紀果鎮是邦僧以碧紗幕其上唐續之曰二十年前塵

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今之傳奇竟以屬呂文穆正蒙大

可笑也文穆父龜圖起居與其母劇不相能并文穆正蒙

之頗淪蹟寔乏龍門山利涉院僧識為貴人延致幸  
鑿山品為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及秋試廷試並第  
一人後諸子即石龕為祠堂名曰肄業富韓公嘗為之  
記夫認文穆為王播已自不倫而以鑿品處貧士之善  
知識厚誣為飯後鐘之閑黎亦究甚矣傳奇中如此類  
甚多既文昌事與

姑姪母子執親人知狄梁公一言感悟女主不知李昭德

嘗兩及之方則天以武承嗣為文昌左相昭德密奏曰

自古帝王父子間猶相篡奪况在姑姪豈得委權與之

脫若乘便實位寧可安乎則天翼然曰我未之思也又

說備不卷之二十三音四百六

洛陽人王慶之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昭德執殺

慶之因曰世豈有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乎則天寤

乃止昭德兩言蓋亦與狄公相附和者昭德以凶終見

掩惜哉

梁蕭琛預御筵醉伏武帝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帝正中

面帝動色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慄禮

云是謂君臣為誼其此乎又唐高祖呼裴寂為裴三明

帝呼宋濟為宋五德宗呼陸贄為陸九並近于媒然終

不失泰交氣象

楊相公嗣後父新昌之宴時僕射入觀楊相率生徒迎之楊汝士詩後成

警句曰文章舊價留驚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元白劉禹錫汝士醉歸曰我今日壓倒元白裴令公東洛之宴楊汝士詩曰昔日蘭亭無監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曰筆歌鼎沸勿作此冷澹生活元曰樂天能全其名詩一小技也昔賢猶不免護前至公為藏拙又况晚近好名士乎固知名為必爭之器矣

魏孝文得彭城王勰暮春應制詩為改一字勰謝曰類象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瑯琊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古之為君者不欲自居一字之工唐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姑注叔孫姑勅畧為敕咎小吏正之因檢釋文果勅畧反說備

八卷之二

十四

公因號小吏為一字師古之為相者不惜自戛一字之誤

趙康靖公集以黃黑二豎分投一器志其念之善惡初間黑勝于黃久之黑僅有存者及謝事歸二念不作并豎亦徹去古人密于攝心如此知必不墮黑業矣

慶曆中西方用師範范皆為招討副使季罷仁宗憂邊事無所屬獨王文安公臣以為非二人不可皆請還之始與當權者忤竟罷既公言驗于懷敏之敗公嘗言涇原之敗正自涇原仁宗始悟二公還而元昊降矣師臣欲立功于外信非有人于明主之側不可

劉原甫以博物稱有得端硯者刻云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原甫見之大笑曰天寶安得有年自天寶即稱載矣且是時州皆名郡刺史皆為大守此刻何為者其人不取復出或得古鐵刀以獻公曰此赫連勃勃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果得之夏故地又或遺之玉印文曰周惡夫印公曰此漢條侯者蓋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縮孫封亞答侯漢書作惡谷是也夫欲物色真贗信非精博不能今之骨董多以贗亂真如宋人竇燕石者不少正緣世無博物君子耳

說備

八卷之二

十五

石季龍時太武殿畫古賢悉變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梁武帝太清元年舍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一日乃止永熙二年平等寺浮屠成孝武舍萬人于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又孝昌三年平等寺金像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明年爾朱入洛陽誅戮百官咸以塗地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五月莊帝北狩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至十二月爾朱入洛而莊帝崩晉陽矣宋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手忽振動未幾交趾入寇城幾陷其後又動而儼智高反竟屠城去又宣州大火先時有鐵佛迭前迭却若俯而沈人者火尋作夫像不過幻相耳胡然而動胡然而

涕其示衆生知趨避衆生方且恬爲處堂燕也佛  
如此劫數何

說諸卷之二終

說諸

卷之二

十六

說諸卷之三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著

宛陵徐騰芳雲卿梓

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王僧虔誠子云云丹朱不應之  
教寧越不聞被捶王裕之未嘗教子孫學問云云二王之言  
如一然僧虔誠子正激使自勵若裕之則直付之不教  
矣樂有賢父兄之謂何

鵠鵠來巢春秋何以書蓋鵠鵠不踰濟巢魯則踰濟矣書  
之示異也南齊時劉徽居母憂廬墓杖不能起此山常  
有鵠鵠鳥三年不敢來巢釋服還家此鳥仍至夫國君

說諸

卷之三

一

晉

政替致使不來者來匹夫孝感能使來者不來一鵠鵠  
來去係家國妖祥固如此

秣陵以栖霞爲勝而栖霞寺之建始於明僧紹南齊時人

潤州以北固爲勝而北固之名改於梁武山陰廣於蕭

宋蘇舜欽石延年輩飲名有五曰鬼飲了飲囚飲龍飲巢

飲一名見飲者夜不熱燭了飲者飲次挽歌哭泣而飲

囚飲者露頭圓坐鼈飲者以蒙自束引首出飲復就來

巢飲者飲於木杪余戲益之飲蓋有六曰號飲偷飲跪  
飲枷飲牛飲狗飲號飲者阮藉飲酒二斗舉聲一號時

終是也偷飲者畢吏部盜樽是也跪飲者劉伶跪祀引酒是也如飲者北齊高季武留司馬消難飲索車輪括消難頭又索一輪自括頭仍命酒引滿相勸是也牛飲者商辛為酒池迴舡糟丘牛飲者三千人餘是也狗飲者胡毋輔之輩閉室酣飲光逸脫衣露頭狗竇中大叫遂得入飲是也

宋明帝所為多慘毒周顒親近宿直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為之小止故嗜殺之朝往往有誌公澄公諸人輩出其以因緣罪福之說陰庇生靈者知不少也

齊王椿于宅構起聽事極為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說諸

卷之三

二

月三十一日

宅豈是王太原宅蓋椿往為本郡世皆呼為王太原未幾爾朱榮居椿之宅實封太原王數之前定奇矣梵志詩有云彫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為宅中客由是觀之今之高堂邃宇而處者盡客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亦不過逆旅中一時去住已耳勘破此障乃知栖遲衡門以待盡之為樂

越絕書云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此論其恒理耳要不必然凡種梨一梨十子惟二子生梨餘皆生杜鵑生三子一為鵲鸛生三子一為鶴夏雀生鵲楚鳩生鵲鵲生子百數為鵲者才十二餘或為龜為

此則得氣之雜者也又如蛇化為龜雉化為鷹雀化為給此胡忽然志曲屈而得踴躍彼胡倏然失飛鳴而得介甲鷹為鳩變而之仁鳩為鷹變而之不仁也鼠化為鴽變而之善鴽為鼠變而之不善也老嫗化為羽人朽化為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又如帝辛時雀生鳥宋

康時雀生鶻魏黃初未央鸞生鷹漢綏和平襄鸞生雀周幽時牛化為虎羊化為狼此皆得氣之盛者又其甚也馬或生人泰孝公二狼或產男阿史那子交人或化

虎牛家姬或化龜楚此皆得氣之異者推此以往未之或說諸

卷之三

三

四百三十一

郭淮建五等得封封汾陽子郭子儀封汾陽王是有兩郭汾陽矣王華劉宋時以誅徐封新建侯王伯安封新建伯明公是有兩王新建矣伯安尊人同宋新建侯名尤為巧合

傳僧佑子琰俱為山陰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後傳翻代劉玄明令山陰問政舊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君家譜所不載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余謂諸傳所傳譜譜未及聞若如玄明所言不以湛醢廢事可耳倘飽噉而無所



事僅可作穀伯安所云奇術哉吾獨有取於胡成

子贊馬威之言曰對晉武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

夫業謂之清毋論恐人知不知治行之源澄矣持此刺

州實刺州可為刺州諧持此理縣可為理縣諧

睿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謫無見於信墨子

有見於齊無見於崎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所謂邊

見者也邊見即一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

而不知得睿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

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所謂

談辭者也談辭知其所蔽老耽貴柔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

說諸卷之三四

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已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所謂

執一者也此皆昔人品諸子者余特拈而評之如所云

老子有見于謫無見于伸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余謂

不然玄元之教正以屈為伸如為豁為谷之說是已漆

園吏則人而天游者且其譚天人之際如天猶人猶之

最悉蠱舉其一如云牛馬四足是謂天路馬首穿牛鼻

是謂人可謂知天而不知人哉

伐木而寄生枯芟艸而免綵姜川蟹不歸而結敗江賦蟹

水母木見斷而蠶珍九物之有所附者必與其所附而

俱盡奸臣盜國國破而家六旋亡蠶釘盜人人死而

將安守九物之有所盜者亦必與其所盜而俱盡

孫秀求綠珠于石崇不得而崇因秀誅阮佃夫劇宋求張

羅何恢於何恢不得而恢坐阮廢阮謂恢不思惜指失

掌余亦謂崇不知斷指免頭

鳩摩羅什以慾障須婦人姚興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

遂不住僧坊別立厠舍諸僧多有效者什乃聚針盈鉢

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聽高室因舉以進

針不異常食諸僧視服乃止唐興元縣西墅有蘭若上

座僧常飲酒食肉羣輩效焉一日多作大餅招緇徒集

死陀林以餅裹腐屍肉而食謂緇徒曰汝輩能食此肉

說諸卷之三五

方可食諸肉自此因各精進二事正同無非菩薩化現

示之權教為衆生斷諸慾根非實相也不然豈身犯戒

律顧以戒律繩人執如鳩鳩和尚鄴州日食二鳩而鳩

從口出寶誌大師對武帝食鱸而魚從口吐今絲陵有

也皆其類也

王荆公初見晏元獻元獻熟視無他語但云能容于物物

亦容矣荆公所短正在不能容物元獻此規可謂因病

設藥

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驪山溫泉亦半月東出半

月西出余嘗經驪山尋湯泉之源山人指云

杜司空琮欲害李宣古不能容其狎侮長林公主疾救之曰尚

書不念諸子學文擬陪李秀才研席豈在飲筵而舉人

細過乎遂遣人扶起却赴中座李生隨得韻賦詩立成

杜公大賞之李生于會昌三年王起侍郎下上第而杜

公二子齋休亦皆以進士登科李相公吉甫刺信州時

因吳武陵唐突微誚焉贊皇母氏諫曰小兒方求成人

何得與舉子相忤遂與米二百斛後亦竟釋其憾大率

女子有知人鑒識如僖負羈之妻者不少倘二公以晨

祀為戒幾賈怨而階之禍矣

宋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王琨曾刺廣州世云廣州刺史

說儲萬琨無所取納卷之三六

恭謹者老而不渝攀轅輪轅虎慟泣曰人以壽為歡老

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蟻蟻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

百官人人雨淚馮道身事四姓十君視喪君亡國不以

屑意自號長樂公夫道所見遜位事不尤頻乎曾不一

灑王琨之泣幾無人心矣然當時士無賢愚皆仰道為

元老而喜為之稱譽則亦有由焉明帝嘗問曰天下雖

豈百姓濟否道曰教貴餓農穀賤傷農邪律德光問道

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對曰此世佛出救不

得惟皇帝救得人庶幾仁人之言執人謂契丹不夷滅

中國者賴道一言力道亦可謂儉歲稷寒年續胡可少

也

秦檜家有十客曹冠為門客以教王會為親客以婦郭知

運為逐客以離吳益為嬌客施全為刺客以嘗李

季為羽客設醢其人莊客丁禩為狎客曹諫為說

客獻計取林檎既死史叔夜懷雞絮哭其墓前遂為弔

客雲龍漫抄所載十客與此稍異有朱希真上客十客

中惟刺客差強人意而猶為不了事漢全刺檜不死斬

人曰此不了事最可恨則乎客矣余又謂檜之門有不

盡此者王繼先為入幕賓醫師結以所引執政万俟卨

輩九二十八人皆樂其又選人康倬上書言彗星不足

說儲畏知虔州薛弼言木內有文曰天下太平年台州曾惇

獻檜詩稱聖相進士施錫上中興頌及紹興雅十篇請

檜乘金根車及議加九錫如張扶輩諸人為柔佞友王

次翁為耐久朋檜時執政多旅進排還惟金酋粘罕為

金蘭契檜實與金人通謀

宋元豐時京師語曰吏勲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

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撥務刑都比

門總是冤魂工屯震水白日見鬼及駕幸臨安喪亂之

後士人亡失告身者多又軍賞踰額冒濫相乘賦歛愈

繁而刑獄亦重故吏戶刑三曹吏胥多饒益不類諸曹

時又為之語曰吏勲司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  
羊禮祠主膳澹喫藝藝兵職駕庫較薑呷醋刑都比門  
人肉餽飽工屯虞水生身餓鬼宋時諸曹口號如此今  
則局一變矣大約猶有同者他曹余不知適任樞幕始  
知昔人所謂水廳者即今之兵部司廳是嘗戲為之語  
曰兵部司廳對案繙經又戲集宋人語曰兵部司務典  
袴呷醋

鄭祭之相昭宗也歟後太原兵至渭北天子渴于攘却之

術相國奏對請于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後繁孫珣

相梁末帝唐莊宗兵入汴帝惶恐不知所為珣獻一策

說諸卷之三

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

帝曰寶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珣俛首徐思曰但

恐不易了祖孫並竊非據而行之可笑亦後先如一

史臣以唐相蔡為季末之妖吾于梁之相珣亦云

昭公八年石言于晉魏榆左傳晉侯問師曠曰石何

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作事不

時然譴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自昔譚災異未有

如此確者又晉惠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

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曰歸何蚤也唐左軍客使

嚴遵美一旦發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訝猶謂犬曰軍容  
改常也顛發也大曰莫管他從他後遵美因此異路出  
相所乘馬忽作人言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久不  
禍按京房易數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易萌氣樞曰  
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譚言  
總不如師曠數語

妬婦津晉劉伯玉妻字光明性妬忌因渡者皆懷衣枉挺

然後敢渡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歸粧而神亦不

妬也唐高宗將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并州長史李冲

玄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數萬人別開

說諸卷之三

御道狄仁傑時為知頊使獨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兩

師風伯灑道清塵何妬女之害耶遽令罷之高宗嘆曰

真大丈夫也然則畏妬婦者非夫哉

宋劉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

以訪朝士何承天曰此必新威斗王莽三公公皆賜之

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此必甄邯墓也俄啟冢內更得一

斗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墓又宋趙韓丞相王汝家藏

銅料食器正今一狀如勺長尺三寸銘其柄曰大官乘

輿十凍音練銅料重三觔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王莽

曆名六年十二月工遵造云云蓋亦王莽時物

唐明皇幸蜀圖

李思訓畫為天下名筆或疑元稹望雲騷歌有騎驢幸蜀之語而此圖明皇作騎馬

像恐非

山谷間民皆冠白巾以為蜀人為諸葛孔明服所

居深遠者後遂不除蓋孔明相蜀刑政雖峻而無怨以

其用心平而勸戒明真有如陳壽所評者即廖立李平

親嘗被廢矣及亮卒立也垂泣平以致死此兩人宜怨

不怨自餘悅服可知已袁子宏曰亮死至今數十年國

人歌思如周人思召公非誣也白中之冠至唐猶不除

斯不足留孔明遺愛表蜀人遺思哉亦藉有幸蜀圖在

蜀地白巾事不經他載惟見此圖

忍事敵災星此司空圖詩也圖又自目為耐辱居士嘗豫

說儲

卷之三

十

唐

為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客或難之圖曰

君何不廣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執及全忠之篡君

為禮部尚書不赴聞哀帝執不食死史稱圖能知命志

凜秋霜不虛批五代舊書至謂躁進矜伐為端士所鄙

稗史之譏乃爾何足為圖玷也故是非束于正史尚得

什之八九馮于稗史布不失實矣

漢張禹初從王陽庸生問論語既明習諸儒為之語曰欲

為論念張文

高字

子文時以特進為天子師成帝永始元廷間

災異數見吏民上書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

就問禹禹方稱引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近自

子贛之屬不得聞新學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三

氏吾不知禹所明習者謂何而依阿若此趙普每歸私

第閤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有竊視者則論語二十篇

也晚年廷美多遜之獄大為太宗玷闕普與有力焉吾

又不知普所啟篋而讀者謂何而傾危若此總之論語

兩言盡此兩人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豈計誤及國家

吾獨有取于孫拒客固焉自切讀論語曰吾能行此迨

其仕也宰相論使來見其時知則終不肯往朝廷欲經

畧西夏則先事以戒議相安石則堅執不可云宰相自

石猶狹少客必求賢相議行新法則極陳不便孔文

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

說儲

卷之三

十一

宋

仲以對策忤時政黜胡宗愈以言事逐蘇頌陳薦以論

李定罷固皆引誼爭之又謂僖祖不可為始祖謂以本

祖為僖祖則立廟轉難官官不可使典兵李此數端者

豈患得患失之鄙夫所能失口譚哉故欲以經術佐人

主必先志患失之心而後可孫密嘗曰人當以聖賢

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與溫公論天下

名

大事至數十曰公行且相宜親先後緩急審處之此皆

韓魏公每為人言自少至老終始踐履惟在一部論語中

未嘗須臾敢離當謁告家居時問候者至直造卧內不

見他物惟一唾壺與論語爾夫即始終踐履一語便見

魏公學術事業悉從論語中來彼謂前後用半部者何如始終用一部之為醇也

葉夢得氏云世言遲久有待者謂之宿留自漢即有此語二十八宿謂之舍或謂之宿宿者止其所也攷之水經注俗以瀘水為宿晉水以孟子三宿出瀘故也然則宿番之名自孟子時已有之殆非始于漢矣

宋子京先一夕在晏元獻許飲酒極歡而罷次日艸詞罷晏公相遂加醜詆人以爲子京揮毫之際餘醒未解乃知戈矛伏于几席可畏也

道家云人身中有三尸蟲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

說備

八卷之三

十三

買主

而譏之上帝學道者遂有守庚申之說每至庚申唐道士程紫霄有一詩深辨其妄程詩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常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足破千古之惑夫上帝臨汝幽隱畢照一念善何畏三尸之譏一念不善何解三尸之譏然則守庚申何若守乙身為得

貨殖傳蜀漢江陵千樹橘其人與千戶侯等故古人以千頭木奴即橘遺其子者蓋用爲富厚資也然果中易生者

莫如桃而結實遲者草如橘諺云頭有二毛好種桃言可待立不踰膝好種橘言不待九橘一畝比田一畝利數倍而培治之功亦數倍于田橘下之土欲細不得以瓦甃

雜之田自種至刈不過一二耘而橘之耘無時不欲見織州地必西南爲屬級次第使受日每大寒輒于上風焚糞壤以溫之此皆種橘法也朱先祿見吳爲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樹上覆裘之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絕美朱司業文昌言橘每霜時不甚收惟洞庭霜多却不能摘洞庭四而皆水水氣總之橘性畏寒種者須好爲保護之又類從曰榴得骸而葉茂橘覩屍而實繁說之必不可用者也

寧州之南二十里有棗杜以狄果公兩刺寧州因立祠植棗取兩束之義然則棗棗當與召棠冠竹並傳

說備

八卷之三

十三

買主

狄梁公之思親也南望白雲而佇立梁環之思兄也兄亦南望白雲而慘然孝友根于至性而輒以雲物動情于此亦見性情合處

籍福案灌夫之項令謝紛而夫怒不肯順黃門頓董宣之項使謝主潮陽公主而宣終不肯俯其仇直不回一也而或取殺身之禍或以疆項家襲非有幸不幸亦所繇用直者異耳

趙普之疾禱于上清太平宮而神語以爲冤累普力疾冠受神言秦檜之疾禱于天台桐柏觀而士人以爲徒勞是夕卒士人謂主醮者曰此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脛骨再相劉信收當總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是事耶

黜之明 所謂獲罪于天無所禱也

今人輒呼醜詩為籤訣蓋諱語也不知古人多有以詩占

者西山十二真君詩語多訓戒後人取為籤以占吉凶

極驗又射洪陸使君廟以杜子美詩為籤亦驗蓋詩以

言志古之作者多寓意風規故言言足為著蔡如彼嘲

風雪弄花艸已者直是構無用為用耳于占驗奚當

宋紫宸殿有二金後貌後為虜人持去奉使者輒時見之

嗚呼銅駝在荆棘猶可言也金貌在虜庭不可言矣

唐仲俊讀千字文有所悟蓋心動神疲四字也以此平生

遇事未嘗動心至老而不衰夫千字文誰不童而習之

說儲 卷之三 十四 仲俊竟用四字得力乃知讀書者言下有省則開卷有

益讀後終速即日反覆子與氏不動心章猶咀蠟耳彼

有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八字遂證真諦者此又最上

利根何容易也

五代時每思及功臣多云賜無畏韓偓金鑒密記云面處

分自此賜無畏又云已曾賜無畏卿宜凡事盡言說者

以其言甚鄙淺必起于唐末不知此出自晉門品經經

云是觀世音菩薩摩訶薩于怖畏急難之中能施無畏

是故此婆婆世界皆號之施無畏者此云賜無畏蓋借

晉門品語特更施為賜耳

令狐綯作宰相唐而胡姓之人多冒令 溫庭筠戲為詞曰

天下諸胡 常環為御史來而闔村之名槩從王 家子既

為御史利人之常姓者名 甚我俗情之競攀附也

唐有不求聞達科而應之者走馬入都宋有高蹈丘園科

而應之者投狀求試所謂白之懸而黑之募也

杜征南之為巨蛇也見之于嘔吐婦登尚書唐之為巨龜

也見之于浴斛崔鉉之為白豕祿山之為異豬也見之

于醉眠中貴楊戩宋之為蝦蟆也見之于床第至若白

龍飲水 唐太宗醉卧劉文靜家文靜 赤龍據案 唐玄宗

在庭事倣容道士宋大蛇食藤花 唐玄宗微時寢舊月

說儲 卷之三 十五 食庭前 龍食萬草 宋樂祖微時取卓庵僧所藝萬草

帝王啟聖之驗又非凡比矣

陳萬年召子咸教戒床下大要教之以調成直睡不聽則

父有不能得之子者矣 漢中書舍人王弘為宋太祖所

愛遇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若徒請

球可稱肯就席球舉扇曰若不得爾私還依事故問帝

曰我僕無如此何紀僧真乞作士大夫及詣江數喪氣

而還齊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則君有不能得

之臣者矣王僧虔 宋劉 曰吾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 阮

田蕭引 陳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為李 善 蔡 阮

行則我用我法人有不能待之我者矣

却超晉恐父情之見思也令門人呈箱起黨桓溫父忠王

反審計元後令門人呈箱中悉與桓往

傷夫也妹為齊鄒陽王妃仇儂甚篤令殷蒨繪圖

王與寵姬共照鏡如欲偶而妹病遂瘞夫情之守正

猶憾子生前妃之懷嫉至恨夫以後此自不可同日語

而即此亦見人之哀怒原不兩鍾怒有所觸則哀有所

忘固必至之情也

公孫弘九五人戰國策公孫弘為中山君參乘韓非子公

孫弘斷髮為越王騎呂氏春秋公孫弘為孟嘗君請西

說儲卷之三 十六 三百九十二

觀秦史記則平津侯也後漢書公孫弘交通楚王虞延

欲辟之而止韓非呂覽所載或一人未可知此時游士

安知不朝越而莫秦乎五公孫而平津獨著固宜尤熟

于見聞

南齊書程令顧昌玄坐父法秀家秦始中戰亡遺骸不及

而昌玄宴樂如常有司請加以清議又僕射劉朗之坐

不贍給兄子竟鋼終身付之鄉論此兩人者一以清議

黜一以鄉論罷古人重月旦乃爾則何清議非官箴鄉

論非國是哉

說儲卷之四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著

宛陵徐騰芳雲卿梓

書籍在唐以前寫本多而模印少學者習見傳錄之艱也

故其誦讀亦精詳宋以後刊鑤多五代時馮道奏請官

中復以史記前後漢附有同摹印而寫本少學者習見得書之易也故

其誦讀因臧裂在今日則一時剞劂之濫極矣所可恨

者工于刻而畧于校尤可恨者侈于藏而怠于閱母惑

乎坊間多亥承之書而架上祇供蠹魚之飽也

溫州有土地杜十姨以配五撮鬚合為一廟十姨蓋杜拾

說儲卷之四 一 四百八十八

遺五撮鬚蓋伍子胥也又江陵村事伍胥誤呼伍鬚鬚

伍鬚鬚又閩州人祠陳子昂有陳拾遺廟語說為十姨

後遂更廟貌為婦人裝飾其嚴祈禱輒驗事與杜拾遺

同其尤可笑者如以冉伯牛為牛王北方有牛王廟書

居其中乃夫子為一字王佛陳州尼基寺舊榜文宣王

釋子遂附會為蒼頡為蒼王宋史蒼頡以蒼

一宇王佛也頡造字故祖之委巷之夫

往往襲其謠舛不知悔悞聖賢莫斯為甚昔狄梁公元

南巡撫毀淫祠一千七百所所當惟夏禹泰伯李文饒

為潮江觀除淫祠一千一十所良有見哉

六郎貌似蓮花張昌乃蓮花似六郎耳天下未嘗無對太



真別傳上皇曰是豈妃子醉直海棠睡未足耳上皇登

召妃子妃子醉未醒扶掖而至故上皇笑云云

李文饒夢人謂平生合享萬羊而張齊賢布衣時春游嵩

岳醉卧石上夢人驅群羊于前曰此張相公食羊料也

事與文饒合飲咏前定此語非誣

陶穀郵亭詞爲善謀者所挾歸朝竟坐抵罪而御史何郊

被命伺察文潞公于成都公時帥成都潞公幕客張

俞者往迎郊携管妓王宮花舞以佐酒郊醉亦贈之詩

詩曰按微梁州更六公西堂御史惜妓繞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妓出

迎郊遂不復措手婦二事酷類大都佳治窮窵尤易證

說儲 卷之四

二

悅自非以理御情鮮不反爲之制者一爲慾制人亦不

難制之矣故曰慾則不剛

孟子七篇與六籍並傳乃世儒輒相指謫若王充刺孟馮

休剛孟司馬公疑孟李泰伯非孟晃以道詆孟黃次伋

評孟卽人持一說終是席上腐議耳孟子嘗曰予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蓋力爲當時解嘲詎意一腔不得已

之衷猶不見諒有如王充諸人者

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顧命諸臣皆以爲不可而李勣

獨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宋元豐末兩府大臣嘗

議奏請建儲王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不當

管夫天子以天下爲家那得有家事況立后建儲何事

也必顯出其事尙關其謀始得奈何以家事聽之曰無

須問外人曰外庭不當管兩人于是乎失言

元豐冬祀駕且行矣忘設宸褥帝從容待之至乃登輦時

指輦他間以故官吏無被罪者此與韓侯之兼罪典冠

典衣異又一日御垂拱殿御衣有蠶自襟沿至巾帝拂

之至地亟曰此飛蠶也實行蓋慮罪及執侍者此與楚

王吞蛭同

美蕙味者謂漸入佳境寤蕉簞者謂近稍則薄非物之質

味殊則人之愛憎變也

說儲 卷之四

三

澶淵之役寇來公獨主親征已而契丹果還然非萊公創

見也其已事在太平興國之五年也方契丹戎主入犯

雄州太宗下詔親征行次大名而戎主遁矣太宗作詩示行在群

臣有一箭未施成馬道乃知古大臣行事必非忤艸胸

六軍空恨陣雲高之句中預有成算故呼吸間石盡出焉彼有以孤注之說傾

萊公者豈太宗亦非以身爲孤注乎

曾文清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玉介甫有詩正義

一部朝夕不離手

宣和間親王及親畹入宮者輒得金帶關子得者旋填姓

名鵠之卽卒伍屠沽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朱勔家奴服

金帶者至有數十人時云金腰帶銀腰帶 濫一至此追

靖康末括金賂虜詔群臣服金帶者權以通犀帶易之

獨存金魚建炎初召好問為中丞高宗賜之金帶面諭

曰此帶朕親視上方工為之時且以一金帶為特恩矣

夫有一時之濫則必有一時之靳亦勢所必趨也

江謚為齊武帝所忌出為鎮北長史東海太守未發憂甚

乃以奕棋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枕王孟上使御史中丞

沈冲奏謚前後罪惡請狀送廷尉詔賜死果以金罍盛

藥鴆之今按霧棋經送貨卦中有此二語則此書之來

達矣或云漢留侯受之黃石公以占時用兵東方朔亦

說諸

用以射覆豈其然乎嘉靖間島夷寇吳治兵使者任公

衷帥帥禦之占得益友卦其繇曰客有王孫來叩我門

語我福慶往得蒙恩薄暮常熟王公欽果叩門遂決策

進兵我師大寇亦一驗也

游酹比秦檜于荀文若胡安國力言檜賢于張俊諸人獨

朱紫陽燦燭韓侂冑奸狀白趙汝愚厚酬其勞以其有

而疎遠之尋又形奏牘紫陽識鑒不亦遠乎仇胃然使

獨袖象大儒戲于上前臺諫又迎合其意以偽學仇胃然使

臺察沈繼祖誣熹十罪劉三傑又指偽黨變為逆黨仇胃然使

五十有九人向徽紫陽幾令議者以儒相詬病矣仇胃然使

上強且移

秦檜之相也凡投詩獻頌者以梟獍稷契為不足稱必曰

元聖韓侂冑之相也凡投詩獻頌者謂伊霍旦與不足

擬呼為我王類械什制稱其得聖之清 以聖與王之隆

名頸號而祇以供媚權奸者諛舌可謂宋家尚有君子

王敦晉儀仗生華安重誨王峻五代種師道宋旌節有聲

元祐黨人之貶蘇子瞻得儋州子由得雷州劉莘老得新

州皆取字之偏苟則幾以遷客為戲

宋宗室有名宗漢者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宮皆

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投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

供十八大阿羅漢兵士太保諸官教點兵士書又田登作

說諸

郡怒人觸其名犯者必答舉州皆謂燈為火元放燈

吏揭榜于市曰本州依例放大三日諱名之可笑無甚

此二者吳中有州官放

趙正夫之薨相丞夫人乞于謚中加一正字不得徽宗沈義

倫之薨其家乞于謚中原謚一文字不得夏竦初謚

父持以為不可曰天下謂諱原諱而諱下謚之正遂改文粹

石勒使成皋縣為祖逖脩母墓蓋方是時逖威德有足懾

勒者獨吳武安孫身葬隴阡隔在虜境而松楸甚茂蒸

嘗無輟虜莫之敢問也則吳武安身後餘威猶震殊俗

較祖士稚尤難

量沙不自檀道濟始古之人有行之者祖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是也火牛不自田單始古之人有行之者吳師五戰及郢鉞固與楚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師是也

史官多被頭禍而魏收獨以壽終又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迨其終也脩郤者且發冢而棄其骨矣可謂收獨幸免乎古人之欲避脩史韓退之夫亦重有所懲也駢拇枝指此有餘于數者曾子宣家男女皆少指端一節襄陽魏道輔家世少指一節此不足于數者

唐曹憲撰文選音義甚為當時重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說諸

卷之四

六

四百字

之憲又有許淹李善六臣注公孫羅亦有文選音義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于代唐人重文選如此宋初亦雅尚之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然州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則腐甚矣父子之間不責善非不導以善蓋不責其必從恐致傷和鄭康成戒子書末云若忽忘不識亦已焉我父又陶淵明命子詩曰爾之不才亦已焉我皆所謂不責善者豫讓刺襄子伏于橋下論馬驚而見執施全刺秦檜亦邀于橋下望仙柱斷而不傷顧襄子之待讓也猶從容然之嘉其義而從擊之請讓擊襄子衣衣盡出讓行

其意可謂殺之之中又有禮焉若全所謂窮鮑鮑狗孤豚咋虎至則靡耳然安可謂非義士

魏公韓路公文辭兩鎮不拜路公引張俊韓世忠加三鎮不辭由武人當時為之語曰若加一鎮即為四鎮如朱全忠矣昔陶士行侃晉名臣也至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乃知人臣受任必不可逾涯分韓魏公果章堅辭即是辭恐開大臣希望潛貳之階老成之為慮長矣

陶士行左手手中指有豎理相公而不徹于上韓魏公聲雌文路公步碎魯公骨脊與王荊公目睛皆得龍之一體說諸

卷之四

七

四百字

蓋貴窮人爵而總之不失為臣者也若士行之以鉞決指欲其紋散于上及見血而為公幾不為蜂目之王處仲幸耳宋翟耆中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見許顗顗着獮鼻褌躡高屐迎之曰吾晉裝也嘗聞儒行曰君子之服也鄉故夫子居魯縫掖居宋章甫蓋從時也彼唐裝晉裝之謂何幾為服妖矣中州以昨日為夜日而呂覽有之宋俗以後三日為外後日而唐逸史有之柳子厚法國語為文章而集中有非國語之論蘇子瞻在嶺外特喜子厚文陶詩柳集謂及北歸與人書痛詆子

厚時令斷刑四至目為小人無忌憚者陰用而陽非之  
恐是英雄欺人

王荆公初侍經筵講檀弓至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云姑  
息者且止之辭天下之害未有不由于且止者厥後新  
法之行竟不得少止然則以執拘害人何如以姑息愛  
人

政和宣和間織文及顯白有遍地桃香有佩香曲有賽兒  
而道流為公卿受錄解之者曰桃者逃也佩香者背鄉  
也賽者塞也錄者戮也又林霽素詆釋氏為金狄亂華  
若暗指金酋者昔辛有見被髮野祭而知其地必為戎

說儲

卷之四

八

朱

晉恭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縹紫及為羌煮貊炙太  
康中又以羶為紉頭及絡帶袴口遂有五胡雲擾之應  
蓋夏胥而夷其變匪細故咎徵往往先之乃蚩蚩之俗  
方且習為故常而吳蒼示倣之心虛矣抑期數所必敗  
郎前知如辛有亦無可如何耶

蘇子卿虜中生子名通國而漢史書之司馬朴虜中生子  
亦名通國而宋史諱之

宋韓家世軍法常時于軍中角勇健者另為之籍每旗頭  
押隊關于籍中角勇力出眾者為之將副有關於諸  
隊旗頭押隊中取之別置親隨軍謂之背嵬燕北人呼  
為背嵬

崑大將之酒醜必令親信  
人員之故韓軍用以為名悉于四等人內角優者補焉  
一出而當之者必破此蓋以選勝者也岳家軍法師每  
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夜宿民家開門顧  
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猝遇敵不  
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此蓋以律勝者  
也四帥中張韓以韓岳兵為尤精

聖字從耳從口從壬宋林摠之使契丹也伴使舉令曰白  
玉石天子建碧室林對曰口耳王聖人坐明堂蓋襲陶  
穀穀使吳越亦有此對之誤而伴使笑謂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  
壬却無口耳王

說儲

卷之四

九

李

王凌母丘儉諸葛恪筆忠于魏者也習鑿齒論曰蜀諸葛  
義我也成敗時也我  
苟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  
而不自必乃所以為忠也而以叛晉族袁粲沈攸之劉  
彥節輩忠于宋者也而以叛齊誅叛之名不雪而王袁  
諸君子之恨終古矣唐八司馬韓舉饒州韓泰愛州陳  
諱合州柳宗元永州劉  
禹錫朗州愛澤連州程  
并柳州常執誼崖州  
並天下奇才豈甘心附叔文也  
者徒見叔文謀奪內官兵權可借以清宮禁強王室故  
不得不與之謀議倡和而竟以黨叔文貶黨之名不白  
而劉柳諸君子之恨亦終古矣  
能棄事非貴必知事本無而不足棄則外障屏而形不勞  
矣能遺生非貴必知生本無而不足遺則內障除而神

不滑矣

司馬長卿常有消渴病每稱疾閒居不慕官節唐鄭玄挺

亦有消渴疾重為天官侍郎失其遺人目為鄭渴

無此乃卿者長卿所羞也

驚避戊巳蝠伏庚申昔新泰性好時日卜數號將軍曰歲

宿申水為助將軍右庚刻木校尉前丙耀金校尉及漢

兵至天文即猶按拭于前時日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

坐此蝠驚之智也

盧志問陸機與遜抗近遠機答云如君之于盧毓盧植

崔皓問陳龍文于姓陳與陳恒近遠龍文答云龍文與

說諸

卷之四

十

四百千官

恒還如公與抒間密相似搜神孫盛于戲庾翼子云未

若諸庾翼翼晉書謝興宗于戲王僧虔子云可謂衆僧虔

度南史楊素以柳條戲柳調云柳條通體弱獨握不須風

北此類母乃戲謹而雀乎如刀韓參實相嘲便成雅謹

晉中興書刁晏嘲韓傳云君是韓盧後博誤應曰君是

韓驅後蓋以短尾者為刀也北史麥曉技為寶慶所嘲

曰麥是何姓錢杲應聲

曰豈麥不殊何忽相怪

龐顯公以關中轉餉之苦建議徙兵就食人爭言不可而

太宗竟從龐議徙二十萬人又以天下兵太冗建議汰

罷老者人亦爭言不可恐必而仁宗竟從龐議汰八萬

人公嘗曰有一人不老成謀國類自有必然之畫然

非明主信任議不沮于盈庭罰必及于啟蒙矣仁事者

所以為難

古之為名將者每熟讀古兵法即如狄武襄一點卒耳自

春秋戰國及秦漢用兵成敗貫通如出諸掌則其屢立

戰功非偶也晚近世徒創趙括之敗以為言不必讀輒

使不識一丁者當節鉞之任安望得武襄其人乎

韓魏公為英宗山陵使時兩宮為奸人所間一日侵夜忽

中使持簾帷御封至公久不發輒焚之語使曰歸但以

此奏知未幾而追前御封者至公曰已焚之矣慈聖得

兩使報深加嘆賞夫身處此晨之朝事涉交構而一持

說諸

卷之四

土

三百九十五

之以重裁之以斷焚御單而不疑抗使命而不顧魏公

真得大臣體

宋皇祐治平天下財賦歲皆一億萬以上費亦如之景德

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官倍焉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

治平加一千萬以上方今天下非小弱也征歛非不饒

急也歲入之數僅僅四百餘萬况所入者間以歲之涖

蹙率不得取盈而歲出之數額分毫不可少以致度支

每為告訢不能措手嘗竊怪之今國家之費靡之奉

郊乎抑靡之廩祿乎姑無論皇祐治平即景德六百萬

之郊費一萬餘員之祿秩十無一二而一何處支告

訕至此吾不悉漏厄之故矣

宋朝經筵講官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年尚幼坐講  
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爾後遂沿為故事呂中公輩亦  
曾議復而蘇子容諸人以為講讀官曰侍乃侍天子非  
師道也議遂格晚近尊君卑臣之制峻而所謂太學之  
禮詔于天子無北面當其為師則弗臣此風邈不可即  
矣

古之人主有為大臣御製碑者如唐太宗于魏徵高宗于  
李勣玄宗于張說德宗于段秀實宋太宗于趙普仁宗  
于李用和神宗于韓琦是也就中評陽唐太宗卒仆魏

說儲

八卷之四

十二

唐太宗卒

徵之碑是為君負臣李勣獨贊昭儀之立是為臣負君  
千載而下求無魏御製可為忠良風者其段太尉韓魏  
公乎

哲宗冲齡御極一日御經筵司馬康講洪範至人用三德  
忽問只此三德為更有德康言三德雖少然推而廣之  
天下事無不皆在余謂康之此對未快人意也宋治方  
以柔勝會須以剛克柔漸返正直則就此時譚君德只  
云以剛為主一言盡之矣必如此始合入用之義惜康  
未之及

魚之綠木者有峽中之鮓

如鮓四足長能雅州之鮓如鮓

有足聲亦如兒啼能緣木而石班魚出南方溪湖中則又生石上作鮓甚黃

莊子云鄉狙井帶狙郎蜈蚣别名也曾有蜈蚣逐巨蛇甚  
急蛇力屈便張口向蜈蚣遽入其口須臾蛇死穴腹有  
出乃蜈蚣所畏則蝸牛也每見蝸牛不能復去銅徐登  
其背以涎繞之其足盡落物性多相制者

古人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世  
謂太守為五馬本此

左傳晉使子貢謂鄭人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  
于寡人行李謂行人也今人率以行義為行李非

說儲

八卷之四

十三

王聖美

王聖美謫孟子云從頭不曉孟子不見諸侯因何元聖惠  
王聽者愕然無對余謂孟子不見諸侯信有之矣又不  
嘗曰迫斯可以見乎當時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自  
非踰垣距門之士又何妨一見見非枉見郎謂之不見  
也亦宜

常秩舊好怡春秋及詔起而王丞相介甫不好春秋遂盡  
諱所學熙寧中兩河荒歉有旨權倚閣苗本錢人戲秩  
曰公之春秋亦權倚閣乎夫春秋經世書也方應詔起  
正可展為世用顧且倚閣媚時推是心也所謂苟患失  
之無所不至矣

杜祁公之帥并州也吏請家諱公曰我無所諱諱取枉法

臧耳包樞密知府禮上日泉吏前請諱公亦曰吾無所

諱惟諱吏之有贓汚者耳二公語同正由品同

郭原平范元瑛于盜筍者各立橋度之因植竹處有桑虞

見盜瓜者輒除道通之因園中多荆君子曰此厚道也

乃立橋除道不已過平昔有見人竊園蔬者宋羅伏艸

間避之以俟其去只如此足矣

玄中記王門西有一國國人歲出石碓數千輸于其山之

祠中石霹靂碓從春雷出碓日減至秋而盡又華陽國

志梓潼縣五婦山有善板祠惡子民歲上雷杼十枚歲

說儲 八卷之四 十五

盡不復見云雷取去雷杼即霹靂碓也案王充論衡云

春秋震夷伯之廟謂霹靂破之霹靂俗字也然則霹

靂當從劈歷人問往往見細石形如小斧

關東西風則晴東風則雨關西風則雨東風則晴陰晴

出于天而徵驗以地異無異間風氣大率類關東

述異記云魏時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于庭前

長六七寸許自言家在河東南為風所飄則人有從風

出者矣寧國論云蜀本無獠獠為德陽山谷洞中壤壤

而出轉轉漸大自為夫婦而益多則人有從土出者矣

又夜即剖竹而生哀牢觸木而感並後漢書則人有從竹木

出者矣樹樸如生于火中則人有從火出者矣

鶴與鵝能為步禁蛇啄木能盡符出靈以嘴重狼之逐食

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又虎亦能卜可謂羽毛之屬盡

蠢而不窮耶

見鳥蹟而知為字見蓬轉而知為車見木浮而知為舟視

鰓制拖觀魚制帆古人制作未有所因者

漢書焦贛作易林又方術傳道士張巨君著易林續博物

志後漢崔篆亦著易林而焦氏傳漢趙曄撰吳越春秋

晉方亦撰吳越春秋而趙氏傳晉葛洪次西京雜記

南齊書亦次西京雜記而葛氏傳大都作者必自成

說儲 八卷之四 十五

一家乃為可傳而觀舉前人心屑寄人筆下者辟之唾

果之核棄棄之津將焉用之即如解嘲七發世每竊比

枚楊後展展令觀者厭耳

莊子昔者有鳥止于魯郊蓋爰居也又漢元帝時有大鳥

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然則爰居所止不為嘉禎可知

狻有手可以捕鼠而刺于鼠鹿有角可以觸犬而制于犬

獨能跳入虎耳中見鶴便自仰腹受啄鸞魚鰐甚銳然

性畏蚊蚋小蟄之輒覺物類多以小制大

東漢無復名或云王莽之禁沿襲所致然單名却自雅

近名多復者至因姓命名尤乖雅道



董仲舒春秋繁露云春早以甲乙日為蒼龍長一丈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尺于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下三時倣此皆燔椎雞年燒綴豬尾于北門及市中以祈馬近東藩有武而輒應者曾梓其法以傳亦可見古大儒著作類非麗而不經即當年相膠東者猶能為後世澤枯槁益徵其平日之留心災異不虛也

庚鳥雄大雌小惟驚鳥雄小雌大人類亦惟小者多猜悍格叔夜云合歡蠲忿萱艸忘憂是二物也而孫思邈以合歡為萱艸則又為一物矣

說儲

卷之四

十六

漢孝和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孫思邈夜傳送至有死者時唐堯上書以謂二物并厥木必延年益壽請罷之謝承然則荔枝之獻由來已久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自漢宮先之矣

說儲卷之五

海虞陳島謨錫玄甫

宛陵徐騰芳雲卿梓

李泌在衡山事一禪師師云欲學者先將筆硯碎却然則從事筆硯在吾輩為冷澹生活而道家且視為撥心媒也故戒律先焉

諱王女之名則以二十為念人呼二十為念此人不之避

也諱清泰之字則以二十三為兩旬三日續博物志清泰小字二十

三蓋正月二十三生以是日為千春節人臣奏對但云

也又華西國志蜀王女未嫁年二十四不嫁言二十其年四出大道道實二十里諱言十八里

說儲

卷之五

一

司馬子長以父名諱故趙世家以張孟諱為孟同李布傳

貴人趙諱為趙同與任安書同子參乘袁綵變色范曄

父名恭故後漢書郭林宗為郭太鄭公業為鄭太王羲

之祖名正故每書正月為初月或作一月餘則以政字

代之今人多以正作李翱父名楚金故為文皆以今為

茲蘇子瞻祖名序故以序為叙或作引字

五代有三不開相公五代廢帝時馬胤孫為相時號三不

宅門不開五代趙宋有三首相公宋史續編王建之相

明當時目為三首相公趙宋三首相公嘗試評之胤

孫無足道矣方神宗銳意有為日而執政者以無為佐

之可不謂識治體乎吾以為即三不開尤賢于三不足者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此言可作衛生經

人主與天下迭為肥瘦堯若腊舜若腊肥在天下商辛夏癸垂腴尺餘肥在一

人莫英一名霧英一名仙英又一名曆英聖王以是占日月之數朱州朔望生落周而復始一如莫英而枝葉皆丹

說諸

卷之五

二

王德芳

汁如血可以染絳抱朴云以其汁為玉醴飲之令人長生化書云朱州可以剖人

年瘼穿一井飲之可得無恙此仙人蘇統之言案漢禮儀志云夏至日濟井坎水冬至日鑽燧改火可去溫病則

統言非無徵

秦始皇鑄金人十二本為銷兵計也而兵由此起後董卓毀其九符堅毀其二卷以為錢其一百姓推置陝北河

中續博物志以金人為金狄蓋釋氏之源其是耶非耶後漢季子景之為大理也以梧桐木為囚穴地臥之因祝

焉負寃者木囚自動正罪者不動當時嘉其精誠所應

余以為非政體也答錄暗而為大理不言而因情喻矣木囚之談何為者設人負沉寃而木不動將遂入之乎或論死比而木囚偶動將遂出之乎又談致祝矣而動不動而無所應將遂留為疑獄乎故曰非政體也

莫英之出也三五而生盡從期至望每三五而萎盡至晦

一落植物之知日者也藕生應月閏月益一節芋以

十二子為衛亦應月數植物之知月者也長春樹之花

也春色碧春盡則落夏色紅夏末則凋秋色白秋殘則

萎冬色紫遇雪則謝植物之知時者也樹葉如蓮樹身如桂然昭王曾

種

說諸

卷之五

三

四百二十七字

水能載物也而弱水至不能負芥金石非浮物也而澄水獨沉金石不沉舟人渡此者以鵠白也而有丹鵠周昭

金鵠丹鵠鵠白也而有朱鵠馬有果下者鵠志漢書

時鵠之注云高三尺而亦有果下牛日南郡出馬有千里

者而亦有千里牛晉書荀勗著

列禦寇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八方立秋日遊風穴謂

之離合風此豈南華有列子御風之說而好事者遂因

而益之耶

獸有名稱者形似猩猩而自知吉凶人有意害之則去不來不然可擾而狎也是何格智而猩猩愚耶蓋猩猩說

于所省人因得而制之夫惟無嗜者人莫制焉

人間三十六洞天知名者十耳餘出九微志不行于世就

十洞天中之足跡能及幾許然則有濟勝之志者或

鮮矣案十洞天第一玉屋山洞天次委羽山洞天次太

清平天次珠明洞天次金壇華陽天次左神天皆仙人所居者

楊王孫漢書不載其名而西京雜記載之名貴東方朔史漢

不載其姓而論衡載之金柱

南曹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曹參母致慈母之投杆野人

毛遂墜井而死或指為抗秦之毛遂致平原之興嗟後

非平原杜陵秋胡將婿翟氏或斥為失禮之魯秋胡胡嘗

說諸人卷之五四

游宦場而挑致翟公之絕婦姓名相埒而傳聞易眩此

可一二數哉

古人多有鍊身為飾者蓋文身雕題之舊習也越人以此

避蛟龍之患南中有繡面老子裸人刺胸前作花蜀小

將韋少卿胸刺張燕公詩挽鏡寒荊州街子葛清自頌

以下遍刺白舍人詩九三十餘處人呼為白舍人行詩

固又蜀市人趙高滿背鏤毘沙門天王史欲杖其背見

轉為坊市急李夫蘭槍而杖之叱杖子打天王蓋則既

成武門下騶路神通亦背刺天王自言得神力每朝望

楚背袒坐使妾兒此幾以親之杖禮云身者供兒戲已

詎可謂非夷俗耶獨有一道士為郭威馮彫刺則有

異焉刺郭于項右作雀左作穀粟刺馮以臍作窠中作

雁數隻戒曰爾曹各于項臍自愛他日雀啣穀雁出窠

則爾曹亨日也後郭祖秉髮雀穀稍近比登極雀遂啣

穀而馮之雁亦自窠中累累出矣馮是時亦秉髮一時之彫刺

却寄先徵奇哉人呼郭祖

宋與北人誓兩界非時不得葺城堞李元則知雄州欲展

城無由因作銀爐冥城北土神祠一旦使人竊去遂大

喧殺蹤跡去來辭連北疆紛紜久之因興工起築今雄

州城北是也語云行陣之間不厭詐偽弦高誕而存鄭

說諸人卷之五五

子囊北而全楚元則詎而固圉機心機事時有用之而

濟者蓋亦君子所不諱

神宗博涉多識每有所發難迫出人意表故講官常以進

講為難蘇子由至以手捫其腹曰余腹每趨講未嘗不

汗出也大抵英明之主意見易偏王介甫紛紛躬立正

乘其主之英明而入之者也韓非曰君母見其意臣自

表其異知言哉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高允以為此漢史之謬也星傳

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躔沒于申

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家然

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崔浩初未然其說後謂允曰先  
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三月聚于東井  
非十月也據此史家傳訛非一事已

高允明于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惟將雅數以災異問  
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  
也睦弘京房李尋之徒非不長于災變而或以左道誅  
或以減死論允所謂不如不知驗矣攷之蜀志杜瓊學  
業入深初不觀天文有所論說譙周問其意答曰欲明  
此術甚難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允稱昔人有言本  
此管輅亦嘗云卜非至精妙不能孝經詩論足為三公

說儲  
無用知之也

卷之五

六

漢周澤卧齋宮以妻問疾謂于齋禁而收送詔獄晉劉毅  
居齋宮亦以妻見省而奏請加罪君子曰二人者于致  
齋則虔矣謂澤不為詭激吾不信也錢謙書人為周澤  
語云生世不諧作  
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  
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時如此毅則尤而效之其又甚  
焉

晉人有字父者晉胡毋輔之字考一日正飲子謙之厲聲  
曰考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死肯東壁又王濛美姿  
容嘗攬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有字  
夫者呂后徵時嘗字高祖為季有字叔者袁種字其叔

父益曰緣能日飲幾何按儀禮子祭父必稱父字蓋古  
人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乃知字為古人所重不以為諱  
明矣今人諱名并諱字非也又生日名死曰諱故廟諱  
曰諱御名曰名生人而諱之義則何居

借書一癡還書一癡癡乃瓶之謬也昔人謂借書還書皆  
以一甌瓶盛酒器也山谷以詩借書目于胡朝清未聯  
云顧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鷗開鎖魚坡公和陶詩云  
不持兩鷗酒肯借一車書按顏師古云鷗夷葦囊以盛  
酒也鷗瓶蓋通用者今誤以甌為癡是使藏不復借借  
不必還勢必祇飽蠹魚耳欲理古事者柰之何不坐困

說儲

卷之五

七

哉藉兩甌可借一車書當無惜傾賺于鄴侯家矣

稷之棄也鳥翼之子文之棄也虎乳之齊頃公之棄也李

同叔子所生 狸乳而鷗覆之

宋張汝弼以隆興乙酉應試命題中有四克字書經強弗  
克附克四

句已而春官失利夢神人語曰汝若再遇四克可濟已

既淳熙丁酉再試命題得競競四克業業句一友大呼

曰汝弼濟已題中不有四克耶果得薦可是命題亦有

定數豈成名而可妄傲乎

作字徧旁亦毫不得錯即如衆人和協此協字宜從十書  
曰萬邦協和是也衆心協同此協字宜從心書曰三后

協心是也舉一可例其餘

秦熈畢字似皇遂改畢從罪漢惡水能滅火遂改洛為維

唐諱世民故世或從云如陳葉奔從曳如漏洩民或從

氏如唇惡派之類又如丙子為景子微侯為通侯昭穆

之昭為詔正月之正為征此類不可殫述蓋臣子不忍

指斥君父諱于當年則可若并諱于易代之後則甚無

謂矣承謫製姓字學所以浸廢

歐文忠公小艸秋聲賦歸雁亭詩老人有以苴藉纖縷者

荆山之人以玉抵鵲信不誣也昔蕭琛為宣城太守就

一僧得班固漢書相傳以為固真本其書多有吳今者

說儲

《卷之五

八

言今三

字畫非隸非篆琛甚秘之可見古人名蹟遇即為人所

襲藏不遇則為人所苴藉已耳何自出人間一快識者

矚乎

禮記儒行篇云冬夏不爭陰陽之和而先賢傳有冬日行

陰夏日行陽者可謂得之曾記行年七十其恭益甚

韓熙載謚文靖江南人因亦謂之韓文公二韓之稱一潤

而肖昌黎像者遂以熙載當之矣昌黎肥而寡髯彼小

面而美髯者乃熙載也陽虎誤仲尼于生前熙載誤昌

黎于死後未理之璞與未腊之鼠此豈可同類而共一

璞名也耶

晉俞益期云外國老胡說泉香共是一木木花為麝香

木節為青木香膠為薰陸根為旃檀葉為藿香心為沉

水金樓子節又秘舍南方艸木狀密香沉香棧香雞骨

香黃熟青桂馬蹄雞舌諸香同出一樹內典所云如折

旃檀片片皆香其即此樹之謂乎與葶藶艾蒿枝葉皆

苦訶梨果樹遍體無甘者異矣

世謂弱水不能負芥漢武帝時有人乘毛車以度弱水來

獻香者毛車即輕矣豈尤輕于芥乎不能負芥而能負

車此說之不可兩存者

昔日南貢象一雄成于九真雌者塗土著身不飲食楚炒

說儲

《卷之五

九

言今一

又象見子皮則泣物情何必殊于人情

欲知鳥之雌雄者以翼辨之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上藥養命謂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謂合歡獨念

萱艸忘憂下藥治病謂大黃徐實當歸止痛夫有須于

藥物者皆其末也君子以樂天者養命無須五石六芝

矣以抑情者養性無須合歡萱艸矣以尊生者治病無

須大黃當歸矣

解狼毒者以占斯解巴莖者以薑汁解茶蘆者以湯解天

雄烏頭者以大豈解班猫者以戎鹽

馬食較則足重不能行雁食粟則翼重不能飛此人以已

養養之故失其性也若以馬養馬以鳥養鳥則遂其飛走之性矣

物有似之而非者砥砭之于玉鑰石之于金鸞鷟之于鳳野馬之于麟木蘭之于桂奚醞之于檀蛇床之于麝無苛窮之于藁本薺芎之于人參杜衡之于細辛敵木之于門冬以門冬亦房葵之于狼毒鉤吻之于苻華拔楔之于草薺夫惟似則亂真故君子惡之傳云學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君子秉人倫之鑒不為似是眩惑即慈母之別學子當不過也

蔡邕有書萬卷悉授之王粲蔡子之誅與魏書悉入族

卷之五

十

子葉王輔嗣即葉子也輔嗣為當世名儒書于是得其傳矣乃其學可謂非淵源蔡氏乎

禮記月令相傳以為呂不韋作今呂氏春秋具載之蔡邕獨云禮記月令周公作邕之言必非無據豈不韋固竊非其有乎自來英雄欺人如郭象莊注齊丘化書傳以其人不必出其人之手

古之殉者生不盡年故發塚時問有存者漢宮人逮侍魏郭后范明友霍光奴遊走民間皆自塚中出縷指漢宮及光家事具了了足信千竇感父妾而記搜神良不虛耳

禹作三章疆者攻弱者守敵戰為家天下之始漢作三章為匹夫有天下之始

與濟俱出與汨俱入者蹈水之道隨煙上下若無經涉若蹈火之道趙襄子燔林而狩有人從石壁中出隨煙上下若無所經涉者問之其人曰奚物為火善乎子夏之言曰和者同于物物無得而傷閑者遊金石之間及蹈水火皆可也

以人名宿者如傳說王良造父奚仲之類嘗疑諸人未生前列曜中豈未經有此宿耶及攷之神仙傳云說上標其尾為宿歲星下為東方朔傳說以後有此宿東方生時無歲星則王良諸人可類推已

說諸

卷之五

十一

中射之士竊飲荆王不灰之藥荆王欲殺之中射士曰藥以不灰名若殺臣是灰藥也王因不殺其說似辨矣東方曼倩亦有此事較尤辨焉漢武帝齋七日而得君山不灰之酒朔請祝之一飲至盡帝欲殺之朔曰殺朔若灰此為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灰真滑稽之雄乎

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麻朝管青子汝厲之屬毋慮數家皆以馬之一節知其為良斯已奇矣而丹丘國人輒聽馬鳴別腦色蓋馬腦色惟赤者最上日行萬里黃日行青馬鳴別腦色數百黑入水毛並良色白者最下力多斯其術奚啻出牝牡驚黃外乎而具肉眼者方區區以毛色別馬羣將

母為丹丘國人所笑

海外有孝養國冀州之西其親或刻木為影事之如生可謂夷

狄之有親

昔禹濟巨海則鼉鼉為梁踰峻山則神龍為馭又方治水

時黃龍曳尾于前玄龜負青泥于後龜額下有印文作

穿鑿處皆以青泥封故等聖而禹稱神馬

武帝為太子立思子官何如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苑以

客苑中有

宣帝漢開蒙主亦中興主也其為天所祐明矣乃說者以

為收繫邸獄時臂繫身毒國寶鏡大如八此鏡照見妖

說儲

卷之五

十二

三百七十六

鬼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後帝崩不

知所在蓋欲神其事而詎知天意屬宣固已久乎傳曰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大都真主類如是

黃公御虎卒為虎所傷費長房役鬼卒為鬼所殺烏獲之

絕膽舉廣陵王胥之陷胸皆以力好游者溺

好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

范曄漢史叙夫戎事世多疑其失實蓋高辛時尚未有將

軍號豈得有吳將軍乎况以帝女歸之于犬荒唐甚矣

再閱搜神記大畧相似獨吳將軍作房王慕賞乃美女

五人較范史得之

龍川為穆天子養八駿處州有名龍芻者馬食之一日千

里古語云一秣龍芻化為龍駒余謂不然屈產渥洼並

出名馬豈必食龍芻哉本驚馬也即日秣以龍芻令孫

陽過之亦必曰馬不千里

堂崗山中有堯碑禹碣皆舊舜都郭門古官有堯臺舜館

銘記皆

桀之將亡也泰山三日泣武王嘗謂周公曰桀為不道走

山泣石傳又云伊洛竭夏亡豈畏禹當年濟導大有功

于山川故及其亡也山川為之示異乃爾

內典所謂龜毛兔角蓋指為未曾有者殷紂時大龜生毛

說儲

卷之五

十三

三百九十四

而兔生角則業有之矣凡屬異徵必非常理事之有無

胡可必也

桂林南海邊有裸川桓譚新論云呈衣冠于裸川海上有

裸人鄉呂氏春秋云禹之裸國裸入衣出豈即其地耶

沮渙二水波紋皆若五色彼人多文章故一名績水所謂

游沮渙者學藻績之采豈是謂耶績水可對錦江

喻恭嘗救療一玄鶴為人所射後鶴雌雄雙至各啣明

珠以致恭家此事當與蛇珠雀環並傳

周末發蒼頡冢者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當時莫識至

李斯識得八字云上天作命叔孫通識得十二字古文



在秦漢間識者已歎况輒近乎古人墨妙筆精滂濞者本不可讀即未經剝蝕而淹通今古之儒矣不易得然則古事之不理多矣

秦始皇欲過海觀日出處作石橋于海上有神人驅石去不速鞭之皆流血今石橋色猶赤云暴秦之威至能使山赭石赤豈不洵輝赫哉如不能不屈于劉項何每謂秦皇漢武威稜等埒秦威窮于驪山之役漢威戰于輪臺之悔則與此所錄異也

諸葛恪之明敏元緒立爛于老桑述異記吳王得大龜

說諸云漢得老桑為張茂先之博物老狸立變于華表後神

八卷之五十四

但化為書生與張華論三日不屈華曰千年之妖以千年神木火照之即變為惠王冢前有華表木經千年將燭照邪本不勝正而猶必有所藉竊向非二公該洽不且幾為邪所勝乎

日丈國有活人或將聚窟洲有返魂樹伐其根心

或取外燕之令可九名驚精香

獬豸一角羊也性知人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

之此說大謬淑問如皋陶豈其不能察有罪而必此之

藉乎果爾則充弊知人必恃指佞艸乎史傳謂外國治

獄有聽之象者則或有之

南海有明珠夜可以鑒謂之夜光即鯨魚目瞳也世謂魚

目珠為混真詎知夜光之珠乃出魚目乎

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土夏禹時天嘗雨金又周

時天亦嘗雨稻又漢宣時江淮天雨穀三日秦魏地秦

民家富者則不雨

周秦間河南雨酸棗縣遂以酸棗名今延津是也其樹至

今存焉大率酸棗即棘棘類不能成林而此獨于霄且

歷周秦數榮迄今豈天所雨固自有霧氣耶抑亦以酸

故得全不至天于芥介也

麥之飛為蛾晉永嘉中梁州雨穀之飛為蠶秦化書朽

說諸七句卷之五十五

麥化為蝴蝶蝶自無情而之有情麥之為蛾無足異也果

為蠶蟲害民則于晉末僅見之荆中郎王義興奏奏曰

先生神禾而晉有蠶果是也較本養人而至害人異哉

袁紹在冀州時黃金滿市而無斗果永嘉末珠玉金銀亦

填委市中而無粟麥漢童謠云持金易粟貴于黃金又

洛中謠云曾有千黃金無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飽千金

何所直童謠真格論也彼有貴人身被珠玉而反同餓

芋者亦必悔多藏之無益然恨晚矣

千步香山南海山開千步十里香出朱崖郡朱崖郡州中

問于十里

自古巧稱公輸其制作往往有傳者七里洲中有所刻木

蘭舟杜甫詩云沙棠之柁木蘭舟本此東北巖海畔有

所作大石龜夏則入海冬復止于山陸機詩云石龜尚

懷海我寧忘故鄉是也洛城石室山刻石為禹九州圖

又嘗刻木為鶴一飛七百里後飛上天燒山南峯每天

將雨翼翅輒動若將飛奮者此亦巧于墨子之為多矣

墨子為木為三年而敗段少卿又云般嘗作木為其父來之

至吳會人以為妖殺之般怨吳人于肅州城南作一木

仙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後知般所為也賈物巨千

謝之般為斷其一手吳中遂大雨余謂少卿之言過也

說儲 卷之五 十六

技至輸子神矣豈其以木為致父必設果有殺父之怨

又豈巨千謝物可得解故知少卿之言過也昔墨子云

公輸子削竹木為鵲飛三日不下墨子謂曰子之為鵲

也不如翟之為車輅木仙之說豈好事者因木鵲而附

會者耶

漢末王莽之將篡也南陽公主避亂奔入羣山中後以仙

去公主既于山中得道驅馬王成追之不

及及雷變後以示之雷聲作有公主奉紀公主不過并

禱之流耳猶能避亂而匿跡彼男子甘為莽大夫者抑

何心哉

說儲卷之五終

說儲卷之六

海虞陳島謨錫玄甫著

死陵徐騰芳雲卿梓

模木生周公冢上其葉春青夏綠秋白冬黑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

子冢上其幹枝疎而不屈以質得其正也周孔為後世楷模而

冢木效其需又義文墓上並生著艸義文為後世作易

而墓艸著其異

大別山陽太平興國寺前有古柏相傳大禹手植者山川

柏根盤曲直至漢陽曲阜縣文宣廟前并殿西南各有

柏葉松身樹高五六丈相傳夫子所植開氏見又曲阜

說儲 卷之六

古城有顏回墓墓上有楠樹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

顏子手植述異今孔林中夫子子貢所植者尚存獨不

悉焉植之柏顏植之楠猶在否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

吊古者尚好為護持之

烏江有駐馬塘郎亭長鐵舟待項王處陰陵有九曲澤即

項王迷失路處項王失路于澤中周回

仲尼弟子七十二人後劉向傳列仙皇甫士安撰高士陳

長文撰耆舊並七十二人豈欲彷彿于仲尼弟子乎不

得其人而偷取充數則必有實不中聲者矣

黃石公所著有素書而亦有丹書葛仙公云素書乃河上

公以授漢文帝者或曰如此不應于子房墓中得之今  
所傳素書其為贗本無疑豈即張商英筆乎丹書所云  
身之八殺貪殘殺命之四業背惠恃已狎殺按計殺命之四業真格論也  
惜不盡傳

漢帝問陳蕃徐穉袁宏孰為先後蕃荅以袁生公族不饒  
自雕至于徐穉傑出薄城故宜為先蕃之所重蓋在崛  
起者其言良是後世論人率重門第而軍門後族率難  
以邁跡見奇矣

神異傳秦時長水縣童謠云城門當有血城陷沒為湖有  
姬聞之日往窺焉門侍知其故以犬血塗門姬見至走

說諸

卷之六

二

三百六

尋大水至令見幹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遂淪陷為  
谷淮南子注歷陽縣有老姬行仁義二諸生過謂曰此  
國當沒為湖謂姬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姬如言往  
視門吏故以雞血塗門闔姬見血便上北山國沒為湖  
又武強縣有行于途得一小蛇者養之名擔生長而噬  
人里人遂捕繫獄擔生負而奔邑淪為湖官吏悉為魚  
矣三事頗相類蓋陵谷遞遷滄桑互變理有固然無足  
怪者

常惠嘗與蘇武共使匈奴武持節還漢位不過典屬國惠  
之節為烏孫所盜自以辱國當誅而卒不失為長羅侯

漢之錄功母乃厚于惠而薄于卿乎

并政之勇非其姊不彰杞梁之妻之烈非其妹不顯中華古今

注有杞梁妻歌乃其妹朝日所作

陳太宰詒鄭玄注云太宰至之子孔穎達云與吳太  
宰名號同而人異也又謂其博聞強識多有所言兩太  
宰詒何忠佞星淵哉

王剪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則以秦皇祖中而不信  
人也吳漢不欲妻子買田宅盡分與昆弟則以蕭王推  
心置人腹也嗚呼古來開基之主能保全功臣者漢云  
光武宋言藝祖美矣

說諸

卷之六

三

三百六

韓非之說有精于名理者如云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謂  
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思無為為虛也夫故  
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于為虛也虛  
者為其意無所制也今制于為虛是不虛也君子以為  
識真空矣又如云物之一存一亡存亡初盛而後  
衰者不可謂常惟夫與天地之剖斷也俱生至天地之  
銷散也不死君子以為識真常矣

世之奇疾都不可曉有身漸縮小卒如小兒者宋呂綴叔  
有忽不識字數載方復者松滋令有視直物皆曲弓弦  
界尺之類盡如鈎者宋時一設達盧扁不知何以療之

丁公藤療風最驗宋解叔謙母患風疾叔謙所夕繼禱忽空中語云此疾得丁公藤為酒即瘥遍訪之適遇山中一老翁伐木即此藤也叔謙具述來意老翁愴然與之并示漬酒法顧視失所在矣又蕭敷明母亦病風沉卧敷明祈禱不輟時寒敷明淚皆成冰忽有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風病忽不見函中惟有寸絢丹書為日月字昔願舍得蛇膽于童子晉書西因瘦病求蛇膽陸襄得粟漿于老人南史襄母心痛須三升粟漿時冬月劉霽哲得奇藥于枕邊南史霽哲母病黃衣老公與母病梁彦光得紫石英于園所北史彦光父疾醫云五說儲卷之六四

得忽于園與前二事正同可見孝友至性足通神明亦中見之何疑感格之異也

漢元欲御船薛廣德御史大夫以從橋諫張猛光祿大夫亦以就

橋諫當時二臣之諫行亦元帝有以容之也彼幸江都者方馳情錦纜縱目游觀如崔民象諫不宜巡幸則先解其頤而斬之王愛仁請還西京則斬之而行方是時也且得以乘船危之說進乎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觀者如堵玠體不堪勞遂病疾人謂之看殺衛玠蘇子瞻自海外歸毘陵也時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上夾運河千萬人觀之子瞻顧坐客曰莫

看殺我無何亦竟卒荆溪將屬續時對惟琳曰西方不無但个裏着力不得便見子瞻大得手處恐衛洗馬未必有此見解

晁錯父呼錯為公如云公為政用事便削諸侯蔡高呼子

攸為公朝廷遣童實借子攸姓京所取人知訝之矣君

子曰太公于漢高呼帝不足訝乎奈何令人主拜人臣

家令之言可斬也而帝固心善之何哉荀悅有云天乎

無父猶設三老况其存乎帝獨何心而晏然于太公之

迎門呼帝也臨難而慈視分羹居平而忍當擁篲孝治

天下者固如是耶

說儲卷之六五

范文正復元姓用陶朱張祿事世爭傳誦而不知古人已

先用之矣五代史補鄭準為成內州復姓表汴口命改

遂稱于張祿文正檢出此聯尤為妥當

昔有古強者敢為虛言云已四十歲曾見克舜禹湯說之

萬萬如實謂孔子嘗勸我讀易曰此良書也西狩獲麟

語孔子曰此非善祥猶使君曾以一丑厄與強後忘之

蔡誕云為老君牧數頭龍項夢都云乘龍上天過紫府

金床玉几是是昱昱並見抱朴子宋張懷素道術通神飛禽

自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為太蚤漢楚成皋相持

彼屢登高觀戰虞仙姑婦人年八十有少諸蔡京見一大猫拊其背曰此章惇也自古方士者流類多夢誕以為不如是不足欺世駭俗世俗亦因而尊信之聽聲響集雲萃霧合文成五利之徒術至能動人主此谷永以為捕風繫影而抱朴有祛惑之論也

宣子舉韓厥厥戮其僕河曲之役趙孟使以其乘車于行楊素薦榮昆毘

絕其左右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又左雄薦周舉舉劾奏

雄雄再舉馮直為帥生崔洪薦卻詵詵後糾洪官是視

至公各明君子曰事君不黨其古之遺直乎張無盡英起舒

亶于停廢亶為縣尉生手殺人而亶發無盡手節

說儲八卷之六六

以商美事涉于請遂繼進商英王介甫倚呂惠卿為心

手簡二紙并其婦所謀一而

齊而惠卿繳介甫私書君子曰彎弓反射其後之薄道

乎

李景遜唐制西之母鄭因者牆壞得錢盈船鄭炷香祝天

云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命掩而築之蘇子瞻僦

宅于眉二婢足忽陷地視之有板覆大甕人謂下有宿

藏物子瞻母亟命以土塞之二母智識賢明豈惟斧樟

而統阿堵者遠遜卽冠履而執牙籌者亦當媿心

灌仲孺夫以行酒觸貴人夫行酒至田紛紛辭不能滿觴

而令騎見留紛麾騎夫勸以袁愍孫以勸酒辱佞人

愍孫卽蔡名宋孝武臨宴東宮蔡勸頻師而命引下席伯飲不飲因相戲辱曰不能與佞人同餐

古人字多有一字者范睢字叔束登字絲錢勰字穆范祖

禹字淳之類是也亦多有一人兩字者李光一名泰發

一名泰定晁說之一字以道一字伯以周必大一字子

充一字洪道余紫陽一字元晦一字仲晦之類是也

胡景畧一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南張睢陽神氣慷慨每

與賊戰大呼誓師皆裂血流齒牙皆碎又唐高祖嘗謂

侍臣曰吾聞蘭相如叱秦皇目皆出血王君廓往擊竇

建德將出戰李靖過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

說儲八卷之六七

流血夫戰勇氣也睢陽氣欲滅賊相如氣欲抗秦彼其

血溢目皆詎非忠義之氣所激而流哉若景畧君廓不

過一時怒氣憤盈而血從之所謂血氣之勇是也

盧綰與沛公同里吳質借曹丕接席許紹暨唐高共學道

其後並存里閭之裏好追視席之舊歡寵遇有加焉夫

貴為人主猶不遺故交乃爾彼身都樞要問不及布衣

者吾不知何心

張武受賂金錢媿心漢史紀之以為美譚厥後長孫順德

受財太宗亦於殿廷賜絹數十足以媿其心且謂進言

者曰武受賂得絹甚于刑戮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

之何益順德卒折節為政說為明肅長吏受餽者乳捕  
一無所容時為澤川刺史此一人也前受餽而後至禁他人使  
不受餽則豈非餽心之感哉

唐高祖嘗曰令式謁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于  
人者隨事即行不須聞奏此言良是已然令式設而人  
可以不遵則又壞法亂紀之始也大都令式可以繩庸  
衆不可以竭豪傑庸衆循而行之可幸無過至如豪傑  
不妨變而通之要期于便民不期自便已耳

穀梁傳說云春秋說文謂子胥鞭平王屍血至踝案楚子  
之卒至是十餘年而言血流至踝者非常之事寧可當  
說儲

卷之六

八

四百字

理言之或者子胥至孝所感天使血流以快孝子心也  
余謂血流漂杵載在周書孟氏猶云盡信書不如無書  
安知血流至踝非好事者為之哉又吳地記云越軍入  
吳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盃動酒盡似謂子胥  
快心越軍之人者恐忠義如子胥雖死忍見吳社墟哉  
孟動酒盡亦事之未可信者

有獻雙璧于楚王者色相如也徑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  
五百金側而視之一者厚倍之賈太傅新書有呈二馬于寧  
王唐者毛骨形相神駿精彩不相上下一者千緡一者  
五百緡試令馳驅一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塵一往來

十過足下頗生塵埃集異記雷馬牙人夢神奴辨之語云君子比德于  
玉又云良馬比君子士林中設有抱超軼絕塵之姿更  
居以厚道者世寧無朱公神奴鑑識而品題之

狄梁公性間醫藥尤妙針術應制入關時華州有富室兒  
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繞如食竊或觸之酸痛  
刻骨兩眼為贅所繩目睥翻白楚甚垂絕其家揭巨牌  
求療之者許鬻絹千疋公一見惻然曰吾能為也即于  
腦後下針寸許仍詢病者知針氣已達病處遽抽針贅  
應手落目睥如初其家且泣且拜致所鬻絹公笑曰吾  
急病行志耳急病謂急人之病出左傳不顧而去昔人嘗云不為良

說儲

卷之六

九

四百字

相則為良醫蓋濟世之術鈞也如梁公者豈非良相良  
醫兼長而并收其效者歟彼其返周為唐即起死回生  
伎倆當從密燕對無不以子母恩情為言尤屬頂門  
內經云上醫醫國梁公有焉後世徒以事女主為公  
而公急病行志之心晦矣

秦法報上殿者夷三族當荆軻之變竟莫有拒者非夏無  
且以藥囊提荆軻始皇幾不免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  
各居其府及殿方之亂魏武登銅雀臺遠望無敢救者  
非王脩將官屬赴難魏武亦幾不免此由法急所致足  
為永鏡已雖然官闈遠穰之地防禦寧密毋寧疎有如

輿臺猥冗並得闌入宮門且如市馬恐亦非禁地所宜

鄒陽云邑號朝歌即今衛輝墨子迴車蓋以墨子惡樂故也論

語撰考識又曰邑名朝歌顏子不令七十弟子掩目宰

予獨顧由蹶墮車宋均注曰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故

以足蹶之此漢儒附會之言如所謂吳門白練是也

釋典有以三合成字者薩縛訶為些楚辭招菟篇用之如

不可為巨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說者以為即

西方二合之音切字之原

老人最渡朝歌水而怯紂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因斷脛

以視髓尚書所謂斷朝歌之脛是也今淇縣有斷脛河

說儲

卷之六

十

蓋直可舉裳濟者

漢巧工丁緩作七輪扇每輪大皆徑尺一人運之滿堂寒

戰魏巧工馬鈞以大木彫構使其形如輪平地施之潛

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今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岳

使木人跳丸擲劍綠綬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

闢雞變巧百端余謂馬鈞之術奇矣要不過偃師之餘

智獨丁緩輪扇令寒暑轉于輪端周穆王所嘆人之巧

乃可與造化者同功惟緩足當之

紂剖比干觀其心桀殺龍逢無剖心之慘桀惟自比干日

紂乃詐命于天故周書曰惟紂罪浮于桀

詩稱大公為鷹揚商容謂太公為鷹趾商容與殷民觀周

之言可作雅詩訓詁容新居也容曰非也其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無威容

之言可作雅詩訓詁

續博物志曰堯緝獬豸皮以為帝帳非也夫後世恭儉之

主猶然集二書囊為殿帷彼茅茨土階之世柰何為供

帳之侈一至于此藉當時以獬豸為重皋陶方用之觸

有罪而竟顧廢處其皮乎又管子曰武王為侈靡令曰

豹擔豹裘乃得入廟故豹皮百金功臣之家裘千種而

不得一豹皮聖王豈珍一物而貽臣下累乎充屬荒唐

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以璞玉抵鳥鵲忽于所有餘也

說儲

卷之六

十一

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珍于所不足也

凡性所篤嗜者類命之曰癖如杜預左癖王濟馬癖和嶠

錢癖是已乃復有以地癖稱者舊唐書忠義傳李愬置

上田備竹茂樹白城及關口別業相諸癖中杜征南最

矣錢癖地癖似不相上下而李愬遭羯胡之難視妓如

婦為安祿山所破則豈區區錢癖者可同日道哉固知其別業

相望得趣在竹木間政自雅不俗耳

橘袖彫于北徙乖其處也石櫛鬱于東移得其所也鵲鳩

之飛先南子規之啼必北適其性也

傳云焦僂三尺短之至也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



戲笑因名語國假令僬僥而適勒畢必且詫為臨洮長人矣

蝦蟆肪取肥者剉煎膏塗玉便軟滑易截

秦閔王女聘曹天死墓在雍州城西五里時有隴西士人

辛道度者以游學糧盡經墓前見一宅因詣門下求餐

一青衣延之入秦女遂與合焉信宿而去與之金枕一

枚後度粥枕市中秦妃見而詢之得其故遂封度為駙

馬都尉搜神記今之國婿蓋仍其名

新莽時南陽市中生一肉塊斫刺不入以問費長道後漢

費長道曰此物一名肅二名伏中有鐵券長三尺六寸

說儲卷之六 十二

云王家衰劉家當興須得七歲女子尿之可開也莽試

之果然搜神記又魏志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

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無體

無聲其國滅載記劉聰時流星落平陽北十里視之則

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

聲生肉之異大都亡國徵也

唐盧肇就江西解末肇送啟謝曰巨鼈負鼎首冠蓬山主

司問其義肇云頑石在土巨鼈戴之豈非首冠乎頑石

在上與糠粃在前的對

蕭穎士郊游侮一紫衣老父不知為王尚書也旦日造謝

尚書責曰子負文學之名踞忽如此其止于一第乎果

終于揚州功曹蓋器小易盈其于大達難矣尚書之言

可為輕薄少年作炯戒

牛僧孺携所業見韓昌黎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即掩卷

問曰且以拍板為什麼僧孺曰樂句韓大奇之因此名

振先輩獎拔人材只在啟口間然一啟口正自足以盡

人

鵠不浴而白鳥不黔而黑棘之必曲松之必直是謂天銅

等出于山鑄鍾則大鑄鈴則小絲等出于蠶製錦則貴

製繒則賤是謂人

說儲卷之六 十三

廉范守蜀郡民歌來暮賈琮刺交趾民歌來晚賈文來晚

今見清平蓋守令之優民者民喜其來而愛悲其晚固

情所必至也反是亦必樂其去而猶幸其速矣

毛寶軍人放龜江中及軍人之赴江也覺如墮石上竟得

登岸即所放白龜彭蠡李進勅放魚江中進勅放魚至

有千餘人論經聲察及進勅之墜江也足下如有所履

竟以獲濟進勅放魚新遇風沉沒乃見大魚一念好

生感及鱗介人亦何苦而必好殺

齊師之敗而歸也為晉辟司徒之妻問焉曰君免乎銳司

徒免乎銳司徒主銳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

何如君子曰知所重為重君父于夫也齊王建使使者問

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

耶王亦無恙耶君子曰知所重為重歲民于君也

左氏春秋傳言必自稱君子譚景升化書言必自稱小人

語曰溺則梓父祝則名君權也故危難對君時名父亦得

藥鍼謂其父曰書還是也時晉君陷于淖藥書將載之

為戎當家庭燕處而字父如胡母謙之王濛輩者吾不

能為之解

俾尼嘗以治賦與仲由而治蒲三善何必不優于為宰嘗

以為宰與冉子而清之役冉子用矛何必不優于治賦

說儲

卷之六

十四

王濛輩者吾不

聖門諸賢具有無材此亦其一班也

舜年百有十歲朱紫陽蓋從尚書本文漢孔安國尚書注

加以服喪三年云其一在三十年之數為天子五十年

九壽百一十二載司馬遷鄭玄皇甫謐並云舜年百歲

總之從尚書為是此史魏羅結代人也太武初累遷侍

中外部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監

典後宮出入卧內因除長秋卿年一百一十詔聽婦老

其年卒是結亦享舜年矣大都山澤之癯優游盡年百

齡非父獨以舜之年猶周行省方以結之年猶總三十

六曹事即聖九霄壤彼其精爽過人

淮源舊有祠堂蠻俚恒用人祭之韋珍東荆州刺史乃曉告曰

天地明靈即人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宜悉

以酒脯代用羣蠻從約北史春秋時至用國君于社如用

于次唯其慘酷倍于蠻俚多矣

盧景裕嘗以事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

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夢所謂誦千遍臨

刑刀折此經遂行于世名高王觀世音經見北史嘗閱普

門品若復有人臨當被害及枷鎖繫身者但稱觀世音

菩薩名號刀尋段段壞枷鎖自脫得解脫可謂信而有

徵矣大匠佛教主于悲救亦會其人之罪不及死故得

說儲

八卷之六

十五

四百七十五

顯至心之報耳有如元惡大慙葉論以此而幾以誦經

漏網此定不得方且歸咎于佛作誑語可乎

高允崔浩並稱一時浩至赤族而允歷寧五帝出入三省

五十餘年恩遇獨隆初無譴咎即其人儼薄長厚罪福

自取亦可為信佛不信佛之一驗允雅信佛道時誤

高允嘗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薨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

而王經世雖父猶有刑之餘蒙况凡人能無咎乎此可

謂仁人之言

李士謙凶年散穀至萬餘石合諸藥以救疾厲如此三十

餘年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

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昔陳平嘗曰吾多陰謀是道家之所忌夫陰德陰謀總  
由心設陰德設于陰而陽用之陰謀設于陰而陰用之  
陰德如雨露濡被物而物不知其賜陰謀如鬼蜮毒  
螫中物而物不測其由雖然陰謀亦在所用用之而當  
亦君子所不諱也如天下有大奸惡顯誅之奸未必去  
而已先受其害君子處此蓋必有微權焉昔王所公以  
移皇堂一事坐傾二奸不謂之陰謀不可顧其為德不  
侈大哉故設于陰而陽用之以陰謀濟陰德庸何傷  
蓋州有蟲曰壓油者形肖水危每莫春時從水出自呼其  
訖儲

卷之六

十六

言序廷

名人因而採取以重物壓之油即津津油壓皮僅存焉  
拔之水中復生蓋亦一種業報內典所謂壓油殃者是  
也

說儲卷之七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著

宛陵徐騰芳雲卿梓

齊高洋以肉為斷慈遂不復食梁蕭譽惡見婦人雖相去  
數步亦云遙聞其鳧每經御婦人服更不着是皆不可  
訓也然足為流逸奔色味者一醒

北魏孝文至北邙夜夢一老公拜立路左云晉侍中嵇紹  
故此奉迎神輿卑懼似有求焉以語任城王澄澄曰陛  
下經殷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  
夢于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余謂嵇侍中當北征之役  
訖儲

卷之七

一

子便

嘗血滅御服忠魂至今耿耿如所云神輿卑懼一似有  
求也者豈其然乎此當是史家傳訛失實抑不思希恩  
偽朝大非伏節死義之士所甘諂屈于冥漠者也  
魏孝文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  
復不書將何所懼真名言也古之史家君舉必書惟是  
金匱石室之業不聞有顯揚衢路者若崔浩之書國事  
既備而不典且勒石賈怨自取誅夷未可專病景揚之  
不弘也

掩耳竊鐘

晉書宣

帝紀

可對掩目捕雀

北史魏

孝武紀

進麥飯于溝沔而東漢以此其興獻麥飯于湖城而東魏

以兆其廢

北史魏孝武帝為高歡所迫至湖城村人以麥飯盡殺帝

古素封家用谷量牛馬爾朱榮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群

溫太真擊錢世儀墜憤而王敦不聽其讒遂得出尹丹陽

齊神武高歡賀拔允折齒勸爾朱兆使而爾朱兆不

疑其詐竟得坐統六鎮忠邪異而機智一也

東漢宦者如鄭眾一心王室呂強清忠奉公唐末如張承

業盡心不懈張居翰易詔書一字而免千餘人死莊宗誅

家諸蜀人隨行降者俱免一貂鎗中有此可不謂賢乎

哉然中官用權實自眾始承業以莊宗之篡為悞老奴

而唐事已不可為矣食肉者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為

說諸

卷之七

二

王連

天下者不用關豎未為不知人

邢子才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偏

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竟是一適夫書何可不校也

載籍中如豕加三馬關五魯成魚虛成虎豈少哉正賴

識者一刊其誤便後人攷覽奈何以思誤書為通詆校

者為愚也子才忌心見矣子才日誦萬餘言讀漢書五

日畧徧尋經史五行俱下彼且自得迎刃妙解顧方以

思誤苦偏管豈非欲自智而愚人哉

李苗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歎息謂亮無奇

不知諸葛之無奇正所以全蜀也不然自諸葛之死延

可自試其奇矣而身先蜀亡者何哉

五代劉詞大名元城人常被甲枕戈而卧謂人曰我以此

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

有事何以報國若詞之枉金革真可謂北方之強與乃

志在報國不欲墮其筋力則陶士行之運甕不過也

五代唐莊宗時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格占星者言御

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穰之宰相因請出庫物給軍士

不許及趙在禮作亂始出以資軍軍中負而詬曰吾妻

子已餓死得此何為還自萬勝軍士亡去強半莊宗見

從官執兵仗者以好言勞之許給以所得蜀金銀五十

說諸

卷之七

三

李

萬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嗚呼鈞一散財

也散之于蚤易見為德漸危而後出之豈有及乎譬猶

宗之于積聚無異梟之愛其子也每思與之太晚一語

矍然有慨

隋史萬歲征南寧夷蠻訛入蜻蛉川經大小勃美至南中

見諸葛武侯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蓋

時已逆知萬歲必南征而預志之矣武侯真神人哉乃

萬歲倒其碑而進則武人不學不知弔古可恨也

祥符元年王欽若初獻芝艸八千餘本再獻泰山芝艸三

萬八千餘本六年丁謂初獻芝艸三萬七千本又獻九

萬五千本夫芝英以不泄為奇豈其以多成瑞乎芝之生也信以千萬計則亦畦園之毓爾安足稱瑞哉野鳥可以為鸞安知朝菌之不及名芝也

昔人當歲早輒暴虐焚巫覡禱有命之為虐且疎者矣有云非早備者矣獨漢臣曰京弘羊天乃雨宋臣曰去安石天乃雨千載而下誦之尤足快心是何則厄巫無罪而倡箕歛行新法者實當年肥鱸也巫廷之焚暴須移而用之此輩為允

左傳育之上膏之下杜預注育膏也心下為膏孔頴達疏疑者為脂釋者為膏其實疑者亦曰膏此膏謂連心脂

說儲  
卷之七  
四  
膏也

左氏謂疾之不可為者曰在膏育而人之短左氏謂者即以膏育名之偶見何休左氏膏育三則謂拳兵諺云人臣諫君非有死亡之急而以兵臨君開篡弒之路左氏以為愛君 于義為短范文子祁死云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左氏為短鄧侯不從三甥殺楚子云楚鄧強相縣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滅曾不旋踵若割左氏疾炊炭止沸左氏為短漢儒鄭玄又作起左氏膏育大都當時三傳並行人是其師說遂未免軒輊其間

定論也今胡氏傳列于學官業制科者幾不知有三傳矣而文章家患左癖獨多豈當豔之膏育遂貽人心痼疾乎

以田弋之說說曹伯曹伯從之卒背晉奸宋旋致亡國者公孫彊也以增徽之說說項襄楚頃襄戰慄卒保境者鄰差為無事者莊辛也借弋為喻同而治亂之效異在人主財擇之耳嗚呼豎牛公孫彊之徒室先登夢于人主惡機所感豈偶然哉

廣州舊族皆以竹菲為屋屢有火災宋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焚之患今越藩會城居民悉塗葺救

說儲  
卷之二  
五  
為垣遇火災輒不救惜未有下宋文貞諡之之教令民燒塼作周垣者

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携其首以奔竇建德德曰奴殺主為大逆我何可納之命立斬奴而返軌首其得春秋不受管僕之義乎惜哉先武乃不能斬于密頭彭寵案顧封為不義侯夫知其不義猶然侯之是所謂下義其罪而上賞其奸也魏建德此舉多矣

後漢范升曰學而不約必叛逆也二語足為論語注疏咎繇瘠而為理象刑惟明楊信趙瘠而為將申傲自肅處兵刑之任有貴于言者矣彼已豎牛又問馬叱咤廢千

人一呼隕二盜者又焉用之

作罷相詩者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舊唐書李適之作還將詩者曰曹因國難披金甲恥為家貧賣寶刀宋史詩可以怨二子有焉

過西子湖者每以白蘇二公堤為極游覽之趣不知白香山嘗濟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復以遺力薄李泌六井民賴其利子瞻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水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濟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為湖水蓄洩之限又以湖多生葑葑積為田即水利無幾于是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且募人種菱

說儲

八卷之七

六

湖中葑不復生二公利杭民博矣夫能為邵父杜母者未必有白蘇之致猶之俗吏也有白蘇之致者未必能為邵父杜母總非循吏也中如二公真曠代而繼踵者哉若沈文通墓之在杭也視事之暇不廢親朋燕笑士大夫交稱其能吾不知有二公風否

寢衣漢儒孔安國注即今之被也宋史党進傳進為忠武軍節度一日自外歸有大蛇卧榻上寢衣中進怒烹食之史臣以被為寢衣蓋可作漢注一證

鄧艾本破蜀而江油之民輟為艾立祠宋洪咨夔毀之更祠諸葛亮告其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又汲郡有肖

像三仁并及商紂者謂之四王推此類也知淫祠之可毀者多矣

宋李舜臣稱邃于易嘗曰易起于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其說似有得者然謂乾坤中畫為誠敬坎離中畫為誠明則腐矣

溫公作資治通鑑成讀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惟王勝之益能閱終篇嗚呼作者心良苦祇為觀者招睡魔作安觀其必傳也聞之虞翻海內有一知己者可以不恨疾巴其子雲知已乎王勝之其溫公知已乎

曹武惠彬生始周父母羅玩具試之彬手持干戈李顯忠

說儲

八卷之七

七

之生也其母苦難產者數日有僧過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劍矢寘母旁即生顯忠生而語云虎豹之子未成文而有食牛之炁鴻鵠未孚于卵而有四海之心若彬之干戈顯忠之劍矢豈其性有默合于生前者耶乃知古人懸弧之意為遠

宋劉謙與王仁德同應募訊之日者日者指謙謂仁德曰爾當為此入廐吏及謙帥殿前仁德果隸役廐中夫廐帥廐吏貴賤懸殊此日者所可知也而仁德之諫謙日者何以必之亦神矣

劉宰之令泰興也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

以為寃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詰朝當自若果盜則長于今二寸明且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訊之具伏此即使盜模鐘之智也正所謂作賊人心虛

徐季龍問管輅云世有軍事則感雞雉先鳴其道何由輅言雞者父畜金者兵精故太白揚輝則雞鳴也乃知昔人聞雞起舞其有感于軍士之動乎大丈夫意未嘗不在雄飛直欲有所會其度耳

受炙灼者不熱而衣葛者熱採凍礮者不寒而擁貂者寒是皆為寒暑勝也如藐姑射之神人不溺不熱尚矣即吾儒中有不爐不扇者庶幾能勝寒暑而不為寒暑勝說儲

八卷之七  
八  
倘亦有藐姑射之風乎

在梁帝坐吐鱸作魚今吳中鱸時魚是也人知為實誌公也而僧志言亦爾有具齋薦鱸者言并食之臨流而吐化為小鮮

群沫而去言能前知仁宗嘗默遣內侍至言所問嗣所書有十三即字後英宗果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統總之佛家示顯化象在曹公坐投竿引鱸人知為左元放慈也而吳介象亦爾論鱸魚鱸美象輒就吳主殿庭中作培貯水垂綸得鱸左慈得魚後復致蜀中并張溫蜀中家書總之仙家示幻化象

介之推母子俱隱其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子辭母也種放亦母子俱隱其曰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時放以材行見知其母志曰嘗

勸汝勿聚徒講學云云果為人知我將奔汝歸入母規子也之推終隱介山之上而放晚節未免貽訛二母同無媿賢媛之推獨無媿高士

佛圖澄聞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禽段末波相輪鈴音云軍出捉得劉曜又知塔鈴音云國有大喪既而石勒果死是鈴音可作休咎占矣孫守榮遊吳興聞譙樓鼓角聲曰旦夕間有士人起而典郡者尋潘丙作亂士人王

元春以告變功果典郡是角聲亦可作休咎占矣總之鈴角非能徵休咎也如澄索者術能前知故特托之鈴角以著驗而自餘言之不必效者固多也有識之士奈說儲

八卷之七  
九  
何輕為此輩獎惑

林霸素以徽宗為長生大帝君蔡京為左元仙伯又嘗倣作帝誥天書雲篆人曰甚矣徽宗之篤暗為霸素欺也君子曰此勿以罪徽宗宣和之帝誥祥符之天書開之端也長生大帝君混元上德皇帝大中祥符七年貽之王旦上寶冊云貽之謀也嗚呼創垂之主盍脊所以作法者

李濟知泰與李宗諤生同歲月濟之誕惟後一日及其卒也亦後宗諤一日人之生死豈不由前定乎裴晉公嘗云生老病死時至則行達哉斯言濟李起子起從裴美軍中主刑刀美婦乘

解教人起每潛緩之黃以起  
辭稱得釋以是得全者無不



片言折獄相傳謂折獄于片言貴斷也唐歐陽詹四門論

謂不如是解古帝王刑一人循三槐歷九棘甚不易也

柰何取必片言若斯易哉蓋聚訟之家爭欲自勝即君

子猶或妄訟未有小人而能自訟者片之為言偏也偏

言一家之詞最不易折能折偏言故足貴也歐陽生一

言而使人知脊刑真仁人之言哉尚書呂刑篇云明清

于單辭此即片言折獄之說也歐陽生未之及特為援

證

歐陽詹自明誠論云上聖自誠以啟明其次自明以得誠

苟非將聖未有不由明而致誠者苟致之也與自性而

說儲

卷之七

十

四十五字

誠異派而同流矣唐人優有此等講解直是後學空踏

歐陽詹下和述云王之與石猶茲比參雖至愚昧亦或辨

之楚王寧愛玉人須臾之功不試琢磨于一石耶實將

柳奇珍剪奢靡欲其塊桴土鼓上復犧軒象箸玉盃下

懲殷受和足所為則也有味哉歐陽生之言乎時非枝

珠抵璧之朝何可無此議論

黃滔文柏論云天以傾西北拱列宿地以缺東南朝百谷

日以景成晝莫月以虧見盈縮固知聖入之道不缺則

不全于不材謂孔子有陳蔡魯衛之事正以象天地日

滔之此論殆嚙符竺乾缺陷之旨乎即斯以推人以缺

處成完完處成缺者多矣亦復何悵

世未有不以假奪真者姐已之假奪比干之真靳尚之假

奪屈原之真宰韞之假奪伍員之真三者各以其至真

卒不能制其假余矯之曰此假之偶遭其勝真之適際

其窮耳常勝之權余必謂真者操之石可破也而不可

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姑毋論其他千載而下嘉

忠赤于剖心弔孤憤于沉江追壯節于抉目者其精神

方奕奕天壤間誰謂真不能制假假果能奪真也

譽聾者以師曠譽瞽者以離朱則莫不怒其辭之舛也指

魯儒曰顏閔指蜀儒曰楊馬則莫不喜其辭之美也是

說儲

卷之七

十一

四十五字

何絕視聽者猶然自知具聰明者顧獨昧乎甚矣人情

好諛言而迷反照也嗟乎諛言誠屏則天下之真是出

反照誠虛則愴宵之諛言遠

巫史言禍福士人亦言禍福巫史之言見信而士人常以

嬰人主之怒者巫史之言寄于虛而便于穰士人之言

据于實而逆于聽也昔人有言以信邪巫者信直士以

納黃言者納鯁辭國家何患之與有知言哉

范廷召宋史惡飛鳥見必射之所居處鳥幾絕種可謂同

李客師之忍客師李靖弟喜獵獵所居處鳥皆

又最惡驢馬每聞之輒為擊殺可謂乏王仲宣之好仲宣

好驢鳴見晉書及世說

臧愚宋刺少孤常夢其父指示曰老人星見矣愚仰視之

黃明潤大寤而喜其祥也以壽星出丙入丁乃改名丙

後卒無驗余為諸生時亦嘗夢景星見光燭中庭覺而不勝喜也謂得佳夢後亦竟無驗可見有開必先占夢

家每以徵事應而亦不盡然蓋惟有驗不驗所以稱夢

如必一一驗也不名為夢矣

時苗留犢于淮南魏志注苗為壽春令之官裴潛留床于

兖州魏書苗為兖州時作一事美前史猶曰器物非其

有者不取也唐李太亮在越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留都

說備元卷之七十二

督府豈非以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乎北史潘子義

傳說未遇而發夢殺宗像形果肖神其有先合者乎杜如

晦薛收既沒而見夢唐宗本寬若平生神其有不亡者

乎盛哉古君臣之交可謂善始善終

大曆間秋潦害稼什入京兆尹恭幹上其狀韓滉意主培

剋固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實損田三萬餘頃始謂

南令劉藻附滉言部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如藻言更

遣御史朱敖覆按之實害田三千頃帝怒曰縣令所以

養民而田損不問豈卹隱意耶藻與計皆被貶并夫代

宗非有唐今主也猶然心切民隱又况治牧安民世乎

宋臣有言朝廷有恤民之意而州縣無恤民之實是縱

有德意究竟成虐民之生亦可憫矣

宋孝宗時太史奏日月五星聚于軫夫五星聚則嘗聞之

矣如七曜聚未之前聞

君相不言命虛語耳命必造物者主之不在君相也宋

太祖嘗謂侍臣曰何繼筠擇遣有功朕不蚤授方鎮者

慮其變耳今繼筠節制果至淪沒繼筠以功拜建又

王朴薦尾載于宰相李穀俾知制誥穀曰斯人命薄薄

不克享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

說備元卷之七十三

載遙知制誥未幾卒蘇斯以推謂君相能用人則可若

命斷非君相可為亦見人之祿位寧歟無益也向令繼

筠不授方鎮尾載不知制誥造物者寧公奪之速耶

宋真宗命守開封者曰京府浩繁太急則悞太緩則滯惟

須酌中耳人情受病處非急即緩真宗此諭佩之可當

章絃

必果公為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申理越王支黨

一疏而釋誣誤二千人四索湘治獄湘州一鞠而

白連逮千五百人戾仁相聽訟隔州一日而開繫囚一

百餘人三君子多所足嘉尚矣然亦會其時多

枉撓者故也如必以開釋示德繼及有罪祗成漏網不  
名解網什尚書者云非刑故無小一語帝舜好生之德  
不完真格論也

天后朝有諸仁傑者仁傑乃不顧知張光補嘗呂蒙正初  
入朝堂有指而薄之者曰此子亦蒙正亦不欲知其姓  
名恐知之則終身不忘二公博長者其用心一也就  
平公論蒙正恩怨心終在不如梁公渾然總之以二公  
之心游世即世路險巇皆成夷境矣

閔彭寵傳見寵夫妻之首駢入繖囊以謂子密不義得疾  
可謂無天及見寵之方任漁陽也棄母携妻始棄然快  
說備

卷之七

十四

之曰有是哉寵之不忠不孝乎此天所以儆子子密為  
後世叛逆者戒也即謂子密義而得疾亦宜

張元素字晦占學醫無所不知名夢有人用大斧長鑿治病  
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執古方新病不相  
合也故其醫法必手自創元素蓋深于五運六氣之說  
者乎雖然善制方者豈惟今不襲古聞內經曰春亟治  
經絡夏亟治經俞音秋亟治六府冬則閉塞用藥而少  
鍼石是因時制方方以時變矣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  
南之氣收而溫之又東方宜砭石西方宜毒藥北方宜  
灸焫南方宜微鍼中央宜導引按蹻是因地制方方以

地變矣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散者  
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潤之急者緩之堅者更之脆者堅  
之柔者補之強者寫之是因人制方方又以人變矣方  
可執一用哉世之庸醫曾不知所謂運氣者何如惟按  
古方以治新病病變而藥不變所以悞人良多

在育之上膏之下不可為也左此則病深于不治醫者無  
如之何矣在耳之前目之下不可除也國榮秦武王使  
扁鵲曰王與知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因怒而投其  
石此則謀敗于不知醫者亦無如之何矣有國家者誠  
遠左右之人令無所關說則不以耳目之疾為入主膏  
說備

卷之七

十五

育國其有瘳乎

余里人有之晉者歸而道澤潞間名勝潞有寒泉焉最清  
冷而寒于他水每中秋望月影落泉中輒作第二月謂  
之寒泉雙月云前後一日了不可得矣澤有雙峰者亦  
以中秋望月光注射其間特為圓朗他夕亦復不得蓋  
扶輿清氣中秋倍徹山川秀適與之會故見奇若此  
吾邑亦有湖橋夜月之異嘗艤舟觀之時八月既望也  
月未升時浮光已躍波際少焉皓頭月色恍自西來他  
夕亦不爾此吾邑一奇

漢儒趙岐孟子注云凡物圓則行方則止訪命此解最明

微嘗試廣其義惟圓則無障礙故曰圓通惟圓則無礙  
缺故曰圓滿惟圓其機常活變化出焉故曰圓轉蓋至  
竺乾之教極于圓覺大易之用妙于圓神天下之能事  
畢矣

儲

卷之二

十六

七十六字

說儲卷之七終

說儲卷之八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著

宛陵徐騰芳雲卿梓

列精于高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子高因

步而窺于井粲然惡丈夫狀也喟然嘆曰侍者謂吾聽

行于齊王王也夫何阿哉又況于所聽行乎萬乘之主

人之阿之亦甚矣春秋又鄒忌謂其妻妾與客曰我孰

與城北徐公美皆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明日徐公

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照又弗如逮其于是

入見齊王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妾畏

說儲

卷之八

七十六字

臣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舉齊國莫不私王

畏王欲有求于王王之蔽甚矣戰國策嗚呼貌之好醜易

辨耳人言猶不足信必待水鏡而決則人情私而水鏡

無私也欲品藻人倫者誠若水鏡之無私則天下之真

品見而人主之壅蔽無慮弗徹矣

易牙之辨淄澠蒲元之辨江涪李贊皇之辨中泠建業

此寧在清濁甘澹間哉如直以清濁甘澹間辨也一市

人之知水而已

俗諺以蘇人髮盡空心殊不然蓋謂髮無中虛理人之髮

中無有實朕成式云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鍼取寸髮斬

為十餘段以鍼貫取之言髮中虛也敢以此為蘇人解嘲

北史和士開使求平鑒愛妾阿劉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為身計不得不然若鑒之識高

下石李倫遠矣

寧為雞口無為牛後可對當為秋霜無為檻羊後漢書廣陵恩王剛

傳註秋霜屬秋于物檻羊受制于人

爛羊胃騎都尉可對一筍餌得都尉後漢書光武既時嘗以事拘于新野樊曄

為市吏錮鉅一筍帝至是戲之曄特為河東都尉

蒼梧統娶妻而美以讓其兄此東唐之道也攷之南蠻傳

說諸

卷之八

二

三百九十一字

烏滸人如是北見南州異物志

華陽國志巴國有亂將軍夢子請師于楚許以三城楚王

救巴巴國既寧楚使請城夢子乃自刎以頭授楚使王

嘆曰使吾得臣若巴夢子何用城為乃葬其頭以上卿

禮巴國葬其身亦如之余謂夢子許楚三城張儀許楚

商於等說耳顧夢子之忠且與日月爭光而儀之詐不

免與山川並險則豈非以心術縣哉

後漢竇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

定有大蛇自榛艸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若哀泣也者

有頃去又異苑劉毅妻郭羨淺于桓玄寵擅諸姬有身

及玄敗郭遷遂產一兒一鼠殺殺兒鼠走枯莽中後郭死方歛鼠忽來跳入棺内二家所產為武毅凶終兆無論第之二蟲又何知顧哀其母之死儼然人也豈一氣所感固有不分異類者耶

金元末之南侵也韓世忠為三師以待之會上元節就秀

州張燈高會引兵急趨潤州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屯

焦山矣又狄青宣撫粵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

州值上元節首夜宴將佐飲徹曉次夜宴從軍官二鼓

時青忽稱疾起如内數使人勤勞座客凌曉報云三

鼓時青已奔崑崙關矣二將據險奪關皆所謂出其不

說諸

卷之八

三

四百三十一字

意者當是時非惟敵人不知我師不知即朝夕環侍如

將佐從官者亦不得而知也兵貴神速二將有焉

則天朝險薄者競告密以求官賞如霍獻可左司員外以

殺伏仁傑紫行本行本獻可請殺其舅而額裏綠帛李

舅也既擯額以綠帛縊之子脊誣告其舅以此得五品官母見其着緋

衫推是心也紘父與君不難為之矣獨獻可之請不行

于則天此有唐社稷之靈又不可以人事論

狄武襄之破儂智高也賊屍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死

欲上聞武襄不可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可誣朝

廷也後智高走南詔被殺初朝廷未知智高存亡故久

不錄邕州之績至是乃命加賞將吏向令武襄輕冒首功遽以殺賊聞彼亡入南詔者何人哉即朝廷以罔上坐之何說之辭乃知古名將不苟微功其為慮長也今之九塞絕大漠虜名王者時有聞矣不識能如武襄之不欺否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己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病乃愈金太公夫畫形可射精固有注之者矣趙襄子使使待衣與豫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史記夫擊衣可斃

說諸

卷之八

四

三百九十五字

氣固有攝之者矣徐秋夫為射陽令常夜有鬼呻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曰某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屠法鬼請為易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為灸數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往謝忽不見南史夫易人可鍼神固有入之者矣精誠相射貫心達髓幽明可以潛通形容可以偽置善哉譚子之言曰萬物本虛萬法本無知虛無之寂其知法術之要乎

聞雞起舞劉其壯士之雄心乎聞笳起舞其開士之素心乎

魏其之客流于武安長平之吏移于冠軍廉頗翟公載盈

載虛荒枯涼燠之變態由來久矣

科第至三元世必豔稱之矣不知昔人有中四元者唐崔元翰晚年取應並首掇京兆解頭禮部狀頭宏詞教頭制科三等教頭

皮日休為黃巢作議詞云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疑其相讎也遂害之夫以聖人設賊豈非偷免一死哉而竟不免然則孰與罵賊死也其猶有令名乎

黃楊木歲長一寸值閏退三寸東坡詩有黃楊木歲長一寸值閏退三寸

立則為泰山衆木宗所謂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獨說諸

卷之八

五

三百九十六字

鳧鵲腰耶

唐咸通六年滄州鹽稅吏趙鐸犯罪至死有女請隨父死鹽院官崔據列狀以聞詔哀之蕪滅父死此事與嚴紫絕類蓋皆女子之有至性者第截耳婦浮圖氏則過矣唐高帝出獵見大官割羊謂其無罪就死地以死鹿代之是心即齊宣愛牛心也惜當時從臣無以子與說進者鮮于叔明嗜蟻蠱權長孺嗜人瓜甲此亦劉雍嗜痴類也可謂口之于味有同嗜乎人性終有相遠處

周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二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衣朱衣冠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

心折春死唐楊牧之死也軍容楊玄价有力焉牧有子  
為壽牧見收乘白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曰  
上帝許我讎楊玄价我射中之必死俄而价暴卒二人  
死不以罪同沒為厲鬼標朱弓朱矢以報亦同異哉  
杜兼嘗聚書萬卷後必自題曰清俸寫來手自校汝曹

讀之知聖道墜之驚之為不孝余曰此未知愛書者也  
夫書得其傳定不墜不驚苟非其人方變而成蠹耳即  
諄諄垂戒能保不墜且驚哉蔡中郎見王粲曰吾家書  
籍盡當與之沛國劉憲執孔奐手曰所保書籍尋以相  
付達如二公其真知愛書者耶每見藏書家多不得其  
說儲

卷之八

六

四百四十字  
王遂方

傳未幾輒散軼都盡書此志慨云

晨昏以擊鐘為候通一百八聲而音節差異前七後八俱  
疾中間徐二十最後擊三聲三通成一百八此台州鐘  
聲節也疾徐各十八六通成一百八此越州鐘聲節也  
前三後三中三十三通成一百八此杭州鐘聲節也今  
吳中用越州法聞承天府擊鼓節緊十八慢十八  
衛瓘之斬鄧艾也委之田續曰此可以報江油之辱矣以  
續不進欲斬之既而繼馬追衛瓘之誅其帳下督榮晦實隨兵討瓘  
故子孫皆及于難瓘嘗有罪余亦曰此可復綿竹之讐  
矣夫二子被禍于怨家如一然艾上父子瓘及子孫則

璿受陰謀之譴固宜尤烈也後趙介如賈似祭賈似道  
詞云嗚呼履齋相死循死于宗申劉宗申受似  
閔死于虎臣鄭虎臣似道平日極仇者嗚呼云云將平  
仲山房隨筆謂祇此四句然無往不復之微意悉寓其  
中信然

驚雀處堂之喻人知出于漢儒而不知先秦已有之呂覽  
載季子之言曰驚雀爭善處于一屋之下子母相哺也  
姁姁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龜突決則火上焚棟驚雀  
顏色不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已也為人臣免于  
驚雀之智者寡矣又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  
說儲

卷之八

七

四百四十字  
王遂方

魏改前以改前之容侍子未衰之年則正后自疑而支  
庶有間適讀日之心人知出于漢疏而不知先秦亦已  
有之韓非之言曰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  
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  
見疎賤而子疑不為後可見古人之言未有無所本者  
向枯樹乞長生者拜跪至二如枯樹之汁枯樹生華而得  
道無名氏向華山勤禮拜者如此二感西嶽之授而成仙  
劉少又有拜河水者如此河伯與之白璧十雙并授水  
行不溺法鄭有胡生者十年此鏡釘之業輒祭列禦寇  
祠列子終于鄭以求聰慧忽夢一人刀劃其腹開以一



卷書內之及覺逐能吟詠詞極綺美此無他則繇精誠所致也嘗聞有一書生禮奎神度甚同儕戲之以經書文七首置神座前書生得之喜曰神賜也稽首受而讀之及試命題一如所讀竟登第又荆溪周處祠土人號有見像蒙垢者盥手拂拭之其人素羸忽覺神王後以勇聞人謂得周王助云

唐李唐士與狄春思皆好為酷以灰水飲驢蕩其腸胃然後園之以火翻以酒調五味飲之未幾與膳夫皆暴卒師姑春思亦然又張道甫孫師韓二人者俱好養美如養鶴之類關不勝則怒輒折其兩足後二人俱患疾兩脚脫

說備

不卷之八

八

落而死此可謂珍物傷生者之戒

北魏簡平王浚年八歲謂博士盧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唐高定七歲時讀尚書至湯誓問父公曰柰何以臣伐君答曰應天順人耳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二子可當夙慧

張說上大衍曆序宋璟上千秋表並以八月五日唐玄宗

為端午則端午不必天中節五月五日唐文宗開成元年改九月十三日為重陽云去年重陽取又蘇子瞻云

菊花開時即重九在海南執菊九晚以十一月望與客

泛酒作重九則重九又可移陽生候矣余謂子瞻特借景語

七夕乞巧天下傳之久矣再閱續博物志云山東風俗遇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卜以乞巧則上元亦乞巧之候也

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太平廣記虛頃傳或謂之冬住宋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為冬住昔人重之至與歲除為對今吳俗猶然

商君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及其亡也人無敢舍者索元禮說備

不卷之八

九

作鐵籠繫囚首及其下吏也吏曰取公鐵籠來周興教來俊臣內囚大甕熾炭周之囚何事不承俊臣命取甕熾炭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薛文傑閩王鑄為王鑄造檻車謂古制疎濶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即承文傑音被其毒後因英軍士憤怒以檻車送之盧多遜之貶朱崖也李符白趙普請改竄春州以至者普不答及符被貶竟得春州不浹旬死乃知為法之弊不獨一商君知悔也語曰張機者中于機設檻者中于檻吁可畏哉

田蚡之疾也見魏其侯與灌夫共守宮之則天亦頻見王

廟二庶人披髮瀝血如死時狀羽士姜道玄為趙

韓王普叩幽都乞神語神曰某冤累不可避隨示以一

牌僅識末一火字道玄以告公曰我知之必秦王庭美

若此者皆其心自為祟也昔王韶取熙河時多所殺戮

晚年悔之每舉因果問即有相慰藉者疑終不解一日

與刀景純譚次刀曰但打過賢心下否誠恐不得若打

得過自不問也田鈺諸人直是心下打過不得

人不涉學而強作解事未有不資人捧腹者崔文彦未聞

王粲劉義恭不識士衡義恭為營道縣侯陸士衡詩嘗

不識士衡有誤所躡鵠為着毛羅蘭者有誤用躡

說諸

入卷之八

十

鵠為羊者羊見鵠氏家訓或呼鵠為鵠實知或呼

尊為露葵梁使客李林甫以杜杜毛詩有為狀杜美璋

為美聲林甫手書蕭吳以伏臘為伏臘張九齡曰省中

即杜供奉漸以睡為溢然子瞻曰今日不敢庫狄干署

名逆上畫之人謂之穿鎚又武將王周署名先為吉而

後成外宋鴻貴仕齊為北平府參軍其送戍兵也見律

有梟首罪乃生斷其手以水洗之蓋誤以梟為洗手然後斬決

又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時源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

見請零阿那肱謂為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作何

顏色師云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零祭郊壇耳阿那肱

作色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祭事遂寢此皆以不

學貽笑者也

佛氏論持律以隔牆聞釵釵聲為破戒蘇子由為之說曰

聞而不動非破戒心動為破戒非之者曰淫坊酒肆皆

是道場內外隔壁初誰限隔今見有牆為隔是一重公

案知是為釵釵是一重公案而問心動不動乎又馮樞

密京嘗寓書王平甫國曰并門歌聲妙麗吾閉目不窺

但日與和甫王安譚禪耳平甫答曰所謂禪者直恐明

公未達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矣蓋對境忘情莫問

禪更下轉語不得

說佛

卷之八

十一

乘軒士人名器也遭時主之濫遂狼及于鶴亦臣子等威

也逢時主之怒并飲及大夫齊侯當飲諸大夫雖然大

夫不可徒行乘軒久矣藉不過如意茲輩則亦小人而

乘君子之器者去鶴之乘軒何遠

燕山竇氏五桂齊芳五代父為釣子儀像保僑信相繼

桂五枝芳時京兆竇氏五星並耀唐父叔向子季年常

富鄭公使北虜還也仁宗嘉其勞而王拱辰短之以為

厚夷狄獎中國仁宗獨不謂然曰朕所愛止土宇生民

財物非所惜也且捐止歲供較兵興調發孰多嗟乎此

真仁主之言哉我 國家許廣款市名為撫賞又非宋  
家區區半獻納者比違鄙不登中夏謚如父矣第來時  
脩備則勝美也設徂互市而撤警則敗道矣宋之天下  
亡于事虜非殷鑒乎

游宦紀聞載二道人一以笛柱項下吹曲其聲清暢而不  
近口一似喉間有竅能吹簫亦自成韻凡飲食則以物  
語則塞喉間作嘖嘖余始駭之既憶及阿那律陀無目而  
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魏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  
吳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世間諸變化相信有不  
可窮詰者于二道人何異

說備

卷之八

十

李士

朽為蝶朽為蠶腐草為螢腐稻為蟹物之朽腐者猶  
能變化人奈何甘以朽腐弄哉

累凡以五而不墜為難及王僧虔之累博棊也至十二而  
不墜亦不重作可謂累棊者絕伎魏文帝善彈棊用手  
巾角拂之無不中時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著葛巾角  
拂棊妙踰于帝此可謂博棊者絕伎

青城山上官道人云為國家致太平與長不死皆非常人  
所能然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大  
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可忍  
字何如一謹字

唐有韓昌黎其學粹而不駁世或以比孟氏而宋湘山鄭

景望乃謂李翱習之學識實過逞之大約指原道一篇

不過勸儒者說其宗旨出大學而未至習之復性書三

篇于秦漢以下諸儒畧無所襲如知顏子之不遠復為

三月不違仁真有超然獨得者鄭說如此余嘗就論語

筆解評之君子之于天下章韓云無適可也無莫不可

也惟有義者與相比耳李云子罕篇稱無固注無可無

不可無固執焉王通云不可天下所共存也孟子曰

惟義所在其旨同李解信近于義云尾生之信非義也

若要終合宜必不抱橋徒死解君子博學于文章云文

說備

卷之八

十三

四百三十五字

勝則流靡必以禮約乃合中庸鄭言違畔之畔豈稱君  
子乎哉韓說畔亦主解述而不作章云孔子自謂不復  
夢見周公是制禮作樂慕周公所為豈若老彭述古事  
而已顯非謙辭蓋嘆當世鄙俗竊以我比老彭無足稱  
耳解與于詩章云詩起于吟咏性情發乎情是起于詩  
也止乎禮義是立于禮也刪詩而樂正雅頌是成于樂  
也三經一原也逞之得之矣逞之亦云三解善人之道  
章韓云仲尼誨子張言善人不可循迹而至于心室也  
聖人心室惟奧惟微無形可觀無迹可踐李云室心也  
也聖人有心有迹有造形有無形堂堂子張誠未至此

李解四勿云仁者五常之首也視聽言貌思五常之具也今終之以動者貌也貌為木為仁此問非顏淵具體安能究仲尼之心解作者七人云以作者之謂聖之義訓之則理道明矣謂非且解六言六蔽云深乎聖人戒子路先舉仁智信以不學為蔽况直勇剛豈可不學乎韓解不知命云命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非止窮達姑舉此數則李多發韓旨而亦每出創見李即不必過韓謂與之並驅中原可也

舊唐書陳子昂父在鄉為縣令段簡所辱子昂聞之遽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繫獄中憂憤卒新唐書子昂以父老

說諸

六卷之八

十四

四

解官舍父喪廬家次縣令段簡聞其富欲害之業輸錢二十萬緡猶薄其賂竟斃之獄中一事而新舊史傳聞不同如此從舊史則以父辱并逮惜哉從新史則所謂象以蠶焚賄也君子奚惜焉

亳州以聖水愈疾而裴晉公令所在禁塞洳西以聖水獲利而李文韶致妖者敗露夫先輩豈不欲濟人誠杜其

煽惑之原也

南史齊世祖時有沙門從北齊入而至色赤于常云可療疾人取之者多得其驗時

謂之

隋文帝既有後主給賜甚厚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叔寶嘗酖醉帝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

過日宋太祖將伐蜀命建第五百間于右掖門前下臨汴水曰吾聞孟昶族屬多無使有不足昶既俘即以賜之復命作禮賢宅于州南以待李煜謂煜江南饒佳山水令作大園池導惠民河水注之會煜稱疾即以賜錢俾自古開基之主待亡國君未有厚恤其私曲體其情如二帝者

鄭希仲宋云凡士有三難一謂統十萬之師為帥二謂翰林學士三謂宰劇邑其言良是至云宰相猶可常才兼吾不信也惟是三公昂足而立一足不任履餗隨之曾

有常才而可備昂鉉者哉

說諸

六卷之八

十五

三

壺公止蟹泉應天寺鰲井並為禱雨虔禱者遇二物出雨必需足

自說文以左旁為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即青有精明之義日之無陰翳者為晴水之不混濁者為清目能明見為晴米去粗穢為精此皆可以類求者

呂覽云桂枝之下無雜木又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為丁釘木中木立死昔江南後主惠清暑閣前艸叢生徐錯教以桂屑布執罇中宿艸果萎蓋惟桂之味辛而性烈故也

僧無夢詩云心為車身為軾車動軾隨無計息交梨火

棗是誰無自是不除荊與棘又云身為客子心為主主

人平和客安堵若還主客不康寧精神管定辭君去二

詩亦似有解錄為座右銘此僧後坐化鄉人蓋堂庇之其髮每月生一二寸人為剃

之後為一婦人所摸遂不復生疾者就之請藥即有藥隨口中服之多愈

凡鳥三指向前一指向前後獨鸚鵡兩指向後此鳥名戴梵

經慧性特異凡鳥貞觀中林邑獻者能言苦寒思歸韋

皋所記則素能持佛名號絕時焚之得舍利十餘粒馴

養者至為建塔云

崔浩非毀佛法妻郭氏時誦釋典浩怒取焚之棄灰廁中

說備卷之八 十六 晉書大傳

又族人模深崙向佛雖糞壤中禮拜不輟浩大笑曰持

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及浩將被誅檻送城南衛

士數十人凌其上自宰司之嬰戮辱未有如浩者人皆

以為謗法侮像之報云今之七大夫崇信佛教者頗多

蓋非欲逃儒以自異直是吾儒安身立命有許大益處

耳或云儒門冷落收拾不住然與否與

療時疾者服大黃良陳宜中嘗從夢中得此方夢神人語曰天災流行人多死于疫癘惟服大黃者生事見宋史宜中通以示人時歲果疫因大

黃得生者甚眾此見上帝好生即有必行之天災未嘗

不開人以生路也

昔人羨蓮花者謂出乎泥不染乎泥內典蓮贊云寶花開

敷寶性無染寶香芬馥寶莖堅實寶葉扶疎寶蓋光挺

寶臺堅住蓮之佳處可謂盡矣獨空蘊子緣玄謂猶未

盡也蓮通體俱空中無有實自藕而葉而花而房試細

析之無弗空也者取重空王倘以是乎詳見悟余蓋深

有味乎其言之也昔阿脩羅與帝釋戰敗藏身入藕絲

又謝皋羽詩云神龍夜入藕絲孔非以空故耶舉一絲

餘可繫已

化書云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被之虛自

然可以隱可以顯而無所拘昔慧達藏寶鬘慧達書在

說備卷之八 十七 高僧傳法

中脩羅入藕絲可為化書一證得此道以游于世何

患觸塗成礙耶

河圖訣云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為朋三八四九左右縱橫

五生十成獨居其中注大玄洛書訣云戴九履一左三右

七二四為有六八為勝今所傳縱橫皆十五而五居其

室見佛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臨川王氏曰圖

必出于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于洛而河不謂之書

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于天

者河而圖以象言成象之謂天故使能負之而出于河

龍善變尚變者天道也中于地者洛而書以法言效法

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出于洛龜善占尚占者人道也  
此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作易所以則之者也臨川于  
經義自精故特采其說俟探河洛之秘者

說者卷之八終

說者

卷之八

十八

說儲二集序

余與錫玄同鄉書復同官爽鳩朝夕  
揚扅今古甚快也曩讀其所著說儲  
泛濫百家博綜千古有所評隲必婉  
而中寡恬而多致令人醉心不卒業  
不能去手又惟恐其盡每緘爲帳中  
秘同嗜者廉得之輒請去輒復徵之  
幾貴長安締已無何以二集眎余余  
益喜不能禁也請付剞劂氏而以數  
語弁簡端夫昔人著述以說名者若  
苑若林若淵若海未易屈指數顧刻  
覈者其說嚴而過於頗僻者其說偏

說者

卷之八

子

而不廣迂怪者其說誕妄而不經甚  
有藉月旦以釋憾假逞事以排今皆  
君子所不取也錫玄以忠厚長者之  
度淵濶博大之學据經術文章中之  
橫溢者以爲說故其言精鑿而不傷  
於刻覈玄遠而不失於偏頗神奇而  
不涉於迂怪舉天下之是非毀譽纖  
毫不入其中故亦忘情於天下之是  
非毀譽又焉有所謂釋憾排今也者  
蓋以酉藏鄰架之富爐錘於空洞無  
物之中而出之此其說殆足以正人  
心裨學術匪直僅僅示談洽騁見聞

已也其爲君子所賞識寧止一時我不  
佞曩讀一集而窺其微卽欲持是說  
以證錫玄茲因二集之登梓也謬以  
相證錫玄以爲然否

年弟姚履素撰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著

宛陵徐騰芳雲卿梓

伊尹生于空桑見呂孔子亦生于空桑  
大澤之陽夢黑帝使請已往夢文語曰汝乳必于空桑中覺則若歲生丘于空桑首類足丘山故以爲名于空

寶云類氏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魯南山空竇中無水當祭時洒掃以告神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周

俗名女陵山空桑地名非樹也乃亦有生于樹者王

楚志不可罕是也隋王德祖家有林樹生癭大如斗經

三年其癭朽爛撒其皮遂見一孩兒因收養之長名梵

志元長元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刺曰薛

靈儲千集卷之一

靈哥先時有神光降于樹在兩河間人即其所候之樹

生癭若姪狀自是光嘗見越九月又十日癭裂得嬰兒

五土人收而畜之其最雅曰不可罕既壯遂君長其地

又竟陵僧于水邊得嬰兒育爲弟子稍長因益得姓則

陸羽是也益得姓三兒之生可謂水源木本

鼓蓋自隨而殷孝祖以敗裘帽自表而李晟以勝角史歲

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頭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

合戰必自異衣錦裘纓帽前行親自指導將不去其旗

而衛侯以敗特標其旗而劉岳以勝左傳衛懿公與狄

見曰此順昌鎮也即從去劉錡敗金人于東山微望

進走筠州岳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上五里飛設伏以  
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連騎二百隨而前賊易其少薄  
之伏發賊敗走四年元祐初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  
飛解圍提兵趨廬飛飛岳岳字張與指忠旗金兵一戰而  
潰

有姓名相肖而奸者唐宋兩朝是唐成通二年南節  
有姓名相肖而忠者吳晉兩朝是吳志孫琳使光祿

亮召群司議曰少帝各亂荒陌不可以處大位孫琳

亮之先帝廢之諸君若不同者下異謀皆蒙琳宗廟

殺之晉書蘇峻之亂桓彝持節廣德固守經年暑熱力

屈賊曰桓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降更

思後舉彝不從辭棄壯烈志節不挽城陷爲韓晃所害

虞舜孝感而三足鳥集其庭曾參孝感而三足鳥萃其列

靈儲千集卷之一

江溪五里海深十里補齊何潤九里白海潤十里公手

靈鷲寺宋元群鷲共成泥像齊雲志百鳥仰臨江漢臨江

素宮群鷲共成泥像齊雲志百鳥仰臨江漢臨江

史華于藍田之境而數萬鷲御土置塚新莽開丁姬

而數千鷲御土投冠漢書魯國有齊寇傲而數萬鷲

御土培城崔鴻十六

杏壇北有石世傳子路捨丁石楊墨井傍有石世傳

子游浣衣石吳地記言徑宅有井邑志云在縣治北一

與地志謂蕭

明妃青塚志不忘漢齊女丹塚吳地記齊景公女葬畢化

意不在吳

李思訓字云道亦畫大同殿僅一日之跡然二子各極其妙以此知遲

速間非所以程工拙

馮驩彈鋏歌無魚蓋求為中客也孟嘗君上客食肉中客

食魚下客食菜見列傳齊城南佛寺相傳為孟嘗宅尚直

鑊釜在其所以待食客者封氏見關鑊大者容四十

秦始皇以術召石能召城陽十一山之石盡令起立三齊志

乃年州山石獨拒而不去東齊志乃年州山石獨拒而不去東齊志

秦始皇以術召石能召城陽十一山之石盡令起立三齊志

乃年州山石獨拒而不去東齊志乃年州山石獨拒而不去東齊志

秦始皇以術召石能召城陽十一山之石盡令起立三齊志

乃年州山石獨拒而不去東齊志乃年州山石獨拒而不去東齊志

秦始皇以術召石能召城陽十一山之石盡令起立三齊志

乃年州山石獨拒而不去東齊志乃年州山石獨拒而不去東齊志

秦始皇以術召石能召城陽十一山之石盡令起立三齊志

乃年州山石獨拒而不去東齊志乃年州山石獨拒而不去東齊志

秦始皇以術召石能召城陽十一山之石盡令起立三齊志

乃年州山石獨拒而不去東齊志乃年州山石獨拒而不去東齊志

秦始皇以術召石能召城陽十一山之石盡令起立三齊志

乃年州山石獨拒而不去東齊志乃年州山石獨拒而不去東齊志

秦始皇以術召石能召城陽十一山之石盡令起立三齊志

乃年州山石獨拒而不去東齊志乃年州山石獨拒而不去東齊志

也古禮云余謂孔子不忘宗國去魯佩環其有環召之思

孔子之履盜于蔡之客舍論語隱義孔子至蔡緡于客舍

尺四寸與凡人履異張華傳武庫事見孔子之履燬于晉之武庫晉書

孔子勇復孟諸足蹠狡兔呂覽今

子貢見挾于鯁魚待子路沒手而仆于地搜神記孔子厄

而挾之子路與戰沒手仆于地乃大鯁魚也子貢

子路失魄于鬼魅待顏淵仗劍而斫其腰搜神記子路共生

口禁不能言顏淵乃仗劍所共腰于是形化成蛇

說諸二集卷之一

子貢滅鬚為婦人形而人不知其狀論子燕滅鬚為婦人

服而人不識其形通鑑注衛懿亂于燕滅鬚為婦人

孔子以詩授子夏先經與釋文孔子最以茅經屬魯參鈞命

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

為之傳共為秉稟嚴氏

大曆中乞兒無兩手者以足夾筆寫經式天復中婦人

無半頭者坐床運手緝麻婦人朝故事象龜入京時一老

上並隨亦去有人以藥封之婦人為賊所傷自鼻一半以

不死後坐床心緝麻婦人為賊所傷自鼻一半以

以足繫衣浣面友會談叢京師有一婦人全無兩臂者

髮及繫衣浣面亦如之便捷匹手無異有櫛錢贈者即  
仲足綳繩累無礙滯又景德中一婦人無雙臂但用兩  
足刺綳鞋片繼此皆不能具手足形而能不廢手足之  
用彼直以心運也故莊子叔山無趾曰猶有尊足者存  
又曰莫系于心死而形死次之

岑之彭亡後漢書岑彭死免之犬城與楊驤軍屯射犬時

犬其勢必驚宜急移去固不從隨戰死見車之泥河州

志晉臨邑有泥河亭左車與韓信戰敗至此問餘之釣

之曰泥河左車曰車入泥河不能行矣果被禽餘之釣

盤趙州志臨城東南五里有釣盤山相傳韓信敗陳餘

于此餘問其地曰釣盤餘曰魚遇釣盤吾其亡矣果

被賣之牛口舊唐書豆入牛口勢不得楊之狼牙村史

揚繼業在宋以驍勇聞人號楊無敵首建樓邊之皆以

策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既禽三日死五十八年

此亡數之前定奇矣要有不必然者人苟自設疑慮氣

為之奪大抵非祥徵也彼柏人能迫漢祖乎史記漢八

垣還過趙貴高竿乃壁人柏人上過欲宿心動問

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

蔣元卿謂之三徑二仲羊從游其避世者邪張仲蔚之一

徑蓬蒿滿宅直避人矣

從事勸斬斷者則云當以卿應之大吏爭可扶者則云當

以汝為始此真仁人之言北史韓麒麟拜齊州刺史在

麒麟曰明公使節方更無所斬殺何以示威麒麟曰人

不犯法何所殺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

普慶慈懼而退唐書陸象先為蒲州刺史小吏有罪

嬉戲官闈微過也日磳果于殺子賂醫鳩后大逆也子孟  
甘于庇妻卒之忍于子者榮施七葉不忍于妻者禍至  
族滅乃知日磳識遠慮長勝子孟多多許  
三十六宮秋夜長唐徐景物凄涼之極三十六宮愁幾許  
人情抑鬱之極三十六宮聞玉簫唐許群心歧慕  
之極三十六宮都是春宋邵天真爛漫之極  
阮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  
尉後梁通事舍人劉晔還是職昭明謂曰酒非卿所好  
而任酒尉政為不愧古人耳乃知士誠佳飲不飲俱得  
矣影可以療人病金朝野鐵草可以療鬼病南皆醫術中之  
記儲二集卷之一五五百七十年

最奇者

李淳風知武氏代有天下而謂殺之當復生談賓知命錄

和記云唐三代後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謂李

淳風詢其事因召宮人問之淳風云在某陳中請陛下

自揀擇太宗不識欲盡殺之淳風云天之所命不可

也王若不死難求恐不可得且占已長成是陛下不可

易更四十餘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恩其于陛下子孫或

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變為男子更四十餘年亦堪

天下矣少壯嚴肅矣太宗遂止李奎知胡雖為殺天

子而謂殺假恐生真雲漢文選云李奎為齊州刺史嘗

晨詢之有牧羊胡婦生子奎曰此假天子也座客驚

之奎曰不可此胡婦他日必于國為盜古亦有之幾

鐵恐生真也時傳云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偽朝猶爾真

主又可知已

明皇之舞象動中音律後見祿山輒瞪目憤怒

宗之孫供奉胡隨班起居及見朱全忠輒跳躍奮擊

府縣夫魯論紀師擊唐書志海青錄異紀述鄧慢兒五

代史傳伶官至今議者義之乃須象何知猶然戀主足

愧馮道諸人

史萬歲征南寧見孔明紀功碑云萬歲後勝我者過此

於青破儂智高見孔明紀功碑云後有功在吾上立石

不得為武欲折毀之俄報中殿摧塌有石碑出云測我

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蜀古蹟記孔明忠於漢然廢

說儲二集人卷之一六

見石碑云宋後恭帝命即守孔明歷歷前睹若此事頗

近怪不知理有前徵即聖人不諱言也不然秦始之振

床董子之脩書鍾離意之拭履張伯之藏玉仲尼不先

遺之識書矣

臺中疏有云品特人言莫自言余心折之蓋品從三口明

以評陽付輿論必非一口所能自鳴故韓非云虜自賣

裘而不售士自辨譽而不信諒矣

會稽王道子求助鍾山神八竟破符堅晉蕭獻遙禱吳興

楚王項羽竟破拜荀兒魏軍圍鍾離蔣帝神文許梁扶助

曹景宗遂挫敵人史萬歲改葬樊噲墓後萬歲為

隋將每遇賊便覺鬼兵助已戰必大捷南京天寶間西

番寇西安詔不空三藏誦咒禳之感天王現形西安奏

凱說然則神人助陣客有之者若王凝之恃大道鬼兵

見殺孫恩王欽若守天雄修齋誦經以祈退虜則可嘆

甚矣

人知長桑為扁鵲師而不知亦為莊生師人知莊生下為

漆園吏而不知上補太極閣編部莊生其人而天游者

邪莊子長桑師長桑公于其微言謂之莊子也隱于

莊生如此者其書猶足重矣

得王不留行名之餉而致令連駕則交誼薄矣得今求當

說儲二集人卷之一七

歸之命而但有遠志則子情絕矣世說衛江州展布

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介此人得餉便命李弘華

謂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孫盛標記云初姜

曰良田百頃不在此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

療者不求貪者不與則物不虞失欲者不多與者志少則

餉不期豐世說庾法暢造庾太尉亮極慶尾至佳公曰

故得在耳晉書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安以問于

延陵季子掛劍處東阿縣生草一種能療心疾信心之所

感也心許徐子陵釣臺蘇州盡生白茅貞心之所感也長

樂鍾室草丹如血漬怨心之所感也

唐內史楊再思為高麗舞國子祭酒祝飲明為八風舞

部尚書張錫為談客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為渾脫舞  
左衛將軍張洽為黃塵舞君子謂諸人舞態愈工醜態  
愈露

鹿死不擇音

左傳 鹿死不擇音 世說 鹿死不擇音

一子願補黑衣缺丈夫而有兒女子之情

願事女主女子而有丈夫之志

唐書 願事女主女子而有丈夫之志

握厚賞者不必享厚奉享厚奉者不必握厚賞

之乎不然何臨沮鄧生動筋骨

呼差同飲謂曰觀君二人游行高估勢不在豐何為

臨沮鄧生平生為守錢奴產亦不告姓名默然歸至家

說諸二集

卷之一

五十七

軍受其疾而食動筋節而相州王叟止陳物充腸也

寢以充腸不求豐厚宅充廣客二百餘戶叟常巡行

千資本逐見一客方食盤中陳物叟問其客曰唯有五

耳更遠大悟歸謂妻曰彼人小得其利便以充其食

不數日夫妻俱夢為是所錄如鎖禁繫報楚供至云此

人安破軍糧夫妻俱夢為是所錄如鎖禁繫報楚供至云此

見錄并州民陳氏事同若何曾日食萬錢任愷一食萬

錢富而豪侈則又天所特厚不可常理測者吾哉馬祖

有云樊是中丞祿不樊是中丞福可謂格言

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勇見于語子襄者葉較著無疑矣

獨北宮黝似子夏子夏在孔門未聞以勇著母乃擬非

其倫哉偶見韓詩得子夏之勇焉子夏嘗與公孫悛論

勇衛靈公前其言曰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

子拔髮投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後趨而進曰諸侯

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激君服

矣使及朝服而見我君子邪我邪悛曰子也子夏曰子

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東至阿遭齊君重韜坐吾

君單韜坐我從十三行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

相臨以庶掄其一韜而去之者子邪我邪悛曰子也子

夏曰子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國中于是兩寇肩

說諸二集

卷之一

九

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邪我邪悛曰子也子夏曰子

之勇不若我三矣北宮黝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寔

酷省之故曰北宮黝似子夏

有天下者富如隋極矣比其末也洛口貯倉李密因之東

都布帛世充據之西京府庫唐家用之不乃為大盜精

乎

桓石虔趨捷絕倫威鎮敵人時有惡廬者謂曰桓石虔來

以怖之立愈劉胡面黝黑似胡蠻人畏之小兒啼語云

劉胡來便止楊大眼威振淮泗荆沔間童兒啼者呼云

楊大眼即止將軍麻秋者威名兒啼呼麻秋來即止

檀道濟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以穰鬼江南人畏桓廩  
以其名怖小兒瘵瘡者寫其形帖床壁劉錡為隴右都  
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怖曰劉都護來耶律休哥  
官拜千越數敗宋師宋不敢北向時宋人欲止兒啼乃  
曰千越至矣千越貴官非有大功此諸人者呼名可以  
怖兒已病圖形可以穰鬼愈瘵當其臨敵決戰所向披  
靡又可想已

韓信為呂后所殺韓通為杜后所殺韓侂胄為楊后所殺  
韓震為謝后所殺四人皆將相皆死于婦人手亦異矣  
一本作三韓無韓震韓震按唐餘錄表韓通于忠義蓋  
說儲二集卷之一

以宋祖革命通不伏被誅也韓震曾仕殿帥魯港潰師  
後主遷避之策時丞相陳宜中主圖守不合奉太后旨  
殺之四韓中惟韓侂胄之死為稱快焉

西天釋迦佛為磨休王時剥皮為紙斷髓為墨寫大乘經  
唐法師楚金刺血寫經筆端常有舍利楚金之刺血豈  
剥皮斷髓遺意邪今之寫經亦多有以血此筆者余謂  
欲求至心血凝成汚母乃以囊乎尊經者恐不必乃爾  
筆之以人得名者張芝著墨之以人得名者常仲將李廷  
邳著紙之以人得名者張永義右軍蔡侯倫左伯子謝  
公箋薛濤李氏澄心堂著  
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于

墨一點如燕伯英之筆窮神  
常仲將云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燕此三具又得臣  
手然後可以盡徑夫之勢方寸千言歐陽通詢之自矜  
能書必象牙犀角為管狸毛為心覆以秋毫松煙為墨  
末以麝香紙必須緊薄白滑乃書之豈欲善事者固必  
先利器乎

前人有酷嗜賈浪仙詩者如唐李洞鑄象事之五代孫晟  
畫象事之浪仙苦心推敲得此兩知已可不恨矣

禮少儀云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註云腴腹下也周禮疏  
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引以證膳膳亦腹腴  
說儲二集卷之一

後人多有用腹腴入詩者

晏子一拊裘三十年禮張儉一敝袍三十年  
宗見其故儉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尚春靡故以  
帝問其故儉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尚春靡故以  
論之下彬所著冠十二年不改易  
以物多諸說與虞玩之所躡履二十年不辦易南齊書  
東府朝野致政虞玩之之猶驕後達席太祖取長襪之  
黑斜銳英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履已幾載玩之曰初  
十年貧士竟不辦易太祖善之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  
數十年不易北史魏司空長孫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  
不諸人儉德足挽靡風

史記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事九主未詳攷劉向七錄

九主者法君謂用法嚴急之君勞君謂勤勞天下等君  
等者平也謂定等威均極賞授君謂人君不能自理而  
政歸其臣專君謂事已獨斷不任賢臣破君謂輕敵致  
寇國滅君死寄君謂人困于下主驕于上離折可待固  
君謂究城郭利甲兵而不脩德三歲社君謂在極極而  
主社稷凡九品

張蒼食人乳而壽史記張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  
幸若年百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皆孕者不復  
有餘歲侯君集亦服人乳而誅以反伏誅錄其家得  
通以奉常食人乳而不食

并糴于平陽漢元牧牛于潢陽公孫牧羊于黃河公孫諸  
說儲二集 八卷之一

鄭歷誌蓋不徒河濱雷澤有舜跡也  
唐虞揖遜而有天下千古莫匹乃汲冢遺語有舜囚堯城  
述異記有禹囚舜宮後世集迷之徒托舜禹以自文者  
也或遂謂堯舜幽囚以死豈不誕哉孟子云盡信書不  
如無書其旨深矣

黃山所乳戕于析檢黃申于亡于墮棟野王兒傷于條桑  
華歆所聞子生籍注三歲可謂生死非前定乎呂氏春秋  
氏孔甲田于東陽黃山天大風晦暝孔甲迷惑入于氏  
室主人方乳或曰右來見其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  
不勝殃之子是必凶有殃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守門  
誰敢殃之子長成人舉動折挫其足遂爲守門  
者孔甲曰鳴呼有疾命矣夫乃爲作破齊之聚焉守門  
錄云陳蕃微時常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婦夜產蕃不知

夜三更者叩門者久許聞裡有人應云門裡有人不可  
前相告從後門進俄聞裡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兒名  
何當幾歲還者云是男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  
若何死答曰爲人作屋墮地死著聞而不信後十五年  
爲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  
屋墮柱亡汝晉書魏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  
聞車馬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  
問藏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諸所生兒問何死曰  
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也列異傳華歆  
爲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生一吏曰籍當定奈  
便避易却相謂曰公在此睡睡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  
何得往乃前向歆歆曰公在此睡睡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  
問兒消息兒果已死歆喜曰我固當爲公也果爲太尉  
梁簡文大同末蘇籍曰陳蕃所懸之家久記  
玄錄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

漢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廬晝夜難蘊火待溫  
氣乃生蘊火蓋即今火炕是第今所種冬生供進御者  
說儲二集 八卷之一

寧惟菜茹類即名花異卉亦且列于凝返之辰矣晚近  
人工之巧至奪天工奇哉昔邵信臣見謂不時之物不  
宜以奉供養深合宣尼不時不食之旨又桃李冬華實  
霜不殺草春秋方且書之以爲災異彼春華而冬生者  
亦何可以非時進也

漢武時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  
弱霍光專事多廢滅生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悉以後  
宮女置園陵暴殄天物錮閉辟陰不祥莫大焉又昌邑  
群臣二百餘人光悉誅殺當其出死號呼市中此輩獨  
無可原宥者乎蓋不待陰妻邪謀已知先受禍必酷矣



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晉靡之人登高而不懼生之重輕豈固縣于所處邪

一成左傳有田一旅可以起式微一尉漢書東南一尉西北

一可以奠疆場

張長史學吳畫不成而為草顏魯公學張草不成而為正然張書以草聖獨著無為貴畫失顏筋與柳骨並傳又無為貴草矣善學者能自出一長賢于寄人籬下也

曹不興畫屏因筆誤落而作蠅子王獻之畫扇因筆誤落而作特牛皆因誤見奇亦因知獻之非獨工書也吳錄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誤落筆點數因就以作蠅既進御

說備二集卷之一畫作鳥駝牛甚妙王獻之上章首過而惟憶與鄰家離婚趙韓王神語究累而知必秦王廷美皆所謂自心打不過者也晉書王獻之遇族家

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鄰家離婚獻之前妻鄰家女也病有激之使怒而愈者說在文擊之療齊王也亦有聒之使狂而愈者說在邪律齊王之病軀軀軀妻也此當是對

治法設以語庸醫則駭矣呂覽齊王疾痛使人之宋迎文擊至不辭履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

文擊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擊史記樞密使耶律糾糾妻有沈疴易教醫

不能治耶律糾糾會視之曰心有熱非藥食所及嘗以意藥因其藥粘之使狂用酒其毒則可于是令大擊怒罵力極而止遂愈

人情擇利莫若重擇禍莫若輕故兩罪相形鞠者先嘗之以輕彼必并其輕而不承矣惟舉重以形輕彼必且樂就其輕而求釋其重誠迫于情之不得不吐也說在金

州使坐人以盜而得隱錢之情元胡長孺嘆盜誣兄而得還弟所贖物也金瓶梅詞話里采為博州防禦使先是

得之鄉家賊平索之鄉人采陽不與訴于縣縣官以無契驗却之乃訴于州州幹里采陽怒不與訴于縣縣官以無契三木語之曰汝鄉人坐劫殺人指汝同盜鄉人關以自陳有狀錢之鄉人乃責歸所隱錢而釋之元史求嘉

民有弟賈珠步搖于兄者賈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要論不獲直往告胡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

說備二集卷之一未幾治盜長孺殊盜誣兄受步搖為賈珠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阿為誣耶兄倉皇曰有固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

為道當如射箭箭直往不顧乃得造壩的標志學道者亦直往不疑破的何難

冉閔失朱龍而擒王珣得青馬而貴然則所乘馬能禍福主人乎載記冉閔所乘赤馬曰赤龍日行千里無敵

能昌隆主人乎晉書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益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王祥曰苟非其人

刀或為害卿有公補之量故以相與辨此刀覽後奕世  
祥臨費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與足辨此刀覽後奕世  
多賢才與于江左矣古今刀劍錄王雙曾于市中買  
得一刀賣者曰得之者貴因不見雙得劍之為魏將後  
與曹真一刀換也又元史王琦嘗行疾水漬得一古  
刀其背銘曰舉無不克勳必成功常師之無有警必先  
向皆境

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七日七夜而色澤不變摩尼寶珠置  
泥濤中經百千歲不能染污以本體自堅淨也

說儲二集卷之一終

說儲二集 卷之一

十六

前古州

說儲二集卷之二

海虞陳島謨錫玄甫著

宛陵徐騰芳雲卿梓

文王得赤鳥而演易易通孔子亦得赤鳥而成春秋孔子丘

作者春秋天授漢孔圖時魯瑞有血書蜚為赤鳥化為帛書署曰演孔圖有作圖制法之狀

有經即有緯六經昭如日星信非聖人不能作七緯何踏

駁而不醇耶漢代有郝氏袁氏說宋均鄭玄並為識律

註淺陋不類聖人旨意緯書即郝袁諸人所傳會未可

知也今按七經緯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

是類謀辨終備書緯書大傳璣璣鈴考靈曜形德效帝

說儲二集 卷之二

三百八十七端

命驗運期授詩緯推災度厄歷極含神霧禮緯含文嘉

稽命徵斗威儀樂緯勳機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緯援

神契鈞命決春秋緯漢孔圖元命包文耀鈞運斗樞感

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尊佑助期握誠圖潛

澤已說題辭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識在七緯之外緯書

大都逸而不存每欲搜羣籍所載成七緯略而恨不多

見也

親為一本孝屬至性故孝曰達孝自天子以至庶人一也

安所置差別其間哉禮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

匱是也勞力何以分焉若孝經援神契之言尤支離甚

矣謂天子孝曰就就之為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為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為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為義庶人含淳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諸如此類得非強而名之者邪設止曰就曰度何必為天子諸侯之孝曰譽曰究曰畜何必為說儲二集卷之二

卿士庶人之孝甚矣緒書之矣也

顏子十八天下歸仁東漢書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顏氏家訓

夙慧晚達成功則一

孔愉放龜得侯餘不亭侯鑄印有龜額之異晉書及其卒也龜

復啣木植愉墓至今號龜啣樹溪名龜溪橋名龜回橋放生之報一至此哉龜稱四靈之一固宜與諸虫魚異也

鄭玄家牛以角抵牆成八字見傳乃知玄家不獨有賦詩婢也

廣陵散求得于杜猛杜猛抄于廣陵散橋東就其子猛求得此聲見劉潛琴操則不從

夢授也異苑夢中黃帝伶人所傳後傳子賀思令則不自康絕也

玄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象而史家遂謂元帝為小吏牛金子寔非也元行冲推尋事跡以後魏昭成帝名犍牛繼

晉受命考校諡識特著論以明之

戴洋告河伯而賈尸立出王隱晉書毛寶據朱城城陷賈尸立韓曄責江神而二婦上浮獨異志韓曄告河伯既出

韓曄所溺為公募人流出兩婦不得采捐錢足其數曄自至津部視之指曰此錢乾非水波得之者同吏吏具

實對乃按訓責江神

荳中荊棘不生聖賢墓塚記孔子荳中坐石草木不侵山

說儲二集卷之二

紀異黃州東有孔子山相傳孔子適楚嘗登山上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石室西南七里石室

聽講大河水勢湍急五里之間水聲如石室義石人象如執卷與地志贊皇縣有孔子崩上有石室義

狀可不謂宜尼在天之靈乎

馬鈞發機而春磨備于行署魏志注馬鈞受詔以大木磨

以水發焉故為女樂舞象至今木人跳丸擲劍解飛紅劍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開舞象巧百端解飛

造車而確磴運于輟端魏志注馬鈞受詔以大木磨

一石春米一石見魏志注馬鈞受詔以大木磨

門畢達還上天因魏志注馬鈞受詔以大木磨

啣指知呼世傳魯參事矣魏志注馬鈞受詔以大木磨

于蔡順後漢書順養母求薪客至母舍乳生湮世傳手  
善事矣後漢書李善李元若頭也建武中疾疫元家相  
乳汁而亦見于元德秀唐書德秀兄子在襁褓親無  
尚父射丁侯之畫象而丁侯大尉金匱要略破丹家之山  
圖而山形兩斷界陽志漢中界陽界山勢起伏筆  
晉郭景純唐李青蓮宋蘇子瞻是也物產亦復多奇竹  
說諸二集 一八卷之二 四  
種有月竹每月生笋鳥類有山和尚雨道士堪作對見  
新辭又花譜云昌國海棠有香而嘉州定勝之其足當  
香國之稱乎諫司馬子  
梵文紋果如景香等為核果梨奈等為膚果言可椰子  
胡桃為殼果大小豆等為角果華言亦謂松子栢仁等  
為檜果檜果難解有以字書解之者檜空外反粗糠皮  
謂之檜未悉然否楊泉物理論敘百穀果為黍稷總名  
稻為穀種總名菽為粟豆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  
種蘇果之實各二十種為百穀定亦本梵文  
朝家紀年多以正字為諱如魏齊王芳之正始高貴鄉公

之正元梁武陵王之天正金煬王之正元正隆金哀帝  
之正大元順帝之至正並為亡徵蓋正字以一止為文  
故也  
鱈魚為害于潮也韓昌黎為文以馴之陳亮佐為文以戮  
之陳文惠公亮佐判潮州有張氏子為鱈魚所  
米南宮云筆不可意者如朽竹箭曲而獨率更令  
臨書不擇筆豈其墨妙筆精特有以神用者邪  
周青輿流極標搜神記于公辨東海孝婦冤天大雨長老  
以懸五當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綠而極標  
又應輻浮于伯血流上柱晉書建興中丞相府新督運  
說諸二集 一八卷之二 四  
四尺五寸伯息忠許詞無江下流陳顯達血湧逾維齊書  
建陽軍軍所敗趙渾注精落馬斬之劉宣明尸行百步  
洛陽和蓋記河間劉宣明神龜年中以直並以淋漓殘  
敗之血肉能自白其枉故君子懼所以用刑者  
丑季執于塞庫竹書紀年文丁而不廢王家之勤武王羈  
于王門尸而終成甲子之事又韓非子文王見  
文周公謚周文公于平華執哉仲雍字  
史太伯注  
周公九十九應召公年百八十  
圖畫變胡而石氏以滅太武毀枋成國畫自古賢聖忠臣

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句餘頭悉縮金像生毛而  
入有中惟冠帽髣髴微出石虎大惡之  
廣陵被廢洛陽伽藍記晉泰元年洛陽金像生毛眉鬚  
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  
祥之徵至明年廣陵被廢死

韓昌黎乃陸宣公門下士時貞元八年宣公主司試明水

賦御堤新柳詩一榜多天下名雋偉傑士故號為龍虎

榜今俗傳放榜日必待寅辰謂之龍虎榜大可笑也

鼯鼠形如蝙蝠巨如大鴟一名鼯生飛而生子每欲飛則

緣樹至巔能下不能高也江表傳按晉書郭璞傳時有

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有作逆者之應後司馬君安見

之竹園中知非宋室瑞矣

說儲二集卷之二

五

四百八十一

取青貂者穴死牛腹掩得之紫貂升木射取之黃色乃其

老者惟銀貂最貴

橄欖木如檣將株其實剥其皮以姜汁塗之則盡落一云

以鹽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原甫云仁字從人義字從

我豈造文意邪

洛陽北有山泉即湯所禱桑林地有廟即天乙湯祠宋時

因旱中使請禱得雨乃奏請封為清淵侯矣乙應禱靈

矣而貶王得侯不知何以致此于宋人也

桓溫以王敦為可兒丁晉公謂曹馬為聖人夏英公嘗美

李林甫作相可謂姦雄知已

真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語之丁崖州輒稍退不答上作色

曰如此巨耐問輒不應謂進曰雷震之下且若更加一

言則蓋粉矣故君子不以人廢言

兔車鳥韓詩謂之鵲為段少卿謂之蒼鵲夷堅志謂之渠

逸玄中記謂之姑獲名天帝少女又別名夜行遊女釣

星隱應鳥乳母鳥車載板種種不一身圓如箕九脰環

簇其一獨缺者鮮血點滴每腹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

翼霍霍而動亦各爭有頭向翅翻致有傷者類野狐而

黑嘴胸前有兩乳有小子之家則血點其衣以為誌今

說儲二集

卷之二

六

四百八十二

小兒衣不欲夜露為此也癸辛雜志云景定間周漢國

公第正晝忽有九頭鳥踞橋木石上其狀大類野鳬哀

鳴啾啾命子射之不中而去嘗聞之周禮射者必以救

日之子救月之矢惜未有試之者

楚王顧食熊蹯而死

春秋秦王乞聽琴聲而死燕丹子秦

所持王曰乞聽琴聲而死琴女名滿月者彈音曰羅鼓

按王如其言遂斬新柯

宋藝祖以乙亥取江州後三百年亦以乙亥失江州

江州以丙子受李煜降後帝暴亦以丙子為元人虜以

已卯滅漢一天下後帝暴亦以已卯戰敗汲崖山周亡

千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宋終于德祐元年少帝方四歲恭帝同周有太后在上禪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元出爾反爾毫髮不爽

聞童子之誼而知萍實聞昭人之歌而名往往夫歌謠猶助耳目所以成聖人之弘

衮衣繡裳之詩賦詩九載之魚鱗我觀之子衮衣繡裳而

焚治東人衮衣章甫之誦興而化行東魯用魯孔子始

三章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衮衣章甫南齊書

兩張說一唐相燕公一宋都承旨為都承旨一曰奏欲治

說儲二集不卷之二

酒延象侍從上許之且曰當致酒看為汝助客至期畢

上詢小黃門知會未數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再

象膽隨四時在足世所知也實不然象體具十二生肖唯

鼻是本肉膽不附肝每隨月轉假令正月建寅即膽在

其虎肉現昔有宦粵西者土舍殺象享之知膽不應

四時則埤雅之說信矣熊膽隨時而轉春在首夏在腹

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蚺蛇膽隨日而轉上旬近頭中旬

在心下旬近尾

牛黃狗寶治驚世所常用者不知羊有羊哀毛如馬有

馬黑附羊來可治翻胃若馬黑不知何用也

南史司徒褚彥回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

王儉嘗驚跪下車謝超宗拊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墜車

僕射此史郭祚為僕射傾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明

帝幼弱祚持一黃猊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挑弓與御

史中尉王顯送相唇齒深為帝所信祚私事之時入謗

祚者號為挑弓僕射黃猊少師此皆人嘲公卿者尚書

璽頭如棉蒜侍郎扯腿似燒葱又云學士叩頭如吠犬

尚書鎖頭似牽羊此近代嘲公卿者

說儲二集不卷之二

鵲暗交鴿鴿足交騰蛇聽交鴿傳枝鴿過氣孔雀鶴交

並接影鴛鴦交鴿蝴蝶終緯蟬蟀皆以鬚為鼻交亦在

鬚也龍鵲莎鷄皆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自歛成孕

牡丹成樹者最少惟秦中有之唐馬嵬驛者歷唐迄宋元

尚存至正德間始萎又池之銅陵盛氏亦富有木本大

可繫馬南粵茄種宿根二三年枝幹如樹摘者必綠梯

而上呂氏春秋云餘藉之南有菜名嘉樹其色若碧如

南粵茄幾成嘉樹矣

四皓名傳記各異漢刻四皓神座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

三曰夏黃公四曰丹里先生陳晉志云東園公姓唐名

作祿陳留志又作角或者又疑此四人為無有以其能  
隱于秦者漢初一書豈卽肯來乃子房餒之者也是殆  
不然余嘗游洞庭西山多有四皓跡豈四公者自商山  
詣漢闕及羽翼成後辭漢隱震澤間邪又北齊徐伯珍  
昆弟四人白首相對亦號四皓

實凝實昏終得保存魏書王不瞽不聵不能為公慎察見

趙州南迷聞人語問之弗應見二人立傍怒拔劍斬之  
其人急走熟視之乃石也

秦師聞鶴唳謂為晉兵元琰聞鶴唳謂是斗聲而齊書沈攸之干郢

敗軍之氣不可復振其魄而統之者矣

等殺耳處揮櫓縫隙者有矣矣焦邑之危

晉書阮籍著大人行傳曰獨

不見羣鳥之處禪中逃字源縫隙乎壞絮自以為非

也行不敵體縫隙動不敢出揮櫓自以為得絕望也然

炎丘火流焦邑亦都羣鳥

處于禪中而不能出也



居葦席達纓者無湯沐相吊之慮南齊書下榻登殿賦云葦席達纓之間委  
堂亦有幸不幸乎

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起可對人言君侯疑君侯信自疑

世說王丞相與阿龍相見阿龍起時事作兩臂高仰策杖路  
至阿龍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為書衣白綸中乘平肩輿徑  
此論耳

元皇誤及賀頭而司空創巨痛深孝武誤及殷病而仲堪

進退維谷世說元皇初見賀司空猶言及吳事問孫皓

說儲二集 卷之二

下城動謂是牛聞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蓋對君

不忘諱親亦自其至性欽也

桓溫以景升牛況東虎衣至失色世說桓溫入洛過淮河

乘樓眺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

南諸人不得任其責衣虎衣舉兩對曰運自公與廢豈

必諸人之過桓公慨然作色稱謂四坐曰諸公頗聞劉

景升不有大牛重千石吸易豆十倍于常牛負重致遠

會不若一羣特輕武入荆州東以樂士卒于武后以御

子聽況吉頃吉至拜伏求生通鑑古項與武懿宗爭趙

事太后曰太宗有馬名獅子馴肥逸無能調取者朕為

宮女侍側言于太宗曰妾能馴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

鐵錘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錘過其首又不服則

以七首鐵錘其候太宗壯朕之志今日知豈足污朕七首

邪頭惶懼流汗二子恒怯甚矣

劉倚披裳而神不相酬祖障小麓而意不能平此見人之

神情未嘗不以殖貨為足羞而鬻鬻男子自甘遠心握

算持籌求田問舍即欲求剋刻閑賜了不可得老子云

多藏必厚亡若劉祖之末路劉為郭默所害所為倚囊

障麓者竟安在哉世說劉祖亮溫諸公素與同遊其至共載

看之劉倚披裳了不與三人言神味亦不相酬似頃實

退王使甚怪此意溫曰承謝好謝珍玩正與胡父諸賈

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蒙皆珍玩正與胡父諸賈

請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麓以著背後

傾身障之意未幾屏或有諸既正見自矜眼因自歎曰

甚閑揚于是磨及磨神色

謝虎子據上屋魚鼠王平子澄上樹探穀人謂晉人達余

說儲二集 卷之二

云晉人定痴世說謝虎子嘗上屋魚鼠明兒

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安既了已之不

吹語胡兒曰此非復一過太傅安既了已之不

可謂德教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安既了已之不

者領朝登見神象蕭然傍若無人

見樗蒲有勝負者因曰南風不競子敬以少年虎班見奕

棋有宛勢者唱言西南風急弘微以末年致怒晉書王

歲時嘗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弘微以末年致怒晉書王

歲時嘗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弘微以末年致怒晉書王

年嘗與友人棋弘微至性寬弘微以末年致怒晉書王

之急或至覆舟其人悟而教古今人因得吏動氣者時有

蒲博務求其得知代蜀之必克矣履屐亦盡其才知此計

之必捷矣觀人者每以小占大

世說桓公將伐蜀在事又承籍果其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蜀其論傳不必得則不為又朝議達謝玄

此討人聞頗有異同之論唯都起日是必濟事吾昔常與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屢展之問亦得其任以

此推之容

袁宏作北征賦有欲足寫韻者隨應聲答之張融作海賦

有恨不道墮者即末筆注之並可謂筆端有神

晉書袁宏與王

陶伏滔同在桓溫坐溫令滔讀北征賦至開所傳于相傳云獲麟于此野無靈物以獨能美投體于寒者我尼

父之勝至此便改韻而非錢直一姓之足傷及愛傷呼天

下其本至此便改韻而非錢直一姓之足傷及愛傷呼天

于天下之後移韻徒事然于寫送之致似為若靈論云

評益蜀一或為小勝溫云卿思益之宏靈贊答曰

說儲二集卷之二

唐進士趙願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名真真者形

殊麗趙思得為妻遂呼其名百日果應曰諾急以百家

絲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後舉一子會有

疑其妖者趙甫心動真真忽携子却上軟障畫則猶是

也惟一子益入耳嗚呼下步者真邪却上者真耶大期

之至毋論好醜總為却塵即世有西施毛嬙究竟成一

幅畫圖耳吾不得以下步者為非真也

人知勝廣為秦民湯武不知更有厲狄者與項王同起事

山陰功未竟死民頗德之為建北嶺將軍廟迨勝國時

猶顯靈云

齊文宣敕道士剃髮為沙門宋徽宗令沙門冠簪為道士

此二氏之通為興廢也周武帝廢佛道教而天元

復之唐高祖廢浮圖老子法而太宗復之此二氏之並

時興廢也昭昭乎揭日月而行亘終古而不廢其惟儒

教乎

光約年十八手寫簿書傳隆筆七十

尚書微子篇云我舊云刻子論衡作我舊云孩子王子不

說儲二集卷之二

出謂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眾庶長

大為亂不變故云也

祭作傾宮而卒囚于焦門

宣室

帝顓頊之法男女並行于塗者拂之四達之衢

之用于魯也三竿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

謂三竿有成蓋幾變魯俗而希帝驟矣

信子與宜莫如慈母猶不免投杼之疑信子宜莫如仲

尼猶不免攫飯之惑

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曰不可嘗者  
煤室入饗中棄食不祥曰覆而飯之孔子因嘆知人之  
易不

孔子以四友為鄰孔子曰吾有以友為鄰自吾有同門人加

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前有先後有擇是非先後乎

自吾得仲由惡言不至于門是非樂侮乎見尚書大傳

詩詩作踐以六子自厲尸子仲尼志意不立子路待儀

待辭不辨宰我待亡忽古不顏回待節節

筮得鼎而孔子知伐越必吉鼎折足越人本居行用舟占

遇鼎而顏子知子貢朝至衡波傳鼎無足無足乘舟而

子路懷石盤欲中孔子問上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殺

人用筆端又問中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

說諸二集 卷之二 十五

端又問下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殺人用石盤子路

出而棄之于是心服見衛韓詩外傳所云三端蓋助于

此辭文士之筆端辨士

斬白蛇于赤帝兆炎劉之興濯丹蛇于黃鄉顯昭陵之異

陳州有厄臺雞助篇云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夫榮陽有

厄井殷芸小說榮陽板渚津原上

雙鳩飛出于井中而京索之危以拯風俗通厄井在汜水

項羽戰敗于京索遁入此井進神蛛結網于井口而京

者見井中有雙鳩飛出因得免

陽之厄以脫郡國志榮陽有厄井相傳漢祖為雍齒所

王陽能作金漢書王陽好車馬衣服及遷徙其載不過囊

能作金王陽妻故能種金明月山北能種金其地曰種金

白水種金藍田種玉然則金玉固有種乎續博物志襄趙

之地多得金土人謂之柿子金

或曰此妻故所種金最良

說諸二集 卷之二 十六

說諸二集 卷之二 終

說諸二集 卷之二 終

說諸二集 卷之二 終

說諸二集 卷之二 終

說諸二集 卷之二 終

說諸二集 卷之二 終

說諸二集 卷之二 終

說諸二集 卷之二 終

說諸二集 卷之二 終

說諸二集 卷之二 終

說諸二集 卷之二 終

說諸二集 卷之二 終

說諸二集 卷之二 終

說儲二集卷之三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

宛陵徐騰芳雲卿梓

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

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年斯已奇矣又武元衡

與吉甫齊年同日拜相比出鎮二人分領揚益迨吉甫

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後一

年以吉甫生月卒一何吉凶符合乃爾

春夏早起取鷄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則欲及

陰涼在陰則欲及溫暖

說儲二集卷之三

唐宗深以朱克融為慮獨裴晉公比之豺虎山林間自吼

自躍但不以為事則自無能為不旬日克融殲矣廟算

得若晉公正足立鎮紛紜

盧隱士度之養魚也呼之而次第取食蔡隱士

養鼠也呼之而應聲來去譚子所謂食之化也

桓妾世說李勢妹委髮致回南康主之怒百樂裸袒遂免

揚越公之誅色能移人若此故曰美男破老美女破舌

桓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即主兒如不即知之後如乃

見波亦憐何光如遂善之

唐李百藥夜入揚素內室被素併妻執之持斬見其裸

之與

飲器實飲酒器也古師而昔人有解為溺器者矣晉灼以

有誤稱飲器者矣之屬虎子便溺器也急須實溺器也乃應急而須待之者而今人

五侯七貴大都皆后族也潘岳西京賦云窺七貴于漢庭

註云並后族也庾亮又曰西京七族蓋指呂高帝實

始上官考霍孝宣帝成丁母姓傳孝哀七族耳五

侯則成帝舅五人同日封侯乃王譚侯平阿王南侯成都王立侯陽王

根曲陽王逢時侯高平彼以全日碑七世內侍或以張安

世七世顯宦名七貴又以王元才弟兄為五侯誤也自

說儲二集卷之三

古后族鮮不以怙寵召禍當時競趨赴之不上七貴宅

不食五侯鯖者或抄矣

劉偉道是漢學仙于蟠冢山仙人以白髮懸十萬斤石

于臥處而偉道心安體悅費長房求道于壺公壺公以

朽索懸萬斤石于心上而長房不為之移乃知學道人

非至心不退轉道不可幾而得也

二年仙人試之以石重十萬斤一白髮懸之使偉道臥

其下偉道無所不至已皆語之遂賜神丹白晝昇天

人教試之無所不至已皆語之遂賜神丹白晝昇天

後漢書長房為市樓市中有一老翁賣藥懸一壺牌

頭上懸一壺牌頭上懸一壺牌頭上懸一壺牌

留侯因倉海君得力士因圯上老人受兵法因四皓定太

子晚歲乃從赤松子遊世家載之詳矣據真誥又云曾

拜東王公玉童其行韓佐漢所謂圯上老東王公實

左提而右挈之邪真誥昔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畫地

拜木公時人莫知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此王公玉童也

昔有傳先生者少而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太極老

君詣之與之木鎖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便

當得道乃晝夜穿之鎖盡石穿遂得升太清為南嶽真

人嗚呼此可謂一往之至矣假令移此志攻儒術亦何

患鑽彌堅哉語曰泰山之溜可以穿石馬蹏可以截玉

說諸二集 天卷之三 三 四百四十三

學人誠患志不萬耳

子路請禱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子貢出卜孔子曰吾卜之

久矣垂子御覽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

事祈禱卜筮者由未能信之于素也

東漢書費長房求道于壺公不列壺公姓氏以真誥攷之

壺公即施存是施存齊人自號壺公正此人也存是孔子第

道今在中岳或少室往有壺公正此人也存是孔子第

子三千之數注三千之數有此人而不預七十二者明

可見達徒中人挾所長者多矣彼謂夫子之門何其雜

者毋乃隘乎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太守負弩矢先驅

相如為中郎將建節使蜀縣令負弩矢先驅夫驃騎直

武弁即將非尊嚴致守令折節乃爾抑何古守令之卑

也今天下最稱尊倨者宜無如守令者矣

人知范明友奴至魏代猶存不知霍光家典衣子度世尤

久夫博陸薨後家難慘矣乃其翁輩奴並得長年未老

何以故也方諸洞房經云漢大將軍霍光有典衣奴子

魏書青龍元年并州刺史單軌漢渡遼將單范

世奉玄帝虔矣至問玄帝出處鮮有知者或妄加以姓氏

或直謂無是神抑何弗攷于前志也玄帝者昔軒轅于

說諸二集 卷之三 四 四百四十三

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陽德號顓頊顓頊父居弱水之

鄉項身陶七河之津是為玄帝也伏萬靈監衆神御百

氣召雷電乘結元之輦四行天下大茅山有銅鼎古問

可容四五斛許蓋玄帝時以羽山之銅為之者在山景

高處有盤石覆其上又諸有洞臺之山陰官之丘皆終

安息之石封而填之所鑄鼎各置一焉觀真是則玄帝

之繫也其所從來遠矣

考工記云橘踰淮而化為枳鵲不踰濬絡踰汶則死此

地氣狀也嘗類而推之東省無虎越無狼粵無兔蜀無

鵠南無鰕北無蜈蚣所謂地氣使然周公豈欺我哉

甘露世所稱瑞者及攷史傳獨孤及甘露降于庭不久及卒唐宋符瑞志載咸平以來無歲無之至徽宗時尤甚而徽宗竟陷虜廷學士杜鎬宋甘露降其墳莊鎬味之慘然不憚而鎬亦旋死王陶然則甘露安所稱瑞哉蓋雀錫似之而非者也先莊靖之令永豐也大司馬雙江聶公家有甘露降其墓樹聶喜以為瑞也折數枝致之衙齋狀繫累如栢樹子色淡黃味不乃佳聶竟不祀忽諸豈亦所謂雀錫者邪按拾遺記甘露色如丹晉中興書云其凝如脂其美如飴天官書云色黃白雀錫蔣子文為鍾山神歷代廟祀不絕諛事之者或奉以相國

說儲二集

卷之三

五

五

五

之號甚或封王封帝此彌尊矣獨道子禱之而應元凶東昏終莫救于敗亡助順禍淫昭昭不爽諛瀆竟何益哉晉載記符堅入寇會稽王遣子以威儀鼓吹求助于鍾山神奉以相國宋書元山助以輦迎諸侯神像于宮內若有力焉將軍南齊書東昏侯梓潼子文神為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揚州牧鍾山王至是又尊為皇帝迎神像及諸廟神皆入後堂使所親巫朱充尚書錄事王欽若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其刺字則唐相裴晉公也後欽若相脩裴祠于圃田撰文紀其事余竊疑之裴與王賢姦霄壤臭味不合此若有冥契也者何哉欽若所逢豈魑魅魍魎輒為預

告而謬托晉公寔非也

秦寶淪妻蘇若蘭有織錦旋圖詩言止八百耳唐則天氏記云可讀二百餘篇宋楊文公題曰千詩織就迴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據是可讀千首矣又起宗和尚細繹是編分為七圖一百四十七段得三四五六七言詩至三千七百首嗚呼異哉何物莽牯而濫竽巧心一至是耶此從來騷人才士所不能庶幾萬一者蓋閨房之秀屬意鑄詞既得以為精神況出之妬極情深勢不得不標奇闢捷窮工妙絕而後已固空抒形管于一時垂不朽于來撰也夫亦不偶矣

說儲二集

人卷之三

六

三

錢樹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楠質理細厚花紫白色如瑞香較少圓每遇丁卯年始開一開累月不凋嗅之微有草炆橫州武弁殷者其家有之夫錢樹開花與龜毛免角見均希有事乃並見之前志宇宙之大無所不有吾于此益信

騶虞仁獸也凡兩見

國朝

永樂二年

蓋祖康深仁所召

直與周家比隆矣戴埴鼠璞篇直以騶虞乃官名非獸彼以周詩不足信邪

劉凝之三輪公謝

朱書

凝之為村里所誣

范仲淹三賈

田宅棄世有此真足以風但恐狽狸猶格噉盡耳

晨昏鐘聲類以百八為節禁鼓一千二百三十聲為一通

如此者凡三

共三千六百九十

在外更鼓三百三十過為一通

如此者亦凡三

共九百九十

金陵鐘鼓樓最雄麗燕京差不

如云

老泉為老蘇號東坡為長蘇號天下傳之久矣葉少蘊燕

語又云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

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也長公印章亦有東坡居士老

泉山人並列者據此豈蘇家父子同別號邪蓋古人所

重者字別號之起非古也原不足為重輕則于蘇家父

子奚疑焉又國朝文待詔徵明父溫字林原籍衡山

說儲二集

卷之三

七

四百六

故父子並書衡山人亦遂謂文氏父子同號衡山未悉

太守公自號交木耳

紅葉題詩事一見本事詩

兩見

雲溪友議一

即觀一見

北夢瑣言

李商隱

一見玉溪編事

侯繼

凡事之奇者多

為好事者所附會一事異傳如談藪所云亦未可知也

人知陶侃母葬牛眠處不知章得象母葬牛眠處可見吉

地鬼神所司倘屬之其人即不必謁地師卜宅兆必且

有告之者

宋文帝為宜都王時人有以萍實六獻者人莫之識惟長

史王莽識之第大者如升小或如鶴卵

清宮典故與楚諺所

謂大如斗者異矣後宋文踐祚終于六十適與數合則

萍實為王者之應不誣也

太虛真人曰惡人害賢猶仰天而嚙唾不滂天還滂已形

逆風揚塵塵不滂彼還灌其身余謂此四十二章經中

語也經云惡人害賢者猶如仰天嚙唾不至天公還從

己身墮逆風颺惡塵不能污上人賢者不可毀禍必降

凶身是也太虛真人又曰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

善人千不如飯一學道者余謂此亦四十二章經語也

經云飯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持

五戒者是也道書多依附釋典此亦一證

說儲二集

卷之三

八百七

佛經于罵佛者問曰子以禮從人其人不納禮歸子乎今

子罵我我亦不納子自持歸禍子身矣道經云夫人遇

我以禍者當以福往是福德之氣恒生于此害氣重殃

還在于彼二家之待橫逆必諄諄爾我罪福間若吾儒

惟知內自訟耳蓋至論及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一不

校益信儒學之粹也

庾信馬射賦落霞興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滕王閣

序寔襲其語落霞乃鳥名形如鸛哥通體緋色

未下鹽豉或以為未乃末字誤末下與千里俱地名夫千

里為地可矣若云千里蕞蕞但末下鹽豉可通乎此因



話錄之陋七修葉襲之蓋並不解字義者

北史崔瞻傳云容止醜藉者為潦倒今用為不美字樣或以品第薄劣者當之又或以流落不偶者當之恐非容止醜藉之義矣

樂記云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乃徵之往牒師曠鼓

琴玄鶴來集韓非顧參軍彈琵琶鸚鵡立聽明杜鴻

漸酣奏羯鼓而鳥驚飛猿鳴鵲群羊踴躍二大俯仰知

殷而不知音者其亦似有解乎韶樂感儀舞又無怪已

初鼓錄云杜鴻漸自蜀始臨嘉陵江乘月色與從事

揚炎杜亞草然驛樓望江日行鴈語命家僅取兩鼓

聞時從登閣上奏忽見群羊踴躍山下鼓止群羊亦止

說諸二集八卷之三九四百五

復鼓羊鶴族有二大走而吟之及群羊側逐俯仰若有所听

唐樊系鈔為朱泚草詔明日仰藥死國朝方正學不

肯草靖難詔而樓璉讀草之璉歸自經死正學義至高

矣乃二人亦非昧心者惜貪生念重死節心輕遂不得

為志士仁人耳伏不能視顏視息亦見綱常名義默有

相維者

寶積經說僧無行者曰譬麥田生稗子其形不可分別今

人多以敗子目亡賴蓋稗之譌也

家禽羽翰具而飛不如野禽蓋家禽雖抱卵得陰氣偏多故也野禽雖雌皆抱伏

韋仲將書成而髮白周興嗣韻成而髮白謝超宗徐寅入

獄一宿而髮白李日知侍母病數日而髮白張景憲母

卒一夕而髮白盡白憂慮之損心徵已魏時凌雲閣忘

將懸樓上題之比下晉書白練餘氣息還語子弟云

宜絕惜書法御覽引梁書武帝取王褒延陵周興

嗣今還不重慶者千字觀而文之典嗣一宿便上髮

皆白有罪繫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武帝問其故曰臣思

惟于內而髮變于外舊唐書李日知神龍初為給事

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日髮變白世以此稱之

褚彥回淵明事二代齊而其弟炳恥之南史彥回子貴往

空今日何在貴曰奉豐故在齊大司馬門紹正色

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

石創為新法而弟安國非之韓絳附安石得相而弟維

說諸二集八卷之三十五百五

爭之會布當元符靖國間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

之他如石碯泣殺從迎之厚陳成臥聽教調之遵朱全

昱厲數叱滅唐之篡賊弟全親睨自相矛盾故曰父子

兄弟不相及也

傳奕猶賢非賢傳奕也甚心之當用耳梯梯不如非美梯

梯也甚毅之當熟耳

宋蔡凝以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

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南古人厚道乃爾今

人視官廨直傳舍去如脫絀誰為脩之者

惟喜諫議得君幸官之得人也此史裴植自言人門不

高及焉尚書志意頗為欲以政事為己任謂人曰持我

晉靈公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巢玉元吉當衢而射觀人

避箭齊後主置嗽浴斛觀人裸浴哇號宛轉以為喜噓

又齊文宣每行執死囚從有他怒則召殺之呼供御囚

芥視人命以供喜怒所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盜者乞不令彥方知東漢書者求勿令居士知宋書沈道

良心必不終滅拾自資財而後事者事雖遠矣意以亦得與可見人即不自

說儲二集卷之三上王季子行

則天朝時人語曰遇徐有功杜景儉者必生遇來俊侯止者必

先鷹鸞鳳固其性狀也

王求禮不以春雪為祥杜景儉不以秋花為瑞君子曰知

時唐書時三月雪風聞侍御蘇味道等以為瑞春

舉唐書時三月雪風聞侍御蘇味道等以為瑞春

按唐書時三月雪風聞侍御蘇味道等以為瑞春

按唐書時三月雪風聞侍御蘇味道等以為瑞春

按唐書時三月雪風聞侍御蘇味道等以為瑞春

按唐書時三月雪風聞侍御蘇味道等以為瑞春

而嘆曰此俗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連官怕必有大臣

當之者應之

呂布叛君廊寄賣友君子原寄而薄布

穀價雖和比室饑饉雖繼門裸質故幽風七月所

急農桑

灌賢典程不識耳語而實見焉劉桢楚附裴晉公耳語而

眾見罰大都作咕囁耳語便無丈夫氣且所言公直公

言之耳語不惟不當出于口亦當不入于耳漢書灌夫

不漢書灌夫耳語不惟不當出于口亦當不入于耳漢書灌夫

不漢書灌夫耳語不惟不當出于口亦當不入于耳漢書灌夫

不漢書灌夫耳語不惟不當出于口亦當不入于耳漢書灌夫

不漢書灌夫耳語不惟不當出于口亦當不入于耳漢書灌夫

不漢書灌夫耳語不惟不當出于口亦當不入于耳漢書灌夫

不漢書灌夫耳語不惟不當出于口亦當不入于耳漢書灌夫

不漢書灌夫耳語不惟不當出于口亦當不入于耳漢書灌夫

不漢書灌夫耳語不惟不當出于口亦當不入于耳漢書灌夫

不漢書灌夫耳語不惟不當出于口亦當不入于耳漢書灌夫

不漢書灌夫耳語不惟不當出于口亦當不入于耳漢書灌夫

不漢書灌夫耳語不惟不當出于口亦當不入于耳漢書灌夫

不漢書灌夫耳語不惟不當出于口亦當不入于耳漢書灌夫

不漢書灌夫耳語不惟不當出于口亦當不入于耳漢書灌夫

不漢書灌夫耳語不惟不當出于口亦當不入于耳漢書灌夫

補正平為魏武擊鼓則踈躍而前容態有異嚴節悲壯

者莫不慷慨王處仲為晉武擊鼓則振袖而起音節諧

捷神氣豪上舉坐嘆其雄爽夫恥之于人大矣二子者

或肆志于輕脫或寄傲于游戲其無恥均焉後漢書

晉書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試音節諸史過者

皆令鼓其鼓衣更着年輩鼓之暇次至勳節史過者

陽參趙曜而前容態有異嚴節悲壯音者莫不慷慨

意色殊麗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于坐振袖而

起揚袖奮擊音節捷神氣豪若戴安道之不為王門

伶人猶延祖之不欲操執絲竹君子曰知恥晉書戴通

陵王晉書戴通又稱紹字延祖對使者破琴曰戴安

道不為王門伶人又稱紹字延祖對使者破琴曰戴安

說儲二集不卷之三十三

遇同誰會召董艾葛族等共論時政艾言于同曰魏侍

中善于系竹公可今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同曰今

日為歡卿可各此和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執物作則

可操執絲竹為伶人等若釋公服從私宴

裴令公晉書目王安豐云眼爛爛如巖下電王夷甫目

裴令公亦云雙眸閃閃如巖下電世目周孟玉劉劭如

松下風目李元禮亦云謾謾如勁松下風時人目李安

國豐云顏唐如王山之將崩山公目稽叔夜亦云

僂俄若玉山之將崩桓公目王太奴曰自有鳳毛宋

武帝目謝超宗亦曰殊有鳳毛王右軍見杜弘治嘆曰

此神仙中人孟彥達相見王恭亦曰真神仙中人賞譽

家亦輒作套語

歐陽詢唐書見索靖書碑布毯坐觀三日乃去閭立本唐書見

張僧繇舊迹坐臥觀之留宿其下蓋知不深者賞之必

不至

呂文穆宋史知其猶子夷簡為宰相才又見富言文穆子甫

十餘歲即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我相似勲業遠過於

吾即雷其人倫鑒識若此當居相日人主命中書選才

至三問三以其人對彼誠知之真故也

裴晉公唐書于東都立第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

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迴環極都城之勝又於午橋創

說儲二集不卷之三十四

別墅花木萬林中起涼臺暑館名綠野堂視事之隙與

詩人白居易劉禹錫酣宴其間後宋張文定齊之崑洛

也得晉公午橋莊居亦日與親舊觴咏焉不知爾時花

木臺館猶是晉公故物否名公勝地意當時必且鄭重

之即鬼神亦有呵護者故歷唐迄宋風景依然殆不偶

也

裴諷有憾石介介死謂北走鄰國朝廷至欲戮棺殮之呂

眉簡謂介若果死朝廷不幾無故祭人墓耶至請編校

會葬者證之介事遂白居簡一言顯杜諛邪之口幽安

正直之魂上止朝廷輕信之過舉所全不既多乎君子

謂居簡真長者即夷

人之幻形不過行尸坐肉耳至妙用處直恃有精神在顧

善用之則為李鄴侯精神大于身不善用之則為錢世

儼精神滿腹語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精神是由心生非

可襲致者人能養正內充精神外溢無慮用之弗替矣

李鄴侯外傳云宗族少壯方圓動靜奇之曰是子精神

大在身晉書溫嶠語錢世儼為之歎譽每曰錢世

儼精神滿腹語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精神是由心生非

劉先主有度而遲陳官有智而遲穰侯見事遲皆用以敗

故曰需者事之賊

素絛不從田豐說兵敗于官渡而卒誅豐趙雲不用魯徽

說儲仁集卷之三十五

言人敗于索綯而卒斬徽忌前害勝所謂蹄澤不容尺

鏹

唐書御批宋金字牌皆由命之密速也朝野僉載宋制金

行五百里軍中有機連處分直自御前發狀紹興金牌

下三省樞密皆不得與校之者莫敢違延豈盡出賊槍手

用以促忠武班師通鑑云是為忠武王

哉牌必經御前發高宗不得諉其罪矣

秦檜長脚漢夷堅志范同素輕檜云檜妻長舌婦可謂凶

德參會

杜預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勲績一

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晉後顏真卿亦刻姓名于石或置高山之上或沉大洲

之底云安知不有丘陵變邪傳二公好身後名若此卒

各堅不朽故曰三代而下士唯恐不好名

王羲之性好鸞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鴛善鳴命駕就觀姥

聞羲之將至烹待之羲之嘆息彌日又山陰一道士養

好鸞因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奉相贈羲之

欣然寫畢鸞鸞歸晉唐李羣玉好吹笙善急就章喜食

鸞及授校書郎東歸盧肇送詩云妙吹應諧風工書定

得鸞全唐詩話二子工書同好鸞同但羲之嘆息于孤姥之

烹而羣玉偏有食鸞之嗜群玉豈慕羲之而失之者耶

說儲仁集卷之三十五

白居易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于石立墓

側相傳過者必奠卮酒冢前方丈土常成泥濘賈氏彼

欲葬陶家側及燒缸地者何如作醉吟先生墓前方丈

土鄭集曰死葬我陶家側願身化為土幸為酒器覆我

心矣元稹故言云他時定葬燒缸地貴與人家作酒

晉書羊祜傳祜蔡邕外孫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

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則中郎未嘗無嗣矣蔡克別傳

克祖睦蔡邕孫也克再傳為司徒襲則中郎裔且蕃典

午代矣昔東國敬邕不名稱為蔡君自兗州陳留並肖

像頌之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伯皆後郎見逼于卓一

歲九遷而漢鼎默扶狂僭屢舉一腔忠赤何容泯泯天  
所以卒衍其祚歟齊書記云廣陵王受之為信安王在  
昔蘇邕不答曰非也與同姓字耳問此伯喈何也  
云在天上或下在仙人也受福甚快寧非後時昔也

說儲二集卷之三終  
說儲二集  
八卷之三

十七  
百千字

說儲二集卷之四

海虞陳為謨錫玄甫著

宛陵徐勝芳雲卿梓

魏文侯箴藏謗書孟嘗君削去怨嫌因諱拾子削光武不

省王即交關之章光武國卿郭誅王即收文書得吏人

會諸將曹公盡焚軍中通紹之書下公收軍中人書皆焚

之道規不祭江陵內應之謀宋臨川王謀為內應書

楚不皆庶幾微疑府見赤心者

田單傳鐵籠以脫宗人樊宏作營壘以保親屬虞延嬰甲

曹以衛親族傳云一國大亂無有安家當國亂而能安

說儲二集卷之四  
其家三子其葛藟之庇本根乎

走斷其車軸宋而傳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環故

得脫後漢書更始立欽以樊宏為將軍整白守老弱

生不習兵事又王莽末天下大亂虞延常

婦之者子餘家又王莽末天下大亂虞延常

子產治鄭國無泉焉漢書別傳云子產治鄭王業剋荆山

無野狼神記王業為利

王仲宣案王武子好驢鳴而悼亡者為作驢鳴

逝者為鼓琴張季鷹為琴先往數曲于飲取衣心所感

不異生存古人之用情真矣

冬日之陽夏日之陰有情者所必附寒年之續飢年之穀

有生者所必資

李紳作五知先生傳曰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以見志

海錄余謂紳之言支矣請約之以玄元之訓曰知足知

止再約之以宣尼之教曰有命

東方朔殿上小遺張思光御前放氣臣禮茂盡矣

蕭惠開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胃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

蕭弓木戟孤壓所以成子崔之孝也師覺校孝子傳云仲

路仕衛赴訓贖之乳衛人依壓時守門救子路于崔既

長告孔子欲報父讐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壓知之曰

夫君子之勇不掩人不備復日于城西脫衣與擊襄

決戰其日壓持滿弓木戟與于崔戰而死

說儲二集 卷之四 五百二十

子所以成豫讓之義也史書過云豫讓為智伯報仇

使兵環之諒願請其衣而擊之子與之脫附身之

以與之諒願請其衣而擊之子與之脫附身之

四車車輪未同而死子與之脫附身之

賈誼蛇出被中書後党進亦有此異史又沮渠蒙遜蛇盤

于帳

執藥隨親非情謬于甘苦揮斤斬毒堂忘痛于肌膚

富貴推及于天潢則曰願生王家誅戮濫加于宗室則曰

願不復生王家宋書桂陽王休範素凡納少知解不為

文曰休範人子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貴釋氏曰願

生王家良有以也又始平王子鷹有寵于孝武帝廢

帝素疾之既誅羣公乃遣使賜死時年十歲子鷹臨死

鴆毒佛呪曰從今以去

劉毅胃請鴆炙就庚悅求羅友胃求羊羹桓宣武為王準

良父辭出曰交關白羊肉羹故胃求明集別夾進坐

前耳無事可容不復須辭了無懶色裴御史自携七筋

恣情飲噉使往造馬生視膳食區而退明日自携七筋

云所謂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當時以為名士吾不信也

袁山松舞出遊好今左右作挽歌人謂之道上行殯張麟

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顏延之入酒店

裸袒挽歌又謝幾卿庾仲容每既醉相與執鐸挽歌諸

子可謂失悲歡之常

凡天下得治者以實而治天下者常虛

說儲二集 卷之四 三百六十八

餌藥者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

止患

梁東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

紙數不登則不休息彼積書家至照軫充綑不必披涉

視此不亦惡乎

陶弘景人知其善辟穀導引法耳不知景嘗夢佛授記名

勝力菩薩曾詣鄒縣禮阿育王塔受五大戒景殆仙而

釋者

竹皮冠可對穀皮巾梁陸

陳文帝每鷄人伺漏傳更籤于殿中必勅送者投籤階石

之上令鎔然有穀云吾雖職亦令驚覺也王伯安在

部時所置更籌蓋倣其製

陳始興王叔陵發故太傅謝安墓并去安柩以葬其母鳴

呼文靖之後寧惟不保五畝之宮抑亦不保百年之墓

矣可為慨息

尚書無逸云或四三年魏書世宗賞賜李崇歲至五三倒

用便新

涼州三明可對青州三徵後漢書段紀明顯皇甫威明規

為涼州三徵仙並有今春時人韓曰三徵

劉蘭魏書文平日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一日有人叩門

說儲二集

卷之四

四

蘭命入其人葛巾單衣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

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

召當與君正之今之學者輒好詆訶紫陽紫陽獨無意

相召乎

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揀自落故曰事之成也有候

管寧木榻當膝皆穿魏收板床積年銳減二子苦攻極矣

高士傳管寧自越海及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

嘗笑股其榻上常膝處皆穿北齊書魏收折節讀書受

尊居父母而醢醢是各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是猶飲

口斷不及四體也

商辛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猶知有天者制之後世如周宣

帝文惟白尊崇無所顧憚每對臣下自稱為天則不

復知有制之者矣

所奸如羽毛所惡生瘡痍好惡以類者蓋鮮

有夏氏任土作貢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傳王者封

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書

以黃土宜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履四方後周時

宣以五色土塗所御天德殿各隨方色徐貢遂為人主

極麗窮奢之資而封土建社之意荒矣

遠水不救近火今吳語有之蓋本韓非子又後周書賀拔

說儲二集

卷之四

五

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

朝廷赫連云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亦用韓非語

叔教辭沃壤之封蕭何就窮僻之鄉唐瑾留境埽之地是

能為子孫計長父者

不見黃升度鄙吝復萌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達後周書盧

齊王問晉之敗也寄產至門者曰截臍便去晉公護周之

誅也特報到第者云秋破子苦天道惡盈未嘗不顯示

之朕顧人自不省耳

臨敵易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馬服固之敗趙



楚子親問九鼎吳人來微百牢無君之心寔彰行路

薛賈周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嘗嘆訓注者不會聖

人深旨輒以意辨之夫理本圓通見各互異承學輩自

不妨發所未發第必欲強生意見訖訶前人則過矣

王處仲以如意擊唾壺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張文詡以

如意擊几周書黃老內丹而將皆意在所不適也

盧太翼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來弘順結聞有行聲即

知其人

襄門之女抱信全貞典門之男蜚英騰茂

虞翁之後有世南房彦謙之後有玄齡所謂仁者必有後

說儲二集

八卷之四

六

登虛哉陳書虞翻母妻遺乳情禮不申由是終身疏食

無譽隋書房彥謙前後居官所清俸祿皆以周恤親

未嘗涉私因緣致展空怡然自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

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

曹氏尉崇不從尉迺隋文賜姓楊氏

隋周羅睺執筆制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

執耒耨忘懸磬比室秉稅或情無褐終年故傳曰民生在

勤勤則不匱

姜維膽大如斗張世傑膽亦大如斗房隨筆張世傑

不李膽大如斗南史膽起兵子龍一身都是膽王雅

舉身悉是膽北史周文帝時雖出從戰

多食甘者有益于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于骨而筋

不利多食辛者有益于筋而氣不利

賈長頭不通人間事范長頭多識舊事後漢書賈逵為之

諸君進止咸依當時范長頭以神多識前代舊事也

張思和斷獄諸囚必被桎械枷鎖人強生羅剎前後所生

男女皆著肉鑲手脚並有肉枷無頭五行懷毒之報如此

諸囚後生一子肩上有肉枷無頭五行懷毒之報如此

漢缺后操女也操徵璽綬而后涕泣橫流周宣后堅楊女

也堅行禪代而后不憤慨愈甚二女猶知篡逆之

說儲二集

八卷之四

七

非操堅特甘心焉且堅猶知內愧不聞操勅色軒下之

抵也獻后操其篡賊之尤哉

蜀道難難于上青天李白刺嚴武也蜀道易易于履平地

韋暢俊韋臯也

張蕙例小時母謂其寢且作袴蕙曰且作襦如熨斗著火

柄亦熱事與晉韓康伯同

何故容捨宅為伽藍梁書李士謙亦捨宅為伽藍元懷捨

宅為平等大覺二寺元雍捨宅為高陽王寺元懌捨宅

為沖覺寺梁書晉戴顓捨宅為乾元寺朱明捨宅為

朱明寺宋張休捨宅為禪房寺陸襄捨宅為流水寺齊

薛曇捨宅為慈悲寺梁陸僧瓚捨宅為重玄寺顧方先  
捨宅為永定寺張融捨宅為宴聖寺地供吳張頻捨宅為  
玄法寺新書趙志詩有之曰多置田園廣修宅四鄰買  
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為宅中容夫人之  
生朝露也宅僑寄也乃闇者必認為不拔之業傳之一  
不得人必且朝甲而暮乙矣抑何惑也彼捨宅為伽藍  
與占伽藍為宅者其智愚何啻霄壤  
解豸見人闢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神異象見人訟  
也行立而嗅之有理者即過負心者必擲之至碑余朝野  
吾謂人亦有之仁人能好惡人非耶人有德行往抵象  
說儲二集 八卷之四  
之人有凶惡往依憑之名曰渾沌聞人闢輒食直者聞  
凶逆不善輒殺獸餽之名曰窮奇經吳吾謂人亦有之  
好惡拂人之性者是已  
宋吳璘之制蜀也以殺金坪叢茂恐寇匿其間計焚之未  
露也忽一姬携子至轅門求緩一日之焚容其遷避吳  
怒叱去姬曰必殺我能爾族吳幸縱火焚山明日見  
大蛇長數丈小蛇無算並焚死煙縱中有黑氣從東南  
去則逆曦生時也璘子從後受金爵命封蜀王竟誅死  
詳見江湖紀聞國朝方正學之先亦有此事但曦死叛逆正學  
死忠義赤族之報同而吳不逮方遠矣

皇甫亮之賣宅必曰水淹不淺也明山賓之賣牛必曰經  
惠漏蹄也公沙穆之售猪必告買者言病也三子可謂  
不欺矣謝承後漢書公沙穆中養猪有病使人賣之于  
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告亦不言病其  
直過價幾倍之罔其欺賣牛者以還買猪者買者辨不  
取後棄錢而去南史明山賓性篤實家中嘗困乏賣  
所乘牛既無容不相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不賣  
久恐後脫此言足使還淳反朴矣取錢處士阮孝緒  
南亮性朴質饒厚終無片言矯飾所居宅宇下標榜買  
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曰為宅中水淹不淺兩即  
流入林下由此宅終不售附錄史蕭緯家奴少好學  
情雖無史家有一牛不性願策其奴得善價賣之家奴  
所飲乃歸直取牛  
日利已誤人非吾  
余年友魏武庫為余解子絕四章云四母即四勿賢人事  
說儲二集 八卷之四  
也聖心空洞無物意必回我何處着些子乃有事禁止  
和所云絕四絕四母之謂也余謂此說較痛快請以內  
典證之四母學人工夫即時勤拂拭勿使染塵埃是  
絕四母聖心本體即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是武庫  
首肯  
夏無且以藥囊提荆刺詳見孫慮以藥杵推懸懷何忠逆  
之懸甚也晉書賈后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丸矯  
以藥杵推之  
初薄短之在魏宮也許負相之謂當生天子魏王豹聞許  
負言心喜因背漢中立曹參等虜豹而薄姬輸織室後

漢王幸姬生文帝五代宣懿皇后荷氏初適李守貞子  
崇訓守貞事漢節制河中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殷  
聞后殷驚曰此天下母也守貞益自負決反而漢遣周  
太祖討破之崇訓自殺後世宗冊荷氏為皇后大都術  
家之言禍福達者多視為捕風繫影而迷者輒焉之起  
妄心縱其言必效而效不于其身祇為魏豹之被虜為  
守貞之自殺而已矣故君子不信術者之言則見理微  
也

翼缺夫婦相待如賓而得仕于晉許州富人夫婦亦相待  
如賓而獲免其死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易曰閑  
說儲二集  
卷之四  
十  
晉十四  
賢

有家悔亡其斯之謂乎左傳曰季使過棠見季欸稱其  
妻儲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  
諸文公以為下軍大夫五代史長從簡所至多潛攝  
民問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一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  
侍如賓入其家殺而取之季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  
待如賓二卒嘆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  
因躍出而告使其速  
以帶數遂踰垣去

曹公借人之死以厭衆實執借人之頭以明法忍之徒哉  
昧心何甚曹瞞傳太祖嘗討賊廉毅不及私謂主者曰  
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足之太祖曰善後軍  
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不  
狀事不解乃斬之取首懸徇曰行小斛盜官殺斬之軍  
門唐書實執以勞為腹心嘗夜出呼馬口要當借  
戒家奴毋出然忽遺奴取梁公爵既而悔焉以要當借  
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冤策之臣有干草呂覽于辛  
監刑者疑不决執行斬之  
大曲逆管子曲逆紂之臣有雷開楚解天賜封之王

子須戶子云務為諂諛使其君樂左疆史龜美傳蓋皆  
亡王之翼也吾有味乎呂覽當染篇

唐崔琳與弟珪瑤俱列於載世號三戟崔家又張儉兄弟  
事  
弟廷師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並可謂一時盛

元時歌妓時秀色藝超絕學士王公鼎所深眷秀疾思得  
馬版腸充饌公殺所騎五花馬取腸供焉君子曰以妾  
換馬與殺馬媚妓皆非情之正也後魏曹彰性剛健道  
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唯君所選焉主因指

擊一鼓而二鼓皆鳴南越志順帝永和二年周敬為文州  
說儲二集  
卷之四  
十一  
晉十五  
賢

鐘而五鐘皆應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澠黃鐘之鐘右  
應夫殷應氣求之理白金革猶然又況人同臭味者乎  
唐籍元載家胡椒八百石 國朝錢寧之籍也胡椒至三

千五百石寧不過權璫養子耳籍產至三倍唐相異哉  
后稷之弃也鳥覆翼之漢后之弃也飛鳥亦紆翼覆之

記蕭宗敬陰宋后以王莽末年生遭生倉卒其母不舉  
弃之南山下時天寒令十一月再宿不死外家出過  
于道南滿其口鼻猶能喘息心恆之以有神靈遂取特  
哺養長至十三歲乃以歸宋氏

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唐

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互為檢伺其得大牙相制之義乎  
俎中醢見唐書符可對機上肉

晉惠帝聞天下饑荒曰何不食肉糜東昏侯見青樓施漆  
曰何不純用琉璃故人主欲知稼穡之艱難南齊書世祖與光樓

人之生貴也久矣乃至亂代賤甚焉坑卒者或至四十

萬白起坑或至二十餘萬項羽坑封尸者或以為京觀

為人頭東史庖再為骷髏臺北史赫為萬人塚南齊書

有萬人塚者魏書於地吹人者或聚以為糧唐初朱黎五

或暴以為腊唐書或納之于臼唐書或生內人于臼唐書

說儲二集 卷之四 十三

合骨或以為想肉言會之使人或以為糧謂食肉

嘗酒之或以為兩脚半或以為燒把火謂食老為不笑

笑謂食婦為和骨謂食小兒攻城者號為隔謂食老

婦人少艾為和骨謂食小兒攻城者號為隔謂食老

婦人少艾為和骨謂食小兒攻城者號為隔謂食老

婦人少艾為和骨謂食小兒攻城者號為隔謂食老

婦人少艾為和骨謂食小兒攻城者號為隔謂食老

婦人少艾為和骨謂食小兒攻城者號為隔謂食老

婦人少艾為和骨謂食小兒攻城者號為隔謂食老

婦人少艾為和骨謂食小兒攻城者號為隔謂食老

婦人少艾為和骨謂食小兒攻城者號為隔謂食老

婦人少艾為和骨謂食小兒攻城者號為隔謂食老

婦人少艾為和骨謂食小兒攻城者號為隔謂食老

婦人少艾為和骨謂食小兒攻城者號為隔謂食老

譬世事此則憾所從來矣案南史和帝后酷妬忌及終化  
為龍入後宮通夢于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

龍輒激水騰涌于露井上為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

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憾序豈因史氏化

龍之說而附會者邪

寒山拾得以豐干為饒舌普化和尚以臨濟為饒舌神僧

干與拾得寒山子二人相得歡甚豐干出雲游適呂丘

胤出守台州下與之燕風疾因大加敬焉問所從來曰

天台國清寺任三日後即到寺入厨見二人拜之二人

起走曰豐干饒舌拾得寒山子二人相得歡甚豐干出

更不復入寺南即新書鎮州普化和尚或通初將示

滅乃入市謂人曰乞一人直撥人或與被或與布索

皆不受振鐺去時臨濟令進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兒

說儲二集 卷之四 十三

饒舌便受之乃告辭第四日自檠檠出北門外板鐺入

棺而逝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鐺聲漸遠

其由大都菩薩顯化欲令人信卻不欲令人知

自昔并帷中如苗夫人者為晉卿女韓國公張嘉貞婦

中書廷賞妻同中書門弘靜母太子賓客檢校外

姑亦至貴矣乃更有異者後周獨孤氏三女相繼為后

各產一帝長周武帝次隋高祖一家為三朝貴戚而又有尤

盛者郭太后貴極終八朝代宗之外孫德宗之外生順

宗之親婦憲宗之皇后穆宗之母敬文武三帝祖母識

為妃以母貴父祖有大勳于王室朝宗深寵異之生後  
宋皇帝自貴妃而為皇后繼嗣位而為皇太后敬宗  
即位以尊為太皇太后之尊門第崇貴奉之益隆親而宣宗繼  
統即位之諸子也恩禮愈異其後歷位七朝五居太  
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壽貴四十餘年

母之念子則倚閣而望子之念父則倚門而啼齊王孫  
事開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我  
門帝以侯漢安帝時人官至侍中

巽在牀下易謂之貞凶巽之上王弼注處巽之極極巽過  
甚也若魏世子拜荀公達于牀下蜀丞相拜龐公于牀  
下此可謂折節下賢不得為極巽過甚則巽在牀下亦  
有時而貞吉矣魏志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依  
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故會病世

說儲二集 卷之四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子門病獨拜林下襄陽記龐德公  
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林下

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耕穀聲有不戒其  
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鄭玄注主戒婦人有娠者  
也玄女房中經亦云雷電之子必病顛狂蓋疾風迅雷  
甚兩惟君子能敬天威而閭閻不必知也木鐸令民先  
王其作民敬心乎鄭注主戒娠婦似未盡

西門豹之投巫嫗狄惟謙晉陽之沉天師女五郭宋均之  
娶公嫗于巫家唐后二山泉五散取民家男女為公嫗  
宋均令娶之巫家勿獲良民後遂絕

狄仁傑李德裕之毀淫祠千餘所狄仁傑一千七百所並  
有許大識力者見或不真中茲稍怯此定不能

君稱寡人而婦人亦有稱者莊姜云以勗寡人是也詩  
夫稱良人而君子亦有稱者文王曰昔者寡人夢見良  
人是也

王敦食滌豆王安石餞釣餌王安石嘗與宴禁  
人情者顧安知非詐邪

唐傅奕以鈴半角碎婆羅門僧佛齒五代趙鳳以斧碎西  
城佛牙 國朝夏相公言為大宗伯時請毀佛骨佛牙  
不下千百片魏公校官粵中破五祖鉢余謂佞佛者固  
失之毀佛者亦未為得也夏相身嬰大戮魏公亦不免  
為若叔氏報豈棄哉

說儲二集 卷之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世之東人倫鑒識者謂之品藻案南粵志品藻著名一名  
品藻以詒形如品也又爾雅翼藻生水底橫陳于水若  
自漂濯然埤雅藻水草之有文者字從澡言自潔如藻  
也監于水者如藻上浮瑩絮易見人鑒之名品藻倘取  
義于是乎

盧懷慎伴食相唐書懷慎與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  
吏道不及崇每事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

相李愚鶚飢僧五代史唐懿帝即位有意于治數召學  
士問以所事崇曰伴食相曰此鶚僧爾

五季軍頭非有戰功皆號伴食指揮使將相若此國何  
賴焉  
駒駝雛生七日而超其父笋龍孫亦為  
生旬有六日而齊

其母此物之速肖者越賤音賤又駿生七年而後可御  
始生若至歲中細莎摩之飲以米湯七年可御豫章木生七年而後可知此物  
之需漸者人有登慧亦有晚達程其材而用之即人官  
之能畢效于前矣

疾在膏肓不可為也秦醫緩知之傳疾已入心不可救也

隋醫許智藏知之隋文帝以子秦孝王俊有疾召名醫

當必相若當入靈府中良醫能療疾不能療心疾心慎

毋使嬰疾也

漢任宏論次兵書四種有韓淮陰三篇次權謀中項王一

篇次形勢中且云漢興留侯淮陰序兵法百八十家剛

說儲二集

卷之四

十六

四十八

定三十五家諸呂用事盜取之夫兵法等耳留侯淮陰

為劉氏用則矣鼎遂定漢傑著稱呂根呂產孫為上將軍軍北軍

產權兵關中欲危劉氏則太尉入軍諸呂授首何者

順逆之勢異也

阮嗣宗臥鄰婦之側殊不自嫌白樂天飲商婦之舟了無

所忌絕以禮教二子謝魯男遠矣凡籍鄰家少婦有美色常過沽酒籍嘗詣

飲醉便臥其側籍不自嫌其夫蔡之亦不疑也白樂

天色既行蓋在河陽江上為商人婦所作商賈茶浮梁

秦二世發閭左戍漁陽師古曰閭里門也發閭左之人皆

通戍先發更有過及發戍人後以書有市籍者幾又

其左張之未及夫曰閭左則猶未及右也至宋元豐紹

興間募役之法久而滋敝有所謂飛鄰望鄰之家是且

不問遠近又安計閭里左右哉乃知後之苛政猛于秦

也宋元豐初募役以閭里左右為限而收率息以募役行之

元則募役之法久而滋敤有所謂飛鄰望鄰之家是且不問遠近又安計閭里左右哉乃知後之苛政猛于秦也

京口某軍者家畜一鷄一鳧客至將殺鷄食之方起湯鷄

忽驚置大索不得也主人謂庖者曰可以鳧代語訖鳧

鼓翅入沸下力出其鷄主客相向嗟其遂兩置之送銀

山傳書之此鷄主客相向嗟其遂兩置之送銀

說儲二集卷之四

不欲代死此與人清豈相遠哉享客者不為客擊鑼未

必非為客惜福也



說儲二集卷之四終

說儲二集卷之五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著

宛陵徐騰芳雲卿梓

金世宗因黃久約諫議大夫言通送為校非是遽令罷之又常

膳止四五味宰臣曰天子自有制不同餘人世宗曰天

子亦人耳枉費安用天子亦人一語言雖近而理甚長

蓋人主肆于民上者見謂負褒南面乃天下所大奉之

一人舉天下惟吾所欲為耳不知天下一人亦天下人

之一人也豈與戴髮含齒者迥相懸絕遂恣浩唐之

欲哉吾有味乎世宗之言

說儲二集 卷之五

金章宗曰夫為宰相而欲用恩避怨使人皆稱己是賢者

固如是乎余謂胡廣中庸味道模稜大率皆欲人稱己

是耳為相者誠恩不必歸私門身不難為怨府天下事

何不可任

盤庚遷殷非以自便便臣民也猶作誥三篇諄諄勸導豈

非以安土重遷人性固然有不欲驟而強之者如董卓

遷漢天子都長安驛民數百萬口更相踰藉悉燒宮高

歡遷魏于鄴四十萬戶朱全忠遷唐于洛驛民數百萬口更相踰藉悉燒宮高

民聞諸凶盜之規移鼎驅天子如弄股掌間若臣民豈

顧問哉嗚呼周轍一東遂致有吐責寤缺之誚遷都果

未易議也

關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專

于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十二字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

可思議解脫真極于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字攝四生九類

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于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凡五千二百七十七字獲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極于佛頂尊勝

陀羅尼經凡三千三百三十三字應念願生極樂土莫疾于阿彌陀

經凡一千一百一十一字用正見觀真相莫出于觀音菩薩法行經凡

九百九十九字詮自性認本覺莫深于密相法器經凡三千一百一十五

空法塵依佛智莫過于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一百八十二字

說儲二集 卷之五

是八種經三乘之要旨萬物之秘藏盡矣唐長慶二年

法華院石壁所刻金字經白夫以內典之浩而白香山

祭天為作碑文其序如此

以八經盡之庶幾能括其要者雖然縣解在心即一言

半偈可證真諦八經無乃贅乎不者即閱窮大藏何益

刑天雖舞猛志猶存山海經刑天戰名口中好銜干戚

本刑天誤作刑天鷹化為鳩可憎在眼

晏殊以易擊人何如段司農以笏擊賊一則忠憤凜于千

古一則狂躁逞于一時義氣與血氣異用也善唐書段

與朱泚並膝語至階位秀實勃然起執源休腕奪其象

笏奮躍而前唾面罵曰狂賊我恨不斬汝爾段我

豈遜汝反邪遂擊之泚舉笏自捍繞中其額流血旬

而走光徒愕然宋史晏殊以笏擊人折齒御史曹修



古秦殊身在捕房百案所決而公驛七大臣謂古者三公不接吏先朝陳恕于中書省傍人即時罷黜請正典刑以見公議

古人命字如范叔表緣此以一字字者張天錫初字公純

敬此以三字字者晉書天錫入朝人笑其三字因改字純敬

晉許遠後陳名玄常服氣一氣千餘息道德經所謂綿綿若存

胎息經所謂納惟綿綿適庶幾得之

漢兒寬常為弟子都養晉祈嘉亦為書生都養師在曰

吹者也

司馬子長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王延堅敘三百年事

乃八十萬言古人每以史漢繁省定班馬優劣

說儲二集 卷之五

怒其室而作色于市猶席恩遷怒之常情怒其室而作色

于父載記符堅問松溫奏海西公也問群臣曰溫前敗

如四時不能思怨元道以謝君姓方義孫以自說將乃

森羅盡失之逆節

驅僧本為互郎謂主王市事也王與牙字形相肖遂踵互

為牙解者似謂以齒齧國實利故曰牙然非互市音矣

高常侍為李青蓮脫解又宮嬪亦嘗為之呵筆其見禮明

皇可謂寵絕百寮天寶遺事李白于銀殿對明皇無語

白左右各執牙筆呵之

正月上午祀太乙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史記此漢制也

至唐制上元張燈勅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唐帝述兩京新記

蓋幾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適中張弛節矣乃前益

兩夕十三後益兩夕十七則自宋始歲計在春而遽滿

于樂可乎宋如前史所謂買宴之比如初月十二十三夜

又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區寓如中元下元張

燈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師始張燈如元元屬

無謂

光武中興所征必克猶言每一出兵頭須為白故以賈復

輕敵則不令別將而成都之後所為勅吳漢者輒至千

條萬端蓋其慎也

說儲二集 卷之五

以鐵馬血火鍛之則刃青見金史李汝州司候游考將之官問為政于宗倫端大理脩端

曰為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

嗚呼世之為政者果盡心正氣平何憂天下不登于理

金人擊宋之砲石則皆宋太湖靈壁假山之所為也禦宋

之樓櫓則皆宋故宮及芳華玉谿之木之所為也花石

綱不竟為盜資乎

元兵攻歸德金將張定禦之患砲少父老有言此門之西

一菜園中時得古砲云是唐張惟陽所埋掘之得五千

有奇上有刻字或大吉字者嘗怪睢陽拒敵時有智盡

能索耳安得有砲而輒真不用邪意此時睢陽城勢在必陷恐以利器資敵故寧埋之抑安知異日不為中國用而為金狄用也

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蓋賦之難就如此彼一日賦十題未暮皆就所謂彬彬可觀者亦可知已金史金史

趙元得盜于傳人中或問其故曰偶得于眉睫間耳夫得情眉睫間不可為訓然幾古所謂色聽者較得諸筆楚孰優乎又大懷貞堂以私忌假僧數人就中一僧異常懷貞問曾為盜殺人否對無之後三日詰盜果引此僧

詭儲二集 八卷之五 五

想亦得之眉睫間金史趙元同知蔚州事有賊殺人聚此賊也叱左右縛之遂伏僚吏問其故云云

掠家口者則曰尹有德于民尚忍侵犯執州使者則曰公為政素善豈宜劫辱孰謂盜心不可善格也金史移刺子敦為典

既而還之謝曰我輩初不知為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已而賊眾悔曰公為政素善豈宜劫辱遂縱之還後領

蔡謨食彭蠡委頓謝尚戲之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死勤學晉書原本作勤後人遂踵其訛不知尚蓋讀荀子勤學篇末熟而誤用之也勤宜作勤特正之荀子勤學

篇云雙六號而二整非蛇蟻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謹也

金宗雄九歲能射逸兔十一射中奔鹿既長挽強射遠幾二百步嘗走馬射三麋已中其二復彎弓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遂發滿步射獲之方逐兔捷懶亦從後射已發矢大呼曰矢及矣雄反顧手接矢射兔中之又宗亨擊鞠為天下第一常獨當數人馬無良惡御皆如意馬方馳輒投杖馬前側身附地取杖去每獵持鐵連鉞擊狝兔一日與海陵同行道中遇群承亨曰吾能以鉞殺之即奮鉞遙擊中其腹穿入之二首之號捷一也而雄以榮名終亨以見忌死則在善用其勇與否耳

詭儲一集 八卷之五 六

周禮司巫掌群巫之政令群巫謂男巫之來久矣鄭玄注巫與神通言金昭祖時有巫者能道神語甚驗今巫現之屬亦有道神語者而倣託為多夫誠驗也猶曰聽于神況不必驗是直聽于巫已以道治天下者其鬼不神又安所用巫為然則周官司巫之設非乎用以佐祝史可也金史初祖父無子有巫者能道神語甚驗乃佳孫昌盛曰拜而受之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祖又良父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鴉恐又良父曰女

宗雄射聲馬蹶而控弦如故復獲其一金史里特

鹿馬跌而弓猶不弛復獲其一鹿善史里特

祖常思鹿蹶解以山林所有間能取者里特曰臣能得之桑內鹿馬蹶其欲復射馬蹶而斃里特

特躍而前弓猶不弛復獲其二子以顛蹶之餘不廢挽

強命中非第巧力兼絕亦可以占瞻定

送里特視人疾若隔紗觀物莫不悉見此于醫神矣然猶

隔一紗何如視見垣一方人者并垣牆不能為之障乎

學人見道必如扁鵲視病乃稱廓微倘僅如隔紗猶一

間未達者耳

漢武帝不能啓江充之姦而戾園經于永鳩遼太宗不能

說儲二集八卷之五 七四百十九

辨乙辛之詐而梁王名肅死于園堵後雖感悟悔恨亦

何及矣

蕭梁而後崇佛教者莫如遼道宗一歲飯僧三十六萬一

日祝髮三千人

遼太祖之生體如三歲兒即能匍匐三月能行辟而能言

知未然事自謂左右若有人翼衛蓋雖夷狄之君亦自

不凡或云遼之先出自炎帝豈其然乎

遼穆宗好獵其喜怒輒以獵故當時史書殺鹿人者五

一時四支解鹿人者一七殺獐人狼人豕人者各一殺

豕人者三殺鷹人鶻人者各一支解雉人者一其被爵

賞異數者非虞人則掌鹿者也又以偵禽失期加炮烙

鉄梳之刑獲鴨甚歡除鷹坊剝面之令遠史上東幸以

面腰斬之刑復其後復虞人沙刺送卒以獲熊歡飲變

生近侍書戒禽荒禮戒好田豈虛哉

漢高祖謂吳王濞曰若狀有反相遼與宗謂涅羅古曰此

子目有反相又遼太祖以燕寢採薪辨諸子優劣洞若

觀火所謂知子莫如父信矣第知之不蚤諭教與不知

子惡者亦復何異遠史太祖嘗觀諸子寢李胡縮項卧

子採薪太宗不擇而取最先是人皇王取其乾者東而

歸後至李胡取少而棄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長巧

不及也

說儲二集八卷之五 八五百下台

國策云忠不必黨黨不必忠國語云事君者亡而不黨又

曰有黨必有讎後世黨禍前人垂戒昭昭矣

狄惟謙投至漳水事詳劇卒致甘露蓋不惟踵智于西門

抑亦繩武于梁公者惟謙梁公後梁

雪深至牛目梁襄王葬可對雪甚看馬耳示兒編王晉之

盈尺王曰雪太甚乎曰看北

騎猛獸安可中下始謂徒設言耳遼時實有之陳昭袞之

騎虎是也又玉哇失手扶虎舌而竟免虎口可謂尤異

遼史聖宗大獵射虎以馬馳太遠矢不及後虎怒奮勢

將犯聖宗左右辟易陳昭袞捨馬視虎兩耳騎之虎驟且

遼上命衛士追射昭袞大呼止之虎雖快山昭袞終不

墮地伺便扶俾刀殺之元史玉哇失嘗出獵遇虎于

臨下馬時虎虎欲噬之以手探虎口執其舌喉所解刀割而殺之

達北樞密使蕭若卓有疾北府宰相蕭朴問之合卓執其

手曰吾死君必為樞密使慎勿舉勝已者朴出而歸之

是日卒嗟乎人之忌心至死不忘彼其生時護前沮善

何弗至執此晏子所謂國之猛狗者也晏子春秋人有

酸之狂人擊器而入且酤公酒而迎而望之此酒所以

千萬乘之注而用事者迎而望之此亦國之猛狗也

王導戒孔群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甕布日月久廢爛邪

又元太宗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楚材屢諫不聽

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集能腐物鐵尚如此况五臟乎

說儒二集 卷之五

夫酒至腐鐵康布又何足言此導所以不能折群而元

帝深有味于楚材之一喻也元史帝悟語近臣曰汝曹

合里者邪實以金帛勸

古人以故為奔馬之委轡又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故

吳漢願光武無赦是固然已抑書肅之肯矣肆赦與其

敘不辜寧失不經則敘令不失為好生盛世時一行之

未為不可也當時露臺臺議遽騰里巷而候脉復生適

宣讀詔赦之會人主一念欽恤至立格蒼昊彼謂無赦

為刺疽之座石者母乃刑名家深刻之緒論乎載記初

將為赦也與王猛符融密議于露臺與屏生合聖親為

故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第經入自備問鳴聲甚大

集于軍端驅而後米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

今大故有司以開聖駕謂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

何于市曰官是勃外窮推之成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

不知非常名耶律楚材問之諸大夫皆曰其向蒼髮手聲

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脉復生適聖讀赦書時

攻城以砲石為先力重而能及遠故也元史本

戰士創重垂絕者剖牛腹納之良久可甦元史布智兒力

牛剖其腹之令按其矢血流滿體開仆幾絕太祖命取一

郭寶王曾中少傾乃起尋復戰

元康希憲曰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至執言乎天下

說儒二集 卷之五

事未有不壞于牽制者文網森密動見掣肘素條約結

有奇安施故經牽之于御非急也而經牽一長致難千

里之行此牽制之說也

元岳柱有雅量人欺之者恬不為意或問之曰彼自欺也

我何與焉此可謂長者言人誠以吾之不欺聽人自欺

究竟人必不忍欺矣凡欺之售也售于兩相護也

丹青家非特長于圖寫必須博學有才氣如顧長康者始

得妙絕于時彼其傳神寫照各有意義在也昔有圖陶

母剪髮者八歲兒得加指摘豈非以不學故邪晉書陶

母為難吏鄒陽孝廉范滂過侃時名年無以待賓其

母乃散髮得雙髮以易酒飲樂飲狂歡雖僕從亦過所

望元史岳柱性穎悟有遠識方八歲觀畫師何澄畫  
陶母剪髮圖柱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  
何用剪髮為  
何大驚異

元朵兒直班為陝西行臺御史吏白消日署事不許曰賊  
勢若此時商州陷尚何顧陰陽拘忌執卒破賊復商州  
夫直班非講于時日者而直前受事卒收克復功臣子  
不以賊遺君父義當如此矣彼身家念重顧慮轉滋亦  
不知群忌苟禁無益成敗之數也

元相脫脫云事有難為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即難治之  
疾也乃奏以賈魯總治河防使發役夫十七萬築決堤  
使復故道凡八月功成治所難治魯可謂治河國手矣

說儲二集 卷之五 十一  
亦由當時能專任之也

西施名夷鄭旦名脩並見幸于吳綠珠名翹風並有寵于石

得陰峯之理古皇之驥湘沅之鯉又美女二人一名夷  
光一名脩明以貢于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  
幌朝下以蔽景夕掩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觀粧  
于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視謂之神人若雙鸞  
之出輕霧止水之漾秋波吳王妖惑忘政晉書石崇  
有妓曰綠珠美而聰善吹箏吳王妖惑忘政晉書石崇  
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  
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藍綺羅綺使曰任所擇使者  
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  
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小名綠珠弟于宋  
繡國色善吹簫後入泰明帝宮中拾遺記石季倫愛  
婢名翹風貌未于吳中買得之年始十歲使內房養之  
至十五無有比其容貌特以恣  
態見美妙別玉聲巧觀金色

蘇之刺股張之視舌天下傳之矣而不知剪髮書掌二子

之攻苦正同一縱一橫論者莫當其長蓋不徒脣吻間

也拾遺記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遊剪髮而書之以

掌及股裡夜還而寫之折竹為簡二人每夜

食于路利樹皮編為書帙以盛天下良書

宋姚寬西漢說木瓜詩以為接詩意乃以木為爪為桃

李俗謂之假果者蓋不可用之物也亦猶畫餅土飯之

義爾投我以不可用之物而我報以瓊玉則投我雖薄

而報之實厚鄭箋以木瓜為楸瓜則是果實之木瓜也

誤矣今按爾雅釋木篇云楸木瓜郭璞注實如小瓜酢

可食續博物志云木瓜味酢善療轉筋陶隱居曰如轉

筋時但呼楸名及書上木瓜字輒愈又任昉述異記云

杜陵有金李李之大者謂之夏李尤小者呼為鼠李桃

之大者謂之木桃詩云投我以木桃是也乃知木瓜木

桃自有其種木李可推寬之說詩似是而非蓋未之攷

耳

孫壽梁冀為璽馬髻貴妃以便髻為首飾曰義髻舊宗內

人未娶甚急為因髻唐末婦人梳髮以兩髻抱面為拋

家髻并掃一時之飾繁家國興亡之兆豈細故哉源其

源必自宮闈始

章卓游江夏止姜使君館姜氏孺子刺書故事之

後遂與姜之小青衣玉簫有情臨別期以七年取之因  
留玉指環一枚并遺詩一首既渝約不來玉簫遂絕食  
殞同玉指環葬焉韋後鎮蜀判寶連繫問韋理而出之  
訊知玉簫已殞大為悽嘆廣脩經象以償夙心居久之  
諸節鎮各貢珍奇為壽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妓年未  
破瓜亦以玉簫為號觀之儼然姜氏青衣也指端蓋有  
玉環隱出云事評雲夫七年之約雖爽當年而玉環之  
留竟符身後死者復生生亦不愧離而再合合出無心  
斯事亦足異矣又柳子昇與妻鄭再世匹配頗與此同  
獨異志唐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卒時告子昇曰不  
離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為親已而子昇年近七十  
再娶于崔氏多省前  
生之事後崔一男

說儲二集 卷之五 十三

漢昌邑王賀卽位二十七日待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  
一百二十七事所謂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晉平飽蔬食菜羹之享君子賢之謂其以公侯而甘藿食  
也井丹却麥餅葱葉之食君子非之謂其以寒峻而羨  
侯鯖也後漢書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  
客更遣諸井丹不能政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  
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說說五王求裁千萬鈞定致丹而  
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餅葱葉之  
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  
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設盛饌乃食  
唐御史楊詢美諸子笑嘗雷神隨為震雷所駭諸脾咸有  
赤文一似扶痕者偶憶吳中亦有如此二事兩人方擲

聞雷歎曰雷神如我儕何頃間兩人髮且莖莖對結矣  
又兩人于肆中臨櫃博亦聞雷嬉笑忽不覺相携入櫃  
中體止一孔二事與詢美諸子畧同甚哉雷神之巧懲  
慢而薄示譴也宣室志唐御史楊詢美居廣陵郡從子  
電震耀諸子俱出戶望且笑且言曰我聞雷有鬼不知  
是安在顧得而故之可乎既而雷聲愈震林木傾靡忽  
一聲轟然若在于庭諸子驚甚即馳入戶負壁而立不  
敢動復聞雷聲若天可地吼聲含挫動諸子益懼僅  
食頃雷電方息天日清寧慶有大古槐擊拔其根而劈  
之諸子覓而歸痛不可忍且告詢美命家僮執燭視之  
則狀痕疑雷鬼之所為也

楚姬化電金母化狼彼忽然而得蹣跚之質此倏然而成  
暴戾楚姬化電金母化狼彼忽然而得蹣跚之質此倏然而成

說儲二集 卷之五 十四

治人之化也由一心結習牛泉之屬盡然不足怪也後漢書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龍入于深淵其後  
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宣室志太原  
王含母金氏本胡人女善子馬嘗深入山取熊鹿狐兔  
甚多後年七十餘獨止一室倚戶癡一夕家人聞其  
之聲伺之望見一狼自室中開戶出天未曉其狼自外  
還又高其門家人具白于舍憂怪不自安至曉金氏  
召舍且誨叩市藥鹿含熱以獻金氏曰吾所需生者耳  
于是以生藥鹿至前金氏咬立盡含益懼家人輩或竊  
語其事金氏聞之色甚慚是夕既商戶家人又  
伺而視之有狼遂破戶而出自是竟不復還矣  
西子入市願見者先輸金錢楊妃遺機傳玩者每出百錢  
孟子注疏西施每入市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李肇  
國史補注西施每入市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李肇  
國史補注西施每入市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李肇  
百錢由此致富

亦分陰陽始效乃獸醫或未必知也

滕元發云一善醫者謂本草藥物白書者服之多驗蘇子容云黑字是後人益之醫家閱本草須先別黑白則幾矣

魚行隨陽春夏浮而溯流秋冬沒而順流漁者隨其上下出沒取之

金韓企先為尚書右丞相召至上京人見太宗甚驚異曰

朕疇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乃知胥靡作相致發明王

之夢者果不誣也金先為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人物一時臺省多君子

人物一時臺省多君子

說備二集

卷之五

十五

晉書

漢梁鴻客食吳門死于皋橋今閭闔有皋橋即其地也攷

之范史鴻嘗依吳大家皋伯通及卒伯通為求葬地于

要離冢傍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夫要離

不過刺客之靡耳以律于鴻臭味殊不相似伯通究竟

未嘗知鴻也客通閭闔有泰伯廟假令伯通知鴻必為

求葬地于其傍矣王熙新志歐陽詩云蘇子美挹詞高

泰禧嘗託其陸外之仲高問于明清偶省記得見吳地

記後漢梁鴻客食吳門死于高橋而子美亦然因以告

李順吳曦之僭號于蜀也其數皆至促而名實兆之析順

字者謂曰居川之傍一百八日析職字者謂三十八日

我乃被戈自即偽位以建就擒時日不爽毫髮異哉

程史淳化四年十二月蜀王王位五月丁巳兩川相安使王繼恩先

正月乙巳即蜀王位五月丁巳兩川相安使王繼恩先

成都順統擒蜀王位二年正月大將吳玠蜀將于房

甲午即蜀王位丁酉交蜀王二月乙亥隨軍轉運安丙

本客詔泉

能盡其勝茂乎

明鑑下起人主不能獨照也忠臣上成人臣不能行意也

岳鵬舉冤死而都人皆涕泣范瑗罪死張德遠而都人皆

歡舞直道在人心微也夫

百陽雜俎言揚州東寺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

說備二集

卷之五

十六

四百四

流拍以為九塔影皆倒陸務觀亦謂所見塔如揚州萬

正法塔影類余游秣陵之牛首索所謂塔影者僧

引入一室即閉門使閑于門簾中見之佛座圍裙上影

僅尺許七級宛然常熟東林塔在邑治東偏而影却東

落清水港南落會同徑遙望之則大近矚之彌小然皆

直而不倒則彼云九塔影皆倒者又未必然

紹興中劉麟舉虜南侵時策士趙九齡請決淮水以灌虜

營虜聞之遂遣師近劉時之變亦以灌城收功乃知水

攻固一勝策也



說儲二集卷之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著

宛陵徐騰芳雲卿梓

周文王伐崇至鳳黃虛縶繫解因自結韓非子文王伐崇至鳳黃虛縶繫解

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上君與處皆其師中武

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王至殷郊繫墮勉而自為繫五氏春秋武王至殷郊繫

釋曰吾所以事君者非繫也武王左晉文公與楚戰至黃

鳳陵履繫解亦因自結之韓非子晉文公與楚戰至黃

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畏也

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

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漢王生顧謂張廷尉曰吾繫解

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說儲二集卷之六

為我結戰釋之跪而結之漢書王生者嘗召居廷中公

解額謂張釋之為我結戰釋之跪而結之王生者嘗召居廷中公

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知此王生曰吾先且賤自度

終無益于張廷尉公問之賢王生而重釋之夫一結

繫也上不以使下則重在上下顧以使上則重在上夫

各有攸當也

晉公子桑下密謀蠶妾聞而姜氏殺之晉宣帝病中悵起

一婢見而張后殺之婦人之慧而黠者寧戚丈夫左傳

子重耳出奔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

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

姜氏殺之去晉書宣帝初辭魏武命託以風痺醫暴致

晉武帝以夜火登樓而慙懷太子牽帝裾入閣晉書宮中

瑤懷里之慙懷太子時年五歲帝裾入閣中帝問其

故太子曰暮夜舍幸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

是時宋仁宗以聞變遽起而先獻皇后閉閣擁持宋史

數人作亂夜起屋中復然光獻皇后方侍帝仁宗聞變

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帝所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

殿傷官燔殿下聲徹帝所官者以乳婦既小女子給奉

后此之曰賊在近在殿人散度言那后度賊必欲入

人中水踵其後果舉炬焚殿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官侍

右皆親剪其髮論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為驗故幸盡死

力誰謂婦兒之言倉卒不可用也

寧威應齊召而先欲室管子相公使管仲求寧威威應之

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公使求寧威威應我曰浩

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育

室家而安室我居馮驩為薛客而慮無家之記開孟嘗

與于其欲室乎馮驩為薛客而慮無家君好客驩

說儲二集卷之六

而見之嘗彈劍而歌食無魚出無籍二子不為室家計

與又曰長缺歸來牛無以爲家

必不出為齊薛用也

管仲飲桓公酒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晏子飲景公酒

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晏子飲景公酒曰景公酒曰景

之飲言失容也屢舉僇言失德也既醉以酒既飽以

德賈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

再拜而出曰豈遇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貨養

才一閱即能誦之其再閱據三閱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  
何遇讀過傍古碑成數千言及還知白畧無所遺又  
呂陶詩年十三與成都守將堂同游僧舍共讀字碑酒  
不能盡憶子為我足之陶詩以不謬陶曰老夫

李泌詠棋詩而玄宗大悅中人抱必至必姑子與張說觀棋

皆在帝側及玄宗見泌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迥殊機  
狀真國器耳說曰誠然遂命說為詩即令泌與說對

靜曰願聞其狀泌應曰方如棋盤圓如棋局子動如棋生  
靜如棋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意虛作動不得拱生

實通棋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退才靜如達意  
身必曰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退才靜如達意

說因賀曰聖代嘉潘慎脩作棋說而太宗稱善宋史潘

瑞也玄宗大悅潘慎脩作棋說而太宗稱善宋史潘

奕棋太宗愛名對奕因作棋說以獻大抵謂棋之道在  
于格然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慎則能變智

則能變智則能變智則能變智則能變智則能變智則能變智

棋夫因舉十一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

裴州之下也李愬力也而裴晉公實成之智高之克也狄

青力也而龐勣公實成之不然裴蔡之期告如晉公一

沮格何韓絳之諫入如文臣一節制何自古大將立功

于外未有不本持廟議者舊唐書李愬將裴蔡州使判

元齊執擒乃也兵鞠場以待翌日度至想具索鞍候度

馬首將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威之分又失諸公

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迎謁衆皆驚觀宋之儀

背高反師數不利遣伏青為宣撫使諷官韓絳謂武臣

不宜事任仁宗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

之則既全不事不如不遣詔龐南諸軍皆受青節度既

而裴公北門鎖鑰文潞公亦卧護北門古之相臣不而  
尊黃閣也宋神宗批判官汪輔之奉以付文考

到股療親史傳不勝書乃亦有為子到股者呼延贊是也

身固親之枝也傷親之枝以療親已自不可為訓况以

子故毀親枝乎蓋贊驚悍人也是嘗偏文其體不知適

身久矣宋史呼延贊有膽勇悍輕率嘗言願死于敵

諸子耳編次其體為赤心飲賊字至于妻孥僕使皆然

冬以水沃孩初其長能寒賜其子嘗病贊到股為

之要療

施昌言為發運使時召范仲淹後堂出婢子為優雜男子

慢戲無言不言仲淹怪問之則皆昌言子也此豈子夏

所謂及優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者乎弟不識仲淹

何人而昌言敢以此媒之君子恨仲淹之不擇而去猶

說儲二集卷之六

晚樂記子夏曰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瀾溺而不

可以通古也新樂之聲也

宋之天下始于失襄樊襄樊宋咽喉也咽喉被塞不亡

何待

齊景公欲葬走狗得晏子之規而烹狗會朝屬楚莊王欲

葬愛馬得優孟之諷而以馬屬大官此即薄物細故哉

而轉圜一時吾于二君有取

怨大海之溺而銜木者以填之猶之漁損于海精耐木

怨河之濁而以注清之猶之無益于河子思

子陽憂宗周將或涕泣不禁

紹興時民間乏見銀有以白秦會之者會之立傳旨變錢  
法不逾時泉遂溢于市此不可謂無機智矣謂不盜主  
權可乎以此知權姦操柄非藉主上寵靈不行而寵靈  
竟不必從上出一事可乘其他秦檜在相位願指所從  
之見銀告貸塞莫售日器而爭因白之檜檜笑曰易耳  
卿等欲樂錢煩公休事大錫樣一給將以進入  
物已久期富家聞之大驚盡舉宿敵爭取金聚  
春秋佐助期云書武露布文露沉宋均注云其露見其國  
布散者人上武文來者則其露沉重今破賊檄謂之露  
布豈取武功傳布義邪

說書之集 卷之六 五 五百三十九

義善權寺殿柱間有雷書余常見之常熟破山寺僧堂  
舊亦有雷神書如所云助溪作火田者皆隸體倒書入  
木三分今并僧堂化為烏有矣兩伽藍皆創自李唐善  
權不減魯靈光獨吾邑雷書不能與常尉詩並存亦破  
山寺之一恨也聯車至常熟縣破山寺僧堂李唐新建  
柱有雷神書凡三處蓋世所傳謝仙之  
類內一柱題字最端謹可識云助溪作火田凡六字上  
一字作从貝从力字書所無字皆作隸體倒書入木三  
字不類  
子終食井上之字而仲平不嘆道傍之梨元史許衡字仲  
平嘗暑中過河  
陽陽甚道有梨衆爭取咬之樹爛危坐樹下自若或問  
之曰非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  
我心獨無主乎後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終辭楚相之  
子過之亦不脫視其家人化之如此

徵高士傳陳仲子字子終楚王遣使持金百而仲平輕  
喜集賢之命元史許衡為集賢大學士燕園子登酒親  
為釋蒙古弟子評數之衡聞命喜曰此吾  
事也  
仲子取舍進退坦然縣絕乃子終不免為堅瓠子田  
仲無益人國  
仲平猶足為師表人願可無益于世哉  
張審本傳止曰漢使窮河源而已未嘗及乘槎事惟梁宗  
慄作荆楚歲時記乃言武帝使張審使大夏尋河源乘  
槎見所謂織女牽牛不知慄何據也杜少陵詩亦有乘  
槎消息近無處問張審句豈本歲時記乎又明皇游月  
宮一事所出數處異聞錄云開元中明皇與申天師洪  
都客夜游月中見所謂廣寒清虛之府歸製霓裳羽衣  
記備二集 卷之六 六 四百三十四

曲唐遠史以為羅公遠有擲杖化銀橋一事集異記以  
為葉法善有過潞州城奏玉笛投金錢事幽怪錄則以  
為廣陵非潞州大抵世之好異者多見有非常可喜之  
說即不必傳之信史競修為美談如前二事不少矣摠  
之繆悠無當不足信也  
矢鏃入骨髓者得血竭飲之血出可生元史張椿身中十  
八矢一矢貫腹悶  
絕世祖即取血  
竭遣人往療之  
顏魯公為監察御史克河西隴右兵馬使時五原早有寇  
獄決天乃雨人謂之御史雨唐語趙鼎為相延汪應辰  
林  
之館塾紹興五年應辰舉進士第一人歲小旱鼎命應

辰禱兩名山即應人語之曰此相公兩鼎曰不然乃

元雨也宋史王伯勝行中書省平章事時遼陽旱伯勝齋

戒以禱即兩人謂平章語元史蓋人事可挽天心即天

功可為人力彼所臨必赤地人號為旱母也者其人事

可知已南史蕭推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侯吳

元右丞盧世榮建議立法治財欲倍常歲而不令民擾秘

書監董文用折之以為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藉日剪

而獻之主者誠悅得毛之多矣然羊無以避寒熱即死

且盡毛又安可得哉民財亦然取盡錙銖猶有百姓手

文用此喻最為剴切凡國家治財不自天來還從民出

說儲二集八卷之六 七

魯是拮据而民不擾此說之不兩存者也刺肌及骨髓

糠及米焚林竭澤勢必無復文用真仁人之言

世之知趙孟頫者知其書畫而已余閱元史始知其文章

政事兼有可觀故史云知其詩畫者不知其文章時以

李太白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至元間與中書政事

所裨禮云藝成而下傳云伎成則賤人可以一藐自掩

乎

元劉敏中與同儕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我

志也究敏中生平身不懷幣口不論錢義不苟進退真

不負所志者

項籍決為憤王南史亦自號霸王吳苑烏程下山

京房以漢年桑市其屍至義熙中猶完具僣屍人肉堪為

藥軍士分割之見然則房在晉安時更罹支解之慘

矣

晉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懷有身明年歸妻果產則兒

有不必形交生者晉安帝義興中魏興李宜妻樊氏懷

妊過期不孕而額上有瘡兒穿之以出名胡兒長為將

則兒有不不必圻副反生者俱見

齊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

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楚王后死未

說儲二集八卷之六 八

立后也說者謂昭魚買玉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

日復視珥所在因詣立之當時策士之說能得之人主

大抵其挾術均也天下未有用術而非淺陋者此但可

以愚闇主耳

南唐周本自吳時有願望烈祖愿其難制因內宴引鴆酒

賜本本覺之輒取御杯均酒之半以進曰願以此上千

萬壽庶明君臣一心烈祖失色左右莫知所為申漸高

託俳戲舞袂升殿曰勅賜臣漸高併飲之出烈祖寢遣

人持藥解不及腦裂卒嘗憶國策一喻酷類此有遠為

吏者其妻私入夫歸婦為藥酒以待夫至妻使妾奉

危酒進妻知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  
乃陽僂棄酒主父大怒而答之夫妻之棄酒也能解夫  
妻之毒而不免于咎申漸高之飲鴆也能解君相之毒  
而不免于死漸高一優人耳一時機智脗合史策君子  
有取焉

金履祥語其弟子曰士之為學若五味在和醯醬既加則  
醖醖立異學之益于人也如是

浦公子八歲為奔師高士項素七歲為孔子師國策師不  
期少長期于閑道如其可詢何必黃髮

公孫弘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西京幸冉曰故人相見不  
雜記

說諸二集卷之六  
吉當凶華陽是無樂乎故知之逢也然則見似人而喜  
者反非情矣

春秋繁露云新壯十日一游房中年者信新壯始衰者信  
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其要皆  
期于不極盛不相遇昧春而曠夏謂不遠天地之數故  
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從意而出心之  
所之謂意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矣故  
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淨神淨神以養氣氣多  
而治則養生之大者備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  
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而充而忌饑寒也知

樂者生之外泰也精神者生之內充也外泰不若內充  
而況外傷乎仲舒變氣之說即孟子養氣寡欲之旨也  
古之大儒即必不屑屑焉熊經鳥伸如彭祖壽考者之  
所為而語及事生大致畧同審能行之可長生無須請  
內外景經矣

懷三鳥以長念沈約郊羨二鳥之光榮韓退  
竟陵王蕭子良篤信釋氏數于邱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

僧至于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疾篤時謂左右曰門外  
應有異遣人視之見淮中魚萬數皆浮水上向城門後

世如潘令遷藏水族皆震其事非誣也  
說諸二集卷之六

性命之于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食者甚美竟不知死  
者甚苦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君子奈何忍殘物  
命偷取充腹哉

陸慧曉未嘗鄉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鄉而  
賤者可鄉人生何容立輕重于懷抱慧曉此言頗合慈

氏平等之旨  
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動植且或有心

況同此血氣心知性者乎  
向子平因娶嫁畢遂勸斷家事蕭惠開須婚嫁畢欲歸老

舊廬二子可謂能嘉遯矣余謂猶有所未至以有待也

孔愉將拜鑄印而龜三顧晉書王瑩將拜鑄印而龜六致宋書

王瑩將拜鑄印而龜三顧晉書王瑩將拜鑄印而龜六致宋書

衛柳莊之死也獻公當祭不釋祭服而往極之梁馮道根

之死也武帝畢祠即幸其宅而臨之君臣義重不妨吉

凶禮并

圓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乘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

金石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

廉公思趙將吳起泣西河欲用其所習也

羊續懸魚于庭傳昭魚餒門則二子清風良可嘉尚君子

以為不若明拒之後漢書羊續常飲衣薄食卑馬鹿賦

說諸二集後又建之續乃出其前所懸者以杜其意梁書傳昭

梁徐勉誠子云見賢思齊不宜忽畧弃日弃日乃自弃身

陸佐公讀書陸所讀一遍必誦于口嘗借人漢書失五

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畧無遺脫張緬自課讀書手不

輟卷尤明後漢及晉代畧家客有執卷質面者隨問便

對畧無遺失又憾厭于學多所請記尤精漢書湘東王

執四部書目試之自甲至丁卷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

遂無遺失古人口誦心惟其強識類此豈如今人寓目

一過便釋卷茫然故曰廣心浩蕩者戒于遺忘可謂讀

書談

羊祜為折臂三公晉書劉之遠為折臂太守梁書之遠嘗寄

前太守袁淑謂曰卿當為折臂太守晉書之遠嘗寄

韓安國被辱于蒙獄吏田而卒善遇之李廣見呼于霸陵

尉而後竟斬之二公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廣之不侯未

可盡誣之命也

人縱生物橫生見逸周書逸周書云諸橫生再見楞嚴

灌溪和尚初參臨濟濟暮曾擒住灌溪便云領領水潦和

尚問馬祖西來意祖翻臂闕倒水潦不覺拍手大笑又

說諸二集後又建之續乃出其前所懸者以杜其意梁書傳昭

雪峰知鼓山緣熟一日忽熟蕃曾擒住曰是甚麼鼓山

釋然了悟此三尊宿皆所謂遇而後傳者故曰善教者

使人繼其志

道明禪師求證畧語畧意于盧公公云我今為汝說者即

非密意汝若返照自己面目畧却在汝邊此則公案深

會予欲無言宗旨

昔夏禹立鼎以鎮九州一州不靜則一鼎沸九州不靜則

九鼎都沸楚子問鼎于周豈以周疆適鼎沸乎

南唐時蔣廷翊觀內藏獨持一線還家此不唯李崇傷腰

王融損脚者多漸即崔光之止取兩疋庫尺夜切也尺

狄士文之口手俱足亦當少遜矣北史孝明靈太后常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五百人皆令任力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疋少者百餘惟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李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類仆于地崇乃傷腰融乃損脚洛陽如蓋記靈太后賜百官絹任竟自取惟持中崔光止取兩疋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惟堪兩疋所獲多矣北史唐伏士文嘗入朝遇隋文帝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士文獨口對絹一疋手各持一疋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南唐近事云昇元初許文武百寮入內藏隨意取金帛盡重載而去惟將廷明獨持一縷還象餘無取士君子多之

元阿尼哥善鑄金為像凡兩京寺觀之像多出其手金工嘆其天巧媿不如也今鑄工必稱北地者良豈猶沿其遺製邪

元孫威有巧思嘗以意製蹄筋翎根鎧以獻太祖親射之說儲二集

卷之六

十三 五百十六端

不能做子拱巧思如其父創為屋廡其製張則為盾欽則合而易持世祖以古所未有又亦思焉因善造砲機發聲震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並一時之絕伎也

宋末有作輓卦譏世者切中輓近膏肓錄之左方以資諧笑其卦詞曰輓亨可小事亦可大事象曰輓亨天地輓而四時行日月輓而晝夜明上下輓而萬事成輓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輓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輓出門無咎象曰出門便輓又何咎也六二傳子錢轉象曰傳子錢轉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輓輓屬無咎象曰終日輓輓雖危無咎也九四摸稜吉象曰摸稜之

吉以隨時也六五神輓象曰六五神輓老于事也止六或錫之高爵天下椰榆之象曰以輓受爵亦不足故也一云世南潘純作又有作各卦蔡平江調卦馬配之者其意皆可取而詞微不逮獨各卦一繇吾有取焉曰各其財而不吝其身則象齒之炯戒也

吳越王時孫承祐恣為奢侈每一飲宴凡殺物命千數常膳亦數十品方下筋吳越世家承祐所居室中焚龍腦大餅新水養魚自隨至幽州南落間日已時西京留守石守信與其子保吉及近臣數人尚未朝食適遇承祐即延止宴舍中鱸魚具食窮極水陸人咸異之

宋蒲宗孟性侈汰每旦刲羊豕各宋史宗孟每夜燭燭三百常日盡燭有小說儲二集

卷之六

十四 四百十五

洗面汰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濯浴昔人以儉稱者之別用婢于數人一浴至陽五餅食之脫粟之飯炙三七五卯苦菜不足過也後人為奉養之豐一至于此毋論儉德有虧彼其多戕物命吾不知何以解釋冤累也故傳曰侈惡之大

博士賈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顏氏家訓工箭手官命授弓矢極力控弦不開以語于允文允武媿矣宋史有余延業祖問曰爾在嶺南驢驢為何官對曰為匠為子箭手官命授之弓矢延業極力控弦不開

天子稱官家蓋本官天下家天下義唐時宮中呼天子為宅家

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見陳思王乃知戲綵非獨萊子



商君變法則云民不可與慮始董卓遷都則云百姓何足與議故書戒咈人從已傳稱與人同欲

虎之被刺也舉足示嫵求拔其刺劉夢得云昔有嫵行山歸脚廢虎孤危于嫵家日無處為鶴之被縛也引吭向人求去其鯁

宋史湖南周氏世家陳洪進在泉州日方視之有魚鯁其喉即以手探取之于此亦見萬物一體痛癢相關物未嘗不仰救于人而其如人忍戕夫物哉

則虎狼食人亦代事耳

王導之孫謚授置子桓公謝安之孫潛持冊于劉裕此可謂無忝爾祖乎陶元亮自以曾祖士行為晉宰輔遂不

託儲二集 卷之六 十五

復仕宋所著文章皆不忘末初歲月又郭子儀子晞曉富朱泚亂欲授以偽官晞伴音噤口不言曉辭以居喪

被疾並拔身虎口赴難奉天四公子若孫相縣至此所謂忠孝之門有嗣固有驗不驗歟抑貽謀者純駁異也

梁武策錦被事顏竣以疏十餘事見忌又問梁事沈約以少三事為悅盛世君臣謙德乃末代竟至爭能凡讓者必見其大元爭者必競其小

笏之執也由宇文周始保定四年笏之有囊也由張曲江始九

李賀以父名晉不應進士之舉賈魯以父名忠固辭中舍

之譽廣山谷

劉惔以國讓弟丁鴻當封放棄辭爵諫其弟然鴻以言者見謂不智終還就國君子亦隨之蓋事不可為世儀者

君子弗由也

張魏公殺曲端世以為貶議第魏公可嘗者非此一事也獨郭令公終始無缺不免以諸路誣殺判官張譚此寧

直白壁微瑕已哉故諸想不行謂之明遠難矣

南部新書云古押衙者富平居有游俠之才多奇計往往通于宮禁虞初志所載押衙事豈因新書而附會之者

邪

說諸二集 卷之六 十六

唐主司有以雪霽望終南山詩為題者限六十字祖詠成至四句遂納主司詰之對曰意盡余矯之曰才盡

蒲元性多奇思為孔明鑄刀三千口稱絕當世因名神刀又為孔明作一腳牛運糧然則木牛流馬之制豈昉于元乎

蒲元別傳元為孔明西曹掾時北伐患糧難致元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之糧日行宋劉御仗有孔明筒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武崗鑿渠得武侯鷄鳴枕中設機局以應夜氣特為巧絕未必非元輩製也若孔明方勞心軍務恐未暇及此瓊瑤得諸葛銅鼓琴之響猶聞

之除然曾以言者見謂無嫌終還就職君子聽之鄧彪

劉惔以國讓弟丁鴻當封放棄辭爵諫其弟然鴻以言者見謂不智終還就國君子亦隨之蓋事不可為世儀者

君子弗由也

張魏公殺曲端世以為貶議第魏公可嘗者非此一事也獨郭令公終始無缺不免以諸路誣殺判官張譚此寧

直白壁微瑕已哉故諸想不行謂之明遠難矣

南部新書云古押衙者富平居有游俠之才多奇計往往通于宮禁虞初志所載押衙事豈因新書而附會之者

邪

說諸二集 卷之六 十六

唐主司有以雪霽望終南山詩為題者限六十字祖詠成至四句遂納主司詰之對曰意盡余矯之曰才盡

蒲元性多奇思為孔明鑄刀三千口稱絕當世因名神刀又為孔明作一腳牛運糧然則木牛流馬之制豈昉于元乎

蒲元別傳元為孔明西曹掾時北伐患糧難致元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之糧日行宋劉御仗有孔明筒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武崗鑿渠得武侯鷄鳴枕中設機局以應夜氣特為巧絕未必非元輩製也若孔明方勞心軍務恐未暇及此瓊瑤得諸葛銅鼓琴之響猶聞

之譽廣山谷

劉惔以國讓弟丁鴻當封放棄辭爵諫其弟然鴻以言者見謂不智終還就國君子亦隨之蓋事不可為世儀者

君子弗由也

張魏公殺曲端世以為貶議第魏公可嘗者非此一事也獨郭令公終始無缺不免以諸路誣殺判官張譚此寧

直白壁微瑕已哉故諸想不行謂之明遠難矣

南部新書云古押衙者富平居有游俠之才多奇計往往通于宮禁虞初志所載押衙事豈因新書而附會之者

邪

說諸二集 卷之六 十六

唐主司有以雪霽望終南山詩為題者限六十字祖詠成至四句遂納主司詰之對曰意盡余矯之曰才盡

蒲元性多奇思為孔明鑄刀三千口稱絕當世因名神刀又為孔明作一腳牛運糧然則木牛流馬之制豈昉于元乎

蒲元別傳元為孔明西曹掾時北伐患糧難致元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之糧日行宋劉御仗有孔明筒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武崗鑿渠得武侯鷄鳴枕中設機局以應夜氣特為巧絕未必非元輩製也若孔明方勞心軍務恐未暇及此瓊瑤得諸葛銅鼓琴之響猶聞

之譽廣山谷

說儲二集卷之七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

宛陵徐騰芳雲卿梓

韓琦體量安撫使活饑民百九十萬謝深甫李繁提舉常

平一活饑民百六十餘萬一活百七十萬琦再世為相

深甫追封信王繁遺愛梁洋恩外殊眷食報亦自不薄

昔人語陰德如人耳鳴此豈求人知者天且鑒之多錫

之福矣不然欲以活人義報并活人之心亦虛耳其何

福之與有宋史韓琦傳琦祖忠孝再世為相父治

堂有曹又作榮事堂三世守鄉郡人榮之

說儲二集不卷之七

紀之後詔以繁能官致世恩外特

朱買臣孜孜修學不知雨之流粟太平御覽高鳳持竿誦

經不知雨之流麥後漢書古人篤學如此

駙馬都尉鄭潛曜開元中母寢疾曜刺血書奏章請以身

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明日母疾間貴戚中有

至性若此者足風世矣

為民祈福者聖壽延長四字聲聞空中唐天寶四年撰黃

民祈福其文自飛為親祈代者神道許三字蹟留焚後

官銜所以名者蓋選曹聞奏時先具舊官名品于前次書

擬官于後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唐錢希白云

母之產也率流出凝血三斗三升兒之生也率飲母乳八

斛四斗父母鞠育之艱具載佛說大報恩經為人子者

不可不知

婦人而封侯者漢高帝兄伯妻封陰安侯樊沆母呂須封

臨光一作侯蕭何夫人封鄴侯許負鳴雌亭侯婦人而

仕宦者南齊之東陽婁逞女樊服為丈夫五代之臨邛

黃崇嘏見詩女史有女婦人而從軍者荀灌晉書荀

守為壯曾所國漢時年十三突圍夜木蘭獨與志古有

出諸石壁乞師賊開兵至因散走孟姑晉書日北孟姑嫁張

說儲二集不卷之七

與姬範類聚死姬範本丈夫為弟事汾陽時年

韓氏保寧又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王珍亂蜀悉為所

年人無知者後婦人而捍城者宋序母韓晉書宋序鎮

率舉國之韓自登城發行謂西北角當先受樊遂領百

餘鄉并城中女丁于其角射藥武二十餘丈賊攻西此

角果濟氣便固新築城不遠引荷金龍妻劉北史金龍

守果人攻國會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還屬城任城國

太妃孟又任城王澄為揚州日率眾出討于後賊帥美

不可為世儀彼男子而甘妾婦者安所施鬚眉哉

以乳煎葦荑苦痢者一啜即平詳見獨

宋桑懌曰士當信心以行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以斯知避嫌者內不足也避名者內不堅也進不避名退不避嫌所謂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天下事何不可為者不然畏首畏尾身其餘幾非夫也

智高之敗有衣金龍衣者而狄青不敢以貪功誣上鬼丁之死有識其衣服者而盧東不敢以疑似成欺幕府上

功盡如二子必不坐雲中守罰矣狄青見前

冠犯熙河定西城盧東治兵无亭分兩將駐靜邊皆指

夏人來降曰吾遇明坐待捷報矣及明果至見其衣

曰天降也繼擊之皆奔潰或言鬼丁已死有識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東曰幕府上功患不實吾敢以疑似成

欺乎他日物色之鬼丁果死

說諸二集 卷之七

呂好問云淳厚之德化為顏驥二語足槩宋家釀亂之弊

李含光善書或曰筆跡過其父一聞此語而終身不書謝

安問王獻之君書何如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

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夫子敬欲以攻書求勝其親李

含光不欲勝親而至輟筆二子操心一何殊致也

裴晉公為盜刺諫人王義扞刃而斃蓋淮西事業所仗晉

公故造物若呵護之然晉公之恩結與阜亦可想已

伊尹就戮大霧三日此抱朴踵竹書之妄不足信也如唐

李錡之誅大霧亦三日不開案舊唐書錡受恩驕恣罪

狀非一三日之霧或天怒致然

書云牝雞而晨惟家之索唐文明以後天下諸州進雞牝變為雄者極多又則天初誕夕雌雉皆雄唐家牝晨之禍豈偶然哉

天后時有獻三足鳥者左右或言一足偽耳天后笑曰但

令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真偽由斯推之史冊所志靈徵

紀符瑞不以實者多矣

坐化者僧如立化者僧會行化者志閑行七步至倒化者

鄧隱峯倒立

寒食餉可出矢鏃山蛛絲可療金瘡南都新書那曹達至

中目而鏃留于骨三出之不得後遇神僧以寒食餉清

而出之又裴是山行有山蛛如繩如布將及吳吳

說諸二集 卷之七

引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

之部下有金瘡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

玄宗初即位曾醉中殺一人自此覆杯四十年不嘗酒味

夫玄宗非醇德主而自昔享國長久殆鮮其匹未必非

一念好生悔殺定致之

世傳多以割股傳孝名者按開元中明州人陳藏器撰本

草拾遺云人肉治羸疾自是閭閻相效割股則其未久

矣總之不可為訓

人知錢為孔兄不知亦可稱王老唐玄宗嘗召王元寶問

以銅一匹繫陛下南山樹樹盡巨絹

未窮賦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為王老

唐大中時有僧自東都至者年百二十歲性唯嗜茶或飲

至百餘碗居嘗亦不下四五十碗此僧可謂日有水厄而竟享修齡古人云茶之功可換骨輕身寧惟滌煩解渴已乎彼有簡為酪奴者甚詆為終身之害大者吾特為之一訟

盜割人牛舌未得主名命其主殺而粥之因坐告私殺者

昔包希仁令天長穆昌叔令華池並有此事宋史兩載

之包拯字希仁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

曰第歸殺而鬻之季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

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鬻者拯曰牛者私殺牛者私殺牛

乃汝耶訊之具服

宋世以駙馬都尉為粉侯遂指都尉兄為粉昆

說儲二集 卷之七 五

唐韋渙伯兄溫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謂渙曰高二

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渙曰恐無呈身

御史竟不詣元裕門宋熙寧中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

意屬王巖叟而宋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巖叟笑曰是所

謂呈身御史又司馬光將薦李周為御史欬使來見周

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但聞薦而往所謂呈身御史

也又呂頤浩欲援陳索為御史約先一見索曰宰相用

人乃使之呈身邪並不往御史美官也四子皆不欲以

呈身得之知身重于官也其趣操觀矣

劉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母曰吾聞諫官為天

諍臣汝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罪流放無間遠近吾當

從汝所之又鄂浩初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

曰兒能報國無愧公論吾顧何憂二子後皆以直諫得

貶蓋所以成母志也非獨二子忠乃其母亦賢媛哉

宋清臣勸神宗清心省事傳稱亦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

自然為言熙寧紛更之禍二子業早見之矣

王方章號王鐵鎗見五王珪號王鐵鞭王繼勳號王三鐵

宋史王珪為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死好水川王繼勳

數有武勇在軍陣用鐵鞭鐵鎗戰死好水川王繼勳

鄧綰曰笑罵從汝好官我為安惇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

如此輩者豈復知人間羞耻事宋史安惇同安惇

說儲二集 卷之七 六

刻表詐常借調府紳韓誠素厚著者安民退謂惇曰若

人不厚與君乎何誠之深也惇曰我心實惡之始以為

面交爾安民曰君所為匪然而友其人乃

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

魯恭令中年史志其三異何執中宋令海鹽人紀其十異

為政識後先十

異本傳未詳

虞允文為相籍人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

施師點知樞密惓惓搜訪人材手書置夾袋中每有除

受必列陳之二字可謂留意人材者矣

人君處骨肉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開

日深疑隙日大宋彭龜年疏中語寔格論也

檀弓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蓋言成人畏子臯之來方為

制服其服乃子皇為之非為兄也宋李犬性昔演音門宋城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孝弟自天性也亦在有以風之乎

韓昌黎刺潮馴鱷魚胡叔獻名撫潮殺大蛇宋史胡頴為廣潮州守僧有大蛇前後仕潮者皆信奉之歲旱咸皆守不敵蛇神故欺此後守不得已諸馬已蛇蛇出守太驚得疾卒詣至廣州聞其事敬潮州令僧昇蛇至至判其大如柱而黑色載以欄檻誦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爾無神矣一以誠化暴一以正祛既吸潮泰然猶索蛇耳遂殺之

邪若叔獻者亦可無愧昌黎

宋包希仁為龍圖閣直學士包宏父亦曾進直龍圖閣二公姓同官龍圖同至其吏治之剛正明察又同史

說儲王集不卷之七傳載希文政蹟殊寥寥而宏父特詳今世俗知有希文

不知有宏父豈宏父以希文掩邪宋史已慨知台州有

男女爭事之因為義利豪貴風靡慨誅其僧浙西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與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生之狀則僧為之也因責子待養進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疾諱曰入寺作佛事以籠威衣帛因納僧于內以歸慨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逾時吏報籠中吳達于外婦命沉江語其子為次除此害矣始死者餓子婦棺以飲家貧不能償婦懇于恢恢怒別具一棺給其婦令臥棺中以試就掩而葬之又嘗沉妖妓于

郭縣入櫃之僧終夜脇膊有聲西陽雜俎王宮狻于郭

一少女也自言姓莫氏莊居昨夜遇賊劫集至此賊中

鎮之時上方求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僧貧所由上舍充才人經三日水洗衣郭縣食店有二僧貧店出法事卑卑一攝入店中夜久脇膊有聲店戶以怪日出不敢門徹戶視之有熊衡人走出二僧已死于外見此千古二快事

尚書盤庚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宋儒田敏改為若網在

網重言網字殊不可解此穿鑿之過也

胡康侯謂人之去就語默如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

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此的名言宣尼仕止久速得

聖之時正惟內自決耳

王濬夢縣三刀于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主簿賀曰三

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

晉爰宗為郡守南界有刻石爰至其下燕有人于石上

得剪刀者主簿曰夫三刀為州今得交刀君亦當為交

州後果作交州世薛琬嘗夢張亮于山上挂絲以告亮

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月而驗史北

洪恩祖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為益今倍之其饒乎果徙

饒州宋可見一銓除間數有默定者主爵所不得與也

彼欲以人力經營之惑已夫

唐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為肉譜隋唐嘉話錄

南謂之人物志宋韓淳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

知唐朝氏族與人談疊疊可聽號為近世肉譜

唐進士李為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賦多屬  
意花草蜂蝶間二子竟不遠大昔人以文字見分命之  
優劣余謂補正平之賦鸚鵡張茂先之賦鶴鶴駱賓王  
之味稿亦可以占三子之分命矣

人知王右軍蘭亭修禊為盛事不知裴晉公洛濱修禊其  
勝不減蘭亭所集少長似覺過之

李賀見緋衣者名作玉樓記蕭蕭綠衣者名賦曉寒歌

北夢瑣言帝名非天帝乃鬼都北帝也豈其然乎据緋

衣人謂李長吉曰天上差樂不苦也非天帝而何

說儲二集 卷之七 九 音五子

集序長吉詩死時畫見緋衣人駕赤犢持一版書若太

古漢或謂緋衣者名非天帝乃鬼都北帝也豈其然乎据

緋衣人謂李長吉曰天上差樂不苦也非天帝而何

說儲二集 卷之七 九 音五子

集序長吉詩死時畫見緋衣人駕赤犢持一版書若太

古漢或謂緋衣者名非天帝乃鬼都北帝也豈其然乎据

緋衣人謂李長吉曰天上差樂不苦也非天帝而何

說儲二集 卷之七 九 音五子

集序長吉詩死時畫見緋衣人駕赤犢持一版書若太

古漢或謂緋衣者名非天帝乃鬼都北帝也豈其然乎据

緋衣人謂李長吉曰天上差樂不苦也非天帝而何

說儲二集 卷之七 九 音五子

集序長吉詩死時畫見緋衣人駕赤犢持一版書若太

古漢或謂緋衣者名非天帝乃鬼都北帝也豈其然乎据

學在蜀耳滋入蜀訪聞見黃鶴與語

閻浮地五十歲四天王之一日一夜人中百歲三十三天

之一日一夜何含經人生浮促殆歷劫之朝菌耳

王斗以齊宣愛國不如愛尺穀魏牟以趙孝成重國不如

重尺帛此善喻也夫愛且重必且使善為者為之而為

國獨否此孟氏所謂教玉人雕琢玉者也齊策王斗謂

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為也王斗曰王

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王斗曰王

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今

國大治矣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即中以為冠王曰即

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于王之國而王

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令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王曰王

為虛矣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子王乃與幼艾

說儲二集 卷之七 十 音五子

丘處機即長為神仙宗伯張留孫為神仙宰相處機赴元

太祖召拳拳以此殺為戒時有事西征則云欲一天下

在不嗜殺人大獵東山則云天道好生數畋獵非宜念

兩河流徙則持牒招求全活不下二三萬人留孫待詔

尚方與元世祖論治道貴清靜聖人在宥天下之旨亦

深相契合蓋自黃帝師密成堯聘方回漢相舍蓋公道

術有補于治非一日矣今都下有白雲觀世傳為丘長

春冲舉處抑元時賜名長春宮者非邪

曾點使會參過期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

彼雖畏吾存夫安敢畏孔子畏于匡顏淵後孔子曰吾

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之于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春秋可為論語回視子猶父之證

大江與開關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步騰表聞洵可笑矣乃張泊云載籍以來長江無為梁之事其言又未必

驗蓋揆之以理造舟為梁與囊沙塞江原自不倫况以勢論李煜擬偏方抗真主又豈孫曹比哉至旌旗遍野

而始懼則泊之言誤之也吳錄步騰表言曰北降人王以應卒宜為之防孫權曰此皆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敵

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為君祚主人後呂範諸葛恪說騰所言云每讀步騰表無失笑此江與開關俱生

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宋史江南進士樊若水請關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太祖遣人作使都守潘等率丁

說儲二集八卷之七十一

匠營之先試于石脾口移置米石三日而成渡江若履平地李煜初聞朝廷作浮梁語其臣張洎洎曰載籍

以來長江無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為戲耳王師渡江傳賊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于外旌旗遍野

楊大眼之忠勇潘氏翼之李全之叛逆楊氏助之潘之仇儼不終而全之死也楊竟竄歸山東又數年而後覽當時函首駢獻使傾朝甚喜豈知楊固無恙邪亦異乎得

金龍衣而不聞者矣北史潘氏善騎射自請軍省大眼並驅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將笑曰得大眼時

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宋史李全妻楊氏二十年梨花鏡天下無敵手先是有郭銳制者殺全次子通殺一婦人以為楊氏函其首駢獻楊紹雲紹雲驛送京師傾朝甚喜未幾傳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次妻劉氏也

一行將示寂以二事進玄宗一勿遣胡人典重兵不獲已用勿與內宴若使見富貴必反逆以取神哉若明指胡雖而玄宗不悟及幸蜀始悔晚矣一禁兵勿付漢官其逆知藩鎮之跋扈乎第欲令內官監統則內官安可恃也余謂無如復府兵便

唐宋守敬每謂察曰雙陸無休勢仕宦亦無休勢余謂無休勢是矣然定須有好結局

蔡京之遷葬也死已四十餘年皮肉消盡獨臂前隱起一

記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見夷史案法苑珠林叙佛之初生云開記字于曾前躡千輪于足下京以誤國大姦

而具有如來一體豈內典所謂逆行者非邪

言偃字游而籍偃荀偃晉公子偃鄭亦字游公西赤字華而羊舌赤晉亦字華冉耕字牛而司馬耕字亦字牛仲

由字路而顏無由亦字路孟之側字反而公子側楚亦字反公孫揮鄭字子羽而公子翬魯亦字子羽古人字

必肖名取義故大率相同

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遜以保名注引易上九飛遜無不利又曹子建七啓云飛遜離俗蓋肥字古作𦵏與𦵏字相類遂誤以飛為肥此說似有據案王弼注肥原作肥孔穎達疏引子夏傳曰肥饒裕也則肥又不得謂之誤



矣

斛律金不解書有人教押名云但如立屋四面方正即得

安祿山押字以手指三撮而成夫望塵知馬步多少嗅

地知軍度遠近且貴達一門而能以榮名終金之始未

有足稱者即不解書自武人常事耳乃巧黠如胡雛母

為巫者身是牙郎何啻苗于時主而寵之甚哉固知獷悍

不學者必不可使近人主側也此史斛律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

劉聰死為遮須國王蓋魔王耳裴休沒為于闐國王其法

王乎晉書劉聰子約既死而裴休一皮囊歸闐之有方寸白王題文曰狝尼渠除國王王敬信速須夷國

說儲二集

卷之七

十三

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聖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書不覆死也南部新書裴休留心釋氏精于律律每廢願曰亡世世為王後于闐國王生

汪節母感金剛而身負石碾置二丈方木于碾上上又置

一牀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厭重之色德宗

其寵情之國經又達中時三原戴辛婦人王大娘首戴

二十八人而走斷書其具有神力者邪如吾丘鳩之以

車投車以人投人者又不足數矣

崔公孺嘗與韓魏公語及差除公孺忽曰豺狼虎豹造物

者必屏置山林恐為人害也今監司郡守一失選掄置

在要路其為民害不甚豺狼虎豹乎魏公默然余謂監

司郡守既經歆歷揀銓者掄選非難獨邑令長甫釋褐而驟綰綬于民倍親利害及民較監司郡守倍切初命得此掄選安施亦在當其任者為鸞鳳母為鷹鷂則民之受福多矣

李全乞靈茅司徒廟無應全怒斷神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後范葵敗賊新塘收骸骨瘞之得全左臂無一指神言驗矣可謂土木偶無靈哉惜不能為國救賊而祇洩斷臂之憤似輸却蔣侯一籌

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先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肅宗先保靈武故能殲安史而

說儲二集

卷之七

十四

復兩京蓋定天下者根本之地不可不早從事焉根本固天下可傳檄定耳

唐鄒鳳熾自云山木可盡我絹有餘王元寶亦自云南山樹益臣絹未窮二人之侈其富若此抑不思匹夫無罪

懷璧其罪乎挂先義欲鄒鳳熾高宗時人眉高背曲住長安懷德防富于財市南山木每樹估一疋曰云山木可盡我

歐陽文忠公作其父澹岡序表云回顧孔者劔汝而立于

傍劔字義難解遠有易劔為抱者案曲禮記童子事及

劔辟呼詔之鄭玄注肩謂置之于背劔謂挾之于旁歐

文劔汝之義頓為了然

五代之際國虛無人矣而雲門臨濟德山趙州諸人乃輩  
出浮屠氏豈儒釋人材亦相為盛衰乎

有訪砭石于王僧虔者答曰古人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鐵  
說文有砭字許慎曰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  
針石郭璞曰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疾不如藥石服注石  
砭石也今之世醫家知用針而不知用石似于藥石之  
義無當

陸環為中書令蕭嵩所知蕭嵩既罷相後來者使陰求其  
短環曰與人交過不可言况無有乎夫不欲暴所知之  
短固難而不欲暴于罷相日尤難以此道全交何至始

說儲二集

入卷之七

十五

月三日

相慕後相背如張陳凶其終者

南郊必用冬至日禮也宋藝祖四年日至在晦改用十六  
日甲子非日至而郊禮乎乃知月晦正有不必忌者

杜祁公一生未嘗作真字張文孝公觀一生未嘗作草字

文孝詩云觀心如止水為行見真書蓋祁公敏于應酬  
而文孝密于治身說者兩重之

孔氏不喪出母禮也若呂文穆與賈直孺之待出母有異

是者云公母見弃于父一也二公登第後皆延試呂携

母歸與父與相見同堂異室而居賈奉出母與後母

並處此皆得禮之變者君子鑒之

服丹砂者多病腦疽死林彥振服至三年一旦疽發所潰  
膿血帛漬而濯之有丹砂澄其下云又魏晉間尚服寒  
食散見于皇甫謐用之至違錯節度委頓不倫隆冬裸  
袒食冰當暑煩悶咳逆當悲恚叩刃欲自殺服食之為  
害二者足以戒矣說者云素問勞逸有常起居有節八  
言似勝服食為多

嶺海雜記載六目龜出欽州只兩眼餘四目乃斑紋與真  
目排比正正不偏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敬新磨獻  
口號云不要開不要開聽取龜兒口號大隻眼兒陸一  
覺抵別人三覺常熱水墩大士菴前會出一六目龜余

說儲二集

入卷之七

十六

三月十四日

舅氏九十三翁終道山得而畜之余從舅氏索觀誠如  
嶺海雜記所載亦目中所未經睹物也然則此龜不止  
為欽州產矣余友瞿轉運元立云幼時曾見三足蜥  
島夷入寇時事并志之

劔門關皆石無寸土潼關皆土無拳石二關皆稱天險而  
姜維不能為蜀守劔門哥舒翰不能為唐守潼關孰云  
險足恃哉

說儲二集卷之七終

說儲二集卷之八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著

宛陵徐騰芳雲卿梓

人之生每因地氣而異山氣多男地氣多女平衍氣仁高陵氣紀叢林氣變故擇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則產好人物之生亦因地氣而異五土所宜黃白宜種禾黑墳宜麥黍蒼赤宜菽芋下泉宜稻得其宜則利百倍

紅藍花

北方人採取染緋黃按其上英鮮者作煙支婦人裝時用作顏色匈奴名妻關氏言可愛如煙支也

說儲二集卷之八

今人讀關氏多訛其音

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

見地

天保石移為宋家蕭黃兩狀元兆永福古有識語天寶石移瑞雲來奇龍山花紅

狀元西東西為蕭國梁東為窈窕石移為

國朝少師申狀元兆吳中識曰窈窕石移狀元來歸申公實應之

秦人謂豹曰程子延州人至今程子曰程生馬其謂是乎

草有虞美人者舊傳以為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高郵

人桑景舒宋善音律試之果然及詳其曲聲皆異音也

他日用吳音製琴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遂名之曰

虞美人操夫草無情者也而歌能動之則仰秣于牙絃出聽于已惡者又無論已

泣而成珠珠不必盡出于蚌矣嘔而成絲北海外嘔絲

而方說絲不必盡吐于蠶矣噫是金人遇一人

通勿黃衣兩龍黃衣求寄載過此產下此人金

不必盡生于水矣

述異記云湘水有相思宮望帝臺臺旁蒼梧之野二女

追之不及相與慟哭淚下沾竹竹文上為之斑斑然此

說大誤後人夫舜死于陟方百餘歲矣二女蒼降時距

此不亦幾百歲乎乃猶然揮淚沾竹相思一如此切也

說儲二集卷之八

是定不然後之好事者率傳為美談至借為麗詞敢干

誣聖哉則述異之說誤之也

顏真卿之廷華也狀貌如生小甲出手背鬚髮皆長數尺

說者以為真卿嘗遇真人陶八八授以碧霞丹餅之故

有此異此非也晉下望之臺之見發也鬚髮蒼白面

如生兩手悉拳小甲穿連手背望之亦嘗餌碧霞丹

平大都忠義之士精神氣鬼方將與天地不朽區區鬚

髮爪甲之不隨死散不足奇也

絳州碧落觀天尊像高丈餘唐龍朔中刺史李諶所造上

有篆文有二道士求篆此文開戶篆畢化為二白鵝飛

嘗聞句容縣崇明寺有黃冠七人就寺中寄宿  
書大藏經七日夜而竣筆力蒼勁自是不凡七人者  
相傳以為斗宿所化今卷泰散逸幾盡矣余曾閱數卷  
亦非全泰也惜哉

蚩尤項王各有二塚蚩尤塚一在壽張縣開鄉城中一在  
山陽鉅澤縣項王塚一在穀城西北三里一在穀陽城  
西南蓋以其身首各異處也

唐書太宗在洛登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

雄入吾彀中矣按太宗一日五放榜每榜止一人耳綴  
行何以稱焉又武元衡遇盜事與裴晉公並轡趨朝史

說儲二集

卷之八

三

三百九十九

載度帶毡帽故創不至深考其時元和十年六月也暑  
中何得帶毡自不可解又以淡水原懷中冢為渾瑊平  
涼會盟所沒戰士飲死者平涼離淡水原三百里無容  
以數千人遷至三百里謬甚矣懷中冢乃太宗征薛舉  
戰士也吳鎮有新書糾謬十二卷惜未睹其全

食鼈不可食鳧并噉者必苦腹痛不可忍蓋所噉悉化為

鼈也法用馬溺灌之腹中鼈盡成水矣溺得白馬者尤

良乃知牛溲馬溺無非藥籠中物也

志怪瑣碎錄並載

東哲餅賦有稷字即今之饅頭也饅當以稷為正

無定河或謂即流沙河人馬履之者百步之外皆動其下

足處即甚堅經其一陷人馬皆無幸矣

同門婿俗稱聯襟嘗憶傳記中或稱友婿晉書或稱僚婿唐書  
書猶似近雅

呂覽云草木鷄狗牛馬不可譙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  
詬報之余署中畜一牡鷄時天雨墻壞家有禿奴者懼  
其旁逸也執而縛之及既解縛猶識是奴每見輒怒飛  
而啄其頂蓋譙詬之報也嗟乎一譙詬猶報况肆屠宰  
而偷充腹者其果報必萬此矣

汲縣有石夾水為磻溪太公釣處有太公泉太公廟余邑  
尚湖相傳以為師尚父釣處豈太公避紂居東海時亦

說儲二集

卷之八

四

三百九十九

曾鈞此乎又獲嘉縣有同盟山蓋周武王所會八百諸  
侯者上有太公校閱臺旁碑踏茂草中矣

梁代築浮山堰以鐵數萬斤填積其下乃成蓋鐵味辛辛  
能害目魚龍護目故畏鐵也有人淬劍于池池魚皆浮

去今劉李橋畔有鐵柱一根豈即梁代護堰之意乎俗  
謂之鐵篙相傳王彥章刺缸者則幾誕矣

父子同川而浴者猶云出于夷俗衛靈公與夫人同濫而  
浴可醜甚于夷已靈公墓今在衛輝府郡廳事後

漢武帝時有孫賓者善卜時東方朔有泛海之役期而未  
至帝微服詣賓卜卦成賓曰陛下非卜他物卜東方朔

也朝行七日必至今在海西面招水大嘆到日請詰之  
朝至帝如言問之朝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  
與帝對坐耳賓似差讓朝一籌然亦朝流亞也不識日  
者傳何以不及賓

鄭僑嘗云滌而不父者恒有子禍蓋既驗于蔡桓侯矣厥  
後梁太祖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遣其婦入侍友文  
妻王友珪妻張常專房侍疾及友珪之弒也洞腹流腸  
子禍莫慘焉趙元昊亦以此為子所創蓋再驗于朱溫  
又驗于元昊

荀營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諒之未行  
說儲二集 卷之八 五 一百六十五

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營善視之如實已出賈人曰  
吾無其功敢有其寶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  
齊語有之人有德于我不可忘也荀營有焉我有德于  
人不可不忘也鄭賈人有焉唐張弼嘗脫李大亮于阬  
匿而不言而大亮至欲以所有官爵迴授之亦庶幾兩  
得

孔融與曹操書稱武王代紂以妲已賜周公操不悟後問  
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蘇長公策對有堯  
曰殺之三皐陶曰宥之三既登第主司問所出曰想當  
然耳蓋本孔北海語

陳壽謂武侯短將畧吳璘謂信叔劉之英概余謂功蓋三  
分名成八陣武侯于將畧不短矣夏人以怖兒啼與  
戰屢勝人兒啼輒輒金虜莫言名姓金主亮下令有敢  
怖之曰當斬其來金虜莫言名姓金主亮下令有敢  
教信叔之英概不乏矣

宋德之宋武學論武侯八陣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  
變往來相生而不窮知此然後可致勝邇八陣于八卦  
可謂能循其本李衛公因八陣為六花豈六花本于六  
子而乾坤寓其中邪

張單變木為鴈兩失有心避禍不如無心任運莊子行于  
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  
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于山金  
說儲二集 卷之八 六 一百六十六

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  
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烹殺主人曰鴈不能鳴者明日  
弟子問于莊子曰昨日山中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  
木與不材之間又田園之曰嘗有嬰兒之色不幸遇  
水獸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  
鐵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  
年四十而有內無之病以死約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數  
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  
子者皆不報其後者也

唐黃滔作禱說曰天有日月民無一旦之薦地有江山歲  
有四時之禱得非彼之至公烏兔無私焉此之至大神  
龍或權焉是則尊有天下無不日月其德而億兆方急  
江山之禱滔之禱說豈即媚寵謂邪余謂禱說莫詳于  
魯論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又曰丘之禱久矣  
史有集

乞師賀蘭進明進明大宴不為發師因自啗一指為食韓

昌黎以為南霽雲事也南部新書以為許遠未詳孰是

昔有座師沆放門生澹者唐乾符二年人謂之沆瀣一氣

人知有司花吏不知有司花女顏師古隋朝遺事載洛陽

袁寶兒持之號同花女

星之昭昭不如月之發發珉之彫彫不如玉之章章

麥秀禾黍歌于箕子史記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宇毀

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從童兮不

過故墟見麥秀之蕭蕭兮禾黍之繩繩云云秣馬金闕歌

于比于章昭廟曆紀無道比于知極蓋臣憂國情見

說諸牛集卷之八 十 五言于言

乎詞矣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詳蘭待女花可對宜男草

洛陽之永寧淮南之西靈二塔于浮圖中並稱絕勝終不

免付之鬱攸永寧會昌三年焚西靈永熙三年焚可見成虧有數偉麗無

益其云淮南客象郡人曾見二塔浮海而去則皆浮屠

之飾說耳

唐明皇之布卦也一著無故自起南部新書明皇為湖州

五兆因以食著試之既而布卦周世宗之問卜也一著

卓立不倒五代史補世宗在民間與鄴商頗踴躍易至

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不可言况又卓立不倒得

非為天光獻后之戲也一錢旋轉三日陸游避暑漫抄

邵氏見聞錄云馮式為左侍禁子京幼時式題其所讀書

後曰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府事賜緋馮京式

沒後十一年京以狀元及第為荆南通判一如式題此

豈從夢卜得之邪後世傳奇之誤蓋本鶴林玉露而不

知羅氏認馬作馮也方輿勝覽馬涓南都人父從政未

問之乃曰父母死不克葬自當以葬從政嗟嘆即歸矣

願君家富貴涓涓不絕及得子名

吳中海魚美者稱鮓殘石首其名皆自吳王始餘長五六

說諸牛集卷之八 八 五言于言

傳物志云吳王江行食鮓有餘棄于中流化魚名吳

王鮓魚高僧傳則云寶誌對梁武帝食鮓帝怪之誌乃

吐之鮓魚則自古矣又吳地記云閭閻十年東夷侵吳

觀征之傳所司榜漁得魚食之美三軍踴躍夷人一魚

不獲遂退降款吳王歸思海中食魚問所司並云魚

乾味美因書美下著魚是為鮓字今從鮓字非也魚

海中作金色不知其名吳王見鮓中有如白石鮓為石

宰相決事于子者如令狐綯之于瀉元載之于伯和李吉

甫之于德裕王臨川之于零基相肖也乃諸子中獨李

文饒以幹蠱稱餘鮮不敗則以天下之至公而斷之以

至私况子未必皆文饒也分宜蹈其後轍已

長樂室之草皆殷地志未央殿東北二里許相傳呂后藏

草色皆韓淮陰長樂室故處也有地志椒蘭殿之草通赤之辛雜志洛陽椒蘭殿故基

丈間生草皆赤色

魏文唐僖並以御馬致遺蹄齧盡幾危無隄之與已魏志

將出取馬外入朱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幸蜀記

唐僖宗寵張洎洎衣香帝怒殺之幸蜀記右馬忽騰躍踏洎衣香帝怒殺之幸蜀記

深澤縣有盤蒲為光武係馬處河南記深澤縣盤蒲生

風雨係馬于此三鴉路中大山側為光武飼鴉處

城北彈子池為光武彈蛙處一統志新野城北有彈子

說儲二集卷之八

至今有蛙不鳴

萬州有諸葛菜廣東有諸葛木雲南記萬州界錄山野間

大藤諸葛土人蒸其根葉而食之可以療饑名為諸葛

山極林謂之諸葛木也

有以掾而得官者受符且之任矣忽死于家其妻之弟亦

一掾也謂其甥曰若父死而符存盡取投我我得以其

間代若父之官所入俸願與若共之則何如甥許諾是

掾者竟之官亦幸不敗無何及已還期矣更詣部謁選

仍得故處遂不敢復去嗚呼人謀巧矣更孰與造化小

兒巧乎其人姓名及宦

妻江吳某者偶得文本鑄為神像二軀其一土神也一日

土神見夢于吳君曰吾位卑不當與某神並殊不相安

君盍徙我于他氏吳君如其言妻江俗每鳩數人結土

地社他氏以社日出所得吳氏者禮而祀之一少年起

坐中曰何物木偶靈何從生而能發吳君夢邪遂揮策

擊之少年居恒禮大士是夕能社歸夢大士謂曰汝昨

何慢土神為土神撒汝罪狀凡十三所定不汝貸矣少

年叩首哀乞請為解之大士曰我不能令汝復生能令

汝生而貴耳秦中某氏且誕兒此世勲系也汝亟往就

之異時可不失腰金執輿以蓬草老哉然家人必須勿

說儲二集卷之八

哭汝切戒之少年死家人不能如所戒因復甦告家人

曰坐汝輩哭故失我世勲貴矣猶幸大士許我以後圖

乃瞑此少年者知禮大士而不知敬土神能致大士荒

其後身而不能使土神免其前譴然則神固無可慢者

故曰敬鬼神而遠之

屠者潘麒居樵李新城鎮一日為冥司所勾死而復甦其

家且驚且喜麒曰汝曹勿喜我苦方大耳冥司謂我生

平積惡將令我先受花報為世人作榜樣至于果在地

獄又不可說不可說于是先挾兩眼曰汝惡俱從眼根

入故既截兩耳曰汝端榮感人故斷一臂曰汝端殿教



人故割其勢曰汝端漁色故則兩足曰汝端蹈非禮故時市人就其室而觀之者如堵牆焉其家人醜之欲麾之去曰汝輩勿草草冥司方欲以我示榜掠奈何拒觀者最後拔其舌而擲之地曰為汝惡俱從古根出故也嗚呼惡如麒麟者謂須顯嬰三尺顧陽漏之而陰誌之以斯知能逃人非必不能逃鬼責摠以成天網之密也或云麒麟殆菩薩之逆行以權度世者亦似得之

趙孝廉為予述坐中所聞有兩異事一人苦夜睡不熟每就寢必令人捉杖叩脛數百遍始得貼席不者便不成眠一人喜聞脚臭嘗值宴集忽不見或曰是夫非亡

說諸二集

卷之八

十一

四百三十三

酒者其必有故疾令人偵之則道傍有行客方企脚理脚纏穢氣蒸蒸是人低回留之不能去此兩人者一則天刑之安可解一真海畔逐臭之夫哉嗜痂嗜爪當與是夫同臭味已

中州有一婁男子自鬻富室富人每有所亡意某奴且加怒咎則必以身承之為某求釋富人心知之事實由已與甲何與一日伴亡其銀杯集群奴盛氣而責之曰銀杯不經羽化何以忽失此不與若等事乎群奴謝無有某又復承之富人笑曰此吾特試若耳眾固疑若不類有竊疾者乃今信之若有菩提心可作佛弟子遂授之

十金遣入蕭寺適寺中建浮屠未就某即以十金為施而昕夕作務不少休蓋自食其力也無何雙目悉瞋不復能作則輒以坐食招提物為媿向主僧求去主僧固留不可去而行乞于市一日遇奔馬竟踐死一方人悉訝之曰若人者如此秉心謂且必享善報今胡然而備胡然而盲又胡然而死奔馬之下天可問哉誰謂善可為者一夕見夢寺僧曰為我語世人切勿謂行善無益也我宿業深重應一世儒一世盲一世馬踐死茲一旦了三世業幸且往生淨土矣寺僧徧告里中里人始嗟賞曰天之報施善人果不爽也

說諸二集

卷之八

十二

四百三十四

宮于隆登州諸生也家郡治前方四歲時有萊陽訟者如干鱗集隆就中審一人衣問曰汝知某人士悉邪某人士亦無恙邪其人詭曰何物怪兒識是人父子曰是非他往因中吾夫也其丈夫子二人我子也苟我夫與子安矣復何慮嗚呼冤親皆隔世事耳冤者必成宿業親者猶締宿緣惟其心不死故也以斯知心無生滅法

上五事並趙孝廉說

孟城高郵有庠生朱朝臣者字君輔別號贊廷與泰州一士相值維揚投刺而姓名相肖也業怪之矣既而相訊以字同別號又同生之年月日時無弗同者兩人遂深

相約約為昆弟而去余嘗于聯志中集古人姓名肖者不少第未有如此之奇者也友人薛雲卿為余述之

蜀中有一士夫某者官至崇藩好形家術每謂精于形家者無如諸葛孔明當年仕蜀諸公率因孔明得善地以故屢發三國時墓幾有遇焉一日將有所發夜夢一人謂曰我馬超也汝能全吾墓吾祐汝不者徒速自斃耳崇藩君了不為意旦日往發之及隧道矢外嚮如雨遂止明日又往發之則矢盡而及棺矣忽見孟起躍馬持矛向崇藩君曰不嘗論汝乎汝能窮吾矢能逃吾矛哉崇藩君竟立斃而棺亦無敢動者

龍儲二集

卷之八

十三

馬丁志

杭之東城土橋有顛僧者不知所從來每乞食已輒裂瓦而琢磨之必極圓整尋投水中市人無老稚畢聚觀之一日虞淳熙進士過而問焉曰和尚作麼生力而圖之暫而棄之不可惜邪曰仁者獨不見乎人間世瓦合瓦解盡如是耳虞公奇其言始知非凡僧也蓋端坐七日而逝瘞清泰門外數里內俱聞香氣

余以己酉仲夏月朔游鄧尉是日午餘有五人者飲武丘之仰蘇樓迅雷忽震其室一人死四人死而甦死者周姓以粥茶為業山人多以為往因其詳委未聞也其死而甦者中一人家楓橋以輕銷作棒震時輕銷入著兄

肉竟不得脫余返自玉遮得其事蓋睹聽最真者余曰有是哉雷神之示異乎吳俗浮侈即家無擔石者亦輒美食鮮衣以誇閭里天心厭之久矣震及一人若曰以彼已子作彼已服者有如此殛所為吳俗懲不小也語曰雷震曲木未嘗在罪余謂凡雷霆之所擊天未嘗無意者易不云乎洵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彼為未嘗在罪之說者滋人惰窳而懈其脩省余弗取也

龍儲二集

卷之八

十四

四百五十八

京師有商人某者生平好施舍既僧誦佛無虛日自言前世乃晉中某縣某家驛也負乘雖騎有輕重亦不為苦惟行淖中下峻阪則肝肺如倒鞭策猶可禁獨斷養蠶喜疾馳數舉兩足拍其腹則楚不可當但得乘以良士緩控徐行即任所之不知其疾矣其自憶為驛時事如此每向所知談之甚悉其人遠出時遇風雨輒停驟下山必舍騎而徒屆冬月嘗購工作褥鞍三百餘以施云劉昌齡樂善錄云劉三復忽記三生前曾受馬身具言馬之所以苦者在乎渴望而嘶渴也痛最切至者在乎傷蹄踏著硬物即傷蹄也傷則痛輒連心所以平生不忍乘馬苟或乘之必為時其水草至曉曉處必為緩之車亦類此

凌福清家乳母一日歸得鄰婦事述以告凌蓋其比鄰有某氏者三女生女三溺之最後一女已寘溺器中矣其父昇之不動產婦素強有力即起昇之一巨蛇忽入其腹

五內如刺楚毒萬狀因延僧禮懺凡三日得解懺懺  
感鄰氏之麟而茲復為產婦驅蛇亦奇矣大都文  
條惡俗有民社者誠設屬禁以絕之不惟為民間戒罪  
亦所以為己培福也

有賈人某者過宿州之百善驛覓一驢行二十里許亡其  
一橐竟易驢去僕夫持歸白其主人主人不暇檢視亟  
策蹇同僕夫追之至故處不值也僕夫曰前路茫茫持  
此安之盡歸乎主人曰所不遇賈人不還索裝者吾終  
不歸又行二十里許前賈人者方以遺索痛哭道旁主  
人謂僕夫曰汝猶識前人乎曰識之此幾是乎曰然主  
人遂呼賈人曰君何所苦而哀若是賈人告以遺索狀  
主人因問橐中裝幾何賈人曰金三百兩錢若干緡此  
不知經幾拮据而得者一旦亡去吾何面目見家人婦  
子廬有一死耳主人曰君勿慮君之所遺余僕所拾也  
正欲以此相還君可將去賈人且喜且謝曰索屬長者  
僕郎長者有今有意相還甚感惠也余獨何心而悉承  
之願得其半為足主人笑曰得半與奄有之孰利吾不  
遠四十里而逐君如追逃此不利君之半明矣賈人遂  
詰其名居而白之有司有司榜其門曰還金高義里人  
榮之主人顧姓失其名萬曆乙巳年事

說諸二集

卷之八

十五

百十

連江縣洪堂鎮有某氏者曾負甲氏金三錢甲索之急某

無以償矢之曰即死不敢負一日甲忽見某入門遽起

踰之不得而牢中已生一熏矣居久之羊肥息甲心知

其為某也售之乙氏受盡如通數乙尋售之丙直再倍

之丙復轉售三倍乙三人係同里他日相遇甲具道某

償適狀乙詎曰是嘗負我五金丙曰是嘗負我八金可

見生前負人者自懺懺以往死且必報何論其鉅哉

王載南連江人少時父某為送聘某夜夢有持赤幟者引

一同里老人問何往老者笑曰將往陳氏為汝媳婦又

見持白幟者引三人一布裹其頭一裹腰一裹足亦里

人也問何往惏然不答持幟者曰是且往某家醒而訝

之曰吾適聘婦彼入吾夢者又何人哉越三日之某家

曰生女之某家則云狗生子三一頭白一腰白而一則

白蹄者葉奇之矣及載南登科後失偶竟得陳氏女繼

之蓋老人生時喜作緣首三人並里中惡少此其報也

上二事余在南

應聞之董博士

遼左之廣寧有山俗呼為擡佛山一日昧爽世尊從虜地

飛行空中虜以為遊民也先以矢射之中肩及降于麓

復以刀割之中背皆有創痕凌旦虜視之世尊也號泣

懺懺而去遼人聞之有司遂昇致普慈寺初供大殿比

說諸二集

卷之八

十六

百十

丘以為立相不宜在坐像前徙之詰朝比丘起視則猶在故處也其像與今燕京驚峯寺梅檀佛相肖而衣紋差異云雲間僧實律說

貞元

德宗

中白樂天應宏詞科考落時登科者賦並無聞而

白賦竟傳於天下

賦見文苑英華

太和初

文宗

劉蕡對賢良策下

第時登科者二十

策並無聞而劉策竟傳於迄今載舊唐書

傳士亦在有其實耳一時成敗利鈍何足為士重輕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此靈蠢關其好惡與人相

近也者幾希此夢覺關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也者

幾希此凡聖關于與所謂幾希即虞書惟微之旨也入

說儲二集

八卷之八

十七

百三

人門登覺路廓然證聖無非充拓此幾希而已

說儲二集卷之八終



說儲八卷二集八卷

浙江鮑士榮家藏本

明陳禹謨撰禹謨有經籍異同已著錄是編乃其  
劄記皆偶拈一二古事綴以論說不出明人掉弄  
筆墨之習中多闡揚佛教大抵沿屠隆鴻苞之派  
但不至如隆之放恣耳

閱耕餘錄六卷

〔明〕張所望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天啓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閱耕餘錄

六卷》提要

閱耕餘錄叙

劉邵云士必先平淡而後求其聰明微獨人鏡讀書然孔明略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此讀書平淡法也然惟有二公之聰明故至此漢昭烈

閱耕餘錄序

一

施仲美刻

勅浚主云聞丞相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陶詩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古來深湛讀書又無若武侯靖節者而曰略觀曰不甚解將無為酸子藏拙地乎吾爰附

翹張公秀才時嘗註文選及  
顏氏家訓諸編日與玄超長  
興兩先生玩古尋書蕭然衡  
泌已擢名魁應官粵東觀察  
使威德暢於遐方而性樂退  
素篤請東還憤俗憂時改築

閱耕餘錄序

二

龍華故里筆錄數卷皆閱耕  
時所著也此書簡而括雋而  
奧凡後生襲繆承訛先朝老  
輩開繫風教之勸戒文史之  
異同者皆一、括出有擊蒙發  
蔀而不詆訶有握掌解頤而

不嘲譁穿穴理窟抽振談藪  
非天下之至博者其孰能與  
於此公面如削心如集木  
好謙演慎物莫能窺而與之  
論四部七畧之書古今六曹  
九大鎮之故時然後言袞極

閱耕餘錄序

三

有義味若以人望見推換節  
邊腹何足竟公之武庫也獨  
不屑徵逐時豪堅白玄黃角  
聰明勝負之局閉門著述自  
附於村氓野叟不識不知者  
流讀其書可以知其膏中平

淡之所寓矣公之言曰閱耕  
云者但彷彿歸田錄知稼翁  
集遺意如淵明植杖於東皋  
孔明躬耕於南陽古之人古  
之人則吾豈敢

友弟陳繼儒頓首撰

閱耕餘錄序

四



晚輩周裕度頓首書



閱耕餘錄叙

張舛子舍觀察而賦閱耕也古  
之辭三公而灌園豈足異哉舛  
子為孝廉時游閩友余以忘年  
酒酣相顧曰丈夫定當以尺管  
垂不朽寧甘與草木同腐耶及  
通籍出守姑蔑余過之則見案

閱耕餘錄叙

一

牒旁午顏色勞瘁復謂余曰此  
苦趣也行且遂吾初矣自是別  
去十餘年而舛子以東粵觀察  
使請告歸遂營菟裘于龍華之  
里若將老焉然而精神橫溢氣  
骨調鬯視之二十年如一日是  
將大有用于世者而何遽以隱



為乃知并子有道之士其於刺  
眼之浮華櫻心之塵務皆蚊蚋  
相過而胸中浩々落落之氣未  
常少貶澆耕之暇几席牆面皆  
置筆研取注昔媿言懿節可以  
作忠孝垂訓誡者而錄之稍涉  
頌譔則不錄取輒近奇聞異跡

蘭耕餘錄叙

二

可以警耳目表風氣者而錄之  
稍屬影響則不錄取諸史百氏  
可以參同異渾幽與者而錄之  
稍經人道則不錄取品物之繁  
會區別可以標新異益益智者  
而錄之稍雜傳會疑似則不錄  
錄成凡六卷余得而卒業以為

備風人義刺勸懲之義者無如  
此書夫詩之義不過興觀怨群  
以至君父遠邇及草木鳥獸而  
止是錄已種々各具即并子二  
十年宦游家績亦因是可想見  
其一斑矣嗟乎今之由孝廉通  
籍者僥得美官已不知筆研為

蘭耕餘錄叙

三

何物間有刻意立言注々愛已  
指而不愛僂之指蒼操穴木連  
函充棟自謂可藏名山懸國門  
不知過者已不顧矣此與艸木  
同腐何異而并子獨舍彼取此  
其膽識志趣直虛游造物而冥  
契古初豈復今之人哉吾知是

錄出其必傳無疑矣曹子桓不  
有言乎年壽有時而盡榮華止  
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惟文  
章能根莖于道德而該括乎性  
命者其為無窮更不可勝道余  
故讀是錄而有感曰漫題其端  
以與海內之能讀者共焉

閔耕餘錄叙

四

天啓改元辛酉仲冬我生明甫  
陽小友宋珏書于自度庵中

閔耕餘錄卷之一

楚事異同

吳淞張所望叔烈



史記楚世家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  
樂令國中曰敢諫者死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  
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  
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  
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

閔耕餘錄卷之一

一

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又吳越春秋曰伍  
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王卽位三年不聽國政沈  
湎於酒淫於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  
坐鐘鼓之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伍舉進諫曰  
有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不鳴此何鳥  
也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冲天不鳴鳴則驚人  
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爲射者所圖絃矢卒發豈  
得冲天而驚人乎於是莊王棄其秦姬越女罷

鐘鼓之樂用孫叔敖任以國政遂伯天下威服諸侯按此一事而二書所載不同蘇長公諫論曰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蓋以史記爲正也

### 屏翳

呂氏春秋雲師曰屏翳乃廣雅以爲雨師韋昭以爲雷師曹植又以爲風師其說不一李善號稱淹博其注文選亦曰說者雖多并無明據陳晦伯天中記謂當以雨師爲正然司馬相如大

### 閨耕餘錄 卷之一

二

人賦云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屏翳既爲雨師不應又曰刑雨師矣張平子思玄賦雲師雖以交集章懷註亦曰雲師屏翳也又陸士衡詩屏翳吐重陰湛方生詩屏翳寢神變語意皆同釋其字義作雲師爲是

### 觴政

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盡浮之大白醉鄉日月曰凡飲以一人爲

錄事以糾坐人以一人爲明府主斟酌之宜卽觴政遺意此後世酒令之濫觴也然衛武公作抑戒已有監史之設矣

### 兩賢遺思

百里奚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子產死鄭人丈夫舍袂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此兩賢者何感人之深至此

### 閨耕餘錄 卷之一

三

### 鳳晨

尚書中候舜曰朕惟不入百獸鳳晨註曰鳳晨鳳鳥司晨鳴也徐整正曆又謂黃帝之時以鳳爲雞然則上古之世鳳亦與凡鳥等耳何以稱瑞

### 讐酬通用

讐酬古字亦通用戰國策蘇厲遺趙王書屬之讐柞後漢書杜詩傳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以

勸也其義皆同然三百篇已有之抑之詩曰無言不讐

### 古文用換字

後漢書第五種爲高密侯以能換爲衛相魏志令諸葛誕與母丘儉對換誕爲鎮南儉爲鎮東今人以換字爲俗臨文必避而不用

### 赤尺字通用

楊用修赤牘清裁王元美以赤字爲無據惟漢

蘭耕餘錄

卷之一

四

西岳石闕銘內高二丈二赤宛委餘編又引北齊平等寺碑銅像一軀高二丈八赤廣州記稱鰕鬚長四赤知赤與尺通嘗考古文苑宋玉釣賦出三赤之魚于數仞之水王褒僮約三丈一樹八赤成行東觀漢記宣宗謂于延陵曰卿若撓法使遠人亡聊則三赤階前便是萬里水經註資水南有井數百口淺者四五赤則元美所引似猶未盡

### 文正公語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爲逸老計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年踰六十乃謀治第顧何待而居乎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余深嘆服此語常見近世士大夫解組之後精神大半費於第宅園林窮工極麗不遺餘力然未有能長享者非他

蘭耕餘錄

卷之一

五

人入室則鞠爲茂草耳夫容膝易安會心匪遠但使俗塵不染胸次灑然則江風山月卉木禽魚觸境皆供吾樂奚必名園華廈哉文正之言良可思已

### 麥寒

南方四月雨後尚有餘寒土人謂之麥秀寒按王勃采蓮賦麥雨微涼又徐陵集亦有麥冷之語

折巾毀履

郭林宗嘗行陳梁間遇雨中角霑折二國學士皆折其一角云作林宗巾王遵業爲黃門郎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常着窄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折巾毀履二事可稱的對

霞波

舒元興牡丹賦玉欄風滿流霞成波真體物之妙語惜全篇未稱余家園中有一亭前後多種

蘭耕餘錄

卷之一

六

牡丹遂以霞波名之

古永字

夏小正十月時有養夜注養長也若永按古字永作義韓詩江之義矣乃其証也然則養當作義字相似而誤

張燕公詩

張燕公送高唐州五言常時好閒獨朋舊少相過及爾宣風去方嗟別日多淮流春曉晚汝海

路蹉跎百歲屢分散歡言復幾何馮元成絕愛此以爲送別詩第一余次兄源亦稍知詩者因誦沈休文別范安成作謂當過之沈詩云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尊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此篇叙致悽惋字字銷魂不堪卒讀然燕公婉雅多風故是敵手

孟浩然

蘭耕餘錄

卷之一

七

王士源叙孟浩然不赴韓朝宗事曰業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此十二字曲折從容極盡高人適意之態一字不可增減新唐書文藝傳乃曰業已飲遑恤他是何句澹蓋新唐體尚簡潔而剪裁未工故屬詞每多蹇澁之病

方言引詩菱字

方言掩翳菱也註曰謂蔽菱也詩曰菱而不見音愛今本皆作愛恐傳寫之誤

鞭尸

史記伍子胥傳載吳兵入郢子胥掘楚平王墓  
出其屍鞭之三百按越絕曰子胥伐荆平王已  
死子胥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吾先人  
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又淮南子曰闔閭  
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鼎鞭平  
王之墓舍昭王之宮又說苑貂勃對楚使曰吳  
王入郢子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墳按三書皆

閩耕餘錄

卷之一

八

云鞭墓而史記獨以爲鞭屍姑並記之以俟詳  
考

酒趣

楊元慎清尚卓逸任心自放性嗜酒飲至一石  
神不亂常慷慨歎不得與阮藉同時王無功飲  
酒至數斗不醉嘗曰恨不逢劉伶與閉戶轟飲  
兩人可稱異代同調然不如柴桑翁偶有名酒  
無夕不飲顧影獨盡欣然復醉想見其神情暢

適政不必得侶而後成歡也

語弇心兵

韓昌黎詩有詰屈避語弇冥茫觸心兵語弇心  
兵卽所謂口蜜腹劍

八駿

周穆王八駿穆天子傳與拾遺記所載不同傳  
曰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騄驎耳記  
曰絕地翻羽奔宵越影踰輝超光騰雲挾翼

閩耕餘錄

卷之一

九

詩傳本莊子

韓詩外傳云大澤之雉五步一啣終日乃飽羽  
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于陵澤者  
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困倉中常啣梁粟不旦  
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而不鳴  
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按莊子曰澤  
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育乎樊中神雖王  
不善也詩傳語意祖之而簡古不逮遠矣

長城之歌

賈捐之罷珠厓議曰長城之歌至今未絕漢書不注所出按楊泉物理論曰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屍骸相支柱見水經注

慶忌

吳越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以六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司馬

閱耕餘錄卷之一

十

相如曰捷言慶忌蓋謂此又管子曰澗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澗澤之精也然則王子慶忌當以善走而得是名

干將鎮邪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

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之精未流夫妻乃剪爪及髮投之鑪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又王子年拾遺記曰崑吾山有獸如兔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吳國武庫中兵刃俱盡而封署如故得雙兔殺之有鐵膽腎方知兵刃爲所食乃鑄腎爲二劍雄爲干將雌爲莫邪此說佐証不經未足爲據

閱耕餘錄卷之一

十一

車聲履聲

南子淫婦也而識蘧伯玉車殷哀帝庸主也而識鄭尚書履聲

書學

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僧智永好草書退筆五簍埋山下名筆冢懷素繞屋種芭蕉名綠天蕉葉書滿輒拭去書雖一莛非精專如是不能工也



臧張事同

後漢臧洪守東郡袁紹圍之城中糧盡掘鼠煮  
筋角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不能  
仰視莫有叛者城陷不屈而死唐張巡守睢陽  
與洪事絕相類然洪在漢末而睢陽名獨著當  
由人品不同耳

關尹子語

關尹子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

關耕餘錄

卷之一

主

以變化不窮此語可以悟作文之法

先主語本賈子

後漢先主敕太子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  
小而爲之此語本出賈子賈子曰善不可謂小  
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爲胎也  
細若鴈鼠紂損天下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惡一  
類也然賈子又本商書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管子名言

管子曰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  
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  
矣此語當書之座側

博物志附會莊子

莊子將死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  
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弟子曰恐烏鳶之食夫  
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

關耕餘錄

卷之一

主

彼與此何其偏也博物志載澹臺滅明子溺死  
于江弟子欲收葬之滅明止之曰螻蟻何親魚  
鼈何仇語意絕類莊叟然子羽方正未必作此  
放達語恐亦後人附會耳

庾王

庾世游處下坐而學中以下坐爲貴王無功求  
太樂丞而太樂丞遂爲清流高人達士爲一時  
所慕重如此

椒房

椒房之名起于漢蓋皇后所居以椒塗壁取繁衍之義亦以其溫而芳也哀帝時董賢得幸其女弟為昭儀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晉書后妃傳又稱椒掖

叵字

叵字有二義一訓遂也如後漢書隗囂傳叵欲討之是也一訓不可也如呂布目劉玄德曰大

關辭餘錄

卷之一

五

耳見最叵信是也若叵羅之叵不知何義

蔡澤語所出

鑒于水者見面之容鑒于人者知吉與凶此蔡澤說應侯語也按墨子稱古語曰君子不鏡于水而鏡于人鏡于水見面之容鏡于人知吉與凶澤語蓋本此然武王酒誥曰人無於水鑑當于民鑑又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則此語從來甚遠

翟公語異同

史記曰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賤一賤交情乃見說苑亦載此事其末又有一浮一沒交情乃出之句豈史記偶脫邪

士衡賦

陸士衡思親賦曰兄瓊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

關辭餘錄

卷之一

五

暉感瑰姿之蚤就痛慈景之先違或疑其大言不慚然士衡尚有弟航為東平祭酒賦中或指此及士龍未必自作諛語也

竹香

老杜咏竹詩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李賀亦有竹香滿幽寂之句以香稱竹非食肉者所知

趨時

淮南子曰禹之趨時也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

取范蠡曰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  
唯恐不及史記趙高傳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  
羸糧躍馬唯恐後時三書語意並同然不如管  
子之言曰時之處事精矣不可以藏而舍也故  
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昨日已往而不來矣

達巷黨人

論語達巷黨人孟康以爲卽項託見漢書董仲  
舒傳註未知何據戰國策甘羅曰項託生七歲

開新餘錄 卷之一

未

爲孔子師

李善文選

唐李濟翁資暇集謂李善文選有初注者覆注  
者有三注四注者其絕筆之本最爲該備可以  
懸諸日月觀此語知古人業專一書苦心若是  
又知當時書籍尚未散逸諸本濟翁蓋皆見之  
今世所傳文選李注並無異同亦不知是何本  
歡伯禍泉

酒能銷憂故曰歡伯亦能亂性故曰禍泉

丹危翠險

王無功遊北山賦云歷丹危而尋絕徑攀翠險  
而覓脩途聳飛情於霞道振逸想於煙衢用句  
用字並稱新警

花刑

清異錄謂風雨壞花曰花刑勝盲風妬雨語

鏤金

開新餘錄 卷之一

未

國語曰衆口鏤金賈逵注曰鏤銷也衆口所惡  
金爲之銷也顏師古漢書注曰美金見毀衆共  
疑之數被燒煉以至銷鏤此說本之風俗通又  
論衡曰諺云衆口鏤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  
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曰鏤金此解更異

九寡

枚乘七發孤子之鈎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  
取孤寡之物以爲隱約欲其多悲聲也九寡註

引列女傳魯之母師九子之寡母似未當續博  
物志曰九寡九爲寡婦也此解得之蓋九爲陽  
數之極九寡者極言其慘悽耳以九死九逝等  
字例觀義自了了

師古註誤

董子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  
古曰言身形之脩短自幼及壯也余謂長日加  
益蓋謂日晷之漸長耳曾子曰與君子遊如日

閱耕餘錄卷之十

太

之長加益不自知也董子蓋用此語顏注非是

鷦明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鷦明已翔於寥廓羅者  
猶視乎穀澤揚子亦云鷦明冲天又王融遊優  
詩羅澤徒有睨鷦明已寥寥註云鷦明似鳳南  
方神雀漢書作鷦朋恐誤

望字

史記陳餘謂張耳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太史

公報任少卿書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  
言此望字義同皆訓爲怨按爾雅翼曰怨者必  
望故以望爲怨

漢人善用字

賈生疏曰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濁者投鼠  
而不忌器之習也漢法決罪曰當言閹樂弑二  
世於望夷宮由秦法輕戮大臣人不忌上故漸  
及于君也對君父不敢直言見弑故云見當以

閱耕餘錄卷之一

尤

重法此見漢人用字之妙

九尾狐

王褒曰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註引春秋  
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不言九尾狐所  
出按山海經曰青丘國其狐四足九尾德至乃  
來蓋瑞物也然呂氏春秋所載禹行塗山有白  
狐九尾造禹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麗麗  
則九尾之瑞亦不始於文王矣

王生直言

蓋寬饒傳庶子王生與寬饒書曰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讀此書其愛寬饒至矣王生之於寬饒孫會宗之於楊惲皆智士皆忠言也而兩人皆不能用卒以罹禍惜哉

關耕餘錄 卷之一

王

騎寇雁臣

匈奴曰騎寇見管子匈奴遣子入侍秋來春去號曰雁臣見洛陽伽藍記

碑銘之始

杜子夏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氣魂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卽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宴息及死命刻石埋於墓側此後世碑銘之始

乘馬不知牝牡

孫叔敖愛國乘馬三年不知牝牡董仲舒勤學亦乘馬三年不知牝牡

高竿戲

俗戲有高竿者最爲奇險之觀然不始於今也晉傅玄正都賦曰乃有材童妙妓都盧迅足緣修竿而上下形旣變而景屬忽跟挂而倒絕若將墜而復續虬紫龍蟠委隨紆曲杪竿首而

關耕餘錄 卷之一

王

腹旋承嚴節之繁促乃玄賦又本張衡西京賦曰建戲車樹修旃倏僮逞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絰磬頽絕而復聯觀此則此戲自漢時已有之

古人自重其文

楊子雲作法言蜀有富人資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穆伯長有豪士修佛廟成伯長爲記士遺以五百金求載其名伯長曰吾寧餬口爲

旅人終不以匪人傷吾文古人之自重其文如此

語林謬處

劉氏世說有任誕之目所載劉伶阮籍諸人或縱酒酣放或傲氣凌物皆謂之達已不可爲訓矣何氏語林步武世說更爲龐雜不倫如胡毋謙之醉呼父字張融放氣御前此皆無忌憚之小人名教所不容者而乃採其穢跡播之唇吻

蘭軒餘錄卷之十

一主

將奚取焉且元朗之序任誕以爲孔門狂者之流又惜世無孔子莫爲折中如向二事琴張曾皙之徒有之耶藉令此輩在聖門孔子亦以爲進取而裁之耶何氏之失如此者不少余兄長輿作語林裁多所駁正偶未及此余故拈出以附其後無令踰繩蕩檢之徒藉爲口實

淳寂

王無功醉鄉記云醉鄉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

乎何其淳寂也如是淳寂二字非深於酒者不能道

赭衣之義

山海經曰夏后啟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請訟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郭璞註謂不直者血見於衣也秦漢以來罪人衣赭衣蓋取此義

楊王孫

蘭軒餘錄卷之十一

一主

楊王孫以裸葬一事班史特爲立傳此文人之好奇也然本傳止稱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不書名不書地按西京雜記曰楊貴字王孫華陽國志曰楊王孫城固人也昔人謂史多詳於近代而孟堅乃疎略如此何耶

損箎

世本暴辛公作損蘇成公作箎蓋因小雅伯氏吹埙仲氏吹箎之語附會可笑

孟子逸文

漢書伍被傳引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韓詩外傳引孟子曰夫舂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汚世見文選註桓寬監鐵論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鮑照河清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坊記注引孟子曰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傳言失指圖景失形劉知

開禧餘錄卷之一

孟

幾史通兩引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後漢書張衡傳章懷註引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弘明集引孟子曰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太平御覽引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田糞不過苗利得果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去欲止淫今孟子皆無此語蓋古經書皆有別本故多異同如此又按漢書藝文志孟子

列儒家而陰陽家亦有孟子一篇唐藝文志又有偽孟子四篇皆不詳其人

牝朝

唐人目武氏之世曰牝朝

文思相反

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嗔揚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碁語笑諠譁而不妨締思此文思之

開禧餘錄卷之一

孟

相反也

字妖

文心雕龍目好用奇字者曰字妖

園土

漢書司馬遷傳幽於圜牆之中註引周禮以園土教罷民按竹書紀年夏帝芬三十六年作園土則獄之稱園土亦不始於周矣

坡詩用李昊事



孟蜀兵部尚書李昊常以牡丹花數枝分遺親知卽以興平酥同贈且曰俟花凋謝以酥煎食之無棄濃艷東坡詩未忍汚泥沙牛酥煎落蕊正用此事

鼻飲

賈捐之傳駱越人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鼻飲事註者不詳按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鼻飲杯南人習鼻飲有陶器如杯枕勿植一小管若

蘭耕餘錄卷之一

禾

瓶嘴以鼻就管吸酒漿暑月以飲水云水自鼻入快不可言

名園記佳語

洛陽名園記董氏西園一堂竹環之盛夏不見畏日清風忽來留而不去幽禽靜鳴各誇得意數語摹寫園林銷暑之境讀之覺爽氣襲人

口伐

新唐書鄭元壽說突厥引去太宗賜書曰知君

口伐可汗遂息邊烽口伐字甚新

寫字

國語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史記燕世家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後世言寫照寫生義出於此

亡其字義

史記范雎傳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以亡字爲輕蔑之

蘭耕餘錄卷之一

禾

義非也亡無同亡其猶云無乃莊子外物篇老萊子謂孔子曰抑固寡邪亡其略弗及邪戰國策韓昭侯謂申子曰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其義並同

姜里事

史記周紀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乃囚西伯於姜里是文王之囚以崇侯之譖也而戰國策載

魯連曰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乃不及崇侯事又韓非子曰以智說愚必不聽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則謂文王自以說紂見囚古書所記亦何可盡信

賈晁之論所出

越絕計倪曰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

開耕餘錄

卷之十

天

歲一飢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蚤知天地之反爲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饑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漢儒賈誼論積貯晁錯論貴粟皆祖之

紀名之異

史記鄒陽傳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強威宣漢書亦載此文越人蒙作越人子臧又王符潜夫論曰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

於百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一人而三書所載各異

古語不拘

鄒陽獄中上書曰聖王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按周書武城言武王封比干之墓而此云封其後秦誓言紂剝剔孕婦不聞修其墓也古人語不必皆有出殆所謂想當然耳

枚乘語本宋玉

開耕餘錄

卷之一

完

枚乘上吳王書曰養由基之射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此語實本宋玉鈞賦曰察玄洲之鈞未可謂能持竿也可見文人相襲自古已然

漢傳字誤

漢書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末云願陛下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

夫堯舜之時皋陶爲士治獄安可遂廢余甚疑此語後見劉向說苑亦載此書治獄作煩獄始知漢書之誤

函字

漢書劉向傳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垂字通鑑作函函古插字胡三省註以爲卽垂字似失考

尸子語

關耕餘錄卷之一

三

尸子曰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卽孟子所載許行並耕饗殮之說

化鶴

丁令威仙去化鶴來歸見續搜神記又蘇耽仙去亦化鶴而歸見列仙傳人知有令威而不知有耽

丁令威歌

楊用修丹鉛錄曰丁令威歌城郭是人民非何

不學仙塚累累脩文御覽引此云何不學仙去空伴塚累累增此二字文義始明余謂前語藉政不必妄爲蛇足

二賦用始皇事

三輔黃圖曰始皇營朝宮於上林苑車行酒隨行炙班孟堅西都賦曰陳輕騎以行魚騰酒車以斟酌左太冲吳都賦曰飛輕軒而酌醪醕方雙轡而賦珍羞二賦皆用此事而句法各極其

關耕餘錄卷之一

三

工

閱耕餘錄卷之二

吳淞張所望叔翹著

青雲

古人用青雲字義各不同史記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此青雲謂立言傳世者如孔子是也謝康樂詩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此青雲謂仙真之流得道翀舉者也今世惟以登仕路爲青雲陋矣

閱耕餘錄卷之二

敦髮

文選張景陽雜詩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李善註引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敦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敦斷也按今莊子俱作斷髮敦字甚奇古書亦罕見善又曰章甫喻明德諸越喻流俗諸字義與諸夏諸戎同蓋越人種類最多故有百越之名讀者乃作之於字解非也

壁書

孔安國尚書序秦始皇滅先世典籍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劉歆移太常博士云尚書初出於屋壁班固藝文志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皆不言藏書者爲誰據家語曰孔騰漢記尹敏傳曰孔鮒劉知幾史通又曰孔子之末孫孔惠其說各不同

旅魂依人

閱耕餘錄卷之二

三

張進士紫台有僕客死河西務其家不知也踰年更遣一僕往比還日已暮未敢見主人而僕之妻宿于內樓是夕忽聞牕間有叩擊聲恍惚見其夫人相對悲楚詰朝始得凶問乃知旅魂依人而歸

王彪賦語

清異錄載王彪臨池賦云碧氏方澄宅龜魚而蕩漾綠卿高拂宿煙霧以參差碧氏水也綠卿

竹也如此用字亦好奇之過

籥口噤門

越絕書忠臣籥口謂人皆不言如門之鎖閉也  
潘岳西征賦噤門而莫啟謂距關自守如口之  
噤閉也用字俱新

紫貝

西京賦註引相貝經紫電黑雲謂之紫貝初疑  
電雲之義後見顏師古漢書注曰紫貝紫質黑

關雎餘錄

卷之二十

辛

文乃知電言其質雲言其文也

火浣布

火浣布諸書所載不同異物志以爲出斯調國  
南海中有火洲其上有野火木生其中采其皮  
以爲布也搜神記則云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  
草木鳥獸皆生於炎火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  
草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又神異經云南  
荒之外有火山其中生不燼之木火中有鼠織

其毛以爲布也又十洲記炎洲有火林山山中  
有火光獸大如鼠取其毛緝爲布也

杜詩所本

陳思王述丁敬禮之言曰文之佳惡吾自得之  
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杜工部詩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本此

用顧曲事

皇甫子循曰六朝詩緣知曲不誤無事畏周郎

關雎餘錄

卷之二十一

四

又周郎不相顧今日管絃調又要得周郎顧時  
時誤拂絃同用一事而興寄愈密乃知詩之妙  
用無方也然王無功詠妓詩不應令曲誤持此  
試周郎又自一意而子循未及

讀經悟意

周磐誦汝墳而爲母祿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  
弟同食古人讀經別有領悟不若後人拘拘訓  
詁也

元朗名言

何元朗嘗謂古今豪傑獨范蠡東方朔二人東方朔能嘲哂帝王范蠡則玩弄造化矣此亦可謂名言

翦彩詩

趙彥若詠翦彩花詩花隨紅意發葉就綠情新可謂麗語然不如裴延之緣知陌上柳應如手中春更為新警可愛

蘭耕餘錄

卷之十

五

姓名異稱

京房善易是稱易京馬融長笛賦易京君明識音律師摯工琴爰標琴摯枚乘七發使琴摯斲所以為琴耕莘之賢以莘老為目東晉玄昂釋莘老負堦上之叟以幽叟為名謝瞻張子房詩伍員謂之靈胥左思吳都賦猗聲允其幽叟潘岳西征賦伏屈平謂之楚原梁庾肩吾啟師曠謂之晉野賦晉野諫而褒妙謂之嬖褒西征賦淫嬖褒以縱應后羿謂之淫

羿楊雄太僕箴昔有淫羿馳騁忘歸可見古人下筆字字求工

至引用姓名亦加裁翦如斯之類未易殫書略舉數端以新耳目

文思通塞

陸士衡文賦曰覽營魂以探頤頤精爽而自求理翳翳以逾伏思軋軋其若抽葢言文思偶塞出之甚艱故揚雄作賦有夢腸之談曹植為文有傷命之論也然驚人之語往往出於苦心皎

蘭耕餘錄

卷之十

六

然詩式曰有時佳句縱橫宛如神助蓋由先積精思神王而得斯則所謂鬼神通之者乎

蘇黃論書

東坡論書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山谷云楷法欲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得左規右矩二公之語皆得書家三昧

史記三傳

史記列傳中伯夷屈原孟軻三篇皆別創一體

而機軸又各不同伯夷傳全篇皆自出議論屈  
原傳敘事議論錯雜成文孟子傳則旁及他事  
以容形主可謂極盡文字之變蓋伯夷潔行而  
餓死屈原竭忠而被逐孟子懷仁義而不遇皆  
古今恨事子長恨人也借彼三賢摭其憤結故  
精神溢於筆端跌宕縱橫自成絕調後之作者  
殆難爲工

三字名

蘭藉餘錄卷之十一

七

楊用脩謂戰國策有董之繁菁古今三字名惟  
見此余疑古文所載人名或亦偶用助辭如左  
傳石之紛如孟子尹公之佗庾公之斯之類未  
必爲三字名也

捏目生華

楊承珍

吳人嗔妄言者輒云捏目生華亦有所出傳燈  
錄云但如捏目妄起空華

羽觴羽楫

古人酒器曰羽觴輕舟曰羽楫亦猶羽書羽檄  
皆取其速

詩用陶字

謝惠連詩淩舟陶嘉月楊用脩引王褒九懷陶  
嘉月兮總駕王逸曰及吉時也余謂叔師益會  
意解耳陶字自是喜意禮記人喜則斯陶詩君  
子陶陶並與此同康樂詩共陶暮春時亦此義  
士衡理語

蘭藉餘錄卷之十一

八

陸士衡演連珠有云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  
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此  
語殊有妙理非宋儒所及

賊禿

今人罵僧輒云賊禿按梁荀濟表云朝夕敬妖  
怪之胡鬼曲躬供食淫之賊禿則此語自六朝  
時已有之

越絕語

越絕書申胥諫吳王曰臣聞狼子野心仇讐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壁壁不忌鼠今越人不忌吳矣此壁字疑當作辟卽機辟之辟或刻本偶誤

撲滿

西京雜記鄒長倩遺公孫弘撲滿一枚書云撲滿者畜錢土器有入竅無出竅滿則撲之土粗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

閨耕餘錄

卷之三

九

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矣齊已亦有詩云祇知滿我腹寧知滿害身到頭須撲破却散與他人撲滿之制今未之見

鬼事

太倉方氏有老翁歿後仍歸課理家務與人言談但不見其形耳吳江錢子孟孝廉常過其家初猶寂然無聲其子先爲通款翁卽響應與子孟酬對終夕子孟爲吕公原道之此事異矣乃

許同生金牛隨筆所記張令德事尤異令德太原人以某科舉于鄉辛卯物故壬辰春諸孝廉偕計者數見之京師携一友稱段相公及一老蒼頭相隨言笑飲食步履無異生人王民部堯年嘗與之款接及晤晉人知其踪跡心殊惡之卒亦無他也或謂此生死于妓妓自太原徙燕其魂隨至焉果爾則令德直一淫昏之鬼耳顧能出幽入明白晝見形于輦轂之下命儔傭侶

閨耕餘錄

卷之十

十

彰灼耳目此理殆不可曉

古人癖嗜

鄭泉嗜酒願死而葬陶家之側冀取爲酒壺米元章嗜書畫願死作蠹魚游於金題玉璫間而無害嗜好之癖一至於此

令弟之稱

謝康樂酬惠連詩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則自稱其弟亦可曰令弟也雅詩此令兄弟綽綽



有裕令兄令弟之稱本此

### 持牢

獻帝紀祖授諫袁紹勿伐曹操郭圖曰監軍計在持牢非見時知機之變持牢猶今俗語所謂把穩

### 潤筆

隋書高祖復鄭譯官爵令內史令李德林草詔書高祖戲謂譯曰筆乾答曰出爲方牧致策言

### 蘭耕餘錄 卷之二

丰

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潤筆之語始此

### 瓜牛廬

魏略焦先楊沛並作瓜牛廬裴松之以爲瓜當作蝸圓舍形如蝸牛也按本草蛞蝓一名陵蠡一名土蝸一名附蝸一名蠡牛亦曰瓜牛松之未及考耳非字之誤

### 七體

枚乘七發體出獨創後來擬作雲起如傳毅七

激劉廣世七興崔駰七依李九七疑桓麟七說

劉淵林蜀都賦注又作桓譚崔琦七蠲劉梁七舉馬融七厲

張衡七辨曹植七啟徐幹七喻王粲七釋張協

七命陸機七徵湛方生七歡傅玄七謨宋顏延

之七繹齊竟陵王作賓僚七要梁蕭子範作七

誘俱載藝文類聚內七厲七謨止存其目又有

七枝不詳何人所作按古文苑酈炎遺令曰吾

二十七而作七平又文選註有左思七牧劉劭

### 蘭耕餘錄 卷之二

丰

七華其文皆不傳也唐以後作者不能詳及吾

邑石英申子珍有七宣奇文鬱起曹張之亞惜

其坐事見法不甚著耳七宣在獄中作

### 明妃詩

石子珍既繫獄夏文愍憐其才欲出之會世

廟命賦明妃詩夏使石代賦以進未有漢官水

泠泠流出明妃心之句特蒙御賞文愍徐言

此石主事代臣作上顧之然卒不可救蓋

世廟雖好文而必不軌法故臣下凜凜無敢犯者一代治體嚴肅跨越前後不虛耳

### 七緯

東京諸儒以七緯爲內學七經爲外學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還期授也詩緯推災度汜歷樞舍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

### 蘭藉餘錄卷之三

三

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漢合孽佑助期也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識在七緯之外

### 文人服善

魏朗先作曹娥碑見邯鄲淳之文遂毀其草袁淑作赤鸚鵡賦見謝莊之作竟隱不出心服其工也蔡中郎欲作靈光殿賦因延壽而輟翰陸

平原欲作三都賦緣太冲而韜筆知不能加也古書用目字

凡人意有所屬而難爲言者輒以目示意彼此領略皆在阿堵中故左傳曰目逆楚辭曰目成史記曰目笑曰目攝曰目留曰目挑漢書曰目送曰目禮曰目指曰目駭唐書曰目禁五代史曰眼語

### 黃堂

### 蘭藉餘錄卷之二

南

太守廳事謂之黃堂姑蘇志謂春申君子假君之殿後太守居之數火塗以雄黃故名天下郡治稱黃堂昉此或謂以黃歇之姓名堂二說不同湘素雜記天子曰黃閣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曰黃扉太守曰黃堂此說近是

### 裴晉公

裴晉公不信佛法嘗語人曰鷄猪魚蒜逢着便啖生老病死時至卽行余謂晉公此言直截痛

快已深契無相宗旨又嘗自贊其像曰爾形不長爾貌不揚胡爲將胡爲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讀此可以想見其人

### 通天犀

通天犀置米其上以飼鷄雞見卽驚走名駭鷄犀又置之狐穴則狐不歸亦名駭狐犀

### 偷狗賦

侯鯖錄滕元發少修業寺中烹寺犬食之僧欲

### 園耕餘錄

卷之二

幸

申理令作滕先生偷狗賦其警句曰餌餅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難回顧兔之頭鶴林玉露亦載此又以爲馮京事謂僧訴之縣縣令命京作賦云似皆出於好事之口

### 馮夷

酉陽雜俎曰河伯乘雨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按山海經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郭璞註冰夷卽馮夷也似當以郭說爲正

### 漏卮

曹子建與吳季重書飲若灌漏卮以漏卮狀善飲者最妙後魏王肅一飲一斗京師士子遂號爲漏卮盖用子建語

### 畏內

嘗見朋儕中有畏內者其事多異欲取昔人所記彙爲一編以資嗛噉及讀吳越春秋載伍胥亡楚如吳遇專諸方與人鬪其怒有萬人之氣

### 園耕餘錄

卷之三

去

而其妻一呼卽還子胥怪問何夫子之怒也聞女子之聲而折專諸曰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展卷至此不覺失笑此當爲畏內之鼻祖

### 酒德

南史稱羊侃性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蘇長公自謂飲酒終日不過五合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過於客二公雖不能飲乃深解酒

中趣者

歐陽公

歐陽文忠公晚年寘定平生所爲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當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畏後生笑又一日與子裴論文因及東坡乃歎曰三十年後世人更不道着我矣古人之苦心而服善如此何嘗妄自標榜藐視一世之人以爲皆出吾下也

關耕餘錄卷之十

七

才各有宜

王霸馳聲于潁川而息譽于京尹王宏著績于汲郡而泯效于司農人之才能各有攸宜故任事者惟用其所長任人者勿窮其所短

白鷺濤

枚乘七發說觀濤云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嚴維詩青雀舟隨白鷺濤王禹玉詩海國寒飛白鷺濤皆本此

機車

劉孝威行幸甘泉宮詞機車鳴里鼓駟馬駕相風按古者天子屬車有記里鼓車一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卽擊一槌故曰機車古今注又名大章車今西洋國有自鳴鐘亦此類

麟筆

王子年拾遺記曰張華撰博物志武帝賜以遠西麟角筆故吳融詩曰偶持麟筆侍金闈

關耕餘錄卷之十一

夫

鳧藻

後漢劉陶上疏云武旅有鳧藻之士又杜詩傳亦有士卒鳧藻之語藻水草如鳧鳥之得水草言其和悅

麈尾

晉人清言恒捉麈尾按麈乃鹿之大者行山中則羣鹿隨之皆視麈尾所轉故善談名理爲衆所推者執之

黃耳

陸機有大名黃耳又魏時鮮卑獻千里馬亦名黃耳

古人不拘忌諱

孫子荆詩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莫大於殤子彭聃猶爲天按是時子荆遷馮翊太守征西官屬送之留詩以別也將之官而作此語在今人必以爲不祥矣

蘭精餘錄卷之二

九

漳浦臥

孟浩然尋陳逸人故居詩始聞漳浦臥奄作岱宗遊漳浦臥蓋本劉公幹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岱宗泰山也一曰天孫主召人寬

戴淵蘇渙

戴淵蘇渙少年皆任情不檢至流而爲盜其後戴以功績著名於晉蘇以聲詩流譽於唐且戴之清白屬操蘇之絕跡人事其人品尤表表故

陸士衡薦淵砥節同于井渫而杜子美稱渙新作過于黃初其爲名流所推服如此古之取人者或取于盜賊有以夫

東坡奇句

東坡嘗題郭祥正壁云枯腸得酒匹角出肺肝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此詩語意奇甚亦見此老生平作畫多在酒酣興發之後所以毫端有神

蘭精餘錄卷之二

十

落英

楚辭朝飲木蘭之墜露今夕餐秋菊之落英或問謝疊山曰菊英無零落露墜矣可飲乎謝曰木蘭不常有得蘭露之墜者亦當飲之秋菊不常有得菊英之落者亦當餐之愛之至敬之至也非謂蘭露必墜菊英必落也余謂墜降也墜露謂露之降于木蘭者耳落英猶云殘英也詞本明白何事費解宋人穿鑿之說不足爲據楊

用脩號稱博雅亦謂此說得騷人言外之意何歟他如洪興祖補注以爲落如我落其實而取其華之落西谿叢語引沈約宋書符瑞志以英爲葉鶴林玉露又謂落如詩訪落之落始也謂初英也總皆泥于菊藥之不落不知讀騷宜善會其意正不必如此拘拘

### 綿花

吾松以綿布衣被天下而綿花之來莫詳其始

園耕餘錄

卷之十

主

相傳謂種出西番元時始入中國按通鑑梁武帝木綿皂帳史炤釋文云木綿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下種既生頃一月三薹至秋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其中綻出如綿土人以鐵鋌碾去其核取如綿者以竹爲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綿令其勻細卷爲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縲絲狀織以爲布按史炤所言卽今之綿花無疑矣但今制彈綿之弓以木爲

之長六尺餘則與古稍異耳謂起自元時非也第史炤以此解木綿亦未爲當木綿出交廣其樹盈抱其實如酒杯其口有綿可作布見張勃吳錄卽今之班枝花楊用修辨之是矣

### 裨賦佳語

晉夏侯湛裨賦有曰朝露濯葩夕霞抱月狀士女之容色鮮麗詞豔而工

### 草薰

園耕餘錄

卷之十

主

江淹別賦閨中風煖陌上草薰薰香氣也廣雅以蕙艸爲薰草又佛經云奇草芳花能逆風聞薰

### 偈語

偶讀內典有羣居閉口獨坐防心之偈養身處世之理盡此八字真可謂要言不煩

### 蘇太守

鎮江太守蘇公兆民自言有日者推算其生平

履歷書示毫髮皆驗惟紙尾日月光華四字不可解及出守南徐偶閱郡志有日光月華二山嘆曰我其止于此乎未幾而卒蘇與吾郡守蔡公增譽同在武關言其事蔡公爲余道之

小序不可廢

古詩三百篇朱子盡紬小序之說我明一以朱說取士士無異學遂不知小序爲何書矣夫序說豈無可議者然漢世去古未遠師友淵源

蘭雅餘錄卷之十一

書

必有所自千載而下以臆見揣摩作者之旨安能盡合故小序必不可廢猶侏儒問徑天高于修人而曰子雖不知猶近于我此雖諧語故自可思

魚米

唐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此卽彭蠡之濱以魚食犬黎洞之人以香代爨之意言水陸物產之饒也楊用修云今人名沃土爲

魚米之地本此

五方之神

漢書魏相傳東方之神太皞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此說蓋本之甘氏星經曰太昊執規而治春炎帝執準而治夏黃帝執繩而治四方少昊執矩而治秋顓頊執權衡而治冬按執衡司夏之說既

蘭雅餘錄卷之十一

雷

不合而權衡分屬亦恐未妥况五方之神中央安得獨遺不如星經之精詳矣

不知二五

俗語謂人昏不曉事者爲不知二五此語甚古尸子曰鴻鵠在上杆弓攬弩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記欲鴻之心切也

嘔兒

萬曆己亥三月上海二十九保民家婦有嫗一

日坐機中忽覺喉間作惡嘔出一小兒長四五寸許形體都具擲地即不見蹤跡

陸文定公語

陸文定公嘗言仕局中脂韋迎合工巧佞以希媚於時者一似優人登場作劇憂喜悲笑曲盡情態以取人意然不過一餉間俱成空矣每誦斯語令人神竦

白蘇語

蘭精餘錄卷之十一

事

白香山詩莫言無勝地自是少閒人蘇長公與張懷民步月亦云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長公乘興信口不覺與香山語合

飛頭蠻

抱朴子有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王元美云無首之體夷堅志等書凡三載之無身之首則不知何物余謂海外有飛頭蠻其頭飛去即不屬於

體豈非無身之首耶

隱士

庾肩吾贈周處士詩云仙人翻可見隱士更難尋蓋古之隱士滅跡銷聲至姓名俱晦必非世人所得而踪跡者夫使隱士誠難覓於仙人人自不敢輕之矣何用高自標譽爲

韋詩

韋蘇州有答故人見論詩曰素寡名利心自非蘭精餘錄卷之十一

美

周圓器徒以歲月資屢蒙藩條寄時風重書札物情敦貨遺機杼十縑單慵疎百函規常負交親責且爲一官累况本濩落人歸無置錫地省已已知非枉書見深致雖欲效區區何由枉其志余自守衡三載絕不通征南之牘生平親故多見誚讓愛我者間以世情風之顧習嬾成癖終不可化偶讀此篇因歎古今人情大抵如此諷詠之餘聊爲拈出敢云趣同昔賢固亦事乖



巧宦矣

客作

吾鄉罵奴曰客作初不省其義及讀西京雜記  
康衡勤學邑有大姓家富多書乃與客作得主  
人書徧讀之又魏略焦先饑則爲人客作飽食  
而已不取其直乃知俗語所自第爲主傭作故  
曰客作本非罵詈之詞

淵明真率

蘭新餘錄

卷之十

主

陶淵明每與客飲或先醉便語客曰吾醉欲眠  
君可去天真爛熳如在目前想當時游從者亦  
不訝其簡傲也世俗拘拘情疎文密流連觴斝  
極意綢繆每至賓主俱疲以爲歡洽其真率之  
致去古人遠矣

泉溢

萬曆癸卯衢州大塘里中陂池井泉一時俱溢  
出凡三日始復常是歲亦無他異

李陵答蘇武書

李陵答蘇武書梁昭明已入文選自唐劉知幾  
謂其文體不類西漢蘇子瞻遂疑爲齊梁間文  
士擬作考江淹上建平王書有云此少卿所以  
仰天椎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又魏瓘搗衣  
賦云李都尉以胡笳動泣皆用陵語豈其無據  
如以詞多偶儷體涉流靡則鄒陽獄中之書劉  
勝聞樂之對在陵先者已然可謂西漢之文無

蘭新餘錄

卷之十

主

此體乎且熟味此篇詞雖靡麗氣故雄渾而叙  
致詳委曲盡情事非親歷其境者必不能描寫  
至此斷爲陵作無疑

劉知幾水仙賦

劉知幾嘗作水仙花賦時人以爲不減洛神見  
金樓子惜其文不傳

許市

虎丘先名海涌山吳王闔閭葬其下秦始皇巡

海右經此欲發墳取其寶劍忽有白虎當墳而踞以劍擊之虎西走二十五里而沒地裂爲池因名其地爲虎塚至唐諱虎錢氏諱璆改名許市後人訛舊音於許字加水爲澣市爲墅此說見吳地記今澣墅設權關而土人猶稱許市不知者反以爲誤矣虎塚之名無復知者

知市

史記五宗世家趙王使使卽縣爲賈人權會索

關籍餘錄

卷之十一

五

隱註會音僧古外反謂爲賈人專權買賣之賈以取利若今之知市矣按知市者習知市中物價爲兩家平其交易卽今所謂牙行

蟬

曹子建蟬賦聲皦皦而彌厲兮似貞士之介心又曰皎皎貞素侔夷節兮夫蟬之爲物至微矣以其吸風露遠塵濁古人至比之伯夷良有際意故曰玄蟬潔飢不羨螻蝦穢飽士君子之自

處宜何如

謝韓二詩

謝靈運登池上樓詩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言進無濟世之智退乏躬耕之力所謂進退維谷者也韓退之曰居家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長苦心亦祖康樂之旨

雌鷄化雄

萬曆戊申五月衢城營兵家一母雞忽化爲雄

關籍餘錄

卷之十一

五

冠距絕異鼓翼長鳴徐考功觀我親見之

駛雨

元好問詩駛雨東南來自註駛與快同見魏志按駛馬行疾也駛雨卽急雨魏志管輅傳所稱快雨乃謂雨霑足快人意也用字自佳解義乃謬

鄭花岩

吳門靈岩山側有獅子口形如獅子張口之狀

旁有一石上刻三大字曰鄭花岩不知何所取  
義或曰鄭花卽梔子花亦未見所出

閱耕餘錄卷之二

閱耕餘錄

卷之二

圭

閱耕餘錄卷之三

吳淞張所望叔翹著

烏德

南陳恩倖傳司馬申常晝寢有烏啄其口流血  
及地時論以爲譖賢之效夫詩稱莫黑匪烏烏  
不祥烏而猶知惡譖賢之人豈非烏之一德

唐人小說所本

淮南子曰齊伐楚子發率師當之兵三却楚賢

閱耕餘錄

卷之三

十

大夫盡用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倫進曰臣有  
薄伎子發遣之倫夜出解齊將之幃而獻之子  
發使人歸之明日又取其枕子發又使歸之明  
日又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將大駭曰今不  
去楚軍將取吾頭卽旋師而歸此市倫與紅線  
事相類乃知唐人小說皆有所本

苻酥

苻菜首見於三百篇吾鄉陂澤中多有之農田

餘話謂熟煮其味如蜜名曰行酥然知之者絕少陳眉公云俟秋明水清載菊汎泖膾鱸擣橙并試前法同與尊綠薦酒

金萊玉蔬

史記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三神山不死之藥金樓子曰聞鬼谷先生言故遣之求金萊玉蔬及一寸椹此說亦異

死何如生

蘭耕餘錄 卷之三

二

向子平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王隱晉書中牟令蘇韶卒見形求改葬兄弟皆見之間死何如生韶曰無異而死

者虛生者實此其異也

夷甫女婢

王夷甫有女曰晉賢婢曰六出其名皆異又皆不屈於劉曜而死事見南岳魏夫人傳

二十作念

吳王之女名二十故江南人呼二十爲念北人不爲避也此說見兼明書今人罕知之

帆怒

搜神記荀序舟行經青草湖帆怒風駛序出立船上墮水帆怒二字甚新

喜風

黃帝風經曰調暢祥和天之喜風陶靖節詩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好風卽喜風也

蘭耕餘錄 卷之三

三

書法感神

王右軍書黃庭經訖聞空中語鄉書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丈人也事見書斷故知一藐之妙亦可通神

龔侍御

龔侍御愷性剛直不能容人過卽郡縣公有失政嘗面折之當事者多不能堪惟堯山臧公守郡雅相推重及侍御卒臧公歎惜累日謂僚屬

曰老成云亡吾輩不得聞其過矣夫龔公雖慙不失爲古之遺直然非龔公誰能容之者至忘其忤已而幸得聞過更是聖賢之用心

邑令逸名

慶遠志洪武中有羅景城秦宗議皆以歲貢爲上海知縣考郡邑志並無二公之名姑識于此

涪翁

後漢方術傳有老夫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

閱耕餘錄 卷之三

四

人間著鍼經診脈法傳於世不著其名黃魯直晚年謫蜀自號涪翁蓋取此

張彥遠語

張彥遠酷嗜書畫或笑之曰終日爲無益之事何補張曰不爲無益之事安能悅有涯之生夫以書畫爲無益者俗人也彥遠亦漫應之耳

閆蓬頭

閆蓬頭自言壯年房室過度病瘵且死遇師教

以坐功得亡恙且謂汝欲不死亟去家自是浪跡湖海間以延年冲舉之術不應惟勸人行陰騭廣施予勿淫勿殺勿憂勿恚勿多思而已

黃山人事

黃山人希度常與閆頭陀游處半載臨別閆密緘一紙予之口可置衣帶中有急開看黃後渡柳風浪大作舟幾覆亟啟視之則具記此日當遇險誦觀世音名號可以無恙如其言舟忽隨

閱耕餘錄 卷之三

五

風飄至柳塔獲免

松化石

松化石余曾於張雨若清江衙齋見之大小凡五松理而石質云得之古廟中大是奇物雨若繪圖而系以詩好事者咸屬和焉

涵碧亭

東陽涵碧亭唐邑令于興宗所建在峴山下興宗繪圖乞詩於劉禹錫禹錫爲賦七言一律有

落在尋常畫師手猶能三伏凜生秋之句余往歲游東陽訪其境最爲幽寂而亭已久廢惟見荒煙蔓艸而已徘徊移日不勝懷古之情

### 爛柯事

王質爛柯事蓋亦昔人寓言謂人世百年變幻不過一局棋耳與黃梁公案可以參觀後人遂據以爲實爛柯山在衢城南四十餘里余嘗游焉其境亦不甚僻乃石梁之下塑二仙及王質

### 閑耕餘錄

卷之三

太

像郡人每歲早迎以祈雨尤爲可笑

### 歐蘇互推

宋世文章家歐蘇最擅名而二公亦互相推服歐陽公常與子棻論文因及東坡乃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人更不道著我矣蘇長公與舒堯文書則曰歐陽公天人也天之生之甚難非且休息千百年未易復生此人也近世前輩每忌後生而靳于獎借後生亦藐前輩而肆爲

詆訶聞二公之風寧無少愧

### 趙清獻

趙清獻公爲宜州別駕愛民如子暇則集諸生於香山梵宇講學事詳慶遠志宋史言清獻通判泗州而不及宜州豈偶遺之耶志併載琴鶴事又謂鶴死瘞龍塘之原民思公建瘞鶴亭似出附會之說且以清獻爲蘭谿人更謬

### 百穀詩

### 閑耕餘錄

卷之三

七

袁中郎去吳諸詞人送之賦詩言別王百穀有紅燭也隨人惜別風前流淚不曾乾之句爲舉座所賞然唐人已言之杜牧云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流淚到天明

### 三字字

古人有三字字者高歡字賀六渾張天錫字公純嘏

### 書麓

讀書多而不解其義者，咎人謂之書獃。葛稚川目爲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又郭登咏蠹魚詩曰：「瑣瑣如何也，賦形雖無麟甲，有魚名。」元來全不知文意，枉向書中過一生，亦借以爲刺。

鳥中曾參

白香山詩：「目慈鳥爲鳥中之曾參。」

禪玄相通

孟襄陽題融公蘭若而云：「談玄劉文房，尋南溪。」

蘭耕餘錄

卷之十一

八

常道士而云禪意，乃知禪宗玄理，故自相通。

飲量

唐人目飲量寬者曰大戶，亦曰高戶。

衰荷

海上一友人園池種荷，敷榮甚盛，每召客宴賞。一旦忽盡去之，余怪問其故，曰：「花雖可愛，但秋來零落之狀，不堪入目耳。」余應之曰：「有繁華必有憔悴，君何見之不達也？」白香山衰荷詩：「無人。」

解愛蕭條境，更遶衰藁一匝看。如此詠物，亦復可味。

枘鑿

史記孟軻傳：「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此語本之楚辭，如「方底圓蓋」之謂耳。今人語不合者，輒曰「枘鑿不知去方員字，則枘鑿故自相入矣」，習用而不覺其誤可笑。

淫報

蘭耕餘錄

卷之三

九

錫山王元肅除夕自外歸，道經城隍廟，忽見一僧一婦人携手從廟門出，甚訝之。因緩步尾其後，至友人周祥家，僧與婦並入，迨視之，門扉故闔也。王益驚怪，數日後過祥，徐叩以除夜有何異祥，曰：「是夕無他，惟畜犬生子，牝牡各一耳。」

王戴

王仕者楊扇，楊氏之僕而勝于藩以商販致富，謀脫隸籍，乃厚賄楊族不肖者，娶其女爲婦於

是舉族不平合詞訟之仕遂論死繫獄郡有諸生戴無求與仕舊識往視之謂若已麗死法非大力者不能脫吾有故人在要路可求爲居間仕欣然遣一幹僕挾重貲隨入都爲緩頰于某公不聽戴卽僞作一書遺之當事者仕竟以此斃杖下而生與楊僕計詭言覬某公三百金竟入私橐矣歸松未幾復往廣陵索逋白曰忽遇仕于道左戴大驚踉蹌而還抵家見仕亦隨至

閱耕餘錄

卷之三

十

詬誶不已戴因此得病惶悸不知所出聞有梅道士善驅崇石之來甫作法戴口中忽作楊語大晉謂冤債有主若何爲者直前搏之道士亦駭而去不數日戴與母妻相繼歿夫仕以人奴不安其分背主滅倫死固自取乃戴生巧攫其資復速之斃卒亦禍不旋踵冥報良可畏哉

雲林不畫人

倪雲林善畫山水獨不畫人說者以此老簡傲

意謂舉世無人耳余謂不然當元季之亂天地閉賢人隱岩棲谷飲之流名可聞而身不可見迂叟之意或以是歟

岑詩

岑嘉州詩心澹水木會與幽魚鳥通蓋用簡文入華林園語而句法變化使人不覺

杜詩可作詩註

杜工部春夜喜雨詩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閱耕餘錄

卷之三

十

毛詩益之以肅霖二語是其註脚

詩用倚賴字

隋尹式詩衰顏倚酒紅唐岑參詩別家賴歸夢倚賴本尋常字面如此用卽化舊爲新可爲用字之法

卽事

陶靖節詩雖未量歲功卽事多所欣唐人用卽事二字爲詩題本此



使風

吳中謂張帆曰使風此二字見孟浩然詩水國無邊際舟行共使風

古人用意之厚

余守衛時偶出城民間有逆婦者肩輿不避而過業命一隸逮與夫至將笞之復念婚禮嘉事一被譴責新婦且驚懼而舅姑亦以爲不祥卽一家不安矣第論以上下有體不宜唐突叱之

閨耕餘錄

卷之三

圭

去後讀宋名臣言行錄曹武惠王知徐州有吏犯罪立案逾年始杖之人問其故王曰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謂婦爲不利朝夕詬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廢也因歎古人用意之厚實獲我心

好名

世人苛於論人有獨見獨行不苟同俗者動以好名議之不聞范忠宣公語乎人若避好名之

嫌則無爲善之路

呂孫却鏡硯

呂文穆公當國有朝士藏一古鏡云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之以求知弟伺間言之文穆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言孫之翰有人餽以一硯直三十千問硯有何異客曰硯以潤爲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公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耳竟不受二公不

閨耕餘錄

卷之三

圭

貴異物自其天性乃皆寓意於諸語更令人絕倒

醒神

醒神老人者余嘗見之武林自稱二百歲好爲大言如先朝名臣及諸仙真皆叙述其往來事蹟又常自托於王威寧其說多詭誕不可方物乃好奇之士亦樂其妄言姑以快耳不復爲怪也偶讀抱朴子所載古強與此老人絕相類古

強爲嵇使君談說堯舜孔顏及秦皇楚漢事歷歷如指掌而竟忘使君所與玉杯以爲安期生所遺也醒神亦往往有之爲人所傳笑又洛陽伽藍記正光初有趙逸自言晉武時人謂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六君皆游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汝陽王聞而異之拜爲義父且云郭璞常爲吾筮壽五百歲今始逾半耳又宋神宗時有張懷素自

闍耕餘錄

卷之三

十四

言有道術謂孔子誅少正卯我常諫之以爲太早漢祖成臯相持屢登高觀戰蔡卞常言於陳忠肅以爲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公每竊笑此皆古強之流宇宙大矣何所不有

用智

張乖崖常謂李旼曰大小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凡百不用智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此深心應世之語非挾數任術之謂也

龔尚孝

龔尚孝者東郭小民父子醇謹家貧藉賈販以餬口尚孝年甫弱冠一日有數人至肆中坐談良久散去尚孝視其坐處有物在地檢視得白金三十鐲卽嘿藏之雖其父亦不知也明日復見前數人踉蹌而來一人泣謂失金正此地尚孝詰其所失色數一一皆合悉以歸之此人感泣願以半爲贈尚孝笑曰我欲得金豈不能盡

闍耕餘錄

卷之三

十五

匿哉謝遣去語云市道小民爭一錢之利如尚孝者士君子或未能及張宿父嘗爲余述其事嘖嘖稱歎云

孔檜

嘗游孔林獲觀夫子手植檜挺然獨立其色如鐵雖枝幹已萎而神理內含隱隱若有生氣

坡公愛物

東坡詩鈞簾歸乳燕穴牕出癡蠅爲鼠常留飯

憐娥不點燈古人愛物之心如此若孟東野詩  
不踐有命草但飲無根泉更細

案酒

吾鄉宴客酒半雜出醕醢海錯之類謂之案酒  
此出陸璣艸木疏有脆美可案酒之語其來甚  
古

大兒小兒

禰衡謂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雖是輕薄之

閩耕餘錄

卷之三

夫

語然所謂大兒小兒者未必如今人呼子之稱  
如鄧艾目姜維爲雄兒桓溫目王敦爲可兒蓋  
漢魏人語如此

濱海三異

往在姑蔑洪子厓遺書謂濱海有虎食人鯉魚  
飛入人家張氏鳳皇山先塋龍出以爲三異余  
謂龍之變化不可方物吾鄉故澤國或隨地而  
蟄焉鯉性能飛偶乘水勢躍而入室此皆無足

深怪獨海濱不宜有虎然嘗見倦游雜誌謂沙  
魚之文者或爲虎東海多此魚意者是其所化  
耶

義鴨

武林沈五陵家畜雌雄二鴨一日烹其雄以祀  
先雌者旋繞悲鳴驅之不去已忽振翼躍入沸  
湯中偕死壬戌秋日在黃貞父坐上沈親述其  
事

閩耕餘錄

卷之三

七

蔡蘭

上海八竈有蔡蘭者與龔裁比隣萬曆戊子歲  
饑不逞之徒遂相聚擄掠而蘭爲戎首龔被掠  
家立罄其後怨家共謀殺蘭焚其屍僅存一足  
龔獨不與焉未幾龔家有母犬生三千蘭夜見  
夢于其妻曰我以積惡獲譴冥司罰爲龔氏犬  
若念我幸索歸諸犬中三足者卽我也其妻往  
視果一犬三足因告之故龔恨不與畜于家此

犬極悍而警以蔡蘭呼之卽至其捷如風人莫敢近里中無不見者余往爲范叔子言其事而據目抄所載殊未詳覈故復記于此

虞公之言

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媿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余分守左江時獠賊數發議者咸主鵬

園耕餘錄

卷之三

太

勦余恐玉石俱焚惟計擒一二渠魁而加意招撫餘寇亦稍稍斂跡境內以寧深思虞公之言後人可爲永鑒

詠懷

阮籍詠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趙李頗延年以爲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楊用脩氏非之謂咸陽趙李乃游俠近幸之儔漢書谷永傳小臣趙

李從微賤專寵成帝嘗與微行者三說余皆疑之及讀李太史子田丹浦欵言辨之甚析謂谷永傳成帝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皆皇太后與諸舅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切諫多近幸小臣爲句趙李從微賤尊寵爲句趙李者正趙飛燕及班婕妤所進侍者李平也今云小臣趙李則句讀已誤矣何用笑前人乎而延年以爲李夫人不知李

園耕餘錄

卷之三

九

夫人侍漢武不與飛燕同時籍安得援以相並耶是延年又一訛矣王所謂趙李者出漢書何並傳並遷潁川太守有陽翟輕俠趙李李欵多蓄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從橫郡中並捕殺之其事甚明用修未之攷也按陳晦伯作正楊亦引此其說最爲有據可從

尊萊

尊萊生松江華亭谷郡志載之甚詳吾家步兵

所爲寄思于秋風者也然武林西湖亦有之袁中郎狀其味之美云香粹滑柔略如魚髓蟹脂而輕清遠勝其品無得當者惟花中之蘭菓中之楊梅可以異類作配余謂花中之蘭是矣菓中楊梅豈堪敵尊何不以荔枝易之中郎又謂問吳人無知者蓋尊惟出于吾郡所產既少又其味易變不能遠致故耳

日出事生

開耕餘錄

卷之三

辛

武元衡夏夜詩夜久喧暫息池臺惟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末句今遂爲諺語雖里巷婦孺皆能道之而宿學之士或未知其所出

鬼世情

徐文貞公與顧左山豫齋兄弟及朱生時雍結社讀書顧氏有一僕忽爲鬼物所憑狂跳不可制見朱生輒舞而前顧氏兄弟往則蹲伏不動最後文貞至卽蒲伏乞命此僕遂甦其後朱以

布衣終二顧皆致位藩叅而文貞爲嘉隆名相然則此鬼亦世情矣

見鬼不害

顧可繼爲安福主簿有尉某暴病死顧一日蚤出忽見尉於道旁作禮連呼之顧大駭以爲不祥亟請於吉安毛司理卽日弃官歸迄今十餘年矣尚強壯恙可繼族弟仕爲余言之

駢字義

開耕餘錄

卷之三

辛

周處風土記梅雨霑衣服皆敗駢駢黑而有文也於勿於月二切

袁公雅謔

袁履善先生善謔嘗於衆坐見兩人相對談說今古一人謂司馬子長千古逸才漢武乃置之腐刑亦大可惜一人應曰淫寡之報故應爾蓋誤以爲司馬長卿也先生矍然曰司馬溫公亦須急死其人不悟抵掌劇談自若

屠長卿

青浦令屠長卿建二陸祠於邑治之右仍自撰籤語置祠內令邑人以神道事之有一隸勾攝違限屠怒甚且加嚴譴其人詭言謁祠卜籤云須今日投見可免罪責以此遲遲屠竟一笑而釋

鏡中倒影

方進士孟旋常爲予言壬辰歲館於鹽官王令

蘭耕餘錄

卷之三

筆

衙齋一日攬鏡自照忽見身影倒懸庭中桂樹一株影亦如之又城外有禪悅寺塔相去可二三里許其影亦倒垂他時照鏡則不爾竟不知何異

脫科先兆

辛卯郡庠士應鄉舉故事設宴於明倫堂廣文先生某主席是日演戲有一二青衿號學霸者力贊玉簪記佳廣六從之余謂此堂禮法之地

戲劇已非所宜况淫褻之詞乎固止之弗從退而心訝其有異也是歲與試者幾百人無一中式蓋開科以來未有之事

異鳥

萬曆己丑建寧山中忽來一鳥其大如鶴背似鷄尾三岐堅如鐵其鳴似嬰兒啼見人不畏飼之亦不食數日飛去莫知爲何鳥

異虎

萬曆癸卯建寧虎暴山中人見六虎同行一虎純黑色鬚白而長耳下垂過其膝若此虎在前羣虎卽不啞人有時不出則大爲民害

震鳥

坑鵲越閩山中多有之狀與乾鵲無異但差小耳其聲則如百舌絕不類鵲余守衢時每旦此鳥輒飛集庭樹好音宛轉良久不絕閩人又謂之震鳥亦取晨鳴之義

蘭耕餘錄

卷之三

筆

石介

太倉石介家甚富而多行不義里中側目州有竊盜繫獄者介故識其人妻有殊色遂陰賂獄卒斃之而奪其妻盜覺大恨曰吾知不免願托生爲石氏子破其家盜死妻竟歸介寵幸無比及將娠介方坐廳事前恍惚見盜入臥內亟趨視已聞呱呱聲心甚怪之以愛妾故秘不發及妾子既長蕩廢亾賴至與州吏交通竊用官帑

關耕餘錄

卷之三

畜

五千餘金事發逮介責償逋瘦死于獄而家亦

蕩然矣

字在川子石六石

腹中蛇

昔有一人生事不乏而隣居富翁強貸以貲使管什一之利竟至折閱悉索家產償焉此人鬱鬱失志遺疾殆不起呼其子曰吾衣食粗足無它圖爲某所紿至此吾必當化爲毒蛇嚙之若治棺必冗其旁毋忘也言訖而富人至見其奄

奄垂斃不覺惻然乃好語慰之曰吾實累若何忍遂據所有今當盡還若幸善自寬病愈後不妨徐圖也其人聞言釋然忽覺腹痛嘔出一物蜿蜒如蛇形但未有頭目耳

赦御史

西蜀敖公選筮仕吾邑清嚴絕俗在官五載人未常見其笑容課最入爲御史去官之日僅攜三篋不加局鐫所貯敝衣敗絮而已前後廉吏

關耕餘錄

卷之三

畜

莫能並焉獨訊獄過于刺嚴事涉人命卽羅織鍛鍊無一得免公後居喪爲母營葬地乘馬上山忽有大鳥從空中奮翼撲之馬驚墮深谷中肢體糜潰以死余在比部同舍郎卞惺銘敖公里人也述其事甚悉因念此公清德不宜罹此慘禍或者治獄枉濫之報歟

食人

萬曆乙卯山東大荒人相食至父子夫婦亦不

相顧甚有屠人肉懸之市肆價比羊豕餓者方  
買買仆地卽嚙割立盡有司禁之乃曰我不食  
人人將食我語見錢中丞疏中蓋史策所未載  
古今之異聞也

顧清甫畫

秣陵顧清甫精於禪理兼善繪事閉影不交外  
物惟天將雨及將雪輒信步獨往觀煙雲山水  
之奇變歸則信筆揮染作水墨小景軼妙造神

閑耕餘錄

卷之三

美

然亦不多得死之日室中聞蓮花香七晝夜再  
來人也余嘗於朱元价齋中見所藏顧畫十餘  
幅方之高米眞堪伯仲

學仙

宋姚庶卿曰世之學仙者非羈困無聊之士放  
逸以自寬則年齡衰暮之人僥倖于不死此言  
可謂確論故曰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

蛙市蚊市

晚蛙聚鳴謂之蛙市白玉蟾詩蛙市無聲萬籟  
沈吳中夏月亦有蚊市之語

雷書

白玉蟾曰陰陽之氣結而成雷有神主之曰神  
霄眞王雷有五或曰天雷水雷山雷神雷社雷  
爲五雷也或曰風雷火雷雲雷龍雷蠻雷爲五  
雷也或又曰天雷地雷水雷神雷妖雷天雷箕  
星掌之地雷房星掌之水雷金星掌之神雷鬼

閑耕餘錄

卷之三

美

星掌之妖雷婁星掌之玉蟾獨以此說爲正又  
有玉樞神霄大洞仙都北極太乙紫府玉晨大  
霄太極諸雷書所載互有異同

美人蕉

美人蕉閩廣多有葉幹與他方芭蕉不異惟中  
心抽出嫩紅一枝狀如蓮蕊綠叢掩映頗爲奇  
觀但性畏寒不能移植嘗見孫漢陽一圖筆法  
最妙第作雪景則失之此蕉若耐雪好事者何



難遠致

簪花

嘉禮簪花從來已久然皆以金銀製之萬曆已未督學歲校一新進生是富家子所簪之花乃綴以明珠翠羽宛若婦女之飾觀者咸詫實前此所未有

黃籍

齊高帝詔黃籍人之大綱國之政端黃籍卽今

閩耕餘錄

卷之三

天

之黃冊也唐開元制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每歲一造計帖十年一造戶籍始生爲黃蓋取黃口之義所謂黃籍者亦自男女始生名之

習流

史記越伐吳有習流二千蓋吳越皆澤國便於水戰習流正謂習於水道者索隱以爲流放罪人恐非

楊敬仲語

宋楊敬仲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飢餓爲進道骨肉以不得信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此語殊有深味

仕途修習

陸文定公嘗爲余言爲孝廉時每計偕非乘驢則寄載於車而觀政進士有兩人共雇一驢者蓋當時士風儉素如此余初官西曹時出入猶

閩耕餘錄

卷之三

无

乘馬今孝廉偕計多用人車雖至不足者亦必驢轎而長安道上肩輿競馳不見一騎馬客矣

榕檜

粵西藩臬二司外守巡道俱無衙宇余間入會城嘗憩于兩廣公署前庭有榕檜二樹駢生蟠根合體互相糾結異枝交蔭蒼翠成帷每婆娑其下玩之不厭

讀史漫錄

于文定公慎行讀史漫錄一書於古今治亂成敗之故多所發明有與時事相類則必反覆詳論如所謂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者至爲諄懇此書無論學士大夫所宜究心君人者常當寘之座側

鼻息拂雲

唐武后時丘悅論李昭德有云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狀小人驕盈恣睢之

蘭耕餘錄

卷之三

三

態可謂曲盡

文節訓語

吾師李文節公常謂余曰此心必當有所寄但不可爲所累

不弱

岑嘉州詩二人事慈母不弱古老萊不弱今吳中俗語亦有之弱音如箬

延平劍潭

延平南門外有浮橋橋南五十步邵武建寧二水合流其下有潭深不可測卽張雷雙劍合處余已亥歲過此聞之土人云嘉靖中有漁人沒水見二龍蚬螺其下一龍偶睡竊取其珠以獻太守太守命亟還之

山陰道

自越州至諸暨陸行一百餘里卽山陰道上也笥輿上下山中盤迴曲折蒼翠萬狀溪水時出

蘭耕餘錄

卷之三

三

澗中潄潄不絕所謂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在在有之不獨蘭亭爲然

閱耕餘錄卷之四

吳淞張所望叔翹著

酒稱別調

水經注劉墮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酌別調氛氲自成馨逸酒稱別調從古未聞

西風頭南風脚

俗語云西風頭南風脚蓋西風初起飄發以漸而緩南風初來甚緩後則漸急而雨隨之

閱耕餘錄卷之四

一

蟹腹芒

濱海多蟹而秋冬之交特為肥美傳肱蟹譜云腹芒走江俗呼為樂蟹本草則謂腹有稻芒向東海輸神而陸魯望又謂執穗以朝其魁嘗試驗之蟹腹有細骨稍類芒刺實非稻芒其執穗則以充食耳輸神朝魁之說誕矣至謂其得自然之禮尤可發一笑

西京賦簡

文選西京賦千乘雷動萬騎龍趨之下薛綜李善註皆有豹尾車事而賦無豹尾之交似有脫簡

太冲用仲宣語

王粲七釋曰濯身乎滄浪振衣乎高岳左太冲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蓋襲用之而語更雄爽

白傳達語

閱耕餘錄卷之四

二

醉吟先生傳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淵飽於伯夷樂於榮啟期捷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夫生有涯而欲無厭所以終日蹙蹙無頃刻之歡香山此語自是安樂法

名山

錦峯繡嶺富春之山也玉笥瑤簪桂林之山也

數術

徐伯臣精數術多奇中常與董子元過一友人家退而私語曰此君會當有鼓盆之變已而果然子元問何以知之伯臣曰向見其新易扁額曰賢科接武接者妾也以妾當門非喪耦之徵而何

宋景濂過財

嚴氏方盛時賄賂大行有一藩伯以宋學士集穴其中納金以進或戲之曰宋景濂乃爲公過

關赫儉錄 卷之四

王

財耶于時都下傳爲笑柄

橋噴血

萬曆辛卯四月慈溪夾田橋忽湧血高丈餘舟行過者血濺之或者人衣輒復漬沫旁射良久乃止其後亦無他異

唐伯虎

唐伯虎既坐事廢棄晚年益淪落然清介自持不改其素所居吳趨坊坐臥一小樓好事者從

乞詩畫或載酒過之則竟日酣暢嘗有詩曰聞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作業錢其高曠之致可想

何元朗論詞曲

何元朗識音解歌所著四友齋叢說論詞曲最有妙理如云填詞須用本色語西廂全帶脂粉琵琶專弄學問又云語關閨閣已是濃艷須以冷言刺句出之雜以訕笑方纔有趣若事既着

關赫儉錄 卷之四

四

相詞復濃艷則畫家所謂濃鹽赤醬者乎若女子施示傅粉刻畫太過豈如靚妝素服天然妙麗者之爲勝也又云旣謂之詞寧聲叶而辭不工無寧辭工而聲不叶此等語皆出獨見然可爲知者道耳

殺牛慘報

錫山龔某故屠牛者偶買一牛至市門卽伏地哀鳴衆共拽之不動龔乃向牛言汝畏死耶能

爲我磨麪誓不汝殺牛卽自起入門果晨昏作勞倍於常牛如此數年漸憊而市中牛肉忽翔貴龔心計殺之必大獲利矣從欄中牽出牛復哀鳴如前其子謂何不就執殺之父從其言卽日父子皆暴病死兩孫亦相繼夭亡惟遺二寡淫穢醜播觀傳記所載殺牛之報多矣龔以負心故受禍尤慘

賢姬

閩雜錄卷之四

五

聞前輩某公者廣畜姬侍而晚歲胤嗣杳然一夕酒酣諸姬環列公長嘆曰我生平無陰過乃至爲若敖鬼耶一姬進曰目前已有何得言無公問故對曰公老矣御幸旣稀而令諸少艾以怨曠終可不謂陰過乎公俛首良久曰子言是也明日立出諸姬恣所適而前進說者獨不去問之則曰公以無子爲憂賤妾偶陳所見耳豈其懷二心而自爲地公感其意留之竟連舉二

子

唐公先兆

友人陸君策丙戌會試夢場中作表笏有一人謂曰我羅一峯也君表文甚佳第中間當更益數語覺而心獨喜自負以羅公乃前丙戌狀頭也及入闈作表且脫稿矣適唐元微過索其卷疾讀謂文脈有不接處爲作數語益之既去君策乃憶夢中事惘然自失唐公果以是科狀元

閩雜錄卷之四

六

及第

莊虞卿

戊戌科莊虞卿卷本房不錄填榜前一夕同考劉公就寢若有人推覺之者方展轉不寐而臥榻忽懸着空中如此者三劉驚起曰得無有遺珠耶呼燭更閱隨手探得一卷大加稱賞遂置前列虞卿辛丑與余同射策道其事

張蔣二公事

張莊簡公悅以御史按部臨清嘗行經市門有酒家懸幟冒其冠墮地公徐命拾取著之略不動色入署則酒家已械至矣公曰汝非有意吾不汝罪也第此處官府時時往來今後稍高其幟可耳吳興蔣尚書瑤守揚州日偶過委巷適樓上一幼女方盥漱傾其盆水濺公袍服盡濕公了無愠容有頃邏卒逮女父至公曰幼稚何知可併罪其父耶立釋之復問曰得無驚若女

闡耕餘錄

卷之四

七

乎慰遣之去二公雅量皆非後人可及而兩事亦相類蔣公後以無子從廣陵娶一妾偶稱說少時事卽前女也盛德之報固應爾乃其緣合亦巧矣哉

康呂兩賢

康德涵最善呂仲木呂故康所薦士也德涵豪邁不羈耽情聲伎而仲木則斤斤繩尺然兩人相得甚驩每飲酒徵伎康輒顧呂令先出呂或

遜謝不欲爲異康曰鄉邦屬目吾兩人耳吾旣跳于禮法之外矣復以溷吾子後生將何則焉時論亦兩賢之

江鍾廉

江鍾廉自吳江調簡獻縣下車之日胥吏白邑解有崇不可居江猶豫未信且方欲詣府令家口暫入待之甫一宿而妻女及僕婢七人皆暴死江歸但見橫屍滿室不勝驚痛遍視惟一婢

闡耕餘錄

卷之四

八

氣未絕扶至別室旬日復甦問之則云是夕定昏將就寢忽有賊衆踰垣而入手持白挺亂撲人俄見一人鬚眉皓然從旁力解賊亦不顧遂盡室殞命焉少頃復有數人狀若隸卒悉驅至城隍廟主者臨問若屬何橫至此惡貫滿矣賊皆倪首械繫去已歷按諸被殺者謂數皆已盡惟此婢尚得活耳江令聞言益悽斷如不欲生蓋邑境舊有劇盜前令某廉得實且就擒矣盜

覺四人乘夜潛入欲殺令適令之婦秉燭如廁賊共執之婦頗多智紿賊曰吾婢也若無聲指旁一室謂主人臥其中賊遂入乃扃其戶而焚之自此遂爲恠不絕云余舊聞此事比入都道經獻邑詢其父老咸謂信然

松柳傳神

梁吳筠吳興道中詩白雲光采麗青松意氣多三齊略記益州獻蜀柳武帝嗟賞之曰楊柳風

闍耕餘錄

卷之四

九

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曰意氣曰風流足爲松柳傳神

彭蠡

世說蔡司徒謨渡江食彭蠡吐下委頓謝仁祖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今濱海小民食之未聞有吐者蔡是偶然後人遂以爲口實

車顧二公

車胤善於賞會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

公不樂顧雍不飲酒寡言笑孫權常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夫風調如武子可以洽賓筵酬獻之歡方正如元嘆可以免沈湎號呶之失如二公者未可軒輊

陶子昌

陶振字子昌號釣鰲子又號臞叟歷任教職洪武初以佃官房謫戍撰飛龍在天賦紫金山賦金水賦三篇表上高皇帝嘉之去其戎籍得

闍耕餘錄

卷之四

十

歸隱九峰之間授徒自給忽一夕爲虎所噬王達善以詩輓之有昔爲海上釣鰲客今作山中飼虎人之句夫國初法峻子昌以微過戍遣而又不克令終亦可憐矣眉公嘗爲余言其事情郡志不載子昌所著有釣鰲集

擡舉

元微之贈妓詩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今俗

謂提挈人曰擡舉蓋出于此

張江陵

江陵相常侍講筵講官進講論語至色勃如也上讀作背音江陵從旁厲聲曰作勃字上悚然同列皆相顧失色及考注釋讀作去聲者是蓋宮中內侍伴讀俱依註釋不敢更易而儒臣取平日順口字面以爲無疑不及詳考故反差耳此于文定公筆塵所載公蓋在講筵時親

閱耕餘錄

卷之四

主

見之者夫臣子對君父卽一字誤讀不宜遽爾指斥况未必誤乎楊文敏公有言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方如侍上讀千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此嘗我安知上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不可爲玄紅俟其至再至三有所詢問則應曰臣幼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觀此可見大臣用心之詳慎乃江陵威福自恣不覺聲色卒露于幼主之前而

禍機亦已伏矣

滇竹

滇之新化州山中生細竹長者十餘丈本粗而未細其上有蟲蝕處去之則斑痕如湘竹斷以爲箸甚雅

海棠香

蜀嘉定州海棠有香柿生食之味不澁獨異他處

閱耕餘錄

卷之四

主

雞蓂

滇南雞蓂多生松樹下亦菌蕈之類而味最美蒸取其油更佳彼中餉遠以爲珍品然性熱微有毒新病瘥者食之輒發

楊梅

吳中楊梅種類甚多名大葉者最早熟味甚佳次則下山本出君溪移植光福山中尤勝又次爲青蒂白蒂及大小松子此外味皆不及



荔枝詩

白香山荔枝詩紫羅裁襯殼白玉裏填瓊蘇長  
公有海中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玉膚之句  
雖用白傳語意却有出藍之色

船活

白太傅詩暑退衣服乾潮生船舫活吳中以水  
長船動爲船活采入詩中便成佳句

眼食

佛經以睡爲眼食香山有眼飽睡初足之句

王嘉會

王嘉會深水人以貢歷官雲南阿迷州守到官  
僅携二童清苦無異寒士然竟以失上官意被  
論解任之日宦橐蕭然臨發庫吏以贖鍰四十  
金進王叱曰吾三年惟飲此地一勺水毋汚我  
竟却之既出境投宿旅舍適有州人致仕歸者  
後至輜重甚盛王曰吾性不樂見此亟徙他所

關耕餘錄卷之四

丰

有二青衿送之出境見其徒步而歸行道爲之  
嘆息楊觀來憲副嘗爲余述其事明經中亦自  
有異等何可以資格限人

洪藩二事

萬曆癸丑洪承選二月二十二日卒于逆旅及  
放榜名列高第又余同年藩大懼以萬曆庚子  
十月卒于官而次年三月乃有辰州府同知之  
擢不知日者之說謂何

關耕餘錄卷之四

西

孔主簿上書

洪武中馬平主簿孔性善上言溪峒獠獠雖爲  
盜賊亦有良心昔陳景文爲令時獠獠皆應差  
役厥後撫字乖方遂復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  
以恩信諭以禍福亦當革心向化 上善其言  
命吏部凡臨谿峒府縣擇賢守令撫戢之可見  
國初嘉言罔伏雖小吏亦得畢陳其愚而  
聖祖惠念遠方欣然采納自是一時盛事今郡

志不載并令簿皆逸其名惜哉

康孟脩別業

吾友康孟脩有別業在橫潦涇之陽古木千章  
扶疎遶屋流水迂迴貫其中其地僅十餘畝而  
花逕曲折入者往往迷不得路杜工部詩過客  
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若爲此中咏者  
至于春暮紫藤秋深紅樹尤爲勝絕余每過之  
徘徊終日不能去今孟脩不復作矣西州之路

蘭耕餘錄卷之四

五

寧堪再往

鄴侯奏對語

李泌對德宗曰臣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  
宗於天上不曰地下而曰天上對君父之語宜  
爾然大雅云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則長源所稱  
故自有據

奏疏失體

相君尊重朝紳咸以爵里稱之其來舊矣乃若

君前臣名萬古不易近見諸司章奏語及閣臣  
多避名稱地殊非敬君之體如大宰孫公丕揚  
疏中亦云沈歸德郭江夏而江夏且未拜相也  
三朝老臣尚有此失況其他乎

用天

宋之問藍田山莊詩考室先依地爲農且用天  
孝經有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語考功拈出着力  
在一用字語便奇警

蘭耕餘錄卷之四

六

謝詩學陶

謝靈運詩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  
浮棲川怍淵沈與陶靖節望雲慚高鳥臨水愧  
游魚同是一意然客兒微傷雕琢不若柴桑翁  
天然冲雅

古語互異

淮南子曰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問墨子非樂  
不入朝歌之邑鄒陽亦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邑號朝歌墨子迴車其說同也然尸子曰孔子至勝母縣莫矣而不宿顏之推曰邑號朝歌顏淵不舍蓋古語相傳每每互異如此

### 白燕詩

時太初於楊廉夫坐上作白燕詩廉夫大爲擊節吾鄉袁景文在旁謂詩雖佳未盡體物之妙及和篇出一時競傳遂有袁白燕之稱頃掩前美李崆峒乃謂白燕詩最下最傳殆是文人相

### 閩耕餘錄 卷之四

七

輕故習耳余刻海叟集誤從舊本以時詩爲和作附見後得楊夢羽驪珠隨錄具載其事因記於此

### 漢人語可法

漢人奏對之語最有可法者如張釋之對文帝曰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淮南王安諫武帝曰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

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爲大漢羞之司馬相如諫獵曰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語意婉曲動人所謂主雖暴必容者乃知忠言不必皆逆耳

### 史通

唐劉知幾作史通雅自矜重常自比揚子雲而曰今之君山卽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蓋桓君山最重太玄謂數百年後必

### 閩耕餘錄 卷之四

六

傳其後張衡陸績以爲絕倫叅聖徐朱諸子劉同時稱知己者也史通一書知幾歿後不甚著至我明而陸子淵刻之蜀中吾宗玄超先生復得善本再授剞劂於是此書遂盛行於世張陸之語若有前知者

### 葉陽后

漢書張敞傳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內按

列女傳衛姬者齊桓公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又曰樊姬者楚莊王夫人莊王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晉張華女史箴亦曰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此云秦王葉陽后恐誤或其事偶同耶

橫拜

後漢書楊震傳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橫拜謂濫授官職

閱耕餘錄卷之四

九

影寫響攀

文心雕龍曰劇秦爲文影寫長卿又曰邯鄲受命攀響前聲言模擬作者得其影響而已

紕漏

班固之才不入文選先儒之中未聞王粲三事俱見顏氏家訓爲千古笑端人何可以不學

酒名春

唐人名酒以春義取詩之春酒如土窟春石梁

春婪尾春之類是也李白哭善釀紀叟詩云紀叟黃泉裏還應釀老春

黃子久

黃子久博學多才經史外百氏九流之學無弗淹貫常開三教堂于吳中從游者甚衆子久與之論辨機鋒迅利人莫能當惜其文學爲畫所掩

淇竹澧蘭

閱耕餘錄卷之四

十

淇澳之竹澧浦之蘭衛風所詠楚騷所賦厥維舊矣然余昔以使事過其地詢彼土人無論千畝九畝卽一竿一莖未之見也淇無竹澧無蘭何古今物產頗異若此

讒夫妬婦

韓非子曰荆王新得美女甚悅之鄭袖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新人從之王問鄭袖新人見寡人

常掩鼻何也對曰頃常言惡聞王臭王怒剔之  
三輔故事曰衛太子獄鼻常以紙塞之充語帝  
曰太子似不欲聞陛下腹臁故蔽鼻武帝怒太  
子走還卒啟巫蠱之禍讒夫妬婦之言每使人  
入而不覺唇陷之禍慘于戈矛古今一揆吁可  
畏矣

戒石銘

今郡邑戒石銘乃蜀主孟景所作蜀構機載之

關耕餘錄卷之四

三

宋熙陵朝節其四語勒石至今不廢曰爾俾爾  
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嘗見其全文  
凡九十六字然四語之外亦無足采

卯北字義

古文卯本柳字借爲辰卯之卯北本別字借爲  
西北之北故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以卯爲昧  
訓北曰北猶別也此見宋景文公筆記夫以康  
成之淹博猶未免遺譏後人信哉考古之學未

易言矣

詩用人姓名

權德輿詩藩宣秉戎寄衛石崇位勢年紀信不  
留弛張良自魏樵蘇則爲慙瓜李斯可畏不顧  
榮宦尊每陳農畝利家林類岩巖巖負郭躬歛積  
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智疎鍾皓月曉晚景丹  
霞異澗谷永不謾山梁冀無累頗符生肇學得  
展禽尚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一篇全用

關耕餘錄卷之四

三

古人姓名組織成句自是詩中別格錄之以爲  
談助

蟹浪

傅肱蟹譜曰濟鄆居民夜執火于水濱蟹紛然  
而集謂之蟹浪陶宗奭亦云取蟹以八九月蟹  
浪之時伺其出水而拾之蟹浪二字甚新未經  
人用

沙狗

沙狗生海壖沙中見人輒走其疾如風雖駛馬弗能及寒凍深蟄乃可鉤取故又名沙裏鉤呂亢蟹圖十二種沙狗與焉漬以醇釀最宜下酒吾鄉海錯稱爲珍味李時珍注本草以爲不可食何也

### 秀林山銘

神山本名秀林山或稱辰山在華亭西北二十餘里列九峯第四僻左一方雖非巨麗未經標

### 閩耕餘錄卷之四

三

品而自古神仙往往託跡實震旦之靈阜也余以機暇結駕游衍覽茲佳勝睠焉有懷乃作銘曰閣號天井山稱地維碧雞金馬越瀆梁池懷霧蘊德孕寶含奇此亦仙岫英名遠摘咎有驚窟不燒淨土邁彼高蹤構茲法宇引葉成帷卽樹爲柱石砌危橫崖階斜豎白巘途遠丹源路深長林萬頃偉木千尋竹裏看博松間聽琴捐氛蕩累散賞娛襟此梁簡文帝所作也吾郡九

峯之勝擅名東南而古來題咏絕少此銘足使山霽生色乃郡志遺而不載何邪錄之以俟補入

### 彭素雲

秀林山爲彭素雲先生得道之地其上有素翁仙塚及丹井至今存焉乃簡文謂自古神仙往往托跡則素翁以前不傳者多矣崇真道院頗據山之勝處獨黃冠惡俗不可言素翁遺教寥

### 閩耕餘錄卷之四

四

寥絕響亦茲山一大缺陷事

### 記入賀事

諸司入賀 萬壽 賜宴 賜鈔禮也近例每事節省而此獨遵行不廢 聖主所以勞遠臣者渥矣余從藩臬諸臣後三與茲役率無異同惟丁巳歲陞辭赴宴但見人衆而譁大官供具竟爲烏有及中涓頒鈔又紛然羣擠有遠左一閩帥攘臂爭先奪之從御道笑語揚揚而出咫

尺 天威人情縱肆乃爾此余所目擊咄咄怪  
事良由 臨御久曠法紀蕩然而舉朝莫有言  
者可爲世道一歎

用事不覈

魯論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不言死也至韓  
非子及太史公傳乃云餓死於首陽山後譙周  
撰古史考復有野婦人之說其語殊不經而劉  
孝標著辨命論遂云夷叔斃淑媛之言若真有

閩耕餘錄卷之四

圭

此事矣甚矣文人之好異而不覈其實也

造語相襲

班固答賓戲曰朝爲榮華夕而憔悴福不盈皆  
旣溢於世信是奇語後人效之如束皙玄居釋  
曰朝遊巍峨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嘆晨  
華暮落王沉釋時論曰朝榮夕滅且飛暮沉顏  
之推曰旦執機權夜填阬谷朝歡卓鄭晦泣顏  
原語意皆效孟堅何其不厭相襲乎

淫泉食泉

日南有泉男女飲之則淫號淫泉廣州石門有  
泉飲之者貪心無厭號貪泉夫淫食在人豈水  
土可易如吳隱之酌泉賦詩清操彌著世又豈  
無展季魯男子其人者乎又袁粲妙德先生論  
云昔有一國國中有水曰狂泉國人飲之無不  
狂者斯則憤俗之寓言非志地之實錄矣

王源

閩耕餘錄卷之四

圭

閩人王源字啟津爲吾郡同知嘗奏罷重額糧  
三十四萬餘石及逋負糧三十九萬餘石豪民  
宋保第等號五虎肆虐鄉里源以法繩之民害  
遂息黠惡褚詠等誣逮左道二百餘家悉爲平  
反以母老乞終養去此公蓋大有造于吾松者  
乃郡志僅存其名不載其事獨見於漳州府志  
中楊運之淞故述記之甚詳後來修志者宜據  
以補入并議俎豆以存畏壘之思可也

嚴子陵

嚴光范曄本傳云餘姚人與光武同學而任延傳則謂嚴子陵董子儀等避亂江南未歸中土延皆待以師友之禮與光傳自相矛盾何也楊用修引故蹟遺文有嚴子陵碑云子陵新野人避亂江南娶梅福女因居會稽此說與任延傳合今一統志子陵載餘姚人物既逃其本而陸伯生廣輿記餘姚新野並載則又漫無定裁矣

蘭耕餘錄 卷之四

毛

參考諸說子陵當系新野而餘姚入流寓中庶爲兩得

知兵不談兵

張襄惠公岳嘗言薦紳喜談兵者類皆趙括房琯之流平居爲大言耳蓋深於兵者必不談兵其掇拾古人之糟粕以談者皆妄也此言切中當今之弊夫用凶器行危事豈策勲于唇脣間哉知兵者不談兵政猶善易者不言易

松雪同學

陸文裕公以工書擅名海內或問公書是學趙松雪否文裕笑曰我與松雪翁同學李北海

姚生醉歌

顧道州龍山公喜伎樂有女鬟數人善歌舞親知宴集間出侑觴一日姚如晦在坐醉後忽高吟黃金費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之句公默然自此文鬟遂不復出

蘭耕餘錄 卷之四

宋

儲詩用陶語

陶靖節歸去來詞木欣欣以向榮儲光義詩用其意曰嘉樹如我心欣欣豈云已

玫瑰

南海諺云蛇珠千枚不及玫瑰玫瑰美珠也今花中亦有玫瑰蓋貴之因以爲名

啓晝

久雨而亭午忽乍晴若有日色俗謂之啓晝是



日雨必甚滇中人目爲天笑亦以占雨

啓音牽  
去聲

### 王天民

蜀王天民以御女之術能致長生壽蓋百五十餘歲余入都常見之近復廣蓄婢妾卒敗於尤物之手司馬彪莊子註曰彭祖八百猶恨不壽御女凡數千晚娶妻鄭氏妖淫敗道而外非壽終也其說似不盡誣

### 黃翰

園耕餘錄卷之四

无

黃翰永樂間進士歷官頗有能聲而負才使氣家居橫甚閭里側目嘗乘白騾入城見者皆避去有爲人所齮齕者輒曰又遭一黃翰矣此語流傳至今雖鄉村婦女童稚亦常道之

### 塹羽

陶九成南村雜賦塹羽肥堪縛溪魚巨易又詩雞棲于塹故曰塹羽用字甚典而新又村人取魚間用鐵叉故東坡詩曰冰下寒魚漸可叉

### 簞山名筇

簞山舊云土宜美箭故名陶南村林岫軒記叙諸山之勝曰鳳凰天馬橫雲細林昆余薛筇鍾賈圭峙屏列峴絕竊曲按字書筇箭幹也郡志元季有筇隱生居簞山因以自號而陶集又有筇西高處士墳志則此山蓋舊名爲筇今人罕知之者

園耕餘錄卷之四

三

園耕餘錄卷之四

終

閱耕餘錄卷之五

吳淞張所望叔翹著

曹公盛德

曹憲副定庵公家廣富林里有焦生者素凶賴數有橫逆之加公弗與較忽一日乘醉惡口詈公其僕以告公曰吾不聞彼罵但聞若罵耳亟去毋多言時方春耕生又以白堊書公姓名於牛腹且播且詈僕復以告公曰雨且至當濯

閱耕餘錄卷之五

一

去耳庸何傷生又陰遣人伺公出遺之嫚書公佯謂若主折簡召我耶即徒步詣焉其家辭以他往公曰吾坐待若主歸也生不得已乃出公談話良久無一語及他已笑謂日過中矣能脫粟相待乎生勉爲具以進遂相與酬對移晷歡然而別此生於是媿服終身卽此一事曹公盛德非復今世所有

文裕先見

陸楫文裕公深之子自少才思警敏通易詩禮三經以父蔭入成均文名籍甚文裕在朝嘗還書戒之曰吾兒早有令名古人以爲不幸須防造物忌之楫年未四十卒無子以族子刻爲後先是文裕悉召族中諸兒徧視無當意者刻時方數歲公遽携之郝前曰是吾孫矣刻後以祖任歷仕至郡守居官居鄉咸有清望胤嗣振振箕裘不隕人皆服公之先見云

閱耕餘錄卷之五

二

曹招

高橋曹招者恃其膂力爲橫于鄉人莫敢忤視嘗牽牛徑田中卒遇青衿某招欲藉以立威遽奪其巾戴之牛角又褫其衣被于牛背且窘辱百端生素知其暴不敢吐氣徐步歸招自此益肆卒有怨家數十人羣毆之立死一方稱快莫有發其事者一勢家子聞之乃詭稱招爲家奴訟之官誣染多人望門索賄株連被害不可勝

計夫招以積惡滅身而彼其之子乃因之爲利其惡又浮于招矣

### 娛屍

麓川宣慰司其俗人死則飲酒作樂歌舞達旦謂之娛屍此雖夷俗亦猶登木鼓盆之遺意

### 貪報

吳中近有一令貪酷之極非復人理及罷官家居忽得心疾凡生平有一面識者輒命其子予

### 開禧餘錄卷之五

三

之金錢子少有難色卽椎心頓足狂呼不已久之橐裝略盡乃自嚙其十指俱斷痛楚號叫至死慘不可聞

### 青尉

湖廣龍陽縣有青尉祠尉名文勝洪武中以明經舉龍陽額稅三萬而田半沒于湖民不能償青疏乞減額久之未報遂自經闕門事聞得蠲邑稅三之二邑人思而祠焉夫爲民請命不惜

捐軀似爲賢者之過乃其意良可悲矣血食一方榮名千載此尉亦凜凜烈丈夫哉

### 江郎山異蹟

衢州江郎山巍聳入雲莫有陟其巔者山上多異材壬子春忽爲雷火所燬木隨風下有異香逆人鼻人爭取之予友宋比玉偶得燼餘一片削爲簪而銘之曰江郎山上雷劈枝製以爲導冠竹皮辛酉冬比玉過雲間遂以見贈其簪首

### 開禧餘錄卷之五

四

未尚存火色

### 兒童暴客

海上近有無賴子年十歲以上輒十五爲羣徧誘人家小兒遊戲至城隅僻所卽掠其衣簪散去莫可蹤跡而郡城岳廟之西有陸寶者年僅十二謀殺錢氏子以磚擊之幾斃矣偶得救不死事聞海防楊公痛箠之復反接以徇于四門觀者無不駭異夫海濱俗惡不逞之徒實繁然

未聞有兒童作暴客者人情之變至此識微君子可爲寒心

### 鮓答

泰昌改元九月上海杜氏有馬孕而病及產一胞馬自以足跑之得石子十餘枚比部雲樓所藏余嘗索觀大者稍類雞卵而匾色蒼潤如玉小者差大於菽耳按輟耕錄此名鮓答蒙古人祈雨用之浸以淨水默持密呪淘漉玩弄良久

### 輟耕錄

#### 卷之五

#### 五

### 東湖

明州東三十五里有金錢湖唐時稱西湖蓋鄞縣未徙時在縣治西也今則謂之東湖周八十余里七十二溪之水入焉群山映帶嘉樹蔽虧招提蘭若隱見其中最爲一郡佳境余嘗游此信宿忘歸杭之西湖特以秀麗勝耳若澹蕩幽

寂之致良爲不及

### 富鄭公

富鄭公知青州嘗活飢民四十餘萬自謂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仁人之用心如此乃有歲凶民飢而匿不上聞橫徵苛歛如故且因而爲腹削計者視鄭公何如

### 鱸魚

鱸魚江南多有之不特松產季鷹之思亦感于

### 輟耕錄

#### 卷之五

#### 本

豈耳俗以蝦虎當之甚謬宋幼清鳧旌錄以吹沙爲鱸則又好奇之過矣鱸之爲名相傳已久且又昔賢所思後人何故反易其稱

### 平楚

謝玄暉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平楚蓋謂草木叢生一望無高下者猶詩之言平林也呂延濟以言刈其楚釋之而唐子西譏其陋不知五臣之陋政不在此子西云平楚猶平野亦未

爲得

耳學

南史沈慶之傳諸公讀書不如下官耳學耳學字妙通鑑作不學恐誤

木客

顧況紀秦時建阿房宮采木者偶食黃精天蒜不覺竦身飛上就山下人家裁詩云酒盡君莫酤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今平

閩耕餘錄卷之五

七

樂志所載縈山木客事蓋附會此說余曾在昭州常詢之陶偉西明府云少時聞父老言曾有人見之今久不聞矣

髮腫

輟耕錄曰婦人髮有時爲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腫考工記弓人注云腫亦黏也音職髮腫之腫當用此字按今俗謂髮相糾不可理曰織不知字當爲腫亦通男女言之不專指婦人

也然髮之腫或以久病或以癩不時理則然陶謂膏澤所黏亦非也膏澤潤髮安得反黏

雷神好戲

泗涇有兩人方對奕適聞雷震戲相謂曰詎便擊我須臾忽不見良久聞地板下有號呼聲啟視之則兩人在焉竟不知從何而入其髮每莖相對縮結少選自解兩人遂終身不省人事又上海馬之梧者行道中忽遇雷霆一霹靂針落

閩耕餘錄卷之五

八

其腋下而此人竟無恙但惶怖累日而已俗謂雷神好戲觀此二事良然

幽瀾泉

嘉善景德寺西北隅有泉一泓相傳有異僧入定月下見一女子趨過僧曰牕外誰家女卽應聲曰堂中何處僧持錫逐之至隅而沒遂識其處詰旦掘之得一石刻曰幽瀾啟石得泉遂以名焉記稱泉有三異大旱不涸淪茗無滓夏

月經宿味不變余每過輒汲取試之其味頗似  
惠山水幽澗二字亦奇

殺降之報

法苑珠林載隋開皇中趙文昌暴卒而蘇云冥  
司見大糞坑有人頭髮上出云是秦將白起寄  
禁于此又國朝正德中南京守備富瑞建永  
寧寺殺一猪祭梁猪腹上隱起朱書秦將白起  
四字遂埋之事見金陵瑣記夫罪莫大于殺降  
而起坑趙卒四十萬古今殺業之重無過於此  
故屠戮之報歷劫不消

逍遙樓

太祖嘗造逍遙樓見人博奕者養禽鳥者游手  
游食者閉之樓上使之逍遙皆餓殍相傳樓在  
淮清橋東北洞神宮後今雖不存故老猶能識  
其處云夫民無常業則易與爲非奸盜之源皆  
起于此而此輩冥頑律輕不復知畏故特爲峻

閑耕餘錄

卷之五

九

法以懾之 聖祖爲民生慮深遠矣末俗浮蕩  
此風盛行而吳中爲尤甚政恐逍遙樓千百間  
不足以容也

河豚

梅聖俞河豚詩有曰庖煎一失所入咽爲鏃鄒  
而蘇子瞻狀河豚之美至云直得一歎此一時  
興到謔語耳吳中遂有拚命啖河豚之諺相傳  
至今間有中毒而死者卒不能禁也范石湖河

閑耕餘錄

卷之五

十

豚歎曰朝來里中子饒吻不待熟濃睡喚不應  
已落新鬼錄百年三寸咽水陸富殺歎一物不  
登俎未負將軍腹爲口忌計身饕死何足哭此  
詩蓋紀實之作節其數語以志永戒

臧堯山

徐寅陽始冠時其父太常倣古行冠禮欲得郡  
守爲重守爲堯山臧公性方嚴不可干以私而  
獨與鳳峰沈公善太常因托以請沈見臧公徐

言存齋相公家孫冠借重老公祖訓誨之何如  
臧公欽容曰人家一小兒帶帽子何關府縣事  
沈公一笑而出

劉忠宣馬司農二事

劉忠宣公大夏嘗夜寢有猫兒臥其足後忽雷  
震猫死而忠宣以恙也南都兵變殺黃侍郎以  
給餉不時故時馬坤爲大司農世廟恨之適  
又有狀元沈坤者家居不法爲直指所劾世

蘭耕餘錄卷之五

七

廟於臣下冬不稱姓忽有嚴旨逮坤而分宜誤  
以爲沈也既逮至中使言上意所屬乃南大  
司農奈何分宜亦知其誤謾謂聖意未可測  
姑少俟之沈遂死詔獄久之馬公竟寢不問陸  
文定公嘗道此二事因曰人有天不得而殺者  
劉忠宣是也有天子不得而殺者馬司農是也

無事卽長生

唐韓偓詩心知無事卽長生蘇長公亦曰無事

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  
識得此意便覺一切世味等於嚼蠟

燕燕

錢唐范十郎二女俱爲雲間富民陸氏妾長曰  
鶯鶯寵盛蚤世次曰燕燕與羣妾等陸病且貧  
鶯所居樓墓廬羣妾皆散燕燕獨不去同食貧  
者十年陸死自鬻以葬事見宋人隨隱漫錄亦  
吾郡一故實可采入志中

蘭耕餘錄卷之五

七

蒲杞作入下

蒲萄之蒲杞把之杞今俗語皆作入聲此在唐  
時已然白傳詩酒餘送蓋推蓮子燭淚堆盤壘  
蒲萄又深山老去惜年華况對東溪野杞杞

萍鄉

江右萍鄉縣相傳楚王得萍實于此邑因以名  
而范石湖以爲去大江遠非是然萍實因渡江  
而得非謂得之大江中傳聞必有所自未可遽

疑其說

陳寧

郡志宦蹟傳載陳寧洪武元年知府事未幾政成遷山西叅政按廖道南爲寧傳曰寧以洪武二年由兵部尚書出知松江府復拜中書省右丞三年又出知蘇州府遷浙江行省叅知政事尋復召爲御史中丞宋濂嘗稱其出守劇府剗累政之積弊登難集之積賦政令所及精采一

關耕餘錄

卷之五

三

新今郡志履歷旣與廖傳不合而政蹟亦絕無所見似當考正無令賢守泯泯

秦裕伯

太祖嘗登鍾山詞臣扈從擁翠亭給筆札賦詩時應制者八人秦裕伯與焉裕伯吾邑人也當時雅有才名惜其詩不傳

盤渦

蜀江三峽中水波圓折者名曰盤渦盤音漩今

吳中俗語亦然

酒保

鵬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爲世師酒保之名始見於此亦猶韓非目伊尹爲庖宰也

蔭官不應舉

晁氏客語曰呂與叔蔭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與叔此言故是仁孝深念然未免爲後人開一藏拙之門

關耕餘錄

卷之五

十四

金陵兩山

金陵諸名山牛首攝山最著余以歲癸亥始獲游焉攝山之窈窕深秀不盡幽探牛首之高峙朗豁定稱曠覽兩山之勝未易甲乙及從芙蓉峯回望牛首峰巒曲折與琳宮梵宇丹碧相映宛然如展屏障萬象畢獻于前又眺矚之最奇也

厭疊法



少時嘗見人將飲輒先以一指漬酒于案上畫一圓圈而連點之殊不解其故及從宦嶺外乃知彼地多畜蠱毒置飲食中入肆沽飲作此法以厭穰之則蠱不能害故他方亦有效此者

別賦語本楚辭

江文通別賦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李善註引宋玉高唐賦曰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亾封於巫山之臺精神爲草實曰霧芝又

蘭耕錄卷之五

圭

引山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爲茁草二事與賦指絕不相合文通此語蓋用楚辭王孫不歸春草萋萋之意特句法變耳註者不解而妄爲之說

霞爛

陸士衡擬今日良宴會詩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後漢書符偉明在太學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士衡意本此李善註云朝霞或爲朝華按天

寶遺事李曰與人談論言皆成文粲若春華唐人語亦有所自

里士鄉士

洪武十九年詔鳳陽府應天府民年七十以上天下民八十以上賜爵里士應天鳳陽民年八十以上天下民九十以上賜爵鄉士皆與縣官平禮並免雜役正官歲一存問國初尊禮高年如此蓋猶古之遺制而今不復見矣

蘭耕錄卷之五

未

輔弼

古人釋輔弼字義其說不同管子曰近君爲拂拂與遠君爲輔韋昭曰相道爲輔矯過爲弼弼同

粉本

湯君載畫筌曰古人畫簾謂之粉本前輩每寶蓄之政謂其草草不經意處有天然之妙耳余家藏宋梁楷所畫孟襄陽灞橋驢背圖信手揮寫頗類作草書法而神氣奕奕在筆墨之外蓋

粉本之不易得者

文選纂註之繆

李善註文選最稱博奧五臣者村學究耳臆說妄解種種可笑不知何以並傳至今張伯起纂註自謂苦心矣乃往往舍李善而取五臣間出已意其可笑有甚於五臣者試舉一二如班孟堅兩都賦橈槍旬始旬始星名也而曰始見浹旬爲光武除凶之應左太冲三都賦高門鼎貴

開耕餘錄卷之五

七

鼎貴卽鼎盛之義而曰貴者鼎足而立潘安仁揚荊州誄纂戎洪緒明引詩纂戎祖考何云襲二將軍束廣微補亡詩人無道天政用莊子不終其天年何云無道而天江文通別賦鏡朱塵之照爛朱塵字出楚辭所謂朱畫承塵也胡乃以紅塵釋之謝莊宣貴妃誄崇徽章而出寰甸徽章蓋旌旗之屬耳安得以文詞解之釋子建洛神則謬以微波之義爲目解延年釋奠則誤

以夙知之知爲和又其註陸士衡文賦於何李二家何與輒乃妄肆詆訶沈休文恩倖傳以胡黃名字並舉至欲妄加點竄其諸舛繆未可枚舉此書始出人皆喜其簡便幾於紙賸不知疑誤初學不少每開卷爲之捧腹

離騷語所出

離騷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按古有惑者知反迷道不遠之語而原引之宜以補註

開耕餘錄卷之五

八

古文用謚字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身死無名謚爲至愚顏師古曰謚者行之跡也終以愚死後世傳稱故謂之謚此謚字最見下字之妙柳子厚蓋兩用之招海賈文君不返兮謚爲愚哀溺文民旣賢賢而無知兮故與彼咸謚爲氓

荊州記附會郭詩

郭景純游仙詩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李善

引庚仲雍荊州記臨沮縣有青谿山山東有泉  
泉側有道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縣故游仙  
詩嗟青溪之美考璞傳不言曾爲臨沮縣豈晉  
書遺之耶或仲雍因遊仙詩而附會耶

拓城之議

吾郡城小人衆兵家所忌且年來生齒百倍往  
昔若倉卒有變無論四郊之衆必不能容卽自  
西郭外至跨塘橋兩街市民紛紛入城無投足  
之地矣加以風俗日偷人情叵測有識之士深  
懷杞憂欲展拓西城以資防禦此議最切時宜  
頃衆謀僉同經始有日矣乃一二持異意者中  
格之其事竟寢不備不虞異時噬臍何及

水蜜桃

水蜜桃獨吾邑有之而顧尚寶西園所出尤佳  
其味亞于生荔枝又有一種名雷震紅每雷雨  
過輒見一紅暈更爲難得

開耕餘錄

卷之五

九

殺鳥之報

邑之山林塘有射鳥者生平所殺鳥雀無數一  
日行經神廟前忽有群鳥飛繞啄之驅之不能  
解乃倉皇入廟扃戶不敢出群鳥仍聚而噪呼  
竟日不肯去逮曉始得脫歸不數日死蔡生武  
仲爲余述此事但忘其姓名

鄴井

衡州有鄴湖志云其水湛綠釀酒極佳晉武帝

開耕餘錄

卷之五

十

以薦太廟吳都賦所謂飛瓊觴而酌綠鄴者也  
余嘗過衡詢其所在趙五視云今郡城東有湖  
週廣十餘里俗謂卽鄴湖然水味殊劣別有鄴  
井郡人呼爲玉井泉者較勝左賦所稱疑此

醴泉

醴陵縣北有姜村村下有醴陵下有井時湧泉  
如醴縣因以名余三過此地雖匆匆于役必汲  
嘗之甘而且冽風味殊勝聞舊有亭覆其上今

已廢而四面皆稻田爲流潦所侵久之恐遂湮沒矣嘗遺書邑令俾稍爲修葺以存異蹟而邑人鮮好事者卒無以應也

王舜耕

王舜耕饒才情豪宕自喜所居構一樓面終南山名曰百花樓自題柱間云小樓外萬古此江山問漢闕秦宮安在大塊中一夢如風雨不燕歌趙舞何爲

開耕餘錄卷之五

王

宋劉詩

宋考功發大庾詩感謝鵝鷺朝勤修魑魅職造語雖奇似傷于怨不若劉長卿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含蓄醞藉深得三百篇之遺旨

趙思愛

趙思愛真定壯士也嘗遇盜被脅不從腫目斷手足投之於阱幸而不死久之創愈猶能以兩半臂舞六尺棍旋轉如飛人莫有能格者蹣跚

市中觀者如堵辛酉冬曾于余庭中試之坐客咸驚詫以爲神

目不見城

嘉靖甲寅倭夷攻青村城驅所掠鄉民臨濠而斬之以懼城中有一人將被刃忽躍而度濠又一躍遂及城上衆皆驚問曰吾目中不見有城也小說所載有人墮井中仰望穴光注想久之不覺疎身飛出與此相類語云神能飛形蓋實

開耕餘錄卷之五

王

有此理

詩米漢謝鈞記

宜興善權寺佛殿是唐時所建規制甚古殿柱左右有詩米漢謝鈞記六字志稱見於雷震之後或謂此雷部神名摹佩之可以已瘧殊可笑余嘗江行見楚蜀巨木多有刻字但義不可解如此類者甚多意必木商私識而流俗訛傳遂神其說

雉媒

潘安仁射雉賦眄箱籠以揭驕睨驍媒之變態  
按西京雜記文固陽善馴野雉爲媒用以射雉  
謂之媒者能招致其類若媒灼之通合戰國策  
所謂以其類爲招者卽此

山水之緣不偶

金華三洞余夙聞其奇丙午出守姑蔑每謁半  
道至婺輒擬一往而竟以事阻在嶺外陳憲副

開耕餘錄卷之五

三

省堂數言碧落洞之勝洞在英德縣丁巳入賀  
經此遇雨卒不果游又憶壬寅歲使楚過襄陽  
鄧叅知少溟觴余間謂曰此去武當不遠不可  
失也余以久役思歸遂過發少溟曰君後必悔  
之林居每念及往事輒爲悵然山水之緣良亦  
不偶

般若湯

北僧謂酒爲般若湯乃度詞以避法禁見寶子

野酒譜蓋當時猶知有僧律也若今之髡徒酒  
肉雜陳豪飲大嚼與俗人無別復何避忌之有

鬼燐

萬曆己卯初夏余館于川沙奚氏夜深讀書聞  
微雨滴瀝偶出戶外遙望一燈熒然童子指曰  
此鬼火余曰何知非村民火也曰人火有焰鬼  
火則否締視之良然少焉此燈從東南冉冉來  
俄而西北又見一燈前逆若相撲者忽迸散爲

開耕餘錄卷之五

三

百餘燈或上或下遍滿田間水際至三竈橋畔  
復合爲一已復分而爲兩一無頭人手執之了  
了分明度橋而滅詰朝爲主人述其事主人云  
往島夷入寇至此土人有壯勇者格殺數倭倭  
怒搜掠旁近居民二百餘人以繩貫其手悉斬  
之溪上故至今陰雨之夜間有此異

貪進之戒

閩主王璘好鬼信巫百官進退皆決之鬼神其

臣有薛文傑者惡樞密吳昺偶疾文傑往省謂曰上以公久疾將罷公樞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尋當愈上或使問慎勿言他疾昺許諾明日文傑使巫言于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昺謀反以銅釘釘其腦金椎擊之閩主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遣視果以頭痛對卽收下獄誅死嗟夫讒夫之禍烈矣卽投畀豺虎曷蔽其辜然使吳昺明於勿欺之旨不戀樞密寧

關耕餘錄

卷之五

五

以質對譏口雖工豈遽至此亦可爲貪進而不  
知止者之戒

沈四明事

萬曆辛丑冬 神宗寢疾幾危悔礦稅事中夜  
御筆親書片紙傳免四明相既承 旨尚未  
卽發忽有中使二十餘輩踉蹌追還四明猶豫  
未定中使輒自相撲流血被面四明皇遽竟以  
封進自此又二十年民間不勝荼毒及 光宗

卽位首詔免之歡聲動海內當時四明若能力  
爭卽重獲譴不過罷官耳而衣闕旣補相業以  
光何至晚節爲人所詬病當局者迷信然

周北野

周繕部佩家居儉薄常不給朝夕每與顧東江  
曹定庵偕游峰泖間隨僧蔬食無他供具詩篇  
倡和甚適也郡守熊公每公餘輒造請以酒脯  
自隨公亦不更設一味談論竟日別去亦終不

關耕餘錄

卷之五

五

報謁北野公恬淡高雅超然世味之外故是狂  
瀾之砥柱而太守愛其真素樂與周旋道義相  
親形骸盡釋懷賢尚德之風尤未可多見

麥秀歌

尚書太傅徵子朝周過殷墟乃爲麥秀之歌歌  
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  
仇今史記作箕子而末句曰不與我好兮脫一  
仇字失韻似非歌體

田大司馬

任丘田公樂爲本兵待其屬頗倨白事或不當意輒見訶斥嘗恚曰我非司馬乃司牛耳諸曹郎深憾之

比部僚誼

余初選比部李易齋見過謂曰此雖冷曹然僚誼最好一同僚曰此如貧家兒無財產可爭兄弟自無相尤耳衆皆稱其善喻

蘭耕餘錄卷之五

壬

陸公雅諱

陸公平泉初入史館偶與同館諸公以事謁分宜衆皆競前呈身遂至喧擠公獨逡巡却步時分宜庭中盛陳盆菊公徐謂曰諸君且從容莫擠壞陶淵明也聞者心媿

楊公時政疏

楊給諫允繩當世廟時東南倭夷內訌連歲未平嘗感憤上疏曰近未督撫之臣蒞任謝恩

必有常例銀兩饋送權要大者數百小者數十

名曰謝禮至於任內有所題請開送揭帖則又伴以儀物名曰候禮又歷任頗深榮名美擢或地方有事希求脫任或有罪而求彌縫或失事而求覆庇如此數遂不貲大率此等銀兩在省取之各布政司直隸取之府州縣有司既爲巧取承迎不無德色督撫諸司自知非法接受亦有覲顏既入牢籠實難展布使在平日猶不能

蘭耕餘錄卷之五

壬

振揚風紀建立事功况軍伍之時哉則其玩愒陵夷蔑法悞事亦奚怪也且有司賄賂督撫皆取具於民近來督撫交代頻繁則有司需索亦加苛不肖者又因之影射乾沒其間指一科十推膚剝髓卽今江南四野爲墟赤地千里區區子遺待盡之民猶日苦掊剋侵削之患臣恐民窮盜起莫知終極異日國家隱憂不止海島之間已也伏望勅閣部大臣洗心易慮正已

奉公割絕朋昵之私汎掃苞苴之習此則澄源平倭之要道也此疏張侗初官諭從實錄中拈出載之倭變志余每讀一過輒撫卷太息蓋是時分宜當國賄賂公行楊公不避權奸慷慨直陳卒罹慘禍談者至今痛之嗟乎苞苴朋昵弊所從來久矣以世廟之綜核嚴明猶且不免令楊公在今日其扼腕時事又當何如公以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蔭一子天啟中追謚忠恪由

關耕餘錄

卷之五

无

今觀之昔之怙寵納賂家富王室者其人皆如蜂蟻之變滅而楊公名垂史策與日星並懸有志之士當不以彼易此

關耕餘錄卷之五終

關耕餘錄卷之六

陽塘

吳淞張所望叔翹著

粵西會城有陽塘橫貫其中水甚清徹夾岸多宗室之居其亭臺竹樹皆借水爲勝夏月荷花盛開香聞數里此境在嶺外尤稱佳絕魏蒼水曰每過此輒憶三吳游舫至於四山森竦巖壑如芙蓉萬朵倒景水中又吳中所未有也

關耕餘錄

卷之六

一

江行之勝

自桂林江行至陽朔二百餘里江岸多高峯林立雲際石壁巖削疑爲巨靈所擘而澄江如練曲折映媚草樹蒙茸隱天翳日扁舟沿邇令人目眩神聳不復知身在塵世中嘗讀黃山谷詩李成不生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謂此生僅可臥游不意親涉其勝然山水之奇至此政恐郭李復生筆端亦未易髮髯矣



陸娟詩

陸潤玉女名娟能詩有代父送行一律云津亭  
楊柳碧毵毵人醉東風酒半酣萬點落花舟一  
葉載將春色過江南後歸馬龍及將死悉焚其  
平日詩稿曰此非婦人事也夫婦人能文古今  
間亦有之若陸娟者工詩而不欲以詩名如此  
識見故非閨秀所及

包賢母

國朝詩錄卷之六

五

包元達元愛兄弟子告家居事母至孝母楊太  
夫人訓子亦甚嚴有里人譚名清水綠者遊閒  
客也偶過元愛將飯之太夫人偵知立召元愛  
跪庭下數之曰汝官風憲何得與鼠子輩狎譙  
呵不已元達從旁解曰孝非以客禮待此人因  
欲買一婢彼知其所有女子來相告耳太夫人  
愈怒曰孝欲買婢尚未告我外人何以遽聞汝  
為人兄又稱憲臣不能以禮匡正其弟而反爲

之辭耶拜跪于庭久之叱去數日不容元愛定  
省元愛悚懼若無所容元達亦日久旁皇百方  
慰解太夫人意稍釋始召見猶切戒毋暱匪人  
也其後兩侍御並以直節名海內語曰非此母  
不生此子信哉

文定戒子

陸太僕劬生己丑登第時當選館父文定公貽  
書戒之有云於家則虞滿盈於國則妨英俊母

國朝詩錄卷之六

三

趨捷徑毋暱權門乃吾子也澹泊靜退此吾四  
字家箴兒謹佩之足矣書至都下聞者無不歎  
服

王元美贈袁公詩

王元美有贈袁履善二詩其一曰霜髯此日圓  
棋叟綠鬢當年同舍郎出僅一身何假鍾行逾  
千里不齋糧未論緇素皆親屬才得湖山卽故  
鄉似爾蕭疎吾亦易檻後籠鳥政茫茫其二曰

統扇詩題字字新秋風一展一合輦少陵難字  
將輕過揚子方言未易論覓句祇應天外得知  
音誰解曲中真美藻縱有天然色欲報寧無按  
劍人蓋袁公負異才高曠不羈性復好游聞佳  
山水輒欣然獨往人無親疎一見歡接爲詩文  
別出機杼不欲一字襲故而棘吻擊牙時或不  
免元美二詩頗含譏諷然讀之如見其人  
前輩古風

關耕餘錄卷之六

四

徐存翁及第後南江馮公以大行奉使同時還  
里偕謁蔣少叅韋庵公投刺並稱晚生隅坐比  
送之出南江輿在門而文貞已歛避矣蔣公顧  
謂南江曰徐行數步亦佳馮公悚然謝不敢候  
蔣公入門始登輿去夫嚴正如蔣公故能起後  
輩之敬而不爲抗謙挹如徐馮二公益以成先  
達之高而不爲屈邈矣古風何可復見

李公論時事

李九我先生嘗語余曰格君事業今日固未可  
易言但使諸司各舉其職官無廢事上下相維  
紀綱不紊尚可救得一半乃今也爲臣每事惟  
知責君而還觀局內叢脞不理者多矣如此而  
望治安何日之有

章彥星得印事

章比部彥星庚寅除夕夢一人謂曰汝密友黃  
汝申持印章來可領取新歲三之日有淘沙者

關耕餘錄卷之六

五

得一銅印彥星偶見索視其文爲壬辰進士私  
獨喜以錢易之辛卯舉于鄉則益喜自負及壬  
辰試南官竟落第而同年密友唐君公先登遂  
舉以贈焉夢中之語驗矣汝申者同邑廉訪黃  
瀚字乃前壬辰榜彥星至戊戌始第與余都門  
同寓述其事云

包公題美人圖

包元達成湟中徐鳳岡遺以美人圖公詠之曰

能憐征戍苦拂素惠名姝色並王嬌麗人應漢  
代殊無端過絕塞豈亦嫁單于行雨衣猶潤凌  
波襪尚濡佩縣于聞玉環綴大秦珠團扇秋風  
早單衾夜雪俱臉桃寒未落眉柳凍還敷本效  
當熊節寧貪射雉娛恃容翻見枉掩鼻詎憐誣  
長信恩何在高唐夢有無轉蓬隨雁度明月伴  
人孤旅思驚羌管歸心托漢繡含顰雲亦慘灑  
淚樹爲枯倘購千金賦應還九折途公建言獲

蘭耕餘錄卷之六

本

謹此詩蓋以自寓而忠愛之意溢於言外略無  
牢騷不平之感

聽月樓

吾郡一學究與鶴灘錢公善適邑人某新構一  
樓學究爲題曰聽月鶴灘偶過之主人乞詩公  
卽書一律云聽月樓高接太清倚樓人聽最分  
明碾空啞啞水輪轉揚揚時時玉杵鳴機織廣  
寒聲歷歷斧侵丹桂韻鏘鏘忽然一陣天風下

吹落嫦娥笑語聲樓名奇矣公詩率爾而成風  
韻尤絕

薛河東

老儒薛河東者貧而無行嘗謁錫山富室鄒氏  
自稱錢狀元師其人信之置酒相款未終席適  
報錢狀元至河下老儒卽謂主人曰吾當往會  
舟中與之偕來主人唯唯老儒一見鶴灘長跪  
吐實公欣然曰此何妨但爾宜認真勿令人覷

蘭耕餘錄卷之六

七

破也遂同往主人延入公侍坐終晷執禮甚恭  
至盡醉而罷略無可疑之色公蓋以老儒爲海  
鷗鳥亦自盛德事

申文定公

俞安期刻唐類函成邑令索其板俞不與令卽  
遣一隸持牒取之且將加以譴責俞時在申文  
定公坐上窘甚公笑曰不妨第以君刻集來自  
有處分耳卽手書與令曰境內有詩人而不以

奉聞僕之罪也謹以其集奉覽令得書遂寢其事

玉蟾松江詩

白玉蟾集有泛舟松江詩曰白酒黃封冽以妍  
鱸魚買得一雙鮮舟行無浪無風夜人在非晴  
非雨天醉熟不知天遠近夢回但見月嬋娟垂  
虹亭下星如織雲滿長洲草滿川此詩宜補入  
郡志

蘭耕餘錄 卷之六

八

俗僭

松俗婚嫁輿顯之家率用一蓋前導其先世及  
族中有仕宦者間得用之然或青或黃必視其  
家官品不敢踰越近來庶民亦多僭用甚至廝  
輿之賤家稍溫者必借爲美觀且蓋必用黃青  
者卽不屑矣濫觴至此可爲一嘆

楊尚書

景泰間楊尚書爲人醇謹廉正嘗夜夢入人

林園私食二李既寤深自咎曰吾必旦晝義心  
不明故致此羞溢無地三日不食事見侯甸西  
樵野記可以見前輩慎獨之學

陸公二事

陸平泉公以宗伯引疾歸張江陵往送時天寒  
公帶煖耳出迎而江陵先自去其煖耳公曰老  
夫畏寒却去不得卽與江陵相揖此事張侗初  
記之先進舊聞偶憶萬曆壬寅歲杪余將北上

蘭耕餘錄 卷之六

九

謁辭公公方謝客余固請一見乃命入書齋公  
帶煖耳立戶外遙見余卽以一手持煖耳若欲  
去者余亟趨止之公熟視余曰如此却不恭也  
遂坐談良久而別命一家僮送余出門致謝蓋  
公之貌權貴而禮寒素類如此

上皂筴樹

俗呼畏內者爲上皂筴樹按仙傳劉綱與妻將  
飛昇庭前有皂筴樹妻言綱升樹數丈方能飛

意或出此又南齊書劉休妻王氏茹帝勅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皂策以辱之

坡仙

白玉蟾題赤壁詩畫堂云莫唱坡仙賦又贈蘇侍郎詩我疑公便是坡仙後人稱子瞻爲坡仙蓋始此

嫩晴

玉蟾詩有嫩晴將息百花天之句嫩晴字新甚

關耕餘錄卷之六

十

王屋公逸事

王屋公初入都謁選時世廟方事玄修諸臣競以青詞媒進徐文貞素知公才名諷使爲之中翰可得也公曰爲我謝相公張生豈作青詞者耶文貞聞之不懌公竟選得浙之臬幕及之官同邑秦少說爲僉憲待公頗峻又數以筆札役公公曰士卽一命當以職事自效何能爲提刀人遂飄然投劾歸此二事公志行之大者往

余爲公事狀偶遺之今記于此

疏裴可師

漢疏廣之言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此語爲子孫慮至深遠矣余嘗謂疏公十六字當與虞廷十六字並傳宋裴昭明每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如二公者皆我師也

關耕餘錄卷之六

十一

烏桕

潘安仁閒居賦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桕之柿又金谷園集詩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桕烏桕柿吾鄉多有之皮色深綠俗謂之綠柿味亦甘美而人弗之貴也

馮戴事

宋馮仲巳知邕州治舍有井相傳飲者卽死仲巳乃日汲自供傷城數里有金花木俗云花卽

瘴起人不敢近伸已故以花盛時酣燕其下竟  
以恙夫伸已達則達矣然君子愛其身以有爲  
恐不必若是嘗憶友人戴伯玉令曲江暑月謁  
上官歸徑山中渴甚見溪水清澈欲飲從者力  
諫謂水有毒伯玉笑其妄言竟飲之還署卽腹  
痛死矣可不戒哉

修碑

上已裨飲肇自古昔采蘭祓除尤稱佳事不知

蘭耕餘錄

卷之六

三

廢自何時迄今遂莫之舉也余家水鄉勝地不  
乏願約一二同好及此風日清美駕言出游臨  
淥波藉碧草覽芳物聽嚶鳴娛情觴詠之中寄  
想煙霞之外便覺蘭亭諸賢去人不遠

囊螢

萬曆壬寅余使楚過澧州見道旁有立石刻曰  
車胤囊螢讀書處適差廉劉長梧見訪詢知是  
武子故居且云此地至今螢火獨盛余因述吾

鄉一諧語謂一人勤學衆皆稱之或問其勤狀  
曰囊螢讀書問者曰日間何爲曰政覓螢火耳  
劉君爲之大噱

潘公先兆

潘憲副伯明少時嘗於舍後圃中拾得銅印其  
文曰雪堂篆法甚古後以侍御出守黃州乃符  
其兆遂倣印文而稍大之扁于堂今尚在

袁履善事

蘭耕餘錄

卷之六

三

袁履善七歲時父執彭魯溪來訪父適他出履  
善方與羣兒戲自稱小相公魯溪呼之曰願爲  
小相若能對乎履善信口應曰竊比老彭魯溪  
大奇之卽許妻以女其後翁壻同榜進士

終南大樹

嘗見終南山老僧云山中一所有大樹三株根  
幹盤屈延亘可十餘里相傳爲秦時物

摩崖碑

元次山作太唐中興頌顏魯公墓碣書之世稱  
二絕余入粵過浯溪獲觀焉歷歲綿遠尚堪摹  
榻雖字畫稍有缺損而風骨稜稜覽之如見其  
人殆似有神物護持者

### 鏡石

浯溪上有鏡石嵌崖壁間色如純漆以溪水濯  
之空明可鑑鬚眉隔江人物村樹歷歷皆見或  
昇置他所輒復黯然還復故處卽澄澈如舊

### 蘭耕餘錄 卷之六

古

### 吳中時事

吳中賦役重困杼柚久空頻年復以軍興加派  
敲骨椎髓生理幾盡矣而天變地震災異疊出  
逆節亂萌所在見告又萑苻嘯聚寔繁有徒訛  
言孔將伺釁思逞事勢日已岌岌竊謂吏茲土  
者惟收拾人心爲第一義若撫字無聞腴削益  
甚使窮蹙亾聊之民旦夕莫能自保則瓦解土  
崩近在眉睫此賢者所宜盡力之時可無深念

### 文僖私憾

顧東江與曹定庵最相善定庵卒東江以詩哭  
之云公昔還山我出山我歸公已厭人間名高  
白傳身仍健詩比陶翁意更閒鄉里後生遵楷  
範廟堂諸老問容顏玉屏西面青瑩列時有游  
人拂辭斑讀此詩其推服曹公至矣至修郡志  
乃不爲公立傳僅附見于其兄時和小傳中第  
曰以學行稱而已夫曹公政績行誼師表一代

### 蘭耕餘錄 卷之六

五

可傳者甚多何得以四字盡之或謂兩家子弟  
構隙東江不無私憾然千古輿論之公誰能終  
掩

### 文節公事

李九我先生生平未嘗錯寫字及予告家居一  
日作字偶錯遽謂家人曰此豈厭世之徵耶踰  
年無疾而逝浙撫石水蘇公云先生平日喜誦  
司馬溫公生平所爲無不可對人言及諸葛武

侯身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之語及沒後人以先生不媿其言

庸鄙二事

郡有富人目不識字乃好藏古法書嘗閱晉帖見王右軍蘭亭叙語人曰此公武弁也而工書更自難得聞者掩口張肅之又言山陰有王姓者好附會古名閥或問君去右軍幾世答曰我乃民籍也二事政相類可入笑林

闍耕餘錄

卷之六

六

南有堂

王百穀構一堂顏曰南有以南隣有喬木正當其前也一善謔者作梵語戲之曰異日樹老死君當改作南無堂邪

屠狗之報

郡有屠狗者沈三一日狗方就縛忽作人言祈免沈佐且怒亟椎殺之越一日忽持刀狂走自刎死天啟壬戌十二月事

尹白詩

隋尹式別宋常侍詩秋髮含霜白衰顏倚酒紅二語悲歎而有含蓄白香山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故是翻案佳語而氣則索然矣

周用齋

崑山周用齋先生篤行君子也生平攻苦力學用志精專每出門輒述不知處嘗訪友而歸屬有所思遂忘友人并忘其家矣獨坐中堂咄咄

闍耕餘錄

卷之六

七

佐主人何以不出良久妻子出而問之先生愕然曰我自訪客若屬何緣至此

戴叔倫除夕詩

梁簡文除夕詩一年夜將盡萬里人未歸自是佳語戴叔倫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全用簡文句但顛倒兩字而矯健過之不得以文人相襲為病矣

五洩



諸暨五洩余嘗窮探其勝攀危陟險人獸兩絕之徑也老僧壽隆謂余前此雖有好奇者賈勇而前輒復却步如公濟勝未見其倫考水經注亦云中二洩不可得至登山遠望乃見之余何幸覩此異境山水有靈亦當相賞第注稱高山夾溪凡有三洩詳其文義三字爲誤

### 邢張二山人

郡人張昉工詩家貧甚或竟日不能舉火青浦

### 園耕餘錄 卷之六

六

令屠長卿聞其名造訪避弗見餽以金弗內索其詩亦不與嘗曰吟詠以抒性靈消歲月則樂志以介軒冕巧糈潤則苦情人皆稱爲名言先是成化間吳門有邢量博雅能詩隱於醫卜郡守某嘗托陳僉憲永錫諭意令以詩獻量曰吾詩里巷歌謠耳古有采詩未聞獻詩卒不應兩山人可稱同調矣夫隱以潔身于時則俗詩以人重自媒則輕不達此者皆市人也何名爲山

人

### 舟居圖

吾性好水事故常舟居以爲華廈萬間不如一葉之適也莆中曾波臣畫余小像置之舴艋間見者皆謂逼真此君雅會吾意浮家泛宅將老是焉

### 張季鷹歸舟圖贊

嶺表謝事歸復治一小艇趙凡夫題曰載石沈

### 園耕餘錄 卷之六

九

子居爲畫張季鷹歸舟圖摹刻蓬牕之前而余復系之以贊曰素景方翳赤縣如燬昧者弗圖玉石俱委維此明哲超然遐徙主組匪榮尊鱸洵美一棹歸來三江之濠嘯傲壺觴徜徉林水適志爲達殉名斯鄙千古同調若人而已

### 袁用晦事

袁祠部用晦爲諸生時嘗一經道敬事仙佛且必焚香誦經吾儒何獨不爾然孔子像每

晨起肅拜畢卽歛襟端坐朗誦四書一卷然後治他事終歲率以爲常

內迫

晉書阮孚傳溫嶠入受顧命要孚同行升車孚告嶠內迫求暫下遂徒步還家內迫二字可謂文俗以雅

夏甲子雨

諺云夏甲子雨赤地千里相傳皆謂旱徵或曰

蘭耕餘錄卷之六

于

赤當作尺謂行者苦雨尺地若千里也蓋四季甲子日雨皆主雨多萬曆丙辰五月十九日爲夏甲子是日雨後連旬不止水潦漲溢一望皆成巨浸蓋其驗矣

馮耳

船神名馮耳見梁簡文記

兵宜用寡

古稱善用兵者恒曰能以寡擊衆余謂惟寡乃

可擊衆多則不能何也兵多則勇怯半怯者先奔勇者之氣已奪此敗道也善戰者必素練之卒一可當百驅之赴敵皆能殊死戰有前無却故往往決勝岳武穆每用此法

高僧語

宋文帝嘗謂求那跋摩曰弟子欲齋戒不殺迫以身徇於世不獲從志跋摩曰刑不失命役無勞民則風雨順時寒燠應節百穀滋榮桑麻菰

蘭耕餘錄卷之六

圭

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殺德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然後爲齋耶吳越之人每歲泛海往普陀焚香徼福雖時有風濤覆溺之患弗悔也蓮池和尚曰但能存菩薩慈悲之心學菩薩慈悲之行則不出戶庭而時時常見普陀山不面金容而刻刻親承觀自在矣夫齋戒焚修學佛首務而高僧之論如此此理未達雖終日持齋佞佛亦奚以爲

弄虎

板葛臘國有弄虎者以鐵索牽至市中徐解其索虎坐於地其人乃跳躍作勢前搏之虎怒吼哮人與虎互相撲數次復以手探入虎口虎方蹲伏仍以鐵索繫之叱令乞食虎俛首搖尾市人乃與之肉食及錢物而去嘗聞得道者能馴暴虎此蓋以術制之耳

豕妖

閩耕餘錄

卷之六

三

天啟癸亥七月薊州民楊禮家有母彘生子人面豕耳額上一目頰下微有鬚身無毛四蹄類牛

滯貨

俗謂不合時宜者曰滯貨出世說註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者謝安問其歸資曰嶺南凋弊惟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士庶競慕價增數倍

王濬冲

晉書載王戎父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皆不受又云戎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鑽其核夫能辭數百萬之賻而乃斬一菓核之種似非人情此必當時惡濬冲者造爲此語恐未可信

囑托

薛西原先生曰雖小事不可爲人囑托縱能救

閩耕餘錄

卷之六

三

人於患難而自損廉恥已多此格言也夫以囑托救人猶且不可乃有以囑托陷人者其謂之何末俗無良惟錢神驅使卽焚身且弗顧廉恥又無論矣世變江河可爲永歎

啗聾匠人

余嘗治室見一匠人啗而且聾者雜羣匠中每執斤曄視其曹第舉手略示以意卽運斤如風樂榼榘桷之屬繩削無一弗合余甚異之蘇長

公所謂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者信有之耶

門生論座主

李文節公入相論者蠡起雖門生素知厚者亦吠聲焉明譏暗刺惟恐後人幾於一國名狂矣竊謂座師成我其恩不薄設遇逆節不軌之事則大義滅親無論已此外縱有訾議可以情掩且他人言之矣何嫌于默况斥座主而阿權貴

蘭耕餘錄

卷之六

五

以自爲官爵地乎及至公論漸明衆共疑之薄德旣彰終已不振始悔前事之失至有鬱鬱以歿者何其愚也

清獻後裔

余夙慕趙清獻公之爲人及出守三衢實公維桑之里詢其後胤殊寥寥僅一守祠生趙承寵而家赤貧年逾三十未娶余因捐俸爲之求婦里人以太守屬意始有應者今已生一子矣

瓊林宴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永福人王世則狀元及第是年試六合爲家賦鶯轉上林詩文武雙舉論放進士二百七人太宗幸金明池宴世則等于瓊林苑進士賜宴自此始

小鹿鳴宴

吳門袁宗伯裕春爲諸生肯直指王公綏觀風省錄深加賞異每語人曰今科南畿解元定屬

蘭耕餘錄

卷之六

五

疾生矣因預戒報捷者至非袁洪愈第一勿與通及放榜公果首冠賢書王公大喜特設小鹿鳴宴以優寵之鄉科之有小鹿鳴宴自此始

割股療繼父

成化間莆田民有割股療繼父疾者有司以孝聞御史劉公纓判曰棄本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虧父體以濟父讐孝則安在人皆服其明識文裕不作鄉語

陸文裕家居與人語不作鄉音卽對妻子僮僕無異也唐中丞孟珍亦然

### 五家有分

晉人謂非義之財水火占其一盜賊占其一貪吏占其一娼優占其一五家有分奈何獨以一身蒙不潔有味哉斯言也彼居官而苞苴居鄉而漁獵營營逐逐以身名殉阿堵至老死而不休者獨何心與

蘭耕餘錄

卷之六

美

### 蔡中丞

余在嶺外最爲中丞蔡公念質所知公貌癯而古譚談論其評議古今事皆洞中窾要而斐然有文間以一二諧語點綴尤足令人順解又故事撫院宴司道酒不過數行而止公獨相對盡歡嘗憶秋夜月明席終辭出公徐曰如此良夜何因復命酒酣暢良久而別至今想其襟度殊有庾公南樓之風

### 王昭

金陵女子王昭年十三善畫余嘗見其一幀氣韻殊清遠上有女冠王微題句曰青山青於眉秀色若可撥煙靄出其間林意益以活誰知倪迂後妙手在幽闌

### 黑兒

楚崔子鎮畜一猫甚愛之名曰黑兒與同臥起食飲者十餘年後子鎮病黑兒若有憂意頃刻

蘭耕餘錄

卷之六

美

不離牀第間以何子鎮沒黑兒繞棺哀叫累晝夜不食斃于棺下崔子公起義而葬之名黑兒塚

### 漢印

頃於吳閶舟次見江陰顧大愚所攜二玉印其一曰如截肪文曰桃園其一蒼色兩面有文曰飛曰翼德玉質皆殊常而篆刻亦甚古云得此間逆旅真漢物也顧嘗過王頭陀授以飛

仙變化之術能日行數百里此既異物當屬異人

楊宛叔詞

金陵近多名媛工詩詞如王修微楊宛叔尤其翹楚修微有刻稿行世宛叔作小鸞催粧詞調洞天春曉云翠爐煙裏香裊紅燭雨中春峭何處焦桐弄聲巧似歡情方曉 輕紅重綠相攪歡際含情多少燕過東家絮飛牆外人心休老

閨耕餘錄 卷之六

天

小鸞宋比玉新納姬善琴時賦催妝者不下百人惟宛叔擅場

萬蓬頭

萬蓬頭元季人嘉靖間居平陸縣黃河岸側岩洞中僉憲王世隆屬平陸令迎赴平陽公署朝夕敬禮問長生之術一無所言惟以清心寡欲惜福愛民爲積累之基日惟蔬茹不御滋味曰此延壽方也後辭去不知所終

朱癡

朱癡者吾邑高橋鎮人佯狂乞食手持竹竿挂一蒲包腰間亦以蒲纏束冬夏蓬跣臥起亂草中終歲不易而略無垢穢之氣市人與之食多棄去弗爲若欣然就食食已而歌則其家必有所獲病者乞得片蒲煎湯服之多愈久旱或見其弄水江上必雨性好罵人語言穢雜而時有奇驗四方聞者來就視與之語或應或不應莫

閨耕餘錄 卷之六

天

能測其意也在鎮三十餘年一旦忽去不知所之

徐佩

任公瓊知蘇州府值倭亂躬擐甲冑爲士卒先連戰捷及川沙之戰偶失利有庖人徐佩服公服給賊佩見殺而公獲免後論功擢公山東僉事兵備蘇松已復加副使蔭一千戶世襲吳中建祠祀公而徐佩之後得世充府皂隸

守祠至今不絕夫任公有大功于朝廷子孫食報宜也徐佩身代公歟足稱義烈且東南半壁藉公再造佩實貽之佩之功勝斬馘多矣一隸恐未日下酬或令其子孫世襲百夫之長亦不爲過

男積源

積潤

孫天舜同校



閱耕餘錄

卷之六

辛

閱耕餘錄六卷

兩江總督  
標進本

明張所望撰所望字叔翹上海人萬厯辛丑進士官至廣東按察司副使此其隨筆劄記之文中頗有所考正而摭拾舊文者亦多又兼錄諧謔果報諸雜事蓋陳繼儒珍珠船之類也

類次書肆說鈴二卷

〔明〕葉秉敬撰 閔元衡類次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肆說鈴

二卷》提要

書肆說鈴自序

予有<sup>好</sup>書好<sup>說</sup>之癖而遇  
有<sup>不</sup>得<sup>其</sup>辭及<sup>私</sup>有所  
臆<sup>決</sup>者每會就<sup>有</sup>道而  
問之<sup>旦</sup>而未<sup>得</sup>其人<sup>止</sup>

序

其遂以遺忘而後日倘  
得其人將無所置問也因  
隨疑而隨志之楊子雲  
曰好書而不要法仲尼  
書肆也好說而不見法



仲尼沒鈴也嗚呼世  
無仲尼吾將誰問吾  
其為書性沒鈴而已矣  
雖於人心自有仲尼求  
仲尼于仲尼仲尼已死  
求仲尼于吾心之仲尼  
仲尼或者復生然必  
人心之不死久矣世有  
善求諸心者仲尼之  
復生未可知也吾將肩

是書肆持是說然  
而問焉吾惡知夫書肆  
之非杏壇而說鈴之非  
木鐸耶  
萬曆丁酉長夏葉秉  
敬書于尺牘堂

題次書肆說鈴序

漢唐以來經史子集之外立言之士別成一家以與經史子集互相發者如世說華談之類暨於學海所載以至本朝名碩諸公撰次種、輕編薄牘不翅百千然其間或病於詭或病於隨一編之中僅取數策甚或無一語差可者往而是此纂摩雖衆而誠足以永世亟賞者不多得也歲已亥解后劉誠季君偶睹其所藏書肆說鈴一帙迺太末葉敬君定生所著朝夕

展翫皆獨見之言無一勑襲而一稟於正大之義先生學有淵源余竄喜其應舉製執而再閱是書識者稱其胸中武庫豈欺我耶昔括蒼葉子奇嘗著草木子至今傳誦先生人物非子奇之比而其所闡

序

二

發奧義又度越子奇遠甚要之異日當並為必傳之書何制東葉氏之多雋也第其隨得隨錄未以題哀有如草木子之各為篇析余因不量寡昧輒序次之自論詩至論字為題凡十二為卷凡二今本目

錄之後復存原本卷目示毋忘其  
舊也先生撰述今且倍蓰於斯僅  
嗣更有聞尚圖補輯或徵天之幸  
躬炎清揚即當願為都養恭持敝  
帚以奉教於先生先生不麾去否

西吳後學歐餘山人閔元衡

書於微雲館

書肆說鈴原本目錄

一卷

古人婚姻之期

鄭伯克段于鄢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鄭伯突奔蔡

道德經首章

吾喪我

蝴蝶夢

吾生也有涯

至可以盡年

公文軒見右師

至神雖王不善也

書肆說鈴

原書

遊於濠梁

南海之帝

至七日而渾沌死

士成綺見老子

至其名爲竊

齧缺遇許由

至其變也循

二卷

道德經第二章

左思三都

上林賦

杜詩洞庭

三都賦百果甲宅

古語聲相近

論文易作文難	韻書且字
韻書莫字	改正朔事古所必無
天文	
一南北極	二日月九道
三分至	四晦朔弦望交食
五緯星	六經星
辨史記范睢一飯之德必償睢睢之怨必	
報	
書肆說鈴	原本目錄
杜伯射宣王	動靜字
歇後祖于詩	填荒
糠粃瓦礫	聞鳩
三卷	
古祭有尸	李清詠石季倫詩
天傾西北	爾雅歲陽
爾雅歲名	爾雅月陽
爾雅月名	三統

金山寺詩	解報復語
杜羔妻詩	劉辰翁韻會序
李長吉金銅僊人辭漢歌	
鶴	舅犯爲文公解夢
寒食雨	花信風
河圖洛書三同二異	
文機	曆
莊子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書肆說鈴	原本目錄
自狀其過	不爪翦
炎涼	軼字
審字桓字弟字	石尤風
讀書三禪	辨論語適莫比三字
寤生	詩學
原本目錄畢	

類次書肆說鈴目錄

上卷

論毛詩

四條

古人婚姻之期

古語聲相近

歇後祖於詩

墳麓

論春秋

左附 六條

改正朔事古所必無

寤生

鄭伯克段于鄢

鄭伯突出奔蔡

書肆說鈴

目錄

舅犯爲文公解夢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論爾雅

四條

歲陽

歲名

月陽

月名

論道德經

二條

首章

二章

論莊子

十三條

吾喪我

蝴蝶夢

吾生也有涯至可以盡年

公文軒見右師

至

神雖王不善也

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自狀其過

不爪翦

軼字

南海之帝

至

七日而渾沌死

士成綺見老子

至

其名爲竊

游於濠梁

書肆說鈴

目錄

鰲缺遇許由

至

其變也循

下卷

論國語

史記

白虎通

共三條

杜伯射宣王

辨史記范雎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

報

古祭有尸

論文選

學文

六條

左思三都	三都賦百果甲宅
上林賦	鶴
論文易作文難	文機
論古詩 學詩	七條
杜詩洞庭	李清詠石季倫詩
金山寺詩	杜羔妻詩
李長吉金銅仙人辭漢歌	詩學
石尤風	
書肆說鈴	目錄
論天文	七條
一南北極	二日月九道
三分至	四晦朔弦望交食
五緯星	六經星
天傾西北	
論時令 統數	五條
寒食雨	花信風
曆	三統

河圖洛書三同二異	
論道學	五條
糠粃瓦礫	聞鳩
解報復語	炎涼
讀書三禪	
論韻 字	六條
韻書且字	韻書莫字
劉辰翁韻會序	動靜字
書肆說鈴	目錄
審字桓字弟字	辯論語適莫比三字
	四

類次書肆說鈴上卷

三衢葉季子著

吳興閔元衢康侯父次

論毛詩

四條

古人婚姻之期

桃夭正在春日梅落已在春夏之交鄭氏據周官云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故于士如歸妻迨冰未泮以爲請期二月可以昏矣執二

書肆說鈴

上卷

一

月可婚之說則桃夭正爲及時標梅已稍過時矣毛序於標梅何以云男女及時哉前哲李氏謂鄭以仲春爲婚姻之時不如毛氏以秋冬爲昏姻之時以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及家語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執此二書以證毛之是又以士如歸妻不當指爲請期周禮仲春會男女是于霜降之後冰泮之前有未得婚姻者乃至仲春以媒氏會之非專用仲春之月

書肆說鈴

上卷

二

也執此二書以破鄭之非此李氏之說也愚嘗反覆毛鄭二說又折衷以李說猶未敢信復以豳風七月證之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此正二月仲春時也當是時男方舉趾而耕婦方饁彼南畝女方采桑育蠶各治其事未有休息先王豈于此衆務雜沓之時而偏立爲嫁娶之期以重妨男耕女織之務哉其必至七月流火之後八月載績之功又成則布帛皆備九月乃得授衣授衣以後乃從容嫁娶時也又八月其穫九月築場十月穫稻農功皆畢然後執官乘屋方可逆女若來年始播百穀治屋且不暇何暇嫁娶哉毛氏以秋冬爲昏姻之期此不易之論也若是則桃夭爲春標梅爲春夏之交皆非秋冬婚姻之時矣序又何以云男女及時哉所謂及時者適及男冠女笄當行嫁娶之時蓋非四時之時乃年歲之時也文王之

時民被紂虐故霜降以後冰泮以前有苦於行役迫於饑寒而未得行嫁娶之禮者文王命以媒氏會之時必有補助之政以紓其怨曠之憂故詩人述媒氏會衆之詞以志慶幸之意若曰標有梅其實七兮士有不得霜降逆女者此時可以行嫁娶矣求我媒氏之庶士其擇吉而來乎隱然見民間擇吉便可成禮有不足者上自有所補助以成汝婚姻也慶幸之意大矣以女

書肆說鈴

上表

三

子而爲求我之詞則不免爲淫以媒氏而爲求我之詞則不失爲正柳且見民間男婚女嫁國君亦以厘慮上下之間眞家人父子之情也媒氏會男女見于周禮雖未必是文王時事想文王齊家治國必已計及於此而周禮因遵而行之耳

### 古語聲相近

注書者每見經史字義難解者輒以音聲相近

之字代之毛詩泉水云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朱子註云瑕何古音相近通用不知瑕即瑕瑜之瑕言縱曰不瑕亦有害矣今以瑕爲何言不何有害文義欠順當倒轉云何不有害義始稍通然塗却本色造出別字顛倒改移令人錯迕又如周頌假以溢我舊注假大也溢盈也朱註以假爲何以溢爲恤夫瑕既爲何矣假又爲何古人胡爲謬寫至此哉依舊註假大溢盈于義爲

書肆說鈴

表

四

順卽不依舊註亦當云假令有以盈溢于我我當收其溢而不使放失也奚必轉其字而謂之何以恤我也

### 歇後祖於詩

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此歇後體也若論文字之常則當云夙夜在公朝夕從事矣截去在公從事之語而竟以夙夜朝夕作活字用語語雖似半而意則已全文章之妙



如此若後人作歇後語便露色相如斷送一生  
惟有破除萬事無過此則侏儒之隱言市井之  
謔語也嘗覽元人作清江引曲云蕭蕭五株門  
外柳屈指重陽又不日重陽又到而但曰重陽  
又歇後語也又字下得奇然詩云各敬爾儀大  
命不又賓載手仇室人入又三爵不識矧敢多  
又則詩人已先之矣古人文章不事敲推而百  
代文士剝心嘔血千鍊成字終不出其範圍孰  
謂六經無文法哉

書肆說鈴

卷

五

墳簾

世本云暴辛公作墳蘇成公作簾譙周古史考  
云古有墳簾尚矣暴辛公善墳蘇成公善簾愚  
謂指蘇暴作墳簾者世本之謬也指蘇暴善墳  
簾者譙周亦未爲得也詳二書之弊皆由讀詩  
之誤詩言伯氏吹墳仲氏吹簾固未嘗指定暴  
公爲伯氏蘇公爲仲氏也伯氏仲氏者形容其

僚友兄弟之義吹墳吹簾者比方其聲應氣求  
之情而一以爲作墳簾一以爲善墳簾豈不謬  
哉信如此言則下文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亦可  
謂蘇公善咀咒乎又鹿鳴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亦當謂嘉賓善瑟笙矣詩疏引此二書而但曰  
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暴公蘇公所善亦未  
知所出據疏之意若使別有所証卽當信譙周  
矣是疏亦未有定見也

書肆說鈴

卷

六

論春秋

左附

六條

改正朔事古所必無

漢孔安國鄭康成謂周人改時改月此一說也  
程伊川謂不改時但改月此二說也蔡九峰謂  
不改時亦不改月但以十一月爲歲首此三說  
也愚按不改時亦不改月何取于以十一月爲  
歲首蔡氏之說非矣不改時但改月則夫子當  
書冬王正月何云春王正月程氏之說亦非矣

故元儒吳仲遷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穎  
汪克寬輩共宗漢儒力詆宋說然不知漢儒之  
說亦自不通蓋謂周必改建子爲春正月故左  
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若正月仍是建寅何有  
冬至也謂周必改建丑爲春二月故左傳昭二  
十二年二月日南至若二月仍是建卯何有冬  
至也愚則謂建于建丑或可改爲春正月春二  
月不知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亦可改  
書肆說鈴  
作春正月春二月之節  
蟄春分清明穀雨又可那作立夏以後之節氣  
中氣耶若依他改時亦改月則冬十一月作春  
正月立冬又作立春而二十四氣皆錯亂矣夫  
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不可改則春夏秋冬亦不  
可改故左氏以十一月爲正月此必非當時左  
氏真筆合以孔子所書春王正月爲準正月而  
係之春者明此乃春時建寅之正月非冬時建

子可作正月也大聖前知若預卜後世有三正  
之說故以春王正月四字立爲千古正案此聖  
經所以有功於萬世者此也後儒悖聖經而宗  
傳註謬謂商建丑周建于不亦妄乎故愚謂唐  
虞夏商周統是建寅必無三正迭更之理嘗欲  
作三正辨屬藁未成故識其意于此至于論語  
行夏之時尚書元祀十有二月卯風七月流火  
戴記正月日至愚俱有辨俟考訂精悉勒成一  
篇  
書肆說鈴  
寤生  
杜預注云寤寐而莊公已生愚謂寤寐當作寐  
寤蓋寐時已生至寤而方知也林堯叟云寤寐  
而莊公已生如此當喜何得復驚而惡之史記  
云寤生生之難是也此當爲難生故武姜困而  
後寤又宋姚寬西溪叢語云據風俗通不舉寤  
生子俗說兒生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

想以此故驚姜氏耳此三說者當何所從愚嘗以爲不然杜說之非衆所知也林說困而後寤似少勝但兒非有知乃姜氏之自困也惡之何爲此亦臆度之詞也姚寬據風俗通謂寤生恐妨父母則當時竟不舉之可耳今既舉之則春秋時無有妨父母之說可知也姜氏又何故惡之乎若果妨父母武公亦當惡之何獨姜氏乎然則何如曰寤者睡而初醒尚在半夢半覺之間莊公之生而爲兒也狀如睡而半醒未能全覺武姜以其心之不慧若不曉人事者故既驚而怪之因遂憎而惡之是知寤生當自初生以後說非因初生時之一驚而遂致終身之惡也後來武姜請立叔段亦以其才智過人有非莊公所及故以爲請然自是婦人見識在武公則自曉得叔段之露不如莊公之藏故不之許今觀叔于田二詩見段之才知先人若出莊公之

上而莊公既立之後請京請貳囑囑聽命假作癡呆略不介意則其深藏含蓄若覺若夢固不特初生之時爲然矣姜氏之惡意必在此而解者皆指寤生爲初生時事故使左氏之說上下矛盾且夫初生乍驚不過懼其不育育而成人喜可知矣安得執當時之驚心而遂徹底惡之此其文理難通蓋非小病左氏復生必以予爲知已

書肆說鈴

十

鄭伯克段于鄆

鄭伯兄也君也叔段弟也臣也君不能以國法制其臣是爲不君兄不能以善道全其弟是爲不兄此其罪在鄭伯據京邑以叛其君是爲不臣挾母愛以凌其兄是爲不弟此其罪在叔段千古之下評而論之罪各有歸輕重自別經書鄭伯克段于鄆其罪段也什九其罪鄭伯也什一左氏頗得斯旨而少有未盡其云段不弟故

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此春秋之旨也其云稱鄭伯譏失教謂之鄭志此未必盡春秋之旨也夫鄭伯固非能教之兄段亦非受教之弟且象傲而克諧惟舜能之執舜以責鄭伯之失教不亦刻乎愚以爲春秋于鄭伯不當以舜責之當以周公之事責之周公初不知管叔之惡故使之監殷卒以殷畔周公乃不得已奉王命而討之若蚤知管叔之惡必有善處之術不至使其

事畢龍金

上卷

土

陷于罪而刑之矣今段之傲已類于象而段之不臣已非若管叔之未露爲鄭伯者于其母爲請封之時哀而言曰先君不以寤生不肖使主鄭祀若張段而俾寤生不得保其社稷是廢先君之命也先王之制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踰王制以厚一弟其母氏亦應且憎異日者挾厚殖之勢以生民心非段無寤生則寤生無段母氏其圖之母爲姑息之愛以貽母

書畢龍金

上卷

土

氏憂若是則夫人不得割邑以寵段段亦不得據邑以畔兄制弟之義愛弟之仁兩得之矣何乃計不出此徒委曲含容以順母之意而藏怒宿怨以防弟之奸煮豆燃箕譬免于相煎之太急春粟縫布終病于相啖之不能故左氏但當責其失策不當議其失教也公穀治失教之說更爲文致之詞經云克于鄆不云殺也左云奔于共不云殺也公羊則曰毋欲立之已殺之穀梁則曰處心積慮成于殺也而且一則曰甚鄭伯一則曰大鄭伯之惡是何爲密鄭伯之網而左段叔之袒耶且夫鄭伯之惡止于養奸叔段之惡形于篡弑篡弑之謀已露縱誅而殺之大義滅親亦春秋之所原也况克于鄆而奔于共聽其餽口于四方而不聞其蹀血于一刃此又不仁中之仁而不義中之義矣予固知春秋之筆雖非予鄭伯而要不以段之罪與鄭伯等也

鄭伯突出奔蔡

陸淳之說非也逐君之臣罪固易知然沒而不書孰見其惡以爲君之自取而不復罪及其臣則是倒持之罪重而竊柄之罪輕處君之法嚴而待臣之律寬是夫子與亂賊之黨而孤君父之勢也愚謂鄭伯不能殺仲故使雍糾及糾被殺則鄭伯之勢窘矣是以出奔以紓其難其實祭仲未曾逐之故不書逐而但書出奔凡春秋紀事皆從其實而後儒猥以造作案鑿之私亂聖人大公至正之筆亦謬甚矣

舅犯爲文公解夢

夫夢之起多起於思慮疑懼之過昔者晉文公次于城濮楚師背鄆而舍鄆者丘陵險阻之名楚人先得戰地矣故晉侯患之既又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謂文公背舊惠謀新功也故文公益加疑焉當時雖有子犯

及欒枝堅其戰心而文公之患與疑終未釋然也是以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盥其腦此其疑懼之徵乎子犯知其疑懼之所積感而爲夢非必天誘其衷而神告之兆也故斷之以理而曲爲之解曰我得天贊彼其罪吾且柔之矣嗚呼此其滑稽之祖乎舊註謂晉侯向上爲得天楚子下向地爲伏其罪此說之可通者也至謂吾且柔之矣言腦所以柔物夫世之用以柔物者多矣未聞有用人之腦柔物者也讀者不得其解而復爲之說曰今人以猪腦子消皮此說益不通之甚愚嘗執此說遍訪之消皮者並無用猪腦子之說即使果用猪腦消皮而引以解盥腦是以晉侯之腦爲猪腦也而可乎且子犯立談倉卒之間便思及于腦之柔物又便因人腦而思及于猪腦如此則其語意之轉摺甚矣而文公遂不復問其故竟了然于吾且柔之之

書肆說鈴

上卷

西

說何也吾以爲子犯解夢之言甚淺而後人解子犯之言太鑿耳然則云何曰老子有言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使楚子監腦而文公亦以監應之則楚子之監之也愈堅而不釋力相敵則鵠蚌竝持兩敗之道也力不敵則兩虎一傷自盡之術也是以吾之剛而激彼之剛失所以柔之之笑矣今彼監吾腦而吾不求所以監之則彼之忿怒已洩而其雄心立耗是吾自處于柔以柔彼之剛而使其剛制焉而不得復逞彼且視吾爲易與而無所以防我我得從容乘其虛而扼其吭焉兵法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卽此柔之之說乎作如此解理甚明快當時子犯所以不停思而得文公所以不究問而知者意必如此而註書者反舍明白淺易之旨造影響揣摩之言何其悖謬之甚也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正卿固當國任事之臣而弑君之酷必責于其身則凡少子殺人盡坐家長可乎去國不還然後君臣之義絕則凡弑君者逃於千里之外皆可曰吾義已絕雖弑無罪也復讐不什然後臣子之事終則凡主謀者僞殺其假手之人皆可曰吾事已終可以塞責也當知弑君之賊無所容於天地之間雖亡而出境必不可免主謀之人無所逃其首惡之罪雖反而討賊亦不可辭然則當時太史何以有此說哉若曰子縱越境已難逃罪况纔亡出郊候其弑而卽反是明主乎弑也子縱討賊已難逃罪况復使趙穿迎立黑臀是明爲賊首也蓋太史灼見其主弑之謀非一日而姑卽二端以証其實耳若曰子雖原無弑君之心但就此二端迹嫌于弑君則非太史之本旨矣且夫盛服入朝安知非謙恭之假貌翳桑救餓安知非立黨之深謀侍宴竟出顯

見不臣之心棄人用大明示忿君之意盾之弑  
君不亦決乎然則孔子又何以曰宣子良大夫  
也蓋謂宣子善于立名當時爲其所惑盡以爲  
良大夫若無董狐執法則巨惡幾逃故曰爲法  
受惡者明宣子本惡必得董狐之執法乃始伏  
其辜而受其惡但所惜者董狐不合云亡不出  
境恐使後人疑出境乃免則弑君之賊將接迹  
矣當時董狐只合舉某事某事以証其弑君不  
書肆說鈴

上卷

七

論爾雅

四條

歲陽

郭景純無注注見鴻烈解

太歲在甲曰闕蓬

萬物鋒銳欲出雖遇未通

在乙曰旃蒙

萬物

遇蒙甲而出

在丙曰柔兆

萬物生枝布葉

在丁曰強圉

萬物剛盛

在戊曰著雉

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

在己曰屠維

萬物各成其性

屠別維離也

在庚曰上章

陰氣上升萬物畢生

在辛曰重光

萬物

其燁煌在壬曰玄默歲終包萬物在癸曰昭陽陽氣始萌

歲名

全前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

格起萬物承陽而起

在卯曰單闕

闕止陽氣推萬物而出陰氣盡止也

在辰曰執徐

執徐舒舒伏蟄之物散舒而出

在巳曰大荒落

荒大也落落大布散

在午曰敦牂

敦盛

在未曰協洽

協和洽合言陰欲化萬物和合

在申曰涇灘

涇大灘修萬物

在酉曰作噩

作噩烈以噩爲邪

在戌曰閼

閼蔽月也

在亥曰大淵獻

淵獻獻迎也大淵獻小深淵獻伏以大

在子曰困敦

困混敦沌陽氣

在丑曰赤奮若

赤陽奮起若順陽奮物而起之無不順其性

月陽

郭無注愚爲解之

月在甲曰畢生物之氣畢聚于此非畢而終之謂也

在乙曰橘屈平橘頌曰深固難從更壹志考則橘之性固不可改易者也在乙則物已旃蒙而

出各正性命不可移易之謂

在丙曰修修長也丙炳然宣朗其光修長也

在丁曰圉圉即彊圉剛盛之意

在戊曰厲說文旱石也徐曰麤悍石則厲者即

磨礪之厲也戊在中央四方萬物皆在磨礪之

中

在巳曰則萬物各成其性有法則也

在庚曰室室者小塞之意太歲在庚曰上章取

書肆說鈴

上卷

元 三十四

上升章明之義而此乃云室者蓋以陽氣舒散

發越非得陰氣闡障收斂則不得凝水則上章

者正從室中得之也在辛曰塞義亦倣此

在辛曰塞塞者大室之意

在壬曰終萬物胎孕于此終即始之端也

在癸曰極極即終之極也極則必返甲之畢自

然接續而不容已矣

月名

郭止注正月九月十月餘俱無  
注愚爲解之

正月爲陬郭注離騷云攝提貞于孟陬

二月爲如說文如從隨也女子從父之教從父

之命故从口二月爲卯陽氣推萬物而出物從

隨以生也

三月爲寤山音彌仙切說文交覆深屋也引周

伯琦說文字原曰判木之左半也片之轉注疾

羊切牀牆壯將字从此夫丙者南方物炳然光

起今方三月丙光將露而上有山以蓋之旁有

書肆說鈴

卷

丰 三十五

引以障之故生氣之化將達而未達也寤寐字

皆从宀正是夢覺交接時閉塞未通之狀

四月爲余說文余詞之舒也此余亦取舒暢之

義四月純陽氣大鬯矣

五月爲臯說文从白从夨詩鶴鳴九臯臯澤也

左傳御以如臯臯岸也澤者深遠之義岸者高

聳之義五月氣盛物生深遠而高聳也

六月爲且且古俎字薦物之几也後世借爲發



語詞七野切又語助詞子余切皆于此文義不順當讀作俎言六月物茂如俎豆之森列也

七月爲相息亮切視也助也七月物成造化于此若目視之而手助之

八月爲壯壯盛大也壯極則衰故在酉曰作噩乃零落之象

九月爲玄郭注國語云至于玄月是也高誘注閭茂爲蔽冒卽玄字之義

書肆說鈴

上卷

三

三

十月爲陽郭注純陰用事嫌于無陽故以名云愚謂嫌于無陽故名陽月者似之而未盡也夫使其陽果絕無卽名爲陰月亦天道之自然耳何必矯誣詭飾虛名爲陽以欺天乎蓋此月雖云六陰用事而十一月之一陽實已胎于六陰之下人知復之爲陽陽之始也而不知坤之爲陽又始之始也古人獨探其微故直名爲陽月謂嫌于無陽者大謬矣

十一月爲辜說文曰辜也从辛古聲有自新之義十一月舊物收藏有更新之端矣

十二月爲涂說文水名出益州牧靡南山西北入澗則此云涂者亦取水從冬旺洋溢流衍之意

論道德經

二條

首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第一節論道體之全也故常

書肆說鈴

上卷

三

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爲第二節論入道之功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爲第三節論合一之妙也首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便見得道體之玄而又玄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便見得道體爲衆妙之門次節常無欲承無名來所以觀其始天地之妙常有欲承有名來所以觀其母萬物之微末節渾有欲無欲之異

名歸于常道常名之玄與玄之又玄與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應衆妙之門與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應此爲道德經之首章其言有次第而理無滲漏是一部小道德經也請悉其義天地萬物統于道道統于一一之爲道可久可大有常永之義至平至易有平常之義惟平常斯可久則所重又在平常之義常者平之又平宜與玄之又玄相反不知常者本等書肆說鈴 上卷 三十九

曰不可道不可名則無名而已矣又何以有無名有名之異哉蓋合而觀之渾乎其無名者常道常名之本體析而觀之燦然其有名者常道常名之作用何謂無名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是天心之一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是人心之一一在天心是爲真宰乃立天之本原故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此固是天地之始一在人心是爲真君乃生人之命脉故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貞此又是人心中亦有天地之始言始不言終者理必徹終乃爲真始若無結裹便是起頭處有所欠闕故說着始便包着終今卽曰天地之終始亦可也此蓋自其統同處言之所謂大德敦化是也何謂有名如太虛本無名也而強名爲太極太極之動而靜靜而動也又強名爲陰陽至于四時五行二十四氣種

種異名不可勝紀又如人心本無名也而強名爲性人性之動而靜靜而動也又強名爲中和至于仁義禮智孝弟忠信種種異名不可勝紀若然者在天地之生物也人類得之爲人類之母草木得之爲草木之母鳥獸得之爲鳥獸之母雖共稟太極而種類區分若各出一母而不相假借者此就天地言固有個萬物之母在人心之應物也以之體仁則元爲之母以之嘉會則亨爲之母以之利物幹事則利貞爲之母雖共稟一性而變化隨時若各用一母而不相淆雜者此就人心言亦有個萬物之母言母不言父者必有父氣乃成母胎若非男女構精萬物從何處化生故說着母便包着父今卽曰萬物之父母亦可也此蓋自其辨異處言之所謂小德川流是也君子知辨異原于統同有名出于無名故不尋無于無而尋無于有不滯有于有

而化有于無于是既常無欲又常有欲無欲者非槁體灰心之謂蓋終日視聽不着聲色終日飲食不着臭味終日由仁義不着仁義非特不患窮不求通不趨利不避害無所謂人欲中之人欲抑亦視于無形聽于無聲樞得環中神游象外併無所謂天理中之人欲如是無欲何以曰觀其妙哉妙如易云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之妙若遺一物說不得妙故妙者體物之真機若假人爲說不得妙故妙者神運之天載觀其妙者洗去心機露出真覺洞然見天地之始卽是此妙此是上達境界從常有欲中做出者也有欲者非沉湎淫佚之謂如欲立欲達欲也但取譬于人雖有而非私好貨好色欲也但公共于人雖有而非溺夫婦之欲人以滋其情好而我獨有之以爲體道之造端功名之欲人以滋其利巧而我獨有之以爲經世之達道故不必

聽肢體黜聰明而耳目四肢之欲皆吾涵養德性之資亦不必斷事障斷理障而聞見思慮之欲皆吾陶鑄性天之術如有欲何以曰觀其微哉微如漢書顏注微猶塞也之微道大無外也而無外之中支分派衍衆微粲然道小無內也而無內之外圓規方矩大微截然觀其微者處處經歷事事體認確然見萬物之母卽是此微此是下學工夫乃常無欲之階梯也妙字與

書肆說鈴

上卷

三

下衆妙之妙字是一意微字與下衆妙之門的門字相叫應不得其門妙何由見不由其微門何處入要之微外無妙妙者合看之微妙外無微微者分看之妙故有欲而不着于有便是無欲觀微而不倚于微便是觀妙名雖有兩同出一心有非在前無非在後迷時不見微亦不見妙悟時微旣分明妙自統會原無兩時亦無兩處渾合而同之乃謂之玄玄卽一也卽所謂常

書肆說鈴

上卷

三

道常名者也天體蒼蒼空中無色固謂之玄人心寂寂渾然無形亦謂之玄玄之又玄者非此玄之外別有一層蓋卽心是微而微至于無可觀則微而無微無有之相而有入于無卽心是妙而妙至于無可觀則妙而無妙無無之相而無又入于無始而融觀微于觀妙則人而天既而忘其微併忘其妙則天而天人而天者玄也天而天者又玄也至此則無名者統體自我而方寸中具天地之始有名者運量自我而腔子裏胎萬物之母有名與無名渾合而常道與常名備具矣故曰衆妙之門蓋觀其妙則一妙自統夫衆妙觀其微則千途共歸于一門衆妙之門開闔自我過斯以往更何加焉虞廷之精執中夫子之一以貫萬總之共此衆妙之門也俗儒不答妄謂吾儒尚實老君崇玄豈知彼所謂玄融有無于一貫會微妙于一原何嘗偏着

虛無灰心枯寂者哉而盲儒痼子謬生譏刺是猶武叔之毀仲尼而桀犬之吠堯舜也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此是第一節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

書肆說鈴

上卷

无

以不去此是第二節前節病在一知字知則必居後節妙在弗居二字弗居則融其知矣且夫常有常無洞觀妙微之秘玄之又玄獨操衆妙之門斯豈非美之至而善之極哉茲乃謂知美斯惡知善斯不善者非惡夫美與善也惡夫有美有善而知之者也知其美之爲美善之爲善則其始也必矯揉造作以徇美善之名其終也必獨據專執以居美善之地徇美善之名而不

肯韜藏于已足謂馳騫騫者惡也不善也居

美善之地而不肯分以與人是謂驕吝驕吝者

惡也不善也在君子知其爲美與善而不能自

忘則挾美善以高天下而形容小人之短卒之

被讒邪之中傷罹朋黨之顯禍是曰美曰善乃

君子之罟獲陷穽也非惡與不善而何在小人

知其爲美與善而有所覬覦則竊美與善以亂

天下而襲迹君子之黨卒之以得民而弑君以

書肆說鈴

上卷

三

謙恭而篡位是曰美曰善乃小人之緘藤肩鏑也非惡與不善而何知美知善則人皆求其有誰肯居其無而不知自有者執而愈偏反以生無自無者虛而常存反以生有知有無之相生則藏有于無可也知美知善則人皆爲其難誰肯居其易而不知苟難者進銳退速反以成易易簡者可久可大反以成難知難易之相成則歛難于易可也長者形其短之不足短者形其

長之有餘然積短便可成長而猶長始能成短則以美善見長者必有折毀之虞不如短之常安高之壓也傾其下下之潰也傾其高然下傾可以損高而高傾反以培下則以美善見高者必有顛危之憂不如下之常固單成響謂之聲美善猶涵也聲成文謂之音美善著矣然詩言志歌永言則人聲正以和音聲依永律和聲則五音正以和聲顧五音令人耳聾而詠詩使人思無邪則音固不如聲矣退而後者讓美善者也進而前者爭美善矣然譬之于盜前而務獲則後者隨獲而欲出則前者反隨故前必爲難首而後可以先遁則前固不如後矣聖人者藏有于無歛難于易收長于短制高于下韜音于聲持前于後有美而不知其爲美也有善而不知其爲善也人皆爲美爲善以鋪張其事聖人則處無爲之事非真安坐而不爲只默感化于

天下而不以美善自鋪張則雖爲亦無爲也人皆言美言善以粉飾其教聖人則行不言之教非真絕口而不言只潛化導于天下而不以美善自粉飾則雖言亦不言也萬物三句指其處事行教以用功言功成一句指其事立教行以收功言弗居雖單頂功成而作之生之爲之之功皆不去則意固兼承矣蓋萬物雖待聖人以興作而物性本自能作非聖人分其善以使之作也安得辭之萬物雖待聖人以生育而物性本自能生非聖人分其有以使之生也安得有之萬物雖效聖人以云爲而物性本自能爲非聖人挈其手足以助之爲也安得恃之辭者拒物之取係吝不割之心有者炫已之能滿假不虛之念恃者傍已之見倚智自用之私三者既去則不知美之爲美不知善之爲善矣至于功之成者成其作成其生成其爲也而弗居者終

于不辭終于不有終于不恃也蓋凡人自居其功則便以天地爲度外以萬物爲我對其所爲美爲善之事盡屬自私自利之意是故欲攘之而來者反失之而去聖人不居其功則是以善爲天地公物以行善爲萬物公心其視盡善盡美之事不過生平日用之常是故原非撥歸于已今復去歸何處至于不去則聖人純乎美純乎善矣而不去由於弗居是不知其美乃真美

書肆說鈴

卷

三

也不知其善乃真善也觀此則老子未嘗憎美善而但惡人之知故又云知不知上不知知病斷可見矣

論莊子

十二條

吾喪我

喪我非是把在我的都喪去了正是不以我爲我而以天地萬物都合爲我故名雖爲喪我其實所以成我也喪我與篇末物化二字正相應

蓋不見有物物化而合爲一我不見有我我喪而同乎萬物此所以爲大齊也

蝴蝶夢

世人內不喪我外常見物故視已之耳目肺肝執爲我有而視世之種種色色皆爲蝴蝶蝴蝶不能爲我我亦不能爲蝴蝶我與蝴蝶其分久矣不能我喪安能物化乎殊不知我與蝴蝶俱從未始有物中生來均一金也大冶鑄之鑄錐

書肆說鈴

上卷

三

則鑄錐鑄之錐刀則錐刀均一氣也犯人之形則爲人犯蝴蝶之形則爲蝴蝶莊子有大覺不墮大夢尻輪神馬蟲臂鼠肝唯所鑪冶不爲踴躍者也故夢爲蝴蝶便成蝴蝶栩栩者飛揚之態自喻者自曉之意言只曉得適蝴蝶之志不復知是莊周之體如是爲夢則夢中都是喪我真大覺也及其既覺則情識復生當知周夢蝴蝶非蝴蝶夢周矣乃遽遽然醒而若夢夢而初

醒竟不知是周夢蝴蝶乎亦不知是蝴蝶夢周乎若謂周夢蝴蝶則栩栩時還更知有莊周若謂蝴蝶夢周則遽遽後當別有蝴蝶飛去故謂周夢蝴蝶者猶有莊周相有莊周相便是我相謂蝴蝶夢周者猶有蝴蝶相有蝴蝶相便是衆生相莊子無我相無衆生相故真見得未始有物之先莊周卽未成羽翼之蝴蝶蝴蝶卽未出胚胎之莊周既始有物之後莊周卽能言能咲之蝴蝶蝴蝶卽能飛能飲之莊周原無兩個只是一個故非彼入來夢我亦非我出去夢彼也若然則周與蝴蝶無所分矣胡又曰周與蝴蝶必有分耶蓋不知莊周蝴蝶之爲一則雖欲齊一我於萬物而我相難忘雖欲齊萬物于一我而物形難化故欲使之不分則愈見其分欲齊其所不齊則愈見其不齊其齊也乃所爲分也今唯識得莊周蝴蝶之爲一則莊周卽是蝴蝶

不必齊蝴蝶于周蝴蝶卽是莊周不必齊周于蝴蝶故形有萬分而理自一貫勢若萬不齊而機自一齊其分也乃所爲齊也夫齊之而乃以分者以形骸未能兩忘故執我以齊物強物以從我雖欲齊是齊非而物論愈亂分之而乃以齊者以本體原是同根故找不去齊乎物物自來齊于我雖但因是因非而物相自化物不化則有對有對則左右倫義分辨競爭八德從此持矛物既化則無耦無耦則恢詭譎怪道通爲一萬歲從此成純矣故知莊周蝴蝶之夢卽子綦吾喪我之意也

吾生也有涯 至可以盡年

吾生四句郭注甚精爲善無近名二句此莊子一生受用處古今罕有得其解者今爲道破蓋世間之法以善可爲而惡不可爲世外之法以惡不可爲而善亦不可爲莊子合世間世外而



妙用之既不欲存一不爲之心又不欲着一爲之之心存一不爲之心則不爲善以逃名不爲惡以逃刑無聞無見充操于泉蚓者乎着一爲之之心則爲善而沽名爲惡而犯刑博塞挾策同歸于亡羊者乎今日爲善則非如世人之爲善者也世人爲善如孤竹標節于首陽阿衡調鼎于莘野渭濱釣非熊之夢汨羅洗獨醒之冤無非近名焉者惟至人之爲善不爲于共見共

書肆說鈴

上卷

三

聞之地而爲于不識不知之中自得其得不必人之我得自適其適不必人之我適不爲舜殯何有蟻慕不有鵲騰何有鵲嚇此之爲善乃玄之又玄入于衆妙之門空無所空立于清靜之界苟萬世而下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而世孰能知之此之謂無近名今日爲惡亦非如世人之爲惡也世人爲惡如盜跖脯肝于東陵商君棄灰于咸市屠伯掃東海之墓漸

臺灰北斗之席無非近刑焉者惟至人爲惡不爲放辟邪侈之事而爲佯狂自毀之行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與之爲嬰兒與之爲無町畦材如櫟社不夭折于斧斤德比支離不受徵于武士此之爲惡乃飄瓦虛舟不觸伎心之怒白額亢鼻不蹈適河之凶蓋藏天下于天下卽夜半有力者不得負而走也而況得以三尺繩之乎此之謂無近刑要之爲善無近名其語明白

書肆說鈴

上卷

三

而易知爲惡無近刑其言實正而若反且如賊盜至惡也陰符經則謂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則是天與人莫非賊也又謂天地人之盜人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則是天地人物莫非盜也豈非同一惡乎但其盜機也小人得之輕命則爲惡而近刑君子得之固窮則爲惡而無近刑宋之向氏盜人而獲罪則爲惡而近刑齊之國氏盜天而無殃則爲惡而無

近刑蓋世之爲惡者與爲善相反者也而此之爲惡者與爲善相合者也世之近名者名爲相軋之器卽其近刑者也而此之無近名者鎮以無名之樸卽其無近刑者也合善惡于一門總成玄牝避名刑之兩路善脫死生夫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其督之謂乎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其緣督以爲經之謂乎督者任督之脉以不生不死之命脉言非以善惡兩邊之中路言也愚

書肆說鈴

上卷

无

三十五

嘗爲之歌曰爲善卽爲惡無名亦無刑名刑兩路絕善惡一心冥冥心乃緣督緣督不在身寄言養生者箇是真主人

二韻

公文軒見右師至神雖王不善也

郭注以介爲偏則非也按卦韻介字註說文介畫也从大从八一曰助也古者主有擯客有介又甲也間厠也大也又因也左傳介人之寵又耿介也又側畔也又一夫曰介書一介臣左傳

一介之使又介介猶耿耿也馬援介介猶惡是耳未聞有以則介者意此之云介其一夫曰介之謂乎又黠韻介字註云特也漢書介居河北晉灼讀音憂莊子馬知介倪音義云介倪猶那倪也崔曰介出俾倪也意此之謂介其又介特之謂乎夫介特之謂卽一夫曰介之謂下文所云獨是也公文軒見右師而驚其介亦猶顏成子游見南郭子綦而嘆其隱几若曰是亦人

書肆說鈴

上卷

无

三十九

也何爲介然其獨也離世異俗而不與物伍天予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是其形獨其名曰介離形去智而嗒焉喪耦身可爲槁木心可爲死灰是其神獨其名曰介是獨也天之生是固使之然者也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則天之生人只清虛一氣耳不亦獨乎若夫人之貌衣足菽體

可也而爲之文繡居足容膝可也而爲之廣廈  
簪組鳴玉以華其衣冠高爵厚祿以張其寵榮  
此皆加益于形生之外者是有與也不可曰獨  
又人之貌致飾于耳目而多其聞見致飾於口  
舌而多其訾議不適夢中之蝴蝶而執夢趣爲  
真機不遊節間之刃刃而以利刃試危途此皆  
加益于元神之外者是有與也不可曰獨故知  
獨者其天之真有其真而無其貌者也有與者  
書肆說鈴 卷 三  
其人之貌有其貌而喪其真者也右師蓋全天  
之獨而忘人之貌矣夫全其獨者獨往獨來遊  
乎塵垢之外獨知獨樂脫于羿彀之中內焉吾  
喪其我忘乎天籟外焉莫得其偶歸于道樞是  
猶澤中之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一飲一啄自  
適其天獨之真趣豈有窮哉斯所謂得養生之  
主者乎若夫世之養生者德蕩乎名是以聲稱  
聞望爲樊籠也知出乎爭是以聰明巧闕爲樊

籠也慕程鄭陶白之富是入于錢奴財虜之樊  
中也希趙孟晉楚之貴是入于乞墻獻刑之樊  
中也彼固自以其神氣之王與偃蹇貧儻者不  
同卒之嘆東門之黃犬悲齊王之狡免裂商君  
之車入周興之甕乃始知向之所養者養其人  
非養其天養其貌非養其獨養其生之客非養  
其生之主惡知右師介獨之妙乃以不養養以  
不生生者哉

書肆說鈴

卷

莊子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就者從俗而不拂孔子獵較是也和者義之和  
和之以天倪是也形就俗而心亦就俗是爲入  
心和義而形亦和義是爲出

自狀其過

莊子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  
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惟有德者能之解者數家皆不得其旨愚謂狀

善狀也強以善狀飾過自謂可以保身不當亡也此衆人之見也不以善狀飾過謂性不踐形不當獨存也此衆人中之寡有者然見未出于自然猶非其至惟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斯至矣

不爪剪

莊子爲天子之諸御不爪剪禮記注蚤治手足爪也鬚剔治鬚髮也與此爪剪字少殊而意同

書肆說鈴

上卷

卷一百一十五

軹字

莊子而奚來爲軹注皆不明按車輻之端貫轂者爲輶轂末之小穿容輶者爲軹據此則軹字亦輶合之義也蓋許由言意而子奉堯之教被服仁義明言是非正與我之道相柄鑿奚爲持軸來求軹于我乎

南海之帝至七日而渾沌死

渾沌卽前未始出吾宗原是不生不死者今云

被儻忽二帝鑿七竅而渾沌死然則必塞七竅而後渾沌生乎曰非也未有七竅以前有個渾沌既有七竅以後亦有個渾沌無視也而何用目無聽也而何用耳無食息也而何用口鼻四大本無五蘊非有此未有七竅以前之渾沌也有目也而若不覩有耳也而若不聞有口鼻也而若不食不息四大有而本無五蘊無而非有此既有七竅以後之渾沌也今惟以耳逐聲以目逐色以口鼻逐臭味膠膠擾擾日牽日引故七竅謂之鑿而渾沌謂之死耳若使色自色而我忘其色聲自聲而我忘其聲臭味自臭味而我忘其臭味居塵而出塵在世而出世則七竅安得謂之鑿而渾沌安得謂之死哉謂渾沌死者此就世之徇生執有者言也謂渾沌生者此又就世之逃虛位空者言也至人之心非有非無故渾沌之德不生不死不死是謂之未

書肆說鈴

上卷

四

始出吾宗彼杜德者死之機此渾沌之靜機也  
善者生之機此渾沌之動機也衡氣者若生若  
死之機此渾沌之動靜機也三機總是一個不  
生不死中變態總是一個宗總是一個渾沌若  
非一個渾沌其與機械變詐何異

或曰莊子惡七竅之爲害欲一槩抹殺以歸之  
渾沌耳如子之說不幾與莊子左乎曰汝但知  
以一段莊子解莊子不知以全部莊子解莊子

書肆說鈴

卷

三

三

也莊子嘗曰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  
則莊子之所謂渾沌固不在空虛茫渺中而正  
在天地萬物內矣且又云至人無已夫無已者  
忘肝膽遺耳目卽去七竅以歸渾沌之謂也顧  
請問至人者果生而無七竅者耶若使至人原  
無七竅則渾沌之不死宜也今至人亦與衆人  
同此七竅乃衆人渾沌死而至人獨不死者何  
耶當知渾沌一太虛也太虛之中鑿一大竅而

成天地天地之中又鑿七小竅而成人天地精  
氣從此七竅中入聖賢事業從此七竅中出人  
之七竅不可無猶天地之大竅不可塞但均此  
七竅也衆人爲儵忽所牽故愛之而反以鑿聖  
人不爲儵忽所引故無之而以爲用則夫欲渾  
沌之不死者但當去儵忽不當去七竅七竅雖  
鑿自有不鑿者在耳要之悟得鑿而不鑿之妙  
連儵忽亦不消去何也儵忽者變易無常之態

書肆說鈴

卷

三

三

渾沌者真實不漓之宰真宰不淆徂詐作使譬  
之御然儵忽者六馬也渾沌者韁轡也韁轡在  
手六馬自然齊足而聽命渾沌在我儵忽自然  
降伏而從心今不知渾沌之妙而直欲逐去儵  
忽猶之不持韁轡而追逐六馬則奔走衝決反  
莫之制而元氣車因以決裂矣又譬之守家然  
儵忽者外賊也渾沌者主人也主人儆省賊自  
不能入渾沌完固儵忽自不能擾今不知渾沌

之妙而直欲驅遣儻忽是猶不封垣牆而開門捉賊則主人先自周章紊亂而賊反乘機以入甚且主人之出未能擊賊而賊之陰伏反以擊主人矣吾故曰連儻忽亦不消去也

士成綺見老至其名爲竊

百舍司馬曰百日止宿愚謂三十里爲舍百舍者三千里也重趼說文獸足也又胝也增韻通作蠶謂足胝起如蠶鼠壤四句舊解皆牽合不

書肆說鈴

上卷

聖 二頁五

當郭云鼠壤有餘蔬言其不惜物棄妹不仁言其無近恩呂云鼠壤有蔬則可以賑季女之饑而棄妹則不仁生熟不盡于前則與者可以無取而積歛無涯則不義近世焦氏筆乘云妹氏棄蔬于鼠壤老氏主于儉嗇故責其暴殄而蔬棄之愚謂人所耕種曰壤鼠壤鼠所嚙之壤言其細也詩云猗彼女桑蔬之有妹猶桑之有女也鼠壤有餘則深耕易耨盡地力矣蔬而棄妹

則遺棄滯穗暴天物矣故謂之不仁生熟不盡于前言所入之多食之不盡故積歛無涯而富歸之爲富不仁此士成綺所以譏也然大仁不仁正合道德之妙此老子所以不應也吾心正卻綺蓋退卻而不自寧矣老子以其心虛而至言可入也乃告曰夫仁之爲名巧知神聖之流耳巧知者有心而未化神聖者已化而未盡吾今脫而去之則外忘形骸內忘心思既無我相亦無牛馬相子呼我牛也而我即謂之牛呼我馬也而我即謂之馬惡知我之爲牛馬乎牛馬之爲我乎蓋人有耳目口鼻牛馬亦有耳目口鼻人有血肉筋骨牛馬亦有血肉筋骨所不同者人有仁義禮樂而牛馬無之人有巧知神聖而牛馬無之今脫盡巧知神聖之心復歸渾沌太樸之故其迹人也其實牛馬也有牛馬之實而不受牛馬之名則猶在世網羈束之中未脫

書肆說鈴

上卷

聖

二頁七

吾獲陷穽之外若此者謂之受殃然何以曰再受其殃哉蓋吾所大患爲吾有身巧知神聖禍之庶也此一受其殃也既脫去巧知神聖有牛馬之寔矣而猶不肯受其名則脫之未盡復返而入于禍府也此再受其殃也牛馬任載謂之服人道運行亦謂之服墮體黜聰者以不服爲脫吾則服也恒服未嘗灰其心而不服也狗生執有者有服而不能脫吾非以服有服未嘗不

書肆說鈴

卷

三六

服而未嘗有也服而恒服則非無服非有服則非有非有非無是爲真脫老子之言至矣雁行拱手而趨如雁之飛非有序之謂也避影循牆而行故無其影若稍近中必有旁影也履行即曳踵之謂修身之名與脫殊別然修非增而修之乃是修而去之修之之盡卽成脫矣而容五句描寫他百般做作之態而容崖然主角稜隅峻峭難犯也而目衝然掀眉射睛直視不回也

而顙顙然側冠露顙不爲低首之恭而口闕然張唇吐氣不知塞兌之道而狀義然獨行無侶卽義而不朋之意此其心如繫馬意常奔動而強持其發官雖暫止而神不守舍矣用其機心精察而詳審其心勞而日拙者乎恃其智巧賭于泰驕而不睹于謙約其心放而不收者乎一膜之外自立藩籬一園之中自生胡越任他一切大凡總疑焉而不信我以一人處其中而前

書肆說鈴

卷

三六

後左右常若有人處于邊境四面環向以攻我而我四面設機以敵之如盜入人舍恐主人知而捉我又如身入虎穴恐虎知而噉我故其名爲竊也夫至人脫巧知脫神聖既無中間亦無邊境中間既無我邊境亦無人吾我不立爾汝不形謂牛謂馬不知其謂我呼牛呼馬不知其爲人昔老子謂南榮趯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夫與人偕來卽邊境有人之謂也乃知邊境

有人焉其名爲竊邊境無人焉其名爲脫脫者  
逍遙于天地之間無罣無礙竊者竄處于塵囂  
之內自桎自梏相去之勢豈直霄壤哉

遊於濠梁

莊子看到未始有物之先人與物同稟受于太  
虛蓋從根源處見得此性此天人與物只一樣  
故見魚游而知魚樂非意之也惠子只曉得既  
始有物之後人與物萬種不同蓋就形骸上見

書肆說鈴

上卷

卷三

得大小貴賤人與物有兩樣故疑莊子非魚不  
應知魚樂是二之也莊子却云若依汝如此作  
分別相則不惟我與魚異形不能知魚卽汝與  
我對立亦安能知我蓋欲惠子除却分別相妙  
悟于根源處耳乃惠子則竟謂我寔非子故不  
知子夫爾我均人也且不相知况人魚異品也  
豈能相知哉此則從一體中分出人與魚又從  
一人中分出爾與我種種分別皆從枝葉上起

見謂此枝彼葉精不相通不知枝葉有萬本根  
惟一故莊子曰請循其本夫循其末則子曰汝  
安知魚樂云者乃是同中生異合處見分不能  
知吾知之故疑而問我若循其本則子曰女安  
知魚樂云者只當心口自問肝膈自答便已知  
吾知之而何必問我予不問我自能知我於汝  
之腹中我不問魚自能知魚于水之濠上蓋以  
末論則濠上爲莊子濠下爲鯈魚水陸既已異  
處而濠上之莊子與濠上之惠子彼我亦復殊  
形以本論則吾既喪我何人非我惠子卽莊子  
也莊子卽惠子也我既見性何物非性不知莊  
子之爲鯈魚與鯈魚之爲莊子歟然則惠子分  
人物分爾我大小貴賤卽同河伯見解莊子齊  
秋水篇亦猶蝴蝶夢之結齊物論也

齧缺遇許由 其變也循



許由之惡仁義也非惡夫仁義也惡夫世俗之表表而爲仁義者也夫愛利出乎仁義則仁義乃貨取之利器仁義而行于貪人則貪食者得假借貨取之利器矣田成子非貪食者乎使其不知仁義之利則一人之斷制何足以利齊國而齊國何遽歸之惟其假借仁義以籠絡小民愛之而使親利之而使至譽之而使勸去其所惡而毋使散齊之民皆曰田成子仁人也義人

書肆說鈴 上卷 三

也乃始得從容盜據齊國以自遂其貪食而民方不見其貪食而但見其愛利是以一田子之私斷私制竟能利天下而有之譬之熒然轉盼而得易若反手矣熒匹蔑反一作瞥說文過目也瞥然瞥見也郭注以熒爲割字義戾矣夫仁義之行皆起于堯堯但知仁義爲賢人足以利天下而不知仁義皆奸人適足以賊天下惟外乎仁義而歸乎道德斯其至矣要之仁義道德

本自一樣仁義之行惟且無誠故戾于道德若使仁義而誠則不求人知而仁義亦道德也故知仁義道德之分誠不誠之分也自暖姝以下以賢者言之自神人以下以外乎賢者言之暖有三音在元韻者讀作暄許元反柔也在阮韻者讀作咍許遠反溫也在旱韻者讀作煖乃管反亦溫也分之則一爲柔一爲溫合之則柔輒溫存皆煖字之義姝音樞美色自好也世俗之人受教一先生之言遂作溫柔嫵媚之態標榜一家私議以豔動人心達者旁觀可爲嘔吐所謂先生之言者何也假仁假義無誠之言也濡讀作儒一曰濡濕濡肉不齒決是也一曰滯是

書肆說鈴 上卷 四

何濡滯也濡讀作須遲疑須待也故濡者沉溺濡染而不能出頭之意需者遲疑須待而不肯決意之謂暖姝以人言濡需乃以豕彘言者實暗指仁義之人也奎說文兩髀之間从大圭聲

城邊域退者進退不離域內所謂行不離縫際是也卷者奉曲不伸婁郎侯切說文空也本作婁从母从中从女母無也口中空也女心無事也今作婁又降婁之婁收斂也則婁者空匱斂縮與卷曲同意以舜爲羊肉以堯與百姓爲蟻此至浮薄之言乃至真切之語山無草木曰童土無草木亦曰童堯聞舜賢故脫卷婁而賣之于舜舜以羊肉之羶爲蟻所聚食至乎齒老精衰羶肉枯竭而猶不得休歸仁義之困人如此然則卷婁者比前暖姝濡需稍高一格暖姝者挾臭腐之言以爲神竒濡需者處煙火之中以爲快樂如舜者但不能去其羶行故不能辭其蟻慕猶爲無可奈何而視夫自悅自安者異矣自此以前正所謂禽貪也世之所謂賢者也若夫神人惡賢人之仁義欲還衆至衆至則垂戾而不相比合不利莫大焉卽前所云賢人之利

天下乃以賊天下也是以復道德之真去仁義之累不爲媚悅故無所甚親不爲刻覈故無所甚踈煬燠金也融也煎去查滓融成和粹與天下相順而不爲天下愛利于蟻棄知者斷天下慕羶之知使天下忘我也于羊棄意者洗吾身造羶之意使我忘天下也蟻羊應前中間突出魚字者謂人既不爲蟻我既不爲羊相與輜光潛伏如魚遊江湖不厭深渺秋水篇言儵魚出遊從容極狀魚樂而中庸論道樂亦言魚躍于淵以寫其活潑之趣故知此言于魚得計非言得避難之計乃得其性天之至計也至此則以目視目視之精常聚于目以耳聽耳聽之精常止于耳以心復心心之精常藏于心其平也如繩之直而不加矯揉其變也惟一之循而無所紛擾魚其人乎人其魚乎斬斷禽貪之器掃除暖姝之容破開濡需之迷解脫卷婁之縛鳴

快哉

類次書肆說鈴上卷

書肆

上卷

五三

類次書肆說鈴下卷

三衢葉秉敬敬君父著

吳興闕元衢康侯父次

論國語 史記 白虎通 共三條

杜伯射宣王

國語周之興也鶯鶯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鄆夫杜伯以死諫忠臣也其歿也乃爲祟則亂賊也生爲忠臣死爲亂賊何其相反之甚

書肆說鈴

下卷

三四七

愚謂杜伯必無射王之理死而射王必非杜伯則可也然則明神之志何以載此大凡人至幾死良心乃見想宣王近死之年必追悔當初之妄殺杜伯故會諸侯田于圃若見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以射之此其心之虛驚自成此祟非真有杜伯者射之中心折脊而死也又按齊襄公使公子彭生乘魯桓公公薨于車魯人請以彭生除之襄公遂誅彭生及

襄公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夫彭生生而暴勇拉魯桓之脅于車上乃反死而柔懷受襄公之矢而立啼今杜伯生時忠諫非如彭生之暴而死時射王反不如立啼之豕豈不冤哉

辨史記范雎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或曰一飯之德可酬也睚眦之讐不必報也至人虛已以遊于世視世人有忤于我如瓦之飄

書肆說鈴

下卷

二

二九三

而我不怒如舟之虛而我不憎讐且忘之也而況于報又況于睚眦之讐之是報乎亦淺之爲丈夫矣且夫一飯之德猶可易酬而睚眦之讐將何以報報之于他日則匿怨不宜若此其深報之于臨時則彼睚眦而我亦睚眦彼或起于無心之失而我反爲有心之惡彼雖失之于先而我之刻薄滋甚矣况彼之睚眦非無故而起必我之所言有不當乎其心者彼乃以睚眦隨

之是彼方報我而我又報之何時已乎且使彼方有心以激怒我而我爲彼所激焉而怒兩相怒而兩相睚眦勢必至兩相刃而後已我刃彼則我之報之萬于睚眦彼刃我則我方少伸睚眦之報而又增殺我之讐是又移其報于子姓無窮已也究其發端乃止于睚眦何足至此故曰一飯之德可償也睚眦之讐不必報也

書肆說鈴

下卷

三

二九四

不當報以爲一飯之德必當償也則何獨忘乎睚眦之讐報施一理恩怨同情怨忘則恩亦當忘欲報其恩以存厚道則必當報其讐以明直節故受爾汝之實孟子以爲不義有如睚眦而甘心受之義乎不義乎子以爲至人之視世人真如瓦如舟耶夫瓦土也舟木也呼世人而等之土木則人必怫然怒我陽以能忍能忘爲高而陰以其心土木一世不亦薄乎且使我之言

果不當而彼以睚眦隨之則睚眦不得云讐也  
既謂之讐必其昧吾言之爲正而疑我之忤其  
意故其睚眦我也非不慎則不明吾安得默默  
而已我之默默是文彼之過而不使知改也故  
夫重一飯之德而輕睚眦之讐非至當之論也  
或曰睚眦之讐當以一飯之德比類而並報是  
則然矣夫遇一飯則報德遇睚眦則報怨是無  
難處也假使一人飯我我食其德矣已而于七  
書肆說金 下卷 四  
箸間輒睚眦我我將報睚眦之讐耶是則一飯  
之德不得並償也欲報一飯之德而姑受其睚  
眦之辱是又以一口食之故傷廉耻失身多矣  
聞古有垂死而不食嗟來者况睚眦乎故一德  
一怨無可並報之理報其一則必忘其一其于  
稱物平施之道則必不得行者請卽以范睢之  
事例之睚數須賈之罪曰公前以睚爲有外心  
于齊而惡睚于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

于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其何忍乎  
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  
故人之意故釋公夫以一袍之恩而遂以不死  
報須賈是能報矣顧疇昔之時孰使我折脅捐  
齒出萬死一生于棄簣中者非賈耶賈以私怒  
譖于魏齊而齊以賈之言罪之齊之咎擊睚也  
不爲不過而賈實成其貝錦則賈之罪固浮于  
齊也于齊則取其頭于賈則竟以綈袍之故釋  
書肆說金 下卷 五 三九六  
之是殺我之讐亦不報也綈袍戀戀僅與一飯  
等報一飯之德以不死則其報德也過厚殺我  
之讐其比于睚眦也千萬倍而沒世不忘之讐  
忘于綈袍之一賜若睚者其不能以一人之身  
償其一德而併報其睚眦明矣以予斷之德與  
怨均當報其大不當報其小如睚之于賈以死  
報焉適足償前日致我于死之罪耳綈袍小德  
也何足報乎故以大德兼小怨則報大德而忘

其小怨以大怨兼小德則報大怨而置其小德彼世人于我未有既施大德于我而復有大怨于我者德大則怨必小怨大則德必小又何患于並施並報之難也若夫德小如一飯雖不報不爲忘恩怨小如睚眦雖不報不爲忍辱彼以一人而兼施于我我以不報而兼應之何難處耶

或曰德怨大小亦難辨矣夫必以義權之而後

書肆說鈴

下卷

六三三

孰爲大德孰爲小德孰爲大怨孰爲小怨乃得其平若不權于義而徒泛論于事勢曰一飯之德小而千金之德大睚眦之怨小而殺身之怨大又非知義之談也何也德怨之大小當以義爲大小而不當以物以情爲大小故仲尼有言朋友之饋雖車馬不拜蓋以通財之義權之則車馬雖重于一飯亦小德耳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曰臣父嘗餓君以壺殮舖之臣

父且死謂二臣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夫中山君以一壺殮得二死士之報是何報一飯之德若是過耶蓋以壺殮救父之餓則延其父畧刻之命皆壺殮之力也中山君以一壺殮延其父之命二子以一壺殮全其生我之親則雖有千金之賜豈復重于壺殮哉故夫一飯之德又有時而大者誠以孝子愛父之義權之也至于殺身之怨雖重而義所當死則雖填溝壑而不怨睚眦之怨雖輕而禮當自重則燔肉不至而行不稅冕矣今不論義之大小而第以耳目之間定其大小豈爲得其平哉然則權諸義而重卽小德小怨皆有不可不報者而今但曰報其大不報其小吾故曰非知義之談也夫報小德小怨者當何如昔陽貨饋孔子蒸豚賤孔子亡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往拜則償其饋豚之德時亡則報其賤亡之失且貨遇

書肆說鈴

下卷

七

二九五

諸塗而曰來予與爾言又曰日月逝矣歲不我  
與此亦睚眦之類也夫子報之曰諾吾將仕矣  
夫子不以危言報貨而第以一言陰折其心可  
謂善報矣若夫怨大則置其小德德大則忘其  
小怨未爲盡非然謂世人未有既施大德于我  
而又有大怨于我者此則不然昔伍員仕于楚  
君與父同皆大德也君不以道而殺其父則大  
怨也是楚君之于員有大德又有大怨也何謂

書肆說鈴

丁卷

八

二七二

古祭有尸

白虎通引曾子云王者宗廟以卿爲尸不以公  
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  
公爲尸白虎通又云周公祭泰山用召公爲尸  
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愚謂古人祭必立尸似

無義理夫祭則如在惟誠所通何必設尸然後  
神在且宗廟以卿爲尸謂公尊近天子嫌于受  
天子之拜顧卿獨可受拜乎曲禮祭祀不爲尸  
鄭注云尸卜筮無父者呂氏曰尸取主人之子  
行而已若主人之子是使父北面而事之人子  
所不安也然既云主人之子行獨可受伯父叔  
父之拜耶且宗廟立尸猶曰以同氣之孫感同  
氣之祖猶爲以人附人如優孟學孫叔敖也至  
于天地山川原非若祖宗之有人形今亦設尸  
以象之後世循此弊端遂至于天而立爲玉皇  
上帝夫天本清虛無物而今于虛空中撰出個  
人又塑爲土木之偶以肖之此何理哉又山川  
能興雲雨以澤物有功于民故亦祭之而今泰  
山之上有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祠雖附會于  
黃帝七女之說要之亦古人設尸之法爲之備  
也

書肆說鈴

下卷

九

論文選 學文 六條

左思三都

左太冲作三都賦自爲序曰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嘆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太冲之論是已愚謂賦之爲體蔓衍扶疎其詞不得不潤色其事不得

書肆說鈴

下卷

十三

不假借卽如古詩者先王採之以觀土風然不皆如綠竹爲淇澳之產版屋爲西戎之宅若斯之切實也考之魯頌元龜象齒物非淮產禹書貢金實惟荆揚而云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斯豈非盧橘夏熟玉樹青葱之類耶而讀詩者略其詞之誕取其意之忠以爲頌禱之中有規諷之旨則太冲于相如等賦第當核其立意之精否不當毛舉其詞事之虛實

也且渠旣自名子虛烏有矣奈何必考其實必求其有哉况夫太冲之賦亦未免有可疑者蜀之地果兼六合而交會茂八區而菴藹乎蜀之山果爲羲和所假道陽鳥所迴翼乎原其落筆爲賦非潤色則詞陋非假借則事狹如有不煩假借而自能潤色可作京都賦又可作輿地志者吾見亦罕矣然則上林之毛可無吹而甘泉之廠不必洗可也

書肆說鈴

下卷

十三

三都賦百果甲宅

其園則有林檎枇杷橙柿棹棹桃函列梅李羅生百果甲宅異色同榮註宅卽拆也易曰百果草木皆甲拆愚謂太冲此語雖或采之于易亦未可知然改拆爲宅字新而意亦別認宅爲拆失冲之意矣毛詩大田云旣方旣皂鄭箋曰方房也謂子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疏曰謂米外之房米生于中若人之房舍也字者米外之粟



皮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也持以解此賦則甲者孚郭在外其鎧甲之義乎宅者含胎在中其房舍之義乎就字解字意自融合杜彼合此理反支離

上林賦

視之無端察之無垓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劉辰翁曰日之出東入西蓋極天下東西之地矣一上林何遂有是哉甚矣長卿之誕也愚謂不然書肆說鈴 下卷 十三  
嘗記兒時隨王父夜宿洞庭見日出東方從湖面上起日落西方從湖面上沒夫一洞庭耳豈遂盡天下東西之地而予親見其出沒若在湖中然則日出東沼入乎西陂此正上林陂沼之畫不當以爲誕也

鶴

鮑照舞鶴賦詞旨清朗無蕪蔓語至其體物處不獨描鶴之羽衣兼寫鶴之靈性前云抱清迥

之明心卽此一語便可狀鶴之心骨昔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自化爲猿君子化爲鶴觀于清迥之明心乃信鶴之爲君子也次云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歲崢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又寫出一段鶴怨有似人間悵別之情次云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喚清響于丹墀舞飛容于金閣又寫出一段鶴思有似宋玉悲秋之意次云指會規翔臨岐矩步又寫出他舞態端嚴似君子手舞足蹈之趣次云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又寫出他舞後修整似君子神閑氣定之容後云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又應轉前面愁暮哀離語意末云守馴養于千齡結長悲于萬里此與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語同又終寫出他絕塵飄舉之本志暗應前面清迥明心語意此亦賦之有提挈有針線有關鎖者也

論文易作文難

陸士衡作文賦序云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蓋言不特今日脫藁之初自見其妙雖使他日更加鑽核終無以踰此矣大凡作文者臨文握筆每覺得意及閱歲踰時學增識進再觀舊作便覺羞澁都緣當初下筆惛惛了事故留此罅隙致後慚悔士衡却自信得過知其無復罅隙故今日自謂曲盡其妙他日亦仍謂曲盡其妙也

書肆說鈴

下卷

四

雖然士衡之自序是已士衡之文賦則亦有未能如其自言者賦曰或仰逼于先條或俯侵于後章此譏作文之無次第也故前云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者明文源必須考古後云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者明鑄語必須創新此其先條後章有次序矣然既云潛天淵以安流濯下泉以潛浸又云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又未免仰逼而俯侵也前云抱景

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是求文于有後云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是求文于無此其先條後章有次序矣然既云咸叩而畢彈責有而求音又云離方而遁圓窮形而盡相又未免仰逼而俯侵也若夫前云託言于短韻對窮跡而孤興後云蹉跎于短韻放庸音以足曲分之雖成兩條合之總是一意前云或操觚而率爾一句已盡文機之開矣而後又益以方天機之駿利八句前云或含毫而邈然一句已盡文機之塞矣而後又益以六情底滯八句若聚之一處則以率爾邈然開其端以駿利底滯竟其說乃成一片今分之兩處反爲重出耳又其爲物也多姿卽前物無一量其爲體也屢遷卽前體有萬殊其會意也尚巧卽前意司契而爲匠又其遣言也貴妍卽前辭程才以效伎諸如此類豈非仰逼先條俯侵後章耶大抵作賦之家語多重

書肆說鈴

下卷

十

復堆垛若文賦則猶其玲瓏者吾乃毛舉而論之正以其方自言而忽自蹈因以見論文易而作文難也

### 文機

宋翰苑新書載賀林直院啓曰筆有活法珠走于盤而不出于盤派接古文冰凝于水而尤寒于水此一聯論文絕妙可爲儀的蓋人作文常苦于澁而不活故讀之神氣索然然欲求活法

書肆說金

下卷

去

要在胸中理透機熟未下筆時其真趣已滿于中信筆寫來自然活法故欲其走盤而不出于盤必須胸中先有個珠在隨手撒去皆自成珠若未得活機而強欲求活猶之撮沙礫而走于盤輕轉之則不能走重轉之則走而出矣至于冰凝于水此句尤妙今人作文動輒擬古夫古文非不美也然得之心而運之手不知其所以然而然非有所擬而後美也今必欲擬古文而

才美不識古之人又將何擬耶文王作易不擬伏羲孔子繫易不擬周公各成一家而理自流貫文之不貴擬斷然矣縱擬得成譬如食人殘飯終成乞丐之流聽人指揮何殊奴婢之態而况擬之不肖則未能如優孟之學叔敖而徒似醜婦之效西施真足鄙也若是則擬文固非矣然文中又有不擬而擬之妙如伏羲作易未嘗擬河圖也然見河圖而輒動其作易之機則亦

書肆說金

下卷

七

有擬之之意矣及其作易既成回視河圖便如塵飯塗羹止可爲戲故擬文者而皆如伏羲之作易斯所謂冰凝于水而尤寒于水者也愚得此一聯深當予意每讀書處輒題之目前時時覽省又命筆時必先將此一聯吟味數轉便覺活潑之機勃勃然動昔六一公作文必先讀目者傳一遍又不如予讀此四語便捷而爽暢也

論古詩

學詩

七條

杜詩洞庭

咏洞庭詩以老杜爲最然細玩浩然詩氣蒸雲  
夢澤波動岳陽城雖不如吳楚東南拆乾坤日  
夜浮之大而要之寔得洞庭真景若老杜詩無  
吳楚東南拆一句則乾坤日夜浮疑于詠海矣  
李清詠石季倫詩

詩云金谷繁華石季倫只能謀富不謀身當時  
縱與綠珠去猶有無窮歌舞人夫曰謀富不謀  
書肆說鈴 下卷 六

身以此責季倫則可矣若曰縱與綠珠去猶有  
歌舞人則是爲季倫謀身不爲季倫謀情也非  
特不爲季倫謀情亦不能爲綠珠謀志也夫墮  
樓之人其志其節何如而肯歸孫秀耶即使季  
倫與之綠珠必不去即使綠珠肯去第可慰孫  
秀之求而終不能解季倫之禍則無窮歌舞人  
亦非季倫所能常有也李清之所以爲季倫謀  
身者亦拙矣然則如之何曰爲季倫者必散財

遠色割綠珠之愛而併絕去無窮歌舞人然後  
垂涎者息而禍斯可免也

金山寺詩

張喬云已老金山頂無心上石橋講移三楚遍  
梵譯五天遙板閣懸秋月銅瓶汲夜潮自慙塵  
世客來坐亦通宵世稱汲夜潮句最工謂中泠  
泉在江心故也今寺僧以井代操舟犯險之勢  
失其舊矣愚謂清而有味江心之水若云夜潮  
書肆說鈴 下卷 九

是海水也海水鹹澁豈堪亨茗予自瓜步乘潮  
漲而渡江久慕江心之水而不知其爲潮也亟  
命舟人汲一瓶俟到岸取茶煮之則刺舌而不  
可飲乃始知向者所汲是潮也非江水也因記  
張喬之詩索讀而改之曰板閣懸流月銅瓶汲  
退潮夫月印江中與水俱流謂之流月正切金  
山徒云秋月凡山寺不在江中者皆可通用矣  
海潮已退江流始復汲而飲之味始可口故改

一流字退字便使此詩生色末聯云自慙塵世客來坐亦通宵語俗而意淺愚亦爲改云渾忘塵世味並坐忽通宵

張裕云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航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此詩可處在第二聯或云僧亦有書歸者何偏云夜航月耶不知旦出暮歸人情之常况稱夜月則景色清迥此當以意融

書肆說鈴

下卷

三

會不必苛責也至云龍出曉堂雲則分明畫出寺在江中之景逼真甚矣此二句已盡其狀至云樹影中流見頗欠天趣又云鐘聲兩岸聞更復着相且四句俱說景似堆垛而無清味也老杜咏洞庭只是兩句而下便自敘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此方是變化之妙非張所及也未云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更不成語

野勝云山載波心寺魚龍是四隣天多剩得月

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云張處士詩後更無人第二句全唐勝覽諸本作金山名日新不如魚龍句略爲勝也山峽之中列嶂如屏見天處少得月爲貴今一山在江四顧無障萬里長天收入方寸天既多矣雖剩得月何足云異地少不生塵語亦尖巧而未大也濺佛之語舊有破其謬者然過櫓句亦復不佳夫僧方入定而櫓聲妨之此惡景也欲揚金山之美而橫入惡道何耶况櫓自去來何關僧定定如可妨卽非真定矣不特貶金山又似誚寺僧也玩此詩前後還似褒美山寺之景不應竄入譏誚語一本云妨僧夢更不自在矣末聯與前輩比較大似村氣

書肆說鈴

下卷

三

### 杜羔妻詩

南部新書曰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屢舉不第將至家妻卽先寄詩曰良人的的是奇才何事

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  
來羞見詩卽時回去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  
此去無多路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  
少今夜醉眠何處樓可謂能勉其君子以正矣  
愚謂此詩渾是一團炎涼氣習不失村婦口語  
夫既曰的是奇才則被放非其罪也何云羞  
君面哉既云羞君面則勸之努力淬勵可也何  
又曰近夜來哉及其得第正當喜其奇才見庸  
書肆說鈴 下卷 三

李長吉金銅僊人辭漢歌

漢武葬茂陵故稱茂陵劉郎開口便自豪俠氣  
秋風客客字甚奇昔人以死爲歸渠却以死爲  
客謂死爲歸者以生之日短死之日長故生若  
暫寓而死若常住也謂死爲客者以既歸三尺

難保百年故太虛乃爲真主而死化亦同游客  
也老杜高塚臥麒麟自是常事今云夜聞馬嘶  
分明畫出荒草枯林啼烟嘯雨之象忽接盡欄  
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語似壯麗意極  
淒冷友人有拈土花碧以問者予謂此可意會  
不必深解已而與遊古廟徘徊四顧菌蒸柱頭  
苔鋪堦面桃飛紅雨莢落青錢蝸粘壁以成文  
鳥踏沙而成篆蛟胎龜背凍皴丹堊之皮玉筋  
金釵滴碎青苔之骨予乃對友人而長嘯曰此  
卽所謂土花碧者也宋玉雌風已奇東關酸風  
又奇讀酸風射眸子令人不寒而栗乃在耳後  
生風鼻尖出火之上將月出宮語自奇異又作  
漢月玄之又玄天若有情天亦老悲咽之甚昔  
人有欲以月如無恨月長圓一句作對者愚謂  
取其對字則可耳若對意對景則俱對不過也  
末句宛如銅仙回首望渭城傾耳聽波聲之狀

但說個波聲小便含無限思量後人千萬語寫不出渠只以三字寫盡

### 石尤風

郎士元留盧秦卿詩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楊用修云打頭逆風也陳晦伯引古樂府宋武帝丁都護歌云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似非打頭風也然則晦伯者將以爲四面風耶而風固無四面俱起者

書肆說鈴

下卷

三十四

愚謂合兩詩而釋之蓋狂風怒起不惟逆風難以行舟即使順風亦未免折檣裂帆矣是郎士元詩非必謂打頭風也又烈風括地雖起一面而四面行旅亦自却步是丁都護歌亦非必謂四面風也總之惟曰大風則可耳

### 詩學

凡作詩者繩墨必宗前人意辭要當獨創若全依樣畫葫蘆便如村兒描字帖惡足言詩也鳴

呼不讀三百篇不足以濬詩之淵源不讀五千四十八卷不足以入詩之幻化不盡窮十三經不足以閱詩之作用此千古談詩者所未及也今人作詩者于前數書宵不接目第曰吾觀選詩而已唐詩而已其與村學究教癡兒讀千家詩者何異

論天文

七條

### 一南北極

書肆說鈴

下卷

三十五

天體圓如兩蓋相合南北極如兩蓋扛轂赤道橫絡天腹如兩蓋合縫處一定不移者赤道北爲內郭如上覆蓋赤道南爲外郭如下仰蓋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赤道帶天之弦去兩極各九十一度零愚謂此赤道者乃星家所記兩極相去中分之界不在日月所行九道之數月行另有二赤道與此赤道無與也

### 二日月九道

漢天文志曰日有黃道月有九行何也曰道居  
中月與五星從左右行故曰道獨謂之黃月行  
八道如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  
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止宜云八道  
而各兼黃道故云九行也立春春分月從青道  
立夏夏至月從赤道立秋秋分月從白道立冬  
冬至月從黑道行黃道內曰陰曆內者北也行  
黃道外曰陽曆外者南也月出入黃道其最遠  
者去黃道六度

書肆記鈴

下卷

美

三分至

日行黃道半在赤道內北日半在赤道外南日  
與赤道東交于角五度零西交于奎五度零春  
分日在奎十四度秋分日在角五度此黃赤二  
道之交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黃道出卯入  
酉故日出卯入酉晝行地上夜行地下各一爾  
八十二度零故謂晝夜同此二分之謂也日出

赤道外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是謂冬至  
于時日近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出辰入  
申故日出辰入申晝行一百四十六夜行二百  
十九故日短而夜長日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并  
二十五度是也是為夏至于時日近北去極最  
近故景最短黃道出寅入戌故日出寅入戌晝  
行二百十九夜行百四十六故日長而夜短此  
二至之謂也

書肆記鈴

下卷

美

四晦朔弦望交食

天行最疾日行次疾月行最遲如以一日計之  
月行遲十三度零以十日計之遲一百三十度  
以三十日計之當遲三百九十度故二十七日  
半朔恰滿三百六十五度而與天會又二日有  
奇積二十九日半而與日會會之日日在其表  
人在其裏日月相疊不見其明故月死曰晦晦  
者灰也死而復生曰朔朔者蘇也此晦朔之謂



也自初一日朔至初二日月又遲十三度至初八日近日九十一度有奇遠日二百七十四度有奇是謂近一遠三謂之上弦自初八日後漸遲漸遠去日一百八十二度六寸二分有奇是謂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而爲望自望之後至于二十三遠去日二百七十四度有奇是謂近一遠三謂之下弦上弦或七日九日下弦或廿二廿三望或四十六皆其變也此弦望之謂也

書肆說鈴 丁卷 二九七

同經同緯日爲月掩故日食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故月蝕暗虛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少此交食之謂也或曰渾儀說皆謂月行疾日行舒子獨何以云月遲日以月行每日遲十三度未至三十日便滿三百六十五度遂已周天日行雖速至三十日纔得三十度尚欠三百三十五度未得周天是月行雖遲以先得周天而謂之速也此星家

所曉而儒家驟讀曆者所未曉故復辨之

### 五緯星

金水附日或先或後一歲周天火二歲木十二歲土二十八歲木火土三星行遲夜半經天與日合度而後順行漸遲追日不及晨見東方行去日稍遲朝而近中則留留經旦過中則逆行逆行至夕時近中則又留留而又順先遲漸夕以至于子午夕伏西方乃更與日合也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自始與日合之後行速而先日夕見西方去日前稍遠夕時欲近南方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而近日則逆行近而今日在于日後晨見東方逆極則留留而後遲遲極去日稍遠旦時欲近南方則速以追日晨伏于東方復與日合蓋五星之行不敢亂常越次至午則留過午則反即速行追日及之而伏此皆不敢昏旦當午而盛昏旦者陰陽之大分南方者太

書肆說鈴 丁卷 三〇六

陽之位天地之經七曜行至陽位當天之經必虧昴留逆而不居此天地之常道也三星經天二星不經天者參天兩地之道也愚按參兩之說似迂

### 六經星

二十八宿爲經星附天不動隨天左旋晝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本無定位今以堯典日中星鳥考之此時春日鶉鳥昏見南方故

書肆說鈴

下卷

辛

二十六

井鬼柳星張翼軫定爲南方之宿而角亢氐房星尾箕分列于東斗牛女虛危室壁分列于北奎婁胃昂畢觜參分列于西此不過春日一時之方位觀星者遂分別其識號以爲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使有名色可記云耳若夏時則角亢等蒼龍七宿昏見南方秋時則斗牛等玄武七宿昏見南方冬時則奎婁等白虎七宿昏見南方由此觀之則春時之前朱鳥又爲

夏時之右白虎秋時之後玄武冬時之左青龍矣且井鬼七星雖是春時昏中之星然只是昏時一刻在南夜半則轉而西旦則轉而北午則轉而東昏時則又歸于南由此觀之則昏時之前朱鳥又爲夜半之右白虎旦之後玄武午之左青龍矣此其轉移頃刻易位故謂之權立識號則可謂之分定方位則不可也觀星者既識其東南西北之位又各分其度數以紀天行與日月之行蓋天無度因日行而有度天之度難紀隸其度于二十八宿而後可紀故渾天說曰日躔或多或寡適當其星者凡二十八故度之多寡生焉井斗之舍非無星也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濶觜鬼之傍非無星也日躔一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狹度以赤道爲法黃道有斜有直與赤道不等卽復以當度星爲宿惟虛度未有奇數自是日之餘分曆家取于斗分

書肆說鈴

下卷

辛

百九十三

者以此餘宿則不然也

天傾西北

淮南子天文訓云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  
高誘注云不周山在西北傾者高也原道訓言  
地東南傾傾者下也此先言傾西北明其高也  
愚謂此傾字固非下義亦非高義蓋言天之樞  
紐當在東南西北之中今却移向西北方如頭  
之稍仰而向後故謂之傾傾者斜倚之義云高  
書肆說鈴 下卷 三

云下胥失之矣

論時令 統數

五條

寒食雨

唐詩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按荆  
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  
之寒食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  
百六日愚以二十四氣數之一氣九十五日自  
冬至及春分共七氣正合一百五日姚合詩云

今朝一百五出戶雨初晴此從一百五日之說  
也元稹詩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草  
綠此從一百六日之說也總之二說皆可愚獨  
取其以疾風甚雨為寒食此理甚正後世乃以  
介子推事附會之如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  
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絕火依此  
則寒食盡三個月矣此一說也先賢傳云太原  
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夫不云冬至後  
書肆說鈴 下卷 三

不云清明前而果稱一月此二說也鄴中記云  
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子推斷火冷食三  
日而歲時記亦謂三日者冬至後一百四日一  
百五日一百六日也此又一說也後漢周舉傳  
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  
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士民每冬中輟一月  
寒食舉為并州刺史作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  
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意是寒食乃在盛冬非

清明前一二日此又一說也諸說紛紛不一此皆後世好古傳疑訛以導訛故寢以成俗要之左傳言介子與毋偕隱而已史記則言入綿上山中于是環山封之名曰介山而已夫知其以綿上山中則文公使人求之終必可得何至以火焚之而令其出耶又山中焚火介子何遽知爲文公之求已而以死拒之也此殆必無之事若使有之左傳史記亦好紀異胡爲略之而待書肆說鈴

下卷

書肆說鈴

花信風

花信風與寒食雨前後稍異寒食雨自冬至起至清明前一日合七氣得三個月零十五日花信風自小寒起至穀雨合八氣得四個月每氣管十五日每五日一候計八氣分得二十四候每候以一花之風信應之

曆

解大紳洪武中大庖西上封事云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尙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愚按此語乃千古定論今觀臺曆止紀日月星辰過宮度數頗得此意而頒行之曆多載開成收閉不宜出行不宜堅造等類似專教人趨避吉凶而非惠迪吉從逆凶之正道故愚載解公之疏語于此

書肆說鈴

下卷

書肆說鈴

三統

三統不經見而見之緯予疑其不足信而列之于此以俟知者辨之

論語邢昺疏曰損益謂文質三統者白虎通云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道極則陰道受陰道極則陽道受明一陽二陰不能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其質性乃後有其文章也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士有三王王特一生死又春秋緯元命包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註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註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其

書緯說金

下卷

三百十六

尚亦以夜半爲朔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

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鄭註尚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爲正尚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繒高辛氏以十二月爲正尚黑故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尚赤故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有少皞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黃帝以十二月爲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未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羲以下文質再而復者文質法天地文法天質法地周文法地而爲天正殷質法天而爲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須正朔以三而改文質以二而復各自爲義不相須也建子之月爲

書緯說金

下卷

三

正者謂之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爲百物得陽氣微稍動變故爲天統建丑之月爲統者以其物已吐牙不爲天氣始動物又未出不得爲人所施功唯在地中含養萌芽故爲地統建寅之月爲統者以人物出于地人功當須修理故謂之人統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爲正者以其此月物生微細又是歲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初爲

書肆說鈴

下卷

美

正朔之始既天地人之三者所繼不同故各改正朔不相襲也所尚既異符命亦隨所尚而來故禮緯稽命殷云其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啣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啣鈎是天之所命亦各隨人所尚符命雖逐所尚不必皆然故天命禹觀河見白面長人洛子命云湯觀于洛沈璧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秦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于王舟是符命

不皆逐正色也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註尚書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

### 河圖洛書三同二異

一六居北三八居東五居中此河洛之三同也二七圖南而洛西四九圖西而洛南此河洛之二異也

書肆說鈴

下卷

三

### 論道學

五條

### 糠粃瓦礫

友人聚坐有談及功名之際義蚤登而恨淹滯者予曰彼所謂糠粃在前耳友人應曰予輩非所謂瓦礫在後耶予曰糠粃在前不過爲輕薄子瓦礫在後不失爲厚重士况瓦礫不朽而糠粃立敗吾寧爲瓦礫毋願爲糠粃也一坐鼓掌

聞鳩

子病時伏枕聞鳩鳴園樹上心甚惡之已而鳩去耳中猶若有鳩鳴者問之奚童曰鳩去久矣予悟而曰鳩已去矣而吾心之鳩不去吾方惡鳩之累吾心不知心之化爲鳩也故凡作惡者皆然如惡寒則反多寒病惡熱則反多熱病見影而疑則杯中成蛇聞言而惑則市上成虎此皆成心之爲累也又如病瘡者投之以劑邪從汗散瘡病已瘳忽然念及卽復成瘡如鬼相侵書肆說鈴 下卷 卑

意章如惡惡臭之旨  
解報復語  
人有被橫逆而欲報復者問于予予應之曰天方助桀胡可與爭人自吠堯吾則何與急而擊之在我多費博浪之椎徐以制焉在渠自有烏江之劍況彼之叫跳有識者已鄙其狂而我以安閒無知者亦服其量使丙夜而深思乎彼之含羞其將何解卽終身而不報乎我之得勝亦已多矣此一時曉解之語可以銷世人許多不平之氣  
炎涼  
世俗以炎涼爲薄惡然自重厚之士亦不能免此愚謂勢利死生之炎涼不可有道德名分之炎涼不可無李適之云試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此勢利之炎涼不可有也翟公云一死一生始知交情此死生之炎涼不可有也孔子謂韶

盡善謂武未盡善蓋不論當代之勢利而論古今之道義此道德之炎涼不可無也又與下大夫言則侃侃如與上大夫言則誾誾如此名分之炎涼不可無也今人喜爲炎涼者固是鄙夫不足掛齒其有不爲炎涼者又未免如北宮黝之不受褐寬博亦不受于萬乘之君此豈君子之正道昔札木言于注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雁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鴻雁則南

書肆說鈴

下卷

四三

翎雀也

讀書三禪

閒居弟子侍坐問讀書之法予曰讀書不可不學禪衆問其故予曰讀書養靜不萌妄念這便是禪心讀書出家不理塵務這便是禪行讀書

作文意在筆先神游象外這便是禪機

論韻 字 六條

韻書且字

經書註脚多引經史舊註爲證不知舊註或有強解且有權讀以叶音若遽引爲證未可爲定義如且字說文曰且薦也从几足有二一其下地也周伯琦六書正譌註于上聲語韻有曰且壯所切薦牲體之几小篆加半肉作俎俗作俎非也然則且字以上聲語韻中者爲正轉而爲姑且聊且又且漫且音七也切皆假借者韻會分入平聲魚韻作子余切與苴同音又分入平聲虞韻作叢租切與徂同音又分入上聲馬韻作淺野切又分入上聲語韻作七序切一字而分四音樊然般亂惡知其辨哉愚就此四音而折衷之上聲二字不可易平聲二字可削蓋上聲語韻讀作俎豆之且此制字象形之初意斷

書肆說鈴

下卷

四三



不可易者也上聲馬韻讀作姑且之且此制寄  
假借之餘意亦不可易也惟平聲子余切與平  
聲叢租切者別無意義但據毛詩叶韻爲準謂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邪音徐則且音直韻始叶  
也又謂雖則如茶匪我思且悠悠昊天曰父母  
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茶音徒憮音呼則且音  
徂韻始叶也不知此但于吟詩時姑順齒牙則  
可何至並收爲不刊之韻耶今但以俎豆之且

書肆說鈴

下卷

四九六

解經義無不合者如邊豆有且言有邊有豆而  
又陳且以薦牲也有妻有且言妻妻茂盛如俎  
豆之陳列有序也匪且有且承上有飫其香有  
椒其馨來言匪特今列且豆始有此且豆也此  
皆以上聲語韻讀而解之可也若匪我思且曰  
父母且二且字難以俎豆解止當作語助然音  
亦宜與俎豆之俎同至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者言國勢空虛而邪僻時事已亟只且權避以

不可苟留也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者言  
君子見大心泰素位而行只且順適以自足不  
愿乎外也二只且字以諺語只且如此解之斷  
以上聲馬韻七野切爲是然則收入韻書止當  
入語馬二韻不當復入魚虞二韻以亂人之眼  
目削而去之併入語馬何等乾淨而徒紛紛四  
出以勞人之查覈不亦煩乎況其虛其邪二句  
尤更可疑讀詩者見邪字與且字難爲叶韻遂

書肆說鈴

下卷

四九七

讀邪爲徐讀且爲直使其音調相合然邪既讀  
爲徐便解作舒徐之義韻書亦復收之紛紛旁  
午何時定也此其病根皆由解經者不以本字  
解意而始于變音以合韻終于變字以合音俄  
而東西易位莫知適從叶韻之爲害豈鮮哉或  
曰如子說則叶韻可廢矣然詩必有韻何可廢  
叶也曰叶韻之說起自後人當初古人未分平  
上去入錯綜用之不妨成調如周公作詩七月

流火一章火與衣非韻褐與歲非韻畝與喜非韻今只散散讀去而血脉自貫何必如今人拈韻探字乃爲詩哉又如古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夫息與食其音類矣末句哉字又轉別韻此古人不爲叶韻之証也後人嫌其末句非韻妄爲之說曰帝力力字與息食相應此句腰韻也穿鑿至此益爲可笑

書肆說鈴

下卷

四六 二百四十一

韻書莫字

愚考莫字于韻書凡三四見然以愚意總括之莫者安于莫爲卽清靜之意不必轉音作勑爲清靜也轉而爲暮夜之莫者晝則有爲暮則莫爲故音雖讀爲暮意則仍夫莫爲之義而已凡韻皆依此法括之則韻書之重出者可削其半

劉辰翁韻會序

氣者天地母也聲與氣同時而出有聲卽有字字又聲之子也人生不至乎孩而始誰亦不能不誰也誰而爸誰而嬭方言各不相通而爲父母一也繇是而協于聲者方次第出焉猶弟兄不可知所可知者其初必出于一也故謂天爲天可謂天爲天天不知也謂天爲七年切愈不知也其誰爲之耶又推天以至于星某某以至于山某某呼而若吾應焉者或者其猶孩也雖

書肆說鈴

下卷

四七 二百四十二

謂人字之可也而非人字之也十三卦未畫而有名豈惟有名而舟車杵臼莫不皆有其物其先有是字而後有物乎其物從字乎今人以指事會意爲差而不知形聲之皆意惟聲者自然而然然且有無字之聲而未有無聲之字及其字也猶一舉首而得其爲天而意常後之故制字之初未必人爲之也天也今人知字而不能知聲故意之意之而聽于東冬清青也惘然未

能非不能譜不能切也按須溪劉會孟註解莊  
子甚奇故下筆大類莊子又評批唐詩甚妙故  
下筆大有詩意七年切當切作千字還是它年  
切爲是

### 動靜字

凡字從本體言者靜字也又云死字是也從作  
用言者動字也又云活字是也如上者靜字自  
人上之則動矣下者靜字自人下之則動矣然

書肆說鈴

下卷

四

三九五

愚謂字有動靜之體用而無動靜之聲音上之  
靜者上聲也而動用之亦只是上聲下之靜者  
去聲也而動用之亦只是去聲後世文人多喜  
造作遇一字則增出數說逢一韻則添出數音  
凡本體之字則曰如字凡動用之字卽變他音  
如上之活字便音作去聲下之活字便音作上  
聲三者平聲也而活用之則音去聲思濫切矣  
出者入聲也而活用之則音去聲吹類切矣不

知毛詩匪舌是出惟躬是瘁讀者欲以出與瘁

押韻故讀出爲吹之去聲而要非詩人本旨也

况經史活用之字多矣而不能一槩換音尤爲

可怪如易往來井井下井字是靜字讀作上聲

可也上井字是動字該讀作去聲矣何爲往來

井井不聞讀作往來○井耶又楊子雲法言曰

卒服之夫服字本上聲今子雲旣活用矣何不

讀曰卒雁之耶太史公荆軻傳曰目之夫目本

書肆說鈴

下卷

四

三九五

入聲今太史公旣活用矣何不讀曰慕之耶孟  
子曰彼長而我長之上長字是上聲下長字又  
活用矣何不讀曰彼長而我帳之耶勞之來之  
今俱作去聲矣然勞者勞苦其心志母使放佚  
也來者收束其心志母使背去也仍作平聲文  
義自訛且使慰勞之勞只與勞苦同音招來之  
來只與來歸共讀何等簡便何等明白放勲不  
可作矣吾安知其當時之喉舌非作平聲讀者

耶而後儒妄生意見改作去聲吾何從對証也  
吾所對証者但見今人于不呼自至者曰來于  
呼而使至者亦曰來二來字俱作來聲吾以此  
爲對証也大凡治世者法度當歸于一統然後  
不爲亂世治書者音律亦歸一統然後不爲亂  
文今活用之字甚衆而不能盡變其音是以參  
差不齊謂之亂文可也雖然又安知吾之言非  
以亂治亂也但以吾之簡易彼之繁則雖謂之

書肆說鈴

下卷

至三

以治治亂可也

### 審字桓字弟字

莊子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  
爲淵按審从宀覆也从采別也包覆而深別之  
也此三審者皆當作包覆深別意解又潘昌統  
切汁也循本用此解亦好但添出邊防字耳  
司馬云審當作蟠聚也此又上除宀而左加虫  
字矣列子作潘元韻注云米闌也內則注云孚

表切浙米汁也此與循本解音殊而義相似又  
案韻潘鋪官切亦云浙米汁也以此解列子潘  
字則得矣不如以包覆深別解此審字與淵義  
相切也次則蟠字稍勝若潘之爲汁潘與潘之  
爲浙米汁欲以附會淵字則牽強矣鯢桓桓字  
胡官切說文曰郵亭表徐曰冷郵亭立木交木  
于其端或謂之華表則鯢桓者言鯢之跳躍高  
出如桓表也又桓桓威也言其跳躍之威也詩  
書肆說鈴

下卷

至

桓桓于征狄彼東南與此桓字二義俱協鯢刺  
魚四足異物志鯢鯢或死沙上皆無目俗言目  
化爲明月珠正義云鯢出入穴爲潮則是淵至  
靜而鯢至動靜中之動正與太冲莫勝相似故  
鯢桓之審爲淵應衡氣機止水之審爲淵應杜  
德機流水之審爲淵應善者機循本謬矣弟說  
文云韋束之次第一曰順也徐曰積之而順不  
相戾者莫近于韋束之次第則弟靡者正言其

順而靡也从弟字讀爲是作類字讀者非

辯論語適莫比三字

適字从商从辵商廣韻云本也木根果蒂獸蹄皆曰商與商字不同適有五音有讀施隻切者毛晃注云如也往也至也安便也適然猶偶然也又甫爾之辭又適來猶爾來也武元衡傳適從何處來又貢得其人曰適適適當也言其人與所稱適相當也漢書諸侯歲貢士一適再適書肆說鈴

下卷

卷三

三適又女嫁人曰適又自得也有讀之石切者義與此同又有讀丁歷切者毛注云親也厚也專也意所必從曰適論語無適也又主也吾誰適從莫適爲主是也又有讀杜歷切者杜宇欠清當改作第歷切毛云史記適人開戶適不汲拒李斯傳沛公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又往也荀子無適不易之術注讀爲敵又有讀側格切者詩室人交徧適我勿予禍適孟子人不

適是也愚按適字雖有五音其實惟施隻與丁歷二切不可易若之石切義既與施隻同何必更添此音其當削一也杜歷切讀作對敵之敵夫既有敵字矣又何必以適代敵字恐古人之訛書未可準以爲例其當削二也側格切讀作謫貶之謫夫既有謫字矣又何必以適字代謫字毛詩室人交徧謫我從言从適此固與謫字相同若勿予禍適人不足適卽音施隻切亦自可解其當削三也

下卷

卷三

莫有三音有在藥韻讀末各切者無也忽也有在陌韻讀莫百切者安靜也定也有在暮韻者日晚也冥也本作莫又作暮此字已辨在前此有五音有在支韻讀蒲麋切者和也並也蒲麋切蒲字欠清當改作皮字有在紙韻讀補委切者並也校也量也補委切欠清當改作兵紙切有在寘韻讀兵寘切者及也寘韻中又讀毗

意切者卦名易彖比吉也比輔也又近也黨也  
密也又協也並也總也親近也頻也註訓爲從  
當作毗意切乃云必二切則止當訓及不得云  
從又有在質韻音薄密切者與弼同音次也比  
比猶總總也

書肆說鈴二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葉秉敬撰秉敬有字學已著錄是書乃其隨筆  
劄記原分三卷後烏程閔元衢爲之重編分十一  
類併爲上下二卷而仍載原次於卷首以存其舊  
卽此本也秉敬好爲議論而考據疎疎如謂三代  
皆建寅若周人建子則二十四氣皆錯不知古本  
無二十四氣之名謂三都賦改草木甲坼爲甲宅  
不知周易古本實作甲宅謂冰凝於水而寒於水  
爲翰苑新書論文之妙不知本荀子語昭明太子  
文選序亦嘗引用皆失之目睫之前至於溺信二  
氏謂盲儒之議老子如叔孫之毀仲尼桀犬之吠  
堯舜又謂讀書不可不學禪其言尤不可訓也

# 蓬窓日錄八卷

〔明〕陳全之撰

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四年祁縣知縣岳木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蓬窓日錄

八卷》提要

## 蓬窓日錄序

津南陳公恭晉藩之明年政既成乃出其所著蓬窓日錄者視諸太原吳侯侯請而刻諸祁乃問序于後菴朱氏朱氏讀之罔不章章稱快也曰錄也為世道計也其可傳也夫錄凡為目者四雖述作罔專細大不擇要其指于治理為詳茲不他論論治序曰稽諸往諫君臣道合必敷奏以考功擬議以盡變計定而往善也百計而百全善之善也故立功立言哲人尚焉然士紂于時者每每十五此其故何哉嗟難言矣非獨世之過也亦夫入之不善用世焉爾是故負士名者亡治具亡功有具矣而弗遇亡功具而遇矣不善用與用而不終者亦竟

亡功嗚呼此古之治日所以常少也  
當今

聖神御宇久道蒸蒸海內稱極治矣百  
司受成安所裨益然少有計畫以聽  
采擇者不過曰國勢曰士風曰紀綱  
曰宗藩曰士馬曰食貨曰南之倭北  
之胡與時低昂大都止于此矣茲錄  
有不備乎又皆本天時括地勢推人

達志日錄序

情物理以盡其變雖九州異宜諸若  
指掌蓋說治莫辨乎錄矣故曰錄也  
為世道計也即古人奚讓焉是故通  
達類賈傳知幾守正類陸敬輿雖辨  
別利病又巽言而有矜心即杜牧氏  
不逮也夫杜言誠中然激亢難投卒  
其說廢格矣洛陽奇才而不售或有  
不當帝心者乎未必絳灌諸言之易

也唯陸為王佐亡論今陳公負偉望  
且習熟當世之故若此行將服大政  
以奉

明主則振聲一代者豈後陸宣哉吾且  
撰王褒之頌矣然非謾也吾嘗反復  
錄中語唯陳公獨持存省正論又指  
評諸儒不爽至于論文雖獻吉諸人  
亦當首肯信匪通儒不能也余言豈

達志日錄序

謾哉然陳公語又曰人臣當願養忠  
厚保合太和乃其指益要眇矣仁愛  
恢恢殆長者以善養人術不在多也  
余竊心慕焉或問錄以詩終蓋溫柔  
敦厚二南所以獨盛也今顧求治于  
性情乃益信陳公長者必有深念也  
後菴氏曰余晚得耻菴先生遺事而  
知陳錄之所由來矣夫大河東下且



通域中然履九派者慕崑崙珠淵玉

璞有自哉是故君子論世也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秋七月朔日

賜進士出身吏科給事中山西朱繪序



蓬窓日錄卷之一

寰宇一

九州

水源

南隸

淮南重鎮附

山西

河南

江西

四川

廣東

雲南

諸夷

山脉

北畿

山東

陝西

浙江

湖廣

福建

廣西

貴州



蓬窓日錄卷之一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在今浙江會稽縣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在今湖南衡山縣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蔭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洛其浸波澨其利林潦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在今山東臨朐縣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沐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鷄狗其穀宜稻麥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即泰山在今泰安州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洸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即吳嶽在今陝西隴州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洺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

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在今遼東廣寧衛其澤藪曰狝養其川河洺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在今山西霍州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在今大府澤源州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庫池嘔夷其浸涑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言山鎮者是槩言九州之山鎮也不言徐州疑併入於青不言梁州

疑併入於雍豫也詩嵩高註以南嶽為霍山職方以為衡山葉氏曰漢元封五年巡南郡禮天柱山一號志衡山有天柱峯六安州有霍山一名衡山一名天柱即漢武帝所封號曰南嶽是以衡山神遠移於霍山也以為一山兩名者失之王制有恒山衡山而不言太華嵩山以南北所至山而言舜典有四嶽而不言中嶽以巡守所至四方而言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恒山為北嶽衡山為南嶽嵩高為中嶽蓋禹貢之方外也職方不言嵩高周在五嶽之外以雍之吳山為嶽山皆有不同五代失河北之地至宋未能混一北為契丹所有乃以真定府曲陽縣之恒山為北嶽

國初定鼎金陵祀典肇以泰山為東嶽沂山為東鎮

衡山為南嶽會稽山為南鎮華山為西嶽吳山為

西鎮真定之恒山為北嶽醫巫閭山為北鎮嵩山

為中嶽霍州之霍山為中鎮後遷

都北平則真定在其南故仍以山西大同渾源州之恒

山為北嶽其餘嶽鎮皆如舊云

堯別九州舜為十二

秦前有藍田之鎮後有胡苑之塞左峭函右隴蜀西通

滄沙險阻之國也

蜀漢之土與秦同城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即隈礙隔

以劔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

周在中樞西阻峭谷東望荆山南面少室北有大嶽三

河之分雷風所起四險之國也

魏前枕黃河背障水瞻王屋望梁山有藍田之寶浮地

之淵

趙東臨九州面瞻恒嶽有沃瀑之流飛狐井陘之險至

於潁陽涿鹿之野

燕却背沙漠進臨易水西至君都東至於遼長蛇帶塞

險陸相乘也

齊南有長城巨防陽關之險北有河濟足以為國越海

而東通于九夷西界岱嶽配林之險坂固之國也

魯前有淮水後有岱嶽蒙羽之向洙泗之流大野廣土

曲阜尼丘

宋北有泗水南迄睢過有孟諸之澤碭山之塞也

楚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蠡右則九嶷有江漢之

流實險阻之國也

南越之國與楚為鄰五嶺以前至于南海負海之邦交

趾之土謂之南裔吳左洞庭右彭蠡後濱長江南

至豫章水界險阻之國也

東越通海處南北尾間之間三江流入南海通東治嵩

海深險絕之國也

衛南跨于河北得洪水南過漢上左通魯澤右指黎山

讚曰

地里廣大

略以難詳

遠遶川塞

禁禦不良

無隱則敗

乃可不亡

教民以孝

四瀆河出崑崙墟江出岷山濟出王屋淮出桐柏

八流亦出名山渭出鳥鼠漢出嶓冢洛出熊耳涇出少

室汝出燕泉泗出涪尾沔出月台沃出太山水有

五色有蜀有清汝南有黃水華山有黑水汴水淵

或生明珠而岸不枯山澤通氣以興雷雲氣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以雨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賞封內名山者通靈助化位相亞也故地動臣叛名山崩王道訖訖川竭神去國隨以亡海投九仞之魚流水涸國之大誠也澤浮舟川水溢臣盛君衰百川沸騰山冢崩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小人握命君子陵遲白黑不別大亂之徵也

夷者觥也其類九畎夷千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蠻者慢也其類八天竺咳首焦僂跛踵穿膏僂耳狗執旁春戎者亮也其類六僂夷戎決老白

蓬窓日錄卷之一

者羗鼻息天剛狄者辟也其類五月氏獫狁匈奴

單于白屋

地脉向中國來者三支北絡發崑崙崑崙東折而東南行其背爲北狄其正結爲冀都其支結爲燕京其餘氣爲東夷冀都自雲中上黨博換來三面統河外案多疊大河東北徂入海重重包裹故堯舜禹都之但四旁險阻貢輸非後世所便河且徙而南氣太洩燕京氣非隴結下沙轉少又藩籬卑薄時或山東泉涸漕水何賴而河徙而南同之中絡發崑崙崑東南至岷山由蜀隴轉北而東爲終南長安之地也金城四塞以爲固古豪傑有取焉貢輸艱入後

世費繁今能處之耶由關中出至太華中嵩伊闕既鑿是爲洛陽洛陽天地之中陰陽和南北平百物會周公營之地氣自北而南人事化機互相爲用古今固不齊也行乃盡於東秦翻身顧祖東海外過河江前向萃產賢貴凝聚有因後世河徙截其來脉者三會通河復加截之其力遂微南絡發崑崙迤東南而行至大峨山其背爲西戎直南折而東爲五嶺其餘氣爲南蠻復折而東北大盡於建康其支結爲吳閩越大哦而下至於五嶺環抱中原情無南面力雄勢坎吳閩越支凝謫力海水陽勝明有餘而氣不足以當之一大都會於今日其

蓬窓日錄卷之一

八

金陵也乎長江天塹財用易輸持護不少世謂江左不得於宅中偏安不可以圖大是安於建康之說不能用建康於天下夫安於建康乃河大勢不拱東壩未立秦淮河不湧邦溝尚微故建康俗徂於自便知守江而不知用淮於江知圖淮而不知用天下於淮知據武昌之上游而不知上游之守鎮知集貨之易而不知散貨以用於四方知南兵之難振而不知練兵於北之可用故金陵不可以故常論當有知者曠百世相感不爾則中絡爲河截所在其汴淮江漢之間乎

太祖以金陵爲南京汴梁爲北京當動深長思矣

欲聯屬兩京以制天下宜於揚州臨清徐州置重臣鎮

之其聯屬徐臨而執其中則濟寧為之要轄其聯

屬揚徐而執其中則淮安為之要轄臨為梁冀青

兗之會揚為江淮汴海之交徐為梁冀青兗江淮

汴海之限

禹本紀并水經皆以崑崙為地之中崑崙墟在西北去

嵩高五萬里而以為中者東南皆水土在天運

間要不可定論也我

朝輿地之廣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

其東西南北水陸驛站里分至到數具載寰宇通

志其延袤大略則如此矣四夷之驛不與焉於咸

感哉

山脉

臨川吳氏曰天下山脈起於崑崙山脉之所起即水源

之所發也朱子曰河圖言崑崙地之中也又曰冀

都山脉從雲中經來蓋太行山一千里河東河北

太原晉陽諸州皆左旋其趾山後即忻代諸州上

黨即今潞州春秋為赤狄潞氏其地極高與天為

黨故曰上黨過河便見山在半天如黑雲然故曰

雲中自春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以東

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平陽即

河中府蒲坂山之盡處堯舜之所都也泰山盤於

左為龍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至中嵩

中嵩獨高嵩天之中也又為前案淮南諸山是也

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陽山又為第三

重案又曰前代多都關中以黃河左右旋繞近

止有丞谷關一路可據為險其山皆自蜀漢來

長安而盡又曰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

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又自嶧冢漢水

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又曰岷山之脉其一

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

桂嶺者則包湘衡岳源而北經袁江西潭之境

盡於廬阜匡廬在南昌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庾嶺在江西

江西大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今南京南甘

一支則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

尾以盡乎閩粵廣東也又曰仙霞嶺在信州今廣信府分

水之右其脊脉發去為臨安今杭州山從天目山發來又發去

為建康又曰江西山皆自五嶺嶺上來自南而北

故皆逆閩中卻是自北而南故皆順又曰閩中之

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

皆北流故江浙之寒而夏熱愚謂古今言方輿者

必本之山川蓋以山為巨鎮水為藪澤建邦樹都

恒守之以為固先儒謂山為水之綱水為山之紀

而洪河大山亦天地間大界限也然論險者每言

關中左殺函右隴蜀爲四塞之地東制諸侯如建  
瓴水而楚漢以後爭天下者常得斬關而入次言  
巴蜀劔門爲天下壯而晉鄧艾之兵從陰平趣涪  
卒亡後主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  
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至今讀其言尤信

### 水源

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蓋地西北高東南下  
江海百川所聚海水周於地之四維其流東極氣  
盡故歸墟尾閭如沃焦釜北海路最遙至極盡處  
疑與天浮接也東夷女直爲黑水靺鞨之後國有

卷之二

十一

長白山其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流至遼東朝鮮國  
爲鴨綠江南入於海北流爲女直混同江經金會  
寧府達五國頭城北東入海西夷黑水出漢張掖  
郡雞山今甘州南至燉煌今肅州過三危界梁雍  
二州之間程子以爲卽西珥河與漢志葉榆澤相  
貫漢武開滇今雲南爲滇池其地古有黑水舊詞而知  
之但今水渟渟不入南海也中原之水惟黃河來  
最遠攷禹貢註及諸儒說黃河一自于闐國葱嶺  
一自西吐蕃之崑崙山發源合流二萬一千三百  
餘里東北與積石河合屬漢金城郡西南羌中而  
至龍門河渠志一統志皆云出今西番朶甘衛西

卷之二

十一

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西  
北一千五百里有水從地湧出泓方七八十里高  
瞰之若星列俗傳爲星宿海尋匪爲二大澤復猶  
曰哈刺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蘭也里木二河東  
北流經崑崙山之南爲九渡河水清騎可涉貫山  
中行西戎都會爲細黃河水流已濁統崑崙山之  
南折而東流合乞里馬出河復統崑崙山之北自貴  
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屬陝西合泚河東北流  
至蘭州始入中國又東北出沙漠經三受降城東  
勝諸州又折而東南入冀州今山西北凡九千餘里乃  
元學士蒲察篤實所窮歷而得之大學衍義補亦  
據此當以志爲定禹治水時河從積石東北而南  
計三千里至龍門爲西河冀州呂梁山石勢崇竦  
其流激震禹從呂梁山北鑿龍門以殺水勢迺因其  
西流之性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在陝西自南而  
東至底柱在河南陝州又東經孟津在河南府過洛  
汭在河南至于大伾在河南大名府北過泝水在河南北  
至于大陸在河南北分其勢播之爲九  
河復同聚一處爲逆河蓋迎之以入海簡潔一水  
先儒誤分而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河故  
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  
海豐由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定王五

年河徙磧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清金

隄在河南延津榮陽諸縣至大名清豐一帶延亘千里武帝時益平原屬德

徙頃丘今清豐又決濮陽瓠子口注鉅野屬濟

野即大通淮泗河始與淮通元帝時決鉅陶屬大

清又決清河靈鳴犢口屬清河郡成帝時決東

郡金隄決平原溢渤海清河屬唐川信都屬唐

玄宗時決博州今東溢魏州今大名五代時決

鄆州今鄆博之楊劉門縣屬鄆州滑之魚池宋太

祖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淵

太宗時決溫縣榮澤頃丘泛於澶漢曹濟諸州東

南流至彭城界徐州入于淮真宗時決

鄆及武定州尋溢滑澶僕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

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冀州棗

强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

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為金所據金獨受河患

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南直隸壽

口遠之元時決衛輝之新鄉開封之陽武杞縣之蒲

口榮澤之塔海莊歸德封丘諸界其臣建議疏塞

若金會通河乃世祖所開以通漕運隨時救敵而

已當時九河逆河故道久已淪入于海滄州接平

州程子以為正南山有名碣石者在海中去岸五

百里今平原有馬頰河形存沙渠其跡尚可攷大

任之北不行矣我

朝洪武中決陽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南至頓城潁州

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故道復淤宋樂

中疏濬稍引支流自金龍口入臨清會通河正統

間又決榮陽天順間決祥符弘治間分流為二一

自祥符經歸德至徐邳入淮一自荊隆黃陵岡經

曹濮達張秋鎮入海尋命重臣治築黃陵岡等口

以塞張秋乃疏為二流一鑿蒙澤孫家渡至朱仙

鎮經扶溝通許壽潁諸州邑合渦河至下鳳陽臺

州達淮一疏賈魯舊河由曹州出徐沛以通運河

合淮俱入于海正德間決曹縣者再嘉靖間河歲

為兗患屢遣重臣治未底績河流浸入於曹縣盛

溢於魚臺出沛縣之飛雲橋南下徐邳十三年復

塞由新開趙皮寨口盛流合渦河入淮故道今始

復矣雍州之水自西近寨內玉門關至蘭州北東

至華陰皆黃河繞帶又有弱渭涇汭漆沮澧諸水

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張掖郡剛丹縣西至

合黎山與張掖河合餘波入于流沙涇出平涼府

峴頭山經西安府邠州涇陽至馮翊陽陵縣今高

入渭渭出渭源縣鳥鼠山西北谷流入咸陽南至

華陰入河汭出隴州弦蒲蘆入涇漆出扶風古漆

縣北經同官至耀州南合沮沮自坊州昇平縣北

子午嶺延安府出富平縣合漆澧出扶風鄠縣終

南山亦東至咸陽俱合會同入於河冀州之水黃

河自陝西西北來經古蒲汾平之間又有汾衡漳

恒衛沁諸水蔡傳以汾出山西太原靜樂縣太岳

山即霍至平陽府靈石縣東入河漳水二一出上黨

之沾縣大屯谷樂太原府名爲清漳一出上黨之長

子縣發鳩山屬潞安府名爲濁漳即衡水俱東至河

先縣入海恒水出真定之曲陽縣東入滹水至保

定之高陽縣入易水晁氏以西南流至真定行唐

縣東流入滹水南流入衡水衡出真定靈壽縣東

入漳沱河恒水在陝西者出吐谷渾界入臨洮因

名洮水入于黃河在真定者出衛輝府輝縣滹水

出渾源州恒山南流入真定之定州至保定高陽

合易水易出代州經保定之易州安州至高陽下

與曹徐滋沙諸河合至雄縣南爲瓦濟河過直沽

入海滋則出大同府之靈丘縣迴山經真保之行

唐無極深澤諸縣東南流漳沱河出鴈門代州東

流從真定至東鹿深州青縣合輝縣之衛河俱入

海幽并州之水曰玉河出玉泉山經

大內出都城注大通河至白河與盧溝河合盧溝河出

大同府桑乾山經太行山入今順天宛平縣界出

盧溝橋東南至看丹口分兩流一至通州入白河

一經固安武清縣至直沽與衛河合分南北入海

白河出密雲流入通州與盧溝河潞河合潞河自

塞外丹花嶺分流合螺山鮑丘諸水爲東西二河

俱合流入海沁水發太行山東北經輝縣合衛河

入運又東南流下徐呂二洪合黃河入淮豫州之

水黃河自山西蒲州平陸入境經河南之閿鄉靈

寶陝澠池新安濟源孟津孟鞏溫汜水武涉河陰

原武榮澤陽武中牟祥符尉氏陳留通許杞太康

睢寧歸德諸州縣至南直隸鳳陽亳縣合馬腸河

城西北合渦河其支流有四大槩交錯於祥符尉

氏扶溝商水項城通許太康與南直隸壽州朱仙

鎮之間或溢兗州出沛或合渦河入淮又有伊洛

瀍澗滎波孟豬濟衛淮諸水伊出盧氏縣東南

洛陽縣瀍出洛陽穀城山澗出澠池白石山經新

安縣皆會於洛合流至鞏縣入河濟即沈邱懷慶

府濟源縣王屋山二源分東西流歷號公臺至溫

縣入河復出其南溢而爲滎即滎東出于陶丘之

之北陶丘在今曹州又東至于荷在今曹州東北會于汶今

西北濟之別流衛出河南衛輝府輝縣從大名之

內黃濬縣出與漳沱淇漳諸水合臨清之會通河



北流至直沽淮出唐縣東南經桐栢山潛流三十里復東出經汝信東流會沂泗俱入海兗州之水其地最下今曹魚爲黃河下流又有濟澤樂雷夏雖沮洳泗濶濶濟出河南濟源澤出濟南之長山縣長白山西北流經章丘新城諸界樂出歷城縣入濟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濶沮二水之別流自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濶東入于泗泗出兗之泗水縣陪尾山經曲阜至濟寧分流南入徐州北入會通河又出鉅野受涕水下流于睢卽沮水汶有三源至泰安州靜封鎮合而爲一經寧陽平陰汶上又西至東平州注于濟經東阿濟寧入會通河

通志日錄卷之十一

十七

淄水出今青州萊蕪縣原山達臨淄東至壽光濶水出瑯邪郡城今諸縣經高密昌邑濰縣東北俱入海荊州之水其澤藪曰雲夢跨江南北八百里又有江漢川九江沱潛江水發源於梁州岫之岷山青城諸山之陽出今茂州汶川縣東別爲沱經叙瀘重慶入瞿峽過巫山出湖廣夷陵州荊州至于東陵已陵縣合洞庭過漢陽府合漢水至黃州江西九江府合彭蠡湖口經安慶池州太平應天諸府儀真通州入海漢出陝西漢中嶓冢山之下始爲氐道縣東源漢水東至武都爲漢過武東今武中州爲滄浪之水過三澨卽郢州至于大別山漢

陽入江經黃州九江合鄱湖諸水同趨入海九江

孔氏以爲潯陽非是沅辰漸元叙酉澧資湘九水是爲九江皆合于洞庭過巴陵合川水入武昌合

漢水東南下入揚子江銜北岸甚急與江水俱入

于海揚州之水北至于淮東南至于海東合江西

江東諸水經豫章之南贛汀吉合銜永長沙別派入

袁州出臨江會贛水入洪都合瑞洪所聚饒撫信

浙之諸水于鄱陽今江西九江府蓋名其入口處

與前江漢諸水同趨建康今南京蓋諸方水道所湊

東南合蘇松常三郡水匯而爲震澤在吳縣南又

吐納常之宜與江陰鎮之金壇百瀆西來衆水而

下溢爲三江吳江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去吳松

江七十里分東北流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

皆自常之靖江蘇之太倉東北入海北爲江北通

泰至海門縣而入海所謂江漢朝宗者也禹時江

淮未通賦公于海至吳夫差與晉會盟黃池始開

蘇之邦溝今爲運河自常之孟瀆鎮之京口以通

于江江自揚之儀真亦開溝以通於淮隋因廣之

今貢賦皆自江淮以達于

京師也二廣古百粵漢交州部廣西之水一曰潯江源

出海陽山南流五里與永州湘水北分爲二故曰

潯又名桂江合潯水至桂林城下合相思江入昭

潭今平樂府會平富樂荔臨賀諸水至梧州爲府  
江一曰左江又名藤江發源交趾至右邕州今思  
明府經容縣合容江經藤縣合繡江經南寧之合江  
鎮與右江合入橫州又名鬱江一名右江又曰黔  
江源出雲南廣南府之富州西洋江入廣西田州  
經象州今柳州合柳江至南寧府之合江鎮與左  
江合二江合入潯州大藤峽出爲潯江貴州古羅  
施鬼國其水曰盤江源出四川烏撒府普暢塞東  
經古夜郎地又爲黔中隸牂牁郡今普安州東北  
下流入安南衛經廣西四城州入慶遠府烏泥江  
下合柳江卽爲右江以上三江分合爲二入梧州  
大江卽漢武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是也  
西流經廣東封川德慶合肇慶之端溪江又名西  
江至番禺流入于南海廣東省之東南皆大海其  
水一出惠州博羅縣西流者爲東江一出江西大  
庾嶺卽梅嶺者爲潯水漢武時楊僕爲樓船將軍  
繫南越出豫章下潯水卽此至韶之英德爲潯陽  
峽一出湖廣郴州經武岡南入南雄之樂昌爲武  
水又南與潯水合而爲曲江過三水縣與西江合  
卽上漢謂牂牁江也皆合至於南海縣入于海雲  
南古西南夷焚鳩地其水曰潯池周五百餘里出  
潯江嵩明盤龍等江九十九泉源廣末狹若倒流

者故云潯漢武欲伐潯國於長安穿昆明池象潯  
以習水戰故亦以爲昆明誤也大理之葉榆河卽  
西洱海及瀾滄諸江其流不出本省惟廣南西洋  
江則由廣西經右江入于海其四海之水北海極  
遠不可窮東北至於朝鮮東至於登萊東南至於  
閩浙島夷日本琉球南至交廣瓊崖又南至於安  
南七城真臘等夷國而西南至於交趾云  
北直隸 北直隸古冀州地  
京師卽金元舊都也扈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真定以  
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  
古北黃花鎮險阨尤著故薊州保定重兵屯焉山  
後諸州故我大寧都司地也自  
國家棄以與虜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爲藩籬者宣府  
耳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轉漕  
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河間真定保定之間  
多達兵營塢其人姓獷難馴且東安霸州武清而  
東野曠人稀姦宄伏匿頗基腹心之患迤山一帶  
則熊採耕牧之利居多姦人每竄其中有司病之  
蓋賦繁民困戶口流亡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  
政河間之水潦患尤烈焉  
國初安插降達於雲南廣福等處者迄今可以調用  
但以真保定居之似太逼矣

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輪聚

京師操練所以厚畿輔運國威也近歸樞門需以克班

散武

密雲直北白崖谷馮家谷外有兀良罕一部原係小王

子北都因隙叛去至今相攻

潮河川寔為虜衝沙淤水漫孤營難守九邊牆水口俱

然可容無處乎

北畿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護其背

大寧都司藏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

衛一所嵌山西行都司之境遼遠之道也大寧都

司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夾持之法也

定興縣志卷之四

三

北京青龍水為白河出密雲南流至通州城白虎水為

玉河出玉泉山經

大內出都城注通惠河與白河合朱雀水為盧溝河出

大同桑乾山經太行入宛平界出盧溝橋至通州

與白河合其玄武水為濕餘高粱黃花鎮川榆河

俱統

京師之北而東與白河合

都城東北古北口喜峰口潮河川相密通直北黃花鎮

白羊口去天壽陵九尺賴薊州重屯山從小醜

浸突而宣府鎮且繞山其外可為應

草橋關去保定府四十里屬高陽縣三义口社昔周世

宗顯德六年收復三關置樞重兵控扼燕薊以雄

略為瓦橋關霸州為益津關高陽為草橋關皆置

重兵勢相依倚一處有警二關策應三關之固契

丹不敢輕犯此五代之三關也今時則不然爾

永寧城四海冶龍門所一帶最單薄以朵顏為藩籬而

黃花鎮且無厚戍鎖鑰北門能免杞人祛篋之虞

耶

居庸關經峽中三十里一夫可守虜但拆牆以進由關

不能也

北京奉天殿兩壁斗拱間繪真武神像武當山致宗禮

之極山統數百里隸觀中

定興縣志卷之四

三

成祖起兵真武空中協助時

燕邸在北一念真靈皆山川密感故空中神

成祖之神也

京師堂扁北向蓋避尊也

紫荊山百鳥俱產獨無翡翠以他所移置山中輒飛去

在京各衙門俸米出蘇常二州總約十萬餘石其白米

乃儘派蘇州

通州新城錦木千戶一員坐委子歲易四人門戶之防也

南直隸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即六朝舊都也

祖宗創業實基於此然江限南北古今恃為天險江北

則徐頴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並稱雄鎮故淮

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職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為江表門戶沿海兵戎本以備倭而崇明常熟之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沒波濤肆行剽劫者不勝計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若廬州則民習遊惰地不盡利風陽習俗本同加以高墻晉守之冗費故皆易以告饑蘇松則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之間濁河泛濫幾淪魚蟹轉餉既艱民亦凋瘵蓋水患莫甚于斯者也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潯軍民統理不一寇盜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海潮出沒土田歲易處民勞甚矣

高皇帝於南都增都城於東南而建

宮闕面方山也

取四方河山意

立太學於西北而營堂齋以雞

鳴也

取義興

陵寢在東因鍾阜也倉庾在西邇長

江也演武於內外教場無處而非警惕也祀功於

上下山巖無時而忘勲勞也後臣當何如以保此

志邪

留都十衛陳列江北浦子口五衛和陽龍虎應天

橫海武德直當龍江下關處東西之中江淮衛設

江浦縣瀋陽右衛設和州以防上游英武衛設紅

心驛飛雄衛設池河驛廣武衛設朱龍橋鳳陽徐

州之中以防北衝儀真之東鎮江之北有揚州重鎮不為慮也

淮以北土無定畝以一望為頃欺隱田糧律條未之能行也江以南南戶無實丁以系產為戶脫漏戶丁律條未之能守也

蘇松常鎮杭嘉湖東南財賦七府經界正而賦均惟湖為最圩無定畝賦逐戶開常之弊久矣官田糧重蘇為害不可勝言鎮殊鮮於六府迥不迨焉

蘇松常杭嘉湖多官田重額者自賈似道六郡公田令民佃租相沿不改之故蘇州官田糧特重

本朝抄沒流萬三之遺也

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五府州以興王之地全蠲賦

不征近節議畝永勸米四升是時勢之宜也加勸

之策與年為更蓋有所必至者

淮以北麥食養人麥金屬金旺而生火旺而死故北方

麥得氣之全自淮以南冬種春獲失其所為性

洞多而勝惟常州府宜興縣長沙府安化縣

松江南臨海與寧波紹興正對清夜鷄犬之聲相聞

太湖介蘇常湖三府之中北納荆溪百瀆南納雲溪七

十二瀆荆溪百瀆止受金漂常廣諸水東填既立

宜徽應太之水皆出江雲溪七十二瀆港口日淤

苕川勢湊嘉興而湖州上塘運河直瀉吳江太湖

所入較古已減然水不能速退其何故歟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自吳江長橋出合龐山湖以南入海爲松江自大姚分之過澱山湖以東入海爲東江自吳江縣鮎魚口北入蘇州運河經郡城之婁門東北入海爲婁江又有胥口白洋灣鮎魚口三支流惟吳江長橋築而交生沙壅松江之勢緩惟大石趙屯等浦淤而澱山水阻東江之勢緩惟七浦鹽鐵等塘滯而陽城水阻婁江之勢緩近來三支流盛濁白茅港北入於大江以達海而白茅港亦易淤淺

松江府東南遠環海近環黃浦西界三泖北阻吳淞江

水法亦疑矣

南畿微地四設兵憲以備警於西九江府爲江西憲員於西北潁州爲河南憲員於東北徐州爲山東憲員於東南太倉爲浙江憲員四憲設援應有恃揚州之田明溝洫築隄堪如湖州可歲取無量淮之鹽城亦然今頃畝一望而上湖水盈漫而下汪洋連海妄意上湖之水亦不難治所欲以時其蓄瀉是在瓜洲一帶置閘多許立表節以啓閉之何患其勢必漫隄也

江淮中河道惟寶應諸湖無夾塘卽湖隄東畔田爲之如高郵康濟河力甚易也

南都三十六倉悉驛挽自交約其值率銀半分致米一石倉九數區水遠若濟諸河其強半可省脚直三分之二

淮北多獸江南多禽湖廣多魚雲南多花廣西多樹川蜀多藥

楊子江蘆課銀幾九千兩應天居三之二太平和州次之鎮江又次之此

國初例也近漲沙所益統歸勢門清勘增稅爲宜宣城梨國初歲貢五千餘斤後都北不輟貢例每靡巨費河間遷安梨味不減宣城近以言者已之然他

如宣城梨尚多也

江淮濟川二衛軍專給舟卒之用

全廬之水匯於巢湖湖之港汊三百有六十其注之江則由無爲州黃落裕溪諸河是無爲爲全廬之牖戶也

太平府前瀆石曰固城丹陽巨浸後環大江天生橋旣

開左右水亦稱前瀆之受宣徽廣德悉聚焉且采石爲江道一束便於登涉而金陵貼輔回要郡也

徽州雖阻山成窰然亦南北街道自池州石埭越武寧

嶺至黟縣自寧國縣越叢山關至歙縣自太平縣

越箬嶺至歙縣自昌化縣越昱嶺至歙縣自祁門休寧婺源可達江西又自婺源可達福建自歙縣

可達金衢

震澤注海三江松江一流已久爲淤上海之南踰浦口  
卽吳淞江嘉定之劉家港卽婁江常熟之白茅港  
乃震澤餘流向北注之楊子江者夫水勢順下最  
下爲南次東次北乃今松江在南宜爲震澤正出  
之川反先被湮其盛流則歸白茅港水勢漸涸於  
北是長橋之所爲害其明驗也故近陽城昆承流  
壅復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定諸浦間道北注劉  
家白茅二港又大黃浦流壅傍浚范家浜間道注  
豁口皆引水北流以順其勢而蘇松之占阻水利  
日盛千百年後又不知抵於誰止也

江南東海之防守在崇明吳淞江口而要在蘇州故崇  
明吳淞江設所而蘇州重鎮設三衛江北淮南海  
防守在泰州通州興化鹽城各設所而惟揚州高郵  
淮安設衛淮安當大瀆通海尤其要處故爲重鎮  
設二衛淮北海防患在東海守在海州而要在邳  
州故東海海州設所而邳州設衛

南京各衛所百戶印

成祖都北行取去三分之一迄今有官無印

楊子江盜類富民爲之其力可以坑陷邏者故每驅而  
不擒邏者自全之勢然也

太湖洞庭山無虎無蛇無雉

徐州不打春以其城似卧牛或云徐河善溢嘗鑄鐵牛

鎮之故不敢傷牛

淮南重鎮

淮安南北要樞元淮南行樞密院同簽董搏霄嘗建議  
以爲南北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付守援淮  
安誠爲急務莫若於黃河上下瀕淮南之及自沐  
陽以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  
砦又於界中設一小砦使烽火相望而巡邏往來  
遇賊則併力疾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  
退有守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言淮之南

卷之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北民壯者已進爲兵老幼無依者宜置軍民防禦  
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谷且戰且守內金山  
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皇圖可固  
也時不能用其言故淮安陷今按淮安東南遭運  
卒焉是乃秦隋成臯洛口也國計攸係治亂決之  
侍讀子匡嘗權民撫兵以爲重鎮則南北有賴而  
有備無患矣董搏霄之言夫豈無取哉  
劉季棻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謝  
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役楊行  
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絕而卒  
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

山東

山東古青州地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師陸則悉會于德州自海道既廢遂以其西境爲餽運通衢南盡邳徐北沂天津歲有河患築塞挑濬之勞舟車牽挽之役所在不免而兗州水潦爲害則民之疾苦莫甚焉矧京儲邊餉之外

王祿是供六郡徵輸於斯爲疲而青濟之間號多鑛賊禁戢尤難公私益交病之若遼陽自爲區域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土設衛以來生齒稍稀惟遷徙謫戍之人多歸焉雖漸規恢復可也登萊本海運故道然勢險難圖稽之往蹟則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蓋嘗治閘以達安東則避開洋之險宜亦有可講者

山東諸夫役歲約用銀七十餘萬兩

西三府百八十泉流爲汶泗沭沂四水泗沭沂注濟寧

天井閘汶水注南旺又堽城埧分汶水入沭河

泉獨多者大都爲其地高擁下流而河南土踈水勢所控遂成伏流至山東乃出如省中大明湖乃趵突泉所成源出王屋山伏流至河南濟源縣湧出過黃河溢爲繁西北至黃山渴馬崖又伏流五十里出爲趵突泉有以棟驗之信然又如彰德府安陽

儒教洺水諸河皆伏流而出可見

青登萊三府隙地甚多皆可耕之所人事不脩溝澮不立一雨成漫而旱則赤地千里雖古河額俱堙置沃壤無所用誠可惜也元虞集之議至今可行青州府礦徒特猛能以一當百天下礦氣特盛於青兗之間上礦九煎其最上全化爲銀五煎三煎乃其次下環產郡山中惡少盤據人莫能敵其無志於四方山淺路窮左海右曠無險可憑耳驅調則可爲用

青州城中實外陷惟女牆出上而城若平地蓋因地勢之舊非使之然也不患於攻

海豐盛畜牛偏鬻於遠

山東河南糧草徵與解不同各項俱招商收解逐年總部布政司一員于戶部會議舉行

山西

山西古冀州地背臨朔易表裏河山蓋有俯挹中州之勢焉忻代以址虜數內侵故大同特設征鎮與延綏宣府互爲聲援鴈門偏頭寧武並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賊爲急且保德河曲之間與虜僅隔一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勍敵矣若蔚州之鑛徒臨晉之屯卒潞城之通民並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亦不足屯結也然邊餉旣廣

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  
課三晉之民勞瘁甚矣而邊卒方且叫呶待哺帥  
臣號令爲之不行此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  
也

山西太原之北聯置鴈門偏頭寧武三關若醜虜內犯  
使左右夾攻腹背受敵又因河曲保德之間與套  
虜僅隔一河恐突入門庭室室受害於太原平陽  
路安三府分代奇嵐應蔚五州各置衛沁澤蒲保  
德平定諸州靜樂山陰馬邑諸縣各置守禦千戶  
所兵馬糧餉咸有所司又令三司並置太原諸道  
各置一路民兵復有所統規模可謂宏遠矣當其  
時選用得人法令明勅無有匪才竊柄構禍於其  
間故中國之勢常如天日之尊而外夷罔不帖服  
也

黃河自古東勝州來歷大同界朔州之西入太原界河  
曲縣保德奇嵐州興臨寧鄉縣入平陽界石樓永  
和大寧縣吉州河津榮河縣至蒲州東折而流自  
興臨以南對西爲延安自保德河曲以北與套虜  
僅隔一河寧鄉石樓而下則已舒警矣

奇嵐州虜號乾城弘治十三年參政王藻以該州山高  
土厚所資者惟嵐漪一河耳躬尋地脉鑿二井一  
在玄帝廟西一在觀音堂後又導東門外河入城

以益之又疏南門之隍潛通東河又于城西隅掘  
一池濬東入之渠渟滏其中歲久毀塌嘉靖二十  
九年兵備吳嶽命匠穿葺又鑿三井二在城隍廟  
東西一在按察司東并舊井共四眼每深二百二  
十尺皆以木板自底甃至上取其不壞也繼今而  
後者能淘浚之可以備不虞而無患矣

鴈門封山表郡從來舊矣十八隘自宋有之蓋宋失山  
後以此爲防今非昔比也而其慮殆有甚者不可  
慨哉又廣武當朔馬邑大川之衝通忻代崞崞郡  
縣之路虜從大同左右衛而入勢當首犯東越  
廣武則北樓平刑皆爲虜衝西越白草溝則交柳

樹鵬窠梁莫非要害鴈門警備于是爲急矣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華夷之要衝爲東西之援應是陽  
方溫嶺神池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奇嵐  
以一守備一千戶居之自偏頭徂鴈門似落窠耳  
故設總兵府兵備道蓋左右策應居中調良有意  
也

寧武據兩關之中地勢平行虜易馳驅陽房口當雲朔  
馬邑之衝至爲要害雖距本關爲近而緩急常不  
得力近日築邊之議首及王野梁至老營堡蓋先  
慮也

偏頭西逼黃河與套虜僅隔一水蓋自渾脫飛渡以來



邊警不止然山間崎嶇難于大舉老營東接平虜至大同邊不遠使東西聯絡築邊固塞且屯守則角墩而南陽房口而東烏州是紛紛也舍門戶而理堂室誠有不得已焉耳

論曰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兩鎮三關之地從古重之然其爲形勢也千載所同而其爲便宜也則代代殊異何者燕昭破胡欲以陵趙武靈置郡在志謀秦蓋自東圖西也逮季子主從張相破約則以韓魏爲趙蔽趙代爲燕蔽有自西臨東之感焉世宗北伐瓦橋爲崩重進濟師山後嚮應蓋自南圖北也逮良嗣失詞童貫否律則雲中下甲太原不支

遼志日錄卷之十一

三十三

燕山叛降河北割鎮有自北臨南之感焉又漢唐宅關中也雲中五原地大沙磧造陽踴促遂乃棄之其境蓋西迤而東隘金元之宅燕薊也盧龍遼水建號都邑癯曲龍岡大起宮闕其境蓋西隘而東遙我

朝御極勢亦屢更是故探根本之慮宜急東偏懲瘡痍之傷應先西徵今偏頭重鎮聯宣大以折衝寧鴈重門協居庸而固守則雖專力于東方未爲過也

三關邊城千里甲視砲縣蓋已盡地之利矣帶甲之士有原伍有常備有番上有召募有改撥有脩守民

兵蓋已盡人之方矣晁錯論中國之長技五皆不過劍弩戈戟之間今之火器可殺人破陣於數百步之外固漢所未有也蓋又盡人之能矣然而不可恃曰將不知兵兵不習戰而人心不知奮也故主兵不足恃益以客兵正兵不足恃益以民兵農夫百人不能養一戰士轉輸之靡費無極請發日相望於道是弊國也平民出力以供軍有警不免於自役戶口之盡耗日滋而軍費之供需日廣及其聚也則不知所以爲用是瘠民也萬人冗食足以弊國瘠民而一人所得曾不足以贍其肌膚國受養軍之害下無養養之恩雖欲按軍法而行辟未可也無寧簡衆而使之精厚緩而使之奮選將而任之義重法而使之懲乎有一壯勇足敵老弱十卽有千軍可當一萬以二千軍之食食千軍猶愈於萬人坐食會不及千夫之力也周世宗新立之初當敵勢方張之日就陣斬樊愛能何徽大簡諸軍驕將情卒一時政觀遂成混一彼能行於五季之末而況今日獨可處之無道哉然其本在於惠下其要在於選將故惠先而後威震威震而後法行威惠並流而後將材可致兵力可精兵精而後財用可節國勢可強民力可紓否則以將于敵以卒于敵雖險亦易雖衆亦寡不知其可也

套賊渡河而東焦家坪娘娘灘洋園子等處爲衝其要  
在偏頭關

陝西

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天下然平涼固原  
一帶畜牧蕃滋外乏屏蔽胡騎漸已侵入鞏鳳之  
墟若延慶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寧夏則跨有賀  
蘭山黃河之險虜難馳驟故爲備差易蓋本朝  
開拓以來受降故城又棄不守自移鎮榆林河套  
盡爲虜有烽火遂達於內郡矣甘涼以西左番右  
達而肅州九孤故土魯番輒肆侵犯以爲河西憂  
洮岷西寧則地入西羗實與四川同患若且亦不

卷之一

三十五

刺以殘孽竄居西海番人漸以南徙

國家既失茶馬之利而通寇生盛日繁則西境腹心  
之禍也若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之保障全陝並  
稱重地而險者在我矣然所在釐力以供邊奉

宗室而平涼尤甚閭閻愁苦又何加焉

榆林蔽延安花馬池蔽慶陽固原蔽平涼西蔽河洮莊

浪蔽臨洮岷文蔽鞏昌靖虜蔽會寧沙州蔽甘肅

靈鞏寧夏之接葭綏榆林之接蘭州河洮之接古

浪涼州之接環縣以援固原鎮番以援寧夏山丹

以援肅州張伯以援西寧此全雍邊防之大略也

漢山府洋縣有九兩維生山谷間十數爲群九重九兩

漢中水俱南流連雲棧北口曰斜南口曰褒同爲一谷

如洋縣漢駱谷亦然兩山高峻水從谷道流出上

設棧閣橋通行黑龍江即褒水

漢中踞褒斜谷爲經子午駱瀘諸谷次之諸閣爲緯仙

人略陽七方竿關達大散武林雞頭饒風駱谷等

關達西安鳳翔

自涪陵由達州取西鄉踞入子午谷至長安統二口楊

貴妃生荔枝馳道也

漢中府洋縣俗有解繳會孟春四日遊江上藤葛纒繳

草木者解之云祛殃此尚鬼之甚也

陝中諸府水俱至朝邑縣入黃河渭水爲經而諸水附

卷之二

三十七

達之臨洮府離隴北流至河州入黃河惟漢中府

諸山谷水入漢江漢源嶓冢山在沔縣縣在府

西徼東流悉歷諸縣直出金州故悉受諸水惟略

陽縣在沔縣西北乃與漢江不預焉其鳳沔北背

之水既不能越鳳翔鞏昌諸山入河又不能南入

漢遂自大散關爲源控而西流經略陽入鞏昌兩

當復折而南入保寧界廣元昭化劍州至保寧府

城是爲嘉陵江

西安商州與襄陽上津縣止隔金州鵲嶺

鞏昌會寧縣百餘里溝澗鹹斥民窖雨雪爲飲

饒沃盛水草可耕可牧故名陸海又云塞北江南又云



介在番域而寄咽喉于龍州千里轉運輒爲番蠻所遮斯則巴西之隱禍也烏撒芒部諸夷雖犬牙形格仰我鼻息然內相黨結數啟兵鬬且於叙瀘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攜其私黨而已乃若碉門之臂視諸番播州之富藏四省殆與蜀相爲盛衰者焉建昌六衛僻處西徼自爲與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

四川天下絕險龍州松潘振其北播州諸夷列其南天全黎州當其西瞿塘守其東江山四塞關峽孤開可守一當百吐蕃西控烏思藏等處風俗樸魯慈教大行法令飭嚴行人所利非若北達烏合之衆

邊防日錄卷之二

三十九

殘侵無紀況以重險臨之爲方又易南隣芒部東川烏蒙烏撒諸蠻獠要皆腹裏機上肉耳行都司六衛截制民夷可以安業而西之雅威茂灌南之崇慶瀘嘉馬叙北之疊溪綿漢彭石重重遶護深藏三窟所慮姦宄內作地饒充備不能施速定之術耳本朝

太祖從階文入城都取明昇益以計破之苟非儘兵東守瞿塘事未易成也

岷江自吐蕃來入松潘歷成都嘉定叙瀘重慶至瞿塘爲蜀江是岷江爲川中諸水之經其嘉陵江北自陝西來入保寧流至崇慶入岷江其黔江南自湖

廣來合施州江流注涪川入岷江其涪江西北自吐蕃來歷綿州潼川遂寧入嘉陵江其瀘江西北自岷山來流至合江縣入岷江其金沙江西南自雲南來入烏蒙府流至馬湖府與馬湖江合至叙州入岷江其大渡河自吐蕃來入黎州流至嘉定州入岷江其平羌江自雅州來流至嘉定州入岷江其界首河南自貴州來入永寧流至瀘州入岷江其白水江南自芒部來流至叙州入岷江其和水西自吐蕃來入天全六番流至雅州入平羌江大都川中水總一岷江其謂涪巴渝渠瀘嘉陵金沙蓋因諸水會流遂各以名之耳

邊防日錄卷之二

四

川之形勢北有劔門不足恃而慮在松潘松潘以孤城介生蕃之域乃待食於龍州懸命千里之外設爲羌戎所截則疊溪以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無難是誠限外隱窺耳西有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州在保縣外無百里乃爲董下韓胡所據是切近之災且復有自靈關一道可抵雅州自草坡一道可抵汶川縣自泄里壩一道可抵灌縣自清溪口一道可抵崇慶州其門庭顯禍乎

黎州安撫司爲巴蜀西門外有印嶺飛越清溪之險以臨吐蕃內復藏雅州之雕門始陽靈關以蔽腹裏重重要隘出險據險唐韋臯城此以成征西之功

疊州生吐蕃介四川松蕃陝西洮州之中且東接陝西

岷州其地山多層疊番虜出沒為患不細洪武十五年指揮馬燁以三萬卒擒獲其酋失刺谷五千餘衆全師以歸要渠三面受敵勢不能應故取之甚易今復為番族所有其地自後周置州歷隋唐宋元皆為中國郡縣宜不可終棄但今林密道塞內犯少息可為姑置者也

馬湖敘州二府逼臨蠻獠華與夷雜瀘州不雜夷實殷

夷警成都以省藩重鎮控制西番而崇慶雅州亦

難安堵重慶南接夜郎西通群柯俗有夏色蠻夷

雜處夏為中夏人邑為康居後夷為白虎種順慶間無外防保

寧夔州險據在我其地沃民殷諸府為然當是海

內樂土而馬湖敘州蓋略次之矣

川為江源陝為河源踰據上游挈南北之輕重而川陝

自相依附古棧道係獨重為川陝所通之路若舉

川之四境其入有數道一由岷江西陽陸道一由

雲南金沙江一由階文陰平道棧道其一耳

四川行都司六衛古越嶺地有瘴過金沙江隆冬流汗

惟雨渡夜渡無害

天全六番無險而險在雅州故禁門紫石一關以雅州

所戍之

巴蜀地居極高而烏蒙特甚烏蒙南臨六詔東控諸蠻

故畢備諸種羅羅土獠蠻夷人悉聚焉

蜀中山水嘉定絕冠三峨山在焉

夔州二峽瞿塘峽巫峽歸峽山連七百里中貫一江而

瞿塘尤為三峽之門瞿塘獨在西又謂西陵峽灝

瀨堆當其口

湖廣

湖廣古荊州地襄鄧抗其頭顧蘄黃引其肘腋江陵制

其腰腹伸膝南向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

保商陝榔桂之跨閩粵辰流之押蔽雲貴大江中

貫五溪外錯荆楚扼塞斯其備焉蓋二儀效靈

獻秀故王氣獨鍾于

潛邸然襟江帶湖所至民雁水患寇盜亦復乘之過此

則永州實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矧

宗藩基布歲賦寔繁楚俗標輕鮮思積聚於是四方

流民失業者多赴焉故其民率皆竄而難治谿洞

諸蠻本以漢法羈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

富強每爭奪獲罪輒假戰功自贖奸謀徧構驕橫

滋萌

朝議不明猥加徵發使遠方之民坐困且久而玩敵將

貽異日之憂謂宜定令毋輒輕發斯則善矣

施州洪武四年歸附置施州領建始一縣屬四川夔州

府十四年置施州衛指揮使司屬湖廣都司二十

三年創建始縣隸夔省州入衛改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屬湖廣布政司分隸守巡上荆南道領千戶所三軍民千戶所一宣撫司三安撫司八長官司三宣德三年五月開置搖把峒上愛茶峒下愛茶峒劔南四長官司鎮遠隆奉西坪東流蠟壁峒五蠻夷官司自衛至湖廣布政司水陸二千二百四十里

無襄陽則荊州不足以用武無漢中則巴蜀不能以存險無關中則河南不能以豫居無巴蜀則吳楚不得以奠枕

沔湖廣八百六十里袤五百四十里為江漢諸水所匯

地理日錄卷之十一

四十三

緒於太白湖洩於沌口設河泊所三十六以課魚成化弘治來漢於江溢湖水停注積滓所澄洲沙漸起佃民估客日集因攘為業而墾耕之由是湖平強半矣今省所為二十一水患日盛夏秋之交沱潛溢道車木堤排沙頭班家灣等處利害切要且繕工未至百年後沔更莫知誰何耳

省城南匯交廣滇貴諸水於洞庭而受之於前址引漢沔諸水而固之於後西承川蜀諸水折而過焉東有武昌縣樊山承之而為大回釣臺橫之而為小回水法潌洄天下莫如所嫌山氣不住故自古有不可居終之說大率楚廣俗邁而寡東洪而病成

其難之以四方來者東南人以覓利至西北人以避地至寔能容之固其地氣耳

蘄黃北倚五關前憑大江占淮壩之上腴連雲夢之巨藪古豪傑有取焉然非宅中圖外之地其水要不如武昌其險要不如襄陽其路要不如荊州東浸瀘安則退無歸東中阻一江則江西不為用肘腋之勝殊非所以成大此陳友諒所以得筭之少者也

水州寶慶正據五嶺之背氣局嶺南群山四固故廣西多瘴兩府崩擁如案後曠諸湖故俱無瘴永州之背當衡嶽為辰故雖無瘴於寶慶炎氣交盛若柳

地理日錄卷之十一

四十四

州窪在一隅負之以衡永瘴之以九疑夾之以袁吉諸山欲其不為瘴不可得矣

辰州當夷蠻咽喉西際施州南際靖州北際永順保靖諸溪峒五溪皆出焉能溪明溪西溪武溪辰溪惟東為常德即古武陵桃源之境五溪合而注之洞庭故洞庭者諸溪洞之庭除也

夏口在江夏縣之江北即漢口漢水出江之口也大別山在焉又名南沔又名沔口沔水即漢水漢沔雖二源其下流相合而入江故同為一水沔水在潛江縣入漢其謂之口又水入江處來口喬口樊口塗口陸口沌口消口皆此類吳魏相持以沔口為

重鎮古皆稱漢口三國以後稱河口

岳州府西境爲澧州慈利縣之地卽辰州府東北境界接九谿十八峒乃諸蠻出入門戶

國初數致警弗靖防戍誠不可玩今布立九谿等二

衛四所及桑植安撫司領美坪十八峒

荆襄流逋專設撫民憲副以治之乃譏察奸細非招集之也其逋民本意避徭負賦長子老孫遂成家業緩恐生奸急則失所

海鹽乃荆州北險築橫堤引水作三海綿亘數百里又爲八匱蓄泄水勢惜今盡占爲民田非爲失荆州之險其地十年六七澇亦苦於無所潴焉耳

通志卷之二十一

四十五

潯陽一水而府名九江或謂烏蟬烏白嘉靡畎源廩提箇似出附會或謂卽洞庭沅漸元辰叙酉豐資湘諸水名其所由來恐亦遠取不切意者其江西諸府九大流會於鄱陽而出湓口故取而名之不可知也

抽分在荆州以要川廣所出在蕪湖以要湓口饒河口所出在杭州以要錢塘江所下在淮安龍江關恐爲二稅在漳產在黃河所下恐爲漏稅武當石階山中有救窮草食三寸可代穀氣一日冬夏不枯

五六月間長江水常入洞庭蓋岷峨雪消也

築塍爲田湖廣謂之垸湖州謂之圩福建謂之圳蘇州

謂之圍

永順保靖酉陽土兵極猛可徵發凡用七兵所過地須先淨路三十里以防狼子贗目

江西

江西古揚州地當吳楚閩粵之交險阻既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若保境和民則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濱臨巨湖盜舟四出不可爲備南贛之間則汀漳雄韶諸山會焉連州跨境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爲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以臨之袁州地逼長沙逋民客戶頗難

通志卷之二十一

四十六

譏察而南昌建昌饒州

宗室固在民疲供億視臨吉瑞信撫諸郡殆有加焉故凡江西之民樸質儉苦有憂勤之思弘治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壯者多不務穡事出營四方至棄妻子不顧而禮俗日壞惡少間出矣

江西之水俱會鄱陽湖惟平鄉縣岐山水注湖廣醴陵縣下洞庭湖鄱江介江西之中贛江源受章水東受貢水合於贛州府城北章江雖出大庾縣聶都山亦受湖廣桂陽猶溪水貢江則自福建汀州發源其建昌之永壺溪源福建泰章廣信之永豐溪源福建建寧戈陽之信議港源福建邵武饒

州之鄱江德興大溪樂安江俱源微發安仁之雲  
錦溪源福建邵武南昌之鶴源水源湖廣九宮山  
亦各會於鄱陽而五老峰峙於西二鍾石門峙於  
東大孤又塞其口此江西山水之結勁直塞閉而  
疏暢周折者也

九江安慶之間江岸南北兩山對峙如門江流至此一  
束是謂海門第一關此江西水口成化間水衝北  
岸小孤山之址平陸成洲小孤獨立江中風氣稍  
瀉矣

贛州龍南界惠州興寧微瘴微瀝惠之長樂龍川興寧  
俱界贛林深山燠寒少暑多其俗悉巾綺純素爲

蓬窓日錄卷之十一

四十七

群豈有所爲以鎮之耶

浮梁景德鎮善陶甲天下其土取諸樂平近故樂平亦  
翊窰

萍鄉縣羅霄山下有石潭歲旱以長木投之輒雨雨止

木浮起

浙江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湖與江淮相  
表裏嚴衢以徽饒爲郭郭左信郡右閩關大海東  
蟠繞出淮揚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吉長  
興以西本山越巢窰界在廣德之間上無燕轄之  
司訟訐繁興頌號難治嘉湖寧紹四郡則震澤東

海之所經也潮衝水壅大遺三農之害而盜徒之  
患次之處州之民多依山盜鑛動至數千持之則  
激緩復馳縱慶元松溪一帶歲被侵暴溫台並海  
而南信宿達于福寧估客良便之然不能不防他  
寇也若倭夷奉詔入貢則風帆直指寧波突至倏  
來點詐匪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乎

湖絲絕海內歸安爲最次德清其次嘉之桐鄉崇德杭  
之仁和此外取於四川保寧而山東河南又次之  
杭州類汴人種族自南渡時至者故多汴音鳳山門尤  
逼真宋宮殿在也

金衢徽諸水入江至嚴州當一峽口諸山水齊發峽口  
蓬窓日錄卷之十一

四十八

不能卽去故嚴州每罹水患至有五丈餘

杭州惠州婦人爲市恒代川巴婦人撐幹門戶  
陳同甫園視杭州喟然嘆曰可灌上書宋孝宗言非駐

驛之地杭之西湖高據上流故也

紹興府山會蕭三縣地高兩頭通江處各設壩惟海畔  
通馮水勢有陡門舊甚窄近移置陡門於三江口  
總十八座三縣永無水患內復增成田額二萬許

紹興城越勾踐所築堅緻不易攻

浙西之水止自大江南至錢唐江凡入海處古五十有  
一今止存者十有七

諸暨居山嶼中而大江統外故瀕爲七十二湖今淤者



半之

鈔關臨清河西務許墅九江淮安揚州杭州金沙洲內惟  
河西務杭州金沙洲稅貨餘止稅船料河西務入  
京門戶杭州出閩廣總道金沙洲出雲貴總道雲  
貴貨簡故金沙洲近無部差臨清稅貨亦稅船莫  
知云何也

天目山面杭背宣寧國縣冷渡山東南有千秋嶺者為  
入杭問道

海鹽海塘連年葺治之費雖天闕了又等處激衝勢烈  
要亦人事未至攬胥利於創工董吏便於自逸乃  
故疎其謀工無永建良可惜也石塘在外所以防

蓬窓日錄卷之一

四十九

潮勢土塘在內所以固滲隙二者皆不可無其間  
土塘受患病於石塘先礮石塘之礮病於土築牆  
淺又病於灶夫引潮以便抱甕所以不久成害即  
如漕河砌間土民利行舟停滯欲便經營之利私  
賂工師作為衝械

福建

福建古閩越地以溫處衝信為址藩建昌南贛為右壁  
惠潮為外戶海為門封壤促甚而重關內阻溪山  
秀美民用以和然處人輒用盜鑛流入政和壽寧  
之境大為患害古田福寧一帶本竊魚鹽之利山  
谷遂深逋寇每憑之而嘯聚但不常出也濱海上

下外邊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貢不為要害而海  
物互市妖孽存興則漳浦龍溪之民居多且汀漳  
之山尤廣人跡罕到獨與贛州聲勢相通提督兵  
備實交治之而來春安溪沙尤之間則屬之捕盜  
官矣蓋簡僻莫如郡武畧訟莫如漳州土沃民稀  
耕稼自給兵燹不加則八郡一也

氣熱興漳泉特甚地勢卑為山嵐鬱掩故然

閩中有流民等種諸山三姓舊為一祖所分不  
入編戶九流產藥地居之耕獵以自食不與  
賦役推舉既足各統於首長名為老人  
具中綱長服諸府游處不常  
汀州及江西諸府產杉出溪口徽產杉出錢河口  
福州城外海洲名河口居十九姓交往琉球國語  
其語注

蓬窓日錄卷之一

五十

福建僻阻海濱危關簇嶺於浙江江西廣東俱盤陟而  
出諸水悉注省下建廷郡汀為上四府據上流福  
興泉漳為下四府瀕海設都司十一衛於下所以  
防海設行都司五衛一所於上所以防關海重於  
備倭琉球次之而我民盜海者漳則為甚關大則  
崇安之分水關建寧之仙霞關次則光澤之杉關  
分水由江西上饒以越建寧仙霞由浙江江山以  
越建寧杉關由建昌以越邵武  
漳之龍溪縣海沙月港者夷貨畢集人煙數萬  
海上舟師猛敢者福建漳泉龍溪縣沿海月港地方  
廣東東莞縣南頭千戶所歸德福永地方

東南多木犀謂其花氣所蒸成瘴莫知其然否福建木犀盈山瘴者多山人浙江好植此花且以和茶食之蘇川有木犀山連岡一望而患瘴無算俯察之道固不可忘此也

海舟入夷貨布絲錫磁爲多

海舟宜加警風迅之期歲凡仲春東南風始迅番船乃北行入夏風尤迅海人水船趁風日可行數百里廣東

廣東古百粵地蓋五嶺之外號爲樂土由雄連可以向荆吳由惠潮可以制閩越由高廉可以控交桂而形勝亦寓焉濱海一帶島夷之國數十雖時時出沒要其志在貿易非盜遇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體不動惟務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船無事則挺身爲盜桴鼓之警彌滿山谷凡以良民困於徵求通山之禁久弛教之不修而大征數舉之過也且密邇蒼梧征蠻幕府在焉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兵糧供饋咸以待之況地產珠池番物駢集本民用所與而內使數來采辦民反病之故外負富饒之名而內實貧困者廣東是也

瓊州府古珠崖郡居浮海中週貳千餘里有黎母山絕峻五峯諸蠻盤踞號黎人最中者爲生黎不與州交其外爲熟黎雜耕州地黎人原姓黎後多姓

王及符熟黎舊俱黎產今半爲湖廣福建奸民亡命又南恩藤梧高化征夫利其土占居焉各稱峒酋或供賦役或賦而不役成化來副使涂棐有犁庭之計漸就編差弘治末復之而符南蛇之亂連郡震驚其小醜漫突亦無時息警故上策莫善於拔其根株或編甲食土責限繹來或遷置高雷羸畝湖廣贍區而圖籍之

廉州人作閩語福寧人作四明語海上相距不遠風氣相關耳

瓊州東畔水道文昌之舖前清瀾會同之調懶樂會之博教萬州之蓮塘南山之李村崖之臨川諸港不可船舟其西畔水道澄邁之東水臨高之博浦儋之洋浦昌化之烏泥感恩之抱羅崖之保平諸港有灣汊俱可泊舟

廉州無賦入京至不能自給官俸取給瓊州者歲以萬計雷州無京解正德後并免廉解廣西絕無京解軍餉取贍廣東及福建海北之引鹽湖廣之行糧南賴衛永之塩稅

俗有阿公錢卽社意月朔各出錢貯以待患恤之人謂廟地生錢

海潮應月浙江廣福等處潮俱有信獨瓊州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其大小應長短星不隨月

雷州突出海南前弄瓊臺故倍炎又謂掘地得伏雷蓋陽盛所結非雷也

雷州雜黎人黎習黎語能用夏以變之亦易

高州據山高處邊海諸郡爲獨高地阜溪通炎氣不盛比之雷庶肇瘴癘稍解

肇慶有草名胡蔓又名羊角鈕食之斷腸

高州等處多毒蛇蜈蚣被傷者服香白芷五靈脂雄黃末

藍酸汁傳之蜈蚣入喉小兒斷喉取血或鷄血飲之再飲生油一口卽吐出蛇入口并七孔子割

猪母尾瀝血口孔中卽出卒爲蛇繞不解用熱湯淋之或人尿治之

建寧日錄卷之十一

五十二

惠州鶴籠山頂有龍潭歲旱鉄釘投之輒雨

兩廣產募打手自嘉靖初始

國初行梁集法後改設衛所正統間復起民壯似有梁集遺意亦郡縣自安之圖固分軍民二矣乃復

於棘門動顧烏覩夫素練云哉

惠潮祭則云契契石契木契湖

南海上群寇華夷且集襲珠池摘商貨間則採海爲生

甚猛悍濱海處緩急可召募爲用

廣西

廣西古百粵地當嶺南右偏三江襟帶提封甚廣然內給藩封外困邊圉而風氣習又視廣東特異

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已半爲苗夷所有阻兵江

道肆爲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苦其饑食而已

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之間諸蠻巢穴在

焉剽剽四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五屯所扼其

咽喉不足制也若與安西延六峒與武岡州陽峒

接壤狴實據之是爲桂林北境之患柳慶以西則

八寨號爲盜區洛容懷遠並罹慘毒而賓州其襟

喉矣然右江一帶惟岑氏最强思田旣已殘破則

泗城州猶嬰樊之虎計非削弱不可也且南寧控

遏兩江坐躡交趾桂筦保障或者其是在是乎

雲南廣西在處土官割據蠻洞彼此讐殺貽患地方

建寧日錄卷之十一

五十三

朝廷每下撫巡司府官員撫諭動經數歲不得停帖是

雖夷性酷拘亦撫之者多貪利之人以養成之如

雲南木邦孟養廣西思恩近日之事其酋明云司

府官不過一狗乞與一大骨頭便去矣今日緝紳

遇骨於地不信然而爭者幾人悲夫

廣西麗江自交趾廣源出分憑祥龍州至南寧合左江

思明之水則自上思州起注龍州入交趾界是爲

明江

廣西五屯千戶所居荔浦斷藤峽府江藤縣中當峽右

臂及白石寨十二磯濠江口之衝爲諸蠻要道其

間山泉佳秀獸木豐麗巖石奇俊田沙衍沃足以

裕其居而過其害洪武間立所近復增置城堡集  
僮兵以守之借其力以爲用亦一隅雄鎮也

廣西徭獠蠻雜生蕃類然微各有別徭多姓槃氏初  
靜江之興安義寧古田融州之融水懷遠有之猜  
忌輕生烙蹠善奔能忍饑饉初慶遠南丹之人呼  
爲僮今桂之荔浦修仁永福且多而忻城荔波天  
河永順永定九屬其慶遠思恩分生熟二種蓋以  
入編籍爲熟也僚無酋長板籍惟推勇者爲郎火  
餘自稱火蠻有撫水蠻出慶遠酋多蒙姓有西原  
蠻出廣容之南邕桂之西酋多寧始有廣原蠻出  
邕州西南今羈縻州峒多古蠻地

卷之十一

五十五

上思州舊爲思明府土官屬語服悉夷弘治間改入流  
隸南寧近漸被聲明之化其習相遠之驗乎  
慶遠戍不懈止足以控悍河昆明十五部地耳本部僮  
人漸據編氓產無能禁也郡境文明之化徒以爲  
自安惜耶

潯州瘴氣殊盛惟東平南縣近梧州者稍舒可

府江卽潯江發源興平縣海陽山經桂林平樂至梧州  
左江源廣源州右江源我利州經太平南寧之合  
江鎮二江合是爲潯江又黔江源牂牁界經柳州  
象州至潯州與潯江合是爲潯江至梧州與府江  
合東注封川縣德慶州肇慶府至番禺縣入海三

江爲經其餘諸水各附焉是梧州乃兩廣輪輻八  
桂門戶水陸要衝民夷總節開設三堂於此自成  
化元年始其兩廣設鎮守總兵永樂年始總制都  
御史景泰三年始

府江長八百里自梧迤邐桂中度灘瀧三百六十至平樂  
稍平橫亘巔下襟喉八桂必由之地乃兩岸懸  
集剽掠去城不數里輒禦人而魚肉之雖堡寨沿  
江爲毒不息其無惟舉長志以藩省節鎮夾於梧  
桂兩端而兵備署嵌平樂耳三府惟全州爲樂土  
柳州徭獠與黎平相通接

左江土兵弱不可用可調者惟右江思恩田州泗城南  
丹爲最也

卷之十一

五十六

右江土官喜於見調調土兵人給米一升廣西米斗銀  
三分餘每人月該銀一錢俱爲土官所得土兵自  
齎糧以往且獻名倍役者之數以規糧給

左右二江之中設奉議司象南丹三衛以斷其連奉議  
君貴縣爲潯州西微馴象居橫州爲南寧東微南  
丹居賓州爲柳州南微

遷江五屯二所直隸廣西都司欲其無援易於馭也  
田州岑猛得盧蘇王受爲左右手蘇善謀狡詐百出勇  
不如受受身矮多聞技無戰不克陽明平田州受  
尋死蘇切鎮安母岑邦秀今走住歸德

廣西及高廉等府山嵐鬱蒸氣成瘴如坐甑中頃時  
裘翁兩用晴雨疊更春謂青草瘴夏謂黃梅瘴夏  
秋之交謂新未瘴中秋謂黃茅瘴霜降後乃可無  
恙大抵炎方陰氣塞固陽多發洩草木水泉皆稟  
惡氣人元氣不同即感而成疾是謂瘴瘴治者不  
宜發表麻黃金沸散青龍白虎湯不可用只宜溫  
中正氣亦或投以薑附沈存中七棗湯用烏頭七  
移七泡亦此意平時調攝宜平胃散正氣散及節  
食寡慾戒多七情保無虞也

蟲毒有數種蛇毒蠍毒蜈蚣毒草毒食之變亂元氣  
心腹絞痛或吐逆不定面目青黃十指俱黑驗盡

慈惠日錄卷之二

五十七

法吐於水沉而不浮含黑豆脹爛脫皮嚼之不  
腥嚼白礬味甘皆是治蟲法飲白水牛血立效王  
氏博濟方歸魂散必用方雄殊丸皆可

斷藤峽舊名大藤峽韓都御史雍平賦後改斷藤舊藤  
絕流蔓生韓爲斷之周六百餘里下口在潯州府  
西北境上口接柳州府武昌縣勒馬峽兩崖壁立  
叢樾蔽天中流奔匯狹窄聚行者患之近設有  
上隆州以控上口五屯所以控下口風氣天成巢  
突猶昨其底乎陳都御史金處行旅魚鹽瓦器以  
給之數年盜息易永通峽然猶有所未盡故亦不  
能守於其終必摘其酋而受之職以居之稅商以

充廩廩或可爲永久之圖處興安六峒八寨亦此  
意

程番民中縞惠州亦然

征蠻法全剿不如殲魁明捕不如暗執征戎法避銳不  
避歸殺衆不殺降

衆建諸侯而小其力乃處土夷良法土官自相讐殺只  
爭地爭釁辨疆域明譜系二事不可緩也

廣右風甚冲雅有修然物外之意蓋得地脉正南但逼  
海陰不當陽不免病在遺淡六祖出其地踰海占

城南賓童龍國隸占城風亦相類佛書謂王舍城  
卽此地云目連舍基尚存今羅漢中有賓頭盧尊

慈惠日錄卷之二

五十八

卽童龍轉音

征南法須夏調秋催霜降進山冬至後散旅臘月招懷  
殘姓次年春纔易處耕

雲南

雲南古梁州 裔境地崇岡嶽瀑激澗縈紆城郭人民  
居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有事則獸駭禽奔蓋人  
自爲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領要則雲南臨安  
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然安路納交趾金  
騰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麗曲靖彈壓烏蠻王公  
設險於斯要失而土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  
小者姚安北勝鄧州霑益並以兵力稱桀向背靡常

蓋自麓川難夷境粗安則沐氏世與有力焉惟尋甸一帶風土絕異兵衛漸疎故諸羅構釁相尋而木邦孟密亦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禍故在撫綏失策本無置制可言然滇南北向中州必假道貴陽而後進稍值兵梗坐令隔絕則滇池之達馬湖武定之達建昌川陸具存又而榛塞在今日所宜亟講而萬里埃官類難得人則夷情蠢動未為無故此尤不可不慎也

嚴洞天下洞天之首

所轄夷民大率焚羅二種焚人與漢人雜居充役公府羅羅性疑深居一寨人得詒害之

建昌日錄卷之一

五十九

通川貴商道東路白水平夷亦資孔一帶如分水嶺炒

鐵溝龍井舖小哨兒等處西路南寧松林炎方露益州一帶如老雅林桐車堤石灰寨校羅灣等處夷羅不時出沒劫掠商貨又貴州倚蘭寨等處賊徒互相勾引官兵勢難禁捕各驅本地夷守護之稱其既廉費出於商而官為取發焉兩全之道也舊曾有議顧興經不時并官費口糧及令夷自索商保路錢皆未便宜耳

貿易用貝俗謂以一為庄四庄為手四手為苗五苗為索索蓋八十貝也

廣南順寧諸府俗好食蟲

元江麗江蒙化景東等府師宗彌勒新化寶山巨津和曲祿勸蘭順等州元謀等縣役無定紀故科無定數惟大理太和十年一役其鄧州賓州騰越址勝趙姚浪穹永平五年一役雲南縣三年一役自餘州縣一年一役差有規差耳

諸省惟雲南諸夷雜聚之地布列各府其為中華人惟各衛所戍夫耳百夷種曰焚人蠻人各有二種即黑羅羅白羅羅麼些禿老步門蒲人和泥蠻土獠羅舞羅落撒摩都摩察儂人沙人山後人哀牢人峨昌蠻懈蠻魁羅蠻傳尋蠻色目滿河尋丁蠻果步

建昌日錄卷之一

六十一

雲南領十四府八軍民府五州惟雲南臨安大理鶴慶楚雄五府嵌居中腹地頗饒沃餘俱瘠壤警區大抵雲南一省夷居十之六七百蠻雜處土酋割據但黔寧遺法沐氏世守比之廣西貴州省土官不同差有定志而西有瀾滄衛聯屬永寧麗江以控吐蕃南有金齒騰衝以持諸甸東有元江臨安以扼交趾北有曲靖以臨烏蠻各先得其所處惟尋甸武定防戍稍疎木邦孟密性習巨測元江景東土酋稱桀老撾車里烟好安南阿迷羅台瘴癘微梗廣南富州界臨左江不可不加之意也

雲南自貴州烏撒衛入曲靖益州為通衢烏撒衛實

居四川烏撒府之地又自貴州普安州入曲靖又有廣南府一路出廣西安隆上林泗城今英國禁不由又有武定一路從金沙江出四川建昌衛今亦莽塞

南徽緬甸木邦老撾車里八百千崖隴州孟銀孟定諸處俱文外事

大理府江山襟帶險阻民物清麗自古有取都焉城東有西洱海卽葉榆河周三百餘里中有三島四洲九曲之勝城西有點蒼山高千餘丈盤亘三百餘里聳十九峯蒼翠如玉

千崖旬地熱四時蠶絲亦可用

建寧日錄卷之二

卷二

二大水俱源吐蕃一金沙江自西北來經麗江鶴慶武定東北出四川馬湖一瀾滄江自西北來經麗江大理蒙化臨安車里東南入海地勢中仰然也其滇池西洱海撫仙湖瀘沽河石城河魯密海子俱周廣三五百里山脉局兀然也

木邦一帶諸甸賤女

雲貴交廣俗尚銅鼓集事

鎮遠苗俗有爭以銀布請行頭媒講其講舉等以爲紀

講殺人曰美頭講盜牛馬曰犯尾

阿迷州有火井煙來水出投以竹木則焚

滇產從番而出若鑿武定山通金沙江可出也

六詔乃西南夷雲南全省之地夷語謂王爲詔其都在

大理麗江蒙化三府及四川行都司建昌等衛而

居大理九又六詔俱姓蒙氏凡名嗣代各項父名

下一字蒙舍詔在蒙化府浪穹詔在大理府浪穹

縣鄧賧詔在大理府鄧州施浪詔在浪穹縣廢

步詔在麗江府蒙雋詔在建昌衛六詔惟蒙舍居

南蒙舍至皮羅閣始強盛滅五詔盡有其地遂總

名南詔遷居太和城卽大理府子閣羅鳳用段儉

魏爲相獲唐西瀘令鄭回而尊之至其孫異牟尋

創立法制脩禮樂設三公九卿三託諸府之官

以分其任回復勸導尋歸唐是開南詔聲名文物者

鄭段之力居多蒙氏歷年二百五十而鄭氏趙氏

迭興皆不父至石晉天福間段氏始立元世祖得

南詔降段爲總管迄我

朝尚爲鎮撫不絕

貴州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地蠻夷並同滇境而山

箐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詐殆有甚焉故泗州恣

其狠吞伺竊外戶則守在永寧芒部盤據廣土躡

伏北藩則憂先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在

鎮筈西播夷洞之間鳴張永突貽患寔深况地離

東川烏蒙諸部師旅繹騷每與川湖同其災害而



軍民歲計又大半仰給於二省兵荒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水西普安凱里諸酋富甲他夷地連肘腋逞姦首禍患宜一朝故知梟獍之資不忘格鬪而爭疆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虜自相剪伐貴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國家力也

鬼方極遠之國卽莫靡之屬也鬼之爲言遠也按貴州有羅鬼夷俗又呼貴州爲鬼州

貴州省乃川楚滇桂之衝大路三自鎮遠偏橋興隆清平平越新添龍里至省而威清平壤普定安莊安南爲中路自省而威清平壤安順鎮寧永寧州普

安爲西路自省而劉佐龍場谷里水西奢香金鷄閣鴉歸化畢節周泥黑章瓦甸烏撒爲北路小分路自省南五十里爲程番自平越而南六十里爲都勻自鎮遠而東北爲思州爲銅仁自鎮遠而北爲石阡爲思南自鎮遠而西北爲黃平自畢節而赤水普市爲永寧衛由普安西亦資孔驛達雲南曲靖平夷衛由烏撒西倘塘驛達雲南由靖遠益州由程番南達廣西泗城州由都勻南獨山豐寧達廣西南丹州由思州東達湖廣沅州由思南東達四川酉陽西達四川播州北達四川涪州由黃平達四川草塘白泥容山由永寧衛北達四川瀘

州由永寧州南達廣西泗城州由省北底寨養龍達四川播州其各小路不能悉載

貴州區制之槩永寧控泗城而倚在普安畢節州而倚在烏撒上下八衛開普道而自相倚五開烏撒守門戶而五開接鎮遠烏撒援普安

黎平門戶全貴鎮遠都會水陸貴州省城統括諸衛貴州地特高故水四出盤江源出烏撒合扼長江烏沅

江注泗城州長河再溪江二源出都勻注南丹烏江源出程番合南明河統省城復合清水陸廣等河

至思南注涪州界首河源出洛郎山合赤水等河由永寧衛注瀘州可渡河源出普安烏撒統注曲

水

六十四

靖悍河江源出八番注泗城大石江源出諸苗合福祿江彩江注柳州新化江源出諸苗合八丹江

清水江注辰州鎮陽江河處洞河重安江注沅州

貴州有養龍坑在省城北二百餘里當番和特繁馬其間雲霧晦冥類有物蜿蜒與馬交其產必龍駒

貴州軍餉仰給於四川湖廣各十有八萬餘

各布政司田土惟貴州無頃畝開應辦糧差各於土官名下總行認納

貴州偏橋清浪銅鼓五開四衛及黎平中湖龍里新化亮寨新化屯五所俱隸湖廣據上游也雲南潘益所隸貴州開行道也四川黃平所隸貴州厚夷防



也河南汝寧所隸中都守鳳陽也河南磁州所隸山西重臺關也山西廣昌所隸萬全嚴紫荊也山西平定所隸後軍謹外應也浙江嘉興所隸蘇州運海防也潼關衛隸中軍係親戍也山西蒲州所隸潼關衛援開戍也

四夷今之四夷虜爲急國初設大寧都司屯重兵鎮之其地統出山後而遼東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河套之南又有榆林實爲六鎮後棄大寧移置都司於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虞

遼東日錄卷之十一

六十五

近內地形勢愈弱於是所賴以衛

京師防邊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爲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將帥假按伏以爲奸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實此之故矣若哈蜜之失守土魯番之拒命則由近日文臣貪功置制失宜失中國之信不足爲慮大虜自套來者則亦不刺一種竄于陝之西海地方蔓延至於西寧使一帶地上不得耕種土民不得安業

直抵洗岷頗難制禦則其勢有可慮者今惟有痛革調操按伏之弊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爲耕牧長計而無狃近利乃可爲也其治南臺之道則在率土著良民得以自相守望一或不支爲之連屬附近地方策應之如湖廣之永靖廣西之狼兵置之不復徵調民足相死兵不毒民無貪功之文臣無貪利之武將亦不數年而晏然矣

右以上論調操按伏乃今日之弊耳又聞兵無定形古人云五指之更彈不如合拳之一挾故擇要害之地選良將統精兵數萬賊來分散捨掠聚者不過數千我常以數萬逐數千其筭不爲不是但今

遼東日錄卷之十一

六十六

邊將多不知兵所爲俱被賊誘而復之故將不得人不可言調操也

又聞兵忌形露賊來不知我之虛實必攻墩誘我不往應但分兵按伏於屯堡或依山林或阻溝澗乍隱乍見使賊見我堡屯處處有兵而不露多少之形攻墩又不往應自生疑懼矣及賊散入屯堡又被我伏兵擒斬彼敢復深入乎今或一聞賊來攻墩卽發兵擡營往救賊反得以設伏誘我縱我不爲所誘彼常以精卒數千絆我於外卽堡寨之內盡爲蹂踐矣若使我兵不受其絆於外彼敢無忌憚若是乎故將不得人亦不可以言按伏矣

又聞近之善守邊者每十餘墩必總委一官提調十墩之中擇一可守者先儲米數石水數缸賊近邊即欲十墩之軍共處一墩每墩止留善走者一人舉煙放砲又潛來共墩而處賊若攻墩不分有軍無軍墩分俱寂然無聲彼攻空墩常多半日之勞而卒無所得攻有人之墩則輒被木石擊傷而墜相繼來者見我各墩煙火齊舉即莫測孰為有守而自畏矣所謂以靜制動以佚待勞常形人不形於人者此類是也然此法須先遠探探賊往之處我乃提兵間道而往伏於要害誘而取之乃為得策今皆不揣敵情不分奇正一聚鳴鼓遽出兵未集而形已露曾何益乎故將不得人九調操按伏反為邊防弊政故不得不痛革者況帝王之道以全取勝此固在所不講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六

曾三異因話錄地螺或用子午正針或用子午丙壬間縫針天地南北之正當用子午或謂今江南地偏難用子午之正故以丙壬參之古者測日景於洛陽以其天地之中然有於其外縣陽城之地小偏則難正用亦自有理

黃支國合海日南之南三萬里類瓊俗民且富庶于闐國統十三州周四千里氣序和暢宜五谷其俗知禮在葱嶺山北葱嶺高千里西域三十六國惟一

### 嶺為限

占城成化末為交趾所逼航海來訴為分之香貨以占城賓達儀所產為上三佛齊所不如大食國寶貨多甚特遠難至或假三佛轉市之北胡韃靼俗拜日月初生九舉事以月盈虧為進止其坐西北

吐蕃謂王為贊普番語以疆雄為贊以丈夫為普其誇強雄於王則其所務可知矣是夷習先以蔽其識豈真不可以為善耶

四夷惟朝鮮禮俗雖箕子遺風固亦東方之氣耳撒馬兒罕去肅州西九千里漢屬賓國地衍土腴類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六

關中且產諸色玉誠外夷樂土元附馬帖木兒主其國洪武中入貢其孫迄今不絕

暹羅國在占城南原暹與羅斛二國暹國土瘠人貧仰給於羅斛至正間暹始降於羅斛合為一國

回回曆出天方國國在西域國西有默德那國皆沃壤樂俗相似江淮風土回回曆甚精密佛家等子聲音之樂亦出其國聞善醫藥惜未得其術

占城國通交趾之南風俗遠不侔國有神助故氏寡奸愚民詐未白令過鰐魚潭魚出食之理直者魚避去有厄于魚虎者作符咒魚虎自投死廣州發洋八日至其國

南海番國惟三佛齊差大商舶聚焉故三佛齊所售多

有他國產者

北虜食醒甕夜目不明睡則沉熟可乘故被虜者每竊

馬以逃但爲頭墩哨夫殺以報功

烏蒙俗人年十四五擊左右齒乃娶

采顏近數請增貢又結好俺達不豫爲圖是肘腋之癰

也

北虜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績毛飲漣以爲衣食各安土

風徂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足戎

備完整歷代以來雄者便能虎視四方金太祖元

世祖是也中國風俗之敝季運之際奢侈無度財

逢窓日錄卷之二

六十九

用損耗人情偷惰民窮盜起遂至兵事不振吁可

畏哉

逢窓日錄卷之一

逢窓日錄卷之二

寰宇二

京後

長城地里附

大寧

邊關說

遼土

宣府大同

上谷

興和

豐州

東勝

三受降城

河套議

寧夏

哈密議

安定

黃河源九曲附

通遠

日本考畧規制附

逢窓日錄卷之二

安南貢路附

朝鮮

西南夷

蓬窓日錄卷之二

京後

國家之扞京後猶人之護腦背過計不爲迂過力不爲勞過勞不爲損何者所關至重也夫京師之有遼東猶人之有左臂其有宣大猶人之有右臂遼東限以山海而東夷稍弱撫鎮自爲經畧可矣宣大隔之居庸而北狄崛強總督日不暇及亦稟稟乎濟焉乃獨于腦背風隙不之圖恤偏西者委諸宣府視爲盡境而忽之偏東者聯之薊州不稟節度而規制相左即以塞垣較之宣府數歲之所急者西中路其次北路而已而鎮南墩歷永寧以至新寧墩之疆域舊無塞垣罔城也薊州之所備者潮河川黃華鎮而已而鎮南墩火燄墩之中空兩不責成罔塞也又宣府之守自黑山墩以至威遠墩爲里二百二十薊州之守復自密雲以至火燄墩爲里六十可謂過于防矣而引黑山之縮于密雲路不兩舍役不經時亦卒未之講焉故曰宣府視爲盡境而忽之薊州則不稟節度規制相左也意重腦背之慮兼肩臂之憂永寧以西者責之宣府密雲以東者屬之薊州堅廟謨以一其任專重臣以責其成後畿民以資其力出內帑以濟其費大城

蓬窓日錄卷之二

二

京後以爲求圖引黑山之縮而屬之密雲分京營之番以習其勞後斯固我國家之急務也

長城

古來築長城以扞北虜者四世燕趙秦隋也秦制多承燕趙而隋氏不盡因秦也史記燕城起於造陽而至襄平遼陽造陽者上谷地也襄平者遼東縣也遼陽者遼水之地也皆燕國邊胡之地故其建築亦在此地也趙之城則自代地而因屬于高闕代者鴈門郡也高闕者靈州北流河之西陰山之上將也趙武靈王國於雲代故其備胡但能並河而西以極乎趙境耳至秦則已并六國天下爲一西自上郡北地而東至遼東西悉爲秦有故蒙恬之致役也西起臨洮則中國極西之地也北屬遼東則中國極東之地也自東迤西殆萬餘里無論燕趙之與岷蘭其在當時蓋無一地而無長城也於是會合三制而要其所宿則秦城之長固周乎中國之北矣然審而求之則其城不皆秦築秦但補築使足耳元和志曰開皇長城自代之繁峙縣北經蔚州北十里入飛狐縣夫其自代而蔚則極北而與虜遼中國之地不出此外秦人爲城以城中夏勝地固當在此矣志又曰開皇城起嵐州

蓬窓日錄卷之二

三

合河縣經幽州皆因古跡修築夫嵐州者樓煩郡也初爲胡地後爲趙惠文所取則合河縣固可立城矣幽州者戰國時屬燕地則非趙人所得有何由可施版築也是前乎燕趙別有築之者史所不傳故槩言因古跡修築也以此知古事湮沒無載者多也元和志又有大業城在靈州懷遠縣界河外則越積石河而北秦無此迹矣

北齊文宣天保七年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九三千餘里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是役頗大明年又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烏紇凡四萬餘里高洋僭邊如此

卷之三

四

或問長城古乎曰古也蓋自文王始而宣王之北伐盡境也復城朔方宣王城朔方築城扼要也若今之長城乎曰古者井田南東其畝設險周于天下扼要乃所以爲塞也自開阡陌溝澮蕩然由是胡馬南馳無結草之固矣其勢不得不變扼要者爲長城也變扼要爲長城始皇始乎曰何始始皇也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隣胡秦趙燕之橫胡爲塞也又矣然則長城利乎曰利群虎狼于宇下而無藩籬之隔蹈戈鋌于白肉而無陣院之憑仁者不忍也且無藩籬則日警備日警備則未稼廢蹈戈鋌則日戍劉日戍劉則生養鮮其何以爲國乎嘗謂開

闢以來爲生民重者三大變聖賢王伯忘其身以揅之而皆歸之築防一曰禽獸夫人無堅皮革利爪牙而夥然雜異類之中其不爲所吞噬者幾希矣則爲之城郭宮室重防以固重門以居故上古民相勞曰無恙二曰洪水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而人棲避于巖崖樹杪之間其不仆斃而枵死者幾希矣則爲之疏治鑿三門導九河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故古之贊禹者曰微禹吾其魚乎三曰夷狄明王不作方伯弛職衛懿之戕北燕之迫天下岌岌乎爲所併也則爲之封攘南至穆陵北抵孤竹而後衛人忘亡燕人寧宇故孔子稱管仲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三大變古之賢聖王霸勞心思竭助力以圖之而其究皆歸于築防夫城居以避恙也而繇之以治水築堤以杆水也而後世以之防胡此羽州之殛雖伏地族之罰而勤民以沒所以不失夏郊也今幸于禽獸洪水之害不相及矣而獨日與夷狄從事若之何其廢古畫也然則始皇不爲失乎曰始皇不失之畫而失之行不過爲慮而過爲督責者也夫六王畢四海一罷侯置守銷兵徙豪傑天下服秦強矣此時爲畫非胡而何夫蚩尤戮則葷粥逐太白縣則策表伐內安外攘武之經也然不先之以生養休息而即苦之

卷之三

三

以工役轉輸不慮其不戢自焚而暴師萬里無有止息此不失之畫而失之行者也異類不可以盡殲異世不可以無守趙燕之故跡猶存河隍之新斥甚遠此時有慮非長城而何夫起臨洮歷九原雲中至遼東爲塞此何等形勢也然不遲之以歲年寬之以撫字阿房未終左閭再發此不過爲慮而過爲督責者也然則始皇長城可師乎曰師之善則始皇可師也師之不善則始皇不可師也敢問師之善者何也曰停不急之役寬額外之征懇塞下之田而無科輸塞下之粟以備急酌勢緩急因時後先可因者因可創者創期以再世以底永寧師之善者也古之人有行之矣漢文是也其不善者何也曰師屢出而不懲役長役而不休因之以飢饉加之以盜賊天變而主不知民怨而下不達外侮未息內變且生師之不善者也古之人有行之矣隋煬是也然則舉隣胡者悉城之乎曰有緩急也郡邑所近則急田壤膏沃則急不可以不城也隔遠畿甸則緩山谷險阻則緩蓋有不必城也都邑所近城則甘泉無烽火之通國勢尊矣田野膏沃城則畊稼無奪時之苦民生遂矣隔遠畿甸不城所謂遺微利以繫其貪山谷險阻不城所謂誘之死地而殲之也我

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

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緩也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入則于馬邑開樂浪玄菟當時非之我朝反是然則我

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夫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爲隣宣府與遼東隔絕汲汲圖營以實後背猶或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爲絕塞失時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徙三

衛當在

國初爲絕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

國初三衛之置根未深而開平之廬舍未廢且北虜遠遁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化弘治之間北虜數貢邊警罕聞年穀屢登塞下殷富彼時若城

京後虜既不與我競我亦力足辦之紆直進退即少有所涉于三衛三衛蔑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爲樂土而開平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爲我有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衛矣入邊警所急慎在宣大禍發有形難先未兆而

京後尺寸棄取之間三衛興尤以爲厲已故曰失時可憾也然則宜如何曰宜大不可不城所謂白刃在前也宜大既成戰守斯議謹哨望于登陴伏精銳于半道叩垣則矢石備施以爲守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爲戰此之爲宜大計也而以其間暇大城京後慮版築之屢興則寬其諸役恐三衛之有競則嗽以微資土可築則土築而磚甃繼施石可剏則剏石而灰灌必慎自居庸抵山海以爲袤通其下列堡寨以爲援先之以京營出戍繼之以招募成家蓋當舉天下之力以事之而不以煩費阻與遷都較輕重而不以勞難輟也是則失時可憾而抹

百彙集者乎帑金至重也輦輸有過掠者矣巡察使憲臣也行部有遇害者矣赴簿計即如探虎穴轉商賈即如臨重壘洪蔚內地也虜至境而烽火不聞朔州開府也虜入塞而聲問永隔今時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虜終不能入塞乎曰何言終不入也堤水而浸漬必有方引繩而牽斷必有處長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息繁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之易于調伏爲應援突擊也虜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嗟夫守不密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既入則有

地里

立國宰物畫野分疆蓋自五帝始矣然上世即人以爲治從化以爲俗不以幅員較廣狹也逞侈勤遠其秦皇漢武乎是故論治者戒之然嘗謂秦制有始之秦者有不始之秦者始皇漢武之經營有可以傳之後世者有不可傳之後世者始之秦者罷侯置守銷兵徙豪傑是也不始之秦者起上谷雲中

九原並陰山歷高闕以爲塞也不可傳之後世者封泰山祠汾陰望海待邊是也可傳之後世者斥匈奴嚴隘塞增北戍實新秦是也而後世之君志荒者師其弊溺宴者忽其經厝場極力于高麗唐玄藏良于黔南德宗受維州之降則以守信爲上真宗開靈州之破則以不棄爲悔乃至光武潘美忍于徙民劉琨石敬瑭敢於割地於戲是可慨也故嘗謂輿地大勢東南日闕而西北漸淪人事大較東南易壘而西北難競何者財貨之所出奇玩之所供得之者足以上諛其君下厚其殖而又風氣孱弱士馬僅支進有勝敵之名退無處境之患故歲幣輸于匈奴而尉陀之使不廢棄鄧騭于蒙古而瓊崖之竄如歸好逸惡勞茹柔吐剛中人之常而不知地形有首領人事有機要捐首領失機要將有敗壞四出不可揀藥者矣閒嘗舉天下論之而證之以往跡無不符節合者也蓋上谷廣寧雲中九原之門戶不固則晉冀青齊河洛之堂宇日闕晉冀青齊河洛之堂宇日闕則吳越湖襄川閩之室奧必至矣於戲此地里之所以考也此秦制所以有不始于彼而始皇漢武之經營有可以傳之後世者也

大寧

按大寧都司內轄錦川全寧及大寧和衆富庶金源惠河武平龍山等縣蓋古遼西郡契丹號爲中京大定府是故大同在西京師在南遼陽在東大寧則居其中松漠在上松漠西南三四十里之間舊有祖州饒樂百五十里之間又有懷州東南至平地松林四十里松林水出是爲黃河或十里或三百里皆盤據交錯其去大寧或三百五十里遠亦不出五百里輕騎疾馳旬日可以回往若大寧形勝多大山深谷憤負千里馬孟山六十里山之南北千里東西八百里崇隆迤逦連亘京師之西山內有長泊周圍二百里大鹽泊周圍三百里小鹽泊周圍百里山高而長水濶而聚且其地東接福餘若招漳潮吳淞水商遠通日本新羅則自新羅可以通沃沮由日本可以通獬貊獬貊古爲渤海東京龍源府沃沮古爲可渤海南京南海府既通二府則漳潮水商或經唐恩浦口或經獬貊沃沮直抵扶餘而西入大寧契丹曾置通吳軍其道必由於此矣臣竊謂衆類連婚海西欲脅大寧以入爲謀矣事不先畝禍怨莫測我國家兵力未舉使先朝父城之域沒於奚胡之手潛構鞋鞮民庶戰兢異日出兵收復必由遵化喜峯出攻錦川全寧而夾以開平中屯興州右屯及松



亭求寧之師三萬遼海出畧朵顏福餘而繼以義州廣寧之衆步騎出於牛山舟師進自小陵此其成計不可見者然皆非所以施於今日之警急者也喜峰內地非險阻之勢潮河之川有順流之便秋高馬肥虜若突至當如何以待之黃河之運苟通邊塞兵糧若裕吾命甘肅西寧出軍嘉峪以收瓜沙玉門寧夏延綏代朔出畧河套以復降城東勝戎狄既服奚胡自震此理勢有必爾者今糧運扼於河洞庸騎敢入平定古今立國未有如是之輕虛矣往者急報虜情發馬價三十萬兩以資買馬然未見其大破虜衆使不敢來此又臣之未喻也

遼寧日錄卷之三

十二

太祖逐元後於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及所屬營州等衛以爲外藩籬復命魏國公修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黃花鎮潮河所一帶以爲內藩籬永樂中遷都北平掣回大寧以其地委朵顏餘福泰寧三衛而以內藩籬爲界俱以薊州重屯分守沿邊關營各有城總要處立一指揮提調關據極邊扼長城之衝營居關內爲應援之用

大寧既棄則開平興和不容於不失宣德中移守獨石勢然也土木之變獨石八城俱陷獨石馬營堡一帶北當築城東際三衛所恃長安嶺橫亘虜難直

下惟太白陽葛谷青邊柴溝洗馬林渡口可折牆徑入此正統所以有土木之警也

### 邊關圖說

翁萬達上各番專代草

謹按所圖形勢起宣府東路之四海冶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爲大同界大同東路之東陽河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角山爲山西界山西之老營堡迤邐而西歷水泉偏頭抵保德州爲黃河岸界而止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逼臨虜巢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迤邐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抵平利關又迤邐而南而東爲保定界歷龍泉倒馬紫荆之吳王口挿箭嶺浮圖峪沿河口又東北爲順天界歷高崖白羊抵居庸而止計二千五百里有奇皆峻山層崗所謂內險也兩險截然固天之所以限夷夏者然自正統以來胡虜窺兵屢恣干擾邇且結陣長驅遠薄汾沁全晉爲青邊議日興豈其險固不足恃邪潰廢大防由來者漸有險不設同于無險故設險云者因地形而經紀之以人力者也內倚諸關間增崇垣外築崇垣長遠絕漠綿堞百萬諸美攸較比之金湯我

皇上今茲所宏創皆前未有者也邊臣自是始可以言守矣是故善守者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遇秋分

遼寧日錄卷之三

十三

達內卒協戍外邊備虜力全彼此受益豈特變通是爲善經迺若禦冬防河成規具在又差緩矣臣慮險設而不守與雖守而無其便也先令小疏刺列款目期于可久蓋亦頗詳俟之將來脫有不虞當在意外夫天下之事多成于其始而廢于其終邊工動費

帑金役勞大衆其成之亦云難矣臣愚欲責宣大山西撫鎮諸臣以交代法巡按御史以閱視

進圖法則茲垣也庶乎其有永矣雖然重藩疊嶂險在地者也謀臣猛士險在人者也慄慄危懼毋流循玩險在心者也據探本之思延却顧之策此臣

所修望於億萬年者未已也

謹按所圖外邊牆詳矣而畧於內諸關者以外邊特重又牆方肇完而諸關不與也三鎮邊牆亘連一道其居然而內布者城堡也雜然而外環者塹與窖也亭然者墩巍附而穴通者臺與隧也增舊爲新缺一不可謂必如此而後可守者我軍視虜聚散衆寡疲逸勇怯疾遲之勢不相當也虜人多食少工格鬪喜抄掠彼以爲生之道在是也大戰則大利小戰則小利不戰則不利較得算者我十一而虜十九也是故我以必守爲勝而匪牆焉獲鄰通揮鞭山陵結陣川擁朝發夕至倏如雷風前無

抵拒後難追襲豈不戰守失據哉今牆完而戍者偵者田而食者備秋林會而牆立而營屯而首尾應者虜不得而輕視也設虜以數萬來侵必塞窖實塹而後及牆而仰攻亦難矣牆臺我專披堅鱗集矢石並發砲火遠及虜亦豈能飛度哉臣故曰自是始可以言守也而猶不能不却顧而長慮者傳曰地利不如人和又曰在德不在險斯二言者至言也

總督侍郎翁萬達曰宣府大同外連極塞以扞蔽乎內山西保定內峙諸關而藉庇于外故四鎮均爲重地而宣大急焉宣大宜以戰爲守擇要而屯兵諸

關宜以守代戰畫地而聯戍又曰大同川原平衝易于長驅且與保定山西相爲唇齒大同不靖則諸關亦遂騷然

又曰虜入陽和則白登村爲屯兵之所足以南遏順聖之驅西援天城之急又萬全左懷安衛也兵則虜不敢東而大同鎮兵自西出塞外邀擊之一奇也

邊土

夫自石晉割棄邊土之後知天險不可失而銳意復之者三君周世宗宋太祖太宗是也世宗以不世出之資屢勝之將淮南既定大舉北征水陸所前無不克捷瓦橋之屯浸浸舉矣而一疾班師卒以

大故其失天時矣乎太祖之時北漢未下勢必先之而太原之圖駐軍甘草池曠日既久疾疫時生且引水灌城不知俟涸倉卒班師至爲敵獲其失地利矣乎太宗乘破漢之威兼兩朝之富決意用兵數道深入然以陣圖制勝諸將無便宜之權分道進師軍中輿較計之論則所謂人和者復失之矣蓄謀百年銳志三舉卒皆無成爲天下困是後宋人以用兵爲深諱視契丹如虎狼引而避之惟恐或後和議遂堅牢不可破偉畧如寇準亦不過爭一禦戰以示武于天下少求數十年之安而宋人已震懾摧憾以爲置其君于孤注也自後歲幣不已遂至于括金括金不已遂至于割鎮割鎮不已遂至于遷都遷都不已遂至于納土而宋亡矣蓋自幽涿之師潰宋人日啓用兵之失謀而不思自強之有道日罪邊將之生釁而不思天險之宜復日恃和議之足憑而不思虜欲之無厭陳用兵之善者如范仲淹李綱宗澤之賢竭爪牙之力者如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玠之勇舉不之信主和誤國如秦檜者至安享富貴老死牖下聽受其說莫可排解千載邇論其何能無扼腕也

宣府大同

宣府飛狐紫荆控其南長城獨石枕其北左扼居庸

之險右結雲中之固足稱重鎮也但阻山崎道守力亦勁西達不能統而東下榆林以西虜入止以防守迂道腹裏勢不迫敵患在大同爲華戎捷徑直抵紫荆更無重險

大同東連上谷南達并恒西界黃河北控沙漠實中原之保障也但兩重鎮勢相依倚大同之患大宣府之患急據無重險而險在兩鎮之內此外沙漠一望故居庸紫荆倒馬三關雖係腹裏而畿甸密邇鴈門寧武偏頭三關雖屏大同而切於套警爲太原緊要之地

大同天城陽和一帶漫無險惟隨處有深坑天成亦能

警虜耳

大同城群貨所聚力商命存且藩殿森立而守戍益奮故鞋虜屢圍不能破

順聖川東西二城爲宣府奉地且邇大同陽和天城失守不惟警困都邑抑爲宣府切近之災

天城陽和直北一帶有哈喇噴哈連二部哈喇噴大酋把答罕奈哈連大酋矢喇台吉各雄卒三萬餘恒寇宣大

宣府地沙瘠涼窘爲甚米斗銀一錢五分麵斤銀二分五釐率爲常時有騰價不止此

趙克國將四萬騎屯綠邊九郡匈奴聞之引去九郡五

原今靈州以西之地是也朔方今華馬池以東是也雲中今大同代郡今蔚州廣昌靈丘之地鴈門今朔州馬邑定襄今定襄北平今永平昌黎上谷今宣府居庸昌平漁陽今薊州平谷乃北邊六大鎮幾四千里戍卒二十餘萬虜人往往入寇至不能敵而元國將四萬而分布之使匈奴畏服而引去豈非將在智勇卒在精而不在多耶

上谷今宣府

論曰上谷故燕屬也風聲氣習與趙代同然春秋之時北燕罕與會盟其在戰國燕亦最稱削弱破于山戎而齊桓置之并于齊宣而樂毅復之其時不聞

遼東日錄卷之二

十八

有上谷以爲重輕也蓋自涿鹿隴都釜山罷會葷粥漸逼疆場不支夏后之所徂征商周之所荒斥亦岌岌乎難矣夫夾輔周室號稱賢聖者非太公召公乎而太公封齊召公封燕不以爲遠且陋也太公之齊國也未至而萊夷爭疆召公之循行阡陌也每每舍宿棠下不敢輕煩其民以和其國則當時之所以披荆棘興教化殖中國攘外寇者亦既勤矣而東胡之盤據于西山戎之跳梁于北無能一徙而空之彼時上谷烏能爲燕有邪且燕之破于山戎也惟南仰齊挾而不西假晉援蓋亦以三胡阻隔無能爲通耳夫以區區之燕而雜居于

遼東日錄卷之二

十九

三胡之間譬之病夫既以千鈞壓其首復以百鈞絕其肩其不至于匍匐就斃也者幾希傳四十四世而亡其棠之澤也嗟夫西北東南天地之大分也形勢既殊資稟亦異而隣戎之遠近罹禍之深淺又不相同以故幽薊事侈靡而上谷崇剽悍幽薊盛管絃而上谷任金革幽薊喜客遊而上谷食死士上谷之有無豈不足爲燕重輕哉以今觀之不始禍不助惡不亡本不染夷上谷亦美習矣何者漢初之亂也以滅荼盧縮東漢之亂也以彭寵漢末之亂也以公孫瓚唐初之亂也以高開道唐末之亂也以劉守光宋初之亂也以石敬瑭宋末之亂也以郭藥師舉起他方不始禍也榆罔敗于版泉蚩尤戮于黎谷拒五校之寇斬彭寵之使公孫僞置則共殺其長吏劉琨合衆則自拔于中山舍逆取順不助惡也立卒史以有燕謁盧奴以從漢納劉虞以歸仁揀符丕以念舊請分鎮以藩唐競歸正以尊宋情鍾故主不忘本也葷粥逐而釜山之符合秦開用而東胡之跡奔造陽棄而邊圉之守固胡市開而青冀之力蘇鵠州置而突厥之難息生口拔而左衽之心革義存外攘不染夷也是故得之者興失之者亡光武以共功名克用以威河洛匪止爲輕重也雖然地處極邊禍生所忽

絕轡之武不繼則東胡肆陵里閑之恩不終則匈奴構譽烏桓之居不謹則疆事日增吏民之徒既南則毡幕內逼鮮卑貊人時承突于北平索頭越勒亦鼠發于廣寧千載而下蓋有不得玩其機而失其勢者矣我

國家聯宣大爲一身通河隍爲右臂可謂備東北之興圖極全燕之形勝也而大寧之戍不存開平之都久失三韓遺種孰非野心是故謹微漸者往往有自西徂東之慨也

### 興和形勢

興和在萬全都司野狐嶺之外其地遠望若高阜至則

運憲日錄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又是平地乃陰山之脊其地甚寒過一鳳凰山山之西南有沙城又度數山岡便至興和元號爲中都地宜牧馬亦可樹稻麥元氏居民甚盛

國家於宣德間棄興和退守龍門北虜屢踰野狐嶺直過宣府興祖鎮大同以師伐之豈爲窮兵黷武者哉蓋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王霸驅逐上谷諸胡之意也我

國家定鼎幽燕宣府是其北輔過野狐便爲狄境然則徒興和退守龍門者不亦有罪而今日所以圖議收復以爲宣府之蔽而奠神京萬載之安可容緩哉鄙意以爲宜令獨石龍門赤城雲州堡諸軍

出攻開平桓州興州宜興仍以萬全懷安等衛之兵由宣平德勝踰野狐嶺肆掠興和中都直抵哈刺罕西傍橐駝之下山阻陟澗之險俟獨石諸軍軫定桓興之辰然後畢出屯守哈刺罕之衆行收忽牙撒里禿諸虜徑至雙泉海與獨石諸軍共會開平則兩軍勢合威振無極東北諸胡定矣或疑東北諸胡烏飛鼠伏寂爲無常而點集夜分善乘人弊未可以必取勝然不知胡虜固善乘弊然吾師旅所至二里之外虜不敢近何弊之可乘且吾師之入胡地求虜如求亡子固無慮於乘弊亦無弊之可乘矣夫開平桓興東漢上谷口之地去獨石馬營等堡僅三五百里自開平徙入獨石遂失桓興與安宜興肥要邊地夫此數處賀仁傑賀勝嘗爲開平尹元主春秋行幸其三縣所出足供委輸興和一帶最宜田牧其開平四日之程則有玻黎谷諸要興和四日之程則有哈刺罕之險哈刺罕者即五雲關也關內諸山古稱陰山之脊深塹澗壑宛然天成嗚呼守玻黎以衛開平戍五雲以固興和大興耕牧以息京師轉輸勿貪邊功以富守關之卒則東北求以不聳萬全勢重而京師益壯矣嗚呼審時度勢比德量力將無待耶

### 豐州搜復

運憲日錄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豐州在大同府西北五百餘里高闊牛頭朝那三受降城東勝衛治皆在焉我

聖祖嘗建東勝衛治其始也據三城以衛河套寧夏榆林其中也舍三城而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及卒也又撤東勝以就延綏蓋自孤山以至花馬池高橋三面城守地延兵分勞費不可支矣昔漢武帝用主父偃張騫之計於河南則立郡城而阻大河雖有父戍之弊甚爲朔方之防我

朝自受降城捐棄東勝爲墟戎虜南牧之馬不惟震動延綏寧夏而且將及邠州涇陽然河套千里虜據水曲山阿之便多無城堡壘塞之設或云以銳

定日錄案字卷之三

二十二

師三萬搜掠其套繼以邊軍以振其後若令朔州天城陽和威遠安東之兵出收東受降城以延安吳堡綏德孤山栢林榆林及寧夏花馬池黑山與武河西諸塞之戍出收中受降城西受降城必封官山而守大磧屯降城而阻餘吾烽真水而弁草心肥饒之地可以足軍孽牧之饒足以厚民轉輸省民力寬卒伍亦蘇息矣真水心山又在降城之外昔張仁愿築降城遣部將論方仁將兵屯真水草心山以爲羅城衛乃可築嗚呼此必食足兵強乃可經畧今無其人談之未易易也

東勝

國初置東勝諸衛然勿事草創什伍虛耗至是虜寇擁逼

詔徙諸衛內地遂棄東勝於戲此我

朝不復四郡之實也蓋嘗論之有二失焉洪熙宣德之間玩常而不思其變景泰天順之際守近而不謀其遠由是偏頭隣于犬羊而全晉以北單矣豈惟全晉五原雲中趙武靈所欲下甲咸陽者也此而不守則右臂斷全陝危矣可惜甚哉少保公極力主獨石而不注懷于東勝其意何也

垣塹窖三險議

夫自爾年勿事虜騎馳突中國困于格闘疲于奔命于

定日錄案字卷之三

二十三

是守境之議興設險之法講矣然所謂設險不過三者曰垣曰塹曰窖而已築土爲防曰垣鑿地橫亘曰塹間鑿間否形如品字有隆有伏互相倚伏曰窖夫設險以止虜驅其倣于秦皇乎秦皇起遼東至臨洮爲長城所謂垣也而曰塹山涇谷則亦塹窖之始也夫天作高山以爲華夷之限人于其有餘不足者少損益之斯亦裁成輔相之一端也而論者懲于秦失執不肯舉是非膠柱之談也邪夫秦之亡也極其威刑無有膏澤務末而不恤本父役而無已時也乃若長城之畫則固朔之遺謀趙武靈燕昭之所已試者也使秦人務農恤民懇

關塞下罷五嶺百粵之師無驪山阿房之役專力  
事此期以百年將今日賴之矣而何言之為諱邪  
秦以後勢定于一統時可以有為者三氏漢唐宋  
也漢乘秦弊以噎廢食謀臣策士但知奉幣嫁女  
為和親計而于秦氏垂成之功不敢一出諸口何  
者人心懲創為戒正深惟武帝奪陰山置朔方稍  
稍脩亭障為守而一廢于呼韓之保塞再廢于建  
武之徙民蕩然蔑矣唐太宗倡平胡之論以拒群  
臣之請宋太祖積內庫之嫌以贖燕雲之地一則  
徂于勝而不屑為一則限于地而不得為于是唐  
末勿夷狄之禍而宋以此亡矣嗟夫掃腥穢之風  
復冠履之正千數百年乃有今日則夫重戰而慎  
守設險而求利顧不在今日邪然是三者則垣最  
可恃害次之塹斯下矣何者固高遠眺敵無所逃  
乘險下拒已易為力此垣之功也若夫塹則沿守  
者無所依蔽眺望者不獲遠施嘗計一虜挾一束  
芻則萬虜頃刻之際可平數丈也曰窖不懼于芻  
藁又曰窖有隆伏平之反難

### 三受降城

初朔方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有拂雲祠突厥犯邊必  
禱祠下至是默毀悉兵西擊突厥施仁愿上言請  
乘虛取蕃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

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守河南築城虜腹中終  
為所有不便仁愿固請詔從之仁愿因請留歲滿  
戍卒助工咸陽兵二百人送回仁愿攜之盡斬城  
下軍中股栗後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  
中城東西城相距各四百餘里各據津要又于牛  
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  
山獵牧減鎮兵數萬

三受降城在今大同西北數百里東城漢雲中郡地中  
西城五原郡地此唐人渡河置城以保河南也夫  
河南之地沃野千里其為中國利甚厚故古人重  
之然其始全于趙武靈而失之楚漢之兵爭繼復

于漢武而失之晉魏之胡亂夫破義渠開上郡者  
秦也而陰山高關之塞就則河南之要領無虞徙  
豪傑實新秦者高帝也而朔方金城之郡置則匈  
奴之右臂斯斷是二君者其為謀甚勤為功甚大  
而河南之地值此亦可謂大有遭矣然楚漢之兵  
爭而匈奴遂南晉魏之胡亂而赫連竊據豈非地  
里近胡隔遠中夏守之者難防而伺之者易入關  
之也曠時而淪之也不終朝邪迨夫隋城大利唐  
樹恩摩其于要荒愈不之講仁愿此舉壯志勅興  
渡河置城古跡頓復夫杆堅者獸全籬密者蔬茂  
屯河外之戍以迎戰謹沿河之燧以屯田無事則

河南之畔足以供三城之需有事則三城之戍足以爲河南之防可謂策之上也論者疑其舍險不據置城虜中而不知兵事有進機不容髮退處河南則長河與虜共之一有警備耕也俱廢已爲守之下較矣况進取邪雖然仁愿城受降有三可乘焉默啜敗亡之餘植根未深晚歲昏悖部衆解體此其勢可乘也西攻駝施悉衆以往曾不留守以虞我師此其時可乘也唐自太宗以來威震四夷總管出塞捷奏日聞瀚海燕然都護布列此其力可乘也合三可乘而重之以仁愿之知兵好謀馭軍有法版築興而役不稽期通逃戮而朝無異議故能尋秦漢之遠踪建胸衕之長策三城之就如一日也雖然開元欵塞復處河南元和置城遂移天德則在唐人已不能繼其武矣於戲可易言之邪

河套議

總督翁萬達

蓋聞智者之圖事也揆理以立本審勢以達用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察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畧者是之不備難以慮終矣河套之地淪於虜中藉寇齎盜孰不爲愾然以今日事勢論之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有奮發之志而鮮萬全之筭故不能不爲圖事者慮也何者河套本我

內地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扼胡據險往跡具在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

成祖躬御六飛三犁虜庭其時虜既殘破我亦未暇後遂因循棄河守山使中國之地巢穴犬羊滋其畜牧遂彼生養狂肆馳突逼近我塞可爲深惜者也又黃河千里于守爲便昔人固有築城於外以規全利者矣而乃棄之不守任其出入涉流履冰無所顧忌遂使瀚林一鎮孤懸獨立外之不足恃爲藩籬內之無所需其供給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有志之士談之扼腕觸之衝冠蓋不能一日忘

者也然當往昔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賴其爭不力取之可也而我終不取之先總制余肅敏公置鎮榆林亦有志斯舉矣然套終不復鎮則空置開墾無聞轉餉難繼不有其利而當其勞事之不悔者也今虜已盤據其中資用其產譬之爲家成業久矣又控弦之輩視昔爲強一旦復之無適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有奮發之志而鮮萬全之筭也請極言其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夫天時者非止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敵有勝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勝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謂無



策夫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祚內釁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藩北是何也漢武值其勝強成哀際其衰弱也是勝衰強弱者天所謂時也地利者非止險阻城池山谿疆域之屬也馬步兵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陡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爲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于所短也是長技所宜與主客之勢者地所謂利也人和者固所謂得道多助也而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

慈恩日錄卷之二

二十八

國家極天下於胡元

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胡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穢蕪之虜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吉囊俺答輩部落動號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勝邪衰邪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

來銚賴上下協德中外一心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奪工業也不少矣回視

二祖之特其勝衰強弱又何如耶是揆之天時未見其可也河套舊固中國地也陷虜日久間謀罕至虜不屋居畜牧其內其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記諳其要害尚未能悉而況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

慈恩日錄卷之二

二十九

在後且尅日有定期裹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倖爲逃遁笳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邪退邪兩相守邪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邪有驍將以通糧道否邪保無標掠不至匱乏否邪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騎兵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邪失邪是揆之地利未見其可也夫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

之所聚禾黍桑麻產業之所居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垂可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將徙居之禍而欲人之和得乎是又不可之大者也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策春夏馬瘦爲虜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馬肥爲虜強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持其遠遁據河爲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迺止利于守邪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迺獨利于征邪夫春夏馬瘦虜誠弱矣雖不能入寇而坐以待我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虜固強矣既能爲寇則多方謀我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爲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伍堡諸邊虜亦不來深競遠謂套地可復然復套與是二者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

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向便是家門壕塹城墩爲援可得復套則深入入境後援不繼勝固難關敗則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爲陵所不能爲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爲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虜自弘治以來據以爲家資以爲生四時之間三時在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豈晏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爲趙奢之所爲乎若曰伺虜出套據河爲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水道路稍築牆垣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爲而不知套地虜之巢穴各有分地豈有空套以出之理二千里沿河之地其間可渡應妨道路不止百餘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瞻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况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此亦未嘗深細思慮者也然則套地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

有微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

聖天子在上

文德日脩

天心助順將來虜之勝衰強弱虜能自保邪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苻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也彼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飾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爲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矧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而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未解者也

遼東日報卷之三

三十二

虜之爲中國患舊矣蔓延至於今日甘寧延固大遼之間凡朔漠邊徼皆其所走集也頻年犯內地

國家坐受調輓築守之困不已將何所終哉今者城宣大則已捍紫荆居庸三關之外戶矣然則延固爲之奈何延固不守則全陝未可知也矧於甘肅孤懸何有哉是故修邊復套之議籌邊者之壯猷也夫邊不修套不可復破屋禦寇是也套不復邊不可守伺門踰垣之寇是也然則二者將並舉乎

曰罷民以築之入指死以捍之不可也然則復套爲先乎曰遠勤以奪之又露師以守之可復也不可守也守在河乎曰河可守也不可久也然則修邊爲先乎曰先爲聲以恐之形以辟之乘其不擾而繕之故全也然則套終不可復乎曰套爲吾故地不聞有收復河南地者乎法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是必役之不再糧之不二計料定則復之矣然則河終不可守乎曰河爲吾故險也不聞有距河爲守者乎法曰因用於國因糧於敵知己之可足知彼之可因計料定則守之矣曰修邊正也其爲力也難集役難也會值難也土膏難也復套奇

遼東日報卷之三

三十三

也套復則一舉而獲數十年之安其爲效也事半功倍是則然也若曰集役之難因其歎而募之其來也若趨若曰會值之難夫邊者朝廷之邊天下之邊非陝之邊也合天下之力以爲之其計也若不匱若曰土膏之難則余肅敬之所脩者其畫圖者歟因舊以爲新因下以爲高則用力少而成功多其難易可知也若夫將有戰志士有死心知己知彼知天知地堂堂正正之師可以長驅直搗而收犁庭掃穴之功亦何所疑憚而不爲哉然則復諸己乎曰邊未修也則量進以便修邊之防無靳重費焉邊既修也則大舉以決守河

之策亦無斬重費焉夫然後以數年之所休養而教聚者則所謂已成之兵已全之力已孚之心可以一舉而進戰斯守斯築斯田斯得尺則吾之尺得寸則吾之寸也守河南可也守河北可也守東勝可也屯田而郡縣之亦可也故土復而中興之業在焉故曰度功無速度成無倖議

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為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為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以孤弱以朵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峰古北口黃花鎮等處所以單薄近來益貢之傲雖小而急意者朵顏不可不設圖以處僉答之患雖緩而重意者

遼寧日錄卷之二

二十四

河套不可不俟時而援

榆林地乏耕牧藉於河套為多河套失自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之地盡為胡虜出沒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之守無險可據而左右援大同寧夏甚遠雖設迤左烽墩五十陸迤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缺連年告急然諸邊鎮獨榆林軍忠義無挫志且負勇常懷復套之憤其惟苦於無糧彼識者謂得百萬金可充恢復之用矣

河套東北曲畔乃東勝舊址正統以前尚為中國所有此以西三受降城一帶近北虜亦克罕住牧今其為營者五曰好陳察罕兒曰克失旦曰把即郎阿

兒曰卜爾報東營曰阿兒西營兵約五萬

河套漢朔方郡乃匈奴河南地也今為吉囊僉答所據吉囊領四營曰等合廝曰偶甚曰以哈思納曰打郎僉答領六營曰多羅土曰畏吾兒曰兀甚曰以要曰兀魯曰土吉喇僉答即吉囊之弟有遠意凡入寇取鐵不取銀虜男不虜女見吾邊軍時與資之即渠夫壽卜吾民安危耳

西北重地三邊五鎮之稱皆國初制也而榆林之特置則自正統間始所謂延綏者非邊鎮中最當要害者歟延綏地方東連山西偏頭關西直寧夏花馬池相距二千餘里其間有所謂黃河套者非要害

遼寧日錄卷之二

三十五

之所在者歟偏頭寧夏一帶防守在套外而虜騎乘冬河凍乃得長驅入套以伺我間隙擾我心腹則茲地也者非尤當重者歟曩時虜擁衆來住牧吾套內或間歲或四五歲民竭遠輸軍動久戍境路騷然不勝荼毒今既去矣患當豫防事貴先備善謀國者何以處之陝之為遼臂杆天下延綏實腋其間守臣建白有乞朝廷無以河套視陝西而以河套視天下者厥重蓋如此而可輕受其人乎漢武帝聽主父偃城朔方郡循秦舊因河為固當白羊樓煩敗走日計亦非失然募民徙十萬口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唐

中宗用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乃突厥默沒  
雄爭之際置戍虜庭未見其可而六旬間三城屹  
就朔方自是無寇頗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仁愿  
所築即漢所城郡地彼此利害乃爾遼絕何哉今  
不可不求其故也唐末朔方已據于拓拔氏石晉  
十六州重爲遼有而宋人於此屹屹與元昊競韓  
范之才不有弗克濟匪其罪也我朝取天下於夷狄  
極憊之後今日邊事大非宋比仁愿之事業其不  
有在乎成化弘治間守臣請兵搜套之議相地移  
戍之議遠烽埃便營屯之議或欲永禁畜牧銷賊  
覲覲或欲廣立耕種資我供億衆見角持豎今未  
已一代經畧豈無一可用之良策天其資斯人以  
事業於今日乎自古中國守邊皆將卒宿內以禦  
戎虜於外而茲地今日虜過得入吾內而吾反設  
防守於外若之何可不求唐漢之蹟所以得失之  
故而爲之所也此善謀國者之所以有望於其人  
也

寧夏

按寧夏爲陝西重鎮衛城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山山  
上有塔積一百八座峽口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  
誠塞此一勝槩也我  
國家惟不守降城東勝初恐勞人耳及後胡虜雜處

河套降城之鄙不惟寧夏不安且致固原多故矣  
且諸衛無積尤當要衝地遠飛輓不前災仍穀價  
騰踊所恃以濟亟急者常股存積之益耳又多不  
繼是以沿河溝塹營壘極爲虛弱爲將領者虜來  
則退縮及去則佯追失事則破調相推同事則裝  
點相庇陷村堡不肯質言稍有獲張大其數口舌  
爲國外強中乾雖胡虜亦知之矣愚聞東勝舊地  
東起振武西踰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平原山川廣  
袤六百里原有良田一萬四千頃又如天瑞金泊  
大鹽沒越及安豐艾山等處屯泊饒沃關中無比  
若驅逐殘虜專守降城外阻大河爲固內擅耕牧  
之饒則陝西有息肩之漸幽并儼長城之壯又聞  
殘虜隨逐水草散居河壩鄙曲類無城塞天兵一  
臨勢必瓦解且其中虜酋桀驁多不相能而勢無  
定一倉卒兵至旄倪糾累必不能透引塞外西域  
諸虜以撓却我矣是故我  
聖祖勅耿忠謹於防邊則安其常今乘積弱之後設長  
枝以驅逐之則通其變  
寧夏瀕河當虜衝水合受敵至夏始寧故名今虜居套  
中朝夕窺伺終歲不能寧耳  
花馬池一帶新墻嘉靖間王瓊所築其所賴不小  
榆林餉道出魚河堡虜據此堡榆林不能支矣

井肅鎮直北有北虜瓦剌一部住牧

青海一帶挿入井肅行都司腹裏近爲通虜亦不剌住牧是一隱患也

### 哈密議

漢武之通西域也自世祖開關誅質之後無善策焉我朝置嘉峪關連封限爵哈密密樹藩籬蓋將以觀順逆之勢而通閉之樞在我也自夫邊臣寡策哈密失守土番入據之後井肅已不得善其所矣恢復之計議論無已復之不便棄之亦不便何也土番專據之勢已成生聚教訓屹然一巨部也納貢互市羈縻之術全鎮藉用爲休乃欲勤兵遠舉得乎合

達憲日錄卷之三

三八

力併謀勝負尚未可必縱使款塞而來歸我城池彼肯輕弃如脫我買胡無厭之求不已則執詞以逞陝已之孽孽又著矣而謂安撫得乎故以爲復之不便哈密者唐伊州故地也田舊郡非若珠厓可捐也

國家大一統之盛珠厓盡入編戶而謂伊州外之爲可乎此不可弃之名義也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封哈密封肅一也所以扼虜之吭而拊其背也哈密密矣遂以嘉峪關爲冠門單弱不援而謂井肅之孤懸爲無虞黃河爲可恃乎此不可弃之明驗也故以爲弃之不便然則可遂已乎曰外戶不開

堂奧可窺唇之危矣惟齒之寒理也無已則徙海

寇奪哈密一策也不然徙帖木哥歸沙州亦一策也或曰窮虜可役徙海寇便也曰海寇者套虜之仇也遺孽餘喘又嬰以土番之犢悍而謂其不北走焉支南走祁連不可得也矧夫饑則求附飽則颺去顧乃資其望風欲逞之羽翼哉徙海寇不便或又曰徙海寇徙帖木哥一也巢穴既成勢難摧動懷土重遷情也徙帖木哥亦未便也曰帖木哥者罕東番達內徙白城沙州其故土也完城沃壤土番以耕獲之利垂涎焉久矣爲帖木哥者豈能一日忘情哉一也近聞之彼種有登石關兒望沙

達憲日錄卷之三

三十九

州則款款慟哭而去是其桑梓在念水木本源孰謂大羊無人心哉二也番酋日事讎殺漸覺衰弱况又邀竊市貢我制其命而帖木哥之力亦足與之抗三也海寇依附回夷議昏議援而彼族有紅帽兒者相與犄角則其所念在彼所避在此昭然矣四也內徙迄今方二十年其故老猶存召而諭之啓其天性示之恩義給之糧餉假之聲勢則其墳墓廬舍田園舊思勃然矣若曰事體重大遲四十年之後則壯者老老者斃後來者冷落鄉國之念機會斷不可圖五也故以爲徙帖木哥便帖木哥徙矣銷內變植外禦控土番捍肅鎮沙州形勢

西鄙鞏防在焉則又何以哈密爲我作哈密議

安定

洪武七年秋有安定王遣使貢鎧甲刀劍等物遂賜以織金文綺四疋仍詔其酋長立爲四部各賜以印曰阿端阿負苦先帖里謹按安定阿端阿負苦先帖里與瓜沙赤斤蒙古曲先海西等處皆古燉煌之地數處之中沙州爲要蓋其州有玉門東倚三危北望蒲昌其去哈密土魯番尚餘八百里昔漢武用主父偃張騫之計於河西據二關而列四郡我

國朝鑒其遠戍勞民之害而務廣德不務廣土之意

遼寧日錄卷之三

四十一

邊地封付番苗沙州徙于嘉峪及後戎虜獨熾關隴騷然幸彼此猜疑連結未固我若以甘州之兵東臨軍東又由軍東西畧安定阿端曲先而夾以西寧衛之兵行定赤斤以臨沙州而肅州屯堡之衆亦奔赴之則東西合勢而玉門陽關可復由是內開四郡之屯外和西域之虜則關隴安枕幽并亦奠矣和戎五利晉悼行之而卒以復霸古今戎狄相擬以兵戈必殫詐力開關以互市遠近鼓舞唐時西安北庭戍卒之費俱取玉門陽關柘闕商賈之征按柘闕關外渡白馬河西入俱毗羅阿謎城以至思渾河砂城及于闐之大石城古有赤山

碎卜賀臘碎葉之西又有朱國新城頃建阿史不

來俱蘭稅建恒羅斯史德龜茲達幹疏勒水城段

芦岐山赤河坎城蘭城胡弩固城吉良城邦支滿

演渡州盤陀帶關皮山姑墨焉耆于衍榆林龍泉

東夷僻西夷僻赤崖安西凡此四十處唐時置有

城鎮今皆爲番部落矣以言陽關之外若蒲昌伊

有石城弩支時勒井渡且未滿仙悉利支井勿遮

移社彭懷東蘭凡一十三處亦番落也以言玉門

西去哈密尚餘八百里其哈密火州諸處古有羅

護赤停赤谷長泉龍泉蜀山凡六部南平安昌礪

石銀山盤山張三新城又陸處則屬土魯番其柳

峇金沙七屯三部亦皆屬之其瀚海清海神山沙

鉢焉洛耶勒俱六輪臺張堡烏宰清鎮葉河黑水

東林西林弓月贊矢密伊麗凡一十八處唐時城

堡衙署今悉爲諸番衙帳若自羅護經茨箕駝泉

西華東華獨泉納職三百九十里之延而茨箕等

六番處其內自羅護西南達蘆草堆以至赤亭則

哈密吐魯番之道又通若自羅護西北上之瑪嶺

又經蒲類六十里直至北庭由是觀之赤亭當其

衝羅護總其要哈密火州碎葉撥換龜茲北庭安

西六大都會尤爲西域諸部内外形便今皆沒於

戎虜而不可復矣其鷲鵝山之外又有霞摩錯甲

遼寧日錄卷之三

四十一

山驚子井密粟達旦野橫泉諸胡若牽引醜類并力并涼不惟甘肅延綏寧夏大同莫克支持而燕幽關西雲朔亦為難守矣元起土刺滅國四十以及西域自西域及西夏侵軼涇陽則領北郡非吾有自渭之櫟則長安三輔不能存長安外擾則同華自危同華既危則陝蒲必裂陝蒲若裂則虎牢汾晉必舉而天下紛紛矣又嘗考赫連勃勃溫猾夏兵跡而覺我西北邊陲虛弱竊亦欲掘吾長技乘虜勢貳搜掠河套海西以復降城玉門舊塞然後守關息民大通互市吾見商賈叢集物貨俱萃待以寬恕而加之誠意久之西域漠北番胡倣効積以歲年有增無減因而起何抽分以供戍卒是不煩內地寸兵斗糧而可以坐守邊關豈特唐人能享其利而我不若哉且天下極有可訝之事交廣漳潮路去西域不止一萬五千里往牒所載往往有西域商賈來于交廣其交廣水商亦有潛往西域者蓋自海道以通雖險而實近并涼商賈若往西域必自柘關陽關玉門以出雖無險而路則遙也

甘肅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倚合黎山山丹界甘肅之中馬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

嘗歌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焉支使我婦女無姿故

本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為都司門庭肅州城西六十里為嘉峪關乃羌胡要塗關外即沙州衛古三危山在焉有羈縻六鎮古燉煌地土番居之西北有鎮夷所尤孤危其地雖險可據但溥於塩利華夷賴之恐為必爭之地

哈密乃六羈縻衛之一翰蔽肅州為西北番襟喉洪武中封元孽忠順王賜以金印成化九年土魯番阿力王侵陷虜去金印二十年立其國都督罕慎弘治元年阿力子阿黑麻復陷之殺罕慎四年以地

及金印來歸五年詢元裔陝巴者立之六年阿黑麻復虜陝巴金印以去八年許都御史進計結外蕃小列禿等及赤斤諸衛克復之九年阿黑麻復襲哈密破之十年以陝巴金印來歸陝巴酌酒犒尅不能立國哈密屬夷怨之十七年哈密頭目者力克哈辛往土魯番迎取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來守哈密陝巴知之走沙州尋送陝巴至哈密正德元年陝巴卒子拜牙襲八年哈密人來告拜牙不善土國拜牙懼奔土魯番十一年土魯番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來據哈密且入嘉峪關殺擄無算嘉靖三年土魯番統衆入關抵甘州攻劫四十



日而去四年牙木蘭據守哈密八年土魯番納款  
通獻還哈密然今亦空城無守徒係虛名無翰藪  
之實矣

甘肅以西番達相界北亦不刺阿禿竄居西海實西寧

西境西寧割地方番族九千餘一十三大族番人漸以南徙中國茶

馬之利太為城失今惟河州洮州二司有賴耳

甘肅鎮自蘭州城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孤

立西控吐蕃北隔胡達南蔽羌戎歲靡邊費警懷

日持苟非宇宙一體之心自認為王者不容己之

事必輟而弗之理也

吐魯番自肅州外西寧而南至雲南西北之境皆其地

述錄日錄卷之三 四十四

洪武初立為烏思藏等都司衛所宣慰宣撫等司

凡三十三以羈縻之歲通朝貢不為邊患一有警

遣西僧諭之即已其洮州洮州河州在陝西境者

舊亦吐蕃地今久內屬惟差南近四川松藩者地

險人頑尚數生梗所宜區計

黃河源

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歲在庚辰欽承聖諭黃河之入

中國夏后氏導之知自積石矣漢唐所不能悉其

源今為吾地朕欲極其源之所出營一城俾番賈

互市規置航傳凡物貢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

為之以求後來無窮利益蓋難其人都實汝舊人

且習諸國語往圖汝諸按招討使佩金虎符以行

是歲四月至河州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

五六十里山曰殺馬關林麓窮隘譯言泰石答班

啓足寢高一日程至巔西邁愈高四閱月約四五

千里始抵河源冬還圖城傳位置以

聞上悅往營之授土蕃等處都元帥仍金虎符置察案

督工工師悉資內地造航為艘六十城傳措工物

完閭闔出驛聞適相哥征昆哥臧不迴力沮遂止

翼歲兄都實旋都河源在土蕃朵耳思西鄙有泉

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如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

泥淖溺不勝人跡逼觀弗克旁履高山下眎燦若

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群流奔

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徂東連

屬吞壑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

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合赤賓三四日

程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名也里木合流入赤賓

其流寢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

裂八九股名也孫幹綸譯言九度通廣六七里馬

亦可渡又四五日程水甚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

過之民聚落糾木幹象舟傳毛革以濟僅容兩人

繼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

朵耳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

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地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穿峻水亦散漫獸有鬣牛野馬狼抱獐羊之類其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事官府州隸河州置司土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其下過北卜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地而自殷源至漢地南北間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漢張騫使絕域羈縻拘執艱厄百罹歷大宛月氏等數國其傍大國五六皆稱

傳聞以爲窮河源鳥能觀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於闐一出於崑崙于闐水北行出葱嶺河注蒲類海不流狀至臨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土人言于闐葱嶺水其下流散之沙磧又有言河與天通尋源得織女支機石以歸亦妄也崑崙至嵩高五萬里闐風玄圃積璚華蓋仙人所居又何耶唐史土蕃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乘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其言頗類然止稱河源其間云國家敬天威亘天所覆無間海外外冠帶萬國罔非臣妾視漢唐爲不足訝故窮河源去萬里若步闐闐嘻盛典也不可志因志之都實族女真蒲察氏統烏思滅路暨招討都元帥凡三至土蕃闐闐出今除甘肅行省參知政事是歲八月初吉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臣潘昂霄謹述柯九思序云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爲未有志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洮澤出于崑崙之東北厥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洮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

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河曰馮夷所居是惟

河宗氏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理志亦稱崑崙山在臨菴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而河源所著異同况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兀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紀其說皆得於目擊非放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實置郡

蓬萊日錄卷之三

四十八

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折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於戲當四海混一之盛聞廣見覈致數千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攷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實邦家無疆之休也公之子詡能不墜其先業增光而潤色之至順間以同知嘉定州事來吳將列是書行于世屬九思叙其說于篇端元純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文林郎柯九思序

黃河九曲

黃河九曲其說出河圖緯象今錄于此河導崑崙山名地首上為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名

地契上為距樓星二曲也邠南千里至精石山名地有上為別符星三曲也邠南千里入隴首間抵龍門首名地根上為營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為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名地喉上為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雒會名地神上為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大伾山名地肱上為輔星八曲也東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為虛星九曲也元學士潘昂霄河源志黃河九折胡也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必赤里也禹貢導河自積石以此參考之絳象河圖及河源志與禹貢一一皆合

蓬萊日錄卷之三

四十九

又云河叢于火敦出於崑崙九曲而入于中國黃河四大折黃河自藍澤西來暨達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或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路其初一折由積石而逕湟中則鄯闌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北河西岸即為涼肅并沙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遙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柱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為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西面皆抵大河也自此而往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

紀畧云黃河源出朶甘思星宿海自西而東合諸河流

北分爲九河行二十日至大雪山遶其南折而東

而北又轉而西再遶大雪之北轉而東北約二十

日始入中國自貴德西寧至積石則西域葱嶺于

闐蒲類諸水伏流千里出會積石經河州蘭縣東

北越龍山中過寧夏中衛入陝口仍經衛境東北

過東勝復由綏德州之境南流至延安府城之東

北歷宜川延川縣界轉東南入降城武州西北二

百五十里南入保德奇嵐石州寧鄉之西南出石

樓水和大寧吉州河津榮河至蒲州西門外東歷

芮城平陸垣曲至垣曲東流經懷濟源孟溫入鞏

其秦雍諸水以涇會渭前後歷龍門過河中抵潼

關東出底柱爲孟津併行入鞏至開封之原武夫

黃河流至孟津鞏縣原武前後襟塞外朔方上郡

雲中九原汾晉以及豫小大支川九十水

自祁連合黎北張掖河諸水俱北注亦集乃河而西總

入碛口穿沙磧統出爲黑水放于南海禹導弱小

不言其所極有導黑水爲績耳

居延青海烏海諸海子乃在磧石西傾岷山岡脊之

西之北水勢既不能東復爲山阜所扼不得直趨

以南遂成大瀦耳

涼土異物志葱嶺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焉

通志日錄卷之三

五十一

所言崑崙蓋本所自出也潛發于蒲昌洛書所紀

出於重野經積石爲中國河也張騫但能至大宛

見河水初未達其潛發處桑欽水經曰崑崙在河

水西北出嵩高五萬里其高萬一千里鄴道元云

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曰板松二曰玄圃一

名浪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謂大帝之居十三

州志云去北海岸十三萬里有弱水周匝東南接

積石高誘曰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

而通之以出積石山海經乃云自崑崙至積石一

千七百四十里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

後黑水之前有大山曰崑崙又曰鐘山西六百里

有崑崙周穆王崑崙璽池去周之溷澗特萬有一

千一百里西王母告穆王云去咸陽乃三十六萬

里東方朔十洲記

方丈在東海之中央群仙所治爲崑崙山有三角曰閼

風曰玄圃曰崑崙宮張華所叙崑崙銅柱爲天柱

蓋本方朔神異經也釋氏西域志阿耨達山上有

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即崑崙山穆天子所至即

阿耨達宮也西爲新頭河爲天竺諸國皆度葱嶺

郭璞曰似別有小崑崙

通遠

永樂七年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等統率官兵二萬七

通志日錄卷之三

五十二

千有奇駕寶船四十八艘齎奉

詔旨賞賜歷東南諸蕃以通西洋是歲九月由太倉劉家港開船出海所歷諸蕃地面曰占城國曰靈山曰崑崙山曰賓童龍國曰真臘國曰暹羅國曰假馬里丁曰交蘭山曰瓜哇國曰舊港曰重迦邏曰吉里地問曰滿刺加國曰麻逸凍曰熱坑曰東西竺曰龍牙迦邈曰九州山曰阿魯曰淡洋曰蘇門答刺曰花面王曰龍嶼曰翠嵐嶼曰錫蘭山曰溜山洋曰大葛蘭曰阿枝國曰榜葛刺曰卜刺哇曰竹步曰木骨都東曰阿丹曰刺撒曰佐法兒國曰忽魯謨斯曰天方曰琉球曰三島國曰淳泥國曰

建寧日錄卷之三

五十三

蘇祿國至永樂一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詔書停止諸蕃風俗土產詳見太倉費信所上星槎勝覽

日本考畧

日本國者古倭奴國也天御中主都筑紫日向宮主邪摩羅國尹投馬種類百有餘國奄爲所屬號大倭王傳三十三世彥瀲尊第四子神武天皇自筑紫入都大和州疆原宮仍以倭爲號迄漢桓靈間倭奴作亂互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者年長不嫁以妖惑衆乃共立爲王法甚嚴峻在位數年死宗男嗣國人不復更相誅殺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國遂定時稱女王國逮唐咸亨初賀平

高麗稍習夏音惡其名不善乃更號曰日本蓋取近日始升之義也先秦時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仙不得俱誅止夷澶二州號秦王國屬倭奴故中國總呼之曰徐倭非日本正號也又其性多狙詐狼貪往往窺伺得間則肆爲寇掠故邊海復以倭寇目之苦其來而防之密也以疆域言之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西南皆距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歷毛人國到文身國約七十餘里南到侏儒國約四千餘里西循一支乍北望耽羅渡百濟到樂浪及帶方等群約一萬二千里以州郡言之畿內

建寧日錄卷之三

五十三

所都有山城大和河內和泉攝津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故曰五畿畿外所部東海道有伊賀伊勢志摩尾張美濃河遠江浚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總常六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南海道有伊紀淡路河波讚著伊豫土佐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鏡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北陸道有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七州共統三十郡東山道有通江美濃驛信濃濃野下野陸奥出羽八州共統一百二十二郡山陽道有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山陰

道有丹波丹彼徂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伎八州共統五十二郡故曰七道共海曲之地又有一伎島對馬島多嶺島各統二郡故曰三島其屬國則有拘邪韓國方可五百里在新羅百濟東南渡一海約千餘里曰對海國居絕島方可四百里出險多深林禽鹿千餘成群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舡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約千餘里曰瀚海國方可三百餘里多竹林叢林三千餘里有田地食不給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約千餘里曰末盧國戶四千餘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食魚鰕水無淺深皆沉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曰尹都國戶千有餘又南水行二十日曰投馬國戶五萬餘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日曰邪馬一國即邪摩維國大倭王所都自是而東而南曰斯馬國曰已百文國曰伊邪國曰郡文國曰彌奴國曰好古都國曰不呼國曰姐奴國曰對蘇國曰蘇奴國曰呼邑國曰華奴蘇奴國曰鬼奴國曰邪馬國曰躬臣國曰已利國曰文維國曰鳥奴國曰竹斯國曰秦王國凡百有餘國小者百餘里大不過五百里皆爲大倭王所屬其新羅百濟等國雖非所屬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仰之怕通使往來其山川則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八俗以爲異因

行禱有如意寶珠大如鷄卵其色青夜則有光壽安鎮國山求樂初以國王受冊封境土皆入職方詔封此山御製碑文勒石于其上其國制度上下之分大較倣中國但服用政令與中國殊王居室無城郭持兵守衛寇至隨時始製以錦絲爲之而飾以金玉以天爲兄以日爲弟自任以天於天明時聽政踰跌坐日出輒停云委我弟隋文帝曰此大無義調令改之今復如故隋志其臣文武僚吏皆世其官有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義小義大禮小禮大智小智大信小信十二等無定數又有軍尼一百二十員猶古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屬一軍尼魏志官曰伊文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文次曰奴佳觀逮宋元以來道各有刺史所屬名亦不同蓋職官隨時更張無定名也朝會陳設儀仗樂有國中高麗二部及五弦琴兵有弓矢刀弩攢斧甲漆皮爲之矢鏃或以骨爲之法殺人強盜及劫皆死竊盜計財酬物無財則沒其妻孥每訊寃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手輒爛或置蛇壺中令取之云理曲者手輒整大抵用法峻而人輕生也其朝貢自漢歷唐宋或順或逆各有不同至元世祖招諭不從乃命范文

虎率兵十萬征之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敗績終元之世使竟不至逮

國朝洪武四年國王良懷遣使僧祖朝貢七年復來以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及茶布刀扇等物以其私貢亦却之十四年國王遣僧貢方物不恪却其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寺住居著爲訓是後絕不與通至三十五年復來詔定爲貢期十年一貢

成祖嗣登大寶國王嗣立皆授冊封自是或二三年或五六年貢無定期皆詔至京師燕賞優渥稱載而歸是以其貢而來也于利而不于義往往各道

遼東日錄卷之三

五十六

爭先受遣之爲幸正德四年南海道刺史右京兆大夫細川高國強請勘合遣使宋素卿貢正德六年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太內藝興強請勘合遣使省佐貢嘉靖二年各道爭貢國王源又植嗣位幼冲勢不能制大內藝興遣使宗設謙道細川高國遣使瑞佐宋素卿交貢舟泊寧波港互相詆毀宗設謙道等持忿執銳仇殺宋素卿伴從追至紹興所過地方莫不擾動藉使不早爲之計則寧波幾爲所屠矣吁四夷咸賓固帝王之盛節然彼狡者倭挾虛名以窺厚利而吾民之膏竭於供奉吾民之命懸於鋒鏑爲斯民者亦何忍樂受其名

而不惻然於中邪

### 日本規制

倭人在東海之中新羅國之東南本名倭厥後自醜其名改曰日本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其國而臣附之其國東西五月行西南三月行並無城郭聯木爲柵以居之風土與新羅百濟相類自山東登州府文登縣成山衛絕海入鰲釐河以入新羅自新羅歷大鎮七重真峴三處遂可以抵百濟國之熊津及嘉林任存二城此二城者尤百濟水陸之衝通此二城則日本臣服矣夫日本新羅百濟國於東海而民物阜豐金銀美積好閩浙糖菓青衣

遼東日錄卷之三

五十七

麻葛絲羅段疋廣川材藥銅錫昂鉞又酷慕鬼神每招約朝鮮嘗以六月間萊州定海縣之補陀落迦山賽祭觀音以邀冥福若戒邊海條禁以遂商賈貿遷寬例抽分以致其來誠意恭接以結其意平其價值以鼓貨聚則利盡東海墩堡無煙歲抽其稅不可勝言上可以益

國家之賦下可以寬東海之征沿海防倭官軍永以坐嘯矣行之數年海民慣熟因類汲類可達福餘福餘者東北番衛也與朶顏大寧建州四衛互相表裏屢爲遼東薊門之警陸路遠不可通惟自定海成山可以徑抵目今新羅而轉達穢貊沃阻福



餘可以規制朶顏而收復大寧以爲京師陵寢  
磐石之壯不可視爲末務而不之究也唐置渤海  
高麗之使遼有大寧通吳之軍已先爲之矣東胡  
弓馬偏長而不敢行舟南方使舟如馬而果於殺  
胡異日有事大寧薊門遼東疲其東西南方舟師  
直搗福餘是所謂迅雷不及瞑目疾雷不及掩耳  
者且取利於市舶民力不費資勢于新羅日本兵  
卒精強何所拘泥而不早高之邪

日本國朝貢拒納異議爲拒議者渠狼狽成性叛服不  
恒假貢爲寇毒擾海陸故

太祖著有成訓爲納議者倭奴爲東南夷巨鎮屬附者

遼寧日錄卷之三

五十一

百餘國王若無外漸磨聲教以淑東方蓋非以利  
方物亦不計資款之費故

成祖詔有顯封竊謂納策爲優

太祖初不棄渠後因黨胡惟庸斥之且渠悍叛亦自有  
故洪武十六年寇報十五年陳得中擒劫庭用二  
十六年二十七年三十四年寇報十九年發僧如  
瑤巨燭之奸永樂十年十五年十七年二十年寇  
報九年太監王進索收奇貨之事嘉靖二年宗設  
謙道稱兵寧波紹興止以宋素卿瑞佐爭貢自相  
讐殺非故犯

國紀爲今計期限五年艘限三載人限五百貿易不

禁賞給如例拒於茶限威震於梗命仁義兩不  
廢至矣

### 朝鮮要道

按高麗之於渤海發自成山同一海道若自定海補陀  
落迦山鎮航歷海門劉家港三沙黑水瑯邪沙門  
成山前後經沿海府州如蘇州海州青州萊州登州  
寧海州文登縣已四府二州一縣矣自成山東北濟  
海歷大謝龜島散末島湖水程共三百里自島湖  
至馬石山都里鎮水程二百里起都里鎮歷挑花  
浦杏花浦石人注橐駝灣島骨江水程八百里自  
島骨江過島牧具江椒島長口鎮歷秦王石橋

遼寧日錄卷之三

五十一

麻田古寺得物四島水程千里乃抵鴨綠江唐思  
浦口東南陸行七百里直至新羅若自鴨綠江綠  
積利畢列海谷新城扶餘南蘇木底倉岩太行辱  
夷九十處州城乃至高麗國渤海之地古有五京  
藏貊爲東京龍原府又曰柵城府領慶鹽穆賀四  
州沃沮爲南京南海府領沃晴淑三州女直野人  
肅慎爲上京龍泉府領龍湖渤三州頭德城爲中  
京頭德府領廬頭鉢湯榮興六州高麗則在京  
之西故號爲西京鴨綠府舊領神桓豐正四州五  
部四十二縣一百七十六城高麗既作吾之東藩  
而九鄰壤之區如扶餘府領扶僊二州長嶺府領



瑕河二州郎頡府領郎高二州定理府領定潘二州定遠府領安瓊二州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東平府領伊蒙沱黑比五州鉄利府領廣汾蒲海義歸六州懷遠府領達紀富米福邪芝七州安遠府領寧郁慕常四州其郅銅凍之三州計六十餘州夷民皆不能外矣及我定邊建闢六十餘州之地多爲我之臣屬

成祖征敗北胡女直諸番悉境歸附自開元迄北因其部族爲建都司一立衙一百八十五所二十仍官其酋長爲都督都指揮及指揮千百戶所鎮撫等職各自爲貢不相臣屬蓋散黨分勢甚得大易猥豕之義

建寧日錄卷之三

六十一

比遼人以阿骨打襲節度使金人以鉄木貢爲都統專土周旋號民禍國甚不侔也故高麗事我益恭遼左東遼高枕崇非區措之密防禦之審哉然正統己己之變海西建州女直諸夷嘗脇韃靼兀良哈火我都城之下禍比遼金其間不能以寸矣或欲設官鎮遏立憲於建州合蘭賓州忽汗腦溫黑龍哈州奴鬼千十九連城卯木川五國城等處專管夷官襲授夷兵調發但無協扶州縣以嚴統體則彼蠢夷輕悍易爲犯上如之何其可也古今有事於徵夷者多以兵爭及計其所以經營也得

不償失大都物情相濟以所願則喜心生相擬以

兵戈者則殺心生敬先列定海成山之要次道新羅百濟日本渤海高麗封境之詳蓋欲比遼東開元則例設招徠之術以爲收復大寧之本故也朝鮮貢道自鴨鵝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入山海關日本貢道自寧波經杭州過蘇州揚州至淮安此馭夷微意若朝鮮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日本自淮而入則路大徑

遼東東鴨綠江西山海關相距一千五百七十五里南旅順海口北開原相距一千七十里而都司城處其東北稍偏是爲東一大鎮廣寧處都司城至山海關之中是爲西一大鎮全州爲南鎮而旅順當

建寧日錄卷之三

六十二

其衝開原爲北鎮而三萬鐵嶺瀋陽中接於南蒙州廣寧中也輔於右巡撫及兵備往劄廣寧巡按及分守駐劄遼陽遼東地皆沃壤舊爲郡縣自置衛之後人多僑居生庶稍減今置自在安樂兩州以處徙徙要之未足以盡規議近年黠卒內叛今參將馬永又物故可憂顯迹容徐徐視之耶鴨綠混同二江同出女直國長白山其巔有潭州八十里南流至遼東朝鮮國爲鴨綠江南入於海北流爲女直混同江經金會寧府達五國頭城北東入於海

遼東出鎮北廣順撫順三關皆女直之地疆域甚廣混

同江南北水達達悉隸焉西抵兀良哈南界朝鮮  
安南海鎮

雲屯海鎮在交趾新安府雲屯縣之雲屯山在大海中  
番賈舟舫多萃于此末樂中亦置一市舶所其山  
摩空直聳兩山對峙一水中通自海南黎母山發  
船西行水程九百里至海寶山自海寶北行水程  
三百里取鷄唱門入雲屯鎮轉入新安府或往安  
邦州州有安邦山其山岩穴重重面則枕海淤泥  
卑濕人馬難到小舟或可以行大舟則難海潮漲  
時直抵山址及潮漸退遠在山外將數百里其中  
平曠可以初立宮宇儲積兵谷又有富良江發源

遼寧日錄卷之三

六十二

自宣江洮江沱江過白鶴江三帶州珥河黃江孟  
口寧口閭江龍王海門分出天符海門又分流出  
海潮小黃江仍過一江抵路沛會流入大全又入  
末江望瀛大小安海門福城山水江經大王口抵  
安謨仍自南平桂江月江會為平灘歷傑時清涼  
禁門南超小大白藤江以至于蒙江及多魚巴盧  
二海門其分派則自度魯江至但江大平海門併  
入大海然富良江水之經交州府利仁州也州有  
天健山其山四面石壁巉岩中有平地廣數百頃  
其分流入建平府之長安州也則有草芳洞群山  
峭崿林木茂蒼巨川繞其前中有小河穿其內以

至羽林山四面周廻數百里木石翳塞遶繞回旋  
內有小河自安謨海門過大王口水至山下岩穴  
深重亦能穿透入洞山下之岩潮退可容小舟潮  
平之際并洞之穴不見往尋無路欲問無人真天  
下之重險也安南陳氏僭據元人肆伐其躲避元  
兵多初宮宇兵庫於安邦天健羽林草芳四處元  
兵入境又處甚難難久疾作勢必旋師然後併出  
四處兵衆散擊尾追此元人所以大敗后人所以  
不可不鑒也

遼寧日錄卷之三

六十三

安南黎氏婚陳而慕陳黎江西人以貨楮至其地善堪  
輿以葬其親於彼國遂家焉墓前有鳥作聲云廣  
寒宮裏一枝梅後其國忽大雪三尺許陳氏居清  
暑殿索聯於羣臣曰清暑殿前三尺雪衆莫能對  
黎子悟鳥言續之時國王女名一枝梅處廣寒宮  
裏王乃感而婿焉渠國俗素不學無識每為中國  
人所圖

交趾莫登庸起家古齋為漁戶今其子居黎氏舊宮聽  
治蓋東都之地也東都富良江南渠乃居古齋古齋頗  
海各承政司恒賦入其子渠利漁於海肅令嚴有  
經制以網為營寨可漁可守海中下椿木按時開  
門以通舟行出入有紀庸勇而警能伏水中數日  
西南海外十一國曰交趾曰占城曰西洋曰真臘曰白

花曰三佛齊曰暹羅曰蘇門答刺曰瓜哇曰益亨  
曰淳泥此

祖訓所不征豈國造草昧不敢勤荒之意

成祖以交趾篡其主且殺我使征之郡縣其地諸國惟  
交趾聯壤中土有不得不議者後竟棄之此外惟  
占城貢臘暹羅三佛齊通貢

安南貢路

安南諒山府七源州唐時隸邕州邕即今之南寧也故  
七源州有南交關通我龍州丘溫縣有鎮南關通  
我憑祥州其廣源州又通我歸順州弘治己未安  
南倍臣黎彥俊與憑祥知州李廣寧有隙奏爭貢

遼寧日錄卷之三

六一四

路欲專由龍州不經憑祥太平知府盧勗勘其  
以

國初設鎮南關於憑祥而路必由龍州甚有深意仍  
令貢道出南交關由龍州必經憑祥之鎮南關榜  
告示其議始定夫思明太平必得諒山府上文下  
文萬崖上思下思廣源七川及淵脫單巴如熬丘  
溫琴柚平庫董慶蘭縣遠扯鷄翎等十二縣然後  
可以安枕人久知之矣其所以不可得者蓋地係  
險要交人必爭其風土瘴嵐我師難處興師十萬  
日費千金銳士不能久於瘴鄉驍騎不可馳於鳥  
徑營柵無所立糧餉甚難通長兵無所施行器無

所用先有自困之形未有立舉之勢耳況諒山名  
雖七州十二縣其所出土賦亦薄載觀前後地形  
源泉距地脉田隴上山腰敗石橫危徑枯柴舖新  
橋安南歲時賦其土產只是布白麻皮鹽硝竹紙  
桐油耳其視望江賦黃臘蜂蜜挂皮新安則賦象  
牙犀角大原宣化則賦金銀鎮蠻大平則賦馬絹  
以至安出金靖安雲屯產珠玑瑁石室勾漏產水  
銀硃砂及交州所出香椒蚬蛇并綿白磁盞等物  
其貧富尤不侔也蓋安南數郡惟諒山爲瘠華夷  
兵變惟諒山爲衝若盡心力恢復其地恐所出不  
足以供戍兵警急之間又當竭兩廣邊郡兵糧以  
赴是所得不償其所失也近日憲臣在欽州開通  
互市其東都山南海陽安邦海東萬寧永安一迤  
民夷各哀土產俱集彭城港歲時抽分足給司府  
不常文用若用心撫懷傾國必赴歲稅所得或有  
侔於雷廉常賦矣竊欲廣其意推此政於邊方若  
龍憑鎮南南交兩關太平海口雲南臨安府之蒙  
自寧遠州之龍門教化長官司之宣先與夫車里  
老撾及占城之新州召商聚貨任其互市一如近  
日欽州之故綢繆經理始終無僞吾見忠信孚於  
蠻夷蕃商不遠自至是故鎮南南交兩關之商通  
而諒山七州十二縣北江三州十二縣及左右前

遼寧日錄卷之三

六一五

後之邇於諒山北江者皆會矣太平海口之商通而枕柳等縣白藤沿江等州水陸咸會太平矣互市開於蒙自則歸化州石廩關安丘文盤文振水尾四縣嘉興州龍門四州三縣咸出蒙自矣教化長官司之商通則宣化府廣縣當道文安平原抵江收物太蠻揚縣乙縣及白鶴海潮扶了快州諸處州鎮咸赴教化矣車里老撾設互市則安南之廣威等州鎮寧等府民夷致貨輻輳也占城新州置市舶西域南海五十九國水商皆至吾且未論而南出橫山入河華則又安清化兩府日南驪愛九真清化等州支羅安寧河華東崖安老俄樂等三十四縣金銀犀象椒桂香蠟皆北踰橫山直來新州矣由新州循海而東歷廣南升華順化新平四府直至俄山則升華思義順化南里南布政等州黎江萬安開平義純和調蒲浪福康古鄧左平等十三縣南風起時我可以往北風起時彼借我來其物產土貨山藏海錯吾皆得而兼有也且吾豈專爲市舶之利而然也慨念交趾一方自梁貞明間專於土豪曲承美前後基據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民無所忍久矣吾欲多置務易不惟取其土產將以鈎彼虛實扼會有啓絮其版圖如未可乘夏夷亦利此易師貞而吉伏至險於大

順藏不測于至靜者也苟不審時勢直欲構兵吾恐交趾未動我先弊怨結先成功未成無妄之藥不可試也已

西南夷

南海西域番戎奉表入貢者如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瓜哇瑣里西洋瑣里三佛齊古里滿刺如小葛蘭榜葛刺錫蘭岩里班卒柯枝呂宋合猫里碟里蘇祿忽魯謀斯忽魯母恩其把里麻林古刺沼納僕兒加異勒祖法兒溜山阿哇白葛達天方默德那南巫里急蘭丹奇刺尼夏刺比窟察尼烏涉刺賜阿丹魯密彭加那槍刺齊八可意坎巴夷替左法兒黑葛達八峇黑商打回日落日羅夏治拂菻婆羅門淳泥百花彭亨覽邦淡巴須文達那蘇門答刺九五十九國而閩廣散入諸番者數千餘人又聞占城爲安南所逼自新州遷都鶴頂上安南以莫氏阮氏陳氏鄭氏首爲禍亂各據土疆其占城舊都若新州以西靈山以南田土肥美魚鹽充裕羊糞新州如備貌三處灣港迴完之處可以泊舟山原之陽可以築邑二國各自有事其地又棄不理若允占城脩貢載行賜以真封嚴勅諸國凡有閩廣水商久沒該國者盡室起赴新州分田立宅就其衆中之豪授以千百夫長之號內以都護占城

外則大通諸國運致土產轉相貿易不出數年番  
舶畢集吳淞閩廣水商亦許徑至若遣官往理起  
例抽分足國裕民姑且未論而威伸南海交趾休  
服仍以中國之化施之炎嶠則慕我聲名樂吾德  
教日漸月化其民可臣服矣縱奸雄偶起吾以新  
州步騎西北入橫山河華日南以新州舟師東南  
畧廣南順化新安則交趾腹背受敵尤可以全取  
勝也交趾民田畝稅三升稍加增益民必爲變其  
爲府十七州四十四縣一百五十七若更置三司  
及軍衛有司計其歲入不足以給况望其上供以  
益國哉

非臨日錄卷之三  
聖祖屢置不校我

皇上姑准其降

先聖後聖 其揆一也大凡海水近吾邊隴之國風  
俗殊異除官置吏則甚不樂通其互市以濟有無  
則我所得倍於土賦彼不惟不覺不知且欲我亟  
來亟往但其名不韙人所耻言若從實深計則誠  
利于民生國計也治國如理家理家以衣食爲先  
謀國以言利爲諱是心也王邪伯邪談王不知所  
以工及其無策欲用伯術以救之必無及矣於戲  
民力竭矣與其酷催科於常賦之中孰若開財源  
於常賦之外然此非臆見也孔明在蜀財用不足

非臨日錄卷之三

六十七

取之南中唐以王鐔節度嶺南遠招番舶關中皆  
富於財又因以減廣州常征之稅甚矣市舶不可  
以或已也載觀南海西域諸國番胡屢至占城乃  
進交廣其土產物貨若椒臘香木犀角象牙鶴頂  
寶石玳瑁珠殼腦魏珊瑚白磁之屬與渤海朝鮮  
百濟新羅日本所出銅寶金銀及大白山之菟南  
海昆布柵城之鼓扶餘之鹿部鄭之豕沃州之錦  
龍州之紬位城之鉄肅鎮之鍤率賓之馬廬城之  
稻湄沱之鯽與夫紹皮仁心在在咸有及我中國  
所出川廣藥材銅錫昂鈹紗羅段綵蕉葛皆番夷  
素所願易而欲以相資濟者也縱其互市而起利  
抽分始終無僞惟和惟一斯近悅遠來利盡四海  
孔明區區南中不足言矣是故在西南則有新州  
靈山而北通海南廣州在東北則有文登成山而  
南通太倉定海是乃天建地設而資我綏四夷而  
收其舶利者也蓋聞西南諸番耐暑不耐寒東北  
諸夷耐寒不耐暑西南諸番若過七洲獨殊則天  
氣必寒東北諸夷若來黑水成山則天氣必熱寒  
熱之交侵番夷所以欲速交易不樂久居中國而  
爲沿海邊民之害者矣今之士大夫口不言利其  
用本通番亦多爲之惜其不爲生民計不爲國家  
慮不肯連白以前而潤澤以推行之耳凡空船行

于海上者多有盜心惟通番貨賣者往還重載誦  
禱賽祭如或失焉振古皆爾不惟今然或者忿怒  
海賊遷及番徒多取而殺之抑過矣

蓬窓日錄卷之三

世務一

星度

戶口

畿輔武備附

營制

邊屯

黃河入海

海運

新河故道

日食

建都

京畿水利

藩鎮

鹽課

漕河漕規漕卹附

海運緣革

星度

天文所以觀天察地考數造曆以授民時者也然驗天所以必合乎地者以天節氣難尋地之中氣可按也節氣者何十一月大雪之類是也中氣者何十一月冬至之類是也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爲體天無度以自其行過次第爲度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日有十二時時刻皆八子午卯酉則加二刻天度所歷所謂至于角婁井奎是謂度也地面所經所謂出卯入酉出寅入戌某時某刻者也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而又分謂四分之日以周天分十二次次三十度而復爲四分之度所以算也日順數之見其進與天左旋逆數之見其退而若右轉是以自地面而觀其運行則皆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五星以漸而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然雖退其行未嘗不進退雖逆其進未嘗不順氣盈朔虛閏以生矣若夫五星則復可言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沉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常爲中州其神主於嵩丘鎮星位焉辰

次之行節節相係是以分野定於山河陰陽配于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自乾携巽以爲天綱分野與帝居相值皆五帝墟也故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爲少昊氏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訾取也故爲顓頊氏之墟成揖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爲太昊氏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爲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之中承泰階之政轅軒也故爲有熊氏之墟蓋懸象在天其本在地土氣之與天星以精氣相不條方隅故占測分度但以山河爲限不主州國是以先儒配國吾皆無談其雲漢終始原于二至者必極其趣今夫十一月一陽生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間復與列舍氣通在易則爲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沉潛於東正之中故易雷奮地爲豫龍出泉爲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山河極焉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正位陽氣自明堂漸升達于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在易以陽央陰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列太紫爲天庭正月一陰生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進及井鉞得坤維之氣陰氣

始達于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於列宿七緯之中  
矣雲漢達坤維右而漸生始列宿上背麟參代皆  
值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沉下流得大梁十月陰  
氣進踰乾維始上達于天雲漢至營室升氣益究與  
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于西正得雲漢升氣自北  
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夫究一元之流行以考  
雲漢之始終而及乎帝居之所直以觀天文斯過  
半矣帝居之所直五行之精氣所以宰乎物者也  
是故金木得天地之微氣故其神治於季月水火  
得天地之章氣故其神治於孟月章道存乎至微  
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沉潛而不  
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由是觀之  
曆特爲紀數之書象特爲觀天之器大本大原則  
不在是矣故吾之所取南考中星北察斗建宅四  
方四隅以定候審二至二分之測景稽一元升降  
之常度隨時叔政以與天合必不拘拘有連之粗  
以寫無形之妙其所以察之齊之必在心術之微  
不倚器數之末此欽明文思帝堯所以爲不可及  
而趙堯李舜倪湯貢禹雖舉春夏秋冬惟詩書不  
事心德無素漢高所以僅小康也

爾雅既曰釋天不得不畧言其趣凡有六等一曰蓋天  
文見周髀如蓋在上二曰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

中天包其外猶如雞卵白之統黃楊雄桓譚張衡  
蔡邕陸續王肅鄭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曰宣夜舊  
說云殷代之制四曰昕天昕讀爲軒言天北高南  
下若車之軒吳時姚信所說五曰窮天云窮隆在  
上虞氏所說六曰安天晉時虞喜所論鄭注考靈  
曜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璿璣玉衡  
以度其象如鄭此言則天是太虛無形體但指諸  
星轉運以爲天耳

史云郎官上應列宿誠哉是言也矧三公九卿乎故中  
台星折則張華應之長庚入夢則李白應之趙普  
乃紫微垣一小星之類其應歷歷不能枚舉前元

天曆戊辰妻宿降靈我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妻星復明又若洪武  
元年正月彗出昴宿是年元運除舊

高皇帝布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己巳熒惑入南斗  
則

卓駕北狩弘治庚申夏彗犯紫微垣五尚書予以錄於  
前矣此皆所聞所見者孰謂天道玄遠而不可稽  
哉

列子曰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  
潦歸焉此非大觀之見也天左旋地處其中順之  
故日月星辰南面視之則自東而西北面視之則



自西而東北極居中日月星辰四面旋繞非就下也遠不可見也日月星辰恒在天也人遠而不及見如入地下耳論衡曰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火光藏矣非滅也此語甚真崑崙山地中極高之所故山南之水皆入南海山東之水皆入東海山西之水入西海山北之水入北海此西域記論之中國當崑崙之東故江淮河漢皆入東海而云地不滿東南者知其委而不知其源者也

日食 司馬光

日之所照周遍華夷雲之所蔽至焉近狹今太陽實虧

逢密日錄世務卷之二

六一

而有浮翳蔽之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水以為沈湎于酒禍在內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水以為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為永之所言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浸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灾患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群臣乃始相率稱賀豈非上下相蒙誣枉天譴哉又食不滿分者曆官術數不精當治

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

日月蝕昔人紛紛置論不一

國朝宋潜溪云月本無光其有蝕是為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寡故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大不過與月同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宋此論將有見於夜耳月蝕固有在申酉時在寅卯時者或曰未沒或已出亦可謂地中日下而隔蔽乎且日何為亦有食也劉保齋云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在內日食既時四面猶有光溢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輪也日月合朔時月常在內未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食月者月雖實日光有圓於望時然微相參差則光圓恰相衝射則日反食之如點燈者當在燼炭炎熾之尖所衝射則燈反不然此曆家所謂暗虛言月為日所暗而非日之實體暗之乃日之虛衝耳此言有據日外月內者日火也月水也此日月之行所以有上下之異然謂其輪復有大小則恐未宜日食既時四面猶光自緣日光本盛與月不同乃爾若地與月其形體大小何煩擬類昔人以遠征至日出入處已有所言朱子亦嘗言之日固不大於月也宋之所言地影正可如

逢密日錄世務卷之三

七

佛氏言月中所有不當以論月蝕劇之所言乃是曆家之說曆家日光遙奪月光則月食日爲月掩則日食之說朱子嘗以示門人矣考之理數似只如此他日論日蝕又云日月會合處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論月蝕云日月相照月不受日光此一句是用伊川語陰盛亢陽而不少讓故蝕何也陽氣衰陰亢陽不讓此日蝕事也日蝕書於春秋而月蝕不書若陰盛亢陽爲月蝕之災聖經安得忽諸禹本記言河出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後儒日如火把之譬蓋出此元人嘗窮河源失殊不如本記之所言者

通鑑日錄世務卷之二

八

十二相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以爲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蹄猴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以爲名牛四爪兔兩爪蛇雙舌羊四爪鷄四爪猪四爪見洪巽漫錄子午卯酉五行死處其屬体皆有虧鼠無膽兔無腎馬無胃鷄無肺見會三異因話錄或曰鼠膽在首非無也

唐堯元年甲辰至我

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計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六十三甲子邵氏經世書謂堯得天地之中數蓋堯之時在日甲月巳星癸辰申而當乾之九五值十二萬九

千六百年之中故謂中數也考之天開甲子至我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計六萬八千八百八十一年勝國元明善有曰夏禹即位後八年而得甲子入午會之初運當始之初六故推勝國至元甲子爲午會第十運則今已入第十一運之中乃始九三也欲復二帝之盛以躋三代之長是望今日

戶口

古今戶口登耗不同大抵易代之初常耗而承平日久則登矣禹分九州時民戶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民口三千九百二十二萬周公相成王時民戶一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

通鑑日錄世務卷之二

九

三民口四千九百二十三萬二千一百五十一春秋時民口一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漢平帝時民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二千六十二民口五十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光武之興民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民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桓帝時民戶一千六百七十萬九百六民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至三國鼎立之時通計戶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晉武平吳天下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至隋

大業中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  
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至唐永徽中戶三百  
八十萬天寶中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口  
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此唐之極盛也  
至大曆中戶纔一百三十萬此古最耗者宋太祖  
定天下戶三百九萬五百四至真宗時戶七百四  
十萬七千五百七口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百五  
十四神宗時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  
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徽宗宣和  
中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  
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此宋之極盛也元

建寧日錄卷之二

十一

世祖混一之初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  
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至其  
末年口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此  
元之極盛也我

朝洪武之興當元亂殘毀之後戶口尚耗至嘉靖中  
戶九百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口五千八百五十  
五萬七千七百三十八亦可謂盛矣然今制軍區  
等戶不分析民間口之入籍者十漏六七况自茲  
以往日丁盈成之運將來戶口之登豈止漢唐宋  
元之所謂盛者而已哉

按馬端臨曰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

而多寡情之輩均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爲士則務  
學問及其爲農則勤稼穡及其爲兵則力戰是以  
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後世之民  
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慚  
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  
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不足以增重邦國  
官既無籍於民之財而徒欲多爲之法以征其身  
戶調口賦日增月益而民益窮苦樵悴抵以丁多  
爲累矣悲夫

建寧日錄卷之二

十二

賦重莫如蘇州畝科糧至有一石六斗三斗及二石者  
洪武初正耗止二百十四萬石永樂後益爲三百  
萬石餘兩京百官祿俸儘派蘇州計米幾三十八  
萬石又供親王白熟米一萬石餘

建都

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  
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  
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焉唐朱朴之議曰襄  
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興鳳林爲之關南  
則荆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  
有白崖聯絡誠形勢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  
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  
有及燕薊之形勢者大行盤盤自西而北居庸古

北松亭等關北瞰河漢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傳大  
夷愷其人沉鷲材勇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  
得不霸之地豈非天遺其勢以貽我

明萬世帝王之業乎朱朴襄陽人以三史舉繇荆門令  
進京兆府司錄參軍改著作郎乾寧以大府少卿  
李元寶款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興朴  
上疏執不可而止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  
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  
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  
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  
帑藏里閭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

建寧日錄卷之二

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  
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興鳳林爲之關南蒯澤環屈  
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崕聯絡  
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  
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勢就未王而  
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山河此嚴處多  
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也江南土薄水深人心驚  
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彊復狼候  
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  
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  
極選也不報

吳朴紀畧云關中西接秦東盡潼陝南連巴漢北際

朔方左有函谷二轍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有褒  
斜龍首帶以黃河涇渭之川金城萬雉周池成淵  
九州上腴天地巨隄楚地有變出兵商於直搗上  
庸又命巴蜀治舡積粟浮岷江直造巴東從江漢  
以抵襄陽則東西合勢夔萬歸鄢宛葉唐鄧永以  
無虞他寇非所患也韓魏有變吾出兵同華下甲  
宜陽據虎牢成皋歷原武延津以及衛輝陽晉再  
自成皋渡河踰漳直會洛州又徑渡蒲津以據汾  
絳則韓趙魏底定若以魏兵攻臨淄即墨之南發  
河北之卒直批博關則淄青又寧山東無恐蜀中

建寧日錄卷之三

十三

有變若命江伯之兵趨成都狄道之兵趨甘松或  
由司馬劍閣或自陰平故道或進階文或由瞿塘  
多方百出則蜀道悉平金牛巫峽難爲其險矣蓋  
關中所以制禦諸戎如自高臨下有以知其險而  
計可萬全諸戎若逆禦關中如自下趨上則不勝  
其沮銳氣易盡此關中所以可都也我國家南北  
肇建兩京其山東兩河等處古稱難治所謂中強  
之弊首尾之弱或者不能無之况自北都臨制中  
原勢頗不順而關中出師區夏順若建瓴何則大  
河以南自保州邊吳泊西距長城口廣袤五十里  
其間若遂城西北十八里之牛山至保州西北六

此皆難師於中原者也

元劉太保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太都國祚長民風淫  
遂定大興爲大都開平爲上都四月避暑則於上  
都馬就水草八月回大都歲以爲常

周自后稷至于文武皆都關中號爲宗周秦爲阿房殿  
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上  
可以坐萬人庭中受十萬人二世爲趙高所殺於  
宜春宮在杜城南三里葬於旁

都金陵者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  
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  
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

十五里之柘山路谷十餘如保安西北四十餘里  
之八角口古北平軍灰嶺山二十五里之安陽口  
定州之西一百八十里之北砦與夫石舅銀坊冶  
山數處雖北京能制中原之道然山川形勢與京  
郡大是向背苟屯兵聚衆必死以守未易當也其  
外多阻塘水不可進矣載觀自順安東至任丘二  
十里川塹溝瀆羣衆縱橫地類天牢又東北至雄州  
三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里又東抵海水口營田  
圩岍濕水漸洳地類天陷又自順安至肅安約五  
里兩河之間蘆草茂盛地類天羅又西至安肅縣  
之西二十五里夾地之間碗碗不平地類天隙凡

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  
雖得泗州不爲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爲用  
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  
昌爲之都會故湖廣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  
陽之浸滙於淦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故九江所以  
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  
之應也洛陽釣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  
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  
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  
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  
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爾

金陵控帶荆揚引輸江湖宅中南北山川之雄結原隰  
之平行食貨之富饒足以容萬衆供六師我  
太祖閱江樓記深得之

太祖平定天下之後以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以問廷  
臣此聖人高出萬世之見也而翰林修撰鮑頻對  
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百年地氣天運已  
盡不可因也豈非風水之說乎今都燕百五十年  
天下太平如一日則地氣天運已盡之說敢爲斯  
罔可以誅矣

五季及宋都汴梁汴梁宅中南北街道水陸後世議都  
者舍金陵其庶幾乎其地平曠無險三代前封建

諸侯則王畿無恃故不可都春秋以後葵丘之會  
踐土之盟敗師于邲于鄢陵及劉項畫界鴻溝已  
各留意夫重屯之勢利於用武又得扼控屏蔽以  
制於外是誠勝地如固燕薊固絳澤則彰德衛輝  
無北憂固山南則嵩洛無西憂固襄黃則南汝無  
南憂固臨濟則歸陳無東憂由是而運於四方漕  
貢朝會之便永無所歸

夫建都之說有三尚德者觀其會藉力者審其要處變  
者先其急周公之營洛也道里遐邇無相遠也朝  
覲會同不偏累也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故曰  
寧以天下病子孫不以子孫病天下此觀其會者  
建都日錄世務卷之二

也漢高都關中也披山帶河四塞爲固三面保  
阻獨以一面臨敵卒然有警百萬之衆可具故曰  
地勢便利下兵子諸侯猶居高屋建瓴水也此審  
其要者也光武之據河內也深根固基爲天下本  
西過赤眉之強北掃幽燕之亂故曰進足以勝敵  
退足以堅守此先其急者也外此則宋襄之仁義  
終虧傷肱之師項籍之宰割無據固陵之急江左  
紛紛六朝迭革露捷徒聞翠華不北蓋所謂無其  
實而慕其名舍其利而履其害也嗟夫天時可恃  
也而歲德所臨不足禦王霸之攻地險可據也而  
祁山大舉無能免馬謖之敗人心可憑也而宋人

南渡群萬千忠節之士俛首喪氣于武林瓊崖之  
間是豈不有道焉存之爾乎故嘗曰尚德之說遠  
應變之謀迫無已其惟審勢乎審輕重之勢以酌  
首尾之分明首尾之分而定內外之極則關中其  
最也幽薊并冀其次也宛洛許鄴自置身于戰場  
荆益湘吳終限宇于天外魏人狹小雲代款事改  
遷不于關中而于洛陽此所以恒朔之地盜賊蜩  
興秦隴之間終成異域也已

畿輔屏蔽

元人攻燕勁騎揭居庸北附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扼  
其項今宣大鴈門蔚朔等關雖爲京師外藩然降  
城高關東勝險要未復外藩關鎮僅可自支且大  
寧久沒於奚胡輻輳關口如順天府北九十里有  
昌平州東北九十里黃花鎮自黃花歷大小  
谷口如白馬陳家吊馬等峪關口積有四十八東  
至密雲縣之古北口自古北口歷二十四關口至  
娥眉寨其間歷黃松峪將軍石等關凡五十口乃抵  
薊州東岸峪自關以東歷寬峪等關凡十口乃至  
遵化縣之馬蘭峪自此歷沙波羅文松青龍井兒  
潘家口圍亭寨等關口凡三十一乃至大喜峰口  
又歷七十口至永平府遷安縣之青山口自青山  
歷十二口直抵冷口自冷口東歷河流徐流等三口至

劉家口又歷四口乃至盧龍縣之桃林口自桃林  
又歷四口至昌黎縣之界嶺經箭桿等六口乃至  
撫寧縣之義院口又歷石門等五口至董家口自  
董山歷大毛山小青山等十口直至山海關前後  
跨越一州七縣但念喜峰潮河去京師二百餘里  
地甚平坦可以長驅黃花山海兵糧少弱密雲一  
帶地方延長營壘稀濶力分勢緩朵顏結婚海西  
連併兀良哈計料今日不惟不敢出喜峯收大寧  
破走朵顏且慮變起倉卒而無以應之者矣夫關  
口之要昌平東北極於山海關若語西南則又盡  
於大龍門若保定真定亦有可言矣是故昌平之

西有楊口西歷二十七關口直至天津關自天津  
西歷十五口直至大龍門又保定府易州之西八  
十里有紫荆關唐縣西北有鴻山倒馬八渡三關  
真定府井陘之故關自故關而之真定府西之惡石  
自惡石而之靈壽縣西之白竿口白竿而之曲陽縣  
之龍泉自龍泉而之金龍自金龍而之周家堡自周  
家堡以至定州之西倒馬關夫永順真保前後關  
口積二百有二十喜峰潮河固可畏而紫荆白羊  
亦不可忽也景泰中虜騎次止都城之下非以失  
紫荆白羊者乎蟻穴弗防遂成龜窟謀國者當必  
有深長思者矣

薊州遵化平谷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喜峯口熊兒谷三  
屯營羅文谷寬佃谷等俱北邊緊要關營豐潤之  
南即臨大海海運道其要接永平東北當密雲之  
路誠京輔要地而喜峯口朵顏三衛出入之門尤  
為緊要

遼東三岔河一帶亘數百里北自遼陽舊城至南三岔  
河關俱棄以與朵顏三衛往來隔絕東西增費堡  
戍其地且多草木魚鮮之利若自宋家堡直西過鎮  
遠關截守不亦快乎

潮河川寔為虜衝沙淤水漫旅營難守凡邊牆水口俱  
然可容無虞乎

武備

京師最忌輕弱王年盡行詩人所刺惠此京師以綏四  
方所以為可也秦徵材士漢徙豪富及後皆能摧  
破強虜雷動域中惟唐玄宗出關中兵救安撫戎  
城內備始虛天下之勢偏重矣且京師之兵與邊  
戍所處者貧富殊懸藝能差異出兵外討勝之不  
武不勝寒心此昭宗所以見侮於宋文通而汴岐  
交成終致兵關關下社稷為墟也我  
國家以永樂辛丑定都燕京仍元之舊其置兵肇衛  
以護陵寢壯中夏威夷狄無不備至內設錦衣十  
二衛以衛宮禁留守四十八衛以衛



京城曰五軍曰三千曰神機統諸軍以司訓練又有十

二團營如耀武奮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敵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所以簡精銳備征伐然原制五軍所以肄營陣神機所以肄銳手三千所以肄巡哨或云三營各自團操恐武藝不能相通臨敵必難相應若合三營軍馬同在一處相兼操習技熟之後必賴其用宋有疊陣法吳璘所作也似亦可用其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窺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窺高互相倚恃迭為起援竊謂窺低之陣若窺之外蹲伏之處掘地取足容身刀盾蔽目

建寧日錄世務卷之二

十

更蔽以雲幢而然之挖戰則矢鏃莫加虜馬之足不能給又邊塞之所其在陸也則縱橫掘塹以為地網其遇泉也則溝引停蓄以為水櫃然虜驟來衆情忙逼或在地網水櫃之外即當施吾制截之方則有電掃雷丸可用矣其馬器也管用七尺而以銅為之小管七寸而以藥發之小管之口塞以鉛丸出入橐中日夜任發遠者一二里近亦二千步九九及之處人馬辟易虜騎充塞然後克施全功若畧邑攻堅以復邊要又汶城壘尤其所宜者且用衆少而成功多費費省而兵卒強人人喜於進戰不俟我之威逼也雲幢以遮外衛內而施吾攻

戰之秘挖戰一揮則強勇不能禦矣書考鉅鹿敕趙項籍大破章邯官渡相持關羽直取顏良馬超馳逐曹操閔冉衝潰梁犢皆此之故也吳朴云京師操練所以厚畿護運國威也近歸權門鬻以免班莫敢究正此衰弱之所由其後良可嘆也

近世回夷達虜雜處中國繁華之地如兩京河間真保臨清等處皆是往往群其族類崇其俗尚祖其教習確然不入吾中國之化其所羈縻僅及其身而已方承平全盛之時尚梗然如此一旦風塵之起當若何耶

京畿水利

建寧日錄世務卷之二

三

京畿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蓟常之場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其於兩浙海濱之也大始相同然盧溝白河滹沱易水衛潞諸河俱會京輔苟不從上濬洩不無迅猛橫溢吾觀盧溝之水發自馬邑洪濤山之桑乾河而朔州武軍山之灰河武州白洋溪谷之武川漢土谷之渾源川應州西安鎮之崞川皆入桑乾流至馬邑縣西北之金龍池隆慶州鵝川之水自州界流至保安州西南三十里之清水河吞納萬全左衛西海子之水并保安所出二郎溝之水天神界所發水溝口河之水會宣府城南五里之洋河同燕尾溫河以至團山溪



河之水經保安之南沽河之西至懷來晉陽山灤河之水順勢西流畢會桑乾其龍門之水因溝壺流至廣陽房山縣北良鄉縣東亦由廣陽以入桑乾並從東南流抵宛平過廬溝至看丹口其萬全赤城之東河西河雲州鵬鴉堡之南河南河之源自剪兒峪狗兒村合流至此西河則合溫泉東流分而爲二一從西北入宣府城一從城南以合東河疎則自獨石雲州東南流經古北口三河異流共趨古北過密雲至順義縣北二十里之牛欄山會潮河經通州出直沽以入于海其黃花鎮川河自塞外經昌平懷柔玉河大通二河統都城過大通直抵高麗庄順義黃嶺峪所出七渡河經流三河昌平并城水西南流至蘭溝一畝泉之清河經燕丹村獲塔水自獲塔店以會昌平縣月兒灣之榆河沙河過順義若香河縣板口之河經流縣西同前衆水俱涯白河禦夷北塞鮑丘水南流逕九庄嶺百餘里過密雲戍合道人溪出縣界密雲朔山水流爲廣朔關外三川流經密雲東北號爲要水三河縣東南平谷故城之水接納如河洶河周村馬庄獨樂小碾鄉泰諸河自平谷界過三河抵通州之寶坻灣陽界梨河經遵化縣西南連湯池直入寶坻之汭口會通潮河若津沱水源出代

州繁峙縣秦戲山歷代崢嶸忻定五臺孟縣過榆秦出鹵城經三合入南關井陘平山趨獻縣易曹河諸流至此俱併行矣載觀孟縣龍化河水向北流應虎雲中牧馬與夫大鳴泉流爲韓河經真定縣界松嶺水經併縣爲淇河流爲綿蔓又吞微河松陽河源自靈壽之椒山靈壽東北衛河經焉其水則來自常山矣山西諸水散於燕脂當城派河直至阜城派河又吞納之清漳河抵衡水入武邑縣北三十里名曰夾河大河山麓之水流至武安沙窩里伏出儒教與沙河縣之水流爲響水河者同入潞河潞河出自遼州大行山歷武安栢林伏流至洛遠里復出東經鉅鹿凡諸數水咸指漳沱爲壑然易水曹河至獻縣五里鋪已同漳沱名水必以曹徐石橋一畝滋河沙河鴉兒唐河爲宗是故唐水自靈立縣過飛狐倒馬至唐縣界入祁州以會沙河沙河自定經祁東南入滋河滋河發自無極縣歷深澤至祁西南三十里乃合沙河沙河又受道攔告河蓋道攔河源自平樂縣山麓之水流入縣界又謂告河鷄距泉一畝泉流至保定城西三里而清苑至安州之西南則瀝爲劉家淀矣完縣界水經滿城之南五十里即方順河也流之

清苑石橋河水東歷清苑之南二十里則入黃狗  
眾梁河之水自唐河分流至保定東三十里保定  
南九十里則有土尾河馬源自蠡縣經縣界  
抵安州五迴嶺之雷溪水經滿城之北一十里號  
曰大冊河自此經清苑北十五里徐河所由名也  
亦入安州其長流之源由鮑河過安肅出新安東  
南至雄縣以入无濟温義自安肅之南三十里  
號爲曹河一出縣西十里曰徐河俱會安肅縣南  
彼此相合河名温義再轉南行與長流交會經雄  
縣亦歸无濟東鹿獲丘鴉兒河源出晉州入東鹿  
境以入深州易州西南五十里有女思谷水自澗  
東北以流轉而西南徑赴易州有漆水發自礬山  
桃林入漆水縣界東入聖子水有莊溪出自紫荆  
南入白澗以前數水順流歸宿咸以易水爲宗易  
水則在安州城北流至雄縣即爲无濟過五里鋪  
合漳沱歷保定出直沽入于大海代郡涿山之水  
流至涿水縣北又東南至定興西合五里澗則爲  
拒馬河而新城馬村河紫泉河又會之矣併至白  
溝東注霸州任丘縣之澠水及掘經淀之水與夫  
洋東五十二淀由肅寧縣外二十里下由中堡河  
武清之南有沽港西接西沽東合小直沽與前數  
河同歸直沽又東起信安御河西至霸州漢陰口

又保定縣西北直至雄縣自雄縣至安州自安州  
西邊具淀以至清苑又起安肅廣信之南以及清  
苑西北自清苑之西古有鷄距泉尚泉并方田稻  
田南北東西各一十里號曰西唐泊限以大河以  
分南北然於安州開修易河引水東注其中東西  
三百里南北五十里皆可築堤貯水况安州至西  
山遙百里若更築塘埭相立斗門旦夕俟潮放入  
御河東鑿池塘以益埭水則安州東瀕于海廣袤  
數百里可爲稻田莞蒲蚌蛤不勝其利矣夫塞外  
河朔太行雲中諸水俱會京東若於水之源流之  
分併勢宜堰截者則堤防以資灌溉勢宜分殺者  
則注引以爲塘淀斯派分于上勢弱於下傾寫於  
直沽者固有疾溢仍按視直沽武清清苑涿沱五  
里鋪无濟雄縣安州及通州潮河三汊口看丹口  
一十二處審係水漲必衝及可舒緩水勢者不惜  
平地數百里中開塘泊以承水之飛放因勢穿溝  
以分水之余支然後橫開長渠收其流分散其水  
計淫泥所鐘與沮洳盡處各爲斗門以司啓閉外  
以截鹹水內以蓄淡水斯瀕海數千里河北四百  
里變爲良田而元脫脫區區末利且羞爲道之矣

### 京營

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五軍者中軍左掖右掖左

哨右哨也此外有曰大營曰圍子手曰幼官舍人營曰十二營皆五軍營之支分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多寡不等永樂初始以龍旗寶蓋下三千小達子立三千營內有管操上直批明甲等官又有隨侍營則三千營之支分也亦有坐營官以統之若神機營後征交趾得其神鎗火箭之法因立是營亦有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各有坐營把司把牌官又有曰五千下者永樂中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今所謂譚家馬者即此別有坐營把司官統之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已上舊名三大營居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

江北各都司所屬及南北直隸衛所共二十五萬分爲春秋二班團操聽調此京營制度之大畧也嘉靖初太學士楊一清疏曰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太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備又以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真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天下承平兵務漸弛至正統己巳之秋北狄侵侮幾危宗社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乃于三大營中挑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操是爲團營體統專嚴條教明肅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其選剩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成化初年復置後增爲十二團營布分益嚴我武益張于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懾服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我馬日耗士卒之殷實者出錢包班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饑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襁褓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安能爲國以捍禦百戰之虜哉每遇有警欲撥一二萬之兵未免各營通行挑選再欲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爲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

一千五百餘石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血之餘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當事者豈不為之寒心哉至於統兵將官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緩日月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關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傳以為笑口是不堪用徒費芻糧也中外皆知京軍為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群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軍征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強幹弱枝之意哉幸而其時三邊無警假使夷狄外侵邊兵不可掣調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塔邊人輕視中原之心不可聞於四夷不可訓於後世

卷之二

三六

失今不為後益難圖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溥優恤之恩禁侵削之害嚴殺占之條痛革宿弊修復舊規使耳目一新精彩一變所以壯國家之元氣而延生民之命脉者庶其在此也

番調有時教閱有法統御有律團伍有籍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此府兵之不善也諺曰將軍大擴騎衛佐小郎官此擴騎之弊也

京師五軍營練五軍將士三千營司寶肅令旗神機營司神鎗火器是為三大營錦衣衛下班軍操練謂將軍營侍衛官提督騰驤四衛勇士謂四衛營御馬監官提督正統已巳之變欲振揚兵威號令歸

一于尚書謙議立十營團操於三大營內精選成化二年增置十二團營迄今為例不堪者退回原營曰老家其十二營內各分五軍司內外馬步官軍三千司內外馬隊官軍神機司內外步隊官軍緩急調發即原營提督部領

藩鎮疆域

唐世藩鎮之禍有識者憤之要當究其建置之始指其疆域之分計其統屬之地則當時之事宛然在目可以垂永戒矣觀史之暇因際括其大凡使有考馬當安史甫平倖固懷恩欲幸禍植黨于是請以河北地封三降將其後遂為魏博盧龍成德是謂

卷之二

元一

河朔三鎮也又有淄青橫海宣武彰義皆將悍卒尤而效之相與蔑視王人設置官吏連衡以抗天子或以子繼父以下叛上則朝廷不得已姑賜節鉞雖在中國實如戎狄蓋是八鎮之土地以人不復為朝廷有聲教所不及也按魏博有州七貝博魏衛相澶磁也今大名府東昌府成德有州四恒冀深趙也今真定府盧龍有州九幽涿瀛營莫平薊燕檀也今順天府并薊州淄青有州十二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濮兗鄆也今皆山東之州四滄景德棣也今皆德州之州宣武有州四汴宋潁毫也今開封歸德鄆彰義有州三申光蔡也今皆河南之州

義有州五澤潞邢洺慈也

今澤州潞州蓋舉天下

要害地而必分之府庫充實士馬強壯隱然戰國之勢也寧不可憤也乎然亦乘人君之闇懦宰相之凡庸耳有君如憲宗武宗相如裴度李德裕則剪殪而芟劇之不遺餘力矣后之人君覽此其亦拔禍本攬權綱任賢輔惜名器庶不成此厲階也嗚呼萬世之炯鑑哉

### 邊屯軍費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爲浩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然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也

建寧日錄世務卷之一

三

而人以爲不可行何哉按趙克國屯田便宜曰計度臨范東至浩豐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十頃又言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使部曲相保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鐵宰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爲水陸運使給耒耜與牛耕傍便近地連歲大熟軍不復饑又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二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此又近事之效

也今獨不可行乎

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日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地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今邊軍受役權門終歲勤苦曾不得尺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切仰給內帑戰馬之費于太僕者無有紀極屯堡向誰修築悠悠歲月致今日之失事今巡撫者若不再加整飭復完前蹟將來夷虜之禍殆難支也

食者兵之命也足食之道屯田爲上輸輓次之國初計夫授地俾正軍自食其力以十二石抵口分人計

建寧日錄世務卷之一

三

入以供其餘自十二石至七石與不滿六石以下賞罰各以差然則今之輸者不過一軍積餘之數而正軍自食之口分乃歸於種屯之餘丁矣正軍既不能自食其力而餘丁所入又不足以當一軍歲費之半如之何不墮且乏哉而况歲入無常數受地非餘丁者乎屯糧不足繼以歲輸歲輸不足繼以飛輓飛輓不足而後內帑之請日紛紛然援爲常例矣主兵仰給無常而客兵之餉又萬萬不可準余懼其坐困也無已其惟屯田乎孔明出師必講屯法彼其時何時也猶長慮却顧不爲朝夕計而况金盛之日也哉唐貞觀元和間張公瑾爲

代州都督置田以省餽運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置營田省費足食卒以盧坦經度四年得穀四十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韓重華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處韓魏公云代州寧化軍禁地萬頃宜如草城川募弓箭手給地計租以備征禦此皆已試明驗何謂不宜於行哉往時議者云大同二邊抵三關五百餘里不可耕者二其三皆腴地也東西一步得地四頃有餘一里得地千頃有餘天城西抵偏關長八百里該地九十萬頃為田者四不盡墾者五人給一頃可贍五十萬人三人一軍可得軍十六萬說亦辨矣然以唐末往事籌之要亦有不盡遷者其存則其政舉可謂當今無若人者出於其間哉水泉營老營壘青糜子溝一帶故多屯田草場先年耕牧得利人有蓋藏軍政弗修寇警時至遂乃歸罪田畜禁民勿耕是謂微蠹而廢食也地勢孤懸商賈不至鎮市遼遠轉輸獨艱邊墻既固腴地可墾謹烽火明斥候以修屯政此其急務也歟

查得三關沿邊要害堡寨墩臺星羅棋布在寧武屬門以東勢相聯屬遇警歸併不妨耕種獨岢嵐以西地隣大邊勢甚孤危鎮西衛北邊大辛庄東接

寧武西通偏關北連八角南及本衛亦要害之地宜修大堡高墩偏頭關老牛灣地在二邊應於緊要適中之處每里築墩一座馬軍架梁步軍修工功成軍民可並田作遇有警赴墩趨避保德所忻口也南通省城北接三關外連平虜井坪朔州一帶又通邊外兔毛河黑石崖賊人住牧之所若大舉深入可至於此內居民頗多無大墩臺相應修葺堡城初立大墩嵐縣西北河口村也極通衝一望平漫水草俱便虜賊深入必為連營之區今村內人煙頗多房室牛羊亦衆墩臺矮小不足以為一村防守合無外築聯牆中築大臺設器置備俾遠近軍民互為聲援不惟足堪保障而耕牧亦有賴矣

### 鹽課

兩淮鹽課幾二百萬可當漕運米直全數天下各鹽運兩淮課居其半而浙次之長蘆次之福場無巡御以行無遠地也河東場無運官以出有專所也廣場兼之故巡運俱無清理鹽法都臺止一員統治長蘆淮浙

河東鹽池以南風而成即周官不假煉治之鹽其地在中條山陰北自雲中山阜至安邑解蒲之間形如盆底水氣潤下如陸海夏日蒸燠薰風激一造化

自然成之所惠水少則池竭生硝水多又氣澹難  
結調攝之計爲濠爲堰爲洩爲瀦但久雨盈漫入  
南山清水則小害入北濁水及東黑龍潭西硝水  
池水則大害今所急治者在濠姚遷渠以瀉五姓  
湖耳河東鹽池所賴以平水勢只一五姓湖待之  
民非水火不生活五谷與鹽均於水火皆日用之不可  
缺者也乃以爲私而禁之使不得行其勢之決也  
有甚於防川者矣鹽徒之害是也今欲弭之於未  
亂也無他開餘鹽之利弛私鹽之禁而已開餘鹽  
之利或如御史李佑所言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  
引或如詹事霍韜所議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三引  
或令商人於緣邊報中或令商人於鹽場買補如  
此則公私兼利商竈兩便私鹽不待禁而自無矣  
且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或三引是國家獲額  
外二三倍之利而竈丁亦得二三倍之息也此外  
縱再有遺餘當盡捐以予之任其流通貨實不復  
拘禁是盡變私鹽爲官鹽則亦可以盡變鹽徒爲  
良民矣

又

凡如葉時所論云者皆儒生稽古之談科場文字之  
料耳非可與議於經國之大計也蓋古今風氣異  
宜於天地物產亦異有古盛而今衰者有古無而

今有者如金玉之類在古爲服食器用之常故荆  
揚之貢惟金三品鑄鼎之金取諸九牧當時交接  
神人動以玉幣爲禮一歲之間焚而瘞之者尚無  
紀極其制而用之可槩見矣降及兩漢三國之時  
以黃金賜予臣下動數百斤計朝廷之蓄積者可  
槩見矣凡此皆山澤之產也而今有是也哉惟鹽  
以煮海而成古者世質人淳開物者既未服資之  
以成務而制利者亦不須借此以厚生若天地故  
遺之以利後世者然至於管仲者而後取而用之  
雖有所因而實近於創物之智也後世善用其法  
則足國足民公私兩便否則亦公私兩害矣今也  
不責爲法之不善用人之不當而乃追咎管子之  
作俑譬之病催科之擾而怨神農之播殖爲庸醫  
所傷而憤岐黃之嘗藥也吁亦舛矣宋歐陽修言  
各處河鹹之地盡許令煎鹽貨易以充田稅而官  
不禁之庶幾兩便劉晏任其所之四字甚合鄙意  
今法限定行鹽地方踰則爲罪殊不知貨利之行  
於天下也猶水之行於地也遇坎則止盈科則行  
其來也勢不可強留非惟不可亦不能也商人射  
利乘便而往此方鹽少勢必爭趨則鹽積鹽積則  
價平又將散而之他矣何必限之今世商賈所行  
之貨貴而金玉錦綺賤而穀粟布帛通于天下達



于四裔蓋無一處之不到亦無一處之不售也何獨于鹽而限之哉劉晏之法人稱簡要信乎其為簡要也

邳州鹽徒多山東人販淮鹽入淮北汴地至邳州過河故名猛悍有幾人莫能敵張士誠起於此以鹽負鹽人司二三頭數人投一保數保投一大保數大保投一總保小大有職行息有程各治一繩繩端有堅木丸無事束腰敵至用以爲器伸屈隨宜可鉤可擊可掠刃矢人謂流星錘山東鹽徒即此輩禁不能縱亦不可懇爲斯徒處得所豈無良便宜耳

### 黃河入海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六

黃河自蘭州入中國五千餘里至開封界不爲患決溢惟開封大名居多二府地夷斥孟津而下無山岡束隘且土踊善崩又下流所受已多旁無渚瀦而河身易淤冬春水止丈許其湍駛不能遏固勢也古黃河至周定王五年徙砦礫始失故道漢而下徙決無常漢武帝時已通淮泗宋太宗時始入淮自是南北交注今河水全達淮入海一道自開封府蘭陽縣趙皮寨口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陵縣歸德州夏邑縣宿州下行籬橋出宿遷縣小河口清河縣入淮乃嘉靖七年新開趙皮寨口今盛流一道自趙皮寨口至寧陵縣南入渦河經亳州蒙

城縣懷遠縣出荆山口入淮正直鳳陽府之北乃金末自儀封縣決而入渦河後復於舊所決口之西開趙皮寨口今由馬一道自儀封縣北折經黃陵岡蔡家口縷水堤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下清河縣入淮其梁靖之行自宋初今流漸微梁靖以上至儀封北乃黃河東行舊道此三流之南又正統十三年徙開封西北滎澤縣孫家渡口入汴河至壽州入淮弘治二年塞三流之北又新開榆林集口經虞城縣碭山縣四口衝出蕭縣出小浮橋今塞又正德四年決曹縣單縣直衝沛縣出飛雲橋今塞又嘉靖九年決單縣東北流衝出穀亭運河今塞又弘治二年決荊隆黃陵岡口經曹州濮州出張秋運河今塞大都地氣漸南河無可北之勢元徙入會通河近亦每引入會通以便運漕要非性宜其孫家渡入汴達淮一道或究竟爲河身正流不可知也

### 可也

清河原窄自受黃河水故河身有今日之廣後或梁靖口不至專藉山東諸流上供何以充濟縮身置堰國家因河濫開州濮州始塞張秋鎮其水支流自開封流至曹縣東北入會通河東南入徐州經泗州南流過沛縣至徐州東北同沛水循城東南以入淮



其中牟潁州陳留歸德宿遷亳縣以上原谷諸水盡歸入之直至蚌阜乃同入海雖然河水所經淤泥之澤稻田之利興焉如在西寧甘肅居延東西千五百里之河孺朔方上郡河曲河外之六鎮雲代保德州大河之原澍一經大雨淫泥攸鍾大類河南被水之地水退耕種一畝三收竊意方今民力大疲不能導治黃河句矩成淵于以殺水勢而興民利然苟地屬邊疆如寧夏延綏雲代保德六處糧餉不克戶曹告乏若今六處軍民依倣河南民庶即瀕河水退之原樹種蔗高下之粟則一熟可飽三歲軍民永賴潤澤通變宜土俗以厚邊疆是故今之急務也

卷之二

三

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防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徙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禹復生不過如此歐陽脩曰開河如放火又曰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文彥博曰河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修治徙東徙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矣若宋二帝之見二臣之言可爲百世法

### 漕河

元起朔漢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至元初糧道自制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洪門入御河中灤即今開封府封丘縣地洪門今屬大名府濬縣乃洪水入御河之處即枋頭也去中灤旱站一百八十餘里自黃河逆水至中灤陸運至洪門其難蓋不可言况運粟不多不足以供京邑之用於是遂有海運之舉然海道風濤不測損失頗多故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接運至京任城今之濟寧州

卷之二

三

也須城今之東平州也其後海口沙壅又自東阿陸運二百餘里至臨清始入御河其難尤不可言時有韓仲暉邊源輩各出已見相繼建言乃自安民山開河直抵臨清屬于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矣然當時河道初開不甚深濶水亦微細不能負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止許一百五十料船行之禁海運之初歲止得米四萬六千餘石其後歲或至三百餘萬石會通河所運之米每歲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罷

國初定鼎金陵惟遼東邊餉則用海運其時會通河尚通今濟寧在城闌北岸見有洪武三年曉諭性

來船隻不得擠塞開口石碣尚在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江淮舟船始不至御河矣永樂間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陽武發河南山西二布政司丁夫旱路搬運至衛輝上船由御河水運至北京亦不可謂不難矣後得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工部尚書宋禮等提督始開鑿會通河潘之建言止為濟寧州往北旱站遞運軍需等項艱苦欲開此河以省民力耳初未嘗言開此漕運也河成宋尚書禮建言始從會通河漕運而海運於是乎罷當會通河漕運之初又得平江伯陳瑄於凡河道事宜莫不整頓所以至今京儲充羨不至缺乏者會通河之力開鑿經理以底於成者斯又數君子之力也此出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節其要語記之

### 漕規

漕運定規每歲運糧四百萬石內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支運七十萬石分派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南京江南江北直隸一十三把總管轄各衛所旗軍領運浙江都司運船共一千九百九十九隻每船或軍十名或十一名或十二名共該旗軍二萬一千六百七十名每船大約裝運正

米三百石連加耗四百餘石共該裝運七十餘萬石該運糧者杭州前杭州右海寧溫州台州處州寧波紹興凡八衛海寧金華衢州嚴州湖州凡五所其餘沿海備倭衛所俱不運糧自宣德八年裏河漕運到今皆然運船每五年一造每一船奏定價銀一百兩軍衛自備三十兩府縣出價七十兩兌運者各衛所軍駕船至府縣水次倉兌糧起運京倉通州倉交納支運者原係民夫民船運至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軍人駕船於四倉支運京通二倉近年又有改兌之名蓋免民起運淮安等倉加與耗米就令軍船各到該運府縣兌糧直抵

京通二倉也

### 漕官

永樂間平江伯陳瑄把總海運糧儲共一百萬石時未有總兵之名十三年裏河漕運加至五百萬石統各處一百七十餘衛後以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各都司所屬茶陵臨山彰德濟南等衛地遠省之每歲止運四百萬石洪熙元年始充總兵督運鎮守淮安此設總兵之始也宣德四年同丁黃福計議於徐州等處立倉令官軍接運六年掛漕運之印八年公薨以都督僉事王瑜都指揮僉事吳亮克左右副總兵同管正統四年專以馬興亢

總兵湯節克恭將此設恭將之始也景泰二年設  
左僉都御史王竑同管此文臣總督漕運之始也  
通惠河元郭守敬議開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  
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進都城繞至通州置閘以  
宣節之後漸淤廢嘉靖間桂御史吳仲議修築立  
五閘閘置剝船六十每米一石減陸輓費銀四分  
五釐歲省漕夫脚價銀十萬餘兩此其可用吳仲  
之疏甚詳可攷也

儀真舊設臨江諸閘復新欄江閘於江口引潮水以濟  
諸閘且便停舶瓜州近設瓜口閘於西江嘴諸壩  
之利也亦欄江遺意瓜州舊有通江閘後尋廢瓜

江勢至京口頗下丹陽一帶裏河每患淺練湖高據欲

四三

口既設似與儀真不異關通江與十壩並發不亦  
可哉裏河運船十年一造江南船五年一造以牲  
回越壩耳

厚所濬而時洩之不爲無濟耳

會同河元至正二十六年開漕東南之粟以罷海運始  
元漕至濟寧舍舟陸行數百里入臨清衛河後由  
濟寧開渠直抵臨清復於兗州城東築金口埧竭  
泗水注濟寧蓋濟寧地獨高故也洪武二十四年  
河決原武縣黑洋山由舊曹州兩河口漫過安山  
湖而會通河乃淤永樂九年尚書宋禮濬通之十

三年復罷海運用老人白英策築壩于東平州之  
戴村社橫亘五里遏汶水東流入海故道今盡出  
南旺以三分之一南流二注于北引汶之策元已  
用之今則汶水全至所慮燠旱水微諸泉不應會  
通亦非常恃之道元亦借黃河水以濟之而近來  
患在於河一至而運河即淤此河之不可濟於運  
誠爲消長相持之勢也

江中運道之徑自常州西得勝新河出江或孟瀆出江  
入泰興白塔河出揚州灣頭鎮省瓜州搬壩之  
但江洋畏盜警限時掣鎮江儀真衛通州所軍之  
半截守泰興靖江江洋漕艘可通也

天下運船凡一萬二千二百有奇原設廠淮安造者十

四三

九臨清造者十一近移臨清所造於淮安又分淮  
安所造於浙江湖廣江西南直隸等府各順所便  
竊意山東總漕總尚於臨清便江南上江總尚  
於龍江關便

弘治二年河決張秋都御史劉大夏治於上流疏孫家  
渡河三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禦河長堤起河南  
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兩縣長三百六  
十里

尚書宋公禮疏鑿會通河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決而  
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舟楫

不通宋尚書極力多方疏鑿

成祖一意委任之永樂十年始議會通河攢運北京宋公奏狀甚詳且悉故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亦疏鑿淮陽一帶南北遂會通矣至今爲國大利宋公功當第一後因微過

朝廷督責之革其冠帶止服儒巾治事其權中微而平江之功愈彰故今人惟頌陳而不及宋丘文莊公過會通河有感賦詩曰清江浦上臨清關蕭鼓叢祠飲餞餘幾度會通河上過更無人語宋尚書後王主事始請于

朝祠祀于分水龍王廟之偏亦足以昭示來者也

卷之二

四

### 海運論

丘瓊山學士濬

海運之法自秦有之唐人亦轉東吳稷稻給燕幽然亦給遠方之用而已用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漕之運不專於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揚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

里最後千戶殷明畧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然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

朝洪武三十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蓄儲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所徵者竊以爲自古漕運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

卷之二

四

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漕河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河運之費省十七八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今國家都幽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况自古皆是轉搬而以鹽爲備直今則專收軍夫長運而加以冗支之耗歲歲長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為遠慮請於無

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  
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  
東瀕海一帶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  
少有滯塞此不可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  
計也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  
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磕故製海舟者必爲尖底首  
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  
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  
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蕃舶  
之制夫海運之利也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  
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

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

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溝道泊舟港汊沙

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  
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盡圖具本以爲傍  
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  
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  
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已時則止則  
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舵回舟仍泊  
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萬一言有可  
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會通蕃航海之人  
及行廣東鹽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慣駕海舟

竈丁今有司優給驛遣既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  
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  
照依海舶式樣造爲運船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  
委官督令其人自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  
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  
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  
所至以山島港汊樹幟幟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  
一紀錄造成圖策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得  
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於崑山太倉起蓋船廠將  
工部原派船料差官於此收貯照依見式造爲海  
運尖底船隻量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

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風故宜重

假如每艘載八百石則造爲一千石舟許其以百

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  
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於直沽立一宣課司收  
貯以爲歲造船料之費其糧既從海運腳費比漕  
河爲省其充支之加耗宜量爲減殺大約海舟一  
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一二河舟用卒十人  
海舟加五或倍之則漕卒亦比舊省矣此又非徒  
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  
考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爲近  
宜於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

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往福建以聞監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也況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之來若於運河窄淺舳舳擠塞脚費倍於物直所以踴貴而用度爲難此既行南貨日集於北空船南歸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於南矣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於此說者若謂海道險遠恐其損人費財請以元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沉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允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於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利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荆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服邊海之夷誠萬世之利也

宋末襄鄧之師日急當事諸人坐視而不救金履祥進牽制持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自解因備敘海舶所經九州郡聚落下至巨洋別難易遠近歷歷可據宋不能用後朱清張瑄獻海運之策其諸經海道視履祥先所

上書及尺無異人始服其精確宋季亡賴相聚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爲雄長廷議招懷令部其徒屬爲防海義民後建言海漕試之良便上注意嚮之父子致位卿相弟姪甥婿皆大官富貴遍天下意氣盈滿同時夷戮殆盡

### 海運緣革

海運之由說者謂自宋室末年亡賴鈔掠有朱清張瑄者聚雄部曲曹伍富民苦之崇明鎮特甚官若捕急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迹不可得捕稍怠則復來亡虐十五

六逆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直不逢淺角識之元兵興事招懷授清瑄以官資令部其徒屬爲海防江南既附二人授千戶時方輒漕東南供京師運河淺隘不可以舟百里五十里輒爲滯水又絕江淮溯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河在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靡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試之良便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三百萬石則元之海運糧儲以爲古來未有自朱清張瑄始按杜工部出塞詩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竿雲帆轉遼海梗稻來東吳又昔遊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如此則

唐時已有海運朱清張瑄特舉行之矣抑戈循其故道耳李文達公薊州開運碑紀亦云唐神龍中於漁陽開平虜渠傍海穿漕以避難當時便之則海運唐已稱便非始於元但元建都於燕海漕獨盛故行之既久歲運東南米五百萬石至京師之直沽王懋德詩曰極目滄溟浸碧天蓬萊樓閣遠相連東吳轉海輪杭稻一沙潮回集萬船後因盜賊之梗中原騷擾不免假海運於土誠我

太祖皇帝洪武四年因討王保保納哈出用兵遼東乃命靖海侯吳禎統舟師數萬以戍之禎由登州轉運糧餉海道險遠人用艱虞偵調度有方泛彼風濤如履四達仍詔山東儲糧以給之至永樂宣德

始止定昂元都軍國之費全仰東南民之轉輸悉憑河運民得休息誠爲至筭然黃河遷變而水道不常山東水源固多但遇亢旱亦淺設有梗之何以處之然則海運之議似亦當預知而在今日不可已者吾嘗備考海道當自太倉崇明海門劉家港三沙黑水成山沙門諸島西傍壩直抵直沽比之河運經四十有三驛難易久速判矣惟海運船舶數多海中沙門大謝龜歟島湖諸島港汊窄狹不可泊處恐轉動衝激損壞必多法當晝夜兼行不容停止倘值颶風狂發卽宜轉舵卸蓬傍施鐵

猶安船任其所適俟其平順乃可啓行記更程之遠近索前途以再往亦惟艱矣濱海水商操舟如神且南北風勢各有信期若以四月發運則六月初可至直沽十月回船則十二月復還故處用此六箇之月乘其風信之便天心助祐人謀與能況湖廣江西兩浙應天蘇松淮揚等府本色糧米尚該二百八十三萬五千三百餘石計用河船八千六百隻俱該過淮由洪入閘之數沮於水淺而不可舉移京軍待鋪而以日爲歲果行海運止得用船五千其餘三千六百不用者可以紓吾民也前米二百八十三萬五千三百餘石每石各加耗米七斗海運行每石只用三斗積剩耗米一百一十三萬四千一百二十石海運軍可用九萬人比之河運殆減其半與夫四十三驛協運軍夫管閘人役殆不止十餘萬又可以紓吾民也海運軍卒人一當三所造船器窳利陸用其捫海寇服鮮威伸日本百濟新羅與夫福餘渤海又不可言也況遼東直沽同一運道陳瑄所立海上高立尚存舟行停泊不患膠淺可以查考此亦預備之一說也海運之道有三一自南京龍江關一自福建布政司長樂港一自太倉州劉家港開船俱經揚子江口盤轉黃連沙嘴望西北沿沙行使約半月或一月餘



歷淮口入山東界過安東靈山膠州浮山望廷真  
島九峯山向北一帶連去有勞山赤山二處皆有  
島嶼可以拋泊勞山北望有北茶山白蓬頭石礁  
一路橫開百餘里激浪如雪即便開使或復回望  
東北行使北有馬鞍山竹山島南可入拋泊北是  
旱門亦有漫灘可拋泊但東南風大不可維繫北  
向爲成山如在北洋官綠水內好風一日一夜正  
北望見顯神山西見赤山九峯山西南洋有北茶  
山白蓬頭即便復回望東北行使好風半日便見  
成山轉過望正西行使前有鷄鳴嶼內有浮礁一  
片可避往西有夫人嶼不可在內使船收到劉公  
島西小門可進廟前拋泊劉島開洋正西行使好  
風一日到芝罘島東北有門可入西北離有一百  
餘里有黑礁一片三四畝大避之收到八角島東  
南有門可入自芝罘島有好風半日使過株直口  
有金嘴石衝出洋內潮落可見避之至新河海口  
到沙門島東南有淺可挨深行使南門可入東邊  
有門有暗礁二塊日間可行西北有門可入廟前  
拋泊沙門島開洋望北徑過鼉磯山欽島漢島南  
半洋北半洋到鐵山洋往東收旅順口東收黃洋  
川西南嘴有礁石一路山東進口過黃洋川東收  
平島口外有五箇饅頭山進口內拋泊南邊一路

老岸外洋有一孤望成兒嶺盡東望有三山正中  
進入內有南北沙帶一條相連陡岸深水可以拋  
泊三山西有南山收進青泥窪西有松樹島北有  
孤山東北望見鳳凰山便是和尚島峰嶺下占西  
有礁石西北有倉廟外有淺灘亂礁避之三山北  
看青島一路山望海駝收黃島使島若鐵山往西  
收洋頭窪雙島有半邊山艾子口望塔山看連雲  
島東北看蓋州一路山看鹽場西看寶塔臺便是  
梁房口進入三叉河抵直沽交卸  
海運之道初元伯顏議自上海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  
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  
嶼而行抵淮安鹽城縣歷西海州東海縣密州膠  
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  
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九一萬三千三  
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  
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  
楊子江口過區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東行至  
血沙北放大洋至青水洋復轉東經黑水洋至成  
山過劉島至芝罘沙河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  
口其道差爲徑直至正三十年千戶殷明畧又開  
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  
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島又至登州沙門



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口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比前二道爲最便云

考之唐史咸通中征南蠻陳璠石建海運策於閩廣之間宋治平中鄧潤甫之爲察訪使請以山東之粟轉輸河朔以爲濟時之具及陳曙之知登州請漕江淮之米轉輸之境內所活甚衆及元世祖取江南用伯顏之計令張瑄朱清領歲運

國初以陳萬戶領歲運一運於遼東一運於燕京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年海運糧七十萬石至北京及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猶存運於遼東者軍需之艘二十一

隻

### 海道經

元至元二十年克取江南二十一年起運海糧擢用朱清張瑄萬戶之職押運糧船三萬五十石賜立海道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虎符銅牌素銀牌面各領品職成造船隻大者不過一千糧小者三百石自劉家港開船出揚子江盤轉黃連沙嘴望西北沿沙行使潮長行船潮落拋泊約半月或一月餘始至淮口經過膠州海門浮山勞山福島等處沿山一路東至延真島望北行使轉過成山望西行使到九洋收進界河兩箇月餘纔抵直沽安賓水

路艱難深爲繁重二十六年增益糧米八十萬石是歲正月裝糧在船二月開洋四月到於直沽交卸五月回還復運夏糧至八月又回本港一歲兩運是時船隻鮮少人民恐懼二十七年朱萬戶躬請長興李福回朝奉押運指引自揚子江開洋落潮往東北行使出離長灘至白水綠水經至黑水大洋望北尋望延真島使轉成山正西行使流入沙門島開放萊州大洋收進界河遠不過一月之期近不過半月之限俱至直沽以漕運利便是歲加封朱萬戶爲浙江省參政張萬戶爲浙江鹽運司都運之職每歲專從此道駕使船赴北京將及二十餘年至大德七年當蒙官司招顧兩浙上戶造船運糧脚價一十一兩五錢分撥春夏二運延祐以來各運海船大者八九千石小者二千餘石是以海道富盛歲運三百六十萬石供給京師甚爲易便迨南蕃海船皆從此道貢獻放效其路矣以佳備緩急言之如遇順風使帆之時水勢顛猛便減帆慢棹奔港必稍泊不得貪程恐風勢不止天時昏暮迨遲前行不知宿泊多有疎失不可不知遇順風正使帆間忽轉打頭風便當使回風尋港以爲穩勿得當洋抵懸指望風息恐致疎虞如緩急猝暴風奔港難不及之時急搶上風多拋鐵

猶牢繫繩纜如重載船則頻頻點看水倉怕有客水侵入隨處割艙如小船則看風色何如別尋泊處如春夏間於港汊內泊船須要多用壯繩深打椿橛不以早晚恐有山水發洪衝突之患

海舟宜加警風迅之期歲凡仲春東南風始迅番船乃北行入夏風尤迅海人名船趁風日可行數百里海運膠萊新河

自淮河入河北岸隔一里爲支家河可開通經新溝至安東縣有澳河衝水三义俱臨淮可通東則有東連河朱家河白家溝七里河流入淮又東有鹽場河平望河界官河牛洞河車軸河流入海俱宜築

卷之二

五十六

塞中有遏蠻河在淮海之交可置閘以殺水勢西則有沐陽水瀾而爲大湖傳湖又有楊家溝西連河崔家溝古閘河皆入連河水道自支家河至連河海口計三百八十里入於海由海州賴倫至山東界歷安東衛石曰所夏河靈山衛膠州瞭頭營至麻灣海口計二百八十里隔馬家灣五里可以開通經把浪廟新河口店口杜陳樹開戴高劉家大閘王朱杜家小村至平度州又經窩鋪停口大成昌渠小閘新河集泰家庄海滄口至大海口計三百七十五里大海口至直沽四百里通計一千四百三十五里與地志云登萊本海運故道然勢

險難圖稽之往蹟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縣至膠州分爲二流北河西流入萊之海倉口入海以其自膠州萊故曰膠萊蓋元時所濬可避迤東海道數千甲工之險世固未能舉其說也嘉靖十一年巡按御史方遠宜巡歷東萊訪茲遺蹟乃檄使采詢直抵淮海始得其詳爲圖表之于是水源之通塞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遠近閘壩之廢置若指掌然嗟乎使漕運常通無容議矣萬一有梗塞焉海運其容已耶海運行則膠萊之故道不可不復矣

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海運放洋

卷之二

五十七

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爲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行二百四十里至萊州之海倉入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里可通此河通免登萊大海一統千里其便無量惜歲久盡塞今副使王獻力主開復并於馬家濠鑿山麓通之苦工浩且人溺便安未及告成此不可終已也又聞之萊州守南皮湯賓云新河東自膠州歷昌邑濰縣西北出界河口只有八十里內六十里海潮日到其二十里淤塞舊時閘壩規制俱在至小直沽甚易易也愚聞之劉白川憲副亦云其談尤詳確

海運傳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沙門此兩險多積又  
成山突出當東洋之衝沙門旋扼處北洋之腹宜  
無靖勢新河一開可避兩險不爾則古澮水及沽  
尤河皆可免於成山沙門方今山東會通漕河整脩  
靡萬移以盡力於斯何弗可爲也

太祖時遼東邊餉海運給之今山東輸納亦由海上進  
界河口淮安米貨直可運至萊州界

### 新河之議

蕭端蒙

自古之漕有三曰河曰陸曰海然各因時以制宜量勢  
以制便要任通利而已夫漢都長安唐都關中阻  
河據渭以東臨齊魯荆吳其輓輸爲稍易宋都洛  
陽汴水旁及四達之地也其輓輸爲最易元都燕  
京去江南極遠而漳御江淮勢不相屬其輓輸爲  
稍難故運道易者則河陸致輸難者則浮海入貢  
何哉其勢然也哉

太祖高皇帝嘗以七十萬石餉遼東

成祖文帝帝初年以七十萬石至北京亦由海以達也  
至十三年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十萬餘疏鑿會  
通河運道通利乃始專向河漕罷絕海運矣于是  
百八十年來輓輸之卒千里踵接湖湘江淮之征  
萬艘雲集軍無覆溺之虞倉有儲積之富荷與休  
哉誠千萬世大利也而議者或欲習海運以復舊

或欲疏膠萊新河以並漕蓋何

京師天下腹心也郡縣猶支體也運漕猶咽喉也故積  
貯者生民之大命也轉輸者

朝廷之急務也卽一旦或有意外之虞沙滯金龍之  
口河浮原武之涯則泗沂沭汶之流皆不足恃而  
清濟之間爲咽喉之梗矣浚治不及施其巧排決  
不及展其工將何賴以善其後與夫海運由安東  
循靈山歷陳家之島遶岸而來則觸浮勞之險放  
舟大洋入黑水夾延真白蓬經芝茅沙門則蹈萬  
里濤湍之害未易輕涉也其故道雖在閑習雖便  
亦未可以輕議也此新河之議所以匪執事之虞

也夫新河南至蘇灣北至海倉其間相距者纔三  
百餘里耳非遠若濤海數千里之阻也下歛三沙  
之洋上接三山之渤海濤流入其勢自然非若引  
汶絕濟強決細流以畜注也此固元人之所爲經  
理而未成者也然究其所難鑿者獨馬家壩之石  
底耳今馬家壩開已濬渠矣壅塞者通而建八閘  
以相漕引矣九穴之湖張魯白現諸水已決引而  
經流矣江淮商貨已達蘇灣之處矣是垂成之功  
可乘之勢也昔丘濬謂會通河蓋天假元人之力  
爲我

國家之用斯新河也又非元人爲我經畧之前驅與

不然何向之疏鑿未通者今始有成功之漸也豈  
致我

朝初浚會通河工部尚書宋禮刑部侍郎金純矢忠  
畢能積數年之勞動數十萬之衆經數百里之地  
而運道始達然不以爲勞者誠惟國家之急而建  
萬世之功也今新河有易乘渠隄起榮陽至海口  
千餘里以分河汴之流故不計穿引之勞以尋河  
渭之便者鄭當時之勲也不憚千里之役以疏河  
汴之勢者王景之能也當時稱便後世利之夫新  
河在膠萊之間其地脉固相屬也靈山小竺之崖  
邊海之處而運輸之故道也海倉之口直沽之近

卷之二

六

徑也由天津直沽以泊新河固無轉販之艱途  
也今聞濬者已及三百里所未通者數十里之泥  
沙耳非必起榮陽海口千里之役也非若自長安  
傍南山穿渭之難也而轉輸甚易漕輓爲便昔丘  
濬申海運之說謂河運雖通人軌如故海道雖險  
而省減十倍若新河成則省減尤多而未無海患  
此有識者所以過計而申其議也若必尋常而守  
之是漢渭渠無用穿而榮陽海口治隄之卒不足  
娶矣夫利者聖智之所必趨也患者賢哲之所必  
計者也見利而動慮患而防所以成大業而裕後  
世之大猷也故會通河者經遠大利也新河者權

宜之一策也此舉一定而世世可無患矣庸可弗  
議乎

卷之二

卒

蓬窓日錄卷之三

蓬窓日錄卷之四

世務二

季札

衛兵

會計錄

弭盜固本

北伐

徙戎

應援

邊郡內郡說

井牧

蓬窓日錄卷之二

海防

宗給

宗廟

宗法

馬政

兵禮

義士

守令

黃池

武臣

清軍

虜情

明法用間

京邊軍

實邊

宿衛

驛傳

信史

皇庄

釋奠

鎮守

土兵

文章

任人

承教

蓬窓日錄卷之四

季札

王順渠

季札之賢嘗見重於孔子故古今宗之無復改評者不知何物劉絢乃敢妄生臆說輕肆譏貶謂札辭國生亂胡安國諸人識趨庸劣既不足以知賢人君子之所存而又以絢爲程氏門人其言必有所受勦說雷同牢不可解雖不足以浣季子之脚板而實足以塗後學之心目不容以不辨也蓋父子相繼國家常理間有兄終無後而弟及者禮之變也吳之事則異乎是壽夢之欲致國乎季子其意雖善其事則逆亂之道也季子於此蓋見之明而處之當矣僚與光皆嘗致國乎季子季子卒不受之者匪惟守吾之節蓋以知彼之有爭心也何也僚固不憚於襲光固不憚於弑而何有於季子邪惟季子之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二子故二子外讓之以爲名而內不失其有國之實故無事耳使季子不度而偃然當之則覬覦之怨生而攘奪之禍起是誠爲國生亂矣不知劉胡諸儒又將何以責之也雖然此即讓國一事言之也季子之賢則不止此季子蓋有道者下聖人一等而已耳伯夷叔齊行其心之所安孔子許之以爲仁孟子稱爲聖之清者若季子者仁似夷齊而道過之蓋薰

清任和而有之矣觀其御命出使翱翔上國取前代聖人之禮樂而題品之不爽錙銖而又所至之處群賢景附心悅誠服俯首受教若子弟然雖以孫文子之無禮一聞鐘聲之論終身不御琴瑟此豈可以襲取而強爲之者要其所至殆庶乎目擊道存與天爲徒者矣迨其晚年壽考維祺如魯靈光巍然爲天下之望而竟不知其所終蘇子瞻以爲仙去蓋誠仙也愚以爲季子以出世人行世間法兩無遺憾其黃帝老子之徒歟

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

胡氏論黃池書及之義得之至駁漢唐云乃爲當時

建寧日錄卷之二

三

高宗事金而發未免矯抑過當恐非定論由奴于漢本非臣屬呼韓因其國亂款塞來朝若以臣禮待之後來叛服不常將何以處蕭望之所見賢於入遠矣唐臣突厥古今皆以爲非愚竊謂書生鋟槩之談自有志於天下豪傑視之付之一笑而已老子曰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故太王勾踐以小事大湯文以大事小皆所不計要之能保國與天下而已三國趙咨稱其主吳王之美於曹丕之前歷數其事而終之曰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所謂畧者潤大簡畧之意蓋以爲此小小禮數不足計較姑與之取辦吾事而已

世民父子乘亂崛起欲大有爲於天下而突厥地偏兵強勢甚可畏其所以不惜一屈身者匪徒欲借其援蓋深懼彼之撓其後也太宗之畧正在於此後來除兇雪耻志願已酬乃爲自悔之言其實以自張也書生不知遂執爲定議而貶之云廢人前果不可以說夢也鄙哉英雄所見衆人不識凶奴與漢久爲敵國至宣帝之世其國始分勢始衰故呼韓邪疑塞來朝實出漢人望外蕭望之欲位之諸侯王之上蓋待之以不臣之禮所以外之也外之則彼將來或叛或服皆不足爲中國輕重矣其見甚高非庸人所及知者唐高祖初起稱臣借兵於突厥似於中國之體小屈古今人皆能議之然太王不事獯鬻勾踐不事吳乎顧後來何如耳太宗親俘頡利可汗除兇雪耻志已伸矣可謂有光於太王勾踐矣所可深恨者惟石晉之事然其失不在於敬瑭而在於重貴蓋敬瑭之謀實唐高之故智而重貴昏童孱主乃不足以當世民廝役之最下者斯其所以致開運之禍也說者此等處往往不究其始末與衰之極而輕肆詆議如胡文定所云恐不足以爲古人斷案故畧條愚見於此別爲讀史者詳之

衛兵之弊

建寧日錄卷之二

四

或曰子何以言今日衛兵之弊極也曰虛名而無實  
也有損而無益也百害而無一利也何也今總計  
天下實在衛所官軍之數猶踰九十萬除西北諸  
邊兵約三十萬稍得其用其兩京及腹裏六十餘  
萬徒爲贅物而已徒爲耗耗而已非特徒爲贅物  
爲耗耗而已而且易爲亂階有司給糧稍不如期  
輒群起詬譟思欲爲變甚至戮辱官吏焚掠居民  
朝廷無如之何惟事姑息而已語云養軍千日用  
在一朝今

國家倉庫大半費於兵不惟無一朝之用而且伏

無窮之禍胎焉語曰兵以衛民今有警惟恐折傷

卷之二

五

官軍顧驅鄉兵募打手以當寇反役民以衛兵焉  
嗚呼有兵如此不如無之兵而無用曷若已之而  
議者猶憂軍伍之不充每司府州縣各置清軍官  
而歲差御史督之亦弗思甚矣愚謂今每衛縱使  
清勾填補充滿舊額亦不過徒增贅物徒增耗蠹  
徒益禍胎事竟何益故愚以爲不若罷軍勿清停  
清軍官勿置勿差而從事於選取民壯之制以倣  
寓兵於農斯爲更化善治可久可繼董仲舒曰譬  
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丘文  
莊公曰天下之事譬如器用有舊而壞者必爲之  
新製則其用不窮二者誠切喻也愚爲此議似駭

世忤俗然實變通之道不得不然爲國不寓兵於  
農終爲苟道嗚呼非淵識遠慮洞察治躰不拘牽  
世習之士未必不以愚言爲狂矣

### 議處武臣

欲革武臣之弊在於裁減世襲整飭武舉武舉當別  
論之至於世襲在覈其功之真僞定其勲之大小  
以爲襲之久近而已如係開創功臣子孫但得真  
實不分大小準令世世承襲其餘或靖內難或禦  
外侮雖係實功亦與開創不同必須量爲遞減之  
法以限制之如指揮則一世世其本官二世降爲  
千戶三世降爲百戶如此遞減五世之後還於行  
伍矣既不失報功之典又不塞賢才之路衛所有  
缺兼取武舉之人以補之及其立功亦照此格承  
襲武選豈有不清哉文臣之弊則前已言其弊矣

### 元祐會計錄

若錄今日之計必別立條貫子由之目難盡法也當  
畧倣元初之意一曰郡縣以稽疆域廣狹二曰戶  
口以稽人民生耗三曰正賦以稽租稅增損四曰  
雜課以稽山澤關市之征以上四者皆所以計入  
者也五曰儲運儲以稽郡縣存留之數運以稽起  
運兩京各邊之數六曰經費以稽供御軍國俸祿  
大小諸費之數七曰幣餘以稽經費餘財每一朝

終則通計焉以上三者所以計出者也就各目之中又分爲子目焉每朝爲一書自洪武以至今日皆須攷究精細該載無遺向後歲歲依式書之候終則通類成帙如此則量入爲出經制有定上不敢妄費而下不敢妄征矣

### 清軍之弊

所謂拂民<sub>云</sub>變者其弊有三清勾之始執事不得其人上官不屑而委之有司有司不屑而付之吏胥賄賂公行奸弊百出正軍以富而幸免貧民無罪而干連有一軍缺而致死數人之命一戶絕而破蕩數家之產者矣此清勾不明之弊一也

建寧日錄卷之二

七

國初之制梁集者不無遠近之異謫戍者多罹邊衛之科承平日久四海一家或因遷發填實空曠或因商宦流寓地方占籍既久桑梓是懷今也勾考一明必欲還之原伍遠或萬里近亦數千身膺桎梏心戀庭闈長號即路未訣終天人非木石誰能堪此此解補太拘之弊二也邇年以來地方多事民間賦役十倍曩時鬻賣至於妻子筭計盡乎雞豚苦不聊生日甚一日而忽又加之以軍伍之役重之以供餽之煩行齋居送無地可以息有死別生離何時爲之聚首民差軍需交發互至財殫力竭非死則亡此軍民併役之弊三也良法善計不

在乎他在乎祛此三弊而已矣

### 弭盜

弭盜之術聖賢明訓昭然似無容議矣然愚見竊以爲未然者蓋膏腴之往亭參之見聞乃知盜賊不盡出於饑寒而饑寒不能驅良民以爲盜也究其所由皆由教化不明禁防不立少年不逞之徒始則縱飲博以蕩其產既則肆強暴以快其兇積習既久過惡貫盈遂相聚而爲標劫之事矣正所謂有勇而無義者也幸而撲滅之早爲禍猶輕否則延蔓滋甚蹂躪中原摧圯社稷漢之赤眉綠林黃巾晉之孫恩盧循黃巢朱溫宋之王則宋江方臘

建寧日錄卷之二

八

近日之劉六劉七楊虎鄧藍皆此類也是豈饑寒迫脇弱小細民之所能辦哉間有一二與其中不過驅掠協從不能自拔者耳非其本謀之所能及也其餘鼠竊狗偷以活一旦之命者容或有之然苟得一飽足以滿其欲矣焉能爲害如是之大也哉故唐虞之時以寇賊奸宄與蠻夷猾夏並稱而通屬之士師而成周亦以詰奸懲刑暴亂爲司寇之職皆所以嚴其禁防杜其漸習以靖亂于未然也若夫開衣食之源等事乃惠養齊民之常道禁暴止亂不全在此或曰孔子不欲之言何如曰夫言不可以一端求也不欲之言乃爲季氏而發前



謂夫子有爲之言也執此以爲通訓固矣

固本

庚戌之秋虜衆犯我都城則相顧錯愕無能爲驅逐之計幸其志無他唯在搶掠飽欲箇載返還而出余道經涿鹿河間詢之父老咸稱虜雖強衆中國逋逃什居七八民則困於有司之徵派軍則苦於債帥之誅求妻孥凍餒不能聊生輾轉死亡莫爲軫恤故甘心異類北走匈奴爲其嚮導耳當事者若能少寬一分則彼雖禽獸誰無懷土之情而沿邊諸處自將鼓氣奮勇以保家室人人干城可不煩

遼志曰錄世抄卷之二

九

九重北顧之憂而虜人不敢南牧矣余因重有感焉惜心無窮而分有限不能爲之所也迨歷浙東見倭夷大作揆厥所由亦緣沿海窮民爲輸將所迫始則投勢要以通番繼乃邀番人而入寇與西北事情如出一轍乃知昔人蠶絲保障之說誠爲有見而賣劍買牛者蓋必有所作爲而致之奈何今之爲民牧者平時既無以及民一遇有警輒又多方糾擾是何異灌膏而揀焚導水以拯溺也吾恐外虞莫支內變且作當事者苟思患而豫防可不急爲深長之慮而蚤爲固本之圖哉

虜情論

嗟夫自北虜桀驁以來內而

廟堂之所擬議外而總鎮之所經營蓋亦竭天下之思不遺中國之力矣施爲次第講究歸極固可挾而知也是故虜情前後巨細之不同而我應變規畫偏全之各異要之即往可以証今因今可以垂後也夫自虞臺失利虜人肆欺而又重之以雲中之變叛人悉心爲彼嚮道虜遂移志謂可憑陵于是大舉則深入小舉則近入邊事紛紛無有寧日然小舉不過其本路大舉亦不過宣大兩鎮而已大同之寇多始于薺城懷仁而極于朔應山陰宣府之寇多始于張家堡膳房口而極于東西二城蔚州廣昌自己亥一歲三犯鎮兵不支虜遂以宣府爲殘破而以鴈門爲不足馳矣于是連年大舉直抵太原聲動平陽氣凌遼沁由是西而澤潞東而直隸千里騷然竟圖守禦此虜情一大變也其深入山西也秋初則多霖妨其馳突秋深則無禾靡所因糧故甲辰之寇則復舍置山西專聲畿內一入蔚郡徑薄廣昌以爲紫荊而南甲馬院稀生養後庶可全得志不復間關由是

京都震警防禦四出此虜情又一大變也故曰虜情前後巨細之不同也國家之禦虜也自成化弘治以來宣府之丁零野狐大同之弘賜陽和諸口皆

常經理以爲虜衝庚子以後太原怵于凶焰平陽亦憚先聲山西置將招兵動以萬計歲運秦討與宣大同而北直隸之築堡鄉村河南北之屯兵渡口日繼一日督責相先此禦虜一大變也建其政慮復軫京師紫荊倒馬也以重兵宣大諸邊千里擺守未秋而集既冬未死步卒倚戈于橋馬兵連營于內糧芻犒賞以百萬計姑備目前罔知稅駕此禦虜又一大變也故曰應變規畫備全之各異也夫飲竭於敝卮補漏即止江濁于行潦澄源乃清虜之所以南犯山西東聲幾輔者正以宣大之漏未補而源未清也紫荊倒馬是曰近畿重兵守關亦無不可而山西之徵調紛紛內垣重擺東西相望何止千里或者筭之過手宣大既係要衝宜謹哨探迎戰于近邊擊邀於既入亦無不可而該險未周守株是困長圍羅列動以踰時或者筭之踈乎懲庚子之深入則內垣之擾不辭鑒甲辰之掣兵則外邊之擺愈久時勢逼迫左右爲難此智勇之深憂豪傑所自失也三二年間督府輸誠市悃不憚于屢危補弊揀偏委曲以致用是故頒乘塞之節度則後必有程定援揀之便宜則兵不虛設併守之議建則外邊之備嚴而三鎮篤同舟之濟內調之兵戒則不經之費省而邊境漸之

兵可謂極潤色以從權遵時宜而合道者也觀者但知夫轉移之易施而不思委曲之多道因革之成績而莫念通變之苦心於戲即往可以證今因今可以垂後異世之下其尚多惑也夫

### 北伐論

國初之北伐也將篤于萬全士奮于百戰中山紆謀策保保爲必圖之獸岐陽奮勇期和林爲必覆之巢今考之自開平之定大同謝彥之取東勝函門數鑿革車更駕大舉于伍年之分道極鋒於七年之窮追然而捷報日聞虜終不盡且崩北之戰大將壁守桑哥之返全軍幾危存道頂於斷頭良臣

職于上刺則亦可謂難矣夫

國初諸將雷擊風掃前無橫陣而顧數數于此何邪於戲馳突北虜之所便宜沙漠斥埃之所不及夏往有暑渴之虞冬進有鞭仆之患熊羆稍後或虞于斷糧還埃暫弛每至於失道今以數萬衆遠巡于馮鹵不毛之地始則求戰之無期終則入塞之途遠隱柳藏狄戒心日警鳴笳鏖鏘事變不常而欲以有限之食垂竭之力群既困之敵爲盡殲之舉乎於戲施之中國則一戰之捷易立而伐國之功難成施之外夷則保險之要易求而出塞之畫難講此鄙人所以有區區之論也或曰漢武事匈奴

奴卒空幕南不既得志已乎曰漢武承文景之後士民殷富竭天下之力以事匈奴卒之海內虛耗戶口殘半兵雖數捷而右軍之陷前軍之降不自償也

國初天下始定根本未固

皇祖志在于保民將臣亦震于兵燹是故有犯則戰未嘗弛嚴小勦則悔不求逞志所以全疲癯以天年起瘡痍于杜席也則夫當時之長算得非萬世之永轍邪余懼夫倖倖者不忍於邊塵之數警而輕爲伊吾居胥之想也是故慎言之

明法用間

王鏊

明法曰切見北虜屢寇邊陲沿邊諸將無敢當其鋒者幸而虜自解去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練以俟後舉臣觀火篩雖號然比古之冒頓元昊不足方其萬一使吾將良士練又何畏哉今日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罪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虚民心離散深可畏也自虜爲患求將又矣而武臣之中素著才畧文臣之中素負韜畧者豈無人哉亦或不善用之耳駕馭之道賞罰二者而已賞一而百勸賞當功也罰一而百懲罰當罪也比年邊臣冒報皆得陞級

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令之戴罪近拔張俊爲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恭問擬斬罪則人知懲矣然擁兵不進如副總兵姚信則又得以逃其罪罪罰異此人心所以不平也用間曰火篩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則有間可乘也今宜榜於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賞千金爵封侯小王子舊常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同好然者則可使之互相嫌隙然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以爲迂臣則以爲三軍之事莫重於間蓋縱不可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而攜其黨也

卷之二

十四

徒戎

頡利既擒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來降者尚十餘萬詔議處置之道群臣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喪之非慕義自歸者也請悉籍降口納充豫闕處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爲齊人是中國有加少而漠北遂空也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爲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虚之地且示無所猜秘書監魏徵曰突厥鳥獸野心非我族類今其來降不忍誅滅當遣還河北夫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爲郡縣者不欲使近中國也奈何以河南居之今降

者十萬餘若假數年寧息應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子于四夷若天地之于萬物覆載而全安之今突厥歸命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之義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謂處以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為徵曰魏時胡落分處近郡晉已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用後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彥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創殘之餘以窮歸我我接護之收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畊農又選酋長入宿衛何患之恤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

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皆言宜處之河北樹立酋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抗衡中國長轡遠馭之道也帝主彥博說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分處之於豐勝靈夏朔代之間達順佑化長四州割頡利故地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統之擢酋豪為將軍郎將者伍百人奉朝請者復百餘人

自幽州屬靈州其變滋矣是故漢四郡之舊唐不可復見也嘗謂唐臣之議突厥納之充豫是謂忌而不弘委之河南斯則縱而遺患魏徵遣還河北之言師古國小權分之說聖人復起無能易也於戲

可以為而不為太宗是也不可以為而為之王莽揚廣是也將戎患有實數邪胡相值之左邪群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帝亦患之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豈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于是賜突厥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為泥孰侯利必可汗使率其種落還舊部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帝乃賜薛延陀璽書令無相抄掠且曰磧北延陀主之磧南突厥主之思摩渡河達牙故定襄城

京邊軍

李東陽

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調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虧損

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污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視軍民蔑視官府治之或不能堪縱之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遼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暖之不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糜濫無紀極之費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

息倉卒之際或變起于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于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夫宣府京師北門禦虜十分緊要凡此一事不便數端今滿朝之臣以爲不便臣等以腹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何諛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雖萬死不足贖矣

應援

兵部尚書王瓊建議曰十年虜寇延綏兵調固原分部不明違制不審以致失事乞著令行宣府大同

通鑑日錄世宗卷之二

十七

延綏三鎮撫鎮各先整飭奇遊兵馬虜不渡河則延綏聽宣大調用虜如渡河則宣大聽延綏調用無得先期以費儲備後期以失事機此恭襄公經畫也嘗考之故牘詢之士人正德年間補固漏隙扶持傾側公力多馬是故即吾宣所知者治潘浩之失機主朱振之簡閱即生口以度虜情稽道里以謹徵調是皆不可忘也

募民實邊

太子家令晁錯上言今起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擒也則卒積死今以數轉牧行獵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即入不採則邊民絕望降敵採之饒到胡

又已去聚而不能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數年中國費苦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具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徒實復其家子冬夏衣廩食能自給乃止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拯助赴胡不避死其與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且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繁虜之患顧不美哉從之

通鑑日錄世宗卷之二

十八

三代以下得禦虜之宜養鋒蓄銳不耗內而善防外者君莫如漢文畫禦虜之策知彼知此盡地利而得人和者臣莫如晁錯以今觀之去彼歲年何啻千百北狄之興亡強弱亦幾易種矣而其所言回鑿鑿可見之行也於戲團結之力十倍于徵調轉輸之苦百倍于屯田安得錯也與之極論乎

兵算便于土著莫不便于遠戍何者山川險易知諸籍之不悉也水土風氣習染之不一也家室墳墓顧塗期廢于番易法撓于逃遁弊積于顧役于是部伍如傳舍操卒盡市井矣而其轉輸之難尚不論

也於戲慎抽選以嚴土著之兵廣屯田以省轉輸之費二者缺一不可也

### 邊郡內郡說

邊郡者內郡之扞蔽內郡者邊郡之本根理勢相須而勝衰倚伏者也是故水災既定合宮受成中國之治極矣時則葷粥遠逃蚩尤就戮邑冰鹿以爲都登釜山而輯瑞邊境亦極治焉青鳥失刑黃竹興悼中國之亂成矣時則三胡內侵戎篋不至烽燧交于驪山左社處乎伊洛邊境亦成亂焉以至後世趙籍主父之威則富國而斥胡秦遭土崩之勢則廢塞而縮地西漢之勝也開榆中以置郡並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二

十九

陰山以爲塞而一經奔竄邊土分崩常山居庸民

戶內徙矣東漢之勝也南虜比于藩臣羗卑難于編戶而一遇卓克邊民流徙雲中五原併爲一郡矣故夫承平之日則邊土須養于內郡往往有割肉醫瘡之嗟有事之時則內郡播擲于邊土將四潰橫流之不可採矣故夫深國家之慮者培本根以及扞蔽而輕重以制其權藩扞蔽以庇本根而緩急以措其用於戲是之謂保大永安之道也

### 宿衛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

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宋太祖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即此一事寧不爲今時之所急乎

### 井牧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二

二十

長山先生胡翰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散散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散散矣爲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大之饑猶已饑之一夫之寒猶已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靈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

事宗祧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爲子孫  
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生產  
畜牧膏壤十倍上擬封君編戶之氓無立錫之地  
則卑下之爲役爲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勢所  
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  
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蕪并名田者占田也  
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  
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  
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  
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  
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蕪  
以品蔭其親屬自啓訐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  
專事要束之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  
所未喻也殆不過爲蕪并之閑耳非有資於畝畝  
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  
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  
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放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  
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  
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  
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其租庸調之法  
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  
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

即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蔭桑  
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  
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  
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無養  
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  
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鬻富不得蕪猶懼不能守  
吾法而乃聽民鬻永業以葬鬻口分以遷是以小  
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揀於敝賤窮困貧民獲保息  
周典也何惜而不爲之鬻而加罰永徵之禁抑末  
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  
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  
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閑田給受民不獲其實徒  
爲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  
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  
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  
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  
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鬻而民不固如  
陸贄所謂時弊者勢馴致也時敝則法亦敝故均  
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爲井  
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有洫四  
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爲一同治  
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逋逋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

百夫有洫洫有餘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爲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爲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爲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爲甸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

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爲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于公孟軻氏所謂皆什一者是也鄉遂之地采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采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爲掩焉司

馬度山林鳩澤穀辨京陵表淳鹵數量濶狹鄉疇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九土之入脩千乘之賦况中國之地無山林澤穀之阻無淳鹵量濶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爲貢商人用之以爲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爲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爲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養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贍貧者并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歛五也此其丘甸革車長轂於是手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游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僞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爲乎其謂不可爲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間萬井爲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爲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責于成也非大有爲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



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偽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  
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蔽多以限田抑富  
強猶有撓之者况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  
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况生齒滋衆之時乎  
怨歸於上奸興於下此不可爲者二也以余論之  
二者何足泥吾事乎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  
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  
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漢提封田  
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悉餘三千二  
百二十九萬頃皆可懇元始初造司農勸課定懇  
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  
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  
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  
爲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  
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求微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  
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  
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  
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興民天下皆知吾君  
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爲之  
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役秦延萬里塹山堙谷  
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  
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適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

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况下令如流水之源固  
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  
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  
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  
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於鄉郡乎是天  
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求逸欲長治久安而  
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  
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  
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爲之才操可  
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  
不復君子蓋深爲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  
秋氣至則草木落生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  
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生使之者不至物無可  
爲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管商之法  
孰與先生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  
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  
爲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井也可  
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使而已矣忠信之通賞  
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論名田不若均田均田不若井田井田之行有十便  
雖有二敵不足泥吾事况田數民數正相當但在  
上之人審所使而行之矣

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

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  
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  
欲遠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  
之漸弗能行也區博之言特告王莽非其人矣其  
實至論也後世儒者必欲行井田何哉

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爲封建不可非區  
博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爲必可行其說孰是  
曰孔子論繼代曰損益可知孟子論爲國曰潤澤  
在于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可知已  
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及古也亦宜

通鑑目錄世務卷之二

三七一

甲

唐初授民田有田有租迄後法弊民得轉易而有田矣  
多少不等貧富不齊田主逃亡靡所稽考稽安得猶  
以國初授田之法稅之故楊炎變爲兩稅所謂戶  
無主客以見居爲籍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是也  
田不過割則主客難別不論貧富則丁中不分安  
得不變後世有謂唐租庸調法變而取民之制壞  
者蓋不究其始末事體而漫言者也

凡立州之意有重其衝以鎮治有接其權以系遠有  
專其任以固畿有分其勢以防遠今或因襲以失  
其真或擅更以謬其舉顧名正義循實而昌新之  
耳

### 驛傳

驛傳之弊至此云極官無關而借關關得借而濫借  
既借待士之費遂成自便之風如淮揚驛遞嘉靖  
初歲約關三千不二十年乃今及萬矣且舟制愈  
大輓卒亦三倍於前

陝西京兆驛支費特繁其丞歲獲數千金良鄉固節  
驛河間瀛海驛景州東光驛葦慶松臺驛韶州笑  
容驛之類亦次之大要是馬遞之衝者省國財濟  
馬卒不可無處

### 海防

沿海備倭戍祇自備耳福浙商船漳則爲甚因以行

通鑑目錄世務卷之二

三八一

申

掠金塘等五山國初禁不懸舟惟周山設戍且并  
察五山五山不懸寇黨不便薪汲故禁五山則周  
山警息今禁不行而金塘尤連楹繹火  
河南防河堤湖廣防江堤通泰海州海鹽縣等防海  
堤一決而魚其人弗加之意可乎土勢岌岌人力  
詭詭今日云然

### 信史

王守溪閣老嘗作擬臯言其中論脩史一條切中今  
日之弊畧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  
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  
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后世史官雖具員而

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預聞  
惟易世之后則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  
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才乎  
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生于數十年之后追書  
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  
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偽或奪  
于衆不得書或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才識不能  
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勳業汨沒不傳而奸憸情態  
亦無能發其微以爲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以私  
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又云前代脩史  
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  
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通知典  
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  
當時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  
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記凡脩史則  
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吏戶禮兵刑工十館事繁  
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  
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之三品以上乃得  
立傳亦多記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  
必盡公後世何所取信乎

洪武十八年乙丑定設翰林院官罷起居注設學士侍

讀侍講學士爲正官孔目爲首領侍讀侍講博士  
典籍侍書侍詔爲屬官脩撰編脩檢討爲史官掌  
制誥史冊文翰之事原有秘書監弘文館起居注  
皆不設仍設華蓋武英文華文淵東閣等大學士  
班本院學士之上所謂起居注成周石史也記人  
主言動起居之事所以養精儲源裨君德以養蒼  
生昭善惡以信後世所係大矣今乃廢之則夫外  
庭之臣所知者號令文章而隱微莫觀與處者宦  
官宮妾而賢士罕接貽養元化傳裨將來又何賴  
焉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爲卷六

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  
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  
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  
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脩之者非一手也  
愚觀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  
上之人壞古脩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  
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篇  
自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矣春  
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  
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  
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

互分兩美相合至元脩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由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後有復何怪哉雖然豈始於宋哉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免兩家嗤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一言皆閤筆相視含毫不斷義稟監脩辭從指授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蓋漢唐皆文人相聚元則

世宗日錄世宗卷之二

三十一

羯胡相參其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豈特如漢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枉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斯文者可重爲慨也夫

館閣之稱自梁正明中於石長慶門設屋十餘間中有招文館集賢館史館三所宋太宗改作於左昇龍門裏集賢東廡招文西廡史館南廡賜名崇文院端拱中分三館書別爲秘閣命李至兼秘書監宋必兼直閣杜鎬兼校理三館與秘閣合爲一故謂之館閣元置官制行遂改爲秘書省

### 宗給

天下事有二大可憂何者古云磐石之宗天下服其疆以歷世觀之殆不盡然矣周室大封同姓豈不欲疆及其所以禍周者則秦楚韓魏之國也漢人監周異姓不得王及其所以禍漢者非外戚之親則州牧之將也魏人監漢忌兄弟之屬無藩屏之固及所以禍魏者任事之權臣也晉宋監魏藩輔必置至親乃致兄弟逼疑自相殘滅究其所以禍二代者皆握兵之悍帥也唐人監此宗室之親聚於都下封而不任卒之亂唐者方鎮之兵也宋人監此收諸將之權宗人偏於天下恥無事權若得矣

世宗日錄世宗卷之二

三十二

跡其所以禍宋者乃漢北之虜耳嗟乎天下之變常出於意料之所不及天下之勢每重於積習之所不察故經理天下者調其大略取諸利分之多者可以法矣多歷年所必有偏重在識其幾兆預以及之耳不然踈慮淺謀而寡先幾預待之見終不能以壽國家之命今大可憂者有二及今時猶可爲又則人心不易改事勢不易回用力多而成功難矣何也今之所急者莫急於宗室繁衍而祿糧不足以給莫急於邊備廢弛而士卒日以驕悍一者其不可爲之勢已形兆矣幸紀綱未壞當事之臣猶得以藉手若能達於事機處置適宜足以

服其心而順其事則宗室可安邊防可固人心復古如反掌耳不然日益不爲勢積變成豈不大可憂乎夫宗室之所仰給者皆百姓之供需也百姓之供需皆其田地之所出也田稅有定而宗室之生育無已

祖宗時一人者迄今有千人者矣今之千人数年之後倍千人矣豈惟千人將倍數千人矣今各省田額祿糧已有十萬二十萬三十萬不及宗室支數者矣若將倍千人公家將何所處况數倍千人乎今宗室蕃育之府有一歲支二季三季者矣有未及年分而先賣票領者矣有奔走市廛交易物貨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

矣有強暴恃勢而搶騙平人財物者矣有爲饑困所迫而忍爲盜賊者矣夫民間稅糧有限宗室所用無窮欲人人取足萬無是理既無祿食則饑困必至饑困之極誰不求生廩耻喪而奸僞生良心

戚而奸宄作將何所不爲乎及今

朝廷固執舊法不爲善變之謀其所食祿糧又非神運鬼輸之可得是坐視宗室之困而致變也可乎夫邊鎮者內地之藩籬邊鎮固則內地安古今不易之道也今之各邊自甘肅戍害撫臣之後有大同五堡軍士之變矣再有馬昇楊林鈞引北虜之變矣繼有遼東緋打巡撫之變矣蔑視典憲轉相

効尤觀其不道之狀即唐藩鎮恃強梗化之機也夫奸宄之興不在於末流勢不可爲之日而在於勢已形見上下因循不以爲異之際國家危亂之禍不成於尾大不掉無所措手之時而成於機事萌動苟且目前眇不知遠大之圖之始且夫人心之所趨向事勢由之變更今各邊軍士驕悍不逞屢屢如此司國政者又往往苟且僥倖暫圖一時息戚而無長慮却顧萬世燕翼之謀積習之度量

朝廷處置大率不過如此不逞之心日益堅固違抗

主將挾制撫臣狎侮號令不征不戰將無所不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

况邊鎮糧草時常告乏假此爲舉人心易搖由之倡亂勢所必有興言及此豈不大可憂乎嗟乎斯二者方今燎厝剥膚之患也主張國計者烏可不加之慮哉

將軍中尉改授議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褒隆宗室以資維城之助然萬世周悉之慮萬物一體之仁亦未始不行乎其間有褒隆之典而無周悉之慮者漢是也無周悉之慮而有一體之仁者宋是也彼其大啓九國周匝三垂宮室百官同制天子褒隆至矣而末流致溢橫逆屢作文帝承賈生之議景帝用晁錯之

計武帝施主父之策累世積謀若防巨敵然後幸以勝之使有三子者蚤爲周悉以慎厥初則終漢之世其強當不至於七國之變其弱亦曷嘗有奉敵恐後者哉力強則勢軋封大則難繼天子徂難繼之惠則權替諸侯擅相軋之勢則彙作欲其不逼上而陵下也難矣變起於權替必過懲以制之彙作於勢軋必極力以撓之世遠情疎加之以過懲力撓欲其無廢隕而耗敝也亦難矣宋以睦親廣親祿華親賢四大茅聚皇族於京師爵位職位升進以序幸第宿衛兩無嫌猜黜陟陞叙與庶姓不異親親賢賢可謂一體矣而靖康之亂巷席以

北惟屬籍稍踈賜第者惟與夫效職州路者通幸有以自全使蚤有散布遠慮豈其北轅之慘若彼哉聚居則情親則猜忌不作而相勸以爲忠是以終宋之世無宗室之亂而多忠盡之助金元之變伏節死義屢奮而踣者叔較時實輩至百有餘人亦其法意使然也我

朝稽古隆宗鴻爵大封散布天下恩意隆洽有宋室之厚而無宋法之弊

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以世序差迄于無窮皆食租衣稅勿干民事有漢室褒崇之盛而無漢室尾大之失漢至元成王侯子孫漸盡矣宋至靖康凡六世

隨蹕渡江僅存百有餘人 當今麟振蕃懋秦晉陽曲慶成西河交城宋和周楚魯蜀華陽代山陰襄垣宣寧隰川定安靈丘懷仁肅遠慶岷南渭韓藩唐伊趙鄭襄荊淮德崇吉徽益衛汝榮靖江弋陽江川四十五府

親王郡王將軍中尉庶人迺至三萬有餘位自古宗室之蕃蓋未有盛於今日者也昔在

皇祖固未能豫觀今日宗室之盛而不容不以厚道教後皇故

祖訓供用章前列唐宋祿制而後定以今制

聖意蓋可知也夫親王歲支萬石奉國中尉歲支二百

石總而約之三萬餘位各用祿米每歲數千餉石不定制如今之勢一傳再傳宗室且十餘萬郡縣將以何給之哉以

周府言之自親王至於庶人合五千三百有奇每歲支撥二百萬四千八百四十餘石有司稍不應期則群聚而陵侮之守令者民之父母也徇宗室則民不能支徇民則宗室弗給

聖皇以萬物爲一體亦何忍於宗室病臣民也我

聖祖蓋已豫觀今日當有化裁之者矣  
祖訓職制章曰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示人府具以名聞

朝廷考驗換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當是之時皆

始封親王所謂郡王者獨靖江一府耳而即曰郡

王子孫云是

皇祖亦每以文武之才夾輔之勛望支庶也待其時未

有所謂郡王子孫者未暇詳為之法耳

今上仁育義裁因時以立政伏願停族惠民合為一體

不拂

祖訓之文而連繼世之良法以傳萬世蓋今之急務誠

莫有踰此者然廷臣每重其議而不敢發者良以

鎮國將軍其祿已比一品即欲換授當以何官與

之其勢即有所不可即今陞轉如常選法則黜陟

逢恩日錄世務卷之二

三七

亦當如常考法其致政而歸也又將何以處之夫

藩祿日增而民之常賦額不容於增矣法窮必通

英斷如

今上遭際亦難矣失今不為之制再世之後誰其復能

處之

聖君賢相會於

朝堂忍令宗室有不給之怨守令有掣肘之嘆耶夫

禮義者柔和性情之方也學校者執禮明義之府

也榮寵者奔走才智之具也竊願稍倣宋制每府

建設宗學妙選師傅而教之三年大比則於每藩

鄉試各增解額數名以賓與其賢者蓋已封者弗

復肄於學官而未封未名者斷以其年月日為始

盡令就學每月人給廩米三石以端其儉素之習

其庶人量域廩數亦令就學以銷驕亢之氣而發

其廉耻之心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學校監臨

屬之提學及御史一如州縣儒學之例提學官巡

按官每歲各以三等簿籍填註考語

聞奏而歸其籍於宗人府其登薦於文武科目者換授

官職陞轉如常選法其後致政歸也亦以考察舊

例處之如年老致仕則以原職給祿終其身貪暴

不謹則亦黜為庶人明其罰是受登薦者皆將強

勉於為善也其不能與於登薦者三十歲為限肄

逢恩日錄世務卷之二

三八

業十五年之間學行考語五居上等十居中等者

宗人府具以名聞釋褐授職如舊制不及格者比

照

祖訓襲封事例減半給祿其棄禮義捐廩耻甘居下等

者遵

祖訓輕則降等重則黜罰之是不與登薦者皆將強勉

於善也師儒之設舊制王府教授秩從九品屬王

府即與八歲入小學職事其宗學設官不敢擅擬

竊願稍重其權又必便於御史憲臣之節制知府

之提調者每府以宗室位數為準大約百名設與

一官委以十五入大學職事關白本郡則提調為



近而稍忌有司監督以御史憲臣則法嚴而教行未授封爵則儒服肄業而體貌便百名設與一官則業有司存而亦足以抵登薦之員缺此皆宋人之所已試而效者特在我

皇上親定其體制而已所謂百名設與一官者如

秦府之封在陝西西安府城即設西安府宗學合秦府未封二百四位未名二百三十九位庶人一百五十六位而計之共五百九十九位設分教六員掌教一員諸府以是為差所謂抵登薦之員缺者如山西布政司境內晉陽曲慶成西河交城永和代山陰襄垣宣寧隰川定安十二王府未封名宗

建寧日錄世務卷之二

三九

室凡三千七百一十五位約百位與解額一名則山西布政司解額合增三十七名陝西布政司境內秦肅慶韓四府未封名宗室一千四百十位約百位與一名則陝西布政司解額合增一十四名諸府各以是為差河南湖廣山東江西廣西四川六布政司未封未名宗子四千四百四十九位合增宗學解額四十四名有奇通天下宗學每試得鄉薦九十五名每會試合請放宗額一十名每宗室百位設學職一名四十五府合選舉職九十五名是又適足以抵選部之員缺而選法可以無滯也於是定為廩食之法八歲入小學月給廩米一

石十五入大學月給廩米三石至於三十無過而後授官始如官資給祿十五年之間廩足代耕而不足以修肆則墳塋自不容於多置墳塋有制則生息有限而詐冒冗濫之弊亦可以不煩而革考校之法嚴則三十以前有以理性節情而仁厚之德熟三十而後受封則性已堅定而廉耻之道著是質之

祖訓而不違稽之前鑒而有獲垂之萬世而無弊也昔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此其勢有不容不更為之制者

聖明之主不世出願治之臣亦不世出今明公議及此

建寧日錄世務卷之二

四十

矣竊幸

國家磐石之宗守令又民之政將相濟以有成而萬世周悉之慮萬物一體之仁在今宇宙間也

宗藩祿俸莫艱於山西河南綿綿瓜瓞以有限之地承之其能濟乎議者有輸運移分之說然輸運不如移分或補或創是在斟酌之爾矣

皇庄

正德間皇庄及皇親功臣各庄田順天等府內共三百八十餘處每處地土各數千頃共計地土九萬餘頃

弘治末年興濟縣皇親免役產當十之八



宗廟

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向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以西為尚之說誠有所未安禮以時為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為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屬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陽明先生云

祀典議

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祀之興肇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麋麋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然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籩豆簠簋樽壺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宴饗賓客而周公制禮與毛血玄酒同薦鬼神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清廟時饗禮饌畢陳用周制也園陵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

加焉但當申教有司無或簡怠則鮮美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籩豆之數也

釋黃

釋黃議六略言斯道肇于堯舜衍于禹湯文武周公而折衷于孔子然則由堯舜而下皆合祀于天子之學天子之學有五東曰東膠西曰瞽宗南曰成均北曰上庠而其中曰辟雍蓋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居于北者象五行之水宜以堯舜為先聖稷契為先師而以建子之月行事成均者夏后氏之學也居于南者象五行之火宜以禹為先聖皋陶伯益為先師而以建午之月行事瞽宗者殷人之學也居于西

建子日錄世務卷之二

聖一

者象五行之金宜以湯為先聖伊尹仲虺傳說為先師而以建酉之月行事東膠者周人之學也居于東者象五行之木宜以文武周公為先聖太公望召公奭為先師而以建卯之月行事辟雍居中象五行之土而孔子集群聖之大成宜以孔子為先聖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為先師而以辰戌丑未四建之月行事其四代之賢者各從祀于其學之兩廡自七十子而下以及後世大儒咸從祀于辟雍之兩廡然惟天子得以徧祀歷代之先聖先師而守令則唯祀孔子一聖顏子至朱子九師而已蓋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

諸侯祭封內山川故唯天子得以徧祀天下之名賢而其餘皆不必祀祀之則爲僭且濫矣近世金華宋濂作孔子廟堂議頗合禮意而惜乎猶有所未備也故推廣其說如此先生自謂好禮之士有能以此言請於朝未有不從者恐未必然然此足以見其考古之學矣 吳郡布衣沈璣字孟溫著

### 宗法

古人宗法之立所以立民極定民志也今人不能行者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蓋古者公卿大夫世祿世官其法可行今武職猶有世祿世官遺意然惟公侯伯家能行之其餘武職若承襲一

建寧日錄世祿卷之二

四十三

事支庶不敢奪嫡賴有法令維持之耳至於祠堂祭禮便已窒礙難行如宗子雖承世官其所食世祿月給官廩而已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故貧乏不能自存者多僦民屋以居甚至寄居公廨及神廟旁屋使爲支子者知禮畏義歲時欲祭於其家則神主且不知何在又安有行禮之地哉今武官支子家富能行時祭者宗子宗婦不過就其家饗餼餘而已此勢不行於武職者如此文職之家宗子有祿仕者固知有宗法矣亦有宗子不仕支子由科第出仕者任四品以下官得封贈其父母任二品三品官得封贈其祖父母任一

### 品官得封贈其曾祖父母夫

朝廷恩典既因支子而追及其先世則祖宗之氣脉自與支子相爲流通矣揆幽明之情推感格之禮雖不欲奪嫡自有不容已者矣此勢不行於文職者如此故曰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知禮者家必立宗宗必立譜使宗支不紊宗子雖微支子不得以富強凌之則仁讓以興乖爭以息亦庶乎不失先王之意矣

### 鎮守

本朝自己已之變各邊防守之寄益周於前如各方面有險要者俱設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各一員下人名爲三堂宣府大同遼東陝西三邊又有協守分守遊擊等官其制尤爲縝密但近來添設頗多姑舉北直隸言之如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密雲古北等處居庸關等處各有鎮守內官鮎魚石等營黃崖口等營臺頭營山海等處永平太平寨青山營城眉山營遵化樂陽等關劉家口等處黃化鎮紫荊關倒馬關凡二十四處各有守備內官武官稱是夫武官分布要害遇有緊急各任其責內官之設既非令典今以數百里之地其多如許况此輩原無祿食大平之時日費頗豐不免取諸所部孰敢誰何萬一事起不測折衝禦侮必賴

建寧日錄世祿卷之三

四十四

將臣彼亦無能爲也或犯吏議

朝廷又各原之付司禮監奏奪軍力之疲敝軍政之不脩有由然矣近皆停革昭代之聖政此其第一也間常考內官之制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末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特職專辦內府衙門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即回今則干與外政如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嘗在通州遇張太監交趾人云末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文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旁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反迴避之且稱呼以翁父矣

任用宦官前代有國之初自無此事漢高借枕樊噲得排闥而言之而東漢循致燎原乃爾唐自中葉有監軍者蓋其時因疑諸將特以親信崇之宋太宗令王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爲宣徽使太宗謂太重不可遂創宣政使處之朱子曰朝臣諸將中豈無可任者須得用宦官彼既有功爵賞不得吝矣然猶守法制恐啓宦者權重之患及熙豐用兵

遂皆用宦者李憲在西權任如大將馴至後來遂

有童貫譚禎之禍後世之事無亦有類是者乎

仇士良致仕教其黨以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士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士良之言聞寺傳心之秘藏也而史臣得而述之爲益大矣

### 馬政論

林駒

馬政之說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通牧者周也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疋之類平時則官給芻牧

有警則民供調發然而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蓄馬此蓋在官養之耳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謂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新造之後末年驂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不及論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之驂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阡陌開井田廢兵車不取之田賦戎馬各從官給於是馬政日廢而外患生矣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

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蓄牧而官不禁焉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群橋挑居塞則致馬千匹于是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什陌成群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既數出師馬大耗乏則行一切之令自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蓄邊者從官假馬毋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蓄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驢駝負出玉門關輪臺之悔始脩馬令此漢牧於民而用於官之制也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始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伐之餘鳩括殘騎僅得牝牡二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肇自貞觀訖于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萬餘匹于時天下以一練

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垂拱以後馬耗大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羣此唐牧馬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宋內有天駟監外有十八監此官馬也民間蓄養指爲外廐此民馬也沿邊筭郡估買蕃馬此戎馬也然就是三者論之而監牧爲尤重蓋官之馬多不專責於民中國之馬多不專倚於戎狄專責於民則民受其害專倚於戎狄則戎狄享其利此累朝於監牧之制所以必加之意也部轄有方秣飼以時而騰駒游牝順其物性矣既置群牧司使以大臣領焉何其重也乾德六年八月幸飛龍院九月又幸十月又幸一歲之間凡三幸馬何其重也夫惟待之也重故其視之也亦不輕蓄牧孳息自足國用民間與蕃落爲市猶禁之而黎馬不及格尺亦牧之不問何者其所資者輕也天禧中嘗廢東平監矣未幾而復置天聖中嘗廢八監矣未幾而復議蓋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此君臣上下所以必於是奉奉歟熙寧大臣爲謀不審聽曾孝寬之說而壞祖宗之制賦牧地與農民散國馬於編戶坊監廐庫柵序并泉七八十年經畫一旦廢罷民受其病官乏其利中國不足求之夷狄於是茶馬之職置矣元豐以後其弊歷見天子慨然追念舊臣聖言

及此誰執其咎吁市馬於戎猶可言也責馬於民不可爲也不然則尹馬之法已盡罷而茶馬之職至于今不易者亦必有說矣

### 市戎馬

宋太宗時市戎馬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夫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實用兵騎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使重譯而至焉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蓄牧轉徙旅逐水草騰駒游牝順其物性由是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馬至于中國則繫之維之飼以枯索離折牝牡制其生性玄黃尫瘠因而而減耗宜然矣又有不同中國之馬服習成性食枯芻處華廐率以爲常故多生息而無耗失古者田賦之法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城池邑居苑囿凡三十六萬井不輸賦外六十四萬井出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此賦馬之數也諸侯大者四千匹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卿大夫者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故稱百乘之家則天下之廣諸侯之衆戎馬之賦多矣是以唐之暨晉皆處河北而北虜不能爲患由良馬之多也此並取於田賦不聞市馬於戎也洎秦壞井

田漢興阡陌兵車不取田賦戎馬悉從官給是以匈奴歷年爲患由馬之少也故是錯說文帝勸農功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謂免三人甲卒之賦也至武帝七十年間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牝者擯而不得會聚此則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於戎也今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產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母愈磨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驅令艱灰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蠹於是議及養駒之卒量給賞緡其如所賜無幾而尚習前弊何今竊揣量國家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兩往來資給賜與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之牝馬以分蓄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納馬則止馬則是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牧其半亦可歲獲萬匹况復牝以生牝駒以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特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頓之南十年之間其息無筭况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乾坤震坎則具其象也隨晉渙則擬之辭此馬之見于易也遠則作牧于羗夷近則納結于甸服此馬政

已見于書矣。駢牝衛風才臧魯頌詩則詳哉其言之也。春秋謹嚴而書新延廐作丘甲若周官之法養之以皂乘廐校視之以圉牧吏丞設祖牧社步之祭以謹其本時出入游靡之節以宣其性分序棧牝壯之別以一其種嚴攻講刻剔之策以就其才又爲之禁原驅蠶網惡去害後世馬政有能出其右乎。

唐太宗回鶻十驥贊殊毛共櫪狀花蓋之交林異色同羣似雲霞之間彩亦奇俊語也。

### 馬政

丘公所論官牧之法大槩得之至其所以處置民牧者

通鑑目錄世宗卷之三

卷之三

則恐煩難瑣屑比之今日益增擾亂殊非通變宜民改弦易轍之道也。且前既言保馬之弊使民一身而應二役有損於民無益於官諸云云者可謂洞照其原矣。今所處置乃止於此不知依此行之百姓可以免二役之苦乎。可以免芻秣之費乎。所養之馬果可以免於小弱羸瘠而真可以供戰陣之用乎。若徒爲紛更而前弊不免祇益害耳。或曰然則必於兩直隸河南山東之地置監牧蒐間田盡變民牧而爲官牧而後可也。曰不必然也。太平日久中原寸土民皆開懇以爲世業縱有山巖川坂不可耕種之地亦百一耳安得閑田可以置監

牧馬也。耶果爾則其害又甚矣。曰然則如之何。而

可也今之法而通之以宜民而已矣。蓋國家之初

干戈甫定而馬有餘乘生齒未繁而地有餘畝故

賦馬於民借民之力以爲牧養因地之餘以圖蕃

息亦猶古之所謂散之華山之陽云者其法非不

良而其意亦非不善也。行之既久弊患漸生馴至

今日爲害滋甚有審編之害馬有二役之害馬有

輪養之害馬有芻秣之害馬有點視之害馬有交

兌之害馬有印烙之害馬有倍償之害馬而又有

官吏之科擾馬里甲之侵漁馬訴訟之繁多馬影

射之奸巧馬百孔千瘡難以殫述而中原之民始

坐困矣。至其所飼之馬所生之駒又皆小弱羸瘠

無一可用盡如丘公所言者起佚之時往往計丁

出錢每馬一匹多者四五十兩少亦不下三十餘

兩而後可以免於僕寺簡退之苦。前日所養之馬

徒受勞費無窮之害而何嘗得其萬分有一之利

哉。匪直民也官亦何嘗得其萬分有一之利也哉。

夫國馬之不可缺者民既出錢以供應矣又使養

無用之馬而受無窮之害此何謂也。爲今之計當

總計每年應俵某省若干某府州縣若干如有偏

重偏輕之處當量其地方大小民力多寡一切通

融而均攤之立爲定式某省應俵若干某府州縣

通鑑目錄世宗卷之三

卷之三

中

應俵若干即於本處見在田糧數內起取銀兩若  
今水馬二站者然每年照數買馬起俵無致闕乏  
然後將所養見在無用之馬盡行斤賣解價僕寺  
收貯以備買馬之需如此則

朝廷不失國馬之利而百姓頃除養馬之害中原赤  
子當鼓舞聖德於萬萬矣

古今馬政詳矣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  
而給於民宋則始牧於官其後蓄之於民又其後  
則市之於戎我

朝蓋兼用之故兩畿山東河南牧之民者也牧之民  
者兩京太僕寺主之陝西遼東牧之官者也牧之

聖恩日錄世務卷之二

五十三

中

官者行太僕苑馬寺主之山西行太僕寺之設蓋  
與陝西遼東等乃不在官不在民而所謂備邊馬  
政並其意與法而失之何哉孳牧止於衛所衛牧  
壯十所又半之解俵僅存虛名緩急無益軍旅非  
如山東河南之徵額有常也給散歸之官軍耗折  
漫無稽考有則籍為衣食之資而芻牧不盡其材  
無則規免征調之苦而瘦損是其所利甚則以之  
充傳遞之後為轉運之資買補絡繹而死傷相尋  
皆寺官所不得與者此豈法之設端使然哉夫牧  
之惟恐其不多養之常不得其法用之而卒無其  
實皆自憊之道也昔趙充國留田金城罷騎兵獨

留步卒彼豈無謂哉李克用父子以馬上定天下  
然數滿三萬即已病其太多故范延光對唐明宗  
云養一騎卒當步兵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  
步軍蓋謂馬之費唐也今既不能惜養馬之費而  
又不能資有馬之力以此較匈奴長伐不亦左乎  
說者謂宜重僕臣之權定秣飼之法減隨營之額  
增芻豆之價擇水泉便地置監牧草場舉園槽餵  
養之法而嚴稽查追捕之令其庶幾乎其庶幾乎  
國之大事在戎戎之重寄唯馬

國初率自十五丁以下養馬一匹免其田租之半逮  
至

聖恩日錄世務卷之二

五十四

中

孝廟易以丁田相兼貽謀甚善厥後丁役不知寢于何  
時今惟計畝領馬而上田沃壤多淪入于兼併之  
家小民承養馬匹類皆荒疏瘠土甚則亡立錐之  
地且因年祀綿遠圖籍漫漶無可稽查民之累害  
未可殫言頻年貧弱流移戶口凋減豈無故哉今  
欲覈田蠲隱欺驗戶丁之多寡查照丁田相兼之  
制均撥馬匹或有里胥科派大戶侵漁盡行禁止  
亦或可以少甦民困之萬一奈何民之流寓者衆  
計其所積反裕于土著之民若科之以足額外之  
差非所以為厲也隱田者多計其所獲率自為封  
殖之計若均之以足常額之數非所以為厲也果



能酌而行之黎民無鴻雁之哀菽粟如水火之多矣何患乎馬政之難舉乎

### 土兵

土兵之名在宋嘗有之

本朝未有也成化二年廷綏守臣僉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遺民多驍勇耐寒習見胡虜敢於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之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得驅使者兵部奏請

勅御史往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府谷神木

米脂吳堡清澗安定安塞保安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原點民壯

選定日錄世務卷之三

五十五

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

二丁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于時得壯丁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

正統

已已之變兵部徵各省兵入禦虜時天下承平日久軍政弛緩逃放不清徒具尺籍應者無幾當時入臣建議設立民壯以備倉卒法古兵出於農之義三特在野力田一時入城講武若有征調即同正軍此舉獨出漢唐宋發募剝配之上又陰蓄重兵於天下一時卒用旬日可集但歲月積久其法浸壞人不揀選疲弱備數者有之籍無定名戶人

輪役者有之人無定戶均徭流編者有之甚至徭銀在官顧覓游手者有之此皆有司之失政也提擻整頓使復舊貫可也而後生末學不達前人至計遠慮暗目前役占之苦便欲從而罷之爲休息民隱是以國家大計等爲兒戲喜怒吁何其淺哉國初行梁集法後改設衛所正統間復起民壯似有梁集遺意亦郡縣自安之圖固分軍民二矣乃復於轄門動顧烏覩夫素練云哉

### 兵禮

東閣學士吳沉曰愚讀周官之書未嘗不歎夫聖人之於兵政何其詳也蓋兵之設久矣唐虞之前不見

選定日錄世務卷之三

五十六

於經而唐虞之際則士師之官實掌之士刑官也兵者刑之大者也古人所謂大刑用甲兵是也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此豈象刑之所能盡服哉兵藏於田賊徒衆主於司徒軍師之禮頒於秩宗虞則馬政之司而共工則軍械之所出也故兵雖無專官而事初未嘗廢焉吁九官之兵刑合爲一而六典之兵刑分爲二亦可以觀世道之變矣且六官之制周公之所定也九伐之法既專委大司馬矣而五官之屬亦互相參領太宰統衆職即百揆之無不總也宗伯即秩宗而司空即共工也司寇雖不主兵而軍刑涖戮則其任焉平居則各司其司



以聽上之命有事則各職其職以趨上之令官非  
虛設而法非文具聖人之經制纖悉如此哉且兵  
者將使之以殺人者也聖人不取之於浮閑凶暴  
之徒而必取之於勤苦稼穡之農夫使其為農之  
日不知有兵之害而為兵之日不敢忘農之勞用  
之則驅之於戎行不行則歸之於田里豈有後世  
招聚之害供饋之費乎此則立法之最善者也然  
天下之事不習則廢不祥之器豈可以常施於日  
用之間乎無故而習兵是習殺人也故聖人又為  
之蒐狩之制因祭而田因田而閱申之以戰陳部  
曲之法詔之以生作進退之節以天子之尊而逐  
取禽獸於草莽之野不以為煩也不特此也干戈  
之舞射御之方蓋自成童以及於壯其教未嘗一  
日而廢也至於方劔之獻矛戟之進亦必謹其儀  
焉聖人之慮以為平時授受之不謹則當夫倉卒  
必有不善於用者矣工朝邦國之中朝祭賓享之  
日上以射而擇士下以射而貢士以考德行以觀  
威武是以當是之時公卿大夫以及上庶其所以  
為禦侮克敵之備無不能焉他日用之民皆良兵  
而吏皆良將也嗚呼方矢斧鉞人情之所畏也田  
狩宴享人情之所悅也先王以飾怒之具而為飾  
喜之儀萬至險於順動而伏天下之所畏於君臣

之所共悅此則其微意之所在也使夫天下之人而  
皆從容於禮讓之域焉固聖人之所大願也不幸  
而用之將以除殘去暴而聖人之心亦必欲行之  
以道殺人之中而有禮焉非古之聰明神武者何  
足以與此乎惜夫有虞之禮不可得見而成周之  
制度可考者僅若是而已先王之禮既廢不能講  
宜天下後世之爭馳於變詐之末而不自覺也豈  
不可哀也哉

### 文章

宋陳傳良曰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文人也  
以文論人也非無文法也不以文為法也是故文  
非古人所急也古者道德同而風俗一天下未嘗  
惟文之尚也學校進士無文教也鄉黨選士無文  
科也朝廷爵士無文品也士之有文皆涵養之素  
而談笑之發蹈履之熟而議論之及非有意也是  
故雖其所出而非其所為雖其所有而非其所知  
文之在天下郁郁矣昔者嘗疑夫子於詩之三百  
篇斷之一辭則曰思無邪夫易也書也春秋禮樂  
皆其無邪思也而聖人獨及夫詩蓋思而得之聖  
人謂是以為天下之文也出於數人之手非一人  
也出於數十國之風非一國也出於數百載之間  
非一世也或出於小夫賤隸非止於學士大夫也

或出於暴政害世非止於寬特暇日也而其辭其義粹焉一執上之化深下之化厚固如此也嗚呼道盛則文俱盛文盛則道始衰矣射策之鼎錯不如木強之申屠談經之公孫不如慧愚之汲黯自漢以來甚矣文之日勝而士之俗日漓人才之日乏而國家之日不理也華藻之厚而忠信之薄也詞辯之工而事業之陋也學問之該而器識之淺也吾不意夫文之爲天下患如此也漢之文揚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耻之唐之文韓愈其尤設墓之誦在當時固不免嗚呼他何望哉

### 義士傳

宋陳亮曰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爲多數政出令不拂民欲博德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不厭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亂而卒廢之雖違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餘民愴念先王之舊澤執義以自守雖諄復喻之罵乎其不肯順從也而周家卒不敢以刑罰驅之罵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少惟遵商之舊政以漸服其心歷三世而後怙然從周推此之時推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死者舊強壯之民卒不肯從而從之者皆生長於周之民也不謂義乎然

猶見稱頑民則周人之言也於商義矣夫伯夷叔齊孔子以爲義而許之而商民之事亦詳見於書夷齊是則商民不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死爲足以存商明君臣之義雖有聖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爲足以拒周顧先王之德澤有以使之而弗克自己也夫義者立人之大節而愛生憚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處矣由商而降惟東漢之治惇節義尚廉退有商之遺風故其亡也義士亦畧如之然亦可以爲流涕也已若夫王蠋申包胥之倫皆非有所激而興故特行其志而從之者不衆也然使夫人氣沮而膽褻則其功效豈少哉嗟夫商遠矣其民之姓氏不得詳也故序存之而傳夷齊以爲義士者於東漢之士加詳焉其他特起者附之庶乎有聞風而興者豈徒備觀覽而已哉

### 任人

元吳師道曰有國者必有法任法者必任人二者治道之大端也法有常制雖甚庸之國不能皆非人無常情雖至治之朝不能皆善世之常論治體者遂以爲人之難任法之易守也始有任法不任人之說其言曰成周盛時周召毛原更迭執政極治者數百年晚節禍敗迄不可救此任人之弊也後世

一定於法雖庸庸中才相與坐而守之可以無事此任法之効也是不然周召之徒能用周之法周所以盛其衰則反是任人非要乎秦人殘棄賢智純任法律追其亡也未嘗改一刑而搖一禁任法可恃乎法者具也人者所以操是具也操得其人則完而不廢法之用有窮而人之用無窮吁後世之法非古矣若曰法者則固百世相因而無改今之有司負今之法爾夫上而公卿大臣下而方伯連帥不得待生殺之柄而擅利杜縻之事下而爲州縣之屬者皆得與守令之政吏具成案牽引比附拱手聽命一答弗得增損其權輕其勢卑是雖有大姦慝亦無所容而上之人亦將曰彼不能出意以有爲則取辦於吾法而自足不知任之既輕彼亦應我以輕苟簡其職齒養其政上有大惠則杆格而爲害國有大禁則銷沮而爲小啓民玩愒而示天下以不信積習陵夷益病吾法法之不行自上壞之蓋亦及其本矣將欲任法必先任人安能逆料人之難繼哉然則所謂任人者必何如而後可曰所謂任者非必予之以太甚之權也專之以責其功專之以厲其節予奪操縱使得稍盡其才而微文細責不得以繳統之亦可矣吁今之任人固所未論也今之取人則愚切誠焉而不盡出於

儒吏焉而不盡出於吏旁進雜出不試而用者居多今將得人以任法其勢不得不擇人而授任古選舉之道衆矣豈無過其中而宜於今者乎必使進取一新有以振厲天下之才然後徐議責任之道亦庶乎其可也  
法猶權衡也持權衡以較輕重者人也夫自古無不敝之法而荀子亦有有治人無治法之說此可見徒失之太煩以人之賢否而取定於不可稽之冊稽可乎崔明少知乎此而專欲任人則失之太簡豈惟太簡以政之廢舉而悉寄於不可從之人心可乎哉  
法者事之的也人也者執此法而酌之事者也非法之不可任徒任乎法之不可也非人之不可任徒任乎人之不可也徒任乎法則賢愚同滯祇以爲苟祿者之聖書徒任乎人則委任或乖適足爲行私者之菴李積偏流廢踵而循之此光庭之所以弊也光武之所以失也杜預之所以憂也冠準之所以羞也朱浮之所以指陳也君實之所以論奏也漢丞相衛綰奏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之武帝可之綰之相業他無聞焉而此一節加於蕭曹一等矣史稱文武之美曰

罷黜百家館之功可少也哉

佐君

人臣之佐人主當順養忠厚保合大和使善類無恐邪家永賴昔唐宣宗道詔立廢王中尉王宗實乃立郭王是爲懿宗嘗出宦者請立郭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悰曰當時宰相無名皆以反法處之悰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祚當以仁愛爲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之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懿宗怒亦什宋慶曆中劫寇張海過高郵見仲約令百姓歛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爲暴富

蘇軾日錄世務卷之二

六十一

弼欲誅仲約范仲淹不可弼怒曰方今憲法不舉乃多方阻之何以整衆仲淹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竟不以爲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上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仲淹語統牀嘆曰范六丈聖人也建炎初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已豈可歸罪服朕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有潛善等不誅諸葛孔明有曰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低昂嗚呼安得負姜維之

斗膽推諸葛之秤心者與論天下事哉

守令

宋陳傳良曰古之天下無冗官亦無窮人無佞法亦無怨吏夫官不濫則人無滯數法不屈則吏有滿心勢亦然也而官若是其甚簡也敷奏實與又若彼其衆也法若是其嚴也黜陟用察又若彼其果也以甚簡之官待人才之衆以甚嚴之法行賞罰之果而人無滯歎吏無不滿之心何也上之人無愧則下之人無憾也用者必公則未獲者不敢議也顯者必賢則繼者不敢覬也內之者非所昵則所外者不敢浮也遠之者非所怨則所通者不敢偷

蘇軾日錄世務卷之二

六十二

也是舉天下之官皆可以用人抱關擊柝府吏胥吏士不耻爲也嘗觀周公立政之書論文武得人之盛而至於夷微廬之烝三毫阪之尹皆有常之士而其選無異於三宅彼皆遠方也皆卑職也遠方非要地卑職非膴仕而天下之美材居之宜亦有所不安焉而莫之問者何也有君如文武非棄才之主有臣如周公非蔽賢之相則遠之非疎之也卑之非薄之也且夫周公大聖也天下所共知也而諸侯無伯出爲東伯六卿無宰俯爲冢宰畢公大賢也亦天下所共知也而周公不歿則未得以爲伯未得以爲監商聖如周公而下闕人也則

降而爲之不以爲辱賢如畢公而上有人焉則淹而留之不以爲恨天下之不聖於周公不賢於畢公者又何擇也愚故謂今日難於久任非誠難於久任也難於外任非誠難於外任也以古之官視今之官則今冗也以古之法視今之法則今倖也以其甚冗猶苦其不足以其甚倖猶苦其不平無他下有所要者上有所畏也用者未必公人固不恬於退也顯者未必賢人固不屑於小也內之者或所昵人斯競於求也遠之者或所怨人斯難於去也夫如是則盡今之官應今之人廢今之法娛今之吏天下日愈嗷嗷矣嗚呼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今日遷某守明日易某令其擾則妨民其賞則傷民其無意於留而苟簡於治則蔽民其自以爲亟遷而求足其欲則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病也有便民之法而又有不便吏之憂愚所不敢知也故凡執事之三策愚不暇憂而所深憂者上有所畏則下有所要也

承教

蘇伯衡曰君子不以卑賤而耻教人亦不以尊貴而耻教於人故君子能成己而成人也人由教而成德猶器以範模而成器也吾之德誠足以成乎人也則吾之位雖卑且賤固教人者也吾之德誠待乎

人而後成也則吾之位雖尊且貴固教於人者是故教人者存心於成人也夫庸計其位之尊貴於吾乎教於人者存心於成己也夫庸計其位之卑賤於吾乎唐堯也虞舜也夏禹也商湯也周文王也武王也齊桓也魏文也可謂尊貴而教於君疇務成昭西王國成子伯時子思號叔管仲卜商曾無難色君疇也務成昭也西王國也成子伯時也子思也號叔也管仲也卜商也可謂卑賤矣而教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武齊桓魏文曾無礙容豈非存心於成己成人也哉之八君者不耻教於人故不賢者以賢而賢者以聖之八士者不耻教人故能聖其賢而賢其不賢是故教人者其重以守道必若古之爲教者然後能成人教於人者其心下禮恭必若古之受教者然後能成己今也在下位而爲教則慊然不安而人且以爲倨在上位而受教則闕然不肖而人且以爲辱不中者終於不中不材者終於不材不賢者不至於賢賢者不至於聖不知卑賤者耻教人之過也不知尊貴者耻教於人之過也

遼寧日錄卷之五

事紀一

國朝開科自洪武三年始定條例自十七年始先是試文尚仍元制刻程文自二十一年始先是止錄姓名鄉貫試錄定式又自二十四年始

國初歲貢生在京中式者必令出榜原籍張掛嘗見新昌志載云禮部爲科舉事洪武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本部尚書任昂等官於華蓋殿欽奉

聖旨在京鄉試多有中式的國子監生爲他肯學所以

取中似這等生員好生光顯他父母恁部裏出榜於原籍去處張掛着他鄉里知道欽此今將中式

遼寧日錄事紀卷之二

生員開生合行出榜知會須至榜者浙江布政司

紹興府新昌縣第十名蔡用強

都陽張公琬字宗琰洪武初以貢入太學試高等拜給

事中調戶部主事

高廟一日問曰汝職地官天下民數糧稅汝知否公不

事籌畫應對周悉

上喜曰汝可謂能盡心者庚申謹身殿災

上不朝者閱七日公謂衆曰天不可一日無日臣不可

一日無君吾輩當死諍之群臣方以嚴見憚俱莫

敢言惟公言之

詔可賜文綺尋陞戶部侍郎

高廟謂公曰朕以草昧之初行經都陽人物風土未遑

周諏可賦詩以對公應制曰門倚東湖小浦濱春

來景物益精神百花洲接新橋路五老峰連薦福

雲風度鼓鍾孤寺曉烟橫楊柳萬家春風光尚想

還依舊上苑題詩得具陳

上爲稱賞尋放歸田里俄遣中使斬公於永平市復有

優

詔赦之已無及矣死之年甫二十七鄰儒竹居楊甫哭

公詩云年少曾聞事

上皇朱衣咸美好文章才名既已聞中外天命何須較

短長鶴入華亭悲夜月鳳回阿閣泣朝陽至今臺

遼寧日錄事紀卷之二

上青雲士猶向金門說侍郎尋

賜葬祭江右之人不許任戶部官或云愍於公也

仁宗御西角門視朝罷時風寒顧謂翰林臣曰朕與卿

等居重城中猶覺凜凜如此邊將士晝夜嚴警殆

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此與

宋太祖裘帽賜王全斌何以異耶

晉天文志瑞星凡五宋中興天文志瑞星十有二詳減

不一其三則皆曰含譽宣德五年冬是星見于九

游朝臣表賀

上諫不居賜之璽書相爲戒飭時楊文貞公在閣進詩

一章有曰宣德庚戌月維己丑其日丁亥夕瑞在

西大星如九九旂之旁有彗若射金玉其煌厥名  
舍譽太史敷奏百辟萬呼賀祥猷壽皇德仁聖謙  
讓是崇歸功穹祇歸功祖宗歸功聖母亦及臣子  
申命飭勵敬哉無怠數句善寫聖君之心

正統己巳虜入關京城洶洶相慮姚公爰特為諫官建  
言胡人所重惟馬今天寒地凍野無芻糧其來必  
襲草場為久留計宜先焚之以絕其意詔從之虜  
至果先趨場見焚燒殆盡皆驚愕指自相謂曰  
中國有人不可易也遂有退志及虜薄彰義門給  
事中山西平陽徐公某請募諸將發下大將軍砲  
虜軍被衝人馬盡粉其勢即解徐公復絕城而上  
虜見之矢發如雨而公賴甲不得重傷自此諸將  
爭恃砲力虜卒不敢近城廷議二公之功咸超擢  
為侍郎

鹵簿之制兆於秦而其名則始於漢或曰鹵者大有也  
以大有領一部之人故曰鹵部或曰凡兵衛以甲  
有居外為導從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  
簿按三輔黃圖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而宋  
王欽若有鹵簿記

宋太祖於太廟寢殿夾室鐫一碑謂之誓碑封閉甚嚴  
新天子即位禮啟默誦雖腹心大臣近臣皆不知  
靖康之變方得縱觀其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不

得加刑市戮連生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  
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淪此誓者天必殛之其立  
國也如此

鼎而飾以饗饗食之戒也呂氏春秋鼎者饗饗有首無  
報更簋簋而龜飾之廉之勸也孔子家語古之大  
也而進故之者則曰簋簋不飾法簋簋人莫不飲食  
蓋以龜形飾之龜之不食廉也  
也可無省於是乎

燕山錄曰猿有手可以捕鼠而掣於鼠鹿有角可以觸  
犬而掣於犬鷄食蜈蚣而蜈蚣食其肉蚊最驚目  
而燠蚊以驚骨陰符經云玄龜食鱗飛鼠斷猿狼  
蝨靈鶴青腰食虎此以小制大也尹和靖云濯綿

以魚攻玉以石治金以盞浣布以灰此以賤制貴  
也爾雅素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鵲以暗交變化  
論曰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鵲為交頸野  
鵲繞枝西陽雜俎言釋氏書孔雀因雷聲而應孕  
鵲其形似龜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吻其形似獸性  
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好吼  
有神力故懸於鐘之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  
囚故立於獄門上饗饗性好水故立橋所螭蟠形  
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螭蟠其形似龍  
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  
來故立於碑文上金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



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口故立於門上蚘螭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陰故立於護朽上鰲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吻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瞞故用巡警視鵠制於視魚制帆燃草爆竹起於庭燎

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脩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祺所以祈休祥出魏書鐘繇傳夏后氏金行初作鬻葵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更也今人元日以鬻椿戶螺則今之門環桃梗今之桃符也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一

五

崑崙山天下山之頂也迺天下山之至高處山之起勢處其東面中原也所以江淮河濟水皆東流也其西面西域諸國也自流沙以西水皆西流也南自土蕃兩廣水皆南趨也北即沙漠又天下岡脊至高之處直北虎林至海都木鉢子田地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南視陰山之地反為極南之境矣以此觀之地形如一亭子中高而四方下崑崙乃其結頂處四下之簷乃四方之國土考其流水可見必皆會同於四海

蟬冠朱衣漢制也幘頭大袍隋制也今用蟬冠珠玉珮朱履是革隋而用漢也此則公裳紗帽圓領唐服

也仕者用之中笠襴衫宋服也中環襪領金服也帽子繫腰元服也方中圓領明服也庶民用之

九達兵事急能致風雨突圍而走蓋有赭丹隨身赭丹者馬腹中所產之物用之念咒即致風雨如狗寶牛黃之類

元朝送終之禮用香杭木分為兩片鑿空其中肖額人形小大合為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園寢之地深埋之則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不窮財力不殉女子不崇山墳無復考誌遺跡豈有發掘暴露之患哉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二

六

宋元豐三年高麗入貢進日本國車一乘正使柳洪副使朴寅亮先致意館伴官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但本國欲中朝畧見日本工拙爾

晉魏以來凡入殿奏事以御史一人立殿門外搜索而後許入謂之監搜御史立禁樹下

唐之制天子日見羣臣謂之常參與伏入閣百官隨入則無時不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教宗時百官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後唐明宗曰吾思見群臣可五日一入見中興便殿為起居之禮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為入閣之禮宋朝不改元豐



官制行始詔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首  
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為六參官在京朝  
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為朔參官遂為定制

雀鼠耗之行起於後唐明宗明宗入倉觀受納吏訴主  
藏竭產以償明宗惻然詔自今取石每二升至今  
守之所謂加耗也近世又立盤量出刺法因此歛  
民加耗又不足言也

元世祖以錢幣問劉秉忠劉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垂  
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龍興朔漠君臨中  
夏宜用楮幣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將不靖此  
維術數纖綿之學亦驗

北方凡皂鵬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如一巢  
二卵者置卒視之及其成數一乃狗耳取以飼養田  
獵之時鵬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  
狗其狀無異於狗但耳尾上多毛羽數根而已  
戒者所以盛受大物也商者商其遠近之物以聚之也賈者  
固也固物以待民來求其利也廟者貌也所以彷彿  
佛先人之貌也財猶賦也近則汙人豪傑恥言之  
海青鵞鳥也而獨畏熊象猛獸也而獨畏鼠蜈蚣毒虫  
也遇蝎蟻即不能行坑坑長物也見蜘蛛則張其  
口刺蝎能擒金蠶之鬼蠱趕鼠能致猛虎之靈死  
鵞飛則域沉鵞鳴則地結鶴俯鳴則陰仰鳴則雨

孔雀辟惡鵞鵲厭火鵞能驚鬼水母生兒無目龜  
驚生兒無耳鵞所壽者無死氣於中也鳥無胃肺  
蛤蜊無臟蛭以空中而生蠶以無胃而盲胎抱者  
鵞鵲鵞鵲也影抱者龜鵞也鹿爵萱苗可解鳥  
毒雀啣艾葉可奪燕巢

大腰無雄龜鼉是也無雄與蛭通氣則孕細腰無雌蜂  
類是也取桑蚕阜蠶子咒而成之詩云螟蛉有子  
蜾蠃負之是也化將風則踴鼉欲雨則鳴暮鵞鳴  
即小雨朝鵞鳴即大風

世謂太守為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才牙干旗  
在波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註謂周禮州長建  
五采日絲車記卷之一

漢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龍幾先朝  
奉云古乘駟馬秦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  
漢官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  
冤抑擊之就士師聽解如今之登聞鼓也以肺形  
者肺主聲聲以達其冤且形便於垂今則不然凡  
琳宮梵宇皆繫擊之云為響石樂器者失其義也  
虫尤之五兵李斯之篆書苟便于世人其舍諸伯鯨之  
城也夏桀之瓦也祖龍之長城也煬帝之漕河也  
至今賴之故曰善用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  
物肉刑明土之制苟卿每論之至漢文帝感太倉  
公女之言而廢之班固著論宜復迄漢末魏初陳

紀又論宜申古制孔融云不可復欲申之鐘繇王  
朗不同遂寢夏侯玄李勝曹羲丁謚建議各有彼  
此多云時未可復故遂追焉

上公備物九錫一大輅各一玄牡二駟二裘冕之服赤  
舄副之三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四朱戶以居五納  
陛以登六虎賁之士三百人七鈇鉞各一八彤弓  
一彤矢百箠方十箠矢千九拒鬯一白珪贊副之  
水之恠為龍罔象木之恠為夔魍魎土之恠為獫狁  
恠為宋無忌

鷦鷯能救水故宿水而物不害鵲能巫步禁地啄木遇  
蠹以箸盡字成符而露自出鵲有隱巢木鷺鳥不  
能見燕御避戍已日則巢固而不傾鵲有長水石  
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思艾雀欲奪之則  
御其中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面  
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  
精者身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  
消

鎗石類金碇硃類王木蘭類桂美醢類檀碗床類籬蕪  
人參類薺薺類相狐狸類狗鸞鸞類鳳野馬類  
麟

山乎漢制也自漢武帝祀嵩岳始舞蹈唐制也自武則

天賜宋之問始罷侯置守秦始皇之法也匈奴右

臂漢武帝之法也天地合祀劉歆之法也九廟同

堂漢明帝之法也以筮杖徒流死之刑斷獄循文

帝之法也進士設科隋煬帝之法也藩鎮不許擅

殺宋藝祖之法也經義取士而不用詩賦與夫保

甲保馬免後顧後王安石之法也革中書省分任

六卿

聖朝之法也

本草經曰虎哨風生龍吟雲起磁石引鐵琥珀拾芥添

得蟹而散麻得漆而湧桂得愈而軟樹得桂而枯

戎盜累卵顛膽分抃其氣候之相關感也

蓬窗日錄事紀卷之二

十

壹曰偏紀貳曰小錄叁曰逸事肆曰錄言伍曰郡事陸

曰家史柒曰別傳捌曰雜記玖曰地理拾曰都邑

簿

西京相璠曰京有小索亭世語以爲本索氏兄弟居又

爲索水晉志京有大索小索亭漢書京索之間也

計然云人受命於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脉

二月而胚謂如水胞之狀四月而胎謂如水中鰕

蟾胎也五月而筋六月而骨謂血氣變爲肉曰爲

脂脂爲骨也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

月而生

九章算法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

六傍要七盈足八鈎股九

語林云王中郎以圖恭爲生隱或亦謂之爲手談又謂之爲恭聖

宴教王獻云東方朔以爲寄生賣餅人結茅爲經以戴頭上狀如衆

露布捷書之別名以帛書揭之竿魏武奏事謂之露板公孫龍以書有四目四聰遂以聽天地人爲藏之三耳

藏善也以白馬非白馬教也其意若改其說無以教人

易之生物奇偶三才之數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主日

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二

十一

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

三主升升主狗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特

時主豕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

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獸故禽

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七月

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故蟲八月而化

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名見於曲禮指四方星之形似

而言師行則畫于旗旐之上以象天而示武蓋以

角爲角心爲心尾故謂之青龍以參有四足如虎

故謂之白虎以翼爲翼井爲冠而軫如項下之素

故謂之朱雀以虛危如龜而騰蛇在虛危度之下

故謂之玄武詩注所謂鳥準曰旗龜蛇曰旐揚子

所謂龍虎鳥蛇是已玄武位在西北故曰玄神有

鱗甲故曰武宋真宗避聖祖諱故改玄爲真說見

篁墩集

鄉飲歲以正月望日十月朔日舉行按鄉飲酒義云賓

主象天地也介僕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

三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生象四時也六

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

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所以明養老

也愚謂主人者厚其飲食之禮仁之道也故生主

於東南而生僕於東北以輔之蓋以天地之仁氣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二

十一

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也賓者謹其進退之節

義之道也故生於西北而生介於西南以輔之蓋

以天地之義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故也求諸

天地之氣以定賓主之位豈苟乎哉禮樂節文莫

不有義存焉學者宜致思焉

天子父事三老者適成於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訓於

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

已也又三老老謂久也舊也壽也皆取首妻男女

完具者古者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三公設九

卿正履使者安車輶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

于屏其明且三老詣闕謝以其禮過厚故也又五

更或為雙叟老耨與三老同義也

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凡事日婦事月常以春分朝日於

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人民事君之道也秋夕夕

月於西門之外別陰陽之義也

五方正神之別名東方之神其帝太昊其神勾芒南方

之神其帝神農其神祝融西方之神其帝少昊其

神蓐收北方之神其帝顓頊其神玄冥中央之神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六神之別名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風雨師神

畢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雨明星神一曰靈星其象

在天舊說曰靈星大星也一曰龍星大為天田厲

建寧日錄事紀卷之二

一三

山氏之子柱及后稷能殖百穀以利天下故祠此

三神以報其功也漢書稱高帝五年初置靈官祠

后土祠位在壬地社神蓋共工氏之子勾龍也能

平水土帝顓頊之世舉以為土正天下賴其功充

祠以為社凡樹社者欲令萬民加肅敬也各以其

野所宜之木以名其社及野位在未地稷神蓋厲

山氏之子柱也柱能殖百穀帝顓頊之世舉以為

田正天下賴其功周棄亦播殖百穀以稷五穀之

長也因以稷名其神也社稷二神功同故同堂川

壇俱在未位土地廣博不可徧覆故封社稷露之

者必受霜露以達天地之氣樹之者尊而表之使

人望見則加畏敬也先農神先農者蓋神農之神

神農作耒耜教農耕農至少昊之世置九農之官

如左

春扈氏也農正趣民耕種也夏扈氏農正趣民芸除

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歛也冬扈氏農正趣民蓋藏

黃切棘扈氏農正常謂茅氏一曰掌人百果也行扈氏

農正書為民驅鳥也宵扈氏農正為民驅獸也桑扈

氏農正趣民養蠶也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也

南方流水通呼為江北方流水通呼為河南方止水深

濶通謂之湖北方止水深濶謂之海子

漢律歷志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二十七歲至元

建寧日錄事紀卷之二

一四

封七年復得開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孟康曰言復

得者上元泰初特亦是開逢之歲歲在甲曰開逢

在寅曰攝提格此謂甲寅之歲也然則乙卯曰旗

蒙單閼丙辰曰柔兆執徐丁巳曰強圉大荒落戊

午曰著維敦辨己未曰屠維協洽庚申曰上章涖

離辛酉曰重光作噩壬戌曰玄扈閼茂癸亥曰昭

陽太淵獻甲子曰閼逢困敦乙丑之歲曰旃蒙赤

奮若

正月得甲則曰畢陬二月得乙則曰橘如三月得丙則

曰脩窮四月得丁則曰圉餘五月得戊則曰厲阜

六月得己則曰則且七月得庚則曰室相八月得

辛則曰塞林九月得壬則曰終玄十月得癸則曰極陽十一月得甲則曰畢牽十二月得乙則曰橘涂

廣雅云東方蒼天東南陽天南方炎天西南朱天西方

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

五經通義云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其佐曰五帝准

南子云日出腸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

登于扶桑是謂朏明音至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

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臻于衡陽是

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鳥次西南是謂

小遷至于悲谷是謂晡時回于女紀是謂大遷經

逢恩日錄事紀卷之二 十五

于泉隅是謂高春頌于連石是謂下春爰息六

螭是謂懸車簿於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

定昏日入崦嵫崦嵫山經細柳入虞泉之地蒙谷之

浦畫景在樹端謂之桑榆

漢書云月立夏夏至行南方赤道曰南陸立秋秋分行

西方白道曰西陸立冬冬至行北方曰北陸分則

同道至則相過晦而見西方謂之朏朔而見東方

謂之朏亦謂之側匿朏健行朏縮遲

周官天星皆有分野角亢氐房心豫州尾箕幽州

斗女楊州虛危青州室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昂畢

冀州蒲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星張三河翼

軫荊州

中國有洞天三十六所皆謂之天第一王屋山洞天周回萬里名小清虛天其次委羽山洞天周回萬里名大高空明天其次太玄摠真天其次三玄極真天其次寶仙九室天其次上玉清平天其次珠明耀真天其次金坛華陽天其次左神幽虛天其次成德隱玄天皆仙人所居也

夜半日出漢封禪記云泰山東山名曰日觀鷄一鳴時

見日始出近聞島夷志云琉球國有大崎山極高

峻夜半登之望陽谷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為之俱

明又宋學士集云補怛洛迦山在東大洋海中鷄

逢恩日錄事紀卷之二 十六

初號遙見東方日出輪赤如火流光燭海波閃爍

不定唐人詩云海岸夜深嘗見日非虛語也

晝夜百刻晝夜有十二時十二時有百刻一時八刻以

十二時計之止九十六刻餘四刻不知何在或以

問于予曰天地之間不過陰陽兩端而已晝夜者

陰陽之象也以晝夜而分之則有十二時以十二

時而分之則有百刻以百刻而細分之則又有六

十分焉非陰陽之數止於此也蓋陰陽無窮盡者

愈推則愈有姑以六十分而為之限耳故以一刻

言之則得六十分八刻六八四八十分亦多二

十分蓋八刻有上四刻下四刻上四刻如初刻正

也有初初刻多十分馬合二百四十分所以十二時一百刻而總六千分也

程子云壑須為坎室乃安若懸棺直下便以土實之虛土易於凹回面流水必趨土虛處棺槨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比化者無使土侵膚之義此誠有之在雍冀山阜之域土高而堅可為坎室若大陸大野土疏之區江南閩越水淺土薄之地則不可能縱砌磚石成室終為水壑不如築為灰甬萬無一失也昔有人壑父始為灰甬心亦未敢必其堅久及壑母前後爭三十年開墾視之已堅如石擊之有聲用鐵錐削分毫不能入始知灰甬有蓋亡者又非坎室可得而同矣

### 潮汐

潮汐吉州馬氏取禮記致日曰朝致月曰夕江海之水朝生為潮汐夕至為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於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朔後二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

陽而縮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邵子曰海潮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朱子曰天地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黃瑞節曰先儒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承水水與元氣相為升降氣升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氣降水浮則海水縮而為汐其說與地氣四遊春夏秋冬升降不越三萬里相為表裏而獨取余襄公海潮圖序以為潮之消息皆繫於月月臨卯酉則潮長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長乎南北一月則潮盛乎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

乎春秋之中此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非因地之浮沉也愚謂以上諸說皆不同但天一生水體陰而生於陽周流進退於地之外天之中恐未可專以繫月為消息也若以為元氣升則地沉而水溢氣降則地浮而水縮則原隰地形古今如故未嘗有見其沉浮也朱子經緯之說蓋天地間一大條段五行之氣皆消息盈虛其間而況於水乎但月加子午陳氏既已疑之而卯酉則日月升沉之處也惟馬氏以日月晦朔陰陽消息潮汐應焉似為有理又以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於地中水會月而生潮及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皆本諸舊與

余纂公序說同要之水為天地脉絡陰陽所鍾消  
息盈虛與元氣相為循環終始雖類從於月而其  
氣未嘗不同於日况月臨卯酉亦日陽谷崦嵫升  
沒之候而月得太陽之精而有光水因朔望之光  
而生潮則其氣機感動未始不相因也故月合朔  
陰陽之精所會而為辰氣進而長水為浮物與氣  
升降而為潮春秋時當水盛故潮尤大嘗聞之江  
海居人遇潮之日雖瓶罍注水皆浮溢而出於理  
亦可見矣

陸渭南云瀟溪之生也世但以佳士許之耳既死蒲左  
轄作誌黃太史作詩其稱述不過如此向使無二

雜錄日錄事紀卷之二

十九

程先生後世豈知瀟溪為大儒傳聖人之道者耶  
以此知人之埋沒無聞者可勝計哉

又臣作傳遺其大者不特一人也宋范仲淹在天聖慶  
歷間洛學未啓也公用兵於西而張載上書論兵  
公一見知其遠器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  
事於兵遂以中庸一帙授之夫中庸傳道之書也  
而公初揭示後學如此非見道分明者耶或以中  
庸為程氏表章未之思矣然則仲淹之所以為宋  
朝人物第一者豈徒以剛大之器經濟之畧先憂  
後樂之心哉又稱公弱冠特大通六經之旨則  
公固斯文之豪傑也愚考於梓溪文集云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此曾子立事篇語  
大戴禮所載則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語本此

人莫不愛其子孫愛而不知教之猶弗愛也人莫不思

其父祖思而不知奉其教猶弗思也陸放翁云

書傳九言九者皆指其極而言也桓公九合諸侯今考

之不止九也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十篇亦止

言九也如九陵九淵九攻九守皆以此例之若九

丘九有九國九州九數九寰則又不同耳公羊云

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猶漢

紀叛者九起云尔古人言數之多止於九逸書云

左儒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

建寧日錄事紀卷之二

二十一

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耶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記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公在外十四年

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忠

公每維舟清玩意有所感必悽然遐想屬在伊川

嘗賦詩曰龍門南嶽盡伊原草樹人煙目所存正

是北州梨棗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

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於龍門得喬處士故居

天寶末避地遠遊為荒榛首陽微岑尚有薇蕨山

陽舊徑唯餘竹木吾乃芟荆棘驅狐狸如立班生

之宅漸成應叟之地又得江南珍木奇石列于庭



際華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嘗以為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各有遺恨至於玄祖潛身於柱史柳惠養德於士師漢代郎曼容官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及矣越蠡激文牛以肥遯晉侯託黃老以辭世亦其次馬范雖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矧如吾者於葵無衛足之智處鴈有不鳴之患雖向泉石杳無歸期晉此林居貽厥後代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之後為權勢所奪也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繼之樹過代薛今君於禁中見先祖所據之石必泫然流涕汝曹可不慕之惟岸為谷谷為陵然後已焉可也歐陽子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押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汨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

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王喬爛柯辨

按蘭曰新安爛柯山有王喬洞洞之上有洞真觀觀有碑刻云昔王子喬好吹笙躋鶴嶺氏山中又云爛柯山仙人亦名喬名質今觀其文意則是疑王子喬即王喬以王喬即王質泛泛猜度殊無的見竟不知訛三人非一人也且王喬有三其一即子喬乃周靈王之大子晉亦名喬其一漢明帝時人為葉縣令其一蜀之益都人俱有仙道按還吳記王質晉時信安郡人採樵逢一童子奕棋石室中童子與質一物如棗食不飢置斧於坐而觀童子曰汝斧柯爛矣質歸鄉閭無復時人此二人者世代既殊出處亦異今以爛柯之事歸之子喬則子喬乃太子非樵者若歸之漢王喬則為葉令亦非樵者若以為蜀王喬事又非實可據則爛柯為晉王質明矣衢州有爛柯山是也今新安之山亦曰爛柯者云晉時有人於是山得一斧無柯以火燃之漸漸有聲以為神異蓋斧在土久受濕氣然也而好事者遂以為王質爛柯之斧又因山有仙



人王喬洞故以王質即王喬而名其山為爛柯山也  
以訛傳訛莫有推其理而辯之者以至詞人墨客咏  
歌其事既用爛柯又用鳧舄亦是以王喬王質合  
為一人為可笑蘭因修河南郡志見其舛誤作是  
辯以破千古之惑楊升菴亦云史記封禪書注引  
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廣者昔有王喬犍為武  
陽人為相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詞云王  
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  
醉碧桃蓋世以王喬為王子喬誤也久矣

蘇老泉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謚自  
東海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

謚自東漢之莎車始然黔婁之謚即匹夫之謚也

二二一

不始於東漢矣

漢之待宗室其嚴乎河間獻王子禮以恐喝取鵠失侯  
罪亦微矣獻王漢之賢維城也三子一以取鵠失  
侯二以酎金失侯局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乎

淮南子曰狼者類知而非知也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  
也慙者類勇而非勇也使人相去也若玉之與石  
也葵之於菟也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若芳窮之  
與藁木蛇床之與蘼蕪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  
立監式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負

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創  
陷副車

嚴君平注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

肝膽為胡越眉目為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  
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  
保有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  
者踰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  
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  
為禍匪默為害工進為妖式退為變容嘗鼎一臠  
可知其味也

六朝人才常敵為冠司馬溫公曰其臨陣也勇其執事

達意日錄事紀卷之二

二二四

也敬其律已也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  
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耶是時武帝  
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獻獨不與嗚呼獻亦豪  
傑之士哉

五代人才王朴為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與之初先  
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修  
文治其論星歷宋定欽天歷不能易也其論樂律  
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  
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  
於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耶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安石啓之也門

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稷而以司馬諸人爲應魁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轅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及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宋之南遷安石爲罪之魁雖後漢晚唐禍不若是其烈也而反得列於名臣何哉劉文靖公因書事詠安石云當年一線魏匏穿直到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天津橋上聽啼鵲宋子虛詠安石亦云校老歸耕白下田青苗猶未罷民錢半山春色多桃李無奈花飛愁杜鵑二詩皆

言宋祚之亡由於安石而含畜不露可謂詩史矣

尚書太師太保曰三公書太傳曰大師天公也太傳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雪霜不降責在天公臣多弒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在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降責在地公

干將莫耶始出於型不足以截茸草而割敗肉及砥礪其鋒鋸而淬製其神靈則斷蛟龍剗犀象如碎塵粉夫人之生也使無聖人脩道之教君子變質之學而惟循其性焉則禮樂之節無聞倫義之宜罔知雖稟上智之資亦寡陋而無能矣况其下者乎

儒者不重聖人修道立教之功不論與孔子言性背馳與否乃曰孟子之言性善有功於聖門是棄仲尼而尊孟子矣况孟子亦自有言不善之性者舍之而獨以性善爲名何哉

楊惲致日食之咎可乎張溫應大臣之氣可乎中台星折委之張華可乎太白食月屬之曹爽可乎邪術之爲世害豈一日之故哉

維持國命在紀綱修舉使君臣志氣萎靡無振奮激烈之圖必一聚苟且了事此紀綱之日盪也久久習成不免奸雄竊機以乘之矣晉之中葉疆臣悍將居外承制廢置自由天子徒擁虛器于上唐之末

造方鎮據地逆命雖奉正朔實與列國無異國勢至此紀綱絕矣動爲厲階莫敢誰何雖欲不亡豈可得乎

民苦思亂亂久思治治則思休乃理勢必至之期也漢惠高后之際奚有先王經國之謀以施諸世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直以海內脫戰爭之苦遂生養之計故上下樂於休靜耳由是觀之有國者惡用苦民哉

桀紂謂之獨夫言衆叛親離不與爲君也人主非有桀紂之惡民必不忍棄之雖有強力廣謀以僥倖非義必不能得漢三季是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

之所助者信履信思順自天祐之曹操知之乃挾天子以令諸侯是假之也假之而猶勝之况傾心王室順天信人其功業所就又豈可量乎

人臣須要識道曉事燭治亂安危之機具幹旋通變之才者方有濟救匡益之功徒取夫無用文藝之名以置諸裁割庶政之位倘際夫危疑疆梗之變必不出因循交靡之圖何也無遠機長睹徒快於目前事即有達才承次無緒矣所謂文人靡靡不聞經世其此之謂矣

古人有身教焉今人惟恃言語而已矣學者安望其有得近世復有以清心靜坐解悟教人者求諸義理

蓮花日錄事紀卷之一

二十七

德性人事之實則茫然不達此又言語之不如也存養在未有思慮之前省察在事機方乘之際大學心有所忿懣有所好樂有所恐懼有所憂患則皆不得其正是教人靜而存養之功也能如是則中虛而一物不存可以立廓然太公之體矣論語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克去已私是教人動而省察之功也能如是則已克而一私不行可以妙物來順應之用矣聖人養心慎動之學莫大於此學者當並體而躬行之則聖人體用一源之域可以循造矣

謝靈運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故曰長卿

辭賦終於文園靈運文才不以應實亦用人之當然也

禮云大夫祭五祀歲徧訓者以戶竈中霤門井為五按月令云孟春祀戶祭先脾孟夏祀竈祭先肺季夏祀中霤祭先心孟秋祀門祭先肝孟冬祀行祭先腎言行不及井祭法五祀亦言國行而無井惟白虎通有井故漢魏晉以來五祀皆以井居一至今為然學者以祭法月令為古典可據而疑井非以今觀之先王之所以興祀者九以報其功德而已門戶資以出入中霤資以居處竈井資以養生是井較之行於人尤切似宜常祀行於出行特舉之義

蓮花日錄事紀卷之一

二十八

各當矣

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死能誅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言其因物聘辭性靈無壅者也此特指其文詞一藝言之要諸大夫之實在先德行政事耳

溫嶠為劉琨長史見琨忠節後嶠削平蘇峻功在社稷亦琨有以啓之可見人不可不與賢者相處

後漢書漢陽太守龐參候郡教授任崇崇不與言但以雁一大本水一盂致於廳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薤本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門門恤孤也歎息而還參任職果能

抑強扶弱以惠政得人語林魏郡太守陳異嘗詣  
郡民尹方方披頭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  
異曰披頭者欲吾治民如理髮也洗盤者欲吾清  
如水也抱小兒者欲使吾愛民如赤子也因遂行  
其志焉若二公者亦可謂善悟矣

蜀志諸葛亮為公正嘗表廢廖立徙汶山亮卒立為  
之泣亮又嘗廢李平徙梓潼亮卒乃發病死志評  
亮云亮之為人開誠心布公道其盡忠益時者雖  
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蓋亮書嘗云吾心  
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應亨與州將糜奉奉以公  
正為言謂公則無私正則無邪無私無邪而政教

建寧日錄事紀卷之二

三十九

不行未之有也嗚呼此武侯實蹈萬行有味之言  
也任子曰大佚焚冢家不罪大食過傷人人不罪食  
以其積之於仁義無私害也伊尹放太甲太甲無  
怨心管仲黜伯氏伯氏無怨言以其積之於公正  
無私惡也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公  
而醜者忘怨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不怨者以其  
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  
之心流矜恕之德爵之而非私誅之而非怨天下  
豈有不服也哉嗚呼吾於武侯見之矣  
蜀張奉使吳而致薛綜入其腹之侮吳張溫聘蜀而  
取秦宓天子姓劉之對言語爭勝之士無益於辭

建寧日錄事紀卷之二

三十一

今而反以辱國如此宋初江左徐鉉入聘當差官  
押伴朝臣皆以文辭不及為憚太祖自擇殿侍不  
識字者一人以行中書不敢請殿侍者慌莫知所  
繇薄弗獲已竟往度江始無與酬復者亦勸而止論  
者謂當時陶寶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辯聘詞  
詎不若鉉太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仁宗時  
余靖使契丹能為胡語契丹愛之及再往虜情益  
親余作胡語時契丹主大喜及還坐貶官仁宗待  
虜有禮固不欲纖微迕之然亦自為使體非宜耳  
英宗朝王拱辰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盡釣  
每得魚必酌拱辰親執琵琶以侑飲及還趙抃論  
其弊當非正之體異時北使援此有請將何辭拒  
之抃之論拱辰是也拱辰之罪又將何辭或謂作  
胡語在靖數琵琶在虜主昔者衛甯武子聘魯文  
公燕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拜又不答賦行人  
私焉武子婉為其詞而繼之曰不敢干大禮以自  
取戾拱辰當日之事獨無可為干禮取戾以自辭  
於虜主者乎

晉羊祜在位多所進達而人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大  
過祜曰拜爵公朝受恩私室吾所不取宋王曾在  
中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受恩避怨每薦用人不

求人知尹師魯嘗面言曾益少收門下士曾曰思  
欲已出恣使誰當二公之心如此豈獨事理應然  
而勢權所在亦自有須忌者漢田蚡爲相薦人或  
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武帝曰君除吏盡未吾  
亦欲除吏蚡之得無誅幸爾宋顏峻久執朝政度  
微之奏其豫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交上善必歸  
已尋下於獄賜死

昔人有言厲憐王人生所患莫如厲至貴莫如王王而爲  
厲所憐王之所處必有所不安於厲矣宋建平王  
宏子景素在藩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當廢帝時  
深懷憂懼嘗與故吏劉進獨處曲臺有鵲集於承

運密日錄事紀卷之二

三十二

塵上飛鳴相逐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於  
風烟之上止則隱於林木之下饑則啄渴則飲形  
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後景素續  
謀舉兵竟爲臺軍破斬之梁元帝世子方等嘗著  
論云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  
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遠矣故  
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  
觸搖足恐墜若使吾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  
脫屣爾後以母徐妃失寵方等意不自安求出征  
至麻溪軍敗溺死臨行與所親書此段出征必死  
無二死而獲所方等蓋不愛於所生也然則王之

逢患弗保欲求爲魚鳥不可得况人乎昔趙簡子  
嘗歎雀入海化爲鵠雉入于淮化爲蜃龜魚鼈  
豈不能化唯人不能悲夫斯亦觸物有感者也充  
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舜讓天下於子州支父  
而支父辭之讓王一事昔人豈真欲務高斯世哉  
周靈王之子僑求歸山梵淨國王世子釋迦牟尼  
願出家豈真慕於他術哉仙佛二道脫屣人間於  
欲求爲幻化事可知

劉宋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必先呵  
其譴辱之若美相躬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  
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王分

運密日錄事紀卷之二

三十三

功此所謂奸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  
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即成大怨亦鄙薄所不  
任其後顏峻嘆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事  
同此趙宋李昉爲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  
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  
之子弟問故答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  
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  
所望又無美辭此取怨之道也其後秦檜事亦同  
此然檜以此爲濟奸之術繫之於昉非所擬也

蕪街

國朝藩省大臣蕪街工部尚書吳廷舉先任廣東右

布政使時因嶺西道猺獞聚命兼兵備副使經  
畧其事此正德年中之事也山西兵備副使張鏞  
兼叅政管營田密雲副使王倫兼叅政仍僉事照  
舊整飭兵備此嘉靖二十六年三十年之事也近  
日都御史鄭曉奏捕獲倭寇八十餘人副使張景  
賢陞叅政仍兼兵備又因倭寇攻劫城池僉事任  
衆身親戰陣斬獲功多陞右叅政兼副使仍舊兵  
備山東副使李泰陞右叅政仍舊兵備此又嘉靖  
三十三年之事也近以城工未完通政叅議秦梁  
兼給事中大理寺丞董威兼御史仍管城工此亦  
一事也視之外庭則又不同庚戌因虜臨城以翰

林院庶子趙貞吉兼御史出城宣諭此出特旨若  
以蘇州知府兼叅政如徐讚東昌知府兼叅政如  
葉天球平涼知府安惟學兼四川布政司右叅政  
俱仍掌府事如河間知府兼僉事如尹耕則又異  
矣

牛馬者家畜也縱之坳牧則悍鷹鷂者野鳥也一爲繫  
絆則馴此收放心之說也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  
王勁辭忠憤而與喬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  
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王逸少在東晉時溫太真察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

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  
操履識見議論闊卓當世亦少缺公卿愛其才器  
頻召不就殷淵源輔政勸使應命遣之書曰足下  
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  
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  
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  
而方進退自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  
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胎書  
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  
爲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  
者疲竭根本各從所知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  
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由以前爲未工  
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  
王賡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  
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六何  
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江淮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  
議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  
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大哉元蘇伯衡  
曰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謝  
萬之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  
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於後世悲夫  
慕容德乘高享燕顧謂尚書魯遂曰齊魯固多君子當

昔全盛之世梓慎已生淳于二鄒之徒陰修檐臨  
清沼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撓則紅紫  
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墓氣消  
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德本北裔戎馬之梟其  
言若茲亦佳虜也又按慕容者步搖也初莫護跋  
入居遼西燕代名冠步搖諸部因目之爲步搖後  
訛爲慕容因以爲氏馬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  
首至擊其中則首尾至非蛇說也陣說也取君下  
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  
下駟非馬說也兵說也

楚子問鼎而王孫滿以郊郈卜世卜年之事拒之史記

楚寇日錄事紀卷之一

三十五

中

云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則是無是事也而後人  
緣此又爲周過其曆之說茲所謂癡人說夢者  
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王能解結者佩觸能決疑  
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楚騷漢賦晉字唐詩宋詞元曲

唐人余知古與毆陽生論文書曰韓退之作原道則佳

豹吞牛亨書作諱辯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  
袁淑太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楊子雲逐貧賤

杜詩語及太白處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假借子美  
一語以此知子美傾倒太白至難晏元獻公嘗言  
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

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龍百世橫行濶視於  
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

宋之盛時有位於朝者以覲遺及門爲辱受任於外者  
以苞苴入京爲羞及其李代中葉批政摩御則端  
揆以賄賂爲論思臺諫以玆玩爲戲物或以金珠  
而充脯醢或以契券而爲詩文甚者如倪僕僂妹  
於佐胃而得府蘇師旦猷妾於佐胃而入閣意黑  
頭宰相紅鉛夫人今之視昔可爲咲恨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寧不作相不見  
牛儼客

陸宣公云興王之良佐皆李代之棄材歐陽公云勝基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二

三十六

所用敗基之著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啟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乃虛懷欲  
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未易可當且已  
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道縱能服彼亦名不益高若  
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乃不往

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  
有變例如子產吞子皮云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  
僑將壓焉此乃引周易棟桷凶之義而不明言易  
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何行潦之蘋藻真  
諸宗室李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  
義而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



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  
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  
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蓋省字又一法也邵至  
聘楚辭享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干  
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亂也諸  
侯貪冒侵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  
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也宋陳騞曰古  
文取詩即云詩取書即云書蓋常體也或以康誥  
爲先王之令見國語周書爲西方之書見國語以咸有  
一德爲尹告見禮記以大禹謨爲道經荀子不曰仲虺  
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氏不曰五子之歌而曰夏訓  
有之左氏直言鄭詩曹詩國語止稱汧曰武曰左氏或稱  
芮良夫左氏或稱周文公國語指那頌卒章爲亂辭國語  
摘小宛首章爲篇目國語數章之末章既謂之卒章  
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並左氏凡此似亦略施雕  
琢少變雷同作者考焉毋謂無補陳氏之言予論  
有契焉故並載之

晉世不惟士人語清標玄致而釋子筆語亦復可聽高  
僧傳所載是已如鳩摩羅什偈云哀鶯孤桐上清  
音徹九天慧濟諶寶淵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作  
文章今卿白麈未到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

打狗杖耳道責聞蟋蟀曰時聞此聲是代蕭管薛  
道衡稱則公之文曰屢發新彩英英獨照慧常聞  
梵唄曰臺臺潘潘似伏流之吐波又曰却轉弄響  
飛揚長引聲發喉中唇口不動又曰以哀婉爲入  
神用騰擲爲清舉文句則如端夏夥無事忽景又  
云依儀莫依語又云當爲心師不師於心又云籠  
餐詎貴釣餌難嘗又云忘懷去來者朝市一江湖  
春情生死者幽栖猶桎梏又云沙漠纖寒長風負  
雪又云莊衿老帶彈沐斜埃又云早帳風首春席  
雲阿又云雖淚至之有端固憂來之無兆使入世  
說固不能辯也

徘徊二字始於漢人高后紀徘徊往來思玄賦馬倚轡  
而徘徊息夫舫辭驚徘徊芳注徘徊不得其所也  
茂陵書屋皆徘徊重屬行之移晷不能偏是也徐  
鉉註說文乃云徘徊寬衣之貌字當作裴回誤矣  
宋仁宗賞花釣魚諸臣和詩無別押者優人有徘  
徊太多之譴余思漢書相如傳有安翔徐徊昭帝  
廟號從徊揚雄賦有徊徊徨徨唐松陵詩有遲徊  
庾信文有徘徊當時諸公未之精思耳何遽謂無  
耶

王羲之作蘭亭記人以方金谷序羲之甚有欣色金谷  
序今不傳其實蘭亭之所祖也有宋人石刻一本



其辭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共生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往令鼓吹送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久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叙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爲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建德日錄事記卷之二

三十九

髮上生心之餘有滂生肺之餘積下生腎之餘

肉言歌者人聲也出自胃臆故曰肉言謂不用絲竹相和也童子歌曰童謠以其言出自胃臆不由人教也晉

孟嘉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謂徒歌曰肉聲

說築傳岩之野築之爲言居也世遂謂傳說起於版築

雖孟子亦誤用之伊尹負鼎以干湯負鼎謂尹有禹禹之才也議者遂謂尹爲割烹庖人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莊子貢入貨殖傳聖門四科子貢之衣太史公便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善言語太史便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伯越其文震耀其辭辨利人皆信之論語曰爲

命禪讓草創之左氏遂謂謀於野則獲蓋因草之

一字誤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

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尚書注怪石之

貢以爲奇怪之石是以禹爲牛僧孺米元章又解

禹貢三江之水味別是以聖人爲品水開茶如陸

羽張又新之流皆可笑也宋景文言大小孤山以

孤獨爲宇有廟江湄爲婦人狀陳學士簡夫番詩

云山稱孤獨宇廟塑女郎形過者誰知誤行人但

乞靈世之以訛爲真如上數事真可嘆也杭州有

杜拾遺廟村學究題爲杜十姨遂作女像以配劉

伶其謬至於如此今世以神農爲醫師以其嘗百

建德日錄事記卷之二

四一

草也以夏禹爲行雨之師以其嘗治水也陳搏隱

居華山或謗其與毛女往來諸葛亮謙言草廬遂

繪其縛草爲舍

呂九守台州命工作蟹圖凡十二種一曰蟾蜍二曰撥

棹三曰擁劍四曰彭蠡五曰竭朴六曰沙狗七曰

望潮八曰倚望九曰石蜩十曰蝦江十一曰蘆虎

十二曰彭蠡又有黃甲龜鼈蟬蟻在海中龜鼈島

之東此可補蟹譜之遺然蟹譜亦甚畧首不引汲

冢書海陽巨蟹其殼專車何邪余又考本草又有

柴步又有執火又有彭蠡六足者名螭四足者名

比皆有毒若誤食之急以豉汁可解

王官監官鐵官銅官錦官服官羞官專官渴官林官嘯  
官湖官陂官樓船官發弩官均輸官摘官苑官涯  
浦官皆秦官名而漢因之雜見於諸傳百官表不  
悉載者微乎微者也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  
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  
天人今之藝師有此乎

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為古文以變宋元之習文稱左  
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  
夫翕焉從之其時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及何景  
明最有名世稱四傑四人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

建寧日錄事紀卷之二

四十一

健徐陶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鴻匠  
也邊公材不逮識朴質有餘而筆采不足豈天稟  
限之歟景明文不如其詩十二論多局而不飽信  
哉作者之難也余常見楊太史升菴論漢興文章  
有數等劇通隨何陸賈酈生游說之文宗戰國賈  
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  
譎諫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揚雄說理之  
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識緯司馬遷記  
事之文宗春秋鳴呼盛矣

吾鄉說 官珪

吾鄉地廣土肥民亦竭力其中而卒無千石之富者何

也豈上之人侵漁以取下之俗侈靡邪已而規之蓋  
非二者之弊乃賈人歛之耳吾鄉之民朴鈍少慮  
善農而不善賈而西方之賈人歸焉西江來者尤  
衆豈徒善賈譎而且智於是吾人為勞力而不知  
也方春之初則曉於衆曰吾有新麥之錢用者於  
我乎取之方夏之初則白於市曰吾有新穀之錢  
乏者於我乎取之凡地之所種者賈人莫不預時  
而息散錢其為利也不啻倍蓰奈何吾人畧不計  
焉一有婚喪慶會之用輒因其便而取之逮夫西  
成未及入困賈人已如數而歛之由是終歲勤動  
其所獲者盡為賈人所有矣事此之利寧有既乎

建寧日錄事紀卷之二

四十二

吾鄉之民生是卒無千石之富尚不覺悟若恃賈  
人以生者寧與之利而甘心焉嗚呼朴鈍少慮一  
至於此惟長人者能禁其弊不數歲而吾民富矣

岳武穆鄂王廟復建記 王憚

惟宋岳武穆鄂王廟在武昌者其所封地也在錢塘者  
其所葬地也在湯陰者其所產地也而在開封之  
朱仙鎮者其所建功地也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此王所由以廟於諸地也茲朱  
仙鎮寔王建功尤大之地其故有廟容廢不舉乎  
惟王自幼負氣節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誓以忠  
誼報國自應募至為將大小凡百餘戰皆能以寡

擊衆未嘗一少挫衄然恒保障江南上游而在中原雖兩河奏捷不一惟郾城戰勝進軍朱仙鎮兵威尤震能俾金人俟降棄避駸駸乎恢復之勢矣奈何姦臣之生和議者忌其成功將不利已一日發十二金牌趣召旋師且竟為所害天下後世莫不為之扼腕而當時其地遺民頂香饋餉泣番不得者念其功而憫其死相率為廟貌以私祀之金人固莫之知而宋亦未有舉之者逮孝宗朝始因書生與其故部曲訟其冤詔復官以禮改莖錢塘建廟于鄂額曰忠烈祠加謚爵而朱仙鎮之廟以地非宋有未蒙命祀歷金元來廟遂湮矣入

國朝錢塘因墓而廟湯陰因鄉而廟皆載祀典惟朱仙鎮之廟泯無遺址春秋社會第設位以祭誠曠典也乃成化戊戌夏四月今河南左布政使吳公節方為右叅政嘗行部過焉詢得其地有關義勇武安廟二召鎮之父老謀以其一改為岳王廟父老咸曰是所願也吳公乃為措材甃暨百需以庚子秋九月撤關王重廟之就祀者鼎建中屋四楹翼以左右兩廂各四楹前豎門樓一座繚以周垣省岳王像其中旁列部將張憲子雲以配扁曰岳武穆鄂王之廟至明年春三月落成吳公偕僚佐以禮告慰於是土人歲時享祀如故或者曰關岳

兩王忠誼炳炳百世一日殆難伯仲法皆宜祀今乃舉一而廢一於義何居子曰關王徧廟海內茲鎮且有重廟岳王僅廟數地而茲鎮實其却金興宋之地距關王許昌辭曹歸劉之地不遠皆其所由以廟而尤人心天理之不容泯焉者也吳公斯舉殆亦微顯闡幽之意矣乎會開封知府張侯岫以廟成來請記遂為書其事於麗牲之石而系以迎享送神詩俾歌以侑祀焉詩曰風冷兮楊旂香冉冉兮與雲飛王騎龍兮自天來山川如昔兮人民非盡腥膻兮穢俗蔚衣冠兮舊服卒中原兮恢復羗王心兮慰以足右迎神旂搖搖兮風揚雲

觀老子之道以退為主而惟欲利已及其敵也害治是故得其靜修者為方士之解形得其吝嗇者為晏墨之苦儉得其容忍者為申韓之刑名得其離聖去智者為莊列之放達得其不敢先事者為持兩端之奸得其善為保持者為避難之巧得其和同

而不絕俗者為頑鈍之鄙夫夫是道也其始也未嘗不曰可以治天下其終也反以之壞天下道慎乎哉道慎乎哉

何謂大衍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聖人立樞著之法去其零五之小數以五十之大數行之故曰大衍其用四十有九虛其一而不用何也曰用全數則分之皆二十五之陽數非天地陰陽之法象矣故去一而用四十有九去一若太極也四十九而中分之陰陽之象數全矣故曰不用而用以之生非數而數以之成者是矣王弼曰不先言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先言大衍之數五十者明大衍包天地

運憲日錄事紀卷之一

四五一

之數而非天地之數生大衍也此其義何如曰非也古之聖人有所制作必取法象故包羲立樞著之法取天地奇耦之大數而衍之故曰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以出於天地自然之數然也夫大衍者以衍天地之大數為名也名既出於天地之數非天地生之而何哉况大五之外猶有小五皆天地之正數也大衍止包五十尚餘其五安得謂包天地之數乎

伊耆氏始為蜡祭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其神八類一曰先嗇先嗇者始辯百穀之種重者二曰司嗇因先嗇之種而啟舊事者經曰

運憲日錄事紀卷之二

四十六

主先嗇而祭司嗇是也三曰百種百谷之種也經曰祭百種以報嗇是也四曰先農古之教民農事者五曰郵表畷郵郵亭表田畔畷田畔可止處皆田官督勸農事之地經曰饗農及郵表畷是也六曰貓虎田鼠田豕皆能害稼貓虎能食而除之經曰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是也七曰坊坊所以障水八曰水庸庸溝也所以受水亦以洩水二者皆農事之備經曰祭坊與水庸是也禮注以昆蟲為一而落百種不知經之昆蟲乃祝詞耳以昆蟲居一則亦當以禾為一也可乎魏鶴山云禹順五行之性治水先從北方用功次東次南次西乃終於雍此大不然禹治江淮河漢皆自西而東先疏其上源而後及其下流也如道河自積石至於龍門至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邳北過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入於海導濬自嶧冢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汶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鹽過九江至於東陵東為中江入於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入于海皆自西而東順其就下之勢九此非有所謂順其五行之性自北而東而南而西也以四瀆次第言之則又先河次漢次江皆自北而南導濬導淮亦自北而南導渭導沂自西而東

亦與所謂五行之性不合蓋緣洪範首論五行故  
緯儒附會於禹治水耳不知禹平水土而後五行  
之利得以足用於民乃洪範之大義鶴山大儒而  
亦信此附會之說殊不可曉

跪坐拜說寄洞學諸生 朱晦翁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  
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  
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也其爲稽首則又  
却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拜禮者皆因跪而  
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禮記曰坐而遷之  
曰一生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

遂窓日錄事紀卷之二

四一七

之類老子云跪有拱蹠以先驅馬不知坐進此道  
蓋生即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享禮與人  
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凡言坐者皆爲跪也若  
說者以爲坐禪之意誤矣  
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  
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然記又云梭立不跪  
投生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人則跪與坐又似  
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  
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  
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其傳以啓爲跪爾雅以妥  
爲安而跪以爲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  
跪則居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  
坐亦可知蓋兩字相類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

遂窓日錄事紀卷之二

四一八

至於拜之爲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大祝九拜  
處鮮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  
先屈一膝爲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  
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  
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項年厲錢子言作白  
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塑像而館祭設位子言  
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于既畧爲考禮如前  
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  
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爲必不可已  
而爲塑像則當倣此以免於蘇子旬旬之譏子言  
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江東之節遂不能強至今以  
爲恨也東坡文集私試策問云古者坐於席故  
爲恨也豆之長短蓋置之高下適與人均坐  
之像既以爲然其享之則是俯伏而跪也  
享則不可知其享之則是俯伏而跪也  
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膝地而跪  
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據信不知蘇公  
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師幕  
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寫做文翁石像  
爲小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爲踞  
跌也去年又以屬蜀漕揚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  
聖先師二像木刻精好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  
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無疑也  
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

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華千載之謬為之謂然大息姑記本末為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

或問養生鍊氣之道曰養生者節制之常也鍊氣則術也何以言之人生元氣所稟各有長短自有知以來為貪愛便利暴戾靈敏故長者短短者促不得盡天年而終是以聖智之人有養生之論大要不出少思慮寡嗜慾節飲食慎起居順時候和氣體利關節而已矣能由是而行則六氣不能致傷而諸疾不作可以盡其天畀元始之氣而以壽終矣使非有節安能如是故曰節制之常至於鍊氣之術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一

四十九

亦有至理大抵造化之妙陰陽配合而道化生焉人之得生本諸精氣丁吸升降之間而運動往來無滯故吸則氣昇遂以意引之注於極上呼則氣降遂以意引之注於極下久之極上則髓海盈溢通達於諸骸極下則氣海充滿透徹於諸脉此亦造化自然之機發如此使非陰陽得類配合虛無之氣雖能升降流轉亦不成化故曰偏陽不生孤陰不育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已然則氣無形質何以交化曰氣以虛通類同則感應之磁石引針隔關潛達燈頭有煙火光自趨天機自然非由人耳是道也自下而上由上而上往來運轉如環

無端與天符合故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盜天之機豈非術乎服食之法何如曰參同契龍虎經石函記皆以言之蓋疏達腠理堅固體質之義也風處頭而黑麝食相而香頸處漢而瘦齒居晉而黃乃所食之氣氣性煉形故不期而變此亦至理存也但伏煉金石反以戕生矣

兩漢舉賢良文學對策蓋既舉其賢而又取其言以觀其才即成周以德行道藝興賢之遺意也其舉孝廉則取其德行而不察其謀論則人雖純行無推行政事之才亦無益於國矣故左雄謂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寧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二

五十

施用况多庸鄙之流以權勢而得故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之法以革繆妄濫竽以補察薦舉孝之不及雖未如賢良對策之盛抑本末兼備不徒塊然孝廉矣今之選舉不問其人品德行何如徒以文章合格而舉之無恤其入仕之狼狽也誠能於既仕之後再設賢良孝廉政事異等合為一科救撫按官會布按二司公同薦之於上則人才未必無所感激而邪行汙辱之流或亦可以少息雖成周鄉舉里選亦不過是矣

突厥歲侵無已宇文士及請避寇遷樊鄧而群臣多贊行者獨太宗不肯言能假數年願取可汗以報卒

臧而臣之由此觀之雖當興王之時未嘗無爲亡國之計者在君上聽之何如耳周公雖營東都洛邑其居仍在鎬京至平王有犬戎之變必不得已而後遷若無大故輕致遷徙是自拔根本動搖人心雖中才之人不肯爲而况聖賢乎景泰初徐有貞遷都之說亦士及之流也幾於敗國家

夢之說二有感於魄識者有感於思念者何謂魄識之感五臟百骸皆具知覺故氣清而暢則天游肥滯而濁則身欲飛揚也而復墮心豁淨則遊廣漠之野心煩迫則踟躕寢寶而迷蛇之擾我也以帶繫雷之震於耳也以鼓入機則取飽則與熱則火寒

建寧日錄事紀卷之二

五十二

則水推此類也五臟魄識之感著矣何謂思念之感道非至人思擾莫能絕也故首尾一事在未寐之前則爲思既寐之後即爲夢是夢即思也思即夢也凡舊之所履畫之所爲入夢也則爲緣習之感凡未嘗所見未嘗所聞入夢也則爲因衍之感談怪變而鬼神罔象作見臺榭而天闕王宮至懺蟾蜍也以踏茄之誤遇女子也以瘞路之恩反覆變遷忽忽人寐覺兩忘夢中說夢推此類也人心思念之感著矣夫夢中之事即世中之事也緣象比類豈無偶合要之漫漶無據靡兆我者多矣呂氏月令乃牽合傳會之書柳子厚論之詳矣聘名士

禮賢者何時不可獨於季之月何居令奄尹申

宮令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勿得淫四時皆不可

不謹者獨於仲秋之月行之季夏之月不可以合

諸侯起兵動衆時有亂民敵國之變將止而不舉

耶孟冬之月命太史癸筮占兆審卦吉凶使他

時有大疑大事將不得亡邪故曰有侯時而行

職設有不侯時而行之者此類是也不可以舉擬

也嘗謂月令之書出於二爻小正成於周時訓解其

日次星中東風解凍之類皆以天時授民事與夏

小正義同至當而不可易其及時令則有大水寒氣

寇戎來征夫多沉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之類即

建寧日錄事紀卷之二

五十二

時訓解所謂風不解凍號令不行懶不祭魚時多

盜賊鷹不化爲鳩寇戎數起之類是也此皆術士

災應誣罔之論非聖人之所擬其謂曰甲乙帝太

皐神勾芒其虫鱗其音角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維輅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

等類無非牽合傳會之義說者謂其採三代之文

而爲之不無古意其所許亦淺矣君子講學在辯

其義理是非而已古與不古又烏足論柳子謂賢

史之語非出於聖人予以爲至論

古今流通國用者有五銀錢布帛穀鈔是也然莫不有

弊焉皆小人竊利以敗法耳鈔褚易以銷爛不可



父行開創之始百物耗散權而行之可也用銀市  
易小物不便况銅作假農被奸欺布帛久則日就  
紕薄又不可尺寸而裂穀粟久則偽爲濕潤又有  
負載之難皆不堪充資是棄有用於無用矣惟錢  
隨多寡俱便於市物用雖久不易於毀壞通工易  
物惟此爲便但日久法弛貪利之徒私自鼓鑄或  
鉛鉄偽爲甚至輕薄不成肉好周郭文字之制而但  
具形象可以風飄水浮錢法之弊莫甚於此夫泉  
貨者濟物通變人主所以權天下者也今乃使姦  
人操其權而壞其制是竊人主制世之具以自利  
矣豈盛世之所宜有乎嚴盜鑄之法重偽錢之禁  
所不可已者也然欲止私爲於下必先定規制於  
上官不惜銅愛工輕重適中額以五銖錢至五銖  
則銅價過本鑄之無利誰復爲之此官府清本之  
大法也更能守其禁制使鉛鉄輕薄之錢不行則  
人主制世之權孰復能竊之哉今之制錢不異五  
銖宋之舊說充滿天下而私鑄惡偽日甚何也曰  
利之所在姦必趨之官法漫渙弊乃日滋耳古謂  
糾察不精無所發覺雖有懸金致賞之名竟無報  
復耐與之實豈非以是乎哉

稽古典謨誥訓堯舜禹湯君臣之所施措者無非致治  
之實如平章百姓敬授人時慎徽五典播時百穀

六府三事允治是已其君臣之所告戒講學者亦  
無非爲治之實知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懋昭大德  
建中於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監  
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是已晉永嘉之後謝鯤王  
澄曠達虛誕之風汚被時流而朝士大夫競相祖  
習以爲高致其於上古君臣致治之實蕩然隳敗  
一蹟不存當時雖有卞壺奏欲黜屏浮僞以登豪  
賢爲鎮安社稷維植紀綱之謀乃爲王導庾亮抑  
沮而止卒之王敦蘇峻桓玄父子相繼作逆使晉  
室陵夷羯胡雲擾是誰之過哉近世好高迂腐之  
儒不知國家養賢育才將以輔治乃倡爲講求良  
知體認天理之說使後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虛  
談終歲罷罷於心性之玄幽求之興道致治之術  
達權應變之機則闇然而不知以是學也用是人  
也以之當天下國家之任卒遇非常變故之來氣  
無素養事未素練心動色變舉措倉皇其不誤人  
家國之事者幾希矣此於南宋以來儒者泛講之  
學又下一等爲社稷計者不及時而止之待其日  
長月盛天下盡迷則救時經世之儒滅其跡矣誰  
主張是誰綱維是邊鎮梗而不能制四夷強而不  
能禦盜賊橫而不能滅奸權肆而不敢犯禍亂紛  
沓誰爲厲階主盟世道者不可不加之慮矣



高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討劉闢邠時  
宣命辰時出師將卒之志素定械器軍資素備故  
爾其終赫然成功非偶然也今也寇至而始整兵  
兵舉而始集餉何異臨渴掘井詩云迨天之未陰  
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君臣及時脩治之勤無怠  
無荒之志不可不深致計如崇文也崇文杜黃裳  
所舉宰相不可不知人信夫

杲老禪師與張天覺論元祐人材因問溫公如何張曰  
大賢也杲曰然則相公在臺諫時如何論他張曰  
公便不會只是後生時死急要官做故如此嗟乎  
臺諫之職將以論不賢也知其賢而反論之是何  
爲心哉其天理人道裁也甚矣官祿安得晏然而  
享乎

蓬窗日錄事紀卷之二

五十五

鄭大水龍闔于涓洲國人請爲縈焉子產弗許曰我聞  
龍不我覲也龍闔我獨何覲讓之則彼其室也吾  
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禪龜言於子產曰  
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權竿王贊鄭必不大  
子產弗與次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皆火禪龜曰不  
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  
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龜焉知天道是亦多  
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大明於人之道者  
不惑於非類子產其有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少有高尚性好山水每有遊觀  
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  
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  
笑曰潛遊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飛沉所  
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屋蓬戶庭草蕪徑雅林  
上有數帙書

雷次宗與子姪書曰人生之脩短咸有定分不可以智  
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牽爾汝等年各長  
成冠娶以畢脩葺衡泌吾復何憂自今以往家事  
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

續晉陽秋曰謝安優游山水以數文析理自娛

蓬窗日錄事紀卷之二

五十六

邵菴曰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缺乏  
野人取松栢之根枝葉實共禱治之斫楓肋羴和  
之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苦

劉虬曰虬四節臥疾病三時營灌植暢餘陰於山澤託  
暮情於魚鳥

盛弘之記荊州載鹿門事云龐德居漢之陰司馬德操  
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懽情目接泛舟褰裳率尔休  
暢

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岳恒有落  
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岩猿流聲於白雲之上  
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若此二段讀之使

人神遊信奇筆也

漢高帝自言吾不如張子房韓信蕭何吾之所以得天下在用此三人耳而韓信亦面言帝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後世論帝者亦不過曰漢屈群策而已夫已所不如之人而肯爲吾用已之不善將兵而善將兵者我得而將之群有策焉我得而屈之此其不能之能必有以高乎一世之人者矣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恐劉備說劉表以襲許都郭嘉曰表才不足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於是操行弗疑操既此備說表襲許都果不從表卒操軍至蒯越等勸劉琮降操曰將軍何如劉

通鑑日錄事紀卷之二

五十七

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琮從之初魯肅聞表卒言於孫權曰劉表新亡二子不協劉備天下梟雄與曹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請於此時弔表二子及說備使撫表衆共治操權即遣肅行至南郡而琮已降操矣此景升父子自知才不足以御備故也操遣鍾繇向漢中劉璋聞之內懼用張松計使人迎備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劉已亦諫曰備雄

人也入必爲害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並不從備至嚴顏歎曰此所謂放虎自衛者也

不二年備因遂有全蜀此璋自不知才不足以御備故也嗚呼人不有以過乎其人未易能用其人也若漢高帝之爲高帝真英雄也哉

漢文帝不用竇廣國爲相恐天下以私廣國也元帝不用馮野王爲御史大夫恐後世謂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也彼賢有行能第一野王公論所歸者且以嫌避如此不爲公論所歸者其又可假是位乎然其後竟羅王莽之禍光武時馬援位不稱才爵不酬忠光武豈簡賢者始以其女爲太子妃

通鑑日錄事紀卷之二

五十八

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爾明帝思中興功臣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後以椒房之親獨不與馬援奉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蓋懲莽禍非但欲如文元二帝避嫌而已

申屠嘉之爲相也大中大夫鄧通戲殿上文帝則聽其椒召度已見困然後遣使謝而請之內史晁錯穿宗廟垣而景帝不容其問且自誑乃我使爲以死有罪周亞夫之爲將也文帝勞軍至候其壁門至從其軍中不得驅馳之令而有真將軍之嘆亞夫之爲相也景帝濫矣降虜既不能用其議大戡不箸又待以非禮免官非其罪而又以非罪召請

尉嘉亞夫賢將相也立文帝朝皆能疆直自遂及景帝之世皆嘔血而死然則嘉亞夫之能遂其職於前而無偏心負氣之累者豈獨嘉亞夫之賢也哉今就二人始末觀之文景之優劣明矣

縱盜飲酒非剪惡之法絕纓加賜非防邪之具漢文帝金錢之愧唐太宗布絹之給非刑賞之正道也

漢武帝遊宴後庭以宦者典書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以司馬遷為之遷故太史令坐上書救李陵而下蠶室者至宣帝因用宦者私恭為中書令石顯為僕射國家樞機之任歸於昵近自此宦者竊威柄矣東漢和帝誅竇憲宦者鄭眾與其謀策

建寧日錄事紀卷之一

五十九

勛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賢之以為大長秋帝與之議論政事自此宦者專事權矣夫遷本賢士夫衆之為人皆不世有二帝任之遂為後世故事豈貽謀之道哉先儒謂宣帝開三大釁終以亡國用恭顯其一也又謂衆雖賢於其徒然開端作俑終為漢世大患孝和之罪也二帝之事豈獨以亡漢國為漢世大患而已哉後世受宦者之禍二帝始作俑之罪也宦者置身非所當任以成後世之禍司馬遷鄭衆不能逃其罪也何賢之足稱也

曹操在兖州引兵東擊陶謙於徐而陳宮潛迎呂布為兖州牧郡縣背叛賴程昱荀彧之力全東阿甄范

三城以待標標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為東平相表紹進軍攻許田豐以曹操既破劉備許下非復空虛不宜便行紹不從豐強諫迂紹官渡之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以至言迂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是故操終有天下而紹自是敗滅趙榮軍次新豐有輕敵色其長史魯微諫曰困獸猶鬪況於國乎不聽與索綝戰敗績悔曰吾不用魯微之言以至於此是乃斬微榮不足道也智謀之士曷足擇其所事哉唐莊宗與梁人

建寧日錄事紀卷之二

六十

相持於河上梁將王檀乘虛襲晉陽城中無備幾陷者數四賴安金全帥子公擊却之於內石君立引昭義兵破之於外晉陽獲全而莊宗以策非已出金全等賞皆不行入皆言關東之變劉后吝財之罪以此觀之莊宗固有以致之者矣

韓非子管仲束縛自魯之齊路飢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跪食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仲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恣之司馬史記韓信始為布衣從人寄食人多厭之者嘗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

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衣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後為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夫施入者不求報當如漂母不當如封人受人施者不忘報當如韓信不當如管仲仲父之言正矣我何以報子心無乃失之忍乎淮陰之言陋矣吾必有以重報母情固有所不容已也

齊桓公會欽群臣鮑叔牙奉觴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求束縛於魯時効歲規於宴樂之間勉旌盛如艱難之際叔牙一言而君臣兩戒焉其後仲謂桓公亦曰願公無忘射鉤臣無忘攬車此齊之所以霸也漢馮異舉以告光武曰願國家無忘日錄事紀卷之二 六十一

忘河北之難小臣無忘巾車之恩唐魏徵舉以告太宗曰願陛下不忘布衣微不忘叔牙之為人也君臣之間當如是也

賈誼年二十餘至太中大夫以少年短之竟不免謫死揚震年五十始應州郡辟命人咸謂其遲暮而卒登三台位園花澗草於此見之學者恨不到關西耳苟有良田何憂晚歲洛陽間世才也矯矯登朝始通終厄力足以導江河而不極於海造物者其有忌乎吾於人何尤

百里奚飯牛而牛肥見說卜式牧羊而羊息金日磾監馬而馬壯見漢事雖鄙足以占其才百里奚以飯

牛受知秦穆公卜式以牧羊金日磾以監馬受知漢武帝入之才固隨用而見而亦難乎其見而識之者世無秦穆漢武雖秦龍之劉累終不過也

馬援對光武有不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語當上下之分未定之時志建立者擇君而仕誠不為過范增而漢用張陳之儔矣呂布而蜀用關張之亞矣王猛而晉用王謝之匹矣李密而唐用裴郭之倫矣有才而不知擇所事或比之匪人或不然欲以自用其不能名世也惜哉

朱子與吳茂實書云近來自覺向時功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功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

幸老兄遍以告之曰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性情持守上用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恠異耳觀此則知文公先生亦曾悔悟自己偏於講論文義之非子靜先生亦非不曾講學者但其門人無識各競門戶之勝自相排詆遂致二先生有支離禪定之異後學不能深察詳考隨聲附和眇無會通之見崇朱者以講論為真筌

守陸者以禪定爲要執終身畔於聖人之學而不  
自知由之各相沿習誤天下後學至于今尚然  
古聖智之人雖任直道而行亦酌乎時措之宜蓋明哲  
自處保身爲重耳是故仲尼居亂國而無虞箕子  
遭惡主而獲免後人不量時勢而進卒至以身當  
禍雖微赫赫之名終失大雅之度矣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  
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人剗費無  
忌教却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燭  
庵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班固漢書曰子暈  
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卻而晉厲弑豎牛奔走叔

蓬窓日錄卷之二

六十一

孫卒卽伯毀李昭公遂賞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諸  
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諸屈懷王執趙  
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庠死江充造蠱太子  
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景文唐書劾之爲姦臣贊  
曰三宰肅凶北奪辰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  
興元蹇崔柳倒持李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  
法又奇矣

秦焚書坑儒起於李斯乎斯之先固有爲此說於秦者  
矣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  
情譎諛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又妄非有  
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又曰羣臣爲學

門子好辯可亡也又曰舍法律而言先王者上任  
之以國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此與斯所  
言是古非今若合符節作俑者乃韓非匪斯也凡  
爲異說者一則駭再則習始則疑終則行矣宋儒  
有過求者乃謂斯之學出於荀卿焚坑之禍卿有  
以啓之卿輩入秦見應侯譏秦之無士矣舍非而  
罪卿所謂洗垢而索瘢者耶

符堅之於王猛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朕奇卿  
於甞見擬卿於臥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槃之  
雅志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巖入夢姜公悟兆  
今古一時亦不殊也是何相知之深及猛寢疾堅

蓬窓日錄卷之二

六十二

臨視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乃正朔相承  
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  
卑羗虜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以便社稷卒  
之淮肥之敗遂至亡國其言之驗若燭照之是何  
始之相信而終之相背英雄如聖亦勅慧之品况  
不如聖者乎所以自古君臣相信爲難也  
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誦之  
謂之等身書

蓬窓日錄卷之五

蓬窓日錄卷之六

事紀二

崑山周壽誼年一百一十三歲生於宋而鄉飲於洪武六年子孫皆有百歲家建世壽堂六世孫震正德中令鄒陽出世壽卷士夫多題詠之上海陸子淵先生以編脩使饒琰其卷曰夫金玉之純固也山岳之靜常也松栢之茂貞也物且然矣若周之世壽固有本哉深竊論壽誼公之壽足以繫興亡之故爲不徒矣三代而下惟宋失天下爲無罪惟元興最爲事變嗚呼能夷人數百年宗社於強弓健馬之間而不能禁一老坐觀其子孫之漸盡瓦解

蓬窓日錄卷之六

一

何其快也若公者手挈華夏之禮以還華夏之主於克華夏之日何其奇也公六世孫震字世亨以名進士筮仕鄒陽令嚮往未艾是能輔毗華夏之道以昌公之世者而不獨爲壽而已矣世亨其懋之哉深至鄒陽觀是卷而書之公生於宋景定之某年鄉飲禮行於

皇明洪武之六年卒於鄉飲後五年震生於成化之某年舉進士於正德之六年深書於七年是震令鄒陽之明年也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爲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爲箕星生之日直箕

也蕭何爲昴星生之日直昴也

劉書新論云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孤星樊噲感狼星其說皆出讖緯

隱也昔之人謂有天隱有地隱有人隱有名隱又有所謂充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天隱者無往而不適如嚴子陵之類是也地隱者避地而隱如伯夷太公之類是也人隱者詭迹混俗不異衆人如東方朔之類是也名隱者不求名而隱如劉遺民之類是也他如晉皇甫希之人稱充隱梁何點人稱通隱唐唐暢爲江西從事不親公牘人稱仕隱然予觀白樂天詩云大隱在朝市小隱在丘樊不如

蓬窓日錄卷之六

二

作中隱隱在留司間則隱又有三者之不同矣

勤有三益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其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是勤可以遠淫僻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歛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車芻蕘也仕而有愧鶴軒猴冠也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卿蛆不知臭

富鄭公云宅居山水之人其別有五有貧以樵釣爲業者有好釋老之學欲逃生死者有以德自矜託名高尚而沽聘命者有遭喪亂怖禍以避世者有賢而不能退伏著書者是五者處山林則一其所趨則異也

董遇云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月之餘皆爲閒暇無事時也有疑陰雨者蓋陰雨則無出入無賓客俗事少故可讀書東坡所謂此生有味在三餘是也

周道祖字續之閒居樂志好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慧遠徵太學博士不就常以稽康高士傳自隨因薦

遜齋日錄事紀卷之二

之注江州刺史劉柳薦之宋高祖曰竊見處士厲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樂華與鐵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崑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遐緝藏文不智失在降賢言偃得入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

馬樞之言曰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藹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有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規千載美談所不廢也

此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

人有才貴能自擇於用世未嘗乏才貴在上者能用之耳有才而不能自擇於用小人也世方亂而在上者不能收而用之小人之才亂世之資藩決隄潰何所不至嗚呼以中國之雋異而甘心於夷狄此生民之所以重不幸也晉張賓當五胡雲擾之世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獨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

遜齋日錄事紀卷之二

四

中國不能金籠鸚鵡之過也

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群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有止脯醢菜羹器用薏溲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作會嘗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潞公有詩云翠菽盡井顏子陋食鮮不



愧庚郎貧范和之云蓋簪既妥宜從簡爲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台可樂爲具更欲誰笑貧諸公極救弊興衰之意此又見之今人蓋少思乎此事惜福養財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之以貽諸同志者

宣德六年夏忠靖公原吉卒朝議欲贈以伯言者以無例而止蓋爲

國初文臣無贈爵者也洪武間劉公基封誠意伯永樂間茹公瑄封忠誠伯生可受封死何妨贈言者未考爾後癸丑歲太子太師戶部尚書郭公資卒遂贈湯陰伯

建寧日錄事紀卷之二

五

國初文臣無贈謚者謚自永樂間太子少師姚廣孝太學士胡廣二人始姚謚恭靖公廣謚文靖公吳越志載錢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大鈴寢熟輒歌而寤名曰警枕范淳甫記司馬公君實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按察邕有警枕銘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慮傾則此枕其名尚矣

宋人於遼金交惡之日金元構怨之時不爲夾攻之舉雖未必全收漁父之功自可坐享中國之利契丹不亡女真不滅吾亦得承敝於遼爲令於金矣絕

微新興之虜豈能越唇而戢齒耶彼兵連歲又萬一有蹙而勝焉者將士死傷軍儲耗竭亦將得不償失強弩之末其勢豈可復用吾以休養之餘及彼瘡痍之後往問中原故地當不敵而去也宋之君臣計不出此乃以中國爲遠夷役始夾攻遼既舉朝不如高麗之見繼夾攻金又無一人能助趙范之言遂使天地盡墮腥臊以遠國家不雪之耻今古非常之變可勝悼哉

蘇子容云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能也

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天未嘗

建寧日錄事紀卷之二

六

不爲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滅滅而爲之君者猶得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今有能弭是亂之人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致然歟此朱子序李忠定公奏疏之文也天下之事須人以爲使人皆喜逸而惡勞誰則任其勞使人皆圖安而懼危誰則當其危忠臣孝子出身爲國家任其勞當其危而遠不勝近外不勝內寡不勝衆使大功不立大



計不行雖居將相之位台鼎之司而沒有餘恨此  
劉光祖序虞雍公奏疏之文也嗚呼天心人事迫  
於氣數消息之不齊蓋從古而然矣任世道之責  
者能無有感於斯

秦氏族泰山大夫僭諸侯之禮漢武祀內竈天子行大  
夫之職冉求不能救孔子責之李少君之誣罔其  
容誅乎而當時廷臣不能一言議其罪也

真誥有言行道如磨鏡垢去明存即自見形又曰爲道  
當如射箭直往不顧乃能得造棚的亦可謂善喻  
矣

宋景文嘗自言手抄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洪景廬亦嘗  
手抄資治通鑑三過始究其得失彼於文史間且

用力如此有志大儒爲經學者可草草乎

賦范蠡五湖而附以載西子事賦秦長城而附以婦哭  
城崩事賦漢四皓於商山而言圖棊之事皆無本  
源出處特見唐人詩句中而好事者又從而實之  
耳張騫無乘槎事乘槎乃海上客毛實無放龜事  
放龜乃武昌軍毛實所統之人而今例以張騫乘  
槎毛實放龜爲言噫事類此失實者多矣

書契以代結繩肇自皇帝之臣蒼頡更數千年而周之  
臣籀損益之名爲大篆更數百年而秦臣李斯復  
損益之名爲小篆秦又命程邈作隸書以便官府

行移逮今千有餘歲矣其字本祖蒼頡古文而畧  
變其體然觀漢臣許慎說文所載字以萬計而不

足以括天下之聲有聲而無字者甚多也字文周

時有龜茲國人來并傳其西域七音之學於中國

有曰娑陀力有曰鷄識有曰沙識有曰沙侯加溫

有曰沙臘有曰般膳有曰侯利蓬其別有七於樂

爲官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調於字爲猴牙舌

齒唇半齒半唇之七音蓋有耳學天竺妙語多由

於音中國之人亦有所未知也元氏有天下裔夷

之言與中國異尤非中國字之所該世祖時巴思

八得佛氏遺教制蒙古字平上去入四聲之韻分

唇齒舌牙喉七音之母字甚簡約而凡人之言語

苟有其音者一無所遺蓋自有書契以來大率以

形爲主人以手傳而目視者也而蒙古字一皆以

聲爲主人以口傳而耳聽者也論者謂元盛時此

字爲一代之文而通行乎天下者與蒼頡史籀斯

邈凡四矣其亦可異也哉

羿善射或使射雀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俯首

而愧終身不忘羿之愧在他人足以爲奇矣公侵

齊門于陽州顏惠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

目也息之謂無勇在他人不可謂無勇矣而二子

之言如此然則學者自處其可以自恕乎

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

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害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其

列不升之數止於五墨氏所云亦然

象膽隨四時在足春在前膊左夏在前膊右能膽春在

首夏在腹秋左足冬右足蛇膽隨日轉上旬近

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魚膽春夏近下秋冬近上

山鷄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博物志人亦有溺於

自愛者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鵲愛形顧影不自

藏為羅者所得名山志士之罹於世網皆由不肯自

藏故爾夜蛾撲統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止

利祿聲色之在人往往甘其心而死之何以異於

是哉

五月五日蝦蟆必伏水草不鳴七月七日鳥鵲則集林

木不飛丙日嘉魚出穴甲子庚申日毒瑁輒閉口

不食野雉知雷起處虎知衝破燕知避戊巳鵲巢

知背太歲於此有以驗曆法與方位豈但鷄獨司

晨鶴能警夜而已

鳥獸昆虫飛者以翼而聆鼠以其尾訖鳥以其足獨以

其髯飛鳴者以口而蟬以其翼鳴行者以足而蟻

蟻以其背砂授子行一名何以其身倒行聽者以耳

而龍以其角牛以其鼻聽取者以臂而象以其鼻

取視者以目而水母即浦又以借其蝦視走者以

股而駢驢又以借其鴛鴦為狼又以借其狼走

山之恃土石草木以崇其勢塊而視之欹斜破碎叢雜

蕪穢不可勝指也其在百十里外朝煙暮靄紫翠

如滴橫如蛾眉盡比螺髻山其不以遠為美乎江

河之流溝渠泡沫潢潦汙濁以益其委勺而計之

臭腐垢浣汙敗便惡溢溫灌注不可勝道也其在

千萬頃間滔天浴日上下同激圓光藏珠方景凝

壁水其不以大為繁乎嗚呼美以遠著繁以大致

弗崇弗益則亦弗能至矣君子觀此置身之地弗

遠大焉可乎

勝國處士王紹文示其子孫語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

雖獨力亦當自為害人之事於戲謹中雖一念不

可妄發人能以此語存諸心庶幾所宅者厚而其

發也不薄矣

東坡與姪書凡文字少小時須人氣象爭噪未色絢爛

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

也近世劉文安公定之言云文必先博而後約若

收歛太早則其地無所容蓋得東坡此意

宋世京畿及各郡皆有激賞庫遇群盜竊發即家開庫

募士故盜不旋踵輒被擒獲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多欲厭棄不育者許

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媪鞠視他人家或

無子女却來局取養之歲侵子女多入慈幼局道  
無拋棄者信乎仁澤之周也

伊川先生云意從心從音猶擊鼓也音不離鼓出於鼓  
也意不離心已是心之發處

程明道曰見呂晦叔說話不得不見司馬君實說話  
不得不多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  
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平氣  
平如道尋常事

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也自少書座  
右曰不善加已直爲受之

建寧日錄事紀卷之三

十一

富文忠公少時有罵者如不聞人曰他罵汝公曰恐罵  
他人又曰斥公名公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其子徐景遷謂之曰吾少時  
與宋子嵩論議詰難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  
衣而起攜衣笥望秦淮門而去吾戒門者止之今  
吾老矣猶未徧達時事况景遷年少故屈吾子以  
誨之耳子嵩宋齊丘字

后唐馬胤孫性謹儒事多凝滯又罕接賓客爲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人目爲三不開謂口也印也門也

孔子曰鄉人皆好之鄉人皆惡之未可知其人也一鄉  
皆稱愿人馬德之賊也是故居鄉而恂恂在朝而

便便豈其視君大夫固不若宗黨戚屬哉盖自有  
難與言者在也孟子學孔子者也故曰我猶未免  
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公山弗擾之叛季氏也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  
欲因之以張公室乎觀其奔吳而猶不忘宗國孔  
子必有以先見其微矣

長洲吳公辭東閣而居禮部無錫邵公辭尚書而乞終  
養是宋司馬公之辭樞密今猶及見也孰謂四維  
久不張乎

古之史官凡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如遷固載灌夫之使  
酒霍光之廢立張湯之陽警張禹之屢顧豈獨紀

建寧日錄事紀卷之三

十一

事而已弁其情僞得之此所謂信史也

申屠安坐而鄧通稽首宋璟廷立而昌宗匍匐呂端鎖  
閣而繼恩傍徨韓琦出檄而守忠貶黜王嘉發憤  
不能去一伎幸楊震連疏不能去一乳媪蕭望之  
以師傅困於石顯趙汝愚以貴戚阨於侂冑此無  
他權之所在有重輕也

凡財用於國則奢於家則儉人之病也識者謂韓魏公  
用家資如國用謂不吝也曾魯公惜官物如已物  
謂誠儉也

張乖崖戲語云功業向上攀官職直下覲似爲專意於  
卜數者言也

范充夫上章言事未報有見之者曰聞相公自上章後

已備遠行非他人所能及充夫曰不然某所言幸

主上聽而行之豈敢爲難行之說以要譽焉

陰符經謂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鱗飛鼠斷猿狼  
也

范文正作守歲荒且疫作公興徭役以勞之曰在民得  
食其力又使人氣血運動豈類東山之遊

伯夷非君不事非民不使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  
坐於塗炭疑乎隘也然不念舊惡此所以爲伯夷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雖袒裼裸裎不以爲  
羞

謹按日錄事紀卷之三

十三

免疑乎不恭也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所以爲下

惠

趙括言兵事父不能難然不謂善而卒知其敗阮瞻執

無鬼論鬼爲之屈至變異形以信之事固有其理

昭然而橫辯之勝不可折者人皆以辯勝者爲然

未易論知言也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曰巨白善攀地以行呼

之聲訛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即蚯蚓

之大者也蓋前嘗謂蚓而後充其標註以爲大

指非也

今之與揚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說

者以爲笠欄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

既放之得所又召之非善防邪說者也

子產惠人也云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善

自修其短也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穎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

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吳起說魏武侯罷兵服莊周說劍而衣短後之衣孟子

說齊王而言公劉好貨太王好色皆因其所好而

化之巽而入之善誘人也

淵明如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標非所攀深得固

窮節不與物競不強所不能自然守節

謹按日錄事紀卷之三

十四

神宗謂張良聖人也智足以取天下而不取無意於天

下也爲漢立社稷而從赤松子將能忘天下也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

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其所謂

學者非學也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於井田

而行之而民不病於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於肉

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

其迹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范純夫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處

几案無長物研墨刀筆終歲不易其平生所觀書

如手未觸衣稍華者不服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汗履雖穿如新皆出於自然未嘗有意如此也元祐年中議南北郊久不決一日有旨罷議依祖宗故事合祭范純夫在翰苑草詔其詔云列聖已行謹當遵奉先朝未舉懼弗克堪胡右丞宗愈謂純夫曰大哉王言久無此作也

資治通鑑成范純夫爲溫公草進書表簡謝純夫云真得愚心所欲言而不能發者溫公書帖無一字不誠實也范純夫爲蜀公草進樂表云法已亡於千載之後聲欲求於千載之前茲爲至難理若有待又爲申公草遺表云才力綿薄豈期位列於三公

遼寧日錄事紀卷之二

十五

疾病嬰纏敢望年踰於七十人謂二公宵中事矣蘇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純夫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純夫舊行第十三也東坡謂范純夫曰公之文可以經世皆不刊之說如某但涉獵爲文耳

富鄭公在延潞公請范純夫作致語云衮衣繡裳迎周公之歸老安車駟馬奉漢相之罷朝富公大喜

元祐初范公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每造通英過押班御藥閣子都知已下列行致恭即退顧子敦嘗與都知梁惟簡一言公大以爲失體陳衍初管當御藥院來謝宅門數步外下馬留撈子與閣者云煩呈

覆欲知曾到門下其後公爲諫議大夫僦居城西白家巷東隣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其畏憚如此

元祐末純夫數上疏論時事其言尤激切無所顧避文潛少游懇勸以謂不可公意竟不回其子冲亦因間言之公曰吾出劍門關稱范秀才今復爲一布衣何爲不可其後遠謫多緣此數章也

元祐初講論語徹章錫宴東宮上賜御書講讀官各上書并表謝純夫表云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皆若游藝則聖神可至事業可成如天

遼寧日錄事紀卷之二

十六

之積高地之積厚廣大深遠不可量也公遇事必規皆類此

純夫自賓移化朝旨嚴峻郡官不敢相聞既至城外父老居民皆出送或持金幣來獻純夫謝遣之一無所受皆感泣而去化州城外寺僧一夕見大星殞門外中夜聞傳呼開門果然是夜公薨後三日殯於寺中賓州人李寶善地理謂純夫子冲曰寺當風水之衝指寺北山一穴曰此可殯不唯安穩歲餘必得歸遂卜之改殯是年颶風作屋瓦皆飛大木盡拔獨北山殯所不動次年歸葬如其言後有自嶺外來者云土人至今廟祀公於北山

世傳銅雀臺瓦驗之有三錫花雷布鮮疵三者是也然

皆風雨彫鏤不可得而偽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

城

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雖百人之譽不足以勝一  
人之毀也蓋彼不待高識博達之士乃知其非雖  
奎人故自有白黑矣前譽之者一時之偽而此毀  
之者實天下之公也昔公孫祿斥王莽國師秀顛  
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誅以慰天下侯景陳  
梁武帝十失之一曰敷演六經排擠前儒王莽之  
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則公議不可泯云彼乘勢

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欺哉

騏驎所以異乎騏驎者為其行千里而有餘力也如行  
百里而與騏驎同敝則其異者名云爾也熾疑不  
吾別猶與不吾明則所謂智者亦愚也采蘋或以  
為禮女之祭或以為教成之祭鳧鷖或以為祭或  
以為繹今之師儒忽焉未嘗辨也賓之初筵或以  
為燕射或以為大射今以首章為大射二章為燕  
射學者何賴焉

袁紹與曹操論天下形勢操知袁氏世有河北未易可  
圖欲舍而他之則徒示弱乃出大言曰任天下之  
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是豈操之誠心哉今談

經者不覈其實喜為高論大言一切取勝皆曹公  
之下塵歟

學不瓊等也向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視九年迺大  
成今童子嬉戲未除而為易高談天人之際老不  
知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謀乃謂三代可立致而平  
視堯舜其瓊等多矣以故民風日澆而盜賊興未  
易圖其救之之術也

國家因黨與傾亡經術因黨與而不明春秋以傳而分  
為三董仲舒江公劉歆於三家為始倡其所異而  
堤防之杜預何休范甯又闢土宇而興干戈焉毛  
詩初異於鄭氏而王肅申毛孫毓理鄭皆相待如

寔密日錄事紀卷之三

十八

寇讎愈出而愈然矣元行冲歎其父康成凡子某  
寧言孔聖誤不道服鄭非良有以也

袁紹為濮陽令將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

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曹操征孫權留子植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令時年  
二十二思此時所為無悔於今汝今亦年二十三  
矣可不勉與

夫屯田所以省轉輸也而王莽假之則以擾邊民穿渠  
所以資灌漑也而楊炎之陵陽則以蔽畿輔假貸  
所以通有無也而安石之青苗則以困天下故曰  
利不十不改法又曰徒法不能以自行

晉魏備凶奴鮮卑而元康之曆索頭居于盛樂唐人備突厥吐蕃而元和之世沙陀居于五原晉卒慶境于元珪唐竟絕紹于亞子以是知日中之際陰慝所由生忽畧之中危禍甚可惡也

後渠崔子曰養士存乎學董學存乎人成化中提學御史孫鼎之忠孝陳選之清方士奮其修正德末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受欺不悔二君皆遭構去嗚呼學校何由而正哉

袁紹殺臧洪陳容在坐起曰將軍舉大事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

並容日錄事紀卷之二

十九

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在坐皆歎息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五代張薦明少以儒學遍遊朔方歷覽世故漢高祖召問道可以治國乎對曰道者妙萬物以爲言得其旨者尸君祖席可以治天下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薦明聞宮中奏鼓曰陛下聞鼓聲乎其聲一而已矣五聲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其一可以治天下高祖善其言號道玄先生

古之祭天地山川不屋謂棟宇不能圍其形也乃以人飲食薦之夫豈知神之所嘗哉荅曰祭者致其敬

與禮也故以人道之所重者奉之盡其報本之誠已爾若神之所嘗夫惡知之豺之祭獸獺之祭魚亦就其性之所能也夫

與其強求聞道不若勇於改過與其力驚速成不若安於循序少過則心純道在是矣有序則行邁成可冀矣故冶鍊鉛錫而得金泉進科坎而達海詩曰柞械枚矣行道允矣又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此之謂也

唐臣之質不勝其才宋臣之才不勝其質唐臣銳立而昧於退未足與幾也宋臣勇去位而歸於功未足與義也

並容日錄事紀卷之二

三

李鄴侯其留侯之徒邪發必中幾言必濟用肅之庸代之懦德之忌皆心服其計樂聞其辭好談詭誕乃知之自將也使君不疑其謀身私黨留侯嘗從赤松矣豈鄴侯亦慕而效之與留侯用以退鄴侯冀其進故世輕之蓋廊廟具瞻非若山林之自逸邪京房攻顯郭璞沮敦可謂守貞惟其徵於術而已文中子譏其亂常君子之執可不慎乎

邵子欲傳數於程子程子謝之常談弗及卓哉人豪與是故不以天合人自以義立命不強其所不能不治其所不見

朝廷之上貴者不賢可知其政之亂也惟慳之間信



者不熱可知其君之僻也關境之外察者不劬可知其兵之散也田野之中耕者不時可知其民之勞也膠庠之內遊者不恪可知其士之驕也若是者難必作國必危君子過而弗入居而急徙可也漢唐之小人易見宋之小人難知漢唐之君子可信宋之君子當攷

呂申公劉元城陳了翁皆恭禪取其定以治心樂其空以忘憂患謂於吾道有裨爲猶愈於防非陰用者若聖人之處憂患其成德之地乎是故舜孝純於歷山文易演於姜里夫子晚賸而定六經學者堅志而邁往賢者校功而熟仁與夫異端之放與空者判矣天不以窮冬而廢生江河不以遇礙而回流

漢有三臣焉曰張良之知董仲舒之正汲黯之直唐有三臣焉曰狄仁傑之密宋璟之堅郭子儀之大漢有董公曰爲義帝誅項羽唐有徐洪客曰指江都取獨夫使漢祖守其義唐宗得其謀二代之得天下湯武何以加諸

皇祖之攘元胡功大於湯武道光乎充舜義祖子春秋於乎百世以俟聖人蔑以尚之矣  
范仲淹韓琦執優答曰以見則范也精以量則韓也弘  
范慷慨近名韓渾厚近德

虎豹之疑不如螻蟻之遂故處事貴果觀鶴之亮不如擊準之匿故謀事戒露丘阜之止不如消泉之逝故學貴不已雷風之迅不如霖霖之潤故心貴不躁丘園之隱以虛易實終南之捷用退作進甚哉士之狡也夫人君崇隱貴節乃基此弊况以貪躁取之

君不出環堵之外而知周天下好問之故也君運於帷幄之中而德加方外親賢之謂也

預知王莽之奸而避之孔休一人而已不畏董卓之威而拒之申屠蟠一人而已士之有識者可貴矣夫爵待鉉舉鍾以追縣邑不舉則雉膏不食鍾不縣則宏

聲不播然而言鍾鼎之功者鉉與追不與焉昔蕭何薦韓信房杜用諸臣狄仁傑薦張柬之彼皆績偉勞巨我則亡聞噫其有古大臣之道邪

古亡宦官之禍考詩之所刺可知蓋故家舊臣世掌國政與自漢而下始于石顯極于唐末意刑餘之賤乃廢天子執政權奴士夫世道之大降也夫

伊川先生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便是自棄愚謂自古賢人多希聖亦只做得二等事若取法乎中斯爲下矣

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愚謂曾點見得道理中物各付物意其氣象大添雕開卻是見得道理中



有未信處其體用大故曰已見大意

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客魯二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所以撫卷長歎不能已已者也李札之所見張溫之所遇彼自耻以名告趙孟之桑中伍胥之江上又有禁不肯相語者外黃之兒彭城之老往往邂逅失之孟獻之友三人秦庭之諫者二十七人之類不免名與死埋漢而下如南公董公吳公韓生鄧先輩豈不皆可惜哉嗚呼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誠君子也而名有稱不稱焉者是亦有命焉君子知強爲善而已矣

蓬閣日錄事紀卷之二

二十一

余常云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剛彈琵琶朱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中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隱逸不聞於世者亦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托垂於不朽亦有幸不幸也胡荅溪云齊魯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娘得托子美之詩以傳不朽亦可謂之奇遇也程子遇青城種楠翁乃知未濟三陽失位爲男窮之義又渡涪江乃遇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之樵夫誠哉世未嘗無賢而泯沒不聞者亦多也

屠牛垣屠羊說所執市井之惡務也而其名至傳史畫匪陳酢瓶所爲閭閻之末業也而其姓至今存託

於名人之文章也

蘇子容聞人引故事必令檢出處司馬公對賓客無問賢愚少長悉以疑事問之有可取即隨手抄錄有草簿數冊對客即書且記所言之人九十年作一案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古人所以密推熟察以自驗其道藝所造功力所成者至於如此

諸葛孔明以巾幘遺司馬懿巾幘乃女子未笄之冠燕京名雲髻蜀中名曇籠蓋笑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藏匿也懽音憤古對切今音國非也

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振辟

蓬閣日錄事紀卷之二

二十四

疑今集中無此文白樂天稱皇甫湜涉江文而甫亦無此文皮日休稱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而孟集亦無此一首也乃知古人詩文之佳者遺逸多矣

趙清獻公無一事不可以告天司馬溫公無一事不可以告人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欺心崔駰曰交淺而言深者愚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失言謝疊山曰窮而明道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達而行道有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負所學此乃陳兩峯書室中所書格言也予嘗剝錄之以自警

而願學焉

少師西崖李公東祀歸上通達下情疏云請以所見喻之節用度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惟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

劉元城云宋太祖起歸德軍節度使歸德爲商星分野太原居西北爲參星分野昔高辛氏二子不相能也走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遷沉實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自古參商不相容太原必後得而先失故國家盛則此地後服所以取太原最難衰則此地先叛後果爲完顏氏所據故當時謂

建寧日錄事紀卷之二

三十五

不宜列以方鎮乃毀其城徙其民於唐明降州爲平晉縣嗚呼參商之說信然否耶繼元降於太平興國四年所謂盛則後服是已金人以東北夷虜長驅而有中原則所謂衰則先叛者不在西北師東北矣

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

沈度政有三善田無廢土市無閑居獄犴無宿繫

馬永卿初見劉元城元城問王鞏安否荅曰王學士安

元城因謂可教曰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爲得體

趙崔子晉愛謝靈運于唐愛孟郊于元愛劉因

唐宣宗問於羅浮軒轅集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撤

聲樂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則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難致哉

古人祭以肺爲重食牲以肩爲重

黃石公冊書身之八殺貪殘姦融狡佞訐復命之四業

昔惠恃已狎不肖妬賢能

陸佃嘗曰天下多事則須不次用人苟安寧無事但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

晉孔嚴仕司徒掾尚書徵中郎時朝崇嚴浩以枕桓溫

溫深不平浩又接荒人謀立功於外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難處任者所至不同所見各異頃來

建寧日錄事紀卷之二

三十六

天時人情良可寒心願深思廉頗屈伸之道平勃相和之義又觀頃日降附之徒貪而無親難以義感浩深納之

夏忠靖原吉量不可及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

人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

熟殊不與人較何曾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當如

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

矣公薨贈太師

國朝輔臣贈太師自公始

舜之德被古今矣而臯陶之謨但以罔愆言之禹之功

平天地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云之文武之謨

烈光日月矣而君陳之書但以罔缺稱之孟子曰  
事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周公可也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攜藥壺賣藥得者即愈但不語  
遇有識者即告之曰入一身如一國心即帝王傍列臟  
腑宰輔也外具九竅群臣也心病則內外不可救  
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止之乎但凡欲身之無  
病必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奢欲不  
使迷惑則心無病餘臟腑不難療也外之九竅無  
由受病况藥有君臣佐使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  
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失其序必自亂也又何  
能救病

並窓日錄事紀卷之二

三十一

晉陸玩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  
唐鄭祭閣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審  
已量力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鍊而與不知止者  
有異矣

唐王道曰攻夷狄如以明珠彈雀雖得雀亦亡珠矣得  
彼地猶石田不可耕也古人謂禦戎無上策未爲  
正論以忠信結之爲上策擇將守邊以兵服之爲  
中策以女妻之爲下策王帛結之爲無策

郿縣更鼓樓多名譙樓出莊子本魏城門名麗譙壯麗  
而譙曉也近見王子充作某府譙樓記首引陳陟  
傳誤矣

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元末海潮不波而元亡雖天數

之一終說者謂水爲天地間之大命脉其信矣乎  
故星隕精氣竭也川竭水脉絕也當其所主之地  
則爲文海水不潮亦水脉絕也

至正十五年間陝西省某縣一夜大風雨有一大山西  
飛者十五里山之舊基積爲深潭弘治 年長  
樂縣平地生一山

先哲遺言

遺言乃先祖

方伯耻菴先生以壯畿督學御史轉副憲江右脩復

白鹿洞書院聘白沙陳先生爲教主與羅一峯張

並窓日錄事紀卷之三

三十八

東白陳克菴諸名公唱明道學往來翰墨累牘盈

箱不幸三遭回祿存者十之一二全之辛亥以主

客却起復赴部裝束奉行時復展玩今摘錄數卷

于後嗚呼

諸名公扶植世教之心先

方伯公鳴道景賢之意或於此一見云

嘉靖甲子冬至日孫男全之稽首識于晉陽官舍

治下羅倫頓首復

憲副陳大人先生僕提舉泉南登龍至三金昆玉友鸞  
停鵲時子孫才族將大其陳氏乎譜叙之作敢不  
雅命凡言之立以傳遠也傳遠而託諸於僕非其

人矣古之保姓受氏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以富貴而大族者世俗之論也處富貴而非其道適汙穢其祖而已文中子曰古之仕者養人今之仕者養己養人而不養己有志於德與功者也二三君子志於養人不志於養己也明矣然養人之忠猶未大洽於民何也三害未去也何謂三害官吏之貪也豪右之暴也盜賊之竊發也三害既去則養人之澤下於民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執事居可欲之地僕而與之言不失人也陳氏之不朽吾將於執事見之僕方有事于禮叙文尚在他日

龍溪日錄事紀卷之三

二十九

憲節若臨吾邑時或有也不敢豫期

### 湖西羅倫頓首

憲副陳大人先生祇承嚴命譜叙已成傳後之託在已而已斯文何足恃也收族之法以立宗法明世系廣愛敬爲先務斯文不及也上中戶事聞有指揮民何幸與今後當立定法少蘇民困可也鄉約之行遠近悅服淫祀悉已毀除喪禮悉已遵行元宵黜祭悉已禁革婦人女子亦知土木之不能爲禍福也一都之內地方數十里人戶數千家翕然同風亦可以見人心同然而不能自己者矣所不便者土豪盜賊爾昔明道令晉城嘗立此法姦僞無

所容窮困有所養惡者有耻善者有勸伊川先生云今之仕者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爾外都亦有行者若得良有司推而廣之而執法大臣爲之紀綱則風俗似可厚財用似可節詞訟似可省盜賊似可息韓都憲江西之人至今稱之何也以能息盜賊也求其本則未矣孔子之言是也合都父老來呈前約必賜允從則仁及萬民矣執事行之民日望之

五月廿四日

見聞寡陋人才不能多知無以副盛心也廣東則陳公甫林緝熙光福建則陳聖夫黃仲昭鄭廷剛楊朝

龍溪日錄事紀卷之三

三十

仲章浙江則盧璣章德懋陸克深陳直夫輩湖廣則謝元吉陳廷彥南直隸則莊孔易陝西則王司馬公度山東則冢宰李執中蘇州則陸欽先生遼東則賀克恭浙東則陳士顯謝世脩江西其在上者皆執事所知其在下者則廖行儉韓介之鉅山王樂志新昌縣人潘希範樂安人此予所知也行儉群經通洽行履純雅非予輩敢望也其餘尚多不敢一一塵瀆俟面論也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倫何敢當哉草草不具伏惟亮納中亦未純姑取一節其餘人才尚多恐知未真王微跌宕可喜

治下湖西羅倫頃首簡復

憲副陳大人先生語類板行嘉惠來學大矣春秋纂

言已領金諾書至連四方交游姓名及鄉賢祀典相應者姓名專人送至江西他不多及甲午春二月日丙寅書于一峯山房

治生湖西羅倫頃首

憲副陳大人先生吳文正公春秋纂言金諾刊梓此先正之本心後學之嘉惠也非崇道綿教其能是舉乎此書復行一燼然於寒灰也癸巳十月拜文正祠于咸口里此書刊板舊遺一集崇仁縣學司訓借錄繼聞其家遺寇劫虜書籍誥勅俱落盜手此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三

三十一

書蓋司訓借錄者不無訛謬若不遑自校命老於春秋者詳審校勘先命侍史淨錄一冊以此書還崇仁司訓崇仁獨有此他處恐亦無也似聞其賊已有蹤驗倘能留心此書或出其家不曾有書不知首尾禮記纂言已託益庵未蒙回示庵記已成俟回送上訪求人才此古靈先生之心也求其無愧於古之君子者數人而已餘則姑取一長如是者多未敢放瀆盜劫屢傲旬日之間且聞數處麥秋初殍於雪繼食于吏官吏肆貪盜賊羣行有識寒心寺中之會十里以外一家遭劫憲臣在此猶無忌辟况餘日乎朱子曰壞了這箇寬字今日

之謂矣

倫載白

養木者去其蛀養苗者去其蟻養其民者去其害民者而已民之害三焉貪吏也土豪也盜賊也三害未去欲求治不可得也今日三害御之甚寬待之甚恕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以盜賊言之有連世為盜者有終身為盜者有合方為盜者有狂者有竊者有劫官庫者有劫民財者有因為盜而起至土豪者盜倚豪而肆其克豪倚盜而雄其資盜賊土豪相為窟穴凡為盜而發覺者十無一二其發覺者被盜之家得贖即放捕盜之司得賂即放甚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三

三十二

至府縣徒罪即放一盜既起衆盜皆熾其勢然也但見為盜之福不見為盜之禍盜復何所忌乎吾家自武岡公立法凡子孫不孝及為盜者皆溺于水三十年來此法雖存而行者不守盜賊橫矣周書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今日之寬積弊極矣宗子嚴父皆有君道殺一盜賊子孫於理未為過也刑亂國用重典朱子曰壞了這箇寬字若體此意而行之則積弊可救然後濟之以寬仁未為晚也刑以仁之此之謂矣

乙未七月廿三日湖西羅倫頃首東

憲長耻庵先生臨川吳文正春秋纂言肯承金諾重為

刊印隨借抄本於崇仁已送東白過達未悉成功如何其中差訛必多吳宅舊板久毀印行止遺一部被盜劫去近日吾鄉頗露消息隨即掩蔽其賊已因在府未知尚存否惜乎失此善本也舊約已成則此本幸傳僕於此書未嘗留意然先正遺言正欲其末也象山語錄其家有本煩留意借錄示下象山是甚次第特以小異朱門遂致淪晦在後學當用心求之近思錄被友人得之見賜一集幸幸聞東白母疾未知如何近家兄於此月十日得疾下世舍姪在東白家收租相見爲言於東白向賜紙四百謹已拜受

稟事

一吾都洪武間被奸民罔奏當時法重承行者重升科額將六七倍於他都先是趙侍郎知縣趙季通多興優恤世移事變近老人重奏戶部水災田地悉應蠲免林方伯已爲覆奏該吏沉塌元勘遂以刑部之行而止兩次保結見在使司煩相二方伯言之令劄付四縣開免然後覆本事具別紙請詳覽焉非有私也或回遲請先達此情

一上中戶事極困吾邑曾言於府縣父母官彼畏上司不敢定奪今已無及然補贖逃亡者間近七八十人在獄請爲甦困若時雨矣具別紙

一逆賊甚多多是土豪連結捕盜司得盜即放若不擬從重法此風長矣

一官吏賊事發露不可寬免宋太祖最寬仁獨賊吏當斬右趾者棄市土豪亦然按本塞源非監司之責救其末而清其流可也

一仕宦之家多爲宗族子弟婚姻所壞吾族亦有假託名字僞書簡帖交通官府若有此色請爲痛懲并爲戒于府縣而達于同寅 倫又言

吾從父老立約倘約長來言賜允幸幸

癸巳二月日與府縣言上中戶書

倫嘗愛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王荆公行青苗門生故舊遺書邵子欲投劾去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

仁者用心固如是乎倫素性剛褊好論世事自卧病山中杜門却掃凡有干謁非獨公事至於文字若非其人皆拒而弗答也迺今而有言焉何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朱子曰凡民有患難勢可言於官則爲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吾邑之民困於苛歛其患甚矣余無力以救之惡得已於言乎古之征者三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今日有秋糧之征有鹽糧之征有賤虛糧之征有板榜之征有夏稅之征有上中戶之征用其五用其六矣

欲民不流離而去爲盜也難矣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諸征姑勿論矣以上中戶言之吾幼時未有也

祖宗之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作俑者何人乎始者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十數名者一家有三兩名者一都有百十名者聞諸人云合縣二千六百名更則曰一千四百八十名吁何其多也詢之旁縣無如是之多也考之往時無如是之多也度之事勢亦無如是之多也吾鄉廿八九兩都素號重難未樂以來雜役悉免今不下二百名矣所征人戶絕者有之無糧者有之軍匠者有之

建寧日錄事紀卷之三

三十五

之秀才者有之鰥寡孤獨者有之欲憑原報以盡征之可乎若曰戶有虛絕田無逃亡此可施之於經界既正之時不可施之於賦歛無藝之日何也民田畝數升官田畝數斗下甲人戶原佃官田暑寒之衣食不給豪橫之侵削無已官府之徵求無藝以官作民粥于他主田歸富屋糧坐下戶况里書作弊飛洒詭寄一區虛糧有至數百石者一里有數十石者一家有至數石者欲執糧以定征可乎吾見多矣凡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託以上而爲下以下而爲土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與室如懸罄者無差不擾可痛也可悲也今所征人戶賣屋者有矣賣田者有矣賣牛者有矣賣子

建寧日錄事紀卷之三

三十六

女者有矣脫婦人之簪珥者有矣敲朴之下何求不足究號之聲上徹于天人事既乖天道不順苦雨連月米珠薪桂官吏里胥旁午鄉曲鷄犬不寧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若取敗於糧里已敗虛糧已敗鹽糧又敗中戶敗如是其多也民力有所不堪矣然則何爲而可也吾聞紙價數萬四十六縣出之一縣一千則四萬六千矣縣加五百則六萬矣吾縣以一千五百爲率除已徵若干尚欠若干未征若干其逃亡死絕軍匠秀才貧難下戶悉應蠲免外其餘人戶多則朋合少則獨征足一千五百之數則已矣事難懸度其損益又在執

事裁之也主於不傷吾仁民之心而已若據元申之數務求取盈以媚上司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仁者之用心不如是也猶執事獨未知其情可使知之也其有不從乎或曰其如上司何公卿大臣其天人邪亦生於人間也方其困于閭閻將於學校擊節伊周高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得行其道其不能爲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命也傷其財則傷其命本從而固矣

朝廷建官分職所以固其本也二三君子方以愛民爲心其肯傷邦家之本而不爲吾民之福乎鄭俠布衣也見民苦於新法爲流民圖以進况名在從



臣之列者哉吾當披肝瀝膽以與爾百姓請命諸君宜無有不從者信筆速書不覺滿紙  
記丙戌筮仕初翁方伯在京因及此事祈請進本或歸自除之翁竟不從流毒至今利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古之君子所以戒於作俑也

近思錄企

牟都憲山東小錄皆拜嘉惠客歲曆日回簡已付敝邑來使一道重寄百敝維新此其時也僕聞善牧民者如牧羊然一羊敗則羣羊俱敗善牧者無他在去其敗者而已今敗政傷民之徒往往而然更化之始益思去之則令望桓桓剛風肅肅毋負倚託

謹錄日錄事紀卷之二

三十七

矣 倫拜復

憲長陳大人 乙未正月七日

友生莊景拜

憲長陳先生閣下張家灣承枉顧兼惠佳作至今感佩無量持憲江西一方悚然君子用世固自不同下懷豈勝忻慰白沙一峰書問想能益勤廷祥先生數聞往來不倦同德相求今乃見矣小弟過南昌敢此以叙契闊不能多及惟恕不恭景再拜正月二十六日

選拜啓

方伯契兄執事 顏沛之餘承寄示詩章中涵義命

微意時一展讀以紓慘然之懷感激激往事悠悠不可追矣尚當共厲晚操以酬宿盟黃世顯之遷亦可以鎮幸進者之心王司馬林司寇一代元老退者不復進死者不可作可爲斯民太息也廣東二司議遣人往閩中致奠蓋門生故吏真情夏宗成彭鳳儀李文煥遺去後之思陳夢祥不至公府可敬張廷祥以母老不仕得遂其仁孝之心如包孝肅顧美而不得徒深臯魚之恨者其樂雖三旌之位不易也舊聞陳公甫之學未得一會其過洪都執事泊廷祥與之往復必有所論毋惜示數字選拜

謹錄日錄事紀卷之二

三十八

方伯契兄執事

良會可惜雖先生不命僕亦留兄命之懇懇耶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僕於先生有此意但不如右山能言也使回謹此申覆

十月廿四日夜羅坊燈下白沙陳獻章再拜復

方伯華宗先生 胡先生屬筆申意幸

亮之

章以此月十九日度嶺偕計而往抱疾而歸亦不能不介然於懷也夫士必涉於世然後知涉世之難易不涉於世而能涉世者章未嘗睹也老子曰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瞻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其知涉世之難者歟雖有拱壁以先駟馬



不如坐進此道良晤何時因風飛尺簡以有餘補  
不足正不能無望於先生也甚寒惟爲道自愛

仲冬二十二日寓南雄陳獻章拜

耻菴先生宗契

東白先生同此

懸

元禎頓首

耻菴大人年兄 辱

催文使者沓至因數日親知處吊荃紛紛失於回  
復負譴負譴二菴記盡歲前呈稿更不食言矣呵  
呵便中輒復有瀆市汙口之塞必極堅厚如章湖  
渡乃可障洪波之突不然徒勞無益近屢承嚴命  
督趣有司成功然責非切已渾應因循今南昌該

建寧日錄事紀卷之三

三十九

管主簿已到任矣敢冀指撝趣茲冬晴畢此大利  
庶不棄前功也恃契敢茲喋喋惟 台鑒焉不既

元禎頓首

耻菴年兄大人 辱者

蒙允行脩築市汙捍水圩岸此萬民永世之利也  
然水口有二處其一處係古額築之則工力減大  
半且可長保無虞其一處深澗難築况非要害若  
築之則甚費工力且須更築其上流一口然后可  
合小民公論皆欲就古額處興工間有一二有勢  
力而欲取風水者乃巧說以惑委官反要就難築  
處築之此甚非便圩長有頗知仗義者今來呈丐

呼入一問便知其悉 高見處之當自有定奪

區區敢贅哉惟爲之達情云爾苦瘡毒不先自造

言心昭萬萬

元禎頓首

憲副陳大人年兄

伯輔兄處刊完程子全書一部奉看未知曾寄有

否原公文字近日因赴

京舉子有索者迫甚且往來應酬甚冗以此未即

應

命萬萬寬假又向所言築市汙口有司唯應故事工程

甚緩歲前日有數恐大功不成萬萬趣之幸甚

建寧日錄事紀卷之三

四十

元禎頓首

憲使大人年兄 補向日往吊進賢道經武陽驛彼中父

老深言梅溪走泄水利累歲旱傷之苦及歸 禎又

細察之於小民萬口一詞云築塞梅溪之口係是

古額水利不泄實數十里數千畝無窮之惠况此

口澗不數丈易於脩築但患富民利溪旁填起無

糧數畝之田常年恐積水淹沒則放而竭之耳茲

者衆父老約於朔日來呈憲臺 禎恐情猝難達敢

先此以

瀆

尊嚴伏惟 允而成之萬民大幸也

厚厚惠感佩至情尚容

面謝姑不既

憲使陳大人年兄

年弟張元復頓首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三

四十一

蓬窓日錄卷之六

蓬窓日錄卷之七

詩談一

太祖高皇帝御製勸世文

爲人在世艱難甚苦時逢亂歲遇遭劫楚天運交  
回改朝換宇四海混元圖霸並出張方陳趙明啟  
蠻虜元運俱衰總歸

聖主國號大明萬邦拱服英雄豪傑盡滅歸土愧我無  
能托賴

宗祖我之道化從運部位區區獨力五六之數流落他  
鄉棄却閭里東蕩西除今御中土亦不能文亦不  
能武吾將六旬且男且女謝

蓬窓日錄詩談卷之二

天蓋載感

皇水土家道清吉一石之粟量力求財有何不足盟手  
虔誠晨香一炷謝罪禳災康泰爲福龕龕之衣醜  
醜之婦不缺家常無量之福日食三餐夜眠一宿  
身安飽暖無量之福安貧守分凡事且足但能隨  
緣無量之福身不少衣口不缺祿行處人敬無量  
之福不犯王法身不繫獄一日無事無量之福善  
結善緣來疾去速但有一緣無量之福孝子順孫  
兄弟和睦居家吉慶前脩之福他有自有我沒自  
沒富貴貧窮果得其福實則自欺滿則莫覆但能  
如此便是受福酒色財氣只可遠避有人識破天

堂之福爲官爲吏心莫毒而常行公正久遠之福  
直只是直曲只是曲但行平等不必求福爲商爲  
賈衣足食足有名無後莫要薄福眼前天堂眼前  
地獄積善者經身心念佛

聖君治世便是活佛父母在堂便是活佛

明君勸世天下太平風調雨順五穀豐盈

詩曰

清出源來即是清因緣果報甚分明善惡兩般隨

爾造富貴榮華水上萍新宣大誥欽依念舊頒律

令素條行均能本分安生理保守全家樂太平

太祖賜張以寧詩拜序以寧字志道  
福建古田人

送寧日錄詩談卷二

二

朕聞歷代賢君必有賢臣能事其主者居則規諫  
有方出則能示威德以撫四夷漢之陸賈出使於  
南越馬援持書於賓融是也朕居江左十有六年  
思慕此等之臣終未得至快快於心自即位之初  
特遣翰林官知制誥事張以寧典簿牛諒使安南  
初未知其懷抱何如去後今年實封來奏朕再三  
覽之喜不自勝以寧至彼其王已行長逝彼國人  
請授王印於世子我以寧言此吉禮非凶事也今  
爾國有喪况來文伊先君之名非世子之名降之  
非禮也爾國當遣使往奏庶依大禮於是國人從  
之今使者至如以寧實封之言朕思安南僻在外

夷瘴煙甚重古人以爲要荒聖人不居之地賢者  
不遊之處恐瘴煙乖其體故耳今我臣以寧抱忠  
貞之氣奮古能使之風執之以大義守之以法使  
安南復命而後降印入安南國中人民官屬以我  
中國揖爲大禮見人衣揖爲禮畢爲我以寧能評  
之以禮使彼國中今行稽首之拜觀其所以我以  
寧非獨抱忠貞而能仗其使者速能化夷行中國  
之禮可謂智哉於戲抱忠貞之氣奮守節之剛非  
生性之自然歷練老成愚夫猛士可乎使之善者  
以寧也綴詩以勉之勾雖不聯朕本非儒文之不  
深專述其事耳

送寧日錄詩談卷二

三

以寧初使

聞說西南瘴似煙林叢草木有蛇蛇承差不避言君命  
自是前賢忠義傳

得以寧實封

嶺南南又海南邊惟有安南奉我天使者往還多議說  
瘴雲埋樹若堆煙民人跣足爲鄉禮斷髮衣袍似  
野裨話到異方人異處老臣何日得來前

念以寧涉江海

我臣奉命之丹微驛路迢遙渡幾河野宿聽猿啼夜月  
朝看狸走疾巖阿風塵未紀何回日取性觀山世  
態多晴朗好瞻紅日勝且陰驅逐片雲過離馬乘

丹涉大洋風號帆挂幾尋樞巨鰲聞詔衝前浪  
底雄鯨翊駕航舵轉水鳴聲霹靂蚌開珠擁海雲  
先我臣勁節遐方靖好把丹衷奉上蒼

念以寧入重山

卿初奉命便前奔道路崎嶇實慘魂千尋樹杪猿飛走  
萬壑風生瘴氣昏日暮鳥啼人不月沉象乳夜  
還溫何時化作中原也風俗流行禮樂教使者登  
山日進程崎嶇石徑動人情鳥啼深樹聲枝耳獸  
立幽陰未識名太古以來樵不到至今人往獸無  
驚峯頭一點無科木駐馬觀來四海平

慎言

蓬窗日錄詩話卷二

四

卿因國事往期年應是朝同世子賢語善人知人道是  
話非雖壯遠無邊也知周廟三緘口猶恐臨時不  
自然彼處受封王即位但將詩慶便廻旋

戒財

海濱邦國寶多珠勿爲區區化作迂此去爾家豐俸祿  
好將方寸向前圖功名千載誠難得一失應須目  
下汙記得黃金乘夜送四知不納却來誣

保身

華林江狹水湍流爲問民人是幾秋水色紅黃民性獷  
山生巨獸象爲頭我臣至彼還脩養豈被南方瘴  
氣愁彼國有人依權待卿當歸告甚崇優

諭張制誥令世子守服

安南世子性惟賢志行將來必備全初附能尊中國禮  
訃音來報朕心憐以寧休作殊邦看萬里神交是  
宿緣更把聖書深道與直教素服永三年

洪武三年四月

日

太祖渡江題詩庵壁僧洗之乃獻詩御筆題詩不敢留  
留時只恐鬼神愁曾將法水輕輕洗猶有餘光射  
斗牛

太祖皇帝詠菊云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駭殺要與  
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何等英雄氣象

太祖微時於鳳陽城中遇一遊僧手持小磬號於衆曰  
蓬窗日錄詩話卷二

五

擊磬賣詩聲絕詩就因指鷄卵爲題僧云一塊無  
瑕玉中含混沌形忽然成五德叫落滿天星豈僧  
爲異人已先知

真一故假以爲兆耳

太祖高皇帝嘗書金華星士劉日新之扇曰江南一老  
叟腹內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神仙口賜官官  
不要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橫行天下走識以  
御寶劉持此遍遊天下十二年

有人題康郎山功臣祠云鄱湖鏖戰不生還是我  
皇家第一關

聖祖開基天地父將軍正氣斗牛寒義同紀信君臣際

功在張巡伯仲間萬古精忠應不泯白雲明月滿

康山

洪武間御西廡房觀海東青翰林唐肅有詩云雪翻能

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却

憶當時魏鄭公可謂善於規諷矣

太祖征陳友諒至鄱陽吳芮廟壁見題竹詩云幽人無

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知爲

胡閨之筆深加歡賞後用爲大理寺少卿閨鄱陽

人號松友直氣不撓

太祖詠雪詩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天公降六花九

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其一統洪基兆

楚憲日錄詩談卷之一

六

於此

詠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傾刻凭看遍九垓極外

近聆新水響遙空一碧見天開其維新丕治於此

見焉

親征漢至瀟湘云馬渡溪頭首藉香片雲片雨渡瀟湘

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天葩豪宕英

邁讀之竦然

命楊文都督南征詩云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橫秋水呂

虔刀雷鳴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

麟終有種穴中螻蟻竟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

院春深聽百勞氣象雄豪音律和暢

儒士彭攸信有詩名太祖一日微行指虹詠曰誰將青

紅線兩條無雲無雨繫天腰命渠續之彭即應聲

云玉皇昨夜鸞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

老儒臨安錢宰公退吟曰四鼓鼕鼕起看衣午門朝見

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太祖

曰何嘗嫌汝曷不用憂字

會稽王冕題梅詩云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

塵胡兒凍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

太祖見之大加稱賞

太祖高皇帝常誦唐人李元甫上元詩吟哦不絕其詩

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爲戰爭

楚憲日錄詩談卷之一

七

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免將道德終無敵秦金

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兩花煙草石城秋安

不忘危之心也

甘露僧常欽字惟心能讀六經過目不忘戒行精

專

高皇帝率舟師獲僞吳載院判降其衆大閱師拱真庵

師獻詩云天人西來乘赤龍手握寶劍青芙蓉出

師百萬皆英雄四方上下雲相從大船推鼓聲雷

同斬蛟射鯨滄海中須臾日出扶桑東波平浪息

天無風歸來奏凱登九重斯民有賴歌年豐祝

皇壽比南山崇邦基永傳無窮

金山主僧別峰洪武中赴京慶

萬壽節

高廟

車駕親幸賜詩云命駕雞鳴訪老禪知師昔日住  
承天幼年參學心猶切晚歲備持操愈堅蓮發性  
天香馥郁月沉秋水玉團圓一毫照徹三千界何  
必藏身北斗邊

高廟駐蹕北固鳳凰池未復見心應制獻詩曰賊寇臨

江口王師出海邊四方喧動地萬姓獨瞻天笳鼓

驚棲鳳旌旗耀戰舡生擒王十士齊唱凱歌旋

臨海趙太守洪武間卒崇太學為中貴題畫婦圖云蚕

蓬窓日錄詩話卷之二

八

未成絲葉已無髮雲縈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如  
布爭得王孫見此圖一日

太祖幸中貴宅見之詰問中貴以趙對即召除肇慶知

府在郡有廉聲及歸嘆曰昔趙清猷持一硯今吾

倍之遂持二硯以歸時號趙雙硯

國初象山人錢唐貌魁梧善飲食元末天下大亂隱

而不見年將六旬見四海定於一赴京數陳王道

先獻一詩其詩曰

大明洪武元年春春雷一聲天地響

龍飛在天雨如膏大地山河增氣象山人昔往東海山

山形如象山名丹丹山之南有白石山人隱遁松

林間一朝陰氣蔽白石天昏地暗人變顏人人變

顏鐵黑山人鐵心仍鐵肝山人名不掛唇齒山人

不與人相似吳江上吳山青吳山有城高百雉

好風吹步上京師鐵杖麻鞋見

天子天顏悅憐天開明謹身殿中承

聖旨致君堯舜端有時山人事業當如此詩既稱

旨授刑部尚書明年己酉條孟子節文欲去其配饗即

上疏先是有

旨來諫者當射殺之唐果置棺袒臂當箭上見其諫甚

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配饗得不廢成化初我先

大父南山先生作四月八詠有錢丈奇勛之詩曰

蓬窓日錄詩話卷之二

九

引棺絕粒箭當臂拚死扶持亞聖公仁義七篇文

莫盡冕旒千載繪仍龍批鱗既奮回天力沒世終

成衛道功那得

洪恩徧寰宇泮宮東畔置祠宮

太祖皇帝一日觀新月時諸皇子在侍皆命作詩詠之

東宮詩云昨夜嚴陵失釣鈞何人移上碧峯頭雖

然未得團圓象也有清光照九州時建文君年尚

幼詩曰誰將玉指甲掐破天上痕影落寒潭底魚

龍不敢吞

太祖皆不憚

世傳逸詩為建文君所作詩云流落江湖四十秋蕭蕭

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  
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文廟起兵靖內難帷幄之功惟姚少師廣孝姑蘇人初  
爲僧於北平仰山寺名道衍字斯道歲壬午靖難  
功成反初復姓名曰廣孝是名也蓋因元世祖時  
有僧曰聰書在慶壽寺世祖召見所言稱旨授以  
官復其姓名曰秉忠位至太保即元史劉秉忠也  
姚因秉忠故名廣孝位亦至少師呼一忠一孝皆  
官公孫遜佛入儒有如此人之出處豈可決哉  
建文君嘗有詩云是日乘輿看晚晴葱葱佳氣滿金陵  
遂寧日錄詩說卷之一

識也

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人以爲文皇

解縉應制題虎顧衆虎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  
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感此詩即日命夏原吉迎仁宗于南京非縉諷詩  
之力歟

山陰劉子華工詩詞以明經薦開平王常遇春薨

太祖命賦挽詩子華承詔少選而成曰揮戈十載定河

山忽報星沉易水灣馬首西風旌旆捲天涯落日  
凱歌還功成楚漢興亡際名在韓彭伯仲間聖主  
思功心獨苦黃金直欲鑄真顏大稱旨

金華張公尚禮洪武間拜監察御史爲人瘦小人以鬼  
臉張呼之一日作宮怨詩云庭院沉沉晝漏清關  
門春草共愁生夢中正得君土寵却被黃鸝叫一  
聲

聖祖以其摹寫宮閨心事下蚕室而死

仁廟在東宮觀奕詩云二國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  
輸贏馬行曲路當先道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出  
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  
着功成見太平何等機畧雄偉曾子榮先生應制  
云兩君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十里封疆  
馳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  
旌旗逼楚城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枰  
君臣器局見矣

宣德六年辛亥勅曰朕惟賢者致治之具肆即位以來  
屢詔有司舉德行才智之士將與共圖治道然林  
泉巖谷必有遠引而不輕出者朕夙夜念之不能  
已也夫枉己求售非忠士之本心而潔身獨善豈  
聖賢之中道故嘗作招隱之歌欲使幽遠之賢皆  
明朕志庶幾翻然有奮起者蓋昔人嘗賦招隱矣  
彼其有激欲與俱去邈世遺人一己之私朕之所  
懷天下之公題雖同而志則異觀者亦亮予之志  
焉耳卿等爲國重臣同朕欣戚宴樂之暇特示觀

之夫舉賢爲國人臣之忠其必有以勉副斯意勿徒視爲空言可也歌曰吾觀天地化育功四序五行實任之軒轅堯舜致熙皞亦有六相兼臯稷君臣共濟自往古大厦豈是一木爲况予涼薄資九五承大寶四海之廣兆姓繁側席仁賢翼王道長林大澤高丘巨壑豈無懷抱材德者蕭散幽閑樂其樂扣舷清溪弄綠水結巢雲松招白鶴雲松蒼蒼白鶴飛翠蘿搖曳春風時朝饒黃獨夕茹紫芝放歌考槃什吟咏梁甫詞如玉在璞韜其輝天之生才將有爲豈徒獨善而無施彼不輕施吾當致之屢下求賢詔明珠寧無遺中夜有懷起待旦勞

心咨求志日宴嗟爾賢人何樂空谷有莘幡然起猷猷傳巖何嘗終版築礪給白首還膺揚卧龍亦復興南陽旱歲人間望霖雨大川利涉需舟航嗟爾賢人無爲徘徊石泉壑鹿非爾伍風雲天路爲爾開脫却芙蓉衣掛在青崖隈翩翩並駕蒲輪來黃金如山築高臺待爾爲咏臺與萊母爲令我悵望思難裁

十二月辛巳又製喜雪歌勅曰臘後五日之夜大雪迨旦而霽蓋豐年之祥也因作喜雪之歌與群臣同樂之已命光祿賜宴其悉醉而歸歌曰一冬晴明人不厭臘月雪飛尤所喜從古農占重三白來年

有秋預可擬今年初春始雪當己見農穰連遠邇况當嘉平歲五日遇雪相歡詎能已昨夜長風廣莫未號空撒地初停雷斯浪漫漫撒玉屑千樹萬樹梅花開大地平鋪皆一色光輝未數瓊瑤白西山蒼翠不可尋但見凌虛聳銀壁憑高四顧真奇觀日上扶桑朝不寒乾坤萃和作祥瑞滿目欣愉增意氣音人勞農享臘惟此時更說來年豐有期村村腰鼓聲安飲庶幾時平今見之嗟予菲德臨九五慶理功能寄丞輔舉觴相樂拜

天庥永念

皇天與

皇祖

宣廟詩多六言如史館云蕩蕩堯天四表巍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爲家上林春色云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生意天心允合吾心撒扇一首云湘浦煙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其詩皆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真帝王之言也

孝宗賜蜀昭王詩云河間禮樂文風盛江夏忠勤世業昌異代豈能專美事吾宗亦自有賢王蜀卿何幸得之

孝廟弘治元年御又華殿講書畢賜講臣各織金緋衣



金帶及紗帽烏鞞叩頭謝訖上曰先生辛苦咸對  
曰此職分當爲皆頓首而退程敏政有詩記之曰  
日映果恩曉殿深湛恩稠疊

駕親臨衣衣紅耀天機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久幸  
清班容官履老慚華髮點朝簪經生職分尋常事  
消得

君王念苦辛

李文正公懷麓堂稿五月七日

泰陵忌辰詩云

秘殿深嚴

聖語溫十年前是一乾坤孤臣林壑餘生在

建寧日錄詩話卷之二

帝里金湯舊紫存

舜殿南風難解恨

漢陵西望欲銷魂年年此日無窮恨風雨瀟瀟獨  
閉門讀之不能不使人掩卷流涕鄭少谷上泰陵  
詩云千林松檜鬱相迴永夜風生瀚海哀萬國昔  
曾瞻氣象五雲空復護崔嵬古來鳳鳥長難至天  
上龍髯定不回苦憶焚香賜第日報恩真愧濟時  
才蓋泰陵乙丑科在宮中焚香祝天云願得賢才  
以輔太平故少谷云云是年得人爲盛至今彼澤  
鳴呼帝德可及哉

成化丁酉之冬無雪

上憂厯給事中馬中錫疏劾巨璫尚路李榮聲勢相倚  
朝紳依附

上得疏凡一應糾封墨敕人員俱從罷黜次日遂大雨  
大學士楊守陳作詩紀事馬公次韻曰一冬氛氣  
暖重重年盡米花馭朔風官道白從今日始群山  
青臧舊時濃自綠

明主回天意不獨貪民兆歲豐我亦有樓高百尺曉來  
登眺快元龍

唐明皇劍門關詩云劍閣橫空峻鑿與出狩回翠屏千  
仞合丹嶂五丁開濯木崇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  
方在德嗟爾勒銘才是詩英華及諸唐詩皆不載

建寧日錄詩話卷之二

故記于此

梁簡文帝春情曲云蝶黃花紫燕相追揚低柳合路塵  
飛已見垂鈎掛綠樹誠知洪水霑羅衣兩童夾車  
問不亡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爲空掩  
扉此詩似七言律而未句又用五言王無功亦有  
此體又唐律之祖而唐詩瑞鵬鵠格韻似之  
宋武帝丁都護歌云都護北征時儀亦思聞許願作石  
尤風四面斷行旅又云都護北征去相送落星墟  
帆檣如芒攔都護今何渠唐人用丁都護又石尤  
風事皆本此二辭絕妙宋武帝征伐武畧一代英  
雄而復風致如此其殆全才乎

唐憲宗朝北狄寇邊大臣議和親帝曰聞有上子能詩

姓名稍僻朕記得詠史一篇云漢家清史內計拙  
是和親社稷因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  
欲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大臣知爲戎  
呈之詩和戎之議遂息

昔宋太祖微時有詠初日詩云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

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遂退群星與殘月

一云欲出未出光辣捷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走

向天上來趕却殘星趕却月氣象剛質後頭詩皆

潤色耳蓋宋以火德王天下及登極削平僭竊混

一寰宇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又有詠月詩

卷之二

十六

未離海底千山暗繞到天中萬國明大哉王言撥

亂反正見於詩如此

宋真宗題內香藥庫云每歲沉檀來遠裔累朝珠玉寶

皇居今辰內府初開處尤物尤宜史筆書其侈心

之萌有自矣

真宗幸鄭州召處士楊朴欲官之問卿來時有以詩送

行乎朴知帝意謬云無有只臣妻一篇使誦之曰

更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

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還山

宋高宗題紅色木犀花云月宮移就日宮裁引得輕紅

入面來好向煙膏承雨露丹心一點爲君開又云

秋八幽岩挂影圓香深栗栗照林丹應隨王母瑤  
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

赤州徐神翁獻詩宋高宗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

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及

兩宮北狩高宗航海次臨海章安鎮候潮金鰲山

牡蠣灘登福齊寺此詩在壁間題墨尤新

宋徽宗在北虜清明日吟曰茸母初生認禁烟無家對

景倍淒然帝城春色誰爲主遙指鄉關涕淚連茸

母草名北地寒食則茸母草生爲君者至於身爲

臣虜視草之榮而訂節可不爲萬世之愴歟耶

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此

卷之二

十七

宋幼主在京都所作也二十字無恨淒楚之意

直北有宋道君題壁詩云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

一燈微家山回首二千里目斷天南無鴈飛

鼎碧窓題趙太祖真容表龍姿儼若新一回展卷一

傷神天顏亦恠君非魯河北山東總舊臣

宋徽宗書七言于扇云選飯朝來不喜餐御厨空費八

珍盤命一太學生讀之生即續云人間有味俱嘗

過只許江梅一點酸書進大喜是生亦可謂調羹

手段

有降于紫姑仙叩其姓名不答忽作薛稷體大書一詩

云星冠玉帶落邊巾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

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  
捧箕者悚然知爲淵聖  
在天之靈也

宋高宗嘗作詩賜統制劉漢臣云野水參差落漲痕  
疎林散亂出霜根  
扁舟一棹向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  
今勒石杭之潮鳴寺又作漁父詞云薄晚烟林  
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暉縱遠柁適天機  
水底閒雲片段飛又云青草開時已過船  
錦鱗躍處浪痕圓  
竹葉酒柳花蘊有意沙鷗伴我眠又云水涵微  
影湛虛明小笠輕蓑未易晴明鏡裏紋生白  
驚飛來空外聲詞致清遠詞人莫及然規模偏安志  
氣柔媚亦可見矣耽樂湖山無復新亭之淚有士

趙忠貞詩話卷之二

十八

人林升題旅邸云山外青山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薰得遊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又有人題朝  
京路經云白塔橋邊賣鮑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  
何祇說臨安路不數中原有幾程君相偏安亦可  
慨夫神州竟不恢復咎誰執之

宋徽宗北隨金虜後見杏花作燕山亭一辭云裁翦冰  
綃輕疊數重冷淡燕脂注新樣靚妝豔溢香融羞  
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間  
院落凄涼幾番春暮憑寄離恨重疊雙燕何曾  
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  
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有時不做

辭極凄婉亦可憐矣

大和九年誅王涯鄭注後仇士良專權恣意文宗惡之  
或登臨遊幸不以爲樂往往瞠目獨語左右莫敢  
進因題詩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馮高何限  
意無役侍臣知上於內殿前看牡丹翹足憑欄忽  
吟舒元興牡丹賦云俯者如愁仰者如語合者如  
咽吟罷嘆息良久泣下沾臆嗚呼宦官之橫致君  
如此可不成履霜哉

唐文皇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  
隄色駐鳴笳一朝辭

此去四海遂成家是何等功烈

唐宣宗微時遁迹爲僧與黃蘗禪師觀瀑布泉師詠云

趙忠貞詩話卷之二

十九

千岩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  
宣宗接下韻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  
大位然接懿僖之時宇內不靖其作波濤之讖耶  
有人題秋胡詩其一曰即恩棄薄妻永清即說黃金妾  
不磨若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信守孤燈其一曰  
採桑樹下說黃金料得秋胡用計深不是別來渾  
未識黃金聊試別來心二詩各有寄意見不同也  
會稽王冕元章自題畫梅云我家洗研池頭樹箇箇花  
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  
一僧自題覺影云汝即吾兮吾即伊汝心惟有我心知  
百年吾若登仙去留汝人間作表儀

王抑庵歸泰和有數落花詩云寂寞東園桃李花可堪  
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起嘆嗟  
咏春雪云東風萬樹發青條信宿都隨雪色彫惟有前  
林松與栢依然蒼翠拂雲霄

長洲劉詹事先生宗器送同官之任南京詩云一尊傾  
罷雨蕭蕭客思離情總不消十載禁林同侍講五  
更青瑣共趨朝西風鴻鴈南歸急落日雲烟北望  
遙此際送君無恨意踈踈楊柳玉河橋

有人作鷓鴣詩獸頭元是一團泥做盡辛勤誰不知如  
今僅在青雲裏忘却當初塞內時

有題竊李漁別圖云我生自恨不如死君死誰知更得  
遊息日錄詩談卷之二

壬十九年前今日淚都無一滴爲功名

有題趙松雪寫陶元亮圖文章擇住晉乾坤三逕清風  
宛若存何事揮毫松雪老不知芳草怨王孫

唐章碣題焚書坑云竹帛烟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  
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

唐僧澄交題寫真云圖形期自見自見却傷神已是夢  
中夢更逢身外身水花癡幻質墨採聚空塵堪笑

余薰爾俱爲未了人

宋康輿之書宣和畫扇一絕云玉輦宸遊事已空尚餘  
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

王叔能參政過錢清鎮劉寵廟云劉寵清名舉世傳至

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大  
錢

天台陳剛中仕元禮部郎中使交趾詩云老母越南岳  
白髮病妻塞北倚黃昏蠻烟瘴雨交州客三處相  
思一夢魂

高麗宋端拱後不入貢王徽立一夕夢至汴京宣召觀  
燈爲詩識之曰宿禁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  
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先天佛會觀燈焰似蓮  
丹闕迴月華如水白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可惜  
終宵漏滴殘神宗時復修故事來朝可謂夢寐不  
忘中華

王元之兩貶還朝不能無怏怏時張齊賢李沆當國以  
詩授之曰早有虛名達九重宦途流落漸龍鍾散  
爲郎吏同元積羞見都人看李邕舊日謬吟紅藥  
樹新朝曾獻皂囊封猶祈少報君恩了歸去山林  
作老農然亦竟坐張相不悅又有黃州之遷

岳武穆至金山僧道月送之登舟囑云風波亭下浪滔  
滔千萬留心把舵牢謹備同舟人意及將身推落  
在波濤又曰將軍此去莫心焦未審金牌氣怎消  
滾滾風波須仔細牢心把舵要堅牢秦檜杲陷飛  
於風波亭下

岳武穆死後降箕書其花押宛然平日真迹一絕云經

畧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誰  
憇空有遊魂徧九州秦相聞而治之死者數人

岳武穆墨蹟嘗見閩人持岳武穆詩一軸蓋從駕遊西  
內應制詩也其云勅報遊西內春光鵲上林花團  
千朵錦柳撚萬條金燕遠龍旂舞鸞隨鳳輦吟君  
王即天地化育一仁心字體徑可五尺題名岳飛  
印章鵬舉模雙鉤者亦高手爲之也其真蹟在閩  
中陳氏惜不獲觀

元末有曰全真先生言輒驗云此後當改至元至元後  
改至貞天下亂矣是時有人大書于御史臺門曰  
苞苴賄賂尚公行天下承平恐未能二十四官徒

通志日錄詩話卷之二  
三  
辨爲越王臺上望金陵

予乙巳家食見賑銳之吏不以恤民爲心正所謂非徒  
無益而反害之暇因讀袁介踏灾行手錄一通彼  
苛吏者不惻然可謂無人心矣辭云有一老翁如  
病起破衲襤褸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傍哀告行  
人乞錢米時予捧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  
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爲窮民老翁答言聽我  
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爲經商只種官田  
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鋤朝耕  
暮耘受辛苦更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  
雨水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却比農夫眼

通志日錄詩話卷之二  
三

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

編脩楊守陳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治銀爲豆  
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  
手親將十餘犯琅琅亂灑金塔下萬顆珠璣走玉  
盤一天兩電敲驚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襦半隨  
羅裳縞羸得天顏一笑懼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  
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  
羊車不至愁煙空別有銀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  
丹匣也隨銀豆灑金塔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  
民餐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  
銀糴操瓢畫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頓安邦只

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沽取枯骸百萬八

元李存義役諺云八都安仁最下都易水易旱生理無

奉公往役名主首半是摘弱擔柴夫或因苗麥僅

升斗逐忝放實元空虛千中得一稱上戶土赤繆

當辰砂朱五更飯罷走盡卯水潦載道歸來瞞天

下未平諸鎖碎每以附近先供需課程茶酒率陪

備所取益米何錙銖逃糧逃金不待論職田子粒

尤難輸公家督促過星火唯聽搖撻生虫蛆幾年

辛苦煙容蟻一界了畢鍋遊魚間逢賢宰相憐恤

蘇息無術空嗟吁省符郡帖一朝下義遜得許從

鄉間徐君更是好義者率以公正人爭趨同時事

龍溪日錄詩談卷之二

子百一

數君子但有贊協無吝且出多出少由厚簿若小

若大皆惟恤支吾縱廣非獨力傾助能幾咸安居

移東走西幸免矣那上趨下歸誰歟不聞隱突到

雞狗但覺和睦安犁鋤願依此舉更堅久美事無

以三年拘

淘金行元蔡明詩云淘金大江側水深沙淺淘不得夜

聞呼叫來打門官司追課如追魂呼童挑燈取金

看囊中祇有分毫積課多金少輸不及里胥怒喚

徐見執責金買寬限金盡限轉急歸來坐窓下妻

子相對泣泣亦徒爾為輸官不在遲南庄有田仍

可賣莫違過限遭鞭笞獨不見西家賣金仍賣屋

戶戶通金猶不足

且將世味濯瀟湘贏得清高似太常一寸自存心上赤

二毛不管髮邊霜守官媿我金為帶怯酒從渠玉

作觴何日粗酬公事了一江秋水送歸航半江居

士題于懷化驛不知是誰也亦可玩耳

顧味厓臣不第詩云姊妹年來各有家錦屏繡褥闌

奢華自憐薄倖難為侶歸去床頭學繡花托物比

興得實耳

有一女子未嫁而夫死葬日至墓所自縊焉時撫按俱

往吊御史有詩云未親夫面繼夫亡不比尋常女

子行白髮尚難操晚節青年誰肯棄秦光魂遊碧

龍溪日錄詩談卷之二

子五

落乾坤漲名入青山草木香我淚豈能容易出與

伊千載寄綱常

長沙陳思魯名論為母求節婦卷詩自作詩云共姜阿

母可同傳我母何曾讀柏舟一點丹心隨父死半

生殘喘為孤音啼多血淚花生眼歷盡冰霜雪上

頭借重一言承萬古雙親不負老荒陬

有人有女及笄更不置一物其人善畫止作舉案齊眉

圖一幅題一詩手携其女以適其夫詩云婚姻幾

見聞奢華金屋銀屏衆口誇轉眼十年人事變粧

奩責與別人家可謂識時知機矣

蔡選善畫葡萄號霜鶴人以蔡葡萄呼之工詩其登黃

鶴樓云一上高樓眼界餘乾坤清碧浩無涯水邊  
突出群山小天外飛來一鴈斜淑氣已將回造化  
好風竟不起塵沙闌干十二都凭遍四海而今摠  
一家登高云咲取青蚨信手拋呼兒沽酒此詩豪  
鬢邊白髮難欺我籬下黃花不姓陶大別也應如  
此大龍山未必不多高醉餘直至風顛處舞破江  
南老布袍

廣東一寺爲人所圖其僧即袖單而去遺詩云慙慙收  
拾舊袈裟檢點行囊沒半步袖拂白雲辭古寺杖  
挑明月上天涯最憐松頂新巢鶴還憶籬邊青種  
花分付犬猫隨我去免教流落野人家

蓬窓日錄詩談卷之一

三六

丘文莊公十三歲時題五指山詩云五峯如指翠相連  
撐出浮洲半壁天夜與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  
雲烟雨餘王笋空中現月出明珠掌上懸猶似巨  
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撫中原不但詠物得體何等  
氣象又題紅指甲云金鳳花開血色鮮佳人故染  
指尖丹擲筆亂落桃花片把盞斜排玳瑁班拂鏡  
火星流夜月畫眉紅雨過春山有時閒托香腮立  
疑是春風點玉顏句雖洒麗亦不失體二詩盖用  
洪武韻也

有人詠策木詩云輓綠柔藍着勝衣倚舡吟釣正相宜  
簾旌影裏和烟卧簾箔香中帶雨披狂脫酒家春

醉後亂堆漁舍晚晴時只饒紫綬金章貴未肯輕  
輕傳換伊

有詠傘詩云萬骨攢來一柄收街頭日日暈諸侯幾番  
撐向馬前去真箇有天沒日頭語雖俗而味可取  
王威寧詩云歸去來兮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已知  
世事只如此借問古人安在哉白髮有情容我老  
黃花無主爲誰開平生報國心如火一夜西風化  
作灰詩雖可觀而心如火化作灰是何言哉人雖  
客氣而逢迎於權宦之門亦管仲之器也

王陽明詠傀儡詩云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  
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釋子自應

蓬窓日錄詩談卷之一

三七

爭說說倭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  
樽前學楚狂佳作也

酸齋貫學士題蘆花被詩云採得蘆花不浣塵翠簾聊  
復藉爲衲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毛  
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爲鴛鴦  
妬欸乃聲中別有春亦大手也

錢唐劉士亨哭其師王志道詩云十年負笈遊門下受  
我翻於骨肉輕才劣豈宜居弟子恩深何以報先  
生春風夢斷行柯螳暮雨啼殘隔葉鶯賴有詩家  
衣鉢在後來誰起繼芳聲師弟子之情藹然可見  
矣



劉士亨有詠貓絕句云口角風來薄荷香綠陰庭院醉  
斜陽向人只作猙獰勢不管黃昏鼠輩忙語涉訕  
刺幾不能堪不若劉潛夫詩云古人養客乏車魚  
今爾何功客不如食有溪魚眠有毯忍教鼠噬案  
頭書語稍含蓄而督責亦露不若陸放翁詩云家  
鹽迎得小狸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慚愧家貧策勲  
薄寒無毯坐食無魚庶乎厚施薄責而報者自愧  
矣又無若劉伯溫詩云碧眼烏負食有魚仰看蝴  
蝶坐階除春風漾漾吹花影一任東風鼠化爲真  
可謂豁達涵容法禁不張而姦宄自化信乎王佐  
之才也

龍溪日錄詩談卷之二

天

林和靖雖隱居而亦以豪放玩世故當時頗有不足之  
者其詩云道着權名便絕交一峰春翠濕衡茅莊  
生已慣鴟爲癖楊子休譏煙艇嘲滴瀝藥泉朱石  
寶霏霏茶竈出松稍琴僧近借南薰譜且併閑工  
子細抄開搭綸巾擁縹緲此心隨分識興亡黑頭  
爲相雖無謂白眼看人亦未妨雲噴石花生劍壁  
雨歇松子落琴牀清猿幽鳥遙相叫數筆湖山又  
夕陽其玩世之態可想見矣

揚震四知臺在昌邑縣薛文清公詩云人間無處不天  
公却咲黃金餽夜中千載四知臺下過馬頭猶自  
起清風

前人選唐詩以鍾離洞賓二絕句爲難得恨不多見今  
之唐詩正聲並削去蓋以爲異端之言也不取是  
誠何心哉錄出以備金剛眼爲何如鍾離云黃鶴  
樓頭吹笛時白蘋紅蓼滿江涓袞情歆訴無人會  
只有清風明月知洞賓云草鋪橫野六七鯉弄晚  
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卧月明鍾  
離漢人名權非鍾離昧也

蜀青羊宮有道人以簪蘸墨塗壁而去人洗之見有詩  
云仙境閑尋採藥翁草堂留語數宵同要知山下  
雲深處只是人間路不通泉引藕香來洞口月將  
松影過溪東末名心在閒難遂明日馬啼塵土中

龍溪日錄詩談卷之二

天

後題三清茶更玉皇舉人寒仙子書人疑爲白玉  
蟾云

薩真人詩云道法於人不等閑每思戒行骨毛寒千年  
鐵樹開花事一入鄧都出世難學道者可不懼歟  
葛蘭宮隱居養母以孝聞高文毅贈以詩云烏紗巾子  
鹿皮冠林壑幽栖若謝安百歲慈勤惟奉母一生  
瀟灑不求官淮鹽海錯常供饌野杏山桃屢薦盤  
架上有書尊有酒老年心事足清歡蘭賓泰州劉  
狂人也

刁約使契丹戲爲四句詩曰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  
錢行三匹裂密賜十魏狸皆紀實也移離畢官名



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如執衣方閣匹裂小木罍以色綾木爲之如黃漆貌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狄人爲珍膳味如狔子而脆

松窓居士黃榮祖詠宋十八帝各一律辭簡意盡太祖云五季生民厭亂離陳橋兵變更何疑不因大志生平有安得天文頃刻知分痛灼肌敦友愛園燼呼嫂廣恩私榻前豈可容射睡燈下堪憐好做時太宗云虎步龍行元厥宗指爲一定下河東武功自殺涪陵貶多遜流崖趙普功海宇雖然沾德澤彛倫可惜欠淳風嶺南馮拯緣何斤有魏遺言自熱中真宗云承天鵲尾得天書本欲愚民實自愚

笠翁日錄詩話卷之一

三十一

不是君王耻狃注誰教冢宰受明珠史稱景德多賢和我惜祥符問腐儒李迪一言能感悟不摧儲位寔良圖仁宗云仁廟臨朝四十年深仁厚澤古無前攘夷雖未收靈夏愛物何曾愧老天白壁微瑕嗟廢后紫宸端拱喜傳賢一時英俊咸登用培養邦基豈偶然英宗云叩額祈安母后慈治平功在撤簾時濮園誰是歐公議章獻惟應魏國知天不假年良史惜政多法古後人思可憐力疾書名日彥博寧無退後辭神宗云堯舜何嘗不畏天一言誤主禍基連君王尚不知民隱禽鳥猶能得氣先鄭俠奏圖仍不悟岐王泣諫亦堪憐厲精求治

渾無取只有斯文發正傳哲宗云女中堯舜有徽稱苦惜群賢各黨朋一自調停來杜鼠遂令紹述集庖蛇慢嗟善政無終始更惜不圖錯繼承若也申王無目肯不須高廟作中興徽宗云道君皇帝厭楓宸欲學神仙出世塵不識蔡京真巨賊妄憑童貫作謀臣舊隣未遂開疆計新國先成入寇因誰遣神君催納土不知納土與金人欽宗云靖康天下已堪傷不把權衡付李綱只聽愚庸主和議豈知忠義欲勤王金銀盡括還無益社稷南遷實自亡却悔不從師道語青城山下解龍蒙高宗云忍忘不共戴天讐且得偷安浙水頭早以汪黃作房杜晚將檜賊比伊周千年遺恨朱仙鎮九廟派魂古汴州徒步南陽果何者能令六合復炎劉孝宗云太祖傳來七世孫力圖恢復舊乾坤孝親已見無瑕翳治國猶看識本根自倚魏公殲巨敵豈知湯相黨秦門重華一入誰溫清笑殺光宗惑婦人光宗云能用危言起帝疑遂令人子孝情虧乳鷄司曉家惟索孽后專朝國亦危斷腕宮嬪果何罪引裾宰相欲奚爲汝愚他日簾前議大定人心却賴誰寧宗云夢卜求賢三代聖私恩進用後王非共知佐胃能傾國誰識徐誼早見幾邊鄙頻聞兵敗績朝廷更遣使求祈可堪西北添新國從此

笠翁日錄詩話卷之一

三十二

凌夷宋祚微理宗云廟號那能謚理宗闡明吾道  
帝之功人皆有願繼彌遠天獨何心罷了翁上下  
偷安時政弛邊隅失利國基窮中年嗾倡優進  
僅得從容保令終度宗云天王降禮貶春秋奸賊  
那須泣拜留千古罪人能自覺十年庸主不為愁  
慢將酒色耽嬉樂却把忠良作寇讐六載襄陽圍  
不解江南王氣自茲休孝恭云奸臣竊命已三朝  
幼主臨民國祚搖立信有謀言不聽宜中無伎昂  
難調二王如發人心在太母降元帝崇銷太祖有  
靈應自笑不須容易說陳橋端宗云黃幄頻為海  
嶺移三閩四廣孰先知忠臣死國真無愧幼主臨  
戎更可悲拜相尚求張世傑禦兵須用李庭芝當  
年似道專朝際應如群賢共一時帝昺云瀕死孤臣  
可奈何手擎日月赴清波趙家自嘆乾坤窄弘範  
初矜戰艦多元社百年今寂寞忠魂千古不銷磨  
平章山下無情水猶似當年發怨歌  
常見人家所貼四心字各贅四句言雖鄙而意雖淺深  
可為愚人易省姑錄之其寫一正心字云若用此  
等心何須去念經自然家道富代代子孫興履心  
字云若用此等心機謀害殺人時時遭王法榮盡  
禍臨身側心字云若用此等心妻子不相親浪蕩  
東西走混沌過平生三心字叢一處云三心共一

心心心都在人但行平等事不必問前程予亦效  
製其一以一心字中一點落下題云萬事由天定  
何須用意深予已不干已都且放下心不覺自發  
一笑  
李完者荆才子也任陳留尹未第時在一友家觀請紫  
姑仙箕動衆叩姓名書曰介甫完知為安石也遂  
發一咲箕即書一詩曰李完咲我當時事新法而  
今我自痴堪咲史官何太貶悔翁方是半相知或  
聰明之鬼而假名耳  
王鉞雲中即事詩曰二月山城雪尚飛年年草色見春  
遲不知上國閑桃李開到東風第幾枝  
王鉞雲中中秋感懷曰瑟瑟西風秋雨晴可憐佳節在  
邊城百年人有幾時健一歲月惟今夜明撫劍不  
堪傷往事舉杯空自惜離情  
君恩未報頭先白贏得轅門說老成  
郭登中秋感懷曰南極烽烟久遠征衣冠今夕會邊城  
千家落木傷秋色萬里歸心對月明舞鏡彩鸞雲  
渺渺隔簾霜兔杵丁丁九霄風露涼如洗期挽天  
河洗甲兵文臣武將之意見矣  
于少保謙雲中書所見曰目極烟河草帶霜天寒歲暮  
景蒼茫炕頭熾炭燒黃鼠馬上彎弓射白狼上將  
親平西突厥前軍近斬左賢王邊城無事烽塵靜

坐聽鳴笳送夕陽

雲南梁王遭明玉珍之寇總管段功為追逐之王深德

段功以女阿蓋妻之功自是威望大著後王疑而

殺之其妻愁憤作詩曰吾家住在鴈門深一片閒

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不語今三載欲

隨明月到蒼山恨我一生路裏彩錦被吐嘈吐嘈

段阿奴吐嘈可也施宗施秀同奴歹好也不雲片波湊

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玖起元曰生草名肉屏獨

坐細思量肉屏駱西山鐵立霜蕭灑鐵立其從

官員外揚洲海挽詩云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今

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于今豈怨人胡

蓮花日錄詩談卷之二

三古

蝶夢殘滇海月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永訣雲南

土錦酒休教灑淚頻詩竟亦飲藥而卒後功之子

段寶復為總管據大理梁王復遭王珍之侵借兵于

寶寶答詩云烽火狼煙信不符驪山舉戲是支吾

平章枉喪紅羅帳員外虛題粉壁圖鳳別岐山祥

兆隱麟遊郊藪瑞光無自從界限鴻溝後成敗興

衰不屬吾功之妹僧奴適阿黎氏遺寶令復仇詩

云珊瑚勾我出香閨滿目潸然淚濕衣水鑑銀臺

前長大金枝玉葉下芳菲鳥飛免走頻來往桂馥

梅馨不暫移惆悵同胞未忍別應知含恨點蒼低

何彼穠穠花自紅歸車獨別洱江東鴻臺燕苑難

經目風刺霜刀易塞霄雲舊山高連水遠月新春

疊與秋重淚珠恰似通宵雨千里關河幾處逢此

數詩雖非大家然見窮荒婦女亦知文墨云

人之所夸與所仰慕皆不出本等唐杜牧諸僧不識

人言其名亦不省故詩云家住城南杜曲傍兩枝

仙桂一時芳山僧都不知名姓始覺空門興味長

因為之語云幾譽但能驕本等利但能動適用

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罷講講孟子有感哲廟一

矢喜為二絕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官槐卧素

屏特勅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其二曰強

記師承道古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

蓮花日錄詩談卷之二

三五

動金勝三軍賀凱還

上書鄭谷雪詩為扇賜禁近亂飄僧舍茶煙濕改云輕

飄僧舍茶煙濕云禁中諱危亂傾覆宇宮中皆不

敢道着

梅聖俞作試官日登望有春色題於壁云不上樓來今

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惟毆公一見賞之以為非

聖俞不能韓特國酷愛常蘇州詩如贈孔先生詩

云鳥啼春意闌林變夏陰早與蘇州詩云綠陰生

晝寂孤花表春餘相類

梅聖俞舟中送人詩云只恐夜冰合為君愁晚寒荆公

送人詩只應今夜月未便照相思荆公詩有惜別

意孫華老云杜甫如日長唯鳥雀春曉獨此亦荆言  
亂離有深意也得風雅體草黃驥病沙曉鶴鶴  
寒謂祿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相見叢篁低地  
碧高柳半天青謂君子失時小人得志也返照入  
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老樹飽經霜梅杏半  
傳黃腰中一字最工荒庭垂橘抽古屋畫龍蛇甫  
因見此而有感也蓋橘抽錫貢龍蛇皆禹之事也  
六柳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此相向至尊令笑催  
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謂小人乘君子之器圍人  
太僕養馬者不得賜而為假馬者得故惆悵也贈  
寶侍御詩云與奴白飯馬青芻詩白駒云生芻一  
束其人如玉又云言刈其萁言秣其駒敬其奴馬  
如此則敬主人可知

神廟愛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以謂非詩人所  
及神廟謂劉巨濟曰作詩者序與意俱盡故云故  
作是詩意已盡而語未絕故云而作是詩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  
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米貧  
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  
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與罷燈

張思叔云荆公虎圖詩固好然只是一箇似在杜子美  
一句道了青松障子詩云憑軒忽若無丹青是也

杜安世詞云燒殘絳臘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譏其黃  
昏未到得燒殘絳臘或云荆公尊人作曾有人以  
此問之荅曰重簷邃屋簾幕蔽擁不到黃昏已可  
以燃燭矣此詩乃荆公尊人作韓魏公嘗以此賞  
杜杜云乃王荅作荆公時在座問語雖

李師中送唐介詩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  
又有送詩云好斬佞人頭上血來充行客酒中杯  
筆老人云不若荆公詩哀俗易高名已振險塗難  
進學須強

張乖崖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見我 歸來夾路迎  
不免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虛名一同人居太  
建德日錄詩卷之二

學和其韻云四牕滅盡讀書燈曉外佳聞步鐸聲  
辜負江山好明月閑來此地越虛名因拂袖而去  
資治通鑑刊成賜執政官及曾預編校者張芸叟以詩  
謝純夫云我技湘水五千里公滯周南二十春純  
夫和云六世承平有文臣絀書東洛布成均網羅  
遺逸三千載筆削興亡十九春天作冠篇墳典大  
上思稽古憲章新烏臺御史詞誰拔頭白今為汙  
簡人

鄭閣中祭酒閣中先生也年老得請官祠太學生上書  
乞留純夫奏疏引退之留孔戡故事不報公有詩  
送閣中云願我言非韓吏部多公節似孔尚書公

稱閨中長者常論邊事閨中先生只是饒人

雅州象山常陰雨謂之漏天產茶極佳味如建品純夫

有詩云漏天常洩雨蒙頂半藏雲為此也

詹奇浦城人至老恬退焚香獨坐常有詩云老骨崢嶸

裘皺皮精神不似少年時一週甲子從新數急速

回頭也是遲

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却遠

矣匪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且舉唐人閨情詩云

袅袅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

陽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鶯啼綠樹深燕語

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曰漁陽千里

道近於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又云夢

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又云妾夢不離

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即卷耳詩後章之意也

若如今詩傳解為托言而不以為寄望之詞則卷

耳之詩乃不若唐人作閨情詩之正矣若知其為

思望之詞則詩之寄興深而唐人淺矣若使詩人

九原可作必蒙印可此說耳

古文多倒語如亂之為治擾之為順荒之為定臭之為

香潰之為遂寡之為祥結之為解背美惡相對之

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

亂民亂為四方新辟亂為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

丕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教擾

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

王荒之為藹荒之以荒訓定也胡臭亶時其臭羶

臭陰達于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莫不

潰茂以潰訓遂也將以繫鍾以繫訓祥也親結其

縞以結訓解也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

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痕雲萬疊斷

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景陽井

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

胡顏又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函谷賦嘆秦關之

百二難騎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亦可喜

也

古樂府暫出前楊柳可藏鳥郎作沉木香儂作博山

鑪李白用其意衍為楊板兒歌曰君歌楊板兒妾

勸新豐酒何許最關情鳥啼白門柳鳥啼隱楊花

君醉留妾家博山鑪中沉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

古樂府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

李白又則云三朝見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

暮不覺鬢成絲七樂府云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

云郎今欲渡緣何一如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云

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李反其意曰春風復無

情吹我夢魂散古人謂李詩出自樂府古選信矣其楊板兒一篇即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其拈用而古樂府之意益顯其妙益見如李光弼將子儀軍旗幟益精明又如神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道豈生吞義山拆洗杜詩者比乎

王半山文梁王墜馬賈傳自傷門人泚漁曾子垂涕又詩曰泚漁已悔當年事搏虎方驚此日身泚漁事出荀子云曾子食魚有餘曰泚之門人曰泚之傷人不若與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駢莊子草木怒生又說大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林希逸曰莊子

好用一怒字王介甫詩山木悲鳴水怒流此老善用古人妙字面

沈約八詠詩登臺望秋月會園臨春風秋至慙衰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東此詩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晨曉四字似復非復後人決難下也東坡詩朝與鳥鵲朝夕與牛羊夕二句尤妙亦祖沈意

漁中詩人蘭廷瑞楊林人也予過其家訪其稿僅得數十首如夏日云終日憑欄對水鷗園林夏長似深秋槐龍細洒鵝黃雪涼意蕭蕭風滿樓冬夜云枕上詩成喜不勝起尋筆硯旋呼燈銀瓶取浸梅花

水已被霜風凍作冰題嫦娥奔月圖曰竊藥私奔計已窮藥砒應恨洞房空當時射日弓猶在何事無能近月中三詩皆可喜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不借草鞋也言其價賤不須借也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漢時已有此名矣軍持瓶也出佛經賈島送僧詩云我有軍持憑子第岳陽江裏汲寒流

賈島詩長江風送客旅館雨留人二句爲平生之冠而其全集不載僅見于坡詩注所引

楊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與有待

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與宋則東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瞥漢少陵之詩駿馬絕塵二公之評意同而語亦相近余謂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

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簪自是後語梁戴嵩詩長安樹如簪用其語也後人翻之益工薛道衡詩遙原樹若簪遠水舟如葉孟浩然詩天邊樹若簪江畔洲如月

王維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洪覺範天厨禁籞云此意含不盡之意

子由所謂不帶聲色者也王半山亦有絕句詩意頗相類按半山詩云山中十雨晴門始開生有蒼苔文莫上人衣來蔡正孫編詩林廣記乃以若耶溪上踏莓苔一首當之謬矣

孟集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一就字有擬補者或作醉或作賞或作泛或作對皆不同後得善本字就字乃知其妙唐詩亦有之崔顥玉臺清酒就君家李郢詩聞說故園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杜工部詩題有秋日泛江就黃家亭子而古樂府馮子都詩有就我求清酒青絲係玉壺就我索珍肴金盤鱸鯉魚則前人已道破矣

花間千朵秀雨後萬山青乃琪禪師垂示僧人之語也天台如菴主歸隱故山猿鹿為伍郡守聞其風逼令住持師作偈曰三十年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瑣瑣塵寰事換我一生閑又閑焚其廬去不知所止

寶月禪師云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迷臭耳然雖如是乎途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一日謂衆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上官道人南平人辟穀煉氣一日偈云處世紅塵五十八混世獨存今始沒時人若問吾歸處掃盡雲霞一輪月後戍兵於廣西見之

鄭鑑字子聲將樂人性學攻詩及書畫尤存丹術元至正間出為教諭與邵武黃鎮成為交鎮成作詩憐之云能盡能壯鄭廣文丹成揮手謝塵氛不知笙鶴遊何處留得瀟湘一片雲

寒食花藏縣重陽菊遠心一聲離岸櫓數點別州山此魏野平陸縣詩也其為警句而集中不載則野詩散逸亦多矣

黃巢西陵水漫流蘆花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鷄聲共一丘此寇國寶題吳門寺壁一絕亦可誦

東坡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赴恩日錄詩話卷之一

復出一聯云春風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於少作一等近世詩人老而益嚴未有如東坡者也近有題公館云好峯疊疊暮雲間野老終年未一攀却嘆吳人苦多事四時蕭鼓虎丘山此南平尹張水波詩此公甚有節操以不習脂膏為世不取惜哉或問唐宋人詩之別荅之曰唐人詩活宋人詩滯唐詩渾成鏗鏘自在宋詩鉅釘散緩費力唐詩縝密溫潤宋詩漏逗枯燥唐人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人詩如三家村下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唐人作詩盡一生心力為之故能名世傳後如吟安一箇字然斷數莖如句向夜深心從天外歸如



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如兩句三年得一吟雙  
淚流如欲識吟詩苦秋霜苦在心如吟成五字句  
用破一生心如纔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鬚如蟾蜍  
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如爲人性僻耽佳  
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  
如何不自閒心與身爲仇之類是也

史不足信久矣司馬還不爲紀信立傳陳壽論武侯無  
將畧又不爲下儀立傳劉靜修有詩曰紀錄紛紛  
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  
無窮受屈人

葛慶龍詠黃石公云挾書律重大猶光天下嚴搜不敢  
遺日錄詩談卷之二 四十四

藏圯上老人無見者一編親寫授張良

又題筇杖云白髮慵巾短短衣閑行斜倚小筇枝  
自家弄影猶痴絕只似初騎竹馬時

楊白湖詩曰東坡但願生兒蠢只爲聰明自占多愧我  
平生愚且蠢生兒何怕過東坡

有朝士還鄉鼓吹甚都執友誦孫鳳洲贈圭齋詩曰圭  
齋還是舊圭齋不帶步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

品門前簫鼓鬧如雷

有人作大字刺嘲之以詩曰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  
大欲如何雖於事體無妨碍只恐文房費墨多

嚴滄浪題北風云夜來雨雪北風顛吹得波濤欲暗天

世上如今少知已煩君牢繫釣魚舡

梅先生聞丐詩云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  
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歡未許暫停杯此與前輩蚕  
婦吟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  
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

近有人題出塞曲云萬里提戈搗虜營十年辛苦障邊  
城生來不是封侯相血漸長安陌上塵

元末江西程國儒任餘姚州判官因亂來依方谷珍與

呂玄英爲友國儒有鶴傍牡丹圖索呂題云牡丹

花畔鶴精神飛並雲林似倚人萬里青霄不歸去

洛陽能有幾時春程得詩即日促裝回鄱陽

建寧日錄詩談卷之二 四十五

岳武穆王墓在杭州棲霞嶺王之子雲附馬墳廟傾圯

田沒於人元李全經歷杭府與鄭元祐作疏白請

與廢云方畧如霍嫖姚不逢漢武徒結志於亡家

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棲霞嶺

下秋水觀西落日鼓鍾長爲聲冤於草木空山香

火猶將薦莢於洲泉豈期春秋無所蒸嘗風雨遂

頽廟貌休馳夜啼拱木踰躅春開斷垣名人佳客

吊詩固多如潘子素先生純云海門寒日澹無暉

偃月堂深畫漏遲萬竈貔貅江上老兩鬢珮夢中

歸內園羯鼓催花發小殿珠簾看雪飛不道帳前

胡掀擁有人行酒看青衫林清源先生泉生云誰



收將骨莖西湖已卜他年必沼吳孤塚有人來下  
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廟堂短計慚嫠婦宇宙惟公  
是丈夫往事重觀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屠高則  
誠先生明云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遊魂更可悲  
葉靖逸先生紹翁云如公少緩須臾死此虜安能  
八十年皆忠壯激烈讀之墮淚近時如莆陽林見  
素先生俊云十二牌來馬鞭鄆城狼狽泣相從中  
原赤手經營外底事書生蚤料中大將幾看刑白  
馬諸君無分飲黃龍播遷竟沮奸臣計吹落崖山  
此夜風則又追前作而抗軼之矣孫太白山人一  
元云誓死從來建大勲長驅虎旅破妖氛中原故

遼憲日錄詩談卷之二

四六

舊今餘幾四海相看獨有君吾道千年元氣在皇  
圖萬里一江分至今風斷黃龍府錢馬猶嘶戰後  
雲亦傑作也

紫陽楊煥然先生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平作詩  
云風煙慘淡駐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髮欲起溫公  
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

元吳思誠先生未及第時晨炊不繼欲携布袍質米於  
人室氏有吝色戲作一詩曰典却春衫辦早厨老  
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買  
魚不敢妄爲夢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  
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

唐德宗制詰闕人帝曰與韓翃時有同姓名中書具二  
人同進帝書詩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  
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末批云  
與此韓翃

杭州吳山丁野鶴仙昇于紫陽洞養舊傳丁葉家爲全  
真道士一日召其妻王守素入山書四句付之云嬾  
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逆順俱兩忘虛空鎮常寂  
坐抱一膝而逝方外謂之騎鶴化守素亦束髮簪  
冠着道士服奉夫遺屍二十年迹不下山元進士  
薩都刺天錫有詩曰不見遼東丁令威舊遊城郭  
昔人非鏡中春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  
遼憲日錄詩談卷之二

四七

淚乾斑雨在玉簫聲斷彩雲飛洞門花落無人迹  
獨坐蒼苔補道衣予辛丑丁未至其地見一菴中  
野鶴遺像在焉無所謂遺屍意或在懸厓絕頂覓  
其處所後人特於此祀之矣

洞庭劉氏寄衣於都門與夫葉正甫詩云情同牛女隔  
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  
妻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抵淚多長  
短只依先去掃不知肥瘦近如何

陳白沙先生唱道東南頗自尊有一士人投刺往見  
白沙拒之其人大書廳壁云考亭亭下蹟荒蕪野  
鳥山中獨自呼欲向白沙問真處魯人曾嘆宋人

愚書畢遂去白沙讀詩悵恨不已追之不及

白沙題潮州韓文公祠云刺史文章天下無海中靈物

識之乎可憐甫李生人世不及滄洲一匪魚

毘陵有一女姓李年十六歲能詩破銀詩云半輪殘月

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

人間不平事

劉改之挽張魏公一絕云背水未成韓信陣明星已隕

武侯軍平生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峯上雲

蔣復軒鑷白髮詩云勸君休鑷鬢毛班鬢到班時已自

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上北邙山

馬自然題杭州秦望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

歷

四八

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自古今風

動水光吞遠微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

計滄海茫茫轉更深

有僧因人欲懷其山廼掛草鞋一雙於方丈詩云方丈

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闌未

必骷髏就此埋可爲解龜之法

杜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

驚人服共醉終朝卧竹根傾銀注玉只言酒也論曰

家樂趣非如傾銀壺注玉盃之云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

龍飛鸞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好色自戒者

也

楊與立谿頭詩云谿頭石磴坐盤桓時見脩鱗往復還

可是水深魚極樂不須妄意要垂竿有道之言意

象自別還竿非韻不論

王元章勸農詩云雲擁旌旗出翠微勸農五馬夜歸遲

年年祇把親耕語說與山光水色知于介翁和之

云同井分田古意微租庸遺法亦凌遲欲耕多是

無田者試問使君知不知

樊時中參政浙江觀潮詩云煙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

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浙江亭上看潮來公

之志可見矣

卷之二

四九

楊玠尚書致仕舊居爲人侵占有詩云四隣侵我我從

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

正離離

楊廉夫見元朝以酒衣賜張士誠遂作詩云江南歲歲

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

懷抱幾時開

焚書坑在驪山下即坑儒谷有人云焚書坑是要人愚

人未愚時國已墟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讀

兵書

劉草窓溥題揚邊師白鵲詩云早隨金印出邊州晚送

權聲入御樓剪取白羅飛繡幕旗竿十丈掛胡頭

宋李文正公昉嘗言其座主王仁裕懸一詩于客次云

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擲金換得天  
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何幸不才逢聖世偶將疎  
網罩群英衰翁漸老兒孫小異日誰知畧有情觀  
此座主門生重且厚矣

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  
眼前無日不春風此詩云是回回教門作彼之俗  
惟敬一天字

莊定山賦曾節婦詩曰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痴小舅  
姑貧自傷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嫁別人化石未  
成猶有淚舞鸞雛在不驚塵鎖窗獨對東風樹歲

遷客日錄評說卷之二

歲花開他自春苦心苦語可泣鬼神

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水山碎  
只恐錢神也不靈此紫姑仙降筆箴一大守携賂  
入京求陞詩也鬼亦靈也哉

張東海過蘇步坊云東坡昔日此開行此地遂留蘇步  
名何事章惇瘞毛骨子孫羞認是先塋邵二泉挽  
張東海云張公不作南安守浪說文章只潤身滿  
地棠陰館益後忌公人是愛公人

農家壁上四絕意甚警策或曰晦翁詩  
鵲噪未爲吉鴉鳴豈是凶人間凶與吉不在鳥音  
中耕牛無宿食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

自忙翠死因毛貴龜亡爲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  
過平生雀啄復四顧燕窠無二心量太福亦大機  
深禍亦深

天台陳剛中題范增墓云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嘆  
火咸陽平生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題情  
浪沙云一擊沙中膽氣高祖龍社稷已驚搖如何  
十二金人外猶有民間鐵未消二詩豪邁出人意  
外

趙東山口占鋸匠解木云一條黑路兩人忙傍晚相看  
鬢有霜你去我來何日了虧他扯拽度時光

元朝將來男文民間年十二三以上便婚嫁有口占絕  
遷客日錄評說卷之二

句云一封丹詔未爲真三盃淡酒便成親夜來明  
月接頭望惟有姮娥不嫁人

沈石田一日將遊金陵其友人送以詩云丈人安得守  
茅茨獨上金陵看絕奇爲語鳳凰臺上客有人來  
和謫仙詩

有人題張果老倒騎驢圖云世間多少人無如此老漢  
不是倒騎驢萬事回頭看

張志道題爛柯山圖云人說仙家日月遲仙家日月轉  
堪悲誰將百歲人間事只換山中一局棋

有一士人見人以張巡傳糊窓題云坐守睢陽當豹關  
江淮賴此得全安至今青史雖零落猶障窓風一

面寒

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

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湏

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

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

米元章為雍丘令捕蝗鄰縣亦多或言緣雍丘驅逐移

文牒至元章大笑書其後云蝗虫元是飛空物天

遣來為百姓災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

來

江丞相古心知吉州遇上元放燈同樂雨作有士人投

詩云隱隱雷聲天鼓鳴熒熒燈火夜星辰風流大

聖恩日錄詩話卷之二

卷之二

守明如鏡何用姮娥作主人後古心改除江西漕

使舟經臨江風濤大作索紙筆書云萬里為官徹

底清舟中行止甚分明如今若有虧心事一任碧

波深處沉

宋末宮中好養鵠太學生題之曰萬鵠盤旋遠帝都

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取南來鴈沙漠能傳一

聖書

龍麟洲賦琵琶亭譏呂文煥詩曰老大蛾眉負所天忍

將離怨付哀絃夜深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過別

船

張伯雨題趙仲穆墨蘭詩曰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

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

李東陽為首相有士人投以詩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

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碧鷓鴣啼罷子規

啼

宋坡米陳村嫁娶圖云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

花村而今風雨那堪画縣吏催錢夜打門則非樂

天所云縣遠官事少土深民俗淳之舊矣

吳正夫過彭澤詩曰縣樓寂寂枕江聲五里荒山二里

城彭澤到今更幾令縣人開口說淵明

裴萬頃不樂仕進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

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

楚志日錄詩話卷之二

卷之二

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

竹蒼梧仔細看

楊與立幽居詩云柴門閑寂少人過盡日觀書口自哦

餘地不妨添竹木放教啼鳥往來多

沈文卿貧而讀書被盜反贈以詩曰風寒月黑夜迢迢

孤負勞心此一遭只有古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

兒童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隣價成作詩曰自歎年

來剩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殷勤說與東園柳他

日相逢是路人

有題呂洞賓飛吟亭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生

使傾未必無心唐事紫金丹一粒誤先生

王梅溪勉邑宰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

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

宋仇萬頃敏捷能詩有人以空牋紙求題止有蘆鴈即

書六葉蘆秋水裏兩三箇鴈夕陽邊青天萬里

渾無碍衝破寒潭一抹烟

張耒厓自成都召還華山寄陳搏詩云世人大抵重官

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彼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

得浮名

日本僧咏西湖曰昔年曾見畫湖圖不意人間有此湖

今日却從湖上過盡工猶自欠工夫

冠義日錄詩卷之一

三四

冠義公富貴作詩多凄楚愁怨如曰杳杳烟波隔千里

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

春水

餘干胡敬齋題詩孺子祠曰漢豎紛紛不可為先生明

哲已先知如何不把幾微事說向陳蕃下榻時

靖難師至齊黃方練死焉有人賦詩云一箇忠成九族

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

固首陽

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為胡笳吹作雪

心因烽火煉成丹此處寧伯王越行邊詩也其人

雖有權譎而于邊徼險易虜情真偽將士強弱勞

逸出奇取捷顛倒才智而言官劾其生事開邊撓

爵家食居今之世全才固難而用才尤難也

羅編脩一奉之貶雖時相李賢而為之畫策者學士陳

文也文死薛之綱御史挽之曰學士先生早蓋棺

薤歌聲裏踏人歡填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

亦安插井已非今日利冰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

見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官

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

我自雙雙北渡河此士人愈新賀仁和大尹獲虎

詩也余宅憂時親見縣尹以一石米庫役之差而

敗三家苛求滿橐而巡察者反以材能目之嗚呼

卷之二

五

斯民太平之無日矣比虎食多豈無驗之言哉

茅大方寄淮南守將梅殷詩曰淮南消息近如何聞道

將軍志不磨縱有大龍燔地軸莫教鐵騎渡天河

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名馬伏波老我不才無

補報臨風一嘆一長歌

寧海典史魏澤過方孝孺故居云荀與衡雨過侯城撫

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轉清猿隨泪況三

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意令威

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濕薜蘿九辨不回哀郢志

三軍難奪秣陵歌手披宿草孤踪滿夢轉空梁月

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此楊福  
禮墓黃給事鉞而吊之以詩也

黃子澄因李景隆敗劾不誅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賦  
一詩志痛云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方寒  
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  
趙括懷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  
天幾墮冠景隆乃李文忠之子故以趙括斥之

沛縣尹顏伯瑋題詩御史臺壁云太守諸公監此情只  
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尹  
名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復築長城吾徒雖死  
終無恨望采民艱達聖明南向再拜自經死塵陵

建寧日錄詩卷之二

五十六

申

楊文貞公過沛俾以詩曰平生金石見臨危就義  
從容子亦隨千載山河遺縣在一門忠義我史官知  
故鄉住近文丞相先德傳從魯大師欲討荒墳何  
處是離離芳草沿空垂

蘇武妻蘇少卿詩

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

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吟  
獨其征可謂微而諷者矣

藍裏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歌脫策衣當  
又恐明朝是兩天此蜀僧賦漁翁以答買似道也  
其詩洒然可誦

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袈裟未著言多事

着了袈裟事更多此楊廷秀贈抄經頭陀詩也策  
仕解渴亦可以此為規

同一狀元也文文山天祥死焉留中齋夢炎止附後自  
北歸嚴陵就養於其子府判者何潛齋遺之詩曰  
昆明灰劫化塵縹夢裏功名黍一炊鍾子不將南  
操變庚公空抱北臣悲歸來眼底湖山在老去心  
期浙水知白髮門生憐未死青衫留得裏遺屍  
韓侂冑宴南園有人獻牽絲傀儡為土偶負小兒者名  
迎春黃胖韓顧族子判院賦詩即承命云脚踏虛  
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幾斷兒童手骨  
肉都為陌上塵韓大不樂未幾禍作

建寧日錄詩卷之二

五十七

一

嚴州壽昌縣道旁有朱買正廟有人題詩云貧賤難堪  
俗服底區區何事便雲泥會稽乞得無他念我為  
歸來詫故妻又云采薪行道自歌呼越俗安知有  
丈夫一見印章驚欲倒相看方悔太糝糊二詩所  
刺不同

唐李涉過皖口遇豪首持兵過艦乞詩涉贈一絕云暮  
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  
避世上于今半是君讀此可閑世變

明之慶安寺前有古松夾道奇蔭數里寺後有泉出深  
谷僧以巨竹連筒引分于松下石池中舒亶有詩  
云門前屏障遠潺湲付與林僧夜定還松蓋作雲

遶十里竹龍行兩出千山白公香火蓮開後謝氏  
池塘草夢間我亦鳳凰臺上客圖開却笑未能開  
模寫景物殆盡

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有難勸君高着擎天手  
多少傍人冷眼看此士人上賈似道入相詩也劉  
伯溫曰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  
與焉揚憲汪廣洋雖不可謂無才皆無相器卒以  
覆敗况意氣卑弱心術貪伎之人當此大任無敗  
得乎用人者拘之以資格循之以品第難保其不  
患得患失上世耕野釣渭之意既微而退居下僚  
身老不用治平之學無自表見矣

蓬窓日錄詩話卷之一

王八

王欽若守杭州一錢塘尉蒼髯白髮乃公同年進士憐  
而薦之以詩申謝曰當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  
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君元汝兩般風  
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杯爲問門  
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附寒棄從古然矣灌夫下  
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  
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響  
千載之齒頰也

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  
春在枝頭已十分此尼詩也脫洒可喜悟道之言  
也

庶吉士鄒公智星變抗章斥宦官下獄其寫懷曰人到  
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  
又逐東風入紫宸其辭朝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  
見衣裳只此時但愿太平無一事派臣萬死更何  
悲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  
窮海累臣有帛書元郝文忠公經帛書詩也鴈能  
傳書不誣矣

僧問達觀禪師云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歸青嶂  
裏不出白雲來云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遊  
紫陌誰肯隱青山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

蓬窓日錄詩話卷之一

王九

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云如何是奪境  
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爲塵  
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  
河不見漢君臣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囀  
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

洞山和尚問師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  
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  
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  
清風拂日月洞山辭退師乃迷偈曰三間茅屋從  
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開莫犯是非來辨我浮生穿  
鑿不相關



近有箕筆降云是巫山神女即大書曰我是巫山正直  
神襄王與我有何因自從宋玉悲秋後萬古湘流  
洗不清則古人柴點詞賦而後人以假爲真者豈  
但此哉

元厚之絳平生嗜富貴不喜外補及以給事領長樂親  
舊祖道多以東閩百貨永嘉之掛烏石荔子珍絕  
天下絳下車作詩謝之云丹荔黃掛北苑茶芳君  
誘我向天涯爭如太液池邊看池北池南總是花  
則重內輕外在昔已然矣

邵京實閩人務學尚隱所交皆一時清雅惜其唱和散  
逸惟鍾明德題京實山居十六詠內巫頂飛雲詩

念忠日錄詩卷之二

辛

云白雲飛去山色深白雲飛歸山色陰時來時去  
自古今山亦無語雲無心有人結廬占巫頂白石  
支頭卧雲影清霄雲起隨飛龍行雨歸來人未醒  
世傳宋真宗神宗哲宗皆武夷君應世建守陳覺民帝  
有詩云昇真洞口接天門靈草丹桃日日春聽說  
列仙來瑞世三朝德業在斯民

章子厚罷相過南山寺有僧奉忠子厚不爲禮倚檻看  
雲曰憂雲多奇峯真善比類僧曰曾有一詩甚奇  
如峯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山河乾  
欲死不成霖雨漫遮天有識意子厚默然

泉州守臣滿壽庚拒宋益廣二王投諸宗室帝移潮州

納欵于元壽庚武人其計皆山於兄壽歲所畫決  
策既定伴著黃冠野服隱山中自稱處士不臣二  
姓之意忽二書生求謁索紙筆題詩其一曰梅花  
落也點蒼苔天意商量要入梅蛺蝶不知春去也  
雙雙飛過粉牆來其一曰劍戟紛紛扶主日山林  
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拙不知  
書畢拂袖壽歲得詩惶汗失措遣人追之竟不復  
見

念忠日錄詩卷之二

辛

方惟深字子通隱居不仕嘗吟古栢云四邊喬木盡兒  
孫曾見吳宮幾度春若使當時成大廈也應隨例  
作埃塵又行舟詩湍流怪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  
有神自是世間無妙手古來何事不由人又晚泊  
云客帆收浦月黃昏野店無燈欲閉門半出岸河  
楓欲死繫舟猶有去年痕王荊公大愛之

或有稱詠松之句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  
者一僧在座曰未若雲影亂鋪地濤聲寒在空或  
以語聖俞聖俞曰言簡而意不遺當以僧語爲優  
宋陳彥才與時相同庚但日少差有薦陳者但注邑連  
江陳戲作一詩云命賤安能比鉅公偶然年月與  
時同只因日上差些子笑向連江作醉翁

宋朝頃年多事郡縣不領曆所至晦朔不同朱希真避  
地廣中作小畫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畫梧州三月



作大盡哀哉官曆今不頌憶昔升平淚成陣我今  
何異桃源人落葉爲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  
時聞喪亂空傷神嗚呼時事如此尚忍言哉

世之箕仙亦有可信者予辛丑年冬請一箕仙云千林  
搖蕩晚風寒萬里長空眼界寬拂石坐來清興發  
高山流水爲誰彈予方有綠珠之擇遽降詩云乙  
酉年來是子時平平穩穩却無疑一段良緣君可  
就管教繼續百年期予問以進士消息則云玉環  
龍首語音容象管歌喉樂更濃甲第此時端的分  
似疑天府下攀龍前二句則嘲予末二句分明露  
出甲辰二字

蓮窓日錄詩話卷之一

空三

東坡挾妓登金山以酒醉佛印戲命妓同卧印醒書壁  
云夜來酒醉上床眠不覺琵琶在枕邊傳語翰林  
蘇學士不曾彈動一條絃

金山當京口之衝騷人墨士遊無虛日焦山僻處下流  
人迹罕到坡云金山樓觀何耽耽撞鐘擊鼓聞淮  
南焦山何有有脩竹采薪汲水僧兩三其後梵宇  
浸盛與金山並勝金山亭曰吞海而焦山亭曰汲  
江示兩山對峙江中不相上下也

蜀峽踞間有溪曰韓溪乃蕭相國追韓淮陰處也劉涇  
題一絕云豪傑相從意氣中憐才傾倒獨蕭公後  
來可是無奇客東閣投名尚不通嗚呼士貴士賤

固自有時抑或求人求於人者有不同耶

宋王十朋因太白晝見詩曰煌煌太白生東方追逐殘  
月生光芒太陽中天不肯藏過午一點猶微茫太  
史占之此何祥感憂兵起人流亡金行用事多災  
傷大風地震水旱蝗有一于此宜預防難然並見  
何以當臣言天意未可量滔天赤地興堯湯偃禾  
拔木悟成王宋景一言國乃昌災異不作憂楚莊  
吾皇脩德應彼蒼去讒遠佞任忠良推誠納諫正  
紀綱內脩政事仍外攘讐雪國耻還封疆強虜當  
弱吾當強天戒爲福非爲殃願勿徒以虛文據其  
忠愛之意中心達於面目

蓮窓日錄詩話卷之一

空三

謝疊山作五星詩云五緯煌煌聚在秦項王稱霸沛公  
臣誰知四百年天下已屬寬仁大度人

坐見茅齋一葉秋小山叢桂鳥聲幽不知疊障夜來雨  
清曉石楠花亂流狀霽後景物不凡也或云司馬  
才叔作

東都周默未嘗作東一日設席請客時久旱忽風雨交  
作宋溫戲作詩曰驕陽爲戾已成災賴有開筵周  
秀才莫道上天無感應故教風雨一齊來客哄然

一嘆

舊傳太守因旱祈雨於龍潭得小雨而未應因作一絕  
云祈雨精神尚未通浮雲開闔有無中潭龍恐我

羞歸去暑洒步步表不空因寫詩投潭中繼即大雨隨至

榮陽公謫居閑戶却掃不交人物嘗作詩云老讀文書與易關須知養性不如閑竹床瓦枕虛堂上卧看江南雨後山元符末起知單州登城樓作詩云斷霞孤鶩欲寒天無復青山礙目前世路崎嶇飽經歷始知平地是神仙

毛國英澤民之子也以詩自鳴嘗經岳侯駐兵之地江禁方嚴國英投詩云鐵鎖沉沉截碧江風旗獵獵駐危橋禹門縱使高千尺放過蛟龍也不妨侯曰詩人也委丹渡之

蓬志日錄詩談卷之二

李四

護口之禍可畏蔡特正作詩云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恍然成獨笑數聲漁唱在滄浪人遂云蔡確此時獨笑何事又有詩云孤臣正泣龍鬚草遊子空管鳳尾花後被監司指此句爲罪言既不得笑又不得泣此豈盛時之事近有奸人指詩求脫罪畧而移王湘文之句禍烈緒紳雖究竟昭雪而作詩之禍不但一蘇子瞻可畏也哉

有一人與一士人園相近百計取之而不可得一日書一契送之云乾坤到處是吾亭機械從來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徵事今非晉桃洞神仙也笑秦園是主人身是客問君還

有幾年身既得詩不敢受園即日還之

唐末撫州刺史蔡汝水放生池採捕忽有人垂釣過者捕之釣者口號云技却長竿捲却絲手携箬笠賦新詩臨川太守清如鏡不是漁人下釣時刺史釋之

雪壓喬林凍未開始知天意欲春回雪中未問和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此王沂公梅詩也呂文穆公見之曰此已安排狀元宰相矣後果然

王荊公詠竹云人怜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材老更剛曾與蒿藜同雨露終隨松柏到風霜慈溪黃氏震曰此詩見其自少抱負不凡近又有人詠竹云未出土時先有節到凌雲處亦無心

蓬志日錄詩談卷之二

李五

歐陽公守滁陽藥醒心醉翁二亭相琅琊幽谷命幕客謝判牒植花卉其間諭以狀問名品公即以一絕句書其紙尾云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裁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有客宿湘妃廟前夜半偶不寐見與衛入廟中置酒鼓琴心悸不敢窺迫明方散隱隱絕水浮空而去因入廟中見壁上墨猶未乾詩云碧杜紅衛縹緲香水絲揮月弄新涼峯面向曉渾相似九處堪疑九斷腸神怪不足言但詩殊佳也

有人題夢筆驛云一宵短夢驚流俗千載高名掛里間

遂使晚生矜此意痴眠不讀一行書此亦足驚後學者之虛誕不學而付於悠悠之一夢也

白樂天絕句云試問池臺主多為將相官終身不曾到惟展畫圖看此言富貴之人當知止足之義而勿為身後之悔也

戴石屏織女詩云春蠶成絲復成絹養得夏蠶重剝繭絹未脫軸擬輸官繭未脫車圖贖典一春一夏為蠶忙織婦布衣仍布裳有布得着猶自可今年無麻愁殺人詩語盡而愁意無盡可與聶夷中詩並看

韓魏公琦畫寢士人李清臣來謁門者不報辭以方寢

清臣遂題其壁云公子乘閑卧絳厨白水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魏公使人慰之以其兄子妻之魏公之下士清臣之自直今皆不可得而見矣

則天延載元年嵩山人韋什方自云吳赤烏元年生自言二百年以妖妄惑衆則天遂賜姓武氏僧懷義得幸於天后費財耗國度力士為僧千人姦謀萬狀多居白馬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釋氏之熾於中國豈聖明之世哉

宋江都陳良與子景山同登進士良孝念親不逮嘆曰先子力學起家今墓木已拱而予方登第不及景

山遠耳有詩云自漸不及吾兒甚得向親前謝綠衣

李東陽跋胡廣所集文山事蹟曰狀元忠義古今傳野史何如舊史全刪述總煩胡學士姓名猶記丙申年其意微而婉讀者自得之

葉少蘊云鄉有老儒方深字子通能詩用意精苦所居陋巷終日閉門有詩思步行其中引手瞑目如與人語或空中搏拏跳躍故人謂之方鬼子通嘗徑造一園亭不遇主人自盤礴終日因題詩云何年兀突庭前石昔日何人種松栢乘興閒來就榻眠一枕清風君莫惜城西今古陽山色城中誰有千

年宅來去何須問主人主人自是亭中客其洒落如此釋仲殊一日訪子通留詩云多年不見玉川翁今日相逢小樹東依舊青袍無長物只餘松檜養秋風可見其清簡云

有僧名規者年七十談論蕭散有詩曰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窓殘日已無多真所謂日午山僧眠未醒算來名利不如閒誠哉

江羅亭仙姬訪西子陳述古歌曰吳王舊國水烟空香遲無人蘭葉紅春色似憐歌舞地年年先發館娃宮又曰舊老芳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

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又曰家國興亡來  
有以吳人何苦然西施西施若解亡吳國越國亡  
來又是誰末又歌曰家是江羅亭上仙謫來塵世  
已多年君心既逐東流水錯把無緣當有緣歌畢  
躍入水中去

僧琳號無畏好學能詩常創無畏菴有松合抱郡將治  
鈴齋素材欲往伐之琳知之預命削松皮題詩其  
上云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護綠苔只恐夜  
深明月下誤他千里鶴飛來縣尉讀其詩而止

林見素公征西成功隨乞休致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李夢陽寄以詩云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微干戈

蓬窓日錄詩錄卷之二

卷八

滿眼急江漢再歸遲花邊琴書色霜留斧鉞威所  
傷豺虎亂公也惜鷗機又云諸葛能安蜀穰苴本  
善兵向來優起詔翻作急流行老益丹心壯憂惟  
白髮驚獨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

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  
可奈君前下拜參鷗鷺忍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  
龍蟠三公事業三槐侍留取完名久遠看此秦左  
史強景明上王三原公詩也公之勇退固不輕就  
但景明亦魏野之流也

呂用之起延和閣綺繡戶殆非人世焚香列寶以祈  
王母之至及師鐸亂人方及登之見二十八字於

高閣藻井垂蓮之上云延和高閣上千雲小語猶  
疑太乙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延得畢將軍此  
近詩妖也

小秦王詩三首其一云鴈門山上雁初飛馬邑關中馬  
正肥陌上朝來逢驛騎殷勤南北送征衣其二云  
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頭道韞家燕子不來春  
寂寞小窗和雨夢梨花其三云十指纖纖玉笋紅  
鴈行輕度翠絃中分明自說長城苦水咽雲寒一  
夜風第一首妓女盛小叢作後二首無名氏

蓬窓日錄詩錄卷之二

卷九

蓬窓日錄卷之七

蓬窓日錄卷之八

詩談二

康節先生自題安樂窩詩八章○物如善得終爲美事  
到巧圖安有公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水炭到胃  
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貴春花雨後紅造化分明  
人莫會花榮消得幾何功○安樂窩中三月期老  
來纔會惜芳菲自知一賞有分付誰讓萬金無了  
遺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這般意思  
難名狀只恐人間都未知○安樂窩中快和人閑  
來四物幸相親一編詩逸收花月一部書嚴敬鬼  
神一炷香清冲宇泰一樽酒美湛天真太平日慶

蓬窓日錄詩談卷之二

乙

何多也雅願君王壽萬春○安樂窩中事事無惟  
存一卷伏羲書倦時就枕不必睡後携筇任所  
趨淮備點茶收露水隄防合藥種魚蘇荀非先聖  
開蒙客幾作人間淺丈夫○安樂窩中春夢迴累  
無塵事可裝懷輕風一霎坐中過釣樂數聲天外  
來日影轉時從扶屨花陰交處傍樽壘人間未若  
吾鄉好又况吾鄉多美才○安樂窩中春夢時開  
門慵坐客來稀瀟瀟微雨竹間霽雪雪翠禽花上  
飛好景盡將詩紀錄歡情須用酒維持自餘身外  
無窮事皆可掉頭稱不知○安樂窩中甚不貧中  
間有榻可容身儒風一變至於道和氣四時長若

蓬窓日錄詩談卷之二

二

春日月作明明主日人言成信信由人唯人與日  
不相遠過此何嘗更與真○富弼詩○先生自衛  
客西畿樂道安閑絕世機再命初進終不起獨看  
窮巷寂无依貫穿百代常探古吟咏千篇亦造微  
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程顥詩○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  
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妙墨多携卷天爲詩  
豪刺借春儘把笑談觀俗子德容猶是畏鄉人○  
呂希哲詩○先生不是閑關人高趣逍遙混世塵  
得志須爲天下雨放懷聊占洛陽春家無甌石賓  
常滿論極錙銖意始新任便終身卧安樂一毫何  
費養天真○司馬光詩○靈臺無事日休休安樂  
由來不外求細雨寒風上獨坐暖天佳景記閒遊  
松篁亦足開青眼桃李何妨白頭我以著書爲  
職業爲君偷假上高樓○王拱辰詩○安樂窩中  
名隱君腹藏經笥富多聞一壺水竹爲生計二從  
琴觴混世紛婉畫舊嘗辭幕府少微今已應星文  
了心便是棲真地何必烟霞卧白雲○朱晦菴題  
康節先生贊○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  
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靜裏乾坤  
○劉賡詩○窩名安樂一蘧廬百丈雲頭訪故居  
萬古千秋示諸掌先生經世有遺書○副使胡謐

詩○中州擅靈秀，孰此諸鉅儒。兩程師友間，巍然我克夫。學術兼理數，弄丸力恒餘。飄飄長空雲，吾心同卷舒。茫茫鴻鈞化，吾道同盈虛。才大不屑試，歛焉退若愚。瞻茲天津側，誅茅結爲廬。永鹿伴我遊，木石鄰我居。興來發高吟，擊壤聊自娛。憑誰問，且答有樵還。有漁觀物漫成篇，經世瞻著書。冥搜極萬類，天地窮終初。倚差垂訓功，乃與經籍俱。累朝示崇報，廟庭列聖徒。曷繫邦人思，專祠當里閭。遺像儼如生，精英懇何徂。唯應伊洛水，千古通泗洙。○洛人畢亨遊安樂窩詩○安樂窩中邵子居，風花雪月四時儲。盆池窺破千年事，甕牖疏通萬

卷書春暖秋涼恣，玩賞東遊西泛話。樵漁弄九餘暇，天津畔滿洛人家。望小車○知府陳宣詩○充夫終日坐熙熙，試問乾坤有了期。一園太極兩儀外，漁溪到此亦無辭。

教陶孫器之評詩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蘇州如園客獨爾，暗合音徵。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波。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事，言言皆著實。元

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錢水黗，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鷄犬遺響。白雲覆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卿，欽躊躇。秋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環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弦百怪。終歸樵渾，歐公如四瑚八璣，正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鎗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

河放溜，睥睨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后山如九臯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胡子原學嘗與子論詩曰：人有恒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於人之才，與學不因上之選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况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

者非省題詩也姑以盡論晉有顧凱之唐有吳道玄唐未嘗以畫取士也至宋則馬遠夏珪不足爲顧吳之衡官近代吳小仙林良又不足爲馬夏之奴僕畫既有之詩亦宜然謂之時代可也余深服其言

唐子元薦與子書論本朝之詩洪武初高季迪袁可潛一變元風首開大雅卓乎冠矣二公而下又有林子羽劉子高孫炎孫黃黃玄之楊孟載輩羽翼之近日好高論者曰沿習元體其失也瞽又曰國初無詩其失也謫一代之文曷可誣哉永樂之末至成化之初則微乎稍矣弘治間文明中天古學煥

日藝苑則李懷麓張滄洲爲赤幟而和之者多失於流易山林則陳白沙莊定山稱白眉而識者皆以爲傍門至李何二子一出變而學杜壯手偉矣然正變雲擾而剽襲雷同比興漸微而風騷稍遠唐子應德箴其偏焉嘉靖初稍稍厭棄更爲六朝之調初唐之體蔚乎盛矣而纖艷不逞闡緩無當作非神解傳同耳食陳子約之議其後焉張子愈光渙之詩人也以二子之論爲的故著之

老子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達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文皆用韻三句一易

李斯泰山刻文其祖此乎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張仲安第五子名君實字全一字玄玄別號保和客忍三丰子遊揚州瓊花觀題瓊花詩一律云晴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煙霞歷年旣又何曾老舉世無雙莫謾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詩語瀟灑實自况也

張子容詩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詩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然盛唐中唐分焉試辨之

深山一室枕殘書落葉門前未掃除客至幸逢餅栗滿地偏况對蓮花疎道情靜夜談能似人事頻年力

不如此去春風知幾地相傳惟俟暮江魚少年多少結交行向晚誰憐弟與兄桐水風煙經幾歲雲津燈火共三更亡羊自悔曾多事聽蟻從今欲息爭君得臯比休撒早簪來安定有諸生

日日桐臯思對君不堪風雨阻論文欲因來使遙相問可似心如水與雲

道是人心雲水如舊來茅塞苦難除試看一卷中庸義古聖能忘戒懼無

石蓮洞裏自藏春又嘆匡床少一人欲慰寸心憑片紙爲言立雪是誰頻此羅念菴詩也可謂見道之言



非遊戲墨翰者此矣

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鉢羅可汗連庭於雖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於鐵曷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爲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近注唐音云二庭未詳何以注爲

元遺山北嶽詩東州死愛華不注向在陋邦何足數敬亭不着謝宣城斷崖何緣比天姥言山水在通都易得名也元洪震淳安東泉詩通都大邑人爭馳一泉一石小亦奇雲深路絕無人處縱有佳山誰得知言山水在僻人不知也二詩意絕相類亦名言也

龍溪日錄詩卷之二

七

宗忠簡澤石刻華陰道二絕云烟遮見白初疑雪日映班斲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壩柳絲如織映人家又云管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岳武穆湖南僧寺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雖唐名家不過如此二公忠節戰功冠于南宋當戎馬倥傯之時尚琢句如此真文武全才也余又見他集有岳武穆遊金山寺詩云第一泉頭過九日黃花猶待客重來男兒有意扶中國不斬樓蘭不易回此岳集中不載則古人詩句所遺尚多讀之何等悲壯

陳丁昂送客詩云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洲

晚蒼茫別思盈白蘋已堪把綠芷復含榮江南多桂樹歸客贈生平今本作平生非也

曹子建棄婦篇云石橋植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曜彩有光榮光好暉沅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拊翼以悲鳴

夫何爲丹華實不成拊心長嘆息無子當歸寧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栖遲失所宜下與瓦石并憂懷從中來歎息通鳴鳴返側不能寐逍遙於前庭如獨還入房肅肅惟暮聲塞帷更攝帶撫絃彈鳴箏慷慨有餘音要奴悲且清收淚長嘆息何以負神靈招搖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獲爲良實

龍溪日錄詩卷之二

八

顧君且安寧此詩郭茂倩樂府不載述刻子連集亦遺焉幸玉臺新詠有之錄出

謝臯羽詩歸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可例於宋視之也子尤愛其鴻門燕一篇天雲屬地汗流字杯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爲楚中有楚人爲漢舞鵲鵲光雝不語楚國孤臣泣俘虜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後生亦當心服李賀集中亦有鴻門燕一篇不及此遠甚可謂青出於藍矣元楊廉夫樂府力追李賀亦有此篇愈不及臯羽矣其他如短歌行秦淮沒日如沒鵲白波搖空濛弦月舟人倚棹南聲發洞



庭脫木如脫髮連業水云太白入月魚腥城武昌  
城頭鼓統統海上曲云水花生雲起如對神龍下  
宿藕絲孔明河篇云牽牛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  
作秋草葵女城頭玩月華星君冢上無啼鳥俠客  
吳歌云潮動西風吹壯荆離歌入夜斗西傾伏飛  
廟下蛇含草青拭吳鉤入匣鳴效孟郊體云牽牛  
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律  
詩如驛花殘楚水烽火到交州夜氣浮秋井陰花  
冷碧田山鬼下茅屋野雞啼竹籬戍近風鳴柝江  
空雨送船隣通燈下索卿夢戍邊回柴關當太白  
藥氣近樵青暗光珠母徒秋影石花消下方聞夕

建寧日錄詩集卷之二

九

磬南斗掛秋河雖未足望開元天寶之蕭索而可  
以據長寶慶曆之上座矣集多卑初手抄濕字多  
作溼蓋从古字溼之省史子堅隸格載漢碑有此  
字觀者弗識或改爲法非

莊定山早有詩名詩集刻於生前後學者相與効其大  
極圖兒大先生帽子高以爲奇絕又有絕可笑者  
如贈我一壺陶靖節還他兩首邵堯夫本不是佳  
語有滑稽者改外官答京官苞苴詩云贈我兩包  
陳福建還他一疋好南京聞者捧腹然定山晚年  
詩入細有可並唐人者古詩如題竹及養菴兩篇  
七言如題玉川書五言律如野曠微孤樹江清著

北京日錄詩集卷之三

數鷗與君真自厚不是兩相留七言律如遊琅琊  
寺偶上蓬萊第一峯道人今夜宿芙蓉塵埋下界  
三千丈月在西巖七十峯羅漢寺云溪聲夢醒偏  
隨枕山色樓高不碍牆又如狂騷短髮孤鴻外病  
臥高樓細雨中病眼如殘書漢楚燈前壘草閣江  
上霧裡詩舟中云千家小聚村村驛萬里河流岸  
岸同又秋燈小榻番孤艇疎雨寒城打三更又北  
海風回帆腹飽長河霜冷岸痕高和沈仲律原字  
韻云心無牛口千秦穆跡繼龍頭愧郝原又云黎  
莢莫道無萊婦蘭畹應誰負屈原寄劉東山云塵  
外有人占紫氣鏡中疑我尚朱顏次東嶠韻云電  
懸雙眼凝秋水髻擁三花御野風又豈無湖水井  
神漢更有渙毛當紫芝書東山草堂扁云封題雲  
臥東山扁歌詠司空表聖詩天闕星辰遺舊履橘  
洲歲月有殘碁石橫流潦潛蚪角梅迸垂藤屈  
枝自笑野人閑袖手雲烟濃淡忽交馳次首云沙  
苑草非騏驎秣瀟湘竹是鳳凰枝紫虛有約千回  
醉笑指僧趺亦坐馳又招隱誰甘同寂寞著書不  
獨爲窮愁木昌道中云行客自知無歲暮賓鴻不  
記有家歸寄鄧五羊云後時自許甘丘壑前席將  
無問鬼神浮世虛名非得已出山小草却悲人別  
時笑語風吹斷會處迷離夢寫真四十餘年一回

首乾旋坤轉有冬春此數首若隱其姓名以示人  
觀者決不謂定山作也

魏鄭公微出關詩云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  
不就慷慨志猶存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  
羈南越憑軾下東藩籌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  
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遠驚九折魂  
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  
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東坡謂鄭公實學縱  
橫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心正尔

予既得禹碑刻作禹碑歌其辭曰神禹碑在岫嶠尖祝  
融之峯凌朱炎龍書傍分結構古螺書區刻戈鋒

達意曰錄詩話卷之二

十一

銘萬八千丈不可上僞扁鬼閉幽以潛昌黎南遷  
魯一過紛披芙蓉寨水簾天柱夜瞰星辰下雪堂  
朝見陽輝暹追尋夏載赤石峻封埋古刻蒼苔黏  
拳科倒薤形已近鸞漂鳳泊辭何纖墨本流傳世  
應罕青字名狀人空瞻永叔明誠兩好事集古金  
石竊該兼列列箴銘暨款識橫陳斷澗和釜蒿胡  
爲至寶反棄置招接磨蟻損鳥蟾又聞朱張遊岳  
麓霽雪天風影佩褱搜奇索秘跡欲偏春倡擅和  
詩無厭七日崎嶇信有覲一字膏馥寧忘拈非關  
嶠嶠阻登陟定是藤葛籠窺覲好古子生嗟太晚  
拜嘉君脫情深忱老眼增明若發覆尺喙禁斷如

紫羅曰錄詩話卷之二

十二

施緝七十七字挈螭虎三千餘歲叢蛇蚺憶昔乾  
坤漏息壤蕩折莖庶依苓檉帝差懷襄谷文命卿  
佐澤洞分憂憐洲并渚混浹營窟鳥迹蹶迭交門  
簷竭來南雲又北夢直磬西被仍東漸黃熊三足  
變鮪服白狐九尾歌龐神後乘包湖按玉牒前列  
溫洛呈疇曉求奔竄舞那解胙平成天地猶垂謙  
華岳泰衡祗鎮定鬱塞昏徒逃隅發文章絢爛懸  
日月風雷呵護環屏黔君不見周原石鼓半已泐  
秦秋詛楚全皆藏此碑雖存豈易得障有嵐靄峯  
嵯巖梵音迥絕柱黎蘿吊影颺森森構構湘娥遺  
佩冷斑竹山鬼結旗零翠斂造物精英忌世露祗

蟬翅榻煩君再寄西飛鶴

兵部尚書陳洽參贊成山侯王通討交趾黎利每有方  
畧通皆不從戰而大敗通走洽持戈直前大罵曰  
我朝廷大臣豈偷生耶衆皆潰自刎死焉事聞謚  
節愍劉忠愍公球輓公詩曰風塵暗邊隅道路中  
阻絕明明大司馬雄略邁時傑豈無戰伐謀爲國  
殲克孽主特倥且驕忠憤無由竭遂使倔強虜侈  
然肆饕餮炎荒地陸沉壯士体分裂肯偷須臾生  
以聽大臣節既結季路纓猶奮果卿舌萬里陷孤

城蒼茫夜流血精氣貫日星不逐浮雲滅不惟節  
愍公之事彰而忠愍剛大之志可槩見矣予又聞  
忠愍之死于獄中也馬順以酒沃其屍蠅蚋群聚  
之至肉盡猶嗾獐狗噬其肉嗟乎真壯士体分裂  
也卒之己己之變王振馬順族滅身反而公二子  
鉄鉞號哭求屍得一臂而歸茲忠魂萬古不磨嗚  
呼直言受禍如此之慘是豈所忍聞哉

漁溪集和費令遊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惜時清終未

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語有道者之言所以不可及  
也今之人口爲懷山之言惟行媚竈之計唐僧白  
雲秀云住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云盡道青山歸去

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比之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  
殊有含蓄

古樂府詩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  
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爲鯉魚形即緘也客  
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即此事也下文云烹魚得  
書譬况言之耳非真烹也

江之游九舟可上下曰步嶺南村市爲墟水津爲步唐  
臺城故妓詩云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  
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

韓世忠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杜門謝却酬酢時乘  
小驪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尚

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

餉以羊羔且手書二辭以遺之臨江仙云冬日青

山瀟灑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

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樂清閑不

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翁單方只一味盡在不

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多般富貴榮花總是閒自

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實玉妻兒宿業經少年事已

衰殘須髻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權只

恐癡迷誤了賢王生長兵間未嘗知書晚歲忽若

有悟能作字及小辭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趙汝愚題鼓山寺云幾年奔走厭塵埃此日登臨亦快

哉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朱晦翁摘

詩中天風海濤字題扁人不知其爲趙公詩也嚴

次山有水龍吟題於壁云颺車飛上蓬萊不須更

跨琴高鯉剗然長嘯天風傾洞雲濤無際我欲乘

桴從茲浮海約任翁起辦紅竿千丈轄釣五十親

點對連鰲餌誰榜佳名空翠紫陽仙去騎箕尾

銀鈎鉄畫龍翻鳳翥留人間世更憶東山一曲霑

襟浹到而今幸有高亭遺愛寓甘棠意此辭前段

言江山景後段紫陽仙去指朱文公東山甘棠指

趙公也趙詩朱字嚴辭可謂二絕

靖康之難侍郎李若水被拘囚衣帶中詩曰胡馬南來

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危功名誤我等雲過歲月  
驚人和雪飛每事恐貽千載笑此身甘與衆人違  
私情惟有君親重血淚紛紛染客衣後祁門王一  
元謁公祠有詩云寫罷豐碑欲莫弔黃風四起暗  
平蕪馬胡指日聲猶在抱帝呼天泣未枯三鎮輕  
獨貽國辱一河不守致公倖忠魂耿耿無由瞑千  
載令人憾莫須

嘗有問於虞先生集曰楊仲弘載詩如何先生曰仲弘  
詩如百戰捷兒范德機稔詩如何曰德機如唐臨  
晉帖揭曼碩侯斯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  
先生詩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廷老吏蓋先生未免

寒忠日錄詩話卷之二

十五

自負公論以爲然

李白詩出自樂府古選

東坡不喜韓退之畫記謂之甲乙帳簿此老千古卓識  
不隨人觀場者也

仙家稱鍾離先生者唐人鍾離權也與呂岳同時韓翃  
泉選唐詩絕句卷末有鍾離一首可證也近世俗  
人稱漢鍾離蓋因杜子美元日詩有近聞常氏妹  
遠在漢鍾離流傳之誤連傳會以鍾離權爲漢將  
鍾離昧矣可發一笑也說神仙者大率多欺世誑  
愚如世傳沁園春及解紅二辭爲呂洞賓作按沁  
園春辭朱駙馬王晉卿初製此腔解紅兒則五代

和凝歌童疑爲製解紅一曲初止五句見陳氏樂  
書後乃衍爲解紅兒慢豈有呂洞賓在唐預知其  
腔而填爲此曲乎元俞琰又注沁園春琰雖博學  
亦惑于長生之說而隨俗爾耳也琰子仲溫序其  
父陰符經云先君七十而遊由此言之琰之篤意  
養生壽止于此世有村夫目不識麥同契一字而  
年踰百歲又何必勞心於不可知之術哉達人君  
子可以意悟

方紫虛云七言律詩晚唐人無之凡學詩五言律可晚  
唐如七言律不可不老杜也

陳子昂才高於沈佺期宋之問惟杜審言可相對雖以  
寒忠日錄詩話卷之二

十六

感遇詩名世其實尤工律

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然學古詩必本蘇武李陵學  
律詩必本子昂審言輩老杜之詩所自出特其才  
高氣勁耳

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  
不華靡孟却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  
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爲尤勝儲光羲有孟之古  
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縟而又以華靡掩之故  
杜子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  
岑有以也夫

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爲最優蓋可以蕪衆

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爲宮韓退之之詩爲角  
以此例之百家可知也

或曰老杜如何可學曰自賈島幽微入而參以岑參之  
狀王維之潔沈佺期宋之問之整

馬東田晚渡咸陽野色微茫接渭川白鷗飛盡水如天  
僧投紅葉林間寺人喚斜陽渡口船表裏山河猶  
往日變遷朝市已多年漁翁勤破興亡事獨坐秋  
風釣石邊

貢友初送戴伯貞還廣西桂江烟水接瀟湘逐客南歸  
道路長卷裡謾多新製作篋中猶是舊衣裳逢人  
盡說官如水老我相看鬢已霜此去莫交音間斷

蓬窓日錄詩話卷之二  
鴈飛今喜過衡陽

一身爲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鶯花春對酒  
河橋風雨夜推蓬

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

元杜宗元春晚詩云小園泥滑久妨行破曉東風始放  
晴九十月春將解印兩三盃酒自尋盟花依綠竹  
如年少人對青山俱老成俗客不來清意足一吟  
聊復暢幽情憶昔云憶昔功名健自期何曾皺着  
世情眉每艱難事只輕看到老成年方得知借屋  
暫尋人靜處愛山多在晚晴時剩收破紙羊毫筆  
定自閑中更有詩全學放翁

施州陳濬字士哲受業石崖黃溥之門其樂隱詩云莫

笑山翁老一瓢閑來無事不驚鷺坐看蘿月籠和  
壁卧聽松風鼓舜韶竹几穩如居士座鵲冠煖勝  
侍中貂山深况復人來少盡日何曾一折腰絕句  
云草有幽蘭木有松孤亭更有白雲封莫言只與  
紅塵隔更隔青山幾萬重王代王周戲題巫山壁  
畫施州一百八盤山西陵直上路盤盤平地凌雲  
勢萬端堪笑已民無厭足更嫌山少盡山看

周明帝貽敬遠詩曰六父貞遯出三辰光少微穎陽讓  
逾遠滄州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  
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

蓬窓日錄詩話卷之二

十八

登平樂觀遠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  
林季仲少卿贈虞仲琳詩云男兒何苦弊群書學到根  
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雅顏淵終日只如愚水  
沅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  
別與君元不隔江湖林所學未爲人知而詩亦有  
味雖然理學要在識取不爾又墮野狐禪窟也  
柯敬仲題墨竹曰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亦難  
君看蕭蕭紙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

齊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有言志詩曰五塗無恒宅三  
清有恒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鷗鳴適大海  
鷗鳴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

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

滄州強勉訥乃強鄰憲先生之孫亦聰俊人也任遼東苑馬主簿有人以白扇乞詩即信筆題云魏之璽璽可贈人遠將執扇寄慈懃清風明月憑君賞素質輕羅好自珍莫待秋來忘却夏須知冬後又回春錦函願取年年有見扇如同見面親亦有意可誦

睽離已是十年強對鏡那堪理舊粧聞鴈幾回脩尺素見霜先爲製衣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綉作龜文獻天子願教行客早回鄉此太原孟縣侯氏因夫張睽戍邊未歸綉迴文詩也

建康日報詩錄卷之三 十九 何叔丘公題寧武關土棚堡詩北出長城小徑斜崇墉

數仞渺平沙蕭蕭麥壠邊民業寂寂柴扉戌卒家石澗幽泉晨飲鹿營門殘柳晝啼鴉夕陽暫向郵亭宿笳鼓聲沉士不譁

還軍勞苦各邊軍士從戰身荷鎖甲戰裙遮臂等具共重四十五斤鐵腦蓋重七斤頃項護心鐵脇重五斤弓箭重十斤腰刀三斤半蒺藜骨朵重三斤箭筒一斤通計八十八斤半余聞之征人因偶成一篇用志邊軍勞苦云從軍莫從口外軍身挾戰具八十斤頭盔腦包重得之頃項掩遮以五倫唯甲所被四十五腰刀骨朵二四均精工精鐵始

合度日夜磨淬光勝銀二五弓箭及其服隨身衣裳八乃足佩多身重難負荷還須上馬看輕速銀包酒袋煙烘麪得飲馬溺喉且沃將軍令嚴隨鼓進營與羯胡爭一鏃此時願功不顧身刀痕箭瘢無好肉歸來性命萬死餘便使封侯未堪贖江南一體行伍人美食好衣何苦辛將錢買貨事遊蕩有暇不曾經戰塵聽談邊軍却不信亦莫感愧

朝廷恩

劉改之辭新來塞北傳到真消息赤地居民無一粒更五單于爭立維師南父鷹揚熊羆百萬堂堂者取黃金假錢歸來與姓真王又云堂上謀臣樽俎邊

頭將士干戈天時地利與人和燕可伐與曰可今日樓臺昂鼎明年帶礪山河大家齊唱大風歌不日四方來賀世傳辛幼安壽韓侂胄辭也又一首小陶韻聲多俚談不錄近讀謝疊山文論李氏繫年錄朝野襟記之非謂乾道間幼安以金有必亡之勢願召大臣預修邊備爲倉卒應變之計此憂國遠猷也今摘數語而曰贊開邊借劉過小辭曰此幼安作也忠魂得無冤乎故今特爲拈出王邁字實之號雁菴蒲陽人丁丑第四人及弟劉後村贈之辭云天壤王郎數人物方今第一談笑裡風霆驚坐雲煙生筆落落元龍湖海氣琅琅董相天

人策其重之如此余又見翰苑新書劉後村與王  
實之四六啓云聲名早著不數黃香之無雙科目  
小低猶壓杜牧之第五元化孕此五百年之間氣  
同輩立于九萬里之下風又云朱雲折檻諸公慙  
請劍之言陽子哭庭千載壯烈麻之語一葉身輕  
何去之勇六丁力盡而挽不回有謫仙人駿馬名  
姬之風無杜少陵冷炙殘杯之態麗人歌陶秀實  
郵亭之曲好事繪韓熙載夜宴之圖擁通德而著  
書命便了以沽酒云云觀此實之蓋進則忠鯁退  
則豪俠元龍太白一流人也可以補史氏之遺

蘇軾政祐題鴈門詩關城樓閣濬陰森積雪層冰春已  
芽密日錄詩話卷之二

深東望音書如隔歲南侵戎馬欲沾襟代王城上  
雲初散李牧祠前風不禁自笑六年成底事重來  
華髮不勝簪

泉源水竇入春分鳥語花香遲客聞戍鼓寒沉秦塞月  
夕烽晴結漢關雲年來近野多戎壘特過回陽幾  
鴈群陰絕頗憐今昔地無令惟說李將軍

韓信嶺有韓苑洛先生踏莎行高嶺連雲寒烟帶雨長  
楊滿路悲風起將軍墓上草蕭蕭荒祠白日眠孤  
鼠九里山前未央宮裏凄凉往事煩宵臆烏江汾  
水兩悠悠東流不盡英雄淚且云欲吊淮陰而原  
忠之詩甚婉乃製小詞淮陰欲吊思遲遲已有原

忠壁上詩黃鶴樓前無李白西風惆悵寫新詞有  
楊受堂御史詩云將軍傳首日高帝擊鮮年天下  
誰爲定英雄不自全固知兒女詐豈識赤松賢古  
廟重經處傷心狗兔篇廟中題詠甚多或咎侯不  
能如赤松或謂侯不當假王以啓疑或云侯遲疑  
以招禍殊不知天下已定勇畧振主高帝蓋無一  
日能忘情於侯侯不至于身首異處不已也嗚呼  
侯之心則如青天白日云近日名公如斛山楊爵  
詩遙憶當年拒蒯生將軍心事自分明可憐宇宙  
無窮恨盡在中宵悲樹聲秋齋周宣云虎闥龍爭  
日槍攘英雄堪羨亦堪傷項亡畢竟無他志齊破

忠日錄詩話卷之二

二十二

何疑作假王自是龍顏似鳥喙幾曾爲盡必子藏  
荒岩一点淒涼月夜夜移光到寢堂

孟有涯先生詩云殿宇深開古樹林祠門高扁漢淮陰  
涼風入幕吹遺像白日臨簷照壯心澗水千秋何  
所恨鳴蟬六月有余音扁舟却羨鷗夷子萬里烟  
波不可尋

松氣號聲送海門州人傳自子胥魂天排雲陣千家乳  
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朔望信如壺漏報  
晨昏吳亡越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遠村米元章  
咏潮詩善既道勁詩亦雄壯所謂邁往凌雲之氣  
蓋可見矣



張旭春草帖云春草青青萬里餘邊城落日動寒慙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中一鴈書使不所不載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佳處又移茆屋入深居此唐人詩也余見黃叔明畫此詩意并篆此詩畫上隱者蕭索之風宛然可掬恨不載見臨之耳

衡山文先生微明有病起遣懷二律蓋不就寧藩之徵而作也詞婉而峻足以拒之於千里之外詩云潦倒儒宮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地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

建寧日報詩話卷之二

二三

經時卜病斷經過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後寧藩敗凡應辟者崎嶇萬狀公獨晏然始知公不可及也

越僧索畫於沈石田先生詩云寄將一幅剡溪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箇看雲僧

石田欣然畫其詩意僧亦高人也  
家住夕陽江上村一灣流水遠柴門種來松樹高於屋  
借與春禽養子孫此葉唐夫先生詩也何等幽雅  
青山無處避征徭十載書囊到處挑欲買釣船湖上隱

近來魚課又難饒釣翁本置榮辱於度外今則反為多事之人又云任是青山最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山翁本逃世避地者今則又為催科之苦人隱士亦足粧點太平故孫一元太白詩云道人占斷南屏景十里青山帶郭斜對水柴門通鶴渚隔隣烟火是漁家岳頭老檜占風雨石上昌陽閱歲華粧點太平還着我棕鞋桐帽送生涯無復漁課征徭之云耳

多買莊田笑汝痴解頭糧長後邊隨着他耕種幾年去交付兒孫賣與誰此乃乞食道人書壁之詩雖為俚言可與知者論之

建寧日報詩話卷之二

二四

姚江王伯安守仁太宗伯華之主器弘治己未會試第二人初授刑部主事後改兵部博學有文好奇古慕神仙正德丁卯劉瑾操弄國柄放棄大臣鉤滅言詰百僚掩口聽命伯安上疏言之矯旨出位妄言謫貶貴州龍場驛驛丞未行寓杭州勝果寺一夕夢使者持書二紙付伯安啓之一書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伍員名一書水上覆一舟後題屈平止二字既覺越三日晝見二軍校至有旨賜汝溺不可緩窘迫之伯安懇告校曰少間須更留詩于世以俟命絕乃以紙展几上題一律至海濱遺履於岬詩云學道無成歲月虛天乎致此意何



如身曾許國生無補死不忘親痛有餘自信孤忠  
懸日月豈知遺骨莖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日夜  
潮聲泣子胥更有告終詞一篇不及錄書罷爲二  
校面縛挾至江邊投之伯安初入水即得覆舟負  
之不能沉漂凡七晝夜所見皆如夢中伯安驚恍  
莫知所之舟偶及岸見一老人率四卒來云汝何  
致此狼狽吾當爲汝解縛登岸伯安拜謝因問老  
人曰此當何處老人曰福建界也伯安告曰願公  
護某至彼老人曰此去福建尚遠不能猝達當送  
君往廣信乃命四卒共往舁之去如飛不半日已  
抵廣信矣老人復在彼率諸僧寺僧開其名延款

卷之二

三

甚恭伯安問僧曰老人在何處請來同坐又謂僧  
曰我餒甚乞飯少許且囑先飯四卒僧覓之皆不  
見詢僧自岸至此爲程免何僧云千里曰自辰及  
午迅速若是信爲神祐也食罷僧達郡邑皆館穀  
之即移文浙省差人迎候恍惚若夢寐中人謂伯  
安志慕神仙故墮此福地也伯安今轉遷爲大鴻  
臚云一又云詩畢即赴水俄二童子擁腋而行足  
如履空耳傍直聞風濤澎湃頃更至一洞口簾捲  
珊瑚二叟處其中騁從女樂及左右所置明珠白  
壁平生未之覩也與二叟奕大棋聯句浹旬而別  
其二童子復引登陸時壁已服上刑矣陽明始起

擢仕至巡撫贛州討逆濠功封新建伯而終又云  
王水部伯安正德間言事謫閩中過溪巖舟幾厄  
時有漁人泛溪中拯之上山方徘徊間適遇一道  
者自稱舊識邀至中和堂主人處盤桓數日主人  
乃僊翁也臨行作詩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識荆此  
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  
分寰海已知誇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  
經行處好對清樽醉夕曛

卷之二

三

吳文定公原博詩格尚渾厚琢句沉着用事果切無漫  
然朝風弄月之語其嘗後入朝詩云天門晴雪映  
朝冠步遊頻扶白玉闌爲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  
處不勝寒幾鳥隔竹餐應盡馴象當庭踏又殘莫  
向都人誇瑞兆近郊或恐有袁安其愛君憂國感  
時念物之情藹然可掬至如古人隨車編素灞橋  
驢背自是閒話頭

涪陵有張飛書刁斗其銘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  
詩云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仇山河割  
據三分國宇宙威名大八矛江上祠堂嚴劍佩人  
間刁斗見銀鈎空餘諸葛秦州表左袒何人復爲  
劉

于少保謙送唐克已分教天長詩云錢別都門日未斜  
青尊綠酒對黃華琴書蕭散耶爲客冠蓋從容又

過客驛路搖鞭催去馬講堂鳴鼓散樓鴉到官好  
寄平安字莫道長淮入望餘又題膽瓶梅贈別云  
花帶玄霜迥出塵膽瓶斜插更精神別來無限相  
思意聊贈江南第一春意遠情真惜不見其全集  
也

高明甫詩云世人不愛竹只爲時花能奪目籬邊桃臉  
紅似霞陌上梨花白如玉偶因一夜風雨多紅霞  
散盡玉消磨却來此軒看此竹行看坐看看不足  
余官都門涉世見桃臉梨花似霞於玉真霞散玉  
消安得如此君而與之行看坐看哉

有省祭官云碌碌庸庸立世間朝求直到曠時閑誰知  
是忘日錄詩話卷之二

二十七

夢裏猶辛若千里家山一夜還宦途勤苦如此方  
是進德則夫逸樂終身非人之福也

倭人能詩多有佳句有絕句云棄子拋妻到大唐將軍  
何事苦相妨通津橋上團圓月天地無私一樣光  
蓋倭人入貢則鐵舟定海之通津橋而妨閑之法  
頗嚴故其詩云然

姑蘇唐子畏嘗過閩寧德宿旅邸館人懸畫菊子畏  
慨然有感題絕句云黃花無主爲誰容冷落疎籬  
曲徑中儘把金錢買脂粉一生顏色付西風

夢州張飛廟詩甚多當塗場觀一首人頗傳誦其詩曰  
磴道縈紆僅步趨飛泉落檻碎璣珠萬崖樓殿真

香火千古英雄此丈夫山勢西迴終護漢江聲東  
去尚吞吳營星不殞將軍在未必中原不可圖此  
詩後四句有思致他作不及也

杭州徐童子霖五六載精於書法柯學士潛贈詩云徐  
家之子真奇絕風骨自與凡人別神駒矯矯步天  
衢雛鳳翩翩出丹穴前身可是張文舒不然年纔  
五六那能書當進握筆不停手驚風颯颯蛟龍走  
掃盡萬籟三百張鐵畫銀鈎大如斗君不見東隣  
老翁生一子癡絕無才事紈綺從來紙筆不相親  
見此奇才應愧死

浮梁判簿華亭侯廷言繪官邸設二屏各書教語足資  
是忘日錄詩話卷之二

二十八

警惕其左曰員者被人譏方者被人忌不方與不  
員何以成其器至員莫如天至方莫如地天地之  
大也人猶有所議况我跡鄙流竊祿尸其位人或  
譏我員我員思以智人或忌我方我方思以義醒  
者彼自醒醉者彼自醉俯爾規矩中靈臺了無二  
其又曰物之香者莫如蘭物之清者莫如竹蘭香  
有於天下草竹清清於天下木彼疎果何物雜於  
蘭竹中小人之惡固可惡君子之德尚有容君不  
見仲尼尚遭陽虎怒孟軻曾被臧倉惡誰知造化  
本無私善惡難逃消長數

成都華陽陳處士愛成化間隱居以義自守文學宏博

官非賢不與接有臬使兩書召見輒逃不應臬使怒使人拘至將誼之處士從容以詩投曰折簡殷勤累見尋布衣寧敢謁朝簪明公有道持身正賤子無知感德深栢府風霜尊偉望柴門山水遂閑心雲泥兩地無勞顧魚應深淵鳥戀林臬使乃改禮遣之

建昌張兩山方伯恩歸自嶺南與樂平朱肅川太尹文選聯舟倡和過清灣兩山吟云輕篙短棹下清灣一抹嵐光四座環水底有天映水山前多樹樹連山忘機野鳥高應下卧煖沙鷗去復還却笑烟波江上客越南北路關關朱和云浩歌一曲下空窓日錄詩話卷之二 二十九

溪灣仰冀流光似轉環縱我酒豪拚歲月逼人詩債爲江山懶飛鳬鳥天遠去却架仙槎海上還歸到故園深絕處草堂長借白雲關兩山裳服初兩山嘗寓白沙驛聞

武廟北巡作詩曰龍馭奔胡戰膽寒男兒此去負衣冠半生大馬心無補幾夜風波夢未安愁極黃沙千里外望窮紅日五雲端網常一束無人任都說中原宇宙寬

張總戎戒子詩云銀燈剔盡自咨嗟富貴榮花有幾家紅日難消頭上雪黃金都是眼前花時來言語風行草運去田園水博沙寄與兒曹須勉力各人尋

箇活生涯

鄱陽丘草堂先生霽初錄遼東戎籍年十三題詩戎廳御史見之驚問遂入學弱冠登進士官刑部極有聲擢黃州知府改蘇州歸老於鄱自號草堂歸客長於詩宮保戴忞簡公珣執公詩云棧樸菁莪聖化寬人才如此古今難文章政事良民牧鸞鳳鷹鵠老法官吳楚有春歸脚早家山無主斷雲寒不堪鄉舊晨星淡愁絕西風淚幾彈

進賢舒梓溪大魁芬及第未幾即以言出爲福建提舉吟詩云金榜題名墨未乾寸心耿耿向長安

九重殿闕金門鎖萬里江山赤子寒午夜人爭推狗尾  
空窓日錄詩話卷之二 三十  
一封誰肯犯 龍顏鳳凰臺上歸宜早不作盲聾喑啞官

中丞湘川羅公鑒退居柳坪之上鑿池架亭名曰頽樂日處其間爲詩云亭中樂事與誰傳朱紫身閑更大年明月泛遊蘇軾後北窓高卧伏義前林泉茹飲貧無辱花木栽培靜有權一室蕭然無俗慮却疑身世是壺天又自爲記曰雨暘時若五谷登而百室寧可樂也一有水旱之災饑饉相仍民不聊生雖欲優游於此亭得乎民康而富四境晏然可樂也一有盜賊之發則軍旅興焉供億煩焉財力耗而禍亂生雖欲優游於此亭得乎白髮耄顏步

履康健眠食無恙可樂也一有災疾之侵精力衰而登陟難求一室之安不可得雖欲優游於此亭得乎昔溫公以獨樂名其園東節以安樂名其窩予非不知所嚮慕以名吾亭而必爲此者意識有在也

閔寧德少保林莊敏公聰初爲給事中言謫國子學正膏坐率性堂有書懷詩曰東風吹雪弄餘寒橫橫歌來興未闌

聖世誰云輕冷職菲材元不稱官官靈芸香煖圖書靜燼篆煙消午漏殘自笑此身宜懶散散冠塵土不須彈

通志日錄詩選卷之二

三十一

吳文正公訥爲御史時巡按貴州回三司遣人齎黃金百兩追送夔府公不答就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賊私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間庶而不激如此

都元敬自幼讀書講解必至究竟好與老儒先生游累試不就泊如也作文與揚君謙祝希哲齊名年始三十其紀志諸書積葉已至數十卷或聞事關古今之奇怪者必汲汲訪其地求其人得其詳乃歸不得則數日忘返其好古至此最喜濟人之急尤愛食客所有輒盡盡則解衣爲質故屢空焉一歲除夕絕糧作詩寄故人朱堯民曰歲云暮矣室蕭

然牢落生涯只舊種君肯太倉分一半免教人笑匱無煙堯民儲錢千文爲新歲之用遂分半贈之亦好義之士也

劉廷美余憲簿于仕宦惟愛作詩尤精書畫景泰天順間爲吳中詩人之最京師號爲劉八句年五十歲遂解組成化初邢公宥爲郡守以梅花求題賦絕句曰歲寒相見在天涯玉色珠光帶露華笑殺玄都狂道士種花何不種梅花邢得之喜

蕪湖胡灌字仲光舉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內閣試上苑閣鴟詩曰春日晴和欲醉人耳邊忽送一聲新似將明主三推意喚起良農四海春花鳥有情

僻好景雨腸無補愧微臣聽餘忽起江南思百畝沙田野水濱內閣以雨腸句爲讖已遂出爲戶部主事

狀江南鮑防詩云江南孟春天符葉大如錢白雪裝梅枝青袍似對田謝良輔云江南仲春天細雨浥如煙絲爲文昌柳布作石門泉嚴雅云江南李春天菱葉細如荻池邊草作徑湖上葉如船賈滄云江南孟夏天慈竹笋如編蜃氣爲樓閣蛙聲作管絃樊珣云江南仲夏時雨下如川蘆橘垂金彈井蕉坐白蓮范汀云江南李夏天身熱汗如泉蚊蚋成雷震架漿作水田鄭槩云江南孟秋天稻花白

如也素腕慚新藕殘粧如晚蓮沈仲昌云江南仲  
秋天鱗鼻大如船雷似樟亭浪苔爲界石錢劉著  
云江南李秋天果熟大如拳楓葉紅霞岸蘆花白  
浪天謝良輔云江南孟冬天荻穗軟如綿綠絹芭  
蕉裂黃金橘柚懸呂渭云江南仲冬天紫蔗節如  
鞭海將監作雪山用火耕田丘丹云江南李冬天  
江蟹大如鰻湖水龍爲鏡鑪風氣作煙右唐詩紀  
事所載蓋摘奇於諸作中爲聚錄於此江南之勝  
槩亦備矣

宋姚鑄守章貢郡人趙東野題跨牛圖詩贈之曰騎牛  
無笠又無蓑斷壠橫岡到處過燧日香風不常有

前村雨暗欲如何規之也後卒貶衡陽蘇州劉完  
庵鉦爲食事將致政有憲臣索題牧牛圖詩曰牧  
子驅牛去若飛免教風雨濕蓑衣回頭笑指桃林  
外多少牧牛人未歸憲臣亦感泣掛冠去

杜東原作耕餘錄有吊張士誠詩云天星夜落水犀軍  
又見吳堇走鹿群睥睨金湯空自固倉皇珠玉竟  
俱焚將軍只合田橫死國士嗟無豫讓聞風兩年  
年寒食節麥孟誰上大妃贊不載爲何人所作疑  
當時有感於士誠者

蘇人劉草窓先生爲御醫侍作鍾馗詩而鮑庵吳文定  
公在南雍時亦嘗賦之聲溢兩都今文定詩見集

中而革窓詩無聞矣予故識之以示知者劉詩云  
長空朔雲夜風起不忿成群跳狂鬼倒提三尺黃  
河水血洒蓮花舞秋水飛螢負火明月羞櫟窠影  
黑帶鵲鵲綠袍烏帽逞行事磔腦割腸天亦愁中  
有巨妖誅未得盡駕鸛輪驅霹靂如何袖手便忘  
機回首東方又生白

占城使人入貢詩其初發云行盡河橋柳色邊片帆高  
掛遠朝天未行先識歸心早應是燕山有杜鵑其  
揚州對客云三月維揚富風景暫留佳客與同床  
黃昏二十四橋月白髮三千餘丈霜玉句詩聞賢  
太守紅蓮書寄好文章欲尋何遜舊東閣落盡梅

花空斷腸其江樓留別云青嶂樓接遠人送客此  
經過西風揚子江邊柳落葉不如離思多又嘗寓  
蘇之天王堂欄前見蜀葵花問何名人給之以一  
丈紅花即題云花於木槿渾相似葉比芙蓉只一  
般五尺欄杆遮不盡獨留一半與人看

蘇人葛可父當元季時舉鄉薦後以醫名至令人稱其  
神術多傳習之可父善射一日挽弓內傷命其子  
以大黃四兩置諸劊中子損其半進之既愈察病  
未盡除問其子知損去半嘆曰吾明年疾作當不  
起矣及期果卒葛應雷者可父從姪也以名醫仕  
元浙江醫學提舉金華黃縉爲撰墓誌銘有云公

論賢當視時盛衰劉守真張子和輩值金人強盛  
民悍氣剛故多用宜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  
飢饉相仍民困志勞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出多加  
補益之功宋之季年醫者大抵務守護元氣而不  
識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其  
變也予嘗執此可以論治

吉水江頭繫客舟緬懷丞相舊風流堂堂大義勤王日  
耿耿孤忠就死秋北伐自期終復漢東征誰謂竟  
亡周一身獨任綱常責戴南冠學楚囚此弘治  
間安南使過吉水吊文丞相詩也聞之黃布政衷  
云

韓葉毅公雅招友人賞雪不至乃以詩促之云南征五  
載不見雪今見江鄉臘雪飛老我不禁清興發故  
人何事賞心違包含梅柳春無跡照耀乾坤夜有  
輝預想來將須秉燭瓊瑤還觀馬蹄歸識者惟讀  
後聯二句即可以知公之才力事功矣

予嘗得元僧雪岩外集畧記數語其題買田券云賣與  
買人誰是主一犁春雨兩鷄鳴鐮工云一聲鐮子  
榮秋蟬門內老僧驚晝眠毫髮盡時髦髮在夕陽  
芳草自芊芊皆可人意

揚龜山廟祀在常州頃有豪家欲奪其地者郡守公行  
香日題詩壁間豪家愧而寢焉詩曰瓣香覓路拜

龜山獨立斜陽未忍還廟貌儼如生氣在斷碑惟  
見蘚苔班道傳伊洛名千古迹寄毘陵屋半間黃  
鳥不知誰是主隔林猶自語間關

李義甫諫烏詩上林無限樹不借一枝棲唐太宗曰與  
卿全樹何止一枝宋楊大年不與後苑曲宴詩遂  
榮咫尺無由到始信仙凡迥不同宋真宗聞之令  
預曉宴此詩人之遇者也若戚幼文吹皺一池春  
水之句見罪於中主李遠惟消一局碁之句孟浩  
然不才明主棄之句見棄於宣玄又何詩之病人  
也至於空果落無泥庭草無人隨意綠則貽禍殺  
身而後已詩何爲哉

吳隱士陳完檢討繼子也嘗跋元僧覺隱詩卷謂覺隱  
名文誠字道元浙人也與笑隱許公天隱至公皆  
以詩自豪相頌頌時號三隱覺隱隱起云花下拋  
書枕石眠起來閑漱竹間泉小窓石鼎天猶煖殘  
燼時飄一縷烟江亭秋晚云獨倚清江秋思長晚  
潮初上水亭涼海門風起雙鸞暝一抹銀花湧夕  
陽又云藤枯權老樹石裂磳深溪陰洞水聲合短  
垣松影齊欄間知徑遠山迥覺梅低忽爾破孤寂  
嶺猿清晝啼

東坡云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康節云花  
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康節壯而東坡

怯

吳白樓先生少題赤壁圖詩云宋家學士愛風流赤壁磯頭作勝遊明月在天天在水玉簫吹徹露華秋識者已占其爲翰林之具

喬家宰宇作賀人生子詩問時晚散龍墀後紀月春分昂宿中蓋子以二月望日寅時也士林服其精細爭傳誦之

江陰卞郎中榮嘉興姚御史綬皆一時詩人嘗集古句聯老妓云天涯歸計欲如何記得雲間第一歌氣力已無心尚在髻毛白盡興還多池邊命酒憐風雨洞口經春長薜蘿留得舊時殘錦在往來星騎

一相過

蘇郡守揚貢以民間多隱田於是爲丈量之法有投揚守詩者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蒼海與青天如今郡有閑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揚爲察法

十友十二客宋魯端伯以十花爲十友各爲之詞茶蘼韻友茉莉雅友瑞香殊友荷花浮友巖桂仙友海棠名友菊花佳友芍藥艷友梅花清友梔子禪友張敏叔以十二花爲十二客各詩一章牡丹賞客梅清客菊壽客瑞香佳客丁香素客蘭幽客蓮靜客茶蘼雅客桂仙客薔薇野客茉莉遠客芍藥近客

有人題趙子昂胡馬圖曰塞馬肥時首宿枯奚官早已着貂狐可憐松雪當年筆不識檀溪寫的盧

夏忠靖公原吉嘗得

賜古硯冬月僕炙冰破損甚恐公知召喻之曰受

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遂釋之又嘗於驛中天甚寒驛

人偶焚襖襪公知笑曰使襪何用不加責且以其

所遺者賜之又詠靖首詩後四句云歸飽歷風霜

古默默深承雨露滋寄語群飛諸燕雀好來相近

莫相疑人議公太和蓋性度寬大其言如此

清江張侍御公鐸以進士巡閱宣德初督銀場於寧德

崇學校禮師儒嘗堂試詩生作諸曰一鳥不鳴賢

舍幽東風簷外彩雲流對枚多士胸襟止纖錦何

人手段優應有長公當避舍縱非釋子也低頭六

經仁義如周道分付諸君莫浪求既試品高下優

獎賞士皆爭奮政暇與士夫觴咏往來不計勢分

嘗拓地築池架亭曰觀瀾又建閣脩齋無鑄銅

鐘鼎造祭器百度一新時年甫二十四少年有爲

寧人至今頌其功

徐芳公字明善鄱陽人至正間任江西等處提舉嘗奉

使交趾國其王子陳日炫聞公善詩舉卮酒立召

索吟公遂口占云乘傳入南中雲章照海紅天邊

龍虎氣南徼馬牛風日月八荒燭車書萬里同丹



青入王會茅土祚無窮日炫達納款奉貢公聲名大振

程瑞饒人也詠梅詩云清淺溪橋水短長籬外枝這步風骨異瘦盡古今詩此可以想見其清才峻節云樂平彭福字綏之舉進士守泰州直道忤時歸家有故舊新登進士第者歸饒綏之具酌邀之值微雨累速不至綏之遺以詩云倘來名利若將塵何事痴兒大認真咫尺泥塗行不得山陰雪夜是何人是詩亦足以戒新即君之輕狂

宋建炎三年洪忠宣公以行人充金國通問使至金被執公不屈窘辱百端移太原遷雲中遙冷山公節

卷之二

三十九

愈礪嘗伺二帝起居有挑梨栗麵之獻又密以康王即位事聞後有金大臣悞室延公訓其子公亦資館穀焉一日悟室壽旦使其子求公之詩爲祝公作詩云久持使節傍門庭薄命猶賒五鼎烹飪乳幾時歸北海鴈書何日到京城莫言地廣頻脩怨當念民勞早戢兵國寶善隣君寶信坐膺難老見昇平雖在流離中畧無卑屈於此可見

餘干甘崖胡先生名彥初

國初人予嘗愛誦其詩如讀項羽傳云慷慨吳中始避讐入關先奮五諸侯繡衣已失韓生說玉斗終傷亞父謀漢業百年真主出楚歌半夜美人愁英

雄失道窮途哭亭長相期謾艤舟征婦吟云嗚咽秦關隴水流征人何事不生愁孤燈絡緯重門夜雙杵梧桐小院秋錦字題書封更懶金錢問卜語還羞裁衣欲就憑誰寄胡鴈啼霜又過樓亦饒之詩伯也

弘治間樂平有趙尹考滿還任邑中士夫皆趨迓之時泰州守彭公福獨以詩投之云泊陽纔駐使君標本欲趨迎懶折腰莫恠野人疎禮節好從揚畫說陽喬人皆莫喻其意一日編脩程念齋見之笑曰綏之譏我邑中人深矣蓋用史子賤事也考之劉向說苑子賤爲單父宰過於楊書曰子亦有以送

卷之二

四十一

僕乎書曰諾吾山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馬請以送子子賤曰奈何書曰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喬也其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迎之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揚書所謂陽喬者至矣陽喬不釣而來喻士之不招而至者也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人亦占彭之介程之博也

莆田林見素先生成化間以部署言計曉事謫姚安士林傳之渡楊子江詩云親見

朝廷政令新小臣何事浪憂民一言雖忤



九重意萬死猶存七尺身沙畔白鷗閑待我鏡中華鬢  
苦催人十年楊子江三渡此日何勞更問津初貶  
時有園子生用李時中贈唐子方韵送之八千里  
外奉爲遠三十名成始是難自信孤忠能報國誰  
憐赤手可移山沙門有地黃金盡溝壑無田白骨  
寒愧我布衣空引領

九重何日詔君還

前輩風致請詢陳司業梵月出南都河上交冰未江南  
下雪無道途多跋涉塵土著夢須下馬須煎滌呼  
兒送一壺此詩楊閣老士奇知陳司成敬宗自南  
京考滿來京將至先令其子迎于道分贈黃封一

蓬窓日錄詩卷之二

四十二

臺而備此詩一時傳者爲額聯有相臣體更於友  
誼之隆錫然見於詞表可以爲後人法又以見前  
輩之風致云

程篁墩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公名敏  
政字克勤新安人弘治己未會試爲主考被誣臺  
諫屢上章以請上以公爲舊宮僚且素知公名屢  
下

詔慰留之公懇辭解職章三上遂獲致政然感不平之  
憤疾作而薨後京師有雪夜祈仙者公降筆云雪  
夜因與東坡蘇子游聞有請降仙者予謫仙之流  
也事之不偶殆有甚焉詩以記之詩云江山何日

許重來白骨青林事可哀吾黨莫言清夢遠海東

夜夜有蓬萊入曰紫閣功名近已休文章空有壓  
儒流孤忠敢計懸天日浩氣還應射斗牛蘇子直  
松遭毀謗杜陵芳草與窮愁乾坤不盡江流意回  
首青山一故丘又詩云斯文今古不堪哀道學真  
傳已作灰鴻鴈求高羅網合麒麟偶見信時猜迅  
雷不啻金騰策戴電誰知武庫才此氣那同芳草  
公渾淪來往共盈虧其辭氣超絕允類平生所作  
公傳學負才氣故人多忌之後有人悼章云高官  
傳學可辭誣一疾長徂只悼嗟君子不知蠅有惡  
小人寧信玉無瑕聖恩浩浩湯除網帝極茫茫鬼

蓬窓日錄詩卷之二

四十二

載車歸把餘文殉身墓者從地下發光華

少保大司馬錢塘于愍肅公謙景泰初監脩京城時見  
石灰因而口占一絕云千拋萬鑿出深山大火坑  
中鍊爾顏粉骨碎身皆不顧自留辛苦在人間後  
公因主易儲懽致大禍此詩預爲之讖也

郡人盛景允高初爲御史有聲後奏事被譴爲某處典  
史未幾陞某處知縣所至皆有水山之勝爲詩曰  
性懶才疎官亦拙天然處處有青山銓司頗信爲  
知命一度遷移二度閑甚有怨而不怒之意

禮侍節齋林先生誌祖清避元不仕變姓名匿居山寺  
會府公檢問寺中見清詰問且曰能詩乎曰頗能

即以冊號八音命爲詩應聲曰金紫何曾一掛懷  
石田節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桃雲嶺  
上來匏實曉收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筆除一  
點浮雲慮木筆題詩酒數杯府公驚羨遂與爲友  
政暇輒携酒過飲倡和移日一日忽論海濱人物  
因曰若林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林不覺有  
感府公曰公殆林清耶林曰若清者公安得見之  
此吾所以有感也相與盡醉而罷明日林竟去之  
府公再往訪之不見多方物色終不見矣

三山鄭汝昂善詩且多滑稽嘗寄親戚令廣東者一絕  
云三尺兒童事未諳饑來強扯我藍衫老妻牽住  
遂寤日錄詩話卷之三

輕輕語參正脩書去嶺南可謂善曉人者

吉水縉紳鮮學士七歲時其母孀苦於里胥催徵之  
急解具訴於縣宰併系以詩曰母在家中守父憂  
却教兒子訴原由他年諒有相逢日好把春風判  
筆頭邑宰意其假手於人即指堂邊小松爲題令  
再賦應聲曰小小青松未出欄枝枝葉葉耐霜寒如  
今正好低頭看他日榮天仰面難邑宰大奇之遂  
蠲其稅

江右郭清狂題武昌竹簾門外一律云夜飲江樓水氣  
涼管絃成列麝蘭香古今風月憑誰管湖海煙花  
笑我狂金鳳劈瓜供酒渴瓦盆承露浣詩腸東樓

楊柳西樓月曾擲千金醉幾場翠館賦詠此殆絕  
倡歎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軒  
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倚方謂勢可誇  
勢亦有時歇禍或來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  
譴此張東海有感之作仕宦子弟宜書諸紳

弘治中有老儒以貢授校官翰林題白頭翁畫送之云  
幽谷多年滯羽翰泮林今借一枝安世人莫笑頭  
空白看盡春花雨後殘此詩頗有意致

僧無夢嘗在府畿村落中求化手持大木牌題詩二絕  
曰心爲車分身爲轆車動轆隨何意息交梨火棗  
是日錄詩話卷之三

是誰無自是不爲荆與棘身爲客芳心爲主主人  
和平客安堵若還客主不康寧精神必定隨君去  
正心養生之法不過如此可爲終身誦之

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粗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  
不成一事又空枝此可以爲華而不實秀而無用  
之戒宋王文康公詩也公之事業可見矣

景佑中華州張源作絕句云太公年登八十餘文王一  
見使同車如今若向江邊釣也被官中配有魚其  
後元昊叛關中有長者六七十年蓋源從之而不  
知然則劇孟李左車樊若水輩有國家者皆欲收  
羅之而留資外侮寧非深遠慮哉

馮道云窮達皆由命何勞發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  
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公觀此理天道  
甚分明又曰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維達者之言至於朝晉暮唐謂之行好事無諸惡  
作未也

張文公齊賢戒子曰慎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  
西遵守人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此  
第一如端的天應降吉祥陽明王伯安先生教小兒  
語云

謝輝名宦陳佑懷百泉云功名場上日奔忙北去南來  
去五霜海嶽厚恩暫未報專隨佳興偶難忘一身

自覺妨賢路萬事宜收入醉鄉塵土滿纓思一濯  
蘇門山下有滄浪

宋仁宗之仁愛厚澤及人難以言罄有人過昭陵詩云  
農桑不擾歲華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  
夢覺東風吹淚過昭陵

落星依遠戍斜月伴平林梁元帝句也故鄉一水隔風  
烟兩岸通陳後主句也唐人高處始能及之見五  
代新說

楚辭招魂一篇宋玉所作其辭豈許醜秀先驅枚馬而  
走僵班揚千古之希聲也大招一篇景差所作體  
製雖同而寒儉促迫力迫而不及昭明文選獨取

招魂而遺大招有見哉朱子謂大招平淡醇古不  
爲詞人浮艷之態而近於儒者窮理之學蓋取其  
尚三王尚賢士之語也

古人嘗以成語彙括作對偶若出於天成者如東坡吾  
亦愛吾廬卿自用卿法愧無琴瑟旨酒樂我佳賓  
所喜直諒多聞稱爲益友宋頌膺詔惟膺象日月  
生辰乃能成歲自侯甸男邦采衛欲要同文何以  
報之青玉案我姑酌被黃金壘龔尹謝丞啓生民  
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天下之士豈復賢於周公張  
安國自撫州移蘇謝表雖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然  
以小易大是誠何心王履謫居八桂作青詞萬里

江墳草木牛羊之踐履百年鄉社室家風雨之飄  
搖張柳賀洪舍人廣厦細旃備唐虞之聖道珍屋  
秘館冠臯伊之倫魁又雖進退必以其道然功烈  
如此其卑宋人上已請啓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  
多麗人一觴一飲會稽山陰脩禊事良辰美景賞  
心樂事四美難併崇岡峻嶺脩竹茂林群賢畢集  
張敬夫答教官啓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  
告之曰亦仁義而已矣近吳文定公爲何令却金  
疏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辭十而受萬是爲欲  
富乎管仲之器小哉周公之功大矣何許子之不  
憚煩知虞公之不可諫

高良齋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農作生涯也  
塘多放旋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  
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開非閑事都休管渴飲清泉  
因飲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  
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白飯鵝  
鴨成群猪羊滿園官稅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人  
值錢千萬氣象雍泰時不易逢若彼旱潦相仍飢  
餓憔悴如聶夷中所云寧不惻然耶

人有殘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之必千金至  
於目與真景會則略不加喜母乃貴偽而賤真耶  
求樂之真今日正在我輩春雪既霽春風亦和或

遠窓日錄詩說卷之二

四一七

坐釣於鷗邊或行歌於陂外百年曄息惟樂幾何  
有核盃盤隨意所命母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盃  
勇而前此文殊清新向予避兵雲間泗濱時其地  
有林泉之勝而無烽燧之虞同時嘉遯者皆文人  
高士因倣司馬溫公故事俾予作約語云百歲光  
陰萬物乃天地逆旅四時行樂我輩亦風月主人  
幸居同泗水之濱况地接九山之勝儘可傍花隨  
柳庶幾游目騁懷節序騷騷莫負芒屨竹杖盃盤  
草草何慚野藪山肴雖云一餉之清惟亦是百年  
之嘉話敢煩同志互作遨頭慨元祐之耆英衣冠  
遠矣集永和之少長觴咏依然訂約既勤踐言弗

替用附於此以見真率之會不讓遊山之樂也

陶九成云余家天台萬山中茅屋可以庇風雨石田可  
以具醴粥雖行江海上而泉石草木之勝未嘗不  
在夢寐時見也偶讀廬陵羅景綸大經所著鶴林  
玉露有曰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  
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落滿逕門  
無剥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  
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  
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  
撫松竹與麝香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  
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

遠窓日錄詩說卷之二

四一八

飯欣然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長所藏  
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  
一兩段再烹茗若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  
問桑麻說秬稌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  
鉤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數變  
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  
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絕妙然識其妙者蓋少彼  
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滾滾馬頭塵  
匆匆駒隙影耳鳥知其妙哉東坡所謂無事此靜  
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  
已多乎此羅君語也余蓋亦知此妙矣矣風塵傾

洞射虎咬人幾賦歸與之詩計無所得又未知何  
日可以遂吾志掩卷三嘆易曰觀頤觀其自養也  
康節詩云老年軀體素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盡  
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此自養之旨也  
善自養如鶴林斯可以佚老矣

天順間有周岐鳳者江陰人巧黠無與比身兼百技溺  
意方術神怪變幻眩駭耳目而恣爲不肖之務故  
人皆畏而遠之既死友人偶召箕周忽至運箕如  
飛頃刻數百言其詩曰銀河斜斜星斗橫銅壺漏  
滴將三更一天明月半輪小三山踏宵烟冥冥我  
在三山樂樽酒人間故人淹病久須臾符命至三

蘇東坡詩集卷之三

四十九

山旁我凌風速於走昨夜告神神不靈我爲故人  
行不停靈方肘腋我還有人何處芳心情追憶  
當年曾會面安亭風月常相見我心不樂人不知  
欲赴金臺奏金殿誰知天數竟淪亡吁嗟不得歸  
故鄉今宵月夜秉明燭又說前生真可傷長記留  
連在芸屋諸公相親伴幽獨從容交處二十年可  
憐嬉戲成悲哭秋官與我且淡交出帑何當贈棺  
木英豪壯氣死還存何事淒淒在鬼錄孤魂飄飄  
無所依萬里山川人不歸夕陽芳草暮春候忍聽  
杜宇花稍啼番思昔寓塗途日一時念錯言難出  
此時儂家太不仁言悖出芳亦悖入如今往事且

蘇東坡詩集卷之三

五十

莫談水流花落月當三殷吳二公非常容風流儒  
雅皆青衫雲間士龍何足數崑同片玉可爲伍一  
笑壇前識表儀未足相從論今古月明如此良夜  
何作詩相贈君且歌君歌我詩下忍聽兩行清淚  
空滂沱漢明芸屋陶良玉京都及今幾回祿宗範  
舉人喜無事爲我傳言與親屬朗吟壇前夜欲關  
丹青寫與期平安菊莊老人此老病翻胃病實由  
胃寒批杷葉芳白豆蔻紫蘇子芳莫用繆良姜官  
桂用夢湏厚朴陳皮爲功奏半夏換御白茯苓沉  
香丁皮皆用輕白芥藿香吐聖藥杵頭糠芳尋至  
城三片生姜兩枚棗切切分明向君道人參乃是  
佐使藥食前一服沉痾好土地顧公也是神君有  
誠心莫負盟君心有誠祈必應縱然虛誕何須評  
我欲歸芳笛三弄神仙假我脩真洞題詩今夜是  
何人江湖散人周岐鳳  
國初吳人戴文祥素閑道術嘗隱堯峰山鳩建一草  
樓荆垣竹扉聊以自適凡道流會集靡不招致一  
日有二藍袍作訪文祥延之登樓出山家常具飲  
食之酒罄一人曰吾有詩文祥速出紙筆書云雲  
英英兮出山阜倏爲白衣忽蒼狗月皎皎兮照青  
澄波光亂擊金蛇走浮雲飛盡或無踪明月西沉  
還自有雲來月去本無期我與乾坤共長久書訖

又一人曰吾亦有詩以記此樓之勝書云姑蘇勝  
景清且幽樓臺毓秀世莫作比屋鱗接民君稠中  
有飄緲之層樓朱簾高控珊瑚鉤芙蓉朵朵侵人  
眸樓中老翁復何求配顏華髮雲錦裘樓前臺石  
成林立左圖右史日校讐一壺不到風颺颺蓬萊  
三山聊與傳四時行焉春復秋金風蕭爽暑氣收  
海變桑田是盡頭蓬屋今添第一籌南極耿耿當  
空浮華筵羅列珍羞羞望中嘉客總貴游錦錦環  
珮鳴琳球葡萄酒泛黃金甌賓主相洽頻勸酌清  
歌暢飲樂未休僊翁福慶殊悠悠書訖擲筆於地  
遂行文梓疾覽之有耕父見二道前去一人吹鐵

笛一人撫掌而和忽不見矣

桃花仕女紹興上舍葛棠狂士也博學能文每下筆千  
餘言未嘗就稿恒慕陶潛李白之爲人事輒效之  
景泰辛未築一亭於園角其亭曰風月平分旦夕  
浩歌縱酒以自適焉亭壁張一桃花仕女古畫棠  
對之戲曰誠得是女律觴豈吝千金夜飲半酣見  
一美姬進曰久識上舍詞章之士日間重辱垂念  
茲特歌以侑觴棠略不計真僞曰吾欲一杯一詠  
姬乃連諫百絕如云梳成鬆髻出簾遲折得桃花  
三兩枝欲插上頭還住手適從人問可相宜慙慙  
歛梳捲紗衾玉腕斜籠一串金夢裡自家搔髮髮

索即抽蒲鳳凰簪家住東吳白石磯門前流水沈  
羅衣朝來繫着木蘭棹開看鴛鴦作對飛石頭城  
外是江灘灘上行舟多少難朝信有時還又至郎  
舟一去幾時還淅陽南上不通潮却算遊程歲日  
遙明月斷魂清露露玉人何處教吹簫山桃花開  
紅更紅朝朝愁雨又愁風花開花謝難相見懊恨  
無邊總是空西湖荷葉綠盈盈露重風多蕩漾輕  
倒折荷枝絲不斷露珠易散似郎情芙蓉肌肉綠  
雲鬟幾許幽情話欲難聞說春來倍惆悵莫教長  
袖倚欄杆餘情皆忘之矣棠沉醉而卧曉間視畫上  
忽不見仕女少焉復在棠大異即碎裂之

嘉靖五年七月寧德早甚邑民禱雨西山龍湫

疏文未善投之湏臾別浮片紙取視之乃元至正  
間禱雨文也其辭曰某等俯陳蟻悃仰瀆龍顏乞  
鑒凡心願舒聖聖言念生居在世治本於農蒙天  
地覆載之恩感雨露滋濡之德春耕夏耨敢辭奎  
足之勤秋穫冬藏實切資身之望不期茲歲忽值  
恒暘爰從九夏之初逮及三秋之始已經六旬不  
雨思見千里揚塵石燕停飛商羊絕舞致泉源之  
既竭慨旱魃之爲凶知作孽自我蒸民故降災實  
由上帝爰深脩省特致禱祈虔取某時恭詣龍湫  
恪求聖水願施甘雨稍救枯苗伏願龍顏大悅賜

消滴於金瓶龜圻全消需露沱於龍畝膏副實栗  
之詠預占大有之祥垂佑我民廷續乃命云云衆  
爲誦之酒吏大雨如注

王恭襄公題晉溪別墅曰家山誰用買山錢竹塢當溪  
亦勝綠菴舊池通蘋葉水垂楊門俯稻花田烟霞  
拍塞藏詩橐鷗鷺將迎載酒舡我已得歸寧更出  
北庭休勒草堂篇崇福田莊曰小雨纔收煖更晴  
荀與輕度碧沙平塍間有地皆流水寺外無山不  
遠城蒲茁炊香晨饌美藤枝數影午樽清會須盡  
滌京塵泥更待他年結攬成

佳節每從愁裡過壯心偶傍醉中來蘇老泉詩也

蓬窓日錄詩錄卷之三

五十三

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

混沌以來惟此老乾坤之外更無山

潘留崔詩

開闢以來元有此蓬萊之外更無山

莊定山詩

簾垂知日永柳靜覺風微邵康節之詩

獨呼明月長陪醉不負青天早放閑司馬重門懸

春風浪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趙子昂題迎月樓

點

雲日明松雪溪山進晚風人行圖畫裏鳥度醉吟中

勸君更盡一杯酒與尔同消萬古愁

雨意欲晴山鳥樂寒聲初到井梧知

架有春風筆門無暮夜金

野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

木葉下時秋已半野禽啼處月初生

潮逢谷水難興浪月到雲間便不明 古有此語

蓬窓日錄詩錄卷之三

五十四

蓬窓日錄卷之八



蓬窓日錄後語

陳全之曰余自庚子觀光上國晨途  
夕舟風江雨湖歷觀時事遍窺陳迹  
凡得見聞雅喜抄錄或搜之遺編斷  
簡或採之往行前言上至

聖神帝王吟咏下至闕閭閭里碎言  
而衽席晤談遠而裔戎限畧歲積月  
盛篇盈帙滿不覺瑣屑涉乎繁蕪亭

蓬窓日錄序

亥官南宮剛其稿庚申轉蘆滄重訂  
之釐爲八卷曰寰宇曰世務曰事紀  
曰詩談題曰蓬窓日錄錄之云者日  
漫述之而已不能與也自資攷閱畧  
比裨史旣而憮然曰此糟粕耳於心  
身果何益意吾過矣哉叅藩晉陽携  
以自隨甲子夏五巡歷三關至寧武  
出此以證邊徼若有符合吳君節推

見而讀之乙丑仲春來告云祁尹岳  
木已毀于梓不肖業已乞言于

後菴朱先生序之矣余憮然曰吾方  
以無益心身爲懼而子乃加災于木  
意吾之過何以自改哉

嘉靖乙丑秋八月望後一日閩中陳

全之書于文水之紫薇行臺

太原府推官吳一琴

祁縣知縣岳木

訓導張孔時

校正

後序終



蓬窗日錄八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陳全之撰全之字粹仲閩縣人萬厯甲辰進士

是編分世務寰宇詩談事紀四門門各二卷世務

一門多可採寰宇一門頗叅輿記陳言詩談事紀

則更傷很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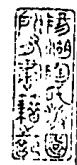
歐餘漫錄十三卷

〔明〕閔元衡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歐餘漫錄  
十二卷《提要》

歐餘漫錄叙



丙午雪夜與衲子一二輩吹楮  
枰火擁曲几床煨芋斫朮迥然  
人表久之抽裹帙中書無可讀  
者因出歐餘漫錄覆視之迺相  
一

陳叙

欣賞一衲子笑曰正如撥爐得  
拳大黃獨雋快不可言余曰否  
更有進者此鄴侯向唐天子所  
敬蒸梨耳歐餘錄者擬自吳興  
閔康侯康侯精公車言賦跋詞

場於少年無兩居恒閉關縱讀  
天下書檢括洗滌筆舌縱橫上  
自六經旁及九家二氏以至先  
民話言朝家故寔甚而山剽冢  
刻牛蛇鬼豕虫魚之變無不反

陳叙

二

覆推勘如老吏獄如網宗禪如  
戶婚按檢如軍符尺藉非博之  
難其精覈難也三吳好佻香艷  
有餘而深造不足世家子弟非  
格五博六則鄭斗勝觚即最踰

知名之士排蕩通率取意于大  
人游及少年行而止矣康侯為  
宗伯名德之後才情橫溢顧能  
頻首而就千秋即歐餘一錄不  
能盡康侯名山之副然而宏辨

陳叙

三

淹雅小者可以佐鼓掌挺解頤  
其精者即裴僕射談名理張司  
空論史事不能以麈尾難也余  
山居薄有撰述不足傳而為它  
氏竄入偽書幾大半讀歐餘錄

彌恨無以當康侯而康侯固邀  
余一言弁其首且訂異日為百  
尺樓上語余何能藏拙則姑倣  
蘓門子喲然長視數問不對康  
侯其柰我何

陳叙

四

友人陳繼儒撰



書歐餘湯錄

古小說家蓋出於稗官街談巷  
語道聃達說者之所造也漢魏  
文志六藝九種凡百三家僅三千餘  
篇而小說十五家乃至千三百八十

序

一

篇其多如此歷世寔遠莫可攷  
見唐宋以來作者猥衆大都委  
瑣不經往、居半祇於睡餘語  
隙酒杯流行為一勞之助而已溫  
公修通鑑為人倫之極鏡非心論

弗如然如鬼書武三思之門血凝  
楊謹於之墓以其可為鑒也即  
小說而備采之善乎太史遷之言  
天道恢、談言激中亦可以解禁  
豈不信哉吳興閔君康侯英年  
績學樂善好在每有見聞輒  
登之錄纏、言糾傳聞  
之謠補史乘之闕闡先世之輟  
事拾名賢之偉撰此古稱有  
為而作者雖典常儼詭聞見迭

出与尋常裨官者流異矣昔  
劉原父簡王滌父云足下乃原父  
不好小說任作端士貢父自看小  
說不害為通人然則通人端士  
合而為一人者必康侯也夫

亭

三

萬曆丙午秋澹園居士焦竑書



歐餘湯錄總目

卷第一

南唐

後出師表

屈原傳

支心易

漢高帝二事

田錫焚疏

乞句

合葬墓誌

老子

讓譙允南文

有引

又論

養高錄

歐餘湯錄

機目

學生

卷第二

書雲仙雜記後

款識

尺短寸長

論甘陳功罪

貯梅水法

雁不銜蘆

宋高孝二宗

誌銘變體

吳興山水

馮道張昭

善不易言

楊用修

披覽不如接談

蔡我齋立言見道

孫太初逸詩

駁蘇穎濱三國論

夏畦子改正耳譚沈休文女紀事

營求不必諱

卷第三

論吳詠

與趙魯珍

韓李闢邪

學官

蘇長公善學

所識窮乏者得我

歐餘湯錄

上

延生說

夏畦子論誌狀表體

慎交

與魯珍論改經

吳明卿手牘

再紀太初逸詩

書續綱目五事

增定玉壺冰後語

蹈襲自分軒輊

卷第四

歸去來辭

閨中良友

與鮑仲孺論詩并求太白山人未刻藁

滕甫辨謗書

先太宗伯公逸藁

簡吳允兆先生

允兆復

曹吳倡和禽語

鄭莊初無心殺弟

五燈會元佛祖禪宗本支世系圖引

卷第五

讀李泰伯袁州學記

名家詩文命題不苟

弇州近涼舉生

古今之富不同

歐餘湯錄

總目

王

漢文如唐詩有三等

三紀太初逸詩

與吳允兆

允兆復

允兆再復

書癖

名公雅諺

姚海屋哀輯諸家葬錄

邵武府君不阿權相

勝國葬法

金聲玉振集誤

卷第六

何大復

夏畦子偶題錢叔寶赤壁圖

金刀記略

有引

松陵處婦二難

龍西谿念奴嬌詞

收輯孫劉遺藁

坦翁留意後名

左編例失權衡

四行各能生火

夏畦子薜荔辨

食少事煩

聞雞起舞

二趙謚音相系

會典士民便覽

歐餘湯錄

總目

甲

卷第七

常熟二碑

乾象

遊名山記跋

永陵信史

先公及董蔡二公和箬溪公夏日登樓望

太湖詩

卷第八

陳思王煮豈詩

彈正張解元表誤

神道大編壬宗序

周天緯度

井田可以禦虜治河

作文作字俱以氣爲先

聖祖儉約

類次書肆說鈴序

鶴田券

延年延壽同名異姓類考

昭余兄贈歐餘生解

董然明爲誄歐餘

卷第九

歐餘湯錄

卷目

五二四

翟公不達

四紀太初逸詩

書王海日坦翁紹興去思碑記後

再紀先公逸藁

弁陽老人

雲霓

書潛穎錄後

丹陽道

泰安香

焦澹園先生仲秋贈別

退之非自誣窺竊

文廟禮樂

序選坦上翁集

吳江長橋

貢行分試

卷第十

士夫相見序立禮

果木

漢獻宜稱愍帝

士夫名刺

陳眉公跋米元章畫文德皇后遺履圖

眉公答夏畦子書

夏畦子論婚姻六禮

虎丘

張子野

浙志

歐餘湯錄

總目

本

卷之十一

與劉誠季

簡葉寅所先生

寅所復

筆錄同事異名

表屬尊行議

祖車騎字誤

夏畦子讀俞仲蔚遊馬鞍山記

題坦翁詩卷贈焦太史

簡謝焦太史

太史復

書甘泉先生誌銘後



五紀太初逸詩

卷之十二

再奉寅所先生

寅所復

許允娶婦吟

常棣

書續得坦翁遺文及甘泉詩集

馮氏母子烈孝贊

髯僊四詞誤竄唐集

鍾許不情嫁娶

姚叔子山居小像贊

與允兆先生

允兆復

歐餘湯錄

總目

七

香圓圖贊

荅謝允兆

歐餘湯錄卷第一

烏程閔元衡

南唐

漢獻革命之會昭烈以中山王裔正位成都陳壽曰進讐魏上非計也故其志以天子之號予魏而以列國待蜀司馬氏作通鑑仍其舊文自綱目出而炎漢相傳之統正矣以余所覩南唐書及江南別錄竊慨綱目猶有未然書錄載烈祖昇唐憲宗五世孫少孤爲徐溫養子長爲樓船指揮歷封齊王吳天祚二年受吳讓皇禪改元昇元其三年復姓李氏國號唐尊高祖建王恪以下爲四親廟以神堯配享南郊則事實與昭烈並駕迺綱目於其正位之日不大書如正統例而猶分註何明於予漢而暗於予唐也想宋承周後予唐則周與宋俱屬列國故有所避乎而不敢書噫名位所在臣子顧安得有所避乎

葵丹虜也石晉方以父事迺遣使來聘以兄  
禮事唐彼蓋習見唐之威靈聞後裔在南尊之  
不敢與他國齒夫戎狄且知正統如此而況身  
出禮義之鄉者奈何以嫌忌爲哉竊意宜以烈  
祖準昭烈之例於受禪更姓之後紹李唐之統  
至後主交泰元年去帝稱主奉周顯德之號或  
不得已而夷爲列國亦庶乎其可也

後出師表

歐餘濤錄

卷一

上

夏畦子謂余曰後出師表非武侯筆也侯在隆  
中已知三分鼎立之勢故告先主一則以操不  
可與爭鋒再則以權可以爲援而不可圖及所  
藉以成霸業與漢室者則惟跨有荆益撫和戎  
越而已豈有身試百戰尚發漢賊不兩立王業  
不偏安語乎又六未解其三其四總是不及曹  
操一意其二更無着落且蜀志本傳止有一表  
初不稱前亦無稱後惟註據張儼默記迺有此

表其爲贗也可知蓋當作志之時已多誣僞故  
陳壽獨於傳後開計孔明之文外此皆非其筆  
矣余曰此固是矣但侯旣知賊不可滅又何六  
出祁山不遑寧處也夏畦子曰進寸斯免於退  
尺守淮方可以保江侯之出師歿身而已者正  
以自保偏安之業也苟不諒其不容晏安之心  
遂謂果有啓疆一統之志如此表云者昭昭誣  
矣而人不覺者獨其鞠躬四語近於名言百世  
之下多因嚙甘而忘苦也

歐餘濤錄

卷一

上

屈原傳

上下之交兩無所遇而憂君愛國寧死不回屈  
子待宗國之道也太史公識得此意故傳首以  
楚之同姓爲一篇關鍵向使異姓之卿反覆不  
聽則飄飄九州何必自沉迺爾

支心易

近時支心易

大綱

亦名士也其辭賀生辰有一

聯云浮壽原非真壽達者等之海瀕慶生必用  
宰生法王目爲罪罟又與人書言及被謫云筮  
仕纔及兩朞投杼遂成三黜出門而學持手板  
衣褶猶新歸田而重理殘編丹鉛未老皆清新  
堪誦然任臆摘人時論以此不滿

### 漢高帝二事

成臯之役羽以烹翁示帝帝曰吾翁卽若翁必  
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夫父子之情人皆有

歐餘湯錄

卷二

四  
三百七

之帝之是言得非以生我者爲戲耶竊意當時  
之事勢帝必有以籌之熟也彼項王爲人啗啞  
叱咤若以危辭激則怒益深卽或以卑辭求則  
氣益橫惟詭爲不顧之語始足以駭羽聽聞懈  
羽心志而翁之鼎鑊無虞此帝之巧於中羽也  
卒之羽墮術中而父子之情以全則其命辭雖  
若未當而一時之行權固不當如是乎哉昔楚  
人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

國矣目夷復曰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  
楚人日子不與我國將殺子君宋人應之曰賴  
社稷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於是釋公土木之  
變 裕陵北狩虜擁至大同城下大同人謝曰  
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謝如之至  
京城謝亦如之廼歸 裕陵夫二君旣入敵彀  
胡不終挾之以要厚利而竟釋之誠以國已有  
君則此爲贅旒徒抱空質之無益也向使宋人

歐餘湯錄

卷二

五

應楚與大同等處之應也先一有不厲則必日  
事講和日增歲幣若宋高之乞憐於金矣敵人  
無厭其羈留之慘有不與靖康之耻鼎而立乎  
故急則示之緩危若示之安善爲天下計者類  
然不得以陽爲棄親之故而遂律之以遵海之  
轍也或曰此以成敗既定論也萬一不諱而翁  
受毒將若之何曰帝亦有過告諸侯爲翁發喪  
以併力攻項氏以報不共之讐而已矣雖然

帝祗料生不料其死也

漢以魯公之禮葬項羽人曰僞也當羽未滅陳平反間張良幄籌韓彭屢以兵擊帝無一日不欲亡楚也及其既亡而葬之不爲趙氏之飲器足矣而且厚何爲故曰僞也歐餘子曰帝出於有所激也非僞也初帝與羽共事義帝第以入關先王遂起釁端兩不相存之勢蓋於斯時決矣帝幸不爲羽所斃爾儻其蹈羽之轍羽能不歐餘湯錄

卷一

木  
三百六十五

田錫焚䟽

田錫焚䟽惡沽直也孰知事有不然者邪與正不並立佞與直不相揜故人各欲自文卒不可得而文也向使焚䟽而直可泯乎則巧覆而姦亦可隱與且也伊訓召誥並存於書不聞孔

子惡其銜直而投之煨燼何事於自焚爲也錫過矣

乞句

朱買臣傳中前云計吏乞句後云乞其夫錢令葬乞句二字皆作與解按韓文王仲舒誌云出庫錢二十萬以句貧民漢書廣川王傳盡取善給句諸工人注遺之也又宋書柳元景以賣菜錢乞守園者則乞亦與也如邵二泉學史斷買歐餘湯錄

卷一

七  
三百六十三

合葬墓誌

凡合葬墓誌有滾做者有上下段者有前重後輕者而滾做爲難漢書兩龔傳全是滾格近荆川賀氏二妻誌銘及弇州山人章少槐合葬誌茅順甫李怡稼合葬誌俱學孟堅但荆川更難

措手然此格全用雙關文法雖退之諸作亦不多見

老子

道德一書之旨總言無極一層之爲重至於太極一層則視爲第二義所以不及先天後天之說渾全而無疵也

老子云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嗇之爲言吝也天人之間若何以嗇行之亦以人之精神有限世

歐餘謗錄

卷二

八

人自恃有餘則損精敗神之事靡所不爲而於治於事感通無本若構節保護惟恐一失而不可收誠有如吝物而不捨者迨充足之餘上以感浩浩下以格元元固其優爲者爾所云早服以至長久其效豈難立致乎故嗇之一字老氏之精言也躬行者始得其解

讓譙允南文

有引

三國譙周兩當革命之際力主降議故雖無

他長每被新主優禮死葬南充縣治後以崇遷之猶夫故也宰是邑者往往於別所署事至

穆考初年有建昌進士吳鑑令南充不信其事且謂邪厲可以正格廼禱而居焉初入縣時妻甫下輿如有物絆地死子性本克頑伺父出日惟酣博大母誡之不聽一日乘醉持杖殺母令覺子已盜尉馬逸矣遍訪不獲他

歐餘謗錄

卷二

九

日偶遇於河南某軍衛遂械歸烹以祭母斯固有莫測之數然不逾年而遭天倫大變至此未必非默有以致之令既烹子無所聊賴棄家爲黃冠余閱蜀志素不齒其爲人及聞是異於內祖時知建昌府事又深惡其爲厲於是爲文以讓之

蓋聞負正直之氣者其生也盡忠報主不以存亡易心故其歿也英靈常存神功丕著而令蒙

佑者仰德於不衰迺若詔阿乞容之輩生既碌碌死隨泯泯亦何能以殃慶貽人稽古若人置而不道者蓋比比然矣嗟乎允南周字爾既往矣抑何氣焰之今猶熾耶而且禍人之至斯極耶試思當日爾之所以自立者何如而迺能若是耶夫爾當日使劉氏無虞似忠使一邦安堵似仁而又能決天命之去留似智抑其備是三者固宜於蓋棺之後威靈尚耿耿以迄今乎然而陷君事讐實非忠也驅民從賊實非仁也無回天之力徒懷苟存之計不得稱爲智也又何爲禍之久而不悛也世之虐神厲鬼亦不乏矣非飲恨而死卽其實志以沒者耳爾抱通天之罪榮顯兩朝且也得保首領牖下亦已大幸尚何恨之未鬯志之未酬而遺囑於無窮期也傳稱周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以是嘉爾而以余論之爾政所謂大姦若拙者也吳興郡治舊有

項籍廟食公堂狄梁公牒之郡守遷之其祟遂熄千古英雄固可以道義服者何物允南而反怙克無忌較項更頑夫武安臣事昭烈爾所親炙者也生爲烈士死爲明神迄今降福不替而祀之者且遍寰中爾顧不效法武安於生前而區區暴戾於死後爾亦冥然不靈之輩者矣余不能臨墓告爾聊爲短章相讓尚其縮息歛魂遊散八極毋贖前愆以殢若羞

又論

鄭原繁始事莊公繼值四君之亂惟諛取容故東萊罪以中立五代馮道固守高位與世浮沉遺譏後世迺若蕭氏之子未有貶辭余竊謂周殆祖原而啓道者請詳言之當劉璋之襲位也周蓋委之贊矣委贊於璋則凡爲璋敵者風夜圖惟苟得而甘心焉死且不朽顧反勸納玄德何爲哉解之者曰良臣擇主而事亦無足怪然

則陰平之役懾後主降艾又何爲哉解之者曰  
奔吳則勢必再辱奔南則委命殊方僅乞降一  
着庶幾倖免此周無聊之謀是亦殫心於蜀也  
噫是何言與是時羅憲霍弋尚擁重兵屯於二  
鎮姜廖五將各有銳卒分部邊圉則據守江州  
陳師矢義以鼓羣心尚可乘其遠頓背城借一  
殪厥罷師豈得遂云無策耶解之者又曰周嘗  
預知司馬昭及已之歿矣抑蜀之必亡周或亦  
預知也與其知禍而坐斃毋寧顛首而苟全乎  
雖然漢氏與賊不兩立者也苟天命已去勢不  
可回則如北地王諶之言以謝在天之靈亦無  
不可奈何覲顏以事讐爲况春秋之義國君死  
社稷而今迺以天子求活於人更何辱如之故  
周卽明術數之學而其誤國之罪不可以是解  
吾因而重爲周責焉原繁馮道依違洪忍可醜  
也而不生議以僨事猶可原也周則以臆說而

拂輿情以已私而陷君父內售闇主之歡外要  
賊人之德姦險之尤卽中立不足以方其佻巧  
而二子且遜彼一頭地惜時無厲公獲保首領  
不然二心之戮其何以逃特表而出之以戒世  
之機械變詐傾覆邦家如譙周者

### 養高錄

庚子十月朔日偶與夏畦子舒嘯小莊夏畦子  
謂余曰世之鼓腹而遊挾纊而處者凡以衣食

歐餘漫錄

卷二

三

之贍給也究衣食之所由來則農桑之書其可  
少哉第文墨之士日用而不屑爲畊畝之夫身  
親而不知爲間有筆之爲書者大都出自學究  
之手或務博浮慕舉一而廢百泥古而遺今明  
農者世鮮其人至今膏梁紉褲之子異日舉室  
號啼不勝交謫平生意氣一旦弁髦扶服乞憐  
舍垢茹辱吾每爲之憮然欲取齊民要術東魯  
農書農桑輯要及今便民圖纂桂文襄民事錄

馬孟河農說王麟洲學圃雜說了書等數十種

以合朝夕所聞彙爲一集按而循之布帛菽粟

採摘烹飪取無禁欲不貪無干於人自足於已

名曰養高錄味是錄者庶幾免夫余曰子以夏

畦自命意有在於斯乎誠愈於芒芒脅諂者幾

千仞矣或陋樊生之唱和孔氏其謂我何余應

之曰詳上好民應之旨想遲當日已居上臨民

若復留心稼圃是並耕之疴藥也故夫子拒而

歐餘湯錄

卷一

三百六十六

鄙之小人云者注謂細民蓋曰甚非大人體段

耳假令遲猶韋素問耕問織亦自有專門洙泗

宮牆學問必不在此夫子所以不答若論士君

子正脉遇則軒冕阨則汙塗激昂襟期有何媿

累苟誤認夫子之意動稱焉用稼爲此房杜子

孫河南馬氏永爲世戒而歷山莘野是何人與

是何人與

學生

母彘生子余偶聞其繫其首生者最爲弱小名

曰末脚次則漸大至末後方極肥大名曰報頭

末脚大都十不收一嘗想其故蓋以交感之時

先度者有餘故稱頭末度者不足故稱脚先天

之時脚本在後而頭實在前也以此推之世之

兄弟學生者安可以分婉時先後論乎

歐餘湯錄

卷一

三百六十七



歐餘漫錄卷第二

烏程閔元衡

書雲仙雜記後

雲仙雜記十卷序稱天復元年金城馮贇編迺唐昭宗時人也自序皆傳記集異之說若常常之書此必略之然閱其八卷以前所記各條下書集之名信多奇異至九十兩卷所記抱朴淮南國策家語雜俎僉載等書豈非常見而何異歐餘漫錄

卷二

十一

款識

古器款識二字有陰陽之別不可混而一也丹

鉛錄云隱起而凸曰款以象陽中陷而凹曰識

以象陰按輟耕錄與此相反今有宣和博古圖又有古鐘

鼎彝器款識帖二集大同小異皆所以辨款識

者同一器也迺圖皆白文則有識而無款矣帖

皆朱文則有款而無識矣賞鑒家不無遺憾於

斯

尺短寸長

卜居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如大受之君子不可

歐餘漫錄

卷二

十一

小知此尺短也不可大受之小人可以小知此

寸長也楚辭集註解欠明透

論甘陳功罪

甘陳一案自漢迄今終無定議罪之者忘其功

功之者忘其罪皆未得其平也余讀班史西域

傳序云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可安

輯安輯之可擊擊之然則西域諸國勦撫便宜

皆甘陳之職掌也先發後聞安得為矯乎則其

功固可錄而罪其矯者不足以服二子之心矣然湯之罪安在哉發兵非罪也特其功成名遂之日貪功喜事好利不休妄言無據卒爲庭議不容湯亦自知其過矣論至於此庶幾功過不相掩乎

### 貯梅水法

徐長谷先生水品搜羅甘冽庶幾盡矣然必取之殊鄉異地不免煩勞卽不憚其勞而假手遠

歐餘漫錄

卷二

三

求未必無欺僞也矧陵谷變遷中冷之泉已非其舊荆溪之井直在深淵取必於地不若求諸天時而已如清明本日之水黃梅時節之雨又十月上旬名桑落水及臘中之水并此時雪水俱爲可噉貯之日用眞取之左右逢源者也然梅水尤佳收貯之法以三甕盛滿列於座隅如今日在首列者取出幾何卽注他水幾何封固次取他甕亦如前法三甕既畢越信宿矣則首

取者隨已釀甘如舊周而復始用之不窮非若他時所貯者挹之而易竭也然甕愈多愈妙但以三爲率耳偶閱坡翁志林亦論此水之美余因道其詳以爲煮茗者之一助又收藏欲密不可投入塵埃尤不可飛入蚊蚋一入卽生倒頭垂而水敗矣

### 雁不銜蘆

余內祖曩歲開府山西雁門關正所泣也詢及

歐餘漫錄

卷三

四

銜蘆至此投之並無其事祇以其地兩峯相峙壁立萬仞雖雁飛甚高至此有不能越故爲此名又名回雁峰不知銜蘆之說造自何人令文士至今稱述不已天下事訛以傳訛者多矣此考信甚易以不至其鄉尚瞽人若是然則入可以盡信書乎

### 宋高孝二宗

歐餘子曰宋高非有爲之君也而有李張韓岳

諸賢爲之輔孝宗足以有爲者也而諸賢已或  
罷或歿是天之生才非以爲宋也祇令自成其  
名而已機會一失興復無由宋之日蹙良可悲  
夫又曰高宗忘不共之讐而有猶子之孝孝宗  
盡事親之道而有光宗之忤語云和氣致祥乖  
氣召沴觀於此似不足信

誌銘變體

宋景文自作左誌右銘在筆記中其左誌云祁

歐餘湯錄

卷三

五

之爲名宋之爲氏學也則儒亦顯其仕行年六  
十有四孤操完履三封之南從葬先子右銘云  
生非吾生死非吾死吾亦妄吾要明吾理是體  
不經前見迺公獨創者也文體明辨所載誌式  
頗多此獨不收何耶又藝藪載唐故榮陽鄭府  
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迺給事郎攝衛  
州司瀘叅軍秦貫撰考之明辨亦無此式近吳  
泉亭集有銘施長史魯自撰墓誌一首題式亦

新明辨不錄

吳興山水

吳興分治六七延袤數百里山水亦頗可觀而  
舍近求遠者每欲搜奇剔隱於他處至有聞勝  
而願遊彼地見景而恨不生彼鄉者抑何僻也  
試思本郡之佳其果能盡挹之否乎又安知我  
如此其慕彼而彼有不如此其慕我也輾轉相  
慕終無會心非所謂得全於遊者矣故夫以地

歐餘湯錄

卷三

六

爲適者地在而心始怡以心爲適者心寄而皆  
可賞目與境會境與心融固無擇於遐邇也雲  
間徐伯臣曰其在吳興惟具一艇逍遙容與於  
煙波之上四顧巖壑獻奇競秀惟吾意所適不  
必登崇躡峻自有天然之樂是深知我湖者因  
其論而畢吾說

馮道張昭

馮道歷仕五朝八姓恬不知耻長樂老敘政其

叢囁數也然與道同時又有張昭昭初事唐明  
官侍從清泰中官至御史中丞入晉累官尚書  
右丞入漢又官禮部尚書又尚書吏部封舒國  
公於周復以原官進封鄭國改封陳國於宋而  
卒則昭之履歷與道魯衛爾道何蒙首誅乎大  
氏五季之世君位傳舍神器流觴在上者既無  
術以作不二之忠在下者亦自無心以遵事一  
之訓榮名可乞遑恤之他朝屈膝而夕改顏者

歐餘漫錄

卷二

七

二百八

善不易言

舉國而是也譬之鄭衛之俗再三醜婦曷勝數  
哉獨宣美醜惡啓頗不離彼亦有幸不幸爾  
善惡之分途甚遠故人莫不欲自居於善然善  
詎易言哉本慈祥愷悌之衷出之以隨時應用  
之妙不刻而亦不流不茹而亦不吐此之謂柔  
中此之謂剛克不失之委靡不失之煦煦斯爲  
美耳如徒退縮畏避無所蒼素則非良善也廼

罷軟也縱不爲惡曷足貴乎伯兄周先以秋曹  
役竣北上余送抵姑蘇舟中漫語及此深有惕  
於余心歸命笈城子記之辛丑三月二十九日

楊用修

楊用修識見該洽援古證今著述共九十種備  
藝苑厄言亦既博矣惟博不精陳晦伯耀文正楊之  
作有自來也夏畦子曰先生嘗謫滇南滇中書  
少卽有之本又不佳且其途險遠中土書難重

歐餘漫錄

卷二

八

二百九

載故其在滇著述不無紕謬率合之病讀先生  
書者亦當諒其一時考質之無從也似爲楊左  
袒余外氏有楊手筆謝華啓秀一帙廻輯古難  
對之句以裨四六之需余邇繕寫副墨俟付剞  
劂以廣其傳

披覽不如接談

魏照謂郭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司馬越與阮  
瞻書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考亭子亦言簡

牘所載縱說得分明那似當面議論縱一言半句便有通達處所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透徹處何止十年之功旨哉三言深爲有理蓋人有可以學而通者有不可以學而通者而將通未通之際有人焉爲之提醒真可使吾恍然有獲又書籍中本有可疑之事可辨之言而在我視爲陳迹苟促膝有人一爲辨難轉撥令我渙然解釋勃然萌生故披覽雖勤不如

歐餘湯錄

卷三

九

面命之爲快也辛丑四月二十日獨坐靜嘉窩感及身試遂揭三君子言而并識之

蔡我齋立言見道

和歸去辭者多矣余獨喜蔡我齋有云道不以貧賤而不與命不以富貴而長留物會心而見性意觸物而成詩等句皆見道之言按公浙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授蕭郡司成廼陽明高弟一庵先生國琛集云從良知之講者有宗充毅

確不詭於俗固知淵源必有自也

孫太初逸詩

孫太初送許天資赴春試詩云鳳凰生崑丘飲啄咸池旁帝青九萬里鳴舞足徜徉丑采見人世豈非真鳳凰衆鳥更嘈雜視此良可傷右正德丙子歲作也癸酉赴試曾有詩矣此獨不見於湯藁故從許譜錄出按誌許諱相卿字伯台此云天資想初字也又字台仲別號雲邨有集

歐餘湯錄

卷三

十

行於世

又按許譜中秋夜攜諸友澈墅湖泛月望海太初詩云中秋此地成高會山雨初收澈墅隈望裏星河舟楫近坐中滄海酒杯開月明靜抱鼉鼉出樹色晴浮島嶼來爛醉長歌留勝事清光良夜共徘徊湯藁所載多同但末聯云爛醉狂歌真自得回頭天地莫生哀差有不同味其語意似譜爲勝

駁蘇頌濱三國論

桓靈之末姦雄蠡起王室播遷曹操挾天子而奄有中原孫權藉父兄而坐鎮江左其他么麼之輩亦各竊據一方獨昭烈以帝室之胄不獲寸土煢煢無依向使以孔明王佐之才有之不用則誰爲運籌帷幄而得鼎立巴蜀哉躬爲帝胄義在靖難除殘冒刃張孝纓冠不及顧連命將以居重乎故昭烈之攻人必以自將者正帝

歐餘湯錄

卷三

十一

胄之當然也頌濱三國論引高帝以律昭烈有曰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是何不達當日之時與勢也試思昭烈之時其形勝之地果有可據若高帝之先入關也者而迺棄之而不據乎隆中臥龍兼資文武果出信越諸人之下乎急暴狡譎之徒待以寬仁忠

信其與高帝不用果銳剛猛之氣而能深折猖狂之籍者果有異乎夫天下不可必得者地利難得者人才而昭烈乏高帝之地利得高帝之人才則其所能者人也其所不能者天也安得而輕訾之若曰秭歸之役力拒羣言至有失策後生之恨然亦豈纔窳讐而忘氣義者等耶蓋其襲陳壽之誑說執已試之成敗而不達時勢之所處不同余故謬爲辨正迺爾

歐餘湯錄

卷三

十二

夏畦子改正耳譚沈休文女紀事

湖郡城西十里許地名嚴家墳 國初嚴司空墓次也山脉盡處有岡臨谿約高十餘丈前有顏宇數楹俗稱娘娘廟廟之四望人煙星散餘三十家廟後岡墜治爲土田去廟二十武近麥畦深處有石覆焉土人固意其必有藏也歲辛卯春仲季之交土人素梗跋者二三家外羣夜發石觀一棺衛臥廟背途鋸角入內可偃僕

行縱丈有奇廣半競探輕齋薄曉散去穴隙不封遺棺角叢莽純丹且馥馥類沙木不與事家兒旦出採芻拾角告其父老趨視果竊發矣鳴之某令遣某丞按驗土人懼潛覆以土灌以水泉既欲其跡如故且速其中易朽丞上狀令亦垂涎尋卽其境復發之悉索其中皆女人服飾裾襦便服之類各以類十數爲一束甚夥無甚珍奇尸氣鮑魚布縷狼籍白苧彩繒之衣

歐餘湯錄

卷二

圭

二十八

尚未灰毀如久韞笥帛特色以水淹而變胥隸爭攘持以相詫令不愜意嚴考土人土人夙以所得質之富室或云有貯鉛金盒有銀簾其他稱說簪珥櫛什種種動人竟無左證土人不勝掠者詭云有一金盞已投明府家矣令怒坐其人發塚重辟有嚴氏亂冒質先世遺壘以無據而退越數歲土人訖從末減

外史氏曰余讀王真湘耳譚識沈休文女一節

不無傳聞謬鑿於其間因促筆一爲竄正如右蓋此爲我湖近事某丞勘視之後余隨衆往觀詢得其槩如此迨令君再發有友人遺余輕縞帶闌二指圭首夾製絕似嘉靖初年服式紅尚服展流芬可挹薰自沙材異之存篋旣久亡去言棺內銀牌勒系休文室女納梁昭明聘未婚而亡未及諏果第惜哉袁令徒知口中有珠控願別類不恤至再曾不思棹外覓誌明核表

歐餘湯錄

卷二

古

章語曰利令智昏不其然乎然清異錄云齊梁間一時棺槨皆尚高大則茲爲沈媛穴也未可知也若謂事在萬曆戊子灼然舛歲三閱矣撥遺聞者尚考正於斯

譚中所載大氏失實而此事適夏哇子之目擊者可承其訛乎余故從爲正然任耳而不任目者踵相按也不無謂余好事乎哉

營求不必諱

真觀論云人居塵世難免營求雖有營求之事而無得失之心卽有得無得心常安泰與物同

求而不同食與物同得而不同積不貪卽少憂  
不積則無失迹雖同人心常異俗斯言實涉世  
之珍也余嘗思勛名事業人誰能廢特宜相時  
順應不必營營旁求蹊徑人自無可訾矣如不  
論其從來而槩以營求爲諱則好修祗以博名  
高而仕進迺爲希世寵也不幾於固乎嘻語天  
下無求者莫如陳仲子則宜并織履辟纊而棄  
之奈何猶不免况其他乎故士不可爲貪饕亦  
歐餘湯錄 卷二 五  
不必爲陳仲但取所前言深味之而已矣

歐餘湯錄卷第三

烏程閔元衡

論吳詠

漢末張掖人吳詠爲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  
爲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  
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慙悔自  
相和釋

詠以死殉賢於秦越故知偏袒左右者遠矣然  
歐餘湯錄 卷三 十一  
猶有未盡也史稱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

證夫曰相誣則罪各不至於死者也特藉相知  
曲證以文致之耳詠蓋各暴其誣以盡完其生  
不愈於證此而死彼乎不尤愈於捐生以悟彼  
乎且詠旣刎之後二人慙悔相釋則知非上有  
致二人於死者必迫證於我也二人可持可釋  
特自相迫耳詠蓋開論剴切明告以必不我聽  
亦惟證誣而不證實也二人可以慙悔於後未



必不可慙悔於斯况乎相讐以死隲所由來必有漸矣盍亦先其未形杜微直鱗奚待戈矛相核然後冒鋒鏑以尸諫乎邵國賢學史主於褒美余恐檀下之穉或有遺也故爲之饒喙云

與趙魯珍名之與余師官山先生仲子

承論佳製有數首而猶不見示者非鄙夷僕之不足觀則必欲求其至精而後示人也足下之意高矣美矣然天地無全能文人亦無全詣有

歐餘湧錄

卷三

二

二四七

瑜斯足以揜瑕文如班馬詩如李杜豈必言言皆金玉而迺並存之歷千古而不磨滅者則以所全者多也况砥礪在已切磋在人不得人之切磋何以益加其砥礪故秘而不傳亦非稱求成之盛心也僕固難與語文者特在至愛敢直剖其愚願足下俛睨而慨賜焉

韓李闢邪

退之處置佛老全在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

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五語然不若李文公去佛齋云其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令禁更明白正大

學官

袁州州學記云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學官學之官舍也見漢書文翁傳有作學官者非又治安策學者所學之官也注官謂官舍

蘇長公善學

歐餘湧錄

卷三

三

三四

長公之碑退之也卽學退之之文祭永叔也卽學永叔之文進宣公奏議也卽學宣公之文可謂善學昔人云惟其勝之是以兼之長公不愧斯言矣

所識窮乏者得我

余嘗聞好積不如好施好奢不如好惠蓋恣無涯之慾以實谿壑終日碌碌毫析銖爬不過快意於靡麗極目於妖冶而已親知困阨坐視莫

憐卒之多藏厚亡身名並喪且有潛埋闕瘞骨肉芒然一旦時異勢殊舉土他屬一生辛勤不知竟歸何人近烏鎮顏氏有室一區未究其所從來貨之沈氏沈修葺得窖下黃金七十餘斤聞上有石識廼秦會之所遺也

按烏青說本鎮原有秦中王園

事在辛丑七月間因感所識窮乏者得我在子與之時則爲昧耻而失本心試觀今日殆類晨星果有若人亦不義中之義未可直訾之也

歐餘漫錄

卷三

四

三百八十五

延生說

養生家言惟在慎內閉外以愛護精神宜必可以引年而或有不然於是說者又曰修短有數定於有生但有生之後善自保持庶幾其少延耳譬之於燭大小短長有成形矣置之密室卽短小可以遲遲狂烈蕩搖總之皆倏燼也斯言也旣足以覺輕生且足以覺妄冀矣第謂之有則語焉不詳人因索之冥冥莫測之中而莫

知所把握也人之一生有先天有後天自父母稟受之初當其壯實強固此在久長數矣不然而衰薄是稟此在短促數矣是則先天一定者也然有厚稟而夭折者有稟弱而遐筭者此則出於後天之所爲當以基業譬之上世所傳貯蓄豐裕苟恃此而淫縱則必至於蕩覆矣覆而未蕩者必其蓄積之厚難以一時罄而終於漸減而無餘世業涼微或能憂動惕厲亦必日就充盈以底盛大而昌熾用是而推薄受者尚能充盈而况固有充盈者乎厚貽者且至傾蕩而况本爲衰薄者乎亦惟不敢縱逸則家道自隆卽不然抑亦不至日替善守業者也不敢斷喪則精神自倍卽不然抑亦不至日靡善延生者也允若茲而脫有意外之虞然後歸之不可移易之數君子亦可以無憾於衷矣余稟素弱作用小奢病態立見故作是說以自箴

歐餘漫錄

卷三

五

三百八十六

夏畦子論誌狀表體

墓誌行狀相爲表裏者也今之爲狀誌者大氏誌近略而狀近詳體段不甚相遠有狀可爲誌而誌可爲狀者嘗以是請於先師海屋姚先生名翼受業荆川公之門篤學嗜古爲文暢達嫻嫻不句字雖琢有文集十三卷行世先生曰鹿門爲父述狀乞誌荆川荆川謂曰狀猶段也誌猶衣也主人當備段以待工人而先爲裁裂則工人無下手處矣於是鹿門直述廼翁行歐餘漫錄

卷三

木

實荆川然後許之此狀與銘誌之差別也

今之墓表與誌亦無差別有談友者持其父之墓表以視余余應之曰君試去額上文中兩表字以問於人此爲表乎此爲誌乎人必不能辨也何以表云此友默然玉華子嘗曰表以表其大者斯言足以盡表之義矣故仁孝二字足表隴岡

慎交

晝與夜一也而人之於晝則坦然任其所如於夜則莫敢行或有聞影響而畏怖靡寧者此何以故其陰陽之勢異也至於君子陽明小人陰狡品類縣殊奚啻晝夜廼延攬者喜納與寢之徒締交者樂比暗昧之友奚明於彼而蒙於此耶

與魯珍論改經

歐餘漫錄

卷三

七

聞足下欲以易而改詩是褫吾專業前茅也凡諸葩經弟子皆將退三舍矣如僕尚何容喙哉第掇素肄之學而圖肇造之功譬之菑畬不耨而更圖芟刈蒿坵以望有秋之穫竊以爲非右計也夫世之改經者亦各有說矣其所以遷就之故則以所售之有利有不利也顧我以利而就此人孰不欲其利乎人人惟利於此不幾於廢四而歸一乎是謂廢經抑吾今之所改者固夫人之所常習者也吾方逃彼以俸此於必得

則其所常習者宜無一黜於棘園矣而亦有命存焉未見其皆售也而況其驟而改者廼思取必乎是謂衡命又先人之善於貽後者惟是一經爲世守之業孜孜旦夕而授之一朝他冀而倍之此衷何忍若苦於其難而圖其易則其不易者先人已甘之矣何獨於吾之身而更業其易乎是謂忘本夫廢經也衡命之與忘本也極其弊而言者也僕偶出弋獲之愚耳豈敢以此

歐餘湯錄

卷三

八

三者皆足下哉曩歲辛卯沈仲子與其季並在北雍兩不相下以爲同經無並魁之事仲遂棄春秋改毛詩後果各以一經元魁聯捷今令季尚弱未足爲慮奚以改爲願足下勉旃詩有之曰無然畔援無然欲美三復斯言足以蔽三百矣聞仲孺鮑子亦欲有此舉其亦以是說語之

吳明卿遺牘

孝豐吳季源公後改號晉軒家藏名公手牘殘

後聞皆散逸余得姜尚書寶吳大叅國倫各一通姜祗敘寒暄吳東有數語可人甌甌洞集所無爲錄於左前奉手書卽已差人於兩邑督諸役相候邇見郵檄喜若從天再遣官吏候又數日矣館人擁簪庖丁戒厨促膝論歡醉當濡首又雲翁赴省的約數日內取道還過敝齋儻得二老並駕當令樵陽改觀地主何勝厚幸草草附復諸俟面陳

歐餘湯錄

卷三

九

再紀太初逸詩

李臨川先生

樂

烏青鎮誌有孫太初題王伯雨

園亭詩二首考之湯藁無存然其中亦有春日

王氏池亭一首語殊而與誌後章同韻豈太初

嘗作其三而藁遺其二誌又遺其一耶並錄於

左以見太初之詩多散逸者如此誌云乍返河

陽棹忽作山陰遊草堂開野色竹澗瀉清流地

僻紅塵斷天空宿雨收主人耽逸興酬句未能

休其一海月清光吐湖天霽色開羽觴停翠荷

壺矢躍蒼苔魚影翻回去鶯聲嬌入來不知天

欲白徙倚更支陪其二湯藁云別浦漁歌近臨

流水檻開主人時杖屨斜日在莓苔沙淨新篁

出亭幽羣鳥來習池風物異喜有葛強陪

書續綱目五事

周昭義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宋主自將圍澤

州克其城又淮南李重進謀起兵拒宋宋主自

歐餘湯錄

卷三

十

將擊之閔子曰宋主兩自將也其有所惕也諸

將握重兵習故事陳橋之變亦因兵激而成神

器雖已我歸私衷恒惴惴其竊發也趙普親謀

帷幄首以爲慮是以勸駕躬擐徐解覲覲他日

杯酒之語盡罷兵權卽此日之長慮也故曰其

有所惕商文毅窺見此旨特兩揭之

宋主微行閔子曰欲察羣情向背而因爲此舉

宋主之心事見矣對或之言一以自揜一以儆

人何其詐哉

金張穀以平州來歸閔子曰平州遼地也張穀

遼副使也始也不煩金兵而以地屬金受命爲

留守矣今書以地來歸似與穀也而穀以復遼

爲名不係之遼而係之金則知反覆小人托名

鼓衆以圖利耳况又曰以則平州迺其圖利之

罔任其左右者也故雖若予之而實貶之於金

以二字矣且以金之臣而宋受之則他日兵端

歐餘湯錄

卷三

士

曲已在宋此書法之深意也發明云不書叛背

夷向華理之正也此言非也

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於順昌閔子曰順

昌之捷說者多嘉錡獲制勝之策而要之軍士

之所以殊死戰者豈直激於公義哉以其皆攜

孥而行各顧其家而人自爲戰耳君子索實此

亦不可不知

至元三十一年春正月帝崩御史中丞崔或得

傳國璽獻之夏四月皇孫鐵木耳卽位於上都  
閔子曰璽之亡也久矣至是何從而得之哉按  
是時親王有違言者則必有不伏於皇孫之立  
故或乘機假此以鎮服之卽鳴狐斬蛇之詭智  
也

增定玉壺水後語

余讀冰玉之編因歎懷袂沉酣之時寧自知其  
沉酣也惟是抑戒不輟於目齊聖常服於膺然

歐餘湯錄

卷三

十三

後觥籌交錯意氣終自醒醒此善自愛者與善  
於愛人者提撕警覺不厭其煩縱累牘連章不  
越此意展翫無已疊疊恬怡深味含咀無論衡  
泌中人卽纏綿縷組胷次超然朝市山林總是  
一家風趣斯余增益是編之意也若曰何物小  
子何暇覓水尋山直續貂而已余敢更置喙爲  
蹈襲自分軒輊

伯玉先生徐于室記前半布置後半享用次

第有倫無一剩餘不着一字議論得記之正體  
嘉禾支心易倣之作清旦閣揭但模擬其辭而  
布置享用雜出無緒且筆榻燈劍竟無受用苦  
茗蔬食又無布置於前余並錄之愛汪之文且  
欲因此以識彼也記云室高廣方丈深加半焉  
負牆設一木榻以居坐具臥具咸在榻之左樹  
佩劍一蓋大將軍所鑄余爲之銘又左一几縱  
置之北上石琴在北石磬在南端主人不能琴

歐餘湯錄

卷三

十三

特不去耳榻右設一几如左其北爲度者三一  
貯佛子書一貯經史一貯辭賦其南當參之一  
置博山爐舍几而南不盡一武設小几二廣尺  
有咫高視廣有加一置筆牀一置茶竈中布席  
衡一几戶牖間去闊尺五几之右置一篋貯圖  
書其左設蒲團西鄉燕居則當戶抱几日繙書  
或著一家言非有故不輟業坐久則蒼頭供茶  
具薦沉水香息則擊磬什數聲倚木箕踞澤劍

首甚則駒駒睡矣意不自得則跌坐蒲團學無  
 生忍居數日率以爲常主人故倦遊旣歸而倦  
 愈甚適今跬步不出將以一室老焉其曰徐子  
 則有味乎莊生言之也揭云綠溪之澗修筠什  
 伯竿倚筠際築層屋一高廣二十尺深半之周  
 遭環以度貯書萬卷經典子史辭賦釋老九流  
 之書籤志而類編中設書幌下置筆牀金星硯  
 廷珪墨左爲禪榻如室之長榻側樹劍一懸琴  
 歐餘漫錄 卷三  
 其端主人不識譜時以意撫之則和風冷然楹  
 間置燈一泗磬一皮際設博山爐薦沉水香牖  
 離闔尺有咫衡一几布席其中右小室方二尺  
 設蒲團扉鑿一竅常遶室遊便輒啓書觀之倦  
 則擊石浩歌則倚牖觀雲物則據蒲團屏息收  
 視跌坐觀無竅天日啜蔬食一盂苦茗一瓢不  
 宴食不輒食肉篋貯布裘葛各一具時至卽衣  
 之率十餘載一易體甚適性倦遊不耐造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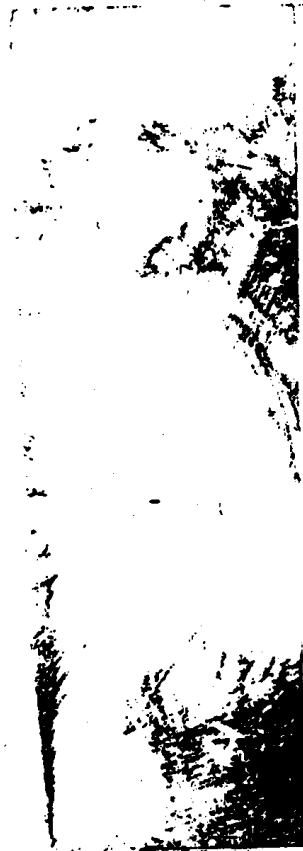
弔慶不喜俗人交俗人至卽奉身據几寐必去  
 廼起間有素心人卽徹日夜談笑不厭也時時  
 徜徉篋中時從筠中觀綠溪悠然若將終身  
 焉其曰清旦則釣天之景華平子妄自標之耳

歐餘漫錄卷第三

歐餘漫錄

卷三

五十一



歐餘湯錄卷第四

烏程閔元衢

歸去來辭

歸去來辭說者紛出有謂田園將蕪卽草盛豆稀之喻以其作於劉裕平玄之歲也此說比於諸家爲優夏畦子又曰元亮止於獨善其身則歸去二字足以命辭矣何以復云來乎來者如今人呼引偕行口頰其云胡不歸者式微之詩

歐餘湯錄

卷四

一一一

嘗有是語亦黎臣勸君歸國之詞且云曷不何爲得非有所勸乎蓋其嗟晉室之必亡不忍舉世之黨逆故招天下以同歸卽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真有得於北風之旨者是論參透元亮心事發前人所未發

閩中良友

宋趙德甫與其室李易安並好古書畫奇器購儲甚侈當德甫守兩郡時每飯罷偕坐歸來堂

煮茗指堆積書史各試問某事出何書隨對以某書某卷第幾葉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並中並舉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此見易安金石錄序伉儷得有若人洵閩中良友人間樂事數百載下猶令人不勝企慕不知德甫當日其快若何

與鮑仲孺論詩并求太白山人未刻藁

歐餘湯錄

卷四

一一二

氏詩有逸才非勉強能企有其才矣廣之以見聞精之以參酌然後傾瀉俚語亦可調入宮商輟合衷情靡不協成律呂自非然者莊嚴則峭而不舒組織則蕪而失要倩麗則纖而不弘尋聲之奏詎無片瑜雜廁之章終非完璧烏足以言詩辟之玉骨冰肌生有姱質而後淡粧濃抹無不相宜若也下里無鹽竭粧珍鬢適以貽人唾耳僕嘗聞云前輩姚海屋先生銳志爲古文



蘇或方之曾子固先生笑曰子固豈易幾及但  
余不善詩差似之爾今其集無一詩非不欲爲  
誠自量其才不湧爾也邈哉若人實獲我心近  
世詩家固更僕不可勝數據僕管窺所及獨太  
白山人真天縱逸才意不在詩特假詩以露其  
豪爽不羈之氣故諸所吟咏出之若不經思而  
繹之獨超玄理劉子元瑞稱其邁品元宋諸代  
良有以也竊謂青蓮居士之後歷有擊壤老人  
歐餘漫錄 卷四 主

滕甫辨謗書

蘇文忠代滕甫辨謗乞郡書王公四六話以爲  
廼其先子所撰名曰陳情表前後並同獨中間  
辨謗處有異耳然觀其語氣蘇爲虛而王爲實  
蘇爲隱而王爲顯也豈元發嘗令王脫藁而再  
浼文忠一改竄耶先是滕受知神宗最厚以不  
合荆公出帥東京隨以妻黨李逢事謫池安後  
因考滿許朝見復中飛語謫知筠州則帝雖信  
任亦何當羣言之媒孽也是時讒人在傍又不  
當波及帝之過聽果如王表指數直言辨白情  
未必達而忌已先深欲免於咎不反重乎故自  
何所不有以以下蘇多改削不明言侃論但援引  
古人略加點掇如云晉王導廼王敦之弟也而  
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  
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  
終身之累又云凡今遊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  
有葭莖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

歐餘漫錄

卷四

四

不敢交攻况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廼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辭極悲迫而實未嘗言其所以然不辨之辨是善爲元發計者也書入遂得乞湖之請殆以是夫又滕甫論西夏書亦文忠所代余旣論此夏畦子亦嘗爲之評云王公之表切而激文忠之書婉而懷意正與余合

先大宗伯公逸藁

歐陽文忠公

五

家太祖太宗伯公久宦詞林篇章充溢晚值回祿散逸者多未及收先伯父比部公會刻午塘先生集若干卷行世時因謁選不暇蒐羅江陰劉冢宰公光濟先宗伯門下士也一見此集謂先大夫邵武府君曰公之著述詎止是耶卽與某幾札亦未見登錄遂爲朗誦府君時尚在諸生未及請補舉此推之宗伯公交遊遍滿海內流傳珠玉不知幾何而僅僅止此惜哉余切旁

求域於無力又非其時雉城仲孺鮑子龍佳憫

余斯志從渠近里呂山吳氏處錄數詩以示衢衢隨懇求得手澤數楮益吳氏之先爲觀瀾居士居士先莊懿公孫壻也無子以內姪字行可號充吾諱其恕者爲嗣而行可於宗伯公行爲姪博學善文最爲相得故所藏遺墨今雖散失猶富廼吳與鮑鮑與閔又皆聯姻此余所以幸觀先公之遺也衢所得者除先刻所有七言律歌餘湯錄卷四六五九三三七言絕二外又有五言排律一五言律一七言絕一東二悉列於左以志逸 題坦翁神樓圖夙有危樓好茲將短障裁丹青聊結構山水迺縈迴樹杪牕中見嵐光鳥外來白雲依枕席銀漢切尊壘清晝鹿常過四時花互開端居臨震澤移興自中臺形勝逾三島高明瞰九垓非關侯仙侶直取軼凡埃列子憑虛意王生作賦才如逢駕鶴者歡對定徘徊 觀碧巖泉翠壁

峭千仞清泉與眾殊懸流紛若線噴沫散爲珠

久坐寒侵面徐看濕滿襦山僧說靈異早曠未

全無四安與兄弟子姪譙別山色蒼蒼入畫

船金陵只隔綠村烟明朝鴻鴈分飛去雨路漫

涉共黯然又茲發從兄處有四安與諸姻丈譙別用韻詩十年一會在春船兩岸松

帶夕煙蕭蕭清宵須盡醉不知何日更領然

與行可東云昨舟中一闔輸帶所謂一日之

短便不可視小子爲不武也今以未成雲母帶

獻翁亦曰未爲全勝耳一笑留別詩擬舟中作

寄歸茲僕僕無暇及此望日城往不敢勤枉駕

非不願恐多勞也寄畫溪書不敢悞餘不贅

又東云坦翁寄以大篇欣幸之情過於得璆琳

夜光之寶高麗希檢之未獲想昨併燔於書櫃

中茲具粉牋二幅煩轉求翁作大字一書昨見

惠之章一書他詩賜懸齋中如日侍翁教何幸

如之橫縮俱奉往前題樓障已污之不知翁何

復用此第長者所命不敢辭耳殊惶愧因初自

省還有客來訪僕僕應接故稽留來价寬之繡

山直爲其兄所留故兒曹遂往東林彼固未嘗

外行可與李君也行可若約李君亦往則兒曹

得良友繡山坐寺中亦不落莫行可意何如陽

湖先生貺以厚儀兼費裝潢之貲會時幸致謝

近作一首書箴往傳一笑不肖所得太祖遺文

未及萬一尚當傳訪殫力購求萬曆癸卯春五

歐餘湯錄卷四

二十二日曾孫衡盥手謹志

簡吳允兆先生

昨奉清楊少攄渴仰第匆匆云別懷想俞殷辟

耆酌者跼望糟丘椒馨一撲不覺涎垂心酩耳

衛生也晚未識方隅安敢抵掌於長者之側顧

私心向慕窺見一斑邇歲以來海內文豪琅邪

新都繼踵淪逝齊盟寂寂狎主者誰僅有東海

緯真頗稱獨步竊嘗披覽諸集恐或標榜過浮

順風而呼自爾加疾假令屠生托落韋布未必  
聲望若斯此可爲知者道也弘正何李當時蓋  
亦掀然動人論定百年讀其文者未免有搏沙  
綴錦之議安知他日不謂緯真何大氏科第之  
英擅長時秭含毫制古鮮有兼才其間一有掇  
漢舉秦同聲傳譽若廼草澤豈乏高賢抱握瑾  
瑜苦淹被褐不附驥尾千里安希故曰不有青  
雲烏聲後世其真有激而言哉王李盛時獨有

歐餘湯錄

九

盧謝二子之後數載閒寥近者太原王生價高  
茂苑延州吳子直跨空同徒步起家識者已推  
牛耳鄙生不佞竝世子雲且梓里非遙幸交一  
臂不量庸劣每歎碌碌科名諒先生必不願以  
彼易此者狂瞽臆見先生儻以爲然而教之手  
所有扇一楮四敢求名筆曹桐老禽語四首副  
疎乞和萬惟不玉而慨諾之生當十襲奉作傳  
家光寵無量矣

允兆復

不佞賜趨古未至從時未能四顧孑然老益自  
廢幸自附於不鳴不躍者流尋將匿深山以待  
盡而已廼不意晚而遇足下過聽而收之予之  
雖一承顧盼驚下可前終恐小人懷璧實出非  
分皇恐皇恐至聞揚摧枕林靡不中的諷詠浹  
旬口有餘味其間評騭槩非不佞所敢詳然足  
下成我大矣能無一語讎也竊惟當代文章開

歐餘湯錄

卷四

十

創之功莫大於北地顧後賢短之以爲時屬草  
昧人文未鬯而北地所自命亦以爲未躋自然  
之化境猶之乎文人學子之韻言已耳嗚呼是  
唯北地之不欺是唯北地能道之而卒莫有出  
其右者譬之江河地中或淤或顯其源遠矣同  
志者盍溯而委之壑斯稱衆流合源今古且暮  
耳廼今百年以來風氣日降將謂張今愈盛愈  
茲將謂復古益近益遠毀則相傾譽則交市淫

嗟塞耳雅音日微嗟嗟風之不競寧獨文乎哉  
蓋古之導今皆今之不可無導以源也今之襲  
古皆古之不必有襲以流也雖然有能襲之猶  
得古之衰苟溯其源固有可合者在至如潦水  
暴濟徒使耳視者駭愕將恐不崇朝而涸是可  
與有源之水等觀耶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今之不古若者以其無有也是不在文矣是不  
在文矣足下才甚高志甚卓春秋甚富由此詣  
歐餘湯錄

卷四

七

曹吳倡和禽語

余爲覓太初詩浼友入雉城廼詩不可得而得  
曹桐丘禽語四格於呂山吳氏丹青書法並非  
上乘獨其語有風世之意特屬允兆吳君和之  
蓋桐丘嘗欲甘泉一和其和與否今莫可知顧

以余之好事而爲此舉也曹公其能無稱謝九  
原耶並錄之以示同好 曹 行不得哥哥人  
情反覆如風波誰云四海盡兄弟出門按劍何  
其多孔孟終身竟無遇至今吾道成蹊跬聖賢  
行事尚如此今之世道如吾何行不得哥哥一  
夢餅焦兒不食稼穡艱難兒未識沙田歲荒官  
稅多爾父難耕母難織豪家兒女恣肥甘縱欲  
亡身竟誰惜餅焦味苦要兒嘗知苦到頭終有  
歐餘湯錄

卷四

七

益婆餅焦兒可食 二 灼山看火蠶箔滿堂門不  
鎖南風吹繭焚桑柴看火須勤不當惰古來多  
少求利人求利無成反遭禍灼山看火 三 姑惡  
惡汝兄無情縱飄泊小姑不惜嫂多愁却向娘  
前將嫂虐嫂受欺凌不敢言淚珠暗滴無人憐  
姑還有日出門去安得常似娘之前姑惡惡紅  
顏自來多命薄嫁夫未必皆賢達莫恃娘前將  
嫂弱 四 末云禽語四首各備以形寄奉甘泉先

生以博一笑如有和章當書之左爲我增重也

吳行不得哥哥朝而張羅夕而揚波縱不

虞此虞有他音他行不得哥哥一婆餅焦兒不食

食之不饑不食無力可食不食無可憶二灼山

看火及今勿情一視蠶作勝於坐上一着蠶絲

勝於裸灼山看火三姑惡惡小姑所虐有拂小

姑姑不樂母拂小姑非嫂弱姑惡惡姑是事錯

四末云吾友閔康侯屬余以曹先生禽言四首

歐餘漫錄

十三

讀其詩太涉有意惟有意意輒盡耳僕本無意

人安能作有意語揮灑間聽枝頭春鳥啾啾爲

之爽然擲筆

鄭莊初無心殺弟

鄭莊不兄在後稷段之惡以驅逐之耳其初固

未嘗有戕賊心觀其一聞請制卽曰號叔死焉

它邑惟命應對之頃語出無心惟恐段之踵號

叔也乍見入井便有怵惕孰謂莊本無良心哉

五燈會元佛祖禪宗本支世系圖引

五燈一書辟國之史乘家之譜牒宗象教者安

可缺也顧曾是書者世系蔓延本支龐雜覽者

病焉余故演爲此圖列之篇首佛爲始祖列祖

爲大宗諸禪師下爲上出爲庶裔苞蘖有倫

源流無混儻得同志之上移圖更次庶令後學

開卷昭然發至之祖授受之際接漏衣鉢

鄙俚不經目之名賢冤羅入嗣無稽勿聽有

歐餘漫錄

卷四

古

識當自詳之

旁出法嗣傳八世止

旁出法嗣傳五世止

七佛

西天

達磨

東土

祖

唐

可智信忍鑒

旁出法嗣傳四世止

慧能大鑒

宗五

馬百山 臨濟宗 傳十七  
龍虎山 臨濟宗 傳十七  
龍虎山 臨濟宗 傳十七

石山 曹洞宗 傳十五

青原 石頭 天龍德 雲門下 傳十六

卷四 歐餘湯錄 卷十二

歐餘湯錄

五

歐餘湯錄卷第五

烏程閔元衢

讀李泰伯袁州學記

李泰伯學記前半敘事簡潔至論衆以後纔入議論首云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便把老生涎吻一句洗潑繼以秦漢並論以見有學無學之利害若茲亦可謂明快第既曰詩書又曰義利曰教道此亦不過同條共貫之辭耳何至勉

歐餘湯錄

卷五

二

爾有衆忽云治則禮樂不幸則忠孝前後不相照應豈必詩書義利之外別拈出此四字以訓人乎若見道之士一云謹庠序之教卽承以申之孝弟之義一云設庠序學校以教之卽承以皆所以明人倫無一龐雜語何等關鍵吾知泰伯之病有目來矣嘗觀輾然于拊掌錄言泰伯不喜孟子則斯文之無針線亦無怪也又末二語亦宜更置云豈徒爲國者之憂抑亦二三子

之羞便於對衆面談激切昔希文作記恭伯爲  
改一風字希文欣然樂從使九原可作恭伯開  
予斯言亦當點頭道是

名家詩文命題不苟

古人詩文固有深意卽其命題亦自不苟與今  
一二句時義題目相似篇中不過發揮此數字  
坡翁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詩云杏花飛簾前  
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  
歐餘湯錄 卷五

流水涵青蘋花間置酒清香發爭挽長條落香  
雪山城薄酒不堪飲勸君且吸杯中月洞簫聲  
斷月明中惟憂月落酒杯空明朝卷地春風惡  
但見綠葉棲殘紅細味詩語則題中有何字可  
增復有何字可減謫僊子春夜宴從弟於桃李  
園序亦然今世作者忽此務求題目簡約往往  
文不能合題題不能盡意令人撫文茫然莫有  
魏於三公多矣又坡翁潮州韓文公廟碑先說

文公次說作廟又次說潮州又次作碑題中字  
無一放過

弁州道涼舉主

弁州前續兩集詩文所載交游甚廣先大正公  
宗伯公以官論典癸卯南都試元美以是年中  
式豈其相與曾無隻字往來而兩集之中畢竟  
寥寥爾也卽別集所次皇明盛事述稱先公與  
先少保莊懿公爲叔姪尚書亦欠詳考蓋莊懿

廼先公從祖以祖孫而認爲叔姪抑何鹵莽以  
舉主世次而猶且茫然安問其它又贈公孤宮  
臣表公係太子少保不與其列何元美之秦越  
舉主直至是耶嘗閱其師說有曰先臣霍公舉  
南宮第一不爲座主稱門生旣知舉亦謝諸生  
不相通味斯言也元美忘其所自不亦宜乎嗟  
嗟陸氏一莊荒蕪墾闢亦何足軒輊敬輿然自  
先公卽世兩先贈君相繼云逝筑筑弱息狼狽



羣張適元美分汜浙西重爲獮獲後得稍甦先  
太府君躬沐其庥固嘗口之以詔我後人者也  
元美用情不見之言語文字而特爲左提右挈  
其遺孤亦賢於世之滿頰煦煦者多矣

古今之富不同

陶朱猗頓古今稱富者必歸焉而萬世之下渺  
克儼此兩人者抑何故哉古者民無常業而利  
不得以一人專故兩人稍稍出其羅利之術居

歐餘漫錄

卷五

四

積之富比之中人之產似爲迥出萬萬而富之  
名甚易而且求竊嘗料之當不過此時一郡一  
邑中之多財者爾若迺今之稍稱富者卽已珍  
貝列屋貲埒王侯而通都大邑之間指屈無量  
不惟不名於後世雖僅千里外已寂無聞此蓋  
民無常業而所在豪強得以兼併是以富者之  
多不可勝道正所謂越無鑄燕無函非真無也  
夫人而能爲之也當今之時豈少富哉亦夫人

而能有之爾噫吾於是而知陶朱猗頓之得名  
於天下民已不逮於古矣而况陶朱猗頓且不  
足名於天下民又何以聊生也哉

漢文如唐詩有三等

今人但識唐詩有初盛晚之不同不知漢文亦  
有此三等高祖惠文可稱初漢景武盛矣昭宣  
以下晚矣至於建武永平之後愈益卑弱若潛  
衛中政四論氣象何其萎薺撒花幸有孔明可  
謂迴瀾旣倒矣知文者能自得之

歐餘漫錄

卷五

五

富空

三紀太初逸詩

余雅好孫山人詩然每疑藁之必多逸也適聞  
鮑仲孺之叔稚弢君有山人詩抄約千餘首常  
攜自隨始信余疑亦非謬矣因介紹仲孺求之  
不得深爲耿耿已而聞山人至湖掛瓢於何山  
之歸雲庵庵僧有藏其藁者錄其副墨大都先  
爲張稚通氏所覓鮮不入梓後又關吳甘泉先

生之齋尚存山人手蹟一卷願見之亟狂不能  
禁特浼相知購之呂山吳氏又不可得不得已  
而囑其族子賺錄其未行世者久而獲之凡詩  
四小序一柬一皆以與甘泉公者備識如左以  
見余愛慕山人之癖然非山人詩文曷令人之  
愛慕直至此也萬曆癸卯嘉平五日歲溪里晚  
閔元衢識 蒙示所和曾南豐秋夜露坐長  
詩悽惋可掬余遂走筆和此 攬衣下中庭皎  
皎餘漫錄

卷五

木

皎月出早一夕西風生炎歎頓驅掃窮年走他  
鄉紅顏漸成稿仰觀參與商令人愴孤抱美人  
天一涯青尊共誰倒聖賢有遐躅詩書恣蒐討  
百年瞬息間人生不長好 唐岑嘉言聞商  
山老友云太白山採茯苓見異人幾百歲眉長  
數寸身不製繒帛悅之遂有獨往之意爲之作  
歌友人吳甘泉會余親自太白山來偶談反此  
事蹈前韻作語以遺余因倚歌以和答 憶昔

老人隱太白亂髮過肩眉過尺手種白榆最高  
峯黃河灌溉元氣鍾閒來偶訪華蓋君倒景騎  
過蒼精龍齊州九點烟如線自註見李長吉詩三山如  
砥海當面島中有桑今得知長條拂日身萬圍  
物象變幻等常事塵世已經幾是非老人於此  
親曾識丹髓琅芽心自得回頭欲笑嘉平帝不  
使黃金鑄顏色 贈別友人之梁宋 壯志  
輕離別縷刀拂霜明他方正多事中原誰請纓

卷五

七

彩裘違故國琴筑歇芳聲勸爾一杯酒出門空  
復情 偶得鳬塘坦翁舊號東有一斗糙米分粥  
之戲因口占小詩以奉答第解嘲也錄上一笑  
薜荔山中製作袍歸來亂髮笑刁騷白魚青  
菜桃花飯不識人間米價高 三隱逸詩序  
隱逸之士尚矣余於秦漢而下得三人焉曰  
嚴子陵徐孺子陶淵明夫三人者是皆抱天下  
之道而隱者也天下之道出處兩端其大者也

時之可否義之是非出處所由定也三人者是  
矣若廼審其才以自放悅其名以爲高撫憤而  
往離人而立者皆未可入三人之列也余作三  
隱逸詩詩在葉中東云久不會不知尊履何似然  
不過草堂作俗人耶近作三隱逸詩稿寄通久  
別之情兼見山人近來懷抱耳莫直以詩視之  
也

又吳氏卷內有薄暮一首兩疊見塘先生韻詩

歐餘湯錄

卷五

八

考之湯藁亦有之題曰和劉元瑞參政夜歸見  
寄末聯竟殊卽前亦微有不同余以當從手蹟  
是以錄卷詩而以藁註焉林下輕涼愜素裾兩  
晴薄暮景偏餘閉門句好人歸盡藁作香殘後搗藥  
聲高月上初意外區寰藁作世上風塵元自厭山中靜  
業未全疎平生長物君應美政有牀頭種樹書  
藁作他年秋後來尋我同在羅浮頂上居

與吳允兆

曩者鄙生不量寡昧輒抒僊語以瀆大方已  
念之未嘗不捫心皇懷伏承門下忘其固陋報  
以宏辭似欲引掖晚蒙示以作者涯涘顧索途  
瞽瞍向慕良殷恐終未及一望洋爾且也仰乞  
珍奇未敢必獲而廼名書雅什翰藻淋漓十襲  
潛發光怪閃爍貪夫無厭更覲不休鄙生近有  
增定玉壺冰一集朝華夕秀掇拾頗遐高蹈清  
修庶或有取家元昆氏稍引篇端竊惟敝帚千  
歐餘湯錄

卷五

九

金人私所有而未足取重於人人必藉爲世  
椽有如門下惠徽一敘拂拭增妍鄙生輯錄之  
勤緣附驥以千里未可知也先知覺後幾借釋  
狂本門下雅意而矧伊山斗跋予可瞻伏懇慨  
俞幸無金玉

允兆復

不肖素無奇而比年頽然一枯禪矣顧足下文  
其昔之陋而忘其今之衰鄉者賜教累數百言

予之進之至深切迺不肖媿媿爲報未免求伸  
於知己而涉於誕至今惴惴焉自虞其逸口而  
再拜芳訊殷篤有加終然被春華於陳根廢穎  
不能不翹然興起足下入人深矣感刻感刻讀  
足下增定玉壺冰使竹林嵇阮諸賢遇之自當  
把臂入林無論玄敬所委容新正報命徐子與  
嘗敘其書乞并梓之歲首禽言四條中有灼山  
看火卽布谷也江以北釋其音曰家家插禾其

歐餘湯錄

卷五

十一

允兆再復

不佞累月病內熱方書無効日誦玉壺冰幾條  
遂得甦耳近日病小間勉成一敘報命竊謂晉  
魏間諸賢若將不臣而不能不臣傲然不羈豈  
盡出無謂而史氏槩以放誕病之寃矣不佞敢  
爲諸賢一洒之而因原風氣之所由來旨有專

重焉淺識無當惟大方刪潤是幸

書癖

余生平雅無他嗜意向欣契不覺獨與典籍相  
慇懃余不辰家禪貽函百無一及自志學以後  
卽勉力哀羅眦睇響投捐購無靳趾所未逮遍  
窮旁求或有藏韞奇編請錄不勘日收月累丁  
酉迄今筐篋遷迤殆已若干卷矣比於古稱曹  
倉鄴架墨莊書巢之富奚啻繭絲牛毛而人跡

歐餘湯錄

卷五

十二

吾售置之勤也遂以書癖相訾嘻此實警我其  
何以當嘗聞白太傅自道云人鮮得中必有偏  
好設不幸吾好利貨殖多藏賈禍奈吾何設不  
幸吾好博奕傾財破產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  
鍊鉛燒汞無成有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  
自適醉吟不猶愈乎由斯以推余之所好旣已  
遠彼不幸而沉湎斷簡脉望盡書畢生以此自  
娛似愈羶逐然緬想白傳引甌撥酷掀髯朗笑

方媿何日可以埒丘池也甫貯百甕寧自多乎  
余於是癖興不減此甲辰正月晦日歐餘子

名公雅諠

余向慕坦翁翰墨收輯頗多中有與李有竹東  
一幅極可解頤此翁素極清嚴而與人小札時  
雜恢諧有如此者筆之以充談藪東云偶記得  
吾鄉題壽圖詩一首附上一笑竹裏一隻雞

類大雅也○

草中一匹狗

言鹿形欠雅  
有狗態也

穿綠

歐餘湯錄

卷五

圭

穿紅人如何那等醜

言人物糊塗不佳也

得壽老先生當

中坐叉手

言畫如傳神  
欠風流也

既不解閒行又不下堂

走

言其坐待客來  
松慶欠趣味也

看此十個人分子好吃酒此

圖有如此詩想但凡慶壽者即用此樣處處雷  
同畫桃符家數也可將去賀了別人另畫一幅  
何如休怪休怪穿紅的是我是我

姚海屋哀輯諸家葬錄

墓誌表狀碑傳所以紀人一生履歷與其世系

歸藏之地上可備史氏之參考下可足家乘之  
追述非他文比也世之爲人後者當始葬時亦  
知假重名鉅之筆以爲光榮曾未幾時卽屬弁  
髦况落落異屬有不視爲覆瓿需乎我湖姚海  
屋先生獨注意於此凡懿親故戚葬錄必隨時  
收儲汰枯拔良其間楮板有修短廣狹之殊必  
裁長補短較若一冊不知凡若干年始得彙就  
五泰前手書目各識字數於篇終殆欲梓之未

歐餘湯錄

卷五

圭

就厥志意良苦矣歿後夏畦子請之其子顧已  
失一十襲珍歿余間披閱語夏畦子曰此雖不  
稱全集而一時人文故實大略可觀非逝者異  
人卽作者偉筆儻異時或有採擇則先生之盛  
德亦足頌不朽矣不佞無似竊有同好遂授之  
副墨錄成檢閱之餘緬思所自不能忘先生羅  
畢之勞且將更求其一以完其舊也遂紀由來  
如此後有覽者勿詫余兩人何辟嗜云

邵武府君不阿權相

府君 賜第登江陵相子之榜領尹安成邑人

劉御史 嘗以劾江陵謫戍潛歸其鄉府君拜

官之辰江陵召飲意蓋有所囑也府君托他辭

不赴在任歲餘劉竟保全無恙相知者謂云劉

氏安閔氏必遭螫矣歲壬午江陵物故府君幸

免或謂安成聲價當自此軒府君卒不自張故

世亦鮮知揚許僅尋資郎署甫擢郡侯隨請告

歐餘湯錄

卷五

而逝悲夫

勝國葬法

葬者藏也所以藏其身也多貲以殉何益然歷

代尚侈惟勝國諸帝用椁木二片鑿類人形小

大置遺體於中加髹漆畢以金圈圍定送至直

北深埋隨用萬馬蹴平俟草青解嚴則已湯同

平坡時祭僅以一駝認誌

詳草木子○又按熊

沙漢雖歷年餘能記其所涉之途大元後宮有

良葬沙漠不封不樹以萬馬平其地春草生

守高者莫如原葬時例殺一駝駒登墓駝母叫  
號不已下年墓祭乘駝往彼直至其所兼地高  
少水駝以前足履沙  
長號掘之即有泉出  
此雖夷狄遺風既獲藏身

金聲玉振集誤

小爾雅漢孔鮒撰見孔叢子宋咸注近刻叢書  
逸史及四十家小說等書亦皆明甚汝郡袁氏  
金聲玉振集誤為崔仲鳧著收入撰述部以漢  
為本朝以崔易孔豈其不詳考耶抑以世可

歐餘湯錄

卷五

欺耶

歐餘湯錄卷第六

烏程閔元衡

何大復

李德裕文章論曰文以氣爲主氣不可以不貫不貫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金璞之寶此論文字之病深中大復之文若空同謂云搏沙弄泥則似其破碎而未究其真元又蘇子謂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之紐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大復文章其斯之謂乎

夏畦子偶題錢叔寶赤壁圖

余家有錢叔寶赤壁圖迺贗筆也夏畦子間題其額余不獨喜於得文喜雪坡翁誤用曹事之謗用錄於藁云坡翁自湖被逮左授黃岡職由不知緘口之故而賦稱孟德安在世雄當時朝貴流聞更宜痛骨而卒多含忍豈亦味翁之旨

歐餘湯錄

卷六

一

歐餘湯錄

卷六

二

而憬悟乎迨至於今舒李羣小遺腥叢嚼韶華勢焰轉眄滄漚若廼舉杯赤壁者不知經幾何人矣獨翁一觴一棹永懷爭傳繪以丹青宛然在目信乎士之自立固有周行不在嶮巇也嗟嗟光風霽月何歲無之壬戌秋光亘茲快靚非藉人豪灑落染翰淋漓奚致鄭重若此然則高明曠宕之彥世豈乏人第不逢名碩品題將不終古晦寂者幾希耳或謂周曹用武固在武昌蘇子所遊相去遙越得無趁筆之誤乎噫盍觀賦曰東望云云則是煙波指顧之間因此及彼感慨係之寧必身履其地始可潤我楮毫是又元豐以來坡翁未滌之謗斯爲別白後起相知未必無裨於先詰也圖中髡而指者參寥耶辨才耶佛印耶考之傳記並未嘗與禪家傳會良史必不以馮致語叔寶氏此無及矣嗣後更宜詳之

金刀記略

鮑仲孺嘗爲余言晉書載記慕容德金刀會合事始終有致堪作傳奇世罕知者余以其名頗雅喜閱其詳顧性疎慵久稽披檢甲辰仲夏僕僕俗全馴至火疾意不自得忽憶前語取而讀之擊案歎曰非鮑子啓予寧知合劍分鏡之外復有此哉因摘其槩用廣疇聞慕容超者北海王納之子南燕獻武皇帝德之

歐餘湯錄

卷六

三

兄子也符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於張掖德南征晉留金刀於母公孫氏而去及垂起兵山東符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以耄獲免納妻段方娘囚之郡獄獄掾呼延平德故吏也嘗賞其死子感之將公孫氏及段氏逃之羌中生超年十歲公孫氏瀕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於呂光及呂隆降於姚興

超又隨涼州人徙於長安段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恩於是娶之超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廼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兒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矣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廼歸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及祖氏語德撫之號慟名之曰超襲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置吏德無子爲超起第於萬春門內頃之立爲太子嗣位超母妻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超遣使送之於是母妻得返

歐餘湯錄

卷六

四 三頁六

松陵處婦二難

松陵曹孺夫禱者湖廣無憲桐丘公 孺子少癩不諳人世事弱冠公慮誤聘錢氏女辭婚錢父不可曰此兒女命也姑待之壯當且愈公舍



之爲糾側室沈以嘗與居數歲若無覺焉於是  
申辭錢父不得已而允女聞欲自經不得又稱  
病不食毋強之食父潛爲改字於溫女知復不  
食毋百端慰解始蔬食及溫請期益欲死不得  
廼謬爲談笑如故父母意其志移親迎前一日  
女澡更衣若爲出閣狀命侍者各出澡廼闔戶  
東向夫居而經三日面猶如生越二年孺夫疾  
劇戲火自焚時沈年二十有一終喪董安人憐

歐餘澇錄

卷六

五

之曰兒以廢疾累汝不嫁將何所歸吾當資汝  
如吾女以報汝沈泣且踞曰公子之不幸妾之  
不幸也命實爲之何累焉錢嫡未歸且猶自盡  
妾既歸矣又誰歸哉命憲公始以仲子合州判  
子大武爲之嗣享年八十有五先是按史疏請  
兩旌適肅皇諱言死喪獨准旌沈節沈又願  
讓於錢不敢先嫡卒以不得如志爲憾嘻亦奇  
矣哉彼孺夫蚩蚩無論已廼錢女未諳伉儷之

愛沈雖爲側室亦曾無牀第之懽顧一慷慨捐  
生一從容就死抑何後先相媲美也夫節烈之  
媛世亦恒有獨無若兩氏之萃於一夫而且均  
之末識人道則誠終宙所希聞耳余素喜談人  
間貞節事偶閱杜靜菴先生所著孺夫曹長  
公合聘室錢貞女副室旌表沈貞婦參葬墓誌  
銘深加歎異竊取而刪次之稱孺夫者先生以  
禮雖爲人夫猶孺子也余因謂兩氏亦當稱處

歐餘澇錄

卷六

六

婦云

龍西谿念奴嬌詞

田廬重葺勸谿翁休作千年調指新屋數間連  
舊屋團轉不愁風雨買得林丘旋開亭榭意思  
而已矣雖然節省短景只消如此陶宅李莊  
幽邃深藏少出安樂從今始夏麥秋杭時歲好  
舍舍雞肥酒美婦要城居兒嫌產薄絮語常當  
在耳勞生自苦更到何年知止右調一首廼龍

西谿公爲莊屋新成作也公名霓金陵人歷官浙僉憲後僑寓雒城與孫太初劉南坦吳甘泉陸玉厓結社爲五隱我湖風雅時稱中興諷詠詞旨恬澹寡營視世之土木疲心而勤苦一生者奚啻雲泥而已

收輯孫劉遺藁

孫太初劉元瑞並非湖產因愛我湖景物遂偕流寓清風高致迥出人寰實於蒼雪生光矣余

歐餘湯錄

卷六

七

生也後不及快覩兩公然私心輒向慕焉以爲兩公言論丰采無能炙矣而其性靈所洩發爲文章流布於斯旁羅把玩庶挹兩公於聲歎乎太初舊有湯藁取而讀之其不足者爲補若干首備識元瑞之文散見諸書者無幾而詩尤不能多見余心欣慕遍爲訪求凡手蹟副墨舊卽捐貲新卽傳錄奏議詩文計得於其家者什七哀於他所者什三積成鉅編非復曩之寥落矣

嘻兩公遺玉豈必藉余以昭顧亦罄吾景仰之心焉耳元瑞舊未有集余將刪次入梓太初補遺隨綴末簡庶與湯藁當欣賞合璧云甲辰六月二日衢

坦翁留意後名

坦翁碩德雅望已爲當世所推奚假名文爲重然翁嘗乞傳於李古冲履略於張石川生誌銘於王浚川似亦置意於身後名也先民有言三

歐餘湯錄

卷六

八

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豈足爲翁累哉余輯翁集合顧箬溪誌許石城頌雷古和表附錄一卷以成翁志

左編例失權衡

荆川先生左編一書取左史記事之義君臣各以類從淑慝昭然善矣善矣第以昭烈溺入鎮例不無可訾蓋昭烈赤帝之裔獻亡當紹正統宋儒固有定論矧其轉徙間關百戰之餘始得

建基巴蜀其與受朝命以鎮一方乘之竊據者  
不侔且諸葛武侯既已比肩鄧侯輩之相例顧  
昭烈武侯之所北面者也迺不得同於漢高以  
下諸帝乎黜其君而予其臣自相矛盾明矣聞  
此書大旨雖出自先生尚未及詳定故其門人  
動以荆川子意若曰爲辭宜其中多滲漏何敢  
輕以訾先生哉

#### 四行各能生火

歐餘湯錄

卷六

九

木能生火人皆知之至於金水土之能生鮮有

知者範金爲鏡面有一凹古名陽燧

說見筆談晴和

之辰執以對日內畧反射相對愈正其畧愈歛

而小有煤之楮一接卽發

淮南子注云金杯映日亦能隨影發火

又藏金每現火以水晶一圓對日懸之自有

內照之畧如鏡楮引無不灼然龍行雷火本草

云獨此陰火見水愈熾今夫石與煤皆土也石

可擊煤可爨又平定之浮山所產諸色石可充

膏油則土亦未嘗小生火也又吳綾出火髮中  
現火物之能生火者多矣豈獨木乎然木之生  
火嘗試杉木之上以一杉爲鑽不必有錐上蓋  
一碗爲冒一人掌之一人急急牽扯火卽勃生  
非特鑽鑿方可取也

#### 夏畦子薜荔辨

歐餘湯錄

卷六

十一

騷經及九歌稱薜荔者數四緣此後之詩賦家  
動以爲辭至究其爲何物舉曰選集註並云

香草而已竟不詳其形狀偶閱韻略薜荔下解

云卽今之木饅頭也余因疑若果此物屋影牆

巔每每見之何香之可貴迺辱詞人之津津乎

適隣有敗垣自踵至頂纏綿蒼鬱大同小異凡

有三種間與友人語及友曰古稱龍鱗薜荔此

垣之下葉小而圓微有長意色如橘綠形類魚

鱗諺所謂貼牆草者是也

又俗名鐵壁青余信爲然旣

而思之經曰貫薜荔之落藥九歌湘夫人曰罔

薜荔芳爲帷此草旣無花藥可貫又不可結而成帷屈子所陳殆非此矣垣上復有細軟蔓枝葉始放時亦圓小微尖色淺綠及久漸長大似茗色深春夏之交開白花五瓣有香略近茉莉但其花不能如茉莉之久也且有嫩枝飛灑與扁豆延絲相似旣有花藥又枝絲可結此爲薜荔無疑若木饅頭者其枝梗更粗其葉比貼牆者更大不足取也今世幽棲之士多好植貼牆

歐餘漫錄

卷六

生

草以其循牆密布翠碧可愛倍勝蒼苔又潛頴錄曰粉牆上用淹魚腥水或字或畫塗抹其間此草喜腥必赴腥延結宛如人意果爾固宜植之者多但屈子所稱在彼不在此余約以三言辨之貼牆無花而無子木饅頭有子而無花薜荔有花而無子又山鬼篇曰被薜荔兮帶女蘿選註云薜荔女蘿皆無根緣物而生夫曰緣物是矣不知女蘿卽今之金銀花薜荔之蔓逐節茸

茸二物皆寒暑不彫芬芳雅澹是以比興者不  
舍豈無根而能若是乎此亦不可不辨

### 食少事煩

說者以武侯食少事煩爲敵人所料不知武侯政以此愚之也蓋是時司馬懿畏蜀如虎甘受巾幘之辱終不敢以一矢相加遺武侯亦莫如之何故使者之對陰命權爲此言未可知也未幾中管星殞廼天之不祚劉氏耳豈仲達不能

歐餘漫錄

卷六

生

料於旣死而顧能料於生前哉古之名將武滅竈以賺魏或增竈以懾羌或善飯以示壯武侯食少以示弱英雄出奇各自爲用不可測識往徃類然執成敗觀之見以爲拘矣

### 聞雞起舞

世論聞雞起舞者舉嘉士雅感時思奮之志及閱晉書本傳後史臣云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直與時評大相刺

謬有能主此應試自必動人

二趙謚音相紊

徽宗時丞相趙挺之之子明誠與妻李清照並嗜古書藝器著金石錄三十卷明誠歿後清照再醮氏族大全書以明誠爲趙抃之子若謂貽羞清獻間中今古辨曰抃在神宗朝與安石不合挺之事徽宗爲右僕射大全所以誤者由二公同謚清獻故也及閱梁谿湯志曰挺之謚清

歐餘湯錄

卷六

圭

會典士民便覽

會典一書上自郊廟官府征伐封拜以及士夫民庶婢使教坊其間禮儀品式靡不該載今上十五年又重修輯自上達下皆當遵行第卷帙浩繁經生學士苟非博雅世家鮮得寓目

而況窮鄉萌隸之流乎宜乎政異俗殊有識長

太余嘗莊誦此書竊謂典禮昭垂凡外庭之所及議敢不奉行故事者百無二三若夫縉紳韋布之家五禮五服之類十無一二遵照章程豈其自專湯越軌度緣不識會典所載云何故爾愚意除軍國重務外其有關官民鄉里日用之不可缺者採掇凡一十二卷計二十四條第以乾德分乾元亨利貞五集約爲輕編名曰會典士民便覽

歐餘湯錄

卷六

圭

庶幾家傳戶誦一道同風有神教化者不淺或曰子言是矣其奈割裂之戾何噫孔子刪書周書亦在其內我郡敬菴先生撫閩亦嘗有律纂教民誦法聖賢奚虞獲戾

官員禮 庶人禮

以上五十九卷

文武官冠服 命婦冠服 進士狀元生員

吏員冠服 士庶士庶妻冠服

公使婢使  
人等附

教坊司冠巾服

以上六十一卷

房屋器用等第 六十二卷

品官冠禮 士庶冠禮 以上六十六卷

品官納婦 庶人納婦 以上七十一卷

鄉飲酒禮

里社畢鄉飲酒禮 圖附以上七十九卷

里社 儀注祝文附九十四卷

品官家廟 九十五卷 品官喪禮 九十九卷

庶人喪禮 一百卷 喪服 一百二卷

歐餘湯錄 卷六 五

職官墳塋 二百三卷

歐餘湯錄卷第七

烏程閔元衢

常熟二碑

家君以雲間通守移署琴川時邑中櫃銀出放無法吏胥每歲受賄約有千金於是櫃役最苦偏枯京貯莫進主計丞簿被督皇皇家君建議均收均放監司按使曹公 時聘覽之 大為稱賞隨命勒石末為遵守彼民至今稱

歐餘湯錄 卷七 一

便前此本邑櫃收多勒耗贈隆慶五年姚江張龍津公 對 到任甫月廉知此弊亦嘗豎石痛懲故邑士大夫頌曰洞悉民瘼剔除不宿兩公若伯仲然今堂之左右竝建豐碑茲錄其文儻觀風者寓目於斯得俾每邑出納必以是為法程憔悴幸少瘳矣

一裁革櫃收勒耗碑記 辛未 姑蘇之賦甲於東

南而常熟在姑蘇號稱巨邑邇因賦重役繁災

荒頻至十室九罄矣余自顧移熟綰綬以來每見疾苦之狀輒惻然痾瘝自媿謏劣未能登之殷阜顧嘗聞之省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非爲民牧者所當亟加之意乎本縣會計徵銀歲約十二三萬如遇傾銷起解每兩火耗四釐解扛六釐此載在書冊有定例也日久弊滋經收之人額外倍索有一兩加至六分七分其最少者亦不下三二分焉余蒞任甫月訪知其弊遂按

歐餘漫錄

卷七

十一

治之彼愀然泣曰某誠有罪望垂聽焉余一一研審始知拆封之時吏書門阜等役皆有常例如蠅橫腐環聚需求其強梁者則公然攘臂拒頭亦不敢怒及其正數虧損含淚賠償僅免罪耳余始而疑旣而博訪咸稱此弊非朝夕矣夫糧長之一分人戶之二分也柜頭索糧長糧長索人戶展轉聚斂竟爲奸胥悍卒之魚肉民窮財盡之秋何堪此橫征哉又因是重有感焉治

流者必澄其源模影者必端其表苟余行之有迷而徒以嚴刑峻法繩下是源汚而表弗正也民心至愚且至神將誰欺哉於是懸之禁諭矢之天日舊例有所謂明加一分者悉已之畸零所積每兩亦不下一分之數卽以四釐爲火耗六釐爲解扛外此而更有餘羨則本縣交際禮儀酒席之類咸資焉聽其自餘非取盈也柜頭有仍前加勒者許糧長人戶赴堂直稟輸將者

歐餘漫錄

卷七

十一

三九五

自是爭先矣本縣一應糧差自船頭而下卽稱柜頭每歲有裨補役米八百餘石余蒞任初充是役者尚有二十餘人以其難也余恐役繁弊滋僅留丁產相應者八人餘悉蠲之後遂爲例夫吳中糧役北運最難喪身罄家往往皆是若柜頭則有納有出擇一謹厚者充之足矣艱曷故哉惟無名之費百出而柜頭始告困矣是在爲民牧者一加之意余興言及此非敢市廉獵

譽也民瘼官守所係匪輕同志者試一覽觀必  
有以知余之深憂矣

一均放櫃銀議碑申文 乙未 爲懇乞申立成規

以平役累以杜奸弊事據通縣收頭某某等呈  
稱本縣諸役惟櫃頭最苦其間出放之弊多起  
於狡猾之徒如馬役卹孤等項無賠耗者鑽刺  
放支如金花等項最多耗贈者躲避不放以此  
櫃頭雖同而苦樂頗懸荷蒙蒞政體卹民瘼定

歐餘湯錄

卷七

四  
八十五

爲均派均放之法奉行以來咸樂至公具稱蓋  
善祇以暫署下邑竊恐日後良法廢弛懇乞申  
請憲示以便永久遵行等情先該本職照得本  
縣歲徵銀兩設立櫃頭近奉憲規櫃頭但令放  
銀不煩差解謹已遵照奉行矣第於放銀之中  
未免有輕重不均之弊蓋同爲應放之銀而其  
間有折耗甚重者有折耗稍重者有不費折耗  
而輕省者輕重既殊善爲鑽謀率就輕而避重

歐餘湯錄

卷七

五

安分自守常有重而無輕胥辦任意于權衡奸  
良頗殊于忤愠惟以輕重之等不明列之章程  
出放之規不曲爲之均派則其弊隨生本職承  
委代庖雖僅旬日目擊斯蠹深切不平如本處  
水陸官兵犒賞銀兩較之京庫金花此爲易辦  
者也乃有櫃頭周某構通書手劉某竟于一  
名下坐放前銀本職查明委屬占輕欺弊由此  
推類則得志者不知凡有幾人而含憤者又不  
知凡有幾人卽行遍詢咸謂宿弊相沿向未清  
革因欲別爲出放輕重差等使各役循守而行  
又恐弊竇多端頗難洞悉帖行縣丞李興棟范  
愚從公酌議報稱萬曆二十二年分府帖會計  
額徵平米若干應兌本色米若干除徭里銀二  
萬六千九百餘兩另徵外實徵折色銀一十一  
萬二千六百有零清查支放一節欲使輕重適  
宜定爲平準良法訪之輿情未有不稱便者第



本縣原分東南二倉倉有四場櫃頭有八欲使櫃頭之均放先當使櫃頭之均收何謂均收通縣折銀約有一十一萬二千餘兩而櫃頭見有二十四名每名各有四千六百餘兩之收數矣向來衆櫃分三班前後輪收如必待前櫃收足四千有餘之銀方使後櫃續收者接管則錢糧既浩而奸民下戶止完一二三四五分者有之收于前者常易完易完則收必多收于後者常

歐餘漫錄

卷七

六

難完難完則收必少惡能免偏重之弊耶故頭班既有八櫃則每櫃收銀先止二千該班或已收完則二班三班之收俱照此數由是頭班更收若干後班亦以是爲差等前者之收固不爲多後者之收亦不爲少此見行之事例能使衆櫃該班之均收可爲該班均放之張本矣何謂均放該班既已收完則應放者必取足于該班之櫃或輕或重各以等分此不加多彼不加少

雖有賠費人各當之如頭班放完則二班三班之放亦以是爲平準是各櫃該班之均放可爲後日均放之良法矣但各場之人戶銀數固不甚相遠惟南倉之第三場人戶不多投櫃之銀亦少如必俟此一場之收完而後使七大場之同放苟或上之責取者勢迫于燃眉則下之起解者不容以少緩下之起解者如此其孔亟則櫃頭之出放者惟恐其後時安能以七而待一

歐餘漫錄

卷七

七

耶又當爲變通調停之法如七大場收至十分則一小場亦必收至三四分矣大而重者所放認以十分則小而重者亦認以三四分大而輕者小而輕者亦皆以此爲率則錢糧之支放以時而支放之次第不紊其他徑里四櫃銀兩出放亦有輕重並當準則于斯焉據此覆議得衆櫃收銀悉照有行事理固無不均之嘆衆櫃放銀誠如前議均派足爲不易之規顧每班出放

輕重適均是矣然同此班也而人戶之投納者寧無多寡之異乎同此收也而上下之催取者寧無緩急之差乎多者必以急而先矣少者必以緩而後矣一先一後偏重者有之偏輕者亦有之又何以使放之均也大抵放銀輕重雖有三等先于各項之最重者總計若干于歲編櫃收每名通融均派應放若干如遇某項支銀若干某名適足應放之數則儘一人之見收者放之可也如遇某項支銀若干其數甚多則儘二三人之見收者放之可也如遇某項支銀若干其數甚寡其一人應放尚多則放足此項又待別項放之亦可也如數項並支數人並放儘完派定最重之數而止不必其多放也或于派定最重之數終有未完亦必不容其少放也重者既如此其均派矣稍重者亦總計若干每名通融均派若干至于出放亦如放重之例不必多

放不容少放其于稍輕者亦總計若干每名通融均派若干至于出放雖願放者甚衆亦不容其放多且于三等均放之中又限其先放重項若干然後許放輕項若干誠如是也向也巧于畏避惟恐放重之多而今則不患于多矣向也務爲遷延惟圖放重之少而今卒不可少矣與其後之難收孰若前之易足與其守候于後孰若蚤畢于前顧見行事理雖曰前班先止收若干後班亦止收若干周而復始絕而復續若可以稱均矣然始一周也前者固在于前繼一周也前者又在于前將見人人樂于前班而苦于後矣又何以使之均乎蓋若三班既周之後卽令末班上櫃繼之次班又繼之頭班則易于始者復艱于終後而難者又前而易是則可補見行均收之所未周而又可爲方議均放之一助也如此法一行則操縱之權在我獨持雖吏書

之舞文者莫獲肆其罔上行私之術畫一之法  
與民共守雖奸豪之狡黠者不得遂其避重就  
輕之謀而主計操衡于上者偶有窒礙難通之  
際且隨時潤澤于其間庶于補偏揅敝之方未  
必無裨于斯邑也已經行令各櫃少試其端今  
據咸稱便益呈懇具申未爲遵守隨備緣由通  
詳兵糧二道蒙蘇松常鎮兵備道湖廣按察使  
曹批據議均收均放條分縷列奸猾不得規  
歐餘濬錄 卷七 十

乾象

昔人云天體如瓜辰極如蒂則其體本圓星辰  
四布或隨天而左轉或逆天而右行四時流旋  
未嘗少息今之圖乾象者環如一餅周圍列曜  
團聚圈中上下四旁茫無辨別東西南北一定

不移獨步天歌下有看中星法云某節某更某  
度某星中見僅有四時之分而用力亦頗勞矣  
愚意以二至二分列爲四象各開一時一面之  
星其連接之方東至某星某度西至某星某度  
南北亦然如冬至一象釜覆於上則以夏至一  
象覆之在下而吾身處其間每昏及候仰觀其  
可見者默億其不可見者而全體覩矣二分互  
候亦然卽非其時而懸之座隅以身居中隨時

歐餘濬錄

卷七

主

想像均可指掌今監有渾天儀周布星象亦此  
意也第渾儀必人在天外而觀天不若四象之  
設人在天中朗朗然爾蓋明堂有四照而筋骸  
可數天文有四象而垣舍分明其義一而已矣

遊名山記跋

昔子長遍歷名區而發爲文章汪洋爽朗余從  
舞象讀書至此未嘗不慨然慕跋因咄咄罵曰  
丈夫墮地卽有孤矢襟期奈何跼蹐轅下駒耶

已而顧念方日理朱鉛窺園未暇故卽我湖山水清遠傳播寰中第知矻項伊吾而黃龍碧浪尚未辨北南况也岳峙江流奚遑登涉於是取慎氏輯而閱之厭其冗雜復取東萊臥遊而閱之廼當年後進之所輯錄又鹵莽無據而徒有其名好事心知貽我遊名山記披覽數過栩栩神飛藉令厝足於斯安能悉其委折探討故實直抵是乎子長以名勝而助文機玄敬以文華

歐餘漫錄

卷七

三

而描勝槩孰謂地靈人傑不相爲增益也異時少能自豎解脫樊籠偶則軒轡奇則瓢笠接子長之武躋九疑會稽挾玄敬之編按其舊述發其未聞放於東岱南衡補其所未及庶幾豁膺臆抒壯懷未知得果願否否是書刻始梁谿嗣無別本僅散見於子正所哀弇州淵泓其敘玄敬履略不知有此則世之得觀者尠矣適余定主壺氷竣或曰是亦都君撰也因請合授諸梓

永陵信史

編年史嘉靖四十五年按浙御史龐尚鵬以茅坤先爲松江府推潘仲驂爲松江同知皆以性褊不能遷就隙於相階遂悉收其家人子弟上疏劾治云云蓋謂龐由癸丑出文貞門下因希座主之意以羅織兩家並緣宦遊雲間得罪於徐故爾夫兩家之所以速戾余晚不及知第鹿門歷任未嘗節推更何有於推松江也何官何

歐餘漫錄

卷七

三

地最易參稽且猶舛誤若此而况性情嫌隙安能悉真舉此一端彼雖自謂信史吾不信也

先公及董蔡二公和若溪公夏日登樓望

太湖詩

頃余輯先大王父逸藁雉城趙景山君從道官山先師之伯子也語余曰吾鄉丁氏先世隱而好文其所居樓數扁皆湖名鉅所題前癸卯五月箬溪老人顧公首倡夏日登樓望太湖詠而

而家午塘公暨董潯陽公蔡白石公相繼次韻  
一時盛蹟今爲孝廉振瀾君所有余聞而慕悅  
然振瀾子新特余家未可以輒讀卽藉手景山  
始獲副墨把玩朗哦奚啻澍賜余居潯笠澤啓  
戶兩山相去不逾一舍而未暇登涉跼想有年  
今誦諸篇飄飄神越矧覩我先公之遺翰一字  
一詠余雖無似真若撰杖屨而追隨者用識下  
方以充遐覽 顧 三吳形勝壯南州長夏臨

歐餘漫錄

卷一

七

風一倚樓遠浪接天愁過鳥平沙落日點輕鷗  
坐來宇宙眞空眼老去江湖有白頭七十二峰  
奇絕處扁舟還憶昔人遊 先公 寒風送雨  
淨江州雲靄濛濛濕畫樓倚檻湖濤翔振鷺隔  
橋沙浦下輕鷗酒旗幾處出林外漁艇分曹還  
渡頭到此源流滄海興玉京何事促春遊 董  
太湖山水冠南州奇勝應知在此樓雲氣半  
空堪起蜃烟波千里輕鷗峰迎遠翠來牕底

浪拍飛花上樹頭晴雨四時俱極目總疑人在  
畫圖遊 蔡 太湖水會古楊州與客同登近  
水樓遥指雲生疑海蜃却憐身寄似沙鷗觀濤  
於杪成秋興攬鏡潘郎嘆白頭何日功成拂衣  
去扁舟長向此中遊

歐餘漫錄

卷七

七

歐餘漫錄卷第八

烏程閔元衡

陳思王煮豈詩

煮豈詩以七步而成說者稱其捷給幸脫劒鋒然終於猜忌而不翕者亦以此詩蓋玩味末二句詞氣不免怨而近怒不若易之云豈泣非自憐其灰良可惜似得詩人溫厚之意其兄聞之當或轉相矛而相酢矣

歐餘漫錄

卷八

十一

彈正張解元表誤

正德丙子姚江張氏懷以布衣首解其他試墨今已鮮聞獨衢州孔氏世襲五經博士謝表援引典切摛藻春華習四六者傳誦久矣其間不無舛謬有賸後生因條列彈正

永祐叨主簿之官文王改奉聖之爵

按唐玄宗封孔璿之爲文宣公宋太宗召孔宜爲曲阜主簿襲封傳子延世授主簿孫聖

佑授大常奉禮皆襲封仁宗改封衍聖哲宗

改封奉聖則此二語皆失端的

都杭之駕未脫尚食土田五百之供朔漠之風遽吹下同編民億兆之類

土田五百不可考若元尚封 何云下同

編民

聖由天縱膺中國五百年之昌期德本日新開生民千萬世之鴻業睿知聰明真不世出之主

歐餘漫錄

卷八

二

剛健中正迺大有爲之君歸馬放牛厓周王之訪道投戈講藝追漢帝之成功

頌聖處須以羽翼斯文維植聖統立意發揮

烏得用此泛語至於歸馬放牛益不受貼

雖南方之派非今日東魯之近支然小宗之流

亦昔日大宗之分散譜牒可證代數可稽既爲

迺孫當共承迺祖之蔭庇及思迺祖亦何計迺

孫之親疎

按程篁墩聖裔考曰元祐初孔若虛學爲衍  
聖公傳姪端友從駕南渡居衢又四傳生洙  
宋亡失爵此南宗也僞齊得先聖後璠亦賜  
爵衍聖三傳生元措金末降元此北宗也然  
則南渡者爲大宗豫所封者爲小宗元措入  
元卒召洙學爵固辭歸衢仁宗得元措宗人  
思晦學爵今之爲大宗者皆思晦之後蓋南  
宗出於當時學爵之人北宗出於疎且遠者

歐餘湯錄

卷八

王

况北宗始受逆命終於胡元因襲之間尚有  
可議觀程此語兩聯亦皆大謬

神道大編壬宗序

我湖分署郡丞羅公斗滇南人在任屢徧劇盜  
才望有聲究心方略以家太祖久宦中秘覓六  
壬全書於家君索之羣宗不得適有故總制梅  
林公墓士山陰周雲淵氏寓若有神道大編壬  
宗一集遂延以重幣錄以復羅而余家亦置副

本其序曰六壬之書自輿象而下以及人情物  
理之占靡不周備其爲用也廣矣上自黃帝至  
於歷代名賢傳述而發明之者亦已多矣顧其  
書人閭戶牖家騁編摩獨學狹聞窺識有限而  
旁羅博貯者則又蕪蕪而披閱苦艱此其爲書  
不病於簡則病於煩而鮮得其宗歟生僻處海  
隅志學徒切四方文獻初亦罔所聞知嘉靖壬  
辰始有姑蘇之遊遇一陽鄭翁談孫子金口訣

歐餘湯錄

卷八

甲

知有所謂六壬者既入婁訪武揮使迺得錄之  
明年胡揮使南山歸自京購得金櫃玉衡龍首  
金鏡中黃觀月曾門諸經并課斷大占玉連環  
無惑鈴等書而太醫諸歸根更遺袖中金壬書  
於是稍稍有緒甲午謁都憲笠江潘公於上海  
見命法秋詣武進得荆川公之神定玉門靈輅  
鬼撮脚玉曆鈴未悟書射覆口鑑諸百章歌而  
又有穿壬透易錄之周都憲公有畢法歌錄之

筠庄高同府壬子赴京得王春墟所藏五要權衡王廬山所授三車一覽乙卯吳判府鼎庵以兵帳賦及筌蹄遺之丁巳得攘羊秘旨於淮上陳芝田若總戎俞虛江所傳無惑鈴解則於庚午入湖得之種種奇秘留神三十餘年循術轉式嘗試決焉應捷桴鼓而未克成編辛未館於徽之述齋何君懼簡散逸猥忘固陋次爲一書以九宗悉立用之法七體盡天運之變類叙傳

歐餘湯錄

卷八

五

課合釋將貴迺總論壬理則竟之諸家經論歌賦其分事課斷創始於龍首五變於中黃凡天時旱潦地理沙水民生庶務軍國征伐射物形性決人貴賤巨細洪纖爲之畢具又綴穿壬透易以通其妙作會鈴以集諸占而壬書之用支分系屬統會其間譬之潢波滔漫莫不朝宗於此凡六十四卷題曰神編壬宗歲在上章執徐再入西吳館閔叔翼氏更爲考訂繕錄藏之行

篋以便觀覽以畢吾生同志之士幸無訾其僭妄云余按篇中不着一語議論深合敘事體且述得書之由變化錯綜莫可摹擬昌陵敘焚佛骨位年如是而已每愛誦之筆諸藁以供奕玩

周天緯度

周天之度凡三百六十又五有奇分布於二十八舍談天者所通曉也不知此特其經度耳經之中又有緯焉辟之蛛網者然一縱一橫交羅

歐餘湯錄

卷八

六

如織日月交會既司此經度矣又必同此經之緯度然後日爲之食也朱子所云東西同度者其經之謂乎南北同道者其緯之謂乎若經雖同也而不必其同緯則一經綿亘緯度尚有三百六十有奇度雖云同可以相避未必其食也楚人黃桂峯廉流寓於湖嘗有此圖製爲星盤以售於世

井田可以禦虜治河



井田良法孟氏言之詳矣然有莫大之利二焉  
今天下財用南河北虜費幾太半三代以上獨  
省此費者亦以畫井分疆縱橫溝洫胡騎南下  
難以長驅獫狁陸梁且不過至於涇陽而已時  
兩下降小遂大川以次傳注而後會歸於河河  
水流行大氏來自崑崙者十九聚自中原者十  
一此汎濫之禍古昔鮮聞自阡陌既開井田遂  
廢平原四望恣意奔馳淫雨決旬瀟漫無際中  
歐餘湯錄 卷八 七

作文作字俱以氣爲先

昔學書者見擔夫與公主爭道遂成名家余嘗  
思之公主擔夫貴賤懸絕迺敢揚眉攘袂不以  
介懷此其豪氣直前目無畏憚苟能會悟以此  
操觚自然超邁每見善書之士或當廣衆或值

尊嚴便逡巡縮澁凡以氣之餒爾松雪公書我  
湖天寧萬壽禪寺六字初於飯案試筆已後再  
三書扁終不及初遂以案爲扁至今存焉蓋初  
以無意而氣完後因矜持而氣弱也至於撰次  
亦莫不然東坡平生談笑伸楮萬頃波馳不風  
而湧何等自在及撰昌黎廟碑六一集序開口  
數語殊異故吾亦以東坡之氣爲二公所奪也  
辟如蕭麗儒生翩翩適度臨之貴重不覺跼蹐  
歐餘湯錄 卷八 八

聖祖儉約

太祖開基凡百從儉以示萬世法程其在深嚴  
之地者末由窺覩每於 聖節公堂設幄僅用

黃布竊意郡邑之製或出自有司頃聞萬曆丙子今上駕幸辟廱如先朝臨御之所各備幃帳一皆以布爲之絕無羅綺至於御座亦甚朴素無異官府公座之類但左右多一龍頭而已卽此足以占祖宗崇儉之實其深嚴服用器具無不省約可以類知

類次書肆說鈴序

漢唐以來經史子集之外立言之士別成一家

歐餘澇錄

卷八

九

以與經史子集互相發者如世說筆談之類暨於學海所載以至本朝名碩諸公撰次種種輕編薄牘不翅百千然其間或病於詭或病於隨一編之中僅取數策甚或無一語差可者往往而是此纂摩雖衆而誠足以末世亟賞者不多得也歲已亥解后劉誠季君偶覩其所藏書肆說鈴一帙廼太末葉敬君先生所著朝夕展翫皆獨見之言無一勦襲而一稟於正大之義

先生學有淵源余最喜其應舉製執而再閱是書識者稱其曾中武庫豈欺我耶昔括蒼葉子奇嘗著草木子至今傳誦先生人物非子奇之比而其所闡發奧義又度越子奇遠甚要之異日當並爲必傳之書何浙東葉氏之多雋也第其隨得隨錄未以類裒有如草木子之各爲篇析余因不量寡昧輒序次之自論詩至論字爲類凡十二爲卷凡二今本目錄之後復存原本

歐餘澇錄

卷八

十一

卷目示毋忘其舊也先生撰述今且倍蓰於斯儻嗣更有聞尚圖補輯或徵天之幸躬炙清揚卽當願爲都養恭持敝帚以奉教於先生先生不麾去否

鶴田券

孫太初寓武林南屏山嘗蓄一鶴自隨與許給諫杞泉子善許爲置田三畝歲輸粟於萬峰深處以充鶴糧而作券予之曰太白山人鶴田在

九杞山書院之陽倚山面湖左林右涂廣從百步計歲入粟三石有奇以其奇爲道里費而歸其成數於杭之西湖南屏山歎歲則汰其半以主人潤筆金取盈焉佃之者主人之鄰某輸之者主人之僕某董之者主人之弟某主人謂誰山人之友杞泉子許台仲甫也更號雲邨後太初開籠調鶴飛去廼用唐人想伊只在秋江上之句首尾作詩六律兩人風趣雖林君復亦當欣讓

歐餘漫錄

卷八

十一

矣然山人之詩人習知之至於許公之券世罕知也余故備錄以爲士林哢話

延年延壽同名異姓類考

前代同名者甚多容齋四筆已有述矣獨延年延壽之名尤爲疊出未入網羅余披覽之餘得輒疏錄非曰炫博聊備談藪尚俟多聞者補其闕略

宋延年

微子之後見史游急就篇十劉延年一懷昌胡侯一安陽縣侯

一歆安侯一祝茲侯一安定侯一後漢王侯一  
侯一中鄉侯一樂都侯俱見漢王侯表一  
劉聰太宰見晉書一建平王東曉令延年東曉  
景子嗣始平王于鴛見宋書武帝時上書言開  
縣名有賦七篇齊人延年黃河直注之游見  
見漢藝文志藏馬韓延年成安侯二人俱  
漢滿雕延年康侯  
延年李夫人見兩杜延年夫誅上官桀一詞  
者與樂同謀乘馬延年乘馬姓見田延年城陽  
侯嚴延年俱見南太尉傳張延年雋不疑傳  
又云一姓張名延年兩解延年  
歐餘漫錄卷八  
卿表一樓霞人正統進士官姬延年周承休  
外戚恩辛延年漢人有羽東郭延年魏武帝  
物志見門樊延年見西京左延年黃初中以  
延年姚萇參軍二兩王延年一僭稱父孺以  
延年人俱見晉書顏延年名延之見文裴延  
延年裴兄弟皆好戲一老人乞漿待之盡錢延  
年後安史之亂老人引入洞中得免  
年慶曆間錢知潞州時有本州通判姚牧爲  
威應石延年字曼卿即范忠黃延年紹興間  
注延年宣興麥角者

豐有捕盜功 葛延年 閩清人紹興進士耿延  
 年 南宋時人提點江東刑獄專 饒延年 崇仁人  
 山門人輕財不 何延年 記後政傳延年 諸菊  
 之別 孔延年 孔于十二世孫安國  
 馮延年 楚王時乞食 三劉延年 一楚王見漢  
 公丘延年 侯一陸元 三張延年 漢外戚恩澤侯  
 其來議一建炎中為御史大夫論賊侯見杜  
 不能憂國免其官 許延年 樂城侯侯見杜  
 人俱見續綱目 許延年 恩澤侯侯見杜  
 歐餘湯錄 卷八  
 延年 杜周長子見 韓延年 左馬翊范延年 神  
 記漢宣帝朝斷三男共一 兩李延年 一御史  
 云姓繁見漢百官公卿 甘延年 漢功臣侯見  
 延年 畫工以昭君事被 焦延年 梁人京房受  
 王延年 逸子有靈光 羅延年 功拜騎都尉見  
 華陽 楊延年 名小字朝人 高延年 唐太宗征  
 來隆見松 能延年 唐京兆尹 余延年 選杜詩  
 虞紀聞 楊行密內弟陰謀 任延年 殺妻兄  
 記 朱延年 事泄被殺見唐書 任延年 殺妻兄

因兩難經死 兩趙延年 所執後唐晉為契  
 見列女後傳 兩趙延年 所執後唐晉為契  
 晉見五代史一呂願浩前將軍後 陳延年 壯  
 叛王德追斬於建平見續綱目 陳延年 壯  
 宦者勸主殺弟桂 僧延年 宋開寶時人號智  
 王璩與見續綱目 僧延年 宋開寶時人號智  
 見西 移刺延年 宋孝宗時金世宗嘗謂其在  
 海志 移刺延年 宋孝宗時金世宗嘗謂其在  
 網鑑 大成  
 昭余兄贈歐餘生解 歐餘 今之昇山其  
 王勾踐之後為此亭侯子孫後為歐陽  
 氏因右軍與客之數曰百世後誰知  
 詳見掌故集及文忠公行狀  
 歐餘湯錄 卷八  
 康侯弟以歐餘自命或有問於余曰士志崇竝  
 羞稱卑局故崑崙濱渤人據爭雄若所謂歐餘  
 者稽之往牒雖王孫之聲域未足絜大於介丘  
 岡微千仞眺詎八區 昇山味康侯獨有取於斯  
 也意者慕逸少之登臨乎邇歐陽之受氏乎羣  
 峯聳峙奚事崑崙余為之解曰吾弟之所以稱  
 歐餘者寧直欣慕古昔文字之宗耶名嚳巨浸  
 發自兌維下而東來障惟砥柱不有砥柱吾不

知狂瀾之消歇也浙西諸山共祖天目天目之水注於具區經由茗雪而東屹然並峙於末流者孺山在其北歐餘在其南不有兩山吾恐頽波之靡靡也先少保公仕於成弘嘗以孺山自號蓋以東南波蕩我其障之卒也勛烈著於中朝爲宇內砥柱先宮保公仕於嘉靖文華赫奕當代辭宗固嘗號曰千唐唐卽襟帶兩山之陽者也今康侯陟彼歐餘東向旋顧左而孺右歐餘湯錄

卷八

五

董然明爲詠歐餘

佳山積葱翠峭石何巖岑逶迤碧澗轉空谷曠且深曉瞰散平田莫嵐疊遠林離離松與檜可喻達者心達者誰其人白袷青爲衿藏器須明

時寧靜貴陸沉閒坐蒐遺帙高枕蘿薜陰時窺獨鳥還兼聽饑飈吟會意溪水流揮手理素琴臨風舒悲嘯蕭颯多高音真趣日以領埃霧豈足侵曾聞晉代賢茲山恣招尋念之深歎息俯仰殊古今行樂在幽境對子私爲欽余其隣芳軌終然齊尚禽

歐餘湯錄

卷八

六

歐餘湯錄卷第九

烏程閔元衡

翟公不達

翟公失勢之後門可羅雀及再得勢而去者復來於是大書謝絕恍然悟此輩之不足容也公何待至此然後悟哉當賓客關門之日便知蠅營蟻附之輩不過腥羶之是逐耳腥羶一條自爾之他何足怪也故有識者身丁烜赫而凡曲

歐餘湯錄

卷九

十一

意趨承或以貨賄或以諂諛苟可動我懽心無所不至者即宜量度一旦時異勢殊反眼颺去必更投炎不在我矣敵體者異以卻之卑下者厲以擯之不使得以溷我左右惟是落落難合之士猥枉接遇納欵輸誠不幸而坎壈寂寥彼自睵戀如故所謂招之而不來者斯能麾之而不去也不蚤見於未形之先而徒悔悟於牢落之後反令豁達雅量謂我淺衷適以自榜其不

德矣廷尉公之見殊與達人異哉然此公幸而再振方得快其憤憤不平之詞有如一跌而不能起不將抱恨於莫吐乎世之遭際當途者慎無爲若輩所迷媚而長抱莫吐之恨也

四紀太初逸詩

震明沈君

微始

憲副明陽公仲子我翁晉垣公

之從弟豪爽不羈開誠披懷偶過齋頭談及孫劉遺藁君曰我從陸氏得兩先生手蹟數章皆

歐餘湯錄

卷九

二

以質侍御玉厓公者蓋公即茗溪五隱中之一也遂攜以示余劉詩次入集中孫有重遊一首云亭上無人景更幽晚來藜杖喜重遊月臨前浦光初濕樹帶平波影欲浮千里烟雲連北固一時形勝俯南州郡侯還有顏夫子能爲高人葺釣舟

王厓山莊在郡城之東七里沈長山其上有古桂亭俯瞰碧浪錢山如在几下

想太初再登此亭故有是作

又有君馬黃一首云君騎兩耳

黃臣騎五花驄相顧一千里願追君馬風雨詩

俱未見湯藁因憶曩有許示山人詩者已而秘之似爲愛重山人恐卒令山人之詩必至沉淪非善於愛重者也震明一言契合隨吐珍藏寧其豪爽足多太初遺珠抑亦藉以輝煌也已

書王海日坦翁紹興去思碑記後

翁在任五旬隨被瑾奄挾私罷黜退居長城此俄頃化功民心憊戀實此之由海日先生碑記第言廉公儉約不敢直道其由蓋此在正德三

歐餘湯錄

卷九

三

年正瑾燬燎原之日翁以五月蒞任越民九月樹碑公文是以無一言及恐犯其鋒若以今較絮使有值如斯此碑亦無敢樹此文必無敢作直至五年八月以後或能張膽一明言耳由此言之豈惟翁弗可及卽海日公亦豈易望哉

再紀先公逸藁

世廟二十八年任朝名鉅以詩文壽分宜相者稟爲壽春堂集先公有堂記一首家刻失載余

得之集中敬書之以補逸記云少師大學士

谿巖公自嘉靖丙申拜大宗伯已而踐台司陟

元宰位日益峻年日益高公卿大夫每歲逢公

初度輒走賀而公方恪勤贊襄朝夕匪懈往往

謝却之及是已酉春正月廿有二日實公七十

初度之辰公卿大夫則相與合詞而請之必致

賀焉公不獲辭於是以次奉觴上壽而爲序爲

賦爲頌爲歌詩揄盛德而祈純嘏者炳焉盈帙

歐餘湯錄

卷九

四

適公之嗣子太常少卿德求闢堂於第之東南訖工公乃諏日分曹宴饗新堂肇自元夕至於旬時交懽決和其樂衍衍禮既畢太常君因題其堂曰壽春而屬某爲之記某竊惟仕宦而壽者多矣壽而無關於治忽僅爲一身一家之慶耳惟公相中興大有爲之君以行其志而弘其道凡典章政事所當修舉釐正者出其謀畫無不合大中而稱上旨弼成惇大明作之治

以惠中國以綏四方而公之功烈碩大卓偉章  
章焉不可蓋也由是觀之公之身豈非治忽所  
關而其壽也豈若一身一家之慶者耶公既躋  
七袞而其神氣愈粹入則奏對出則延接終日  
無倦容雖少壯人亦自以爲不及則由今而耄  
而期功業繼於無窮焉蓋天所相也若是而賀  
且宴宜乎談者嘖嘖稱爲事之勝矣且其時爲  
春春於四時其德爲元其氣冲融鬱達發育萬

歐餘湯錄

卷九

五

物公位首輔代天理物握鈞衡以生育天下天  
下之人蒙其澤也優裕康逸於泰和之世如遊  
壽域如登春臺孰非公之賜耶則所謂壽春者  
公與天下共之矣某叨從賀客周旋斯堂之中  
又忝以文翰從公後於茲具美謹用紀述而樂  
與天下道焉曾孫元衢錄訖莊誦輒題其後曰  
分宜此日權傾中朝當時染翰諸家必謂伊周  
伯仲而我公之記敘事簡嚴無一贅語褒美之

內實寓箴規至今朗讀再三毫無阿意介哉垂  
世之文匪直體得臺閣而已

弁陽老人

吳興郡城弁山環遶其後周公謹密廼本郡人  
故以弁陽老人爲號七修類藁云公嘗居華不  
注之陽因號弁陽老人則宜曰華陽而何以弁  
陽稱也

雲霓

歐餘湯錄

卷九

六

註云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若果見而雨  
止大旱望之何爲余嘗驗之虹隨日所映朝西  
暮東東虹止雨西虹卽雨故詩云朝濟於西崇  
朝其雨言虹西見雨卽時來而註又云其雨終  
朝而止且曰俗謂虹能截雨信然不知暮虹截  
雨朝虹致雨旱望之霓廼致雨之朝虹而謂爲  
止雨誤矣諺不云乎東鸞日頭西鸞雨鸞者霓  
也



書潛穎錄後

潛穎錄一書余聞其名舊矣未觀其書未知作者何氏甲辰得張孺愿廣玉壺水閱其末有三條始知爲閩陳益祥作猶未視其全也丙午遊白下肆中有售陳履吉山居雜志其敘則撰自百穀王先生亦未遑披覽未幾得莫廷韓集見所謂潛穎錄序欣然讀之其稱字履吉與雜志同因私詫曰豈卽是乎亟購之孺愿所哀宛

歐餘漫錄

卷九

七

存在志遠過金昌訪百穀有陳林二生在坐自稱閩人地同姓同因湯問識履吉耶陳曰余諸父也問其年已過甲矣久謝世紛不出矣復問王先生序在何時先生曰已二十年所向已托志煙霞固宜今之長往不返也二生倉遽別去夫書一也不一其名不一其序覲面而相失多方而不獲不旬日耳得其書又適遇其人之子姪又且得其製序之歲時向使不覲雜志不讀

莫序卽觀矣而非有王先生序則履吉之字不留於目卽讀矣而非履吉之字有同於志將終身以不見潛穎爲恨也卽知志錄爲一矣而不值其子姪叩其行踪又不值其製序之人究其高尚在於何歲則誦讀雖勤夢想其人未知何似猶之缺然於衷也今皆不爾迢迢閩浙同居此世何幸有若人耶

丹陽道

歐餘漫錄

卷九

八

余往來丹陽見所謂攤山之處兩涯積土一綫中流百丈登高顛頓上下翕張罔措傾耳鼓聲想行蜀道難難大略近此第蜀石巉巖可畏而不可轉攤山浮土一鍾可以絕流設有無知吾恐雲集漕艘安能飛渡當事者假開黃河萬一之鈔廣濬洪渠庶或可無虞爾

泰安香

來泰安進香四方鱗集虔誠致敬翕然同心

余初謂泰山有靈是以令人敬信至此及讀馬  
孟河東封紀行廼知今日畏奉之神原非出於  
朝命如太和太素等宮不過以訛傳訛望風  
徽福亦一淫祠已耳至於祀典所載泰岱神明  
寥寥荒宇自有司時享之外杳無足音嘗竊辟  
之則天之朝趨瞻濟濟房州帝子不見天日可  
慨也夫

焦澹園先生仲秋贈別

歐餘漫錄

卷九

九

余慕焦太史澹園先生久矣頃與允兆解后  
金陵復道先生雅度春和喜引後進不量霧  
昧攜敝帚謁之先生即啓覽數條忻然點首  
繼以清讌惠以題詞且曰後晤尚有待也不  
意抱恙而旋匆遽遺謝先生贈詩一律

千里霜飛落木初客心一夜憶尊鱸到來曾擅  
吳都賦歸去應成越絕書鴈底風帆橫極浦兩  
中烟草過姑蘇南枝莫惜頻相訊知有梅花滿

故廬

退之非自誣竊

進學解云窺陳編以盜竊余謂退之藝林宗匠  
力起積衰裁自創製猶云爾者謙耳後閱淮南  
子主術訓有云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  
也大者以爲舟航梁棟小者以爲榱桷修者以  
爲欄棧短者以爲朱儒杆櫨無小大修短皆得  
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  
雞毒鳥頭也然而良醫藥而藏之有所用也是  
故林莽之材猶不棄者而況於人乎則知解中  
所云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構櫨侏儒椳闌扂楔  
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是即巧工  
制木各有所施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  
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  
是即良醫藥藏各有所用登明選公祿進巧拙  
十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

歐餘漫錄

卷九

十

相之方也是卽莽材不棄而況於人退之自稱  
窺竊寧自誣乎特淮南之文流動圓轉勢若走  
盤退之雖不襲其詞僅襲其意而三段平鋪未  
免失之方板終有所不及也雖然韓柳差殊惟  
是無界限有界限一圓一方之少別耳豈退之  
至此獨有界限之可訾乎凡以淮南先自處圓  
退之不得不尋方立異以滅跡藏形此又善竊  
者之機局也孰謂退之無盜竊孰謂退之徒盜  
竊乎哉

歐餘湯錄

卷九

十二

### 文廟禮樂

玉華子嘗言文廟樂舞揆之夫子生平甚不相  
似宜按其行事以及鄉黨儀容庶幾象功象德  
頃在南雍閱其祭器且有磁磬木槃於其間反  
不若郡邑宮牆尚多俎豆猶有可觀夫辟雍首  
善之地文廟禮樂之區在事者安得湯曰則有  
司存惡用紛更爲也

### 序選坦上翁集

衡

自齠齡不聞我湖流寓名賢有秣陵劉公元  
瑞關中孫太初山人兩公隱顯不同皆皎皎不  
滓頡頏千仞高風逸軌令人鄙吝不覺頓消然  
第向慕其人猶未窺其深也已而讀山人湯藥  
想見飄然遺世之志竊謂青蓮君復之後太初  
一人而已惜也奄逝行卷無幾何存是用旁搜  
輒爲紀逸元瑞自越守退居長城之坦上迄於

歐餘湯錄

卷九

十三

卽世歷五十年餘篇什流傳宜乎倍徙迺滂  
授刷至再至三而元瑞文章寥寥觀故霽霽  
吳中丞嘗感悼云湯道詩文比金玉茂陵遺藥  
散誰收三復斯言殊增嗚咽凡公手墨遇卽購  
藏近百餘牘或其製作散見雜出以及他所收  
貯隨得隨錄又已若干復購之厥家得公文集  
十有二卷勘所固有大都未備勤拳數載而後  
公之遺藁稍會於斯更念翰藻淋漓必有無限

珍襲尚埃廣叩未克成編適梁谿陳太尊公簡  
領郡綬嘉獎人文撫綏孱羸公廉仁儉直與清  
惠異世同符意氣相孚謀梓公集衛私欣幸元  
瑞由茲可不朽矣於是出所素蓄汰其冗雜者  
半益其集之闕略者十五參訂其誤謬者十之  
二三不以少有遂足亦不以徒多爲貴迭稽精  
閱彙卷如舊再增六焉爲公而作者以附錄殿  
之而總目之下必詳所自來不敢沒傳授者之

歐餘湯錄

卷

七

力庶幾聞風興起各效其奇終爲完璧此邦文  
獻並出孫劉鬱乎輝煌榮施若雪惟太尊公振  
揚之所致也小子何知敢希僭廁特以元瑞箴  
仕刑曹先少保卽爲推重迨其懸車坦上先宗  
伯亦嘗與之倡和贈貽兩世慇懃通家末屬絕  
懷先子矧際作興自倍留情寧知罪我不稱爵  
諡而稱坦上翁者從其雅志所自命也選輯已  
因村案而笑曰中丞往矣亦知茂陵遺藁有今

日乎謹序

吳江長橋

嘗讀王半山集其所撰知常州李餘慶墓誌盛  
稱築瀕湖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十里以除水  
患至今賴之若謂不世之功豈知舳艫無虞淤  
泥日積垂虹一帶彌望菱蘆園築成圍膏腴千  
頃洪波浩蕩傾瀉何從吾恐上流一方不至於  
魚不已也然而長堤卒不可廢 國初浙臬設

歐餘湯錄

卷九

七

官專董水利必兼浙直自有深思以爲欲治上  
流而下流非其職掌無能爲也使之統攝歲濬  
漲沙東逝滔滔可免汎濫奈之何宦吳者惟以  
湖賦日增可充私橐宦浙者雖帶江南名色而  
號令不行於松陵任民田疇不聞開導寧直有  
妨震澤自湖流漸微不能衝激潮沙漸滯吳淞  
亦漸壅淤邇者剛峰海公撫治吳會奮錘徒動  
曾不知充塞之故也由此言之長橋之築非惟

有梗西鄉其堤岸之東貽累亦不小矣

貢行分試

嘉靖戊午按史樊斗山典閩試事歸安東溪張  
二溪諱景星以選貢起家補將樂尹樊檄入簾  
時甲科在列各獻程文迺獨賞二溪典雅分卷  
倍諸執事登薦數人咸一時髦杰貢行分閱試  
卷前此未有聞也見施璉川所撰墓誌

歐餘湯餘

十五

歐餘湯錄卷第十

烏程閔元衢

士夫相見序立禮

相見序立之禮家禮及馮氏集說皆所不載瓊  
山居鄉儀節進退迎送拜揖諸儀雖各備具至  
於序立左右之辨亦不明言獨姚海屋家規通  
俗編交際禮內揖拜條云江南上右江北上左  
各隨其方若南人相遇於江北無地客間雜仍  
歐餘湯錄 卷第十

一三六

上右北人相遇於南亦如之尊與卑揖稍側身  
向隅若名位相關者則傍答但主人雖尊江南  
無居右江北無居左之禮愚謂斯言正今日通  
行之陋習也寧有大一統之時而行不同倫一  
至此乎要之上右上左之說何從而異當以何  
上爲是乎自漢以右爲上故右相位第一左相  
位第二此上右所由來矣至宋設左右丞相等  
官以左爲尊 本朝設官亦俱尊左其以下見

上序次亦必以左爲尊然時既重左而江南重右此曷故哉考之會典尊卑稍近者尊東卑西對面而立自稍尊者不敢西面安然居尊退而北向則稍卑者亦從而北向因此不究其源遂相沿以右爲上耳豈知先王制禮主人上東階則本宜上左若上右之制迺軍禮以喪禮處之漢襲秦儀因而不改非真宜以右爲上也且見行俗禮既各隨其方矣及異方相遇無地客相

歐餘湯錄

卷十

二十一

雜又各隨其人此猶可行也儻一時燕見始無間雜繼有間雜將隨方乎將隨人乎隨人則於地客不便隨方則與初見異禮恐非長久不易之規又或有十人相遇於北九南一北南尊北卑將謂有地客間雜以衆從寡以尊從卑乎抑亦不得執一隨方且從衆而從尊乎此又不可通之說也曷若詳定令甲明示天下坐次尚左立亦如之古禮尚左今亦如之江北尚左南亦

如之坦然周行率履一轍有不如令者罪之詎非一道同風之盛事哉奈之何因循而莫議也雖然是豈草澤之生所宜容喙

果木

園林之果大氏一歲繁多必次歲衰替或連歲茂碩卽一衰而零善藝者當果實未熟之時蚤摘之以節其力或於旣摘之後厚溉之以培其元庶幾可以延久然而外若蔚然其中必不充

歐餘湯錄

卷十

三十三

實吾觀梨木子甘而碩者生旣多年內常空蠹山中野梨酸澁小而且稀唐梨而後其材堅實可用夫草木無知猶不勝斲喪太過奈何人非木石旣已百憂萬事勞擾心思迺復作用任情不圖愛養精力不亦舛乎

漢獻宜稱愍帝

了凡先生之父參坡公諱仁字良貴其紀年類編有曰後漢延康元年十月帝禪位於魏蜀中

傳聞遇害謚孝愍皇帝時帝雖尚在而國祚已亡宜有尊號後崩於青龍二年魏謚曰獻綱目不從昭烈之稱而從曹獻之謚謬也此誠千古獨見綱目既已失矣而今之爲季漢書者又不知此余故特表而出之

### 士夫名刺

先達蔣恭靖公瑾素稱縝密時防假冒凡有東

帖必矻矻躬書親信者矐其然也值無關係之

歐餘湯錄

卷十

四

時或拜候或回報以他書易之而匿其真蹟至於有用然後持投受者動疑不能不信其手墨或甚疑者令人反質公亦疑信於其間復有從旁誑云何老者之倦忘也公且直任我固有之矣又一勢家囑託常用圖書名帖威嚴赫奕莫敢僞造以取辱者但伺進達符司之時隨賂其左右有司收覽之後乘間易回及更有他端歸以此帖投進前後無二孰測其罔乎是以受刺

者一覽既畢宜舉筆抹之出刺者若無所干不宜槩瀆手蹟斯則庶乎杜欺實矣

陳眉公跋米元章畫文德皇后遺履圖

余讀書秀州項穉玉閣中友人姚叔祥出視唐文德皇后遺履爲米元章寫圖左方有小跋稱臣米芾度是元章爲博士召入內庭鑒定書畫奉命所作其跋云右唐文德皇后遺履以丹羽織成前後金葉裁雲爲飾長尺底向上三寸許

歐餘湯錄

卷十

五

中有兩紫首綴二珠蓋古之岐頭履也臣米芾圖併書按唐太宗皇后長孫氏武德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立爲皇后貞觀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崩於立政殿年三十六謚曰文德皇后葬昭陵因九嶼山以成后志咸亨五年八月追謚文德聖皇后天寶八載六月加尊號文順聖皇后此履不知何緣傳流宋朝又入秘府或元章別摹他本皆未可知履類有疑有舛有假有僞有藉

有韡有韡男子貴賤皆躡之而婦人見於記籍者頗少貨殖傳云趙女鄭姬掄長袂躡利屣此婦人屣也東昏侯宮人皆作綠絲屣此婦人屣也汝南先賢傳云戴良家女布裳木屣風俗通云延嘉中京師婦人始嫁作漆畫屣五色采爲系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冢得宮人玉屣異苑云麻姑能着屣行水上此婦人屣也江泌研屣爲業則屣亦屣類西施響屣臨川王宏潘妃

歐餘漫錄

卷十

七

寶屣直千萬此婦人屣也鄴中記云石虎皇后出女騎千八皆著五綵織成靴北齊書云王諧爲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洗衣有乘馬人換其韡而去此婦人韡也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縷影纓長受鳳凰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脫錦鞋章仇公有真珠之惑或上詩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顧步褰衣拾墮釵此婦人鞋也漢

武元封二年七月七日夜西王母投於殿前鳳文舄貴妃每十月從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遺鈿墮舄狼籍於道此婦人舄也大氐單下曰履履下曰舄舞履曰屣草履曰扉小兒履曰鞞履中薦曰屣花生鞞曰鞋韡始於趙武靈王屣始於晉文公總之皆履之變耳徐乾撰古履儀或駁之云古無履但有舄不知履人掌王及后之服黃縵青絢素履葛履已見於周官太

歐餘漫錄

卷十

七

子妃絳地紋履已見於東宮舊事同心七寶屣已見於趙飛燕傳龍虎組緹履已見於秦淑與婦書願在絳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已見於陶潛賦足下黃金履手中雙莫邪已見於張華輕薄篇足躡承雲履豐趺臙春錦又見於甄述女詩而謂古無履而有舄然歟否歟據文德履長尺底向上三寸未審元章所據漢銅斛尺耶梁表景尺耶開皇水尺官尺耶宋太府布帛尺



唐尺漸尺耶唐尺不可考獨杜牧詩鈿尺裁  
量減四分合之文德履似唐履皆以尺計也然  
古樂府既有雙行躔漢雜事秘辛周視坐足底  
平指歛約縑迫祿收束微如禁中漢桓帝及李  
後主時已然則不應唐履乃爾尺中惟周尺當  
省尺七寸五分弱司馬端明朱考亭皆謂允有  
依據米老得無以周尺衡履乎楊用脩王元美  
各載履事漢履婦人頭圓男子頭方晉大康後

歐餘湯錄

卷

上

婦人皆方頭賈子則謂奴婢履色無過純青古  
繪者又有一足白履一足黑履梁則又有分稍  
履南宋則又有重臺履而獨唐之岐頭不載得  
無未見米氏畫跋耶而唐宮詞亦未有詠及岐  
頭履者何也余憶於庚寅唐元徵所見客售孔  
子遺履圖一卷乃宣和庫中物題跋甚多客有  
邀余題者余止寫二語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陳某獲觀謹題但孔子履與王莽頭並藏晉武

庫中大是不類今文德履爲元章所圖又爲才  
子姚叔祥所得十襲累之不敢褻視卽有請觀  
者願出數萬錢叔祥不許曰文德皇后履非楊  
妃錦幘也無得傳玩以馬嵬下老姬視我歐餘  
子曰此眉公貽以示余者余捧讀之題甚熾寒  
廣敷旁搜淵博之才卽一班可以具覩末以太  
真幘襯貼文德履允爲的對可愛可傳亟梓之  
以詭吾錄

歐餘湯錄

卷

九

眉公答夏畦子書

先生有道長者衣冠眉髮颯颯皆古意度竹谿  
桃源中人物不過如此夜堂燒燭披嚆相示山  
癯之姿一味本色非若吳兒栽培聲名高峻庭  
宇者不謂先生冷眼得之標格之外至以崑崙  
老宿見擬此老與僕稱素交十餘年淳行幽懷  
蓋劉遺民周續之流輩弟何能望萬一也僕生  
平無意作文苑主盟而有意作隱逸添注生不

蔬食於浮屠死不血食於孔廟其他非所敢言  
以先生愛我略布區區博軒渠一咲耳六禮虎  
丘二作儒者之正議韻士之清言染指片鱗尚  
希全鼎幸時時惠教之

夏畦子論婚姻六禮

婚禮有六朱子家禮以問名納吉附於納采以  
請期附於納徵然後親迎有六禮之名而實行  
其三以爲從簡省也自此相承議禮之家不一

歐餘鴻錄

卷

十一

二十七

其說如丘文莊儀節又以納吉併附納徵行禮  
之家不詳其意而漫循故典何古先制禮徒事  
繁文不簡省如今廼多立名色敢以愚意論之  
六禮無一可以不行亦無一不見行於今者特  
習矣不察不次第其名推究立名之義遂謂問  
名納吉請期之禮可省之以附舉耳禮本人情  
寧有爲父母者爲子求姻不問誰氏所出不加  
卜筮於先而竟行採擇以聘定者乎寧有不通

期約而遽行納幣然後告以昏期者乎今人央  
浼媒氏求帖卽問名之意也卜協而有謝吉卽  
納吉之意也將婚而通信話日卽請期之意也  
則此三禮未嘗不行曷云可省但求帖之時未  
知吉否卜吉之後納采隨行奚煩特舉是以納  
采之中兼陳二禮以補未周宜於儀狀之上首  
問名次納吉次納采則古禮自覺周旋而不厭  
其繁矣至於請期之禮今之通信卽是不必再  
歐餘鴻錄

卷

十一

二十八

附名於納徵而請期亦不當在於納徵之後者  
也如曰簡省從便舉世親迎之前又有速嫁一  
節何古禮求省而以時儀更增益哉海屋先師  
於丁亥夏孟校定家規嘗面談及禮時方務銓  
槩冥然於茲其刻甫完先師親舉枉授命曰如  
有未安不嫌參訂是歲八月遽失範模嗣後莊  
誦深維偶有所見忘其固陋輒著此篇九原有  
知亦或謂我爲起予者也

# 虎丘

吳人最重虎丘往來於吳者亦多慕虎丘余亦慕且重之第朦朧觀場旅進旅退妍媸卒未辨也夏畦子獨有未滿之談始聞而愕熟繹而然旣而仲醇先生聞之亦不以爲不然余故錄而播之以視勤於濟勝者抑亦有同然乎否

虎丘之名甲於吳會自余束髮以迄於今登覽者數矣盤旋討勝不識其所以愛重之由欲言

歐餘湯錄

卷十

丰

嘯嘯默默誰語不平之氣鬱而未舒今特吐其臆談以與曠覽者道凡名勝之區或在本山之中幽潛深邃漸進忘歸或者四顧多方巉巖浩蕩如金焦雖小亦自有巨浸可觀今鶴澗劍池不勞一瞬平遠致爽烟樹茫茫湖口羣峰遠望若髻講臺危坐環遶僧房井底不殊逸興奚暢必也浮屠陟歷則虞山橫亘於東天池諸山疊出於允然荷岑樓遙矚亦且盡收奚待茲丘而

移得也復有神其說者謂吳王葬時有虎躍出因而得名此又不經之甚淮南子說林訓云寅丘無窟泉源不溥高誘注云汙小潦水名寅寅丘無大窟故泉流不得溥寅者虎也非卽此丘之謂乎嗟乎世有幸而推重者必有不幸而遺棄者虎丘聲價業出不虞安知無抱奇勳秀足稱勝槩者竟爾不逢矚睠直與樵牧相汶汶者耶

歐餘湯錄

卷十

丰

張子野

張先字子野有二人一居開封登天聖二年進士官至秘書丞知亳州鹿邑縣卒於寶元年四十八與歐陽公友善公爲撰誌一居烏程登康定進士知吳江官至都官郎中善詩時號張三影見古今詩話有文集百卷年八十九葬弁山多寶寺後李公擇守吳興招集郡圃爲客二公同仕宋仁宗朝但開封旣卒之後烏程始得登

第草橋先生蓋嘗辨之既不詳明且云烏程亦登天聖八年進士以爲同時之人是但知地之相去不知其入仕之時又相後也

### 浙志

浙江通志創自徐文貞公成於方山薛公由二公皆浙之學憲也一邦文獻十載組修良工苦心後學美容輕議第爲志十一更無他端蓋曰本以志浙而然也吾觀志三國老傳紀並存則

### 歐餘漫錄

卷十

十

二

此志之所不賅亦可別立名色如官師一志選錄名宦是矣要之所以網維郡縣鎮撫東西者其責任豈常流之可比哉若撫按若兩司各道皆不可不備載其人者宜以年爲經以衙門爲緯如三院上書某年下開巡撫巡按巡鹽逐年橫書某人某年某月以某官任以某年月某事去其官業可紀者書見官師志或有官秩相等偶以事至者則書其下空名曰三院年表至於

藩司上書某年下開本堂及某道某道橫書某人任去亦如之名曰布政司年表至於臬司亦開堂道任去如藩名曰按察司年表三表既設如國史之有君賢否雖云不一未有不爲入紀者苟統率不備則地理雖廣貢賦雖繁人物雖盛一無主之國耳何以稱完志哉此其大要也若夫水利聖裔武弁屯田流寓皆當次第講者奈何其闕略也辛酉竣編距今幾五十載矣必

### 歐餘漫錄

卷十

五

三

有嗣而作者安知不以堯言爲可採乎

歐餘湯錄卷第十一

烏程閔元衢

與劉誠季

竹溪幸晤縮帶披襟誨愛殷勤仰沾清益別後  
時切想念第以隔越不及一詢與居每懷耿耿  
今茲之歲值晉甫令侄館於舍下倘聞邇來道  
履康適甚慰甚慰獨未知何日再獲把臂以寫  
我心此衷是用爲恨耳曩承賜

歐餘湯錄

展開服其旨淵而不詭辨肆而

此書世又不多有此書者不量菲薄次而梓之  
以廣其傳刻已告竣謹刷二帙併敝帚十卷敢  
獻之寅所先生冀先生知湖下亦有知我之人  
且冀先生憐其狂愚採其管得裁之正之惠以  
一言以寵異之苟得拜貺於先生是卽拜貺於  
門下也特煩轉致更乞其近製兼聞有莊子指  
南一書統希擲教爲幸外有微雲館集一部敬

附塵覽伏惟鑒納荷荷

簡葉寅所先生

僕嘗誦青蓮之言曰不願萬戶願識荊州及考  
朝宗之事業文章寥寥無所表見卽識之矣快  
不識奚忱復想當青蓮之時固自有奇偉卓犖  
之彥若曲江張文獻公其事業其文章綽可景  
慕青蓮不此之識而顧彼之亦濶迺殊失其差  
矣意者文獻公官居鼎鉉向慕

歐餘湯錄

卷十一

而韓荊州稍可噉詞不恤希餘輝於一照青蓮  
抑或不得已而然與衡自志學以來祇服父兄  
之訓凡明公應制之文宵旦披習十有餘年於  
茲矣偶於劉誠季所獲觀說鈴一葉砭砭把翫  
意味深長大率皆名理之譚發揮前賢之所未  
及已於校刻拙敘及寄劉君之書極道愛慕之  
誠不敢復贅夫明公事業固將儼然卓襲而理  
學之詞章似更高出曲江頭地然則當今之

時僕所應願識者有不傾意於明公也耶況也  
浙水非遙東西可跋而明公尊方粉署尚或可  
援且幸寒宗自昔有同升之雅縱雲泥隔越無  
緣瞻拜下風然苟不於此時一通片牘致明公  
頌盼浙右廼有鯁生僕雖不才亦何以揚眉吐  
氣是用裁封直據悃悃惟明公鑒念不靳教言  
別有珍編得蒙揮示如說鈴有續願擲下投梓  
又聞近製莊子指南望惠一帙果如所懇不辜  
鄙悰是卽觀清光撰杖屨詎必借階前之盈尺  
而後爲識面哉伏祈垂鑒未既有懷

寅所復

昔人稱朋友以義合愚獨謂朋友者天人合焉  
者也夫其辯似質疑觀面而相印可補偏救弊  
傾心而相玉成若行泥滑之地得杖以撐持若  
墜坎塹之墟攀藤以躋拔友之與我雖兩其體  
而實相爲用也此之謂人合若其生無識面聞

片語而神飛交不先容驟傾蓋而膽照有如千  
里一士士比肩而立又如百世一聖聖隨踵而  
至斯聲應氣求之妙又不在尋常締交間也此  
之謂天合譚至於天合而後知朋友之倫果不  
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後也嗟乎誰謂不佞如  
微而乃得此天合之友於歐餘山耶方不佞之  
讀書崢嶸山也偶有所見下筆不能自休嘗欲  
解五經評諸史於諸詩家並有

歐餘漫錄

卷

並有和語蓋立志太太凡例太廣一時不能收  
拾以了局故偶取其雜且碎而難成部藁者聊  
題之爲書肆說鈴頗記其一二以免遺忘是皆  
剪襍之短線絕編之殘章而吹劔之一快也不  
意道丈得鄙刻於劉誠季君所輒舉敝帚而千  
金之且爲之分其題而編其類至煩剗削之手  
此其愛不佞豈在言語文字間哉如以言語文  
字而已則各碩諸公輕編薄牘不啻百千其足

燈削削者不少也而獨有取於此意者無鹽特以醜而見收侏儒偏以短而資戲疾雷震天洪潮撲地不若輕絲細管之艷聞崑山叢玉合浦堆珠不若斷碑零礫之便用此道丈所以自忘其逐臭而不佞所以謬附於金蘭也嗟乎誰謂不佞如敬而乃得此天合之友於歐餘山耶蓋向者不佞之舉於鄉與寧臺兄同籍今者不佞之立於朝與昭余兄同曹此兩君者皆在道

歐餘湯錄

卷五

五

丈一家不佞之所以受其指南者非淺渺也而茲復得此於道丈則不佞於君家可謂有緣矣昭余兄寶眷至發其函得道丈書以示不佞不佞捧誦手札至薄太白之願識荊州而遺曲江文獻且以出曲江頭地而許不佞令人媿汗流至踵矣已復得歐餘錄玉壺冰而卒業焉真若太白所云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既觀此應當無說鈴矣而

乃使類次說鈴肩列於此楮墨有知當爲我代慙也說鈴頗有續然亦不多莊子評題曰南華指南道丈如有意改刻請將上方評語列於各段之後更細書爲大書頗便觀覽韻表一書更當有一二訂正處未敢勞梨棗也兩種書奉覽正之此外著述頗多然皆不自安近有荆關叢語一冊彷彿理學家言而實隔天塹總惟道丈是正爲望書去神去千里如面

歐餘湯錄

卷六

六

筆錄同事異名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史延壽嘉州人以善相遊京師貴人爭延之視貴賤如一坐輒箕踞爾我人號曰史不拘又曰史我呂文靖公嘗邀之延壽至怒闢者不開門批之闢者曰此相公宅雖侍臣亦就客次延壽曰彼來者皆有求於相公我無求相公自欲見我耳不開門我竟還矣闢者走白公開門迎之延壽挾術以遊無心於

用舍故能自重如此又沈存中夢溪筆談云賈  
魏公爲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  
賤皆稱我士人謂之許我言譚頗有可採然傲  
視公卿蔑如也公欲見使人邀召數四卒不  
至又使門人苦邀致之許騎驢徑欲造丞相廳  
事門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廳門雖丞郎亦  
須下許曰我無所求於丞相丞相召我來若如  
此但須我去耳不下驢而去門吏急追之不還

歐餘湯錄

卷七

七

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謝而召之終不至公嘆  
曰許市井人耳唯其無所求於人尚不可以勢  
屈況其以道義自任者乎余按兩條詞有詳略  
總是一事想王沈二公並得所聞隨而筆錄未  
知當以誰氏者爲著實也但筆談人所習知而  
刊行者少近會稽商氏刻於裨海予外舅沈泰  
垣翁參知延津時亦嘗命刻暇日予偶取參閱  
延津之刻獨漏此條豈翁所存本原無此耶抑

亦灼見燕談所載之爲確而特削之耶昔陸天  
池喜著小說而其兄貞山給諫志其墓曰黠者  
或謾言以中其意君亦傾聽弗疑是知說家好  
爲新奇或未必精核其不爲貞山所料者幾希  
讀者姑闕疑焉可矣

素屬尊行議

有祖姑蚤逝繼廼姑者有子在焉或曰此其爲  
丈人行耶余應之曰否凡尊卑相屬皆本於情

歐餘湯錄

卷八

八

情之厚薄彼此相稱未有彼薄於此者此獨厚  
於彼也 國朝緣情定制前母之子推榮於繼  
後母之子不及其前蓋以繼母前子恒所用情  
後子前母渺不相親故也由此推之繼姑之子  
必視我姑爲有差矣則我姑外屬寧復尊視其  
子乎卽抗禮敵體情也亦制也

祖車騎字誤

祖車騎逝世以士雅字之偶閱舊監本晉書字



曰士稚竊賊沿習之謬不幾恩遇一生乎猶以證據未廣未敢信然復遍閱羣書若六帖萬花谷合璧事類集事淵海東萊十七史蘇板綱目柳嶧山尚論編皆從稚者至如坊刻晉書李氏藏書經濟類編及纂輯諸鑑則皆從稚又刻多從稚而世說補注引虞預晉書則更從穉穉穉通用庶幾近之其尤可嗤者若資治通鑑從稚是緣靡所適歸一字而具二形將以存疑者也

歐餘漫錄

卷五

九

近有世說鼓吹已知其誤置論簡端先得我心特語焉而未詳耳字必有謂而斯云稚也何居蓋命字者多取義於名如字賜以貢字予以我者訓釋之義也字愈以退字煩以昂者補救之義也由以路字輒以由字者體用互發之義也又有不顧其名僅計其見易行者如張釋之字季其兄字仲鄭弘字穉卿兄昌字次卿其有伯兄必字長卿余求述義博稽爾雅及諸韻書俱

以遠爲訓於稚既不相蒙於稚亦奚所涉意車騎之生也最晚於行爲幼故以稚字之其有兄焉計必以次以長爲字矣漢人取字大率用君卿公翁子伯叔孟仲季長次幼少穉凡十五字余備述之以告聞余言而未覺者

夏畦子讀俞仲蔚遊馬鞍山記

嘉靖間布衣文章之士盧謝崛起於北仲蔚稱首於南然而次梗始也顛蹶茂秦卒也很俱人

歐餘漫錄

卷五

十

品可槩見已獨仲蔚蕭然一室圖書自娛不求聞而人聞之不絕交而交亦不瀆讀其集想見其人庶幾狷介以上之流哉因熟閱其馬鞍山記描寫春遊士女襟袵極形盡態而富貴貧賤之氣象宛在目巾中浸假丹青上河圖蔑以加矣顧其記馬鞍者僅僅良次婉麗數言而已遂及鑿戶尋春之樂而干迴巒急湍蜿蜒茂密之致不入筆端庸知凡在名勝之區當此明媚之候

騁肩麈集莫不有然焉者寧獨馬鞍爲可記也  
卽去而馬鞍而第云遊名山記誰曰不然意者  
弁山叟曰先生善病足不出百里外果爾則王  
峯百里之中誠渺二於馬鞍山者先生之言不  
亦宜乎然攷之志狀皆曰先生少年爲馬鞍山  
賦按剔山事靡有掛漏今賦不見集中豈其賦  
已窮悉山事而記不必於再述與以先生所識  
必非見不逮此特惜集者不並存賦記故未免

歐餘漫錄

卷一

七

後學之疑而先生亦不無憾於鍾聰之寡矣

題坦翁詩卷贈焦太史

已酉孟秋元衢應試都下時澹園大史先生年  
已屆七泰矣特購坦翁當李有竹七泰之時手  
書預祝八旬之卷奉贈先生蓋以坦翁秣陵人  
也位列三台壽幾百歲而清風高節廉立至今  
今先生德望並姪坦翁故舉此爲贈旣以預祝  
期願之壽且願名位日隆異日令人仰頌必曰

鍾阜兩耆英云庶幾小子今茲祝願若左券矣

簡謝焦太史

伏承嘉讌兼聆高譚深謝昨奉坦翁壽詠預祝  
千秋望揭之華堂以張鄙意別求名跋數語下  
逮鰥生它日流傳世稱家翫抑且蔚爲詞林盛  
話也惟明公不靳教言是幸承諭東臯子集併  
鄭架藏書目錄均希借覽

太史復

歐餘漫錄

卷一

七

昨甚簡爲歉承惠坦翁真蹟知丈垂愛甚厚顧  
此公名德爲兩朝之望僕謏劣老而無成無足  
方其百一恐儼人非倫爲足下知人累也東臯  
子集隨往

書甘泉先生誌銘後

我湖代有聞人而迄於弘正兩朝甘泉先生  
獨以布衣崛起一時名碩咸欣欣願交故劉龍  
二公來自江右太白至自秦中雖若弁之勝固

足招徠而結社締盟輝奕今古非東道有主何  
能會聚諸賢偕玉崖陸公號稱湖南五隱然先  
生行誼予嘗稽之郡史氏所錄寥寥數語未慊  
企懷每遘先生邑人卽不憚採訪已餘十載時  
覺缺然已酉春適與雒城姚叔子邂逅惠我以  
桐丘禽語補所未備且遍錄坦翁遺藁再四見  
貽不以爲煩又能於吳氏雲仍殘蠹之中搜羅  
陸侍御所撰先生誌銘俾予得覩勳公卿於韋

歐餘湯錄

李

主

布者太白其庶幾矣至於甘澹泊於純綺者其  
疇與匹哉非直澹泊而已通究經史著述充盈  
蚤謝當塗獨諧雅素立言立德自宜垂休聲於  
不朽者也非叔子之嘉惠我何以悉先生之懿  
淑耶予跂仰疇昔欲取諸君子著作合爲一編  
目爲湖南五隱集一以成當日异地相孚之雅  
志一以使後世知我湖文獻不獨昔人擅燉於  
前一以識予小子景仰高賢或藉附名於末末

也迺復丁寧謂叔子曰吳氏箕裘固不逮其先  
矣而誌云有集豈遂零落而莫存乎居相近也  
姻相締也幸有子也尚其留神希愜予志姑書  
之以俟焉叔子諱光佑嗜古博綜行遍大令大  
京兆畫溪先生之孫予從姑氏子

五紀太初逸詩

已酉余寓白下與長城李震庭君大俊交余友  
壻霖伯世沐固君之從孫也語及收侍太初詩

歐餘湯錄

李

主

葉君曰一友有藏本焉吾能致之躍然託之轉  
丐歸而傳簡者屢始得寓目迺若中盧志菴先  
生所輯錄者凡五卷其類其篇下有評註旁有  
朱丹末附諸家贈答用心可謂密矣然其篇什  
都前刻之所賅獨有飲馬長城窟行一首以脩  
然獨立之人吐繫頸單于之樂實余之驟聞者  
也夫余於太初逸詩創收之雲邨年譜繼採之  
臨川烏青志三錄之甘泉家傳四得之玉厓留

蹟共詩九首小序束各一自謂遺珠不入彙者  
鮮矣詎意剝瑤零鏐又於不期偶拾誠足稱暢  
安知放失於網羅之表者寧無倍徙於此乎園  
歎天地菁英未嘗韜秘第局於時力之所不及  
未免光消影闕而無傳如次櫬之賦紫騮仲蔚  
之賦馬鞍世賞奇麗徒耳其名而卒漏於本集  
甚有併其名而不存余每歔然茲余不覺其太  
息者蓋以志喜而亦以志憾云爾 飲馬長城

歐餘湯錄

全

五

下全

窟水聲何潺潺鬼啼青海月烽起白狼山刀斗  
秋鳴塞軍書夜度關終令賀蘭賊不著寸戈還

歐餘湯錄卷第十二

烏程閔元衡

再奉寅所先生

伏領翰教謂朋知遐契誼合天人默念古來聲  
氣應求誠如偉論第神飛膽照不介而乎必聖  
詰賢豪相去相後此唱彼和脉脉心符是則莫  
之爲而爲者非凡庸之於豪杰頓敢附於天合  
者庶或間有管闕畢竟未能究其什一辟之日

歐餘湯錄

全

一

星照麗衡岱巍峩戴日含靈差殊櫬杖自當瞻  
跂寧俟神伴此非能瞻跂者之足奇直高明之  
足以令人瞻跂云爾恭惟先生學術文章今之  
山斗衡也生值竝世且又同鄉而浙水睽違未  
能覲面質疑辯似有願未伸偶讀說鈴不覺賞  
抃全鼎未辯染指一嚮非真能咀禁近之精玄  
者也泰山北斗舉首得瞻遂號於人高明如是  
豈果陟蠡天之深邃覽倒景之繁爛哉而先生

嘉與一斑之見忘其固陋之愚至稱天合神交  
引而納之化誨之域欣媿何如况也不靳珍襲  
開導昧矇如南華一家發揮者無慮百十高之  
入於玄遠卑之失於執著獨先生標揭大旨披  
卷朗然詰判一二不決之疑不爲文辭糾纏誠  
脩駕之司南也若廼楚中語錄伊洛微言爲後  
學拈出今且傳誦伊洛間矣音韻一派措大鮮  
知每閱敎郡王氏中州韻輯心竊少之茲承惠

歐餘湯錄

卷二

二

以韻表衡雖未遑殫悉而四聲聯絡轉借兼收  
既廣且明垂示來學者非淺衡也庸劣得奉三  
書不翅拱璧縱未敢云作合於天其亦徼天之  
幸也多矣說鈴有續尚乞賜教至於經史詩文  
四編璀璨中原多士必且家傳不肖與聞端可  
幾也莊子未及如指布刻適有路公祖之便用  
申候意兼奉家刻尊製十帙少備公餘惟先生  
鑒存是荷

寅所復

山川相隔會晤何時翰墨神交不啻握手路公  
賢胤至攜得手札并惠佳刻銘佩何既兒子元  
會來汴先命之造門下謁拜并刷印諭鈴三百  
冊不腆輜儀非以報賜聊以侑絨冗次不悉幸  
在照原續學雄才定當覲捷期在燕京稱賀也  
不一

許允娶婦吟

事見初潭集

歐餘湯錄

卷二

三

三

閭範崇四德倩盼非稱首士躬百行椒攸好亦  
詎苟奈何世下衰娶婦咨妍醜間關南寂聲評  
量喁喁口無鹽且逞嬌里婦羣驚走許生饒俗  
情觀爾安能否交禮苦竟遲狂犇猶殢怩忽傳  
嘉客來潛覷君睡友阮女搗桓郎勸入不淹久  
如靈條暨開旋復陰重糾提裾挽夫君試與質  
所有予德洵莫違下體奚足咎並茂能幾何菌  
蠢常堅久尤物蕩人多腊毒由味厚陋劣勝啞

空寡澹借黎垢頑磊連城存老蠟走盤剖意君  
何不臧豈期姿態狃君德已若斯安望終執手  
去去已焉哉誓不操它曰及聞隨汙顏偃謝同  
賓友吁嗟奉倩流捐軀償弱偶粉黛質男兒聲  
稱逐逝朽寧乏傳生規荀非堪許耦宣尼固咲  
然德尚久微帚

常棣

常棣與唐棣棣名雖同其實則異考之爾雅固

歐餘湯錄

卷三

四

已有別自陸機疏云唐棣萼李也而朱子仍陸  
之誤論語註亦云唐棣郁李也後人因以常爲  
唐遂無辨別近者臨沮周夢陽氏常談考誤海  
虞馮復京氏詩名物疏辨之甚詳說詩者於是  
真多識矣然古人燕享兄弟獨取常棣爲興者  
其義何居余嘗於園林之中反覆把玩凡有一  
萼必具兩心且或有三者與並蓮品蓮相似故  
其結果大多並蒂而生雖成形有大小之殊而

同胞之象灼然可觀詩人是以有取爾也余特  
表之以補周馮之所未及

書續得坦翁遺文及甘泉詩集

余之留意坦翁文也有年矣丙午以後家難頻  
仍而此志未嘗少勸幸遇翁冒震展霖伯諸君  
各示所有而更得姚叔子徧訪傳錄賚與尤多  
今茲之春晤呂山吳見吾氏洎其子君度焉厥  
考充吾公者本余族祖行也自公出爲吳後政

歐餘湯錄

卷三

五

與甘泉先生同宗且與坦翁交契兩公遺文或  
並有襲亟以爲請未閱月仲孺從雒城至果挾  
以來有甘泉詩名曰東山集帙多零落祇存其  
第三卷歌行詞曲尚數十首雋麗清新不讓元  
白名下固無虛譽哉坦翁文一冊俱充吾公手  
筆大半余觀之未嘗兼有與先宗伯公簡四詩  
一詩曰碧山學士上 形擗雪屐衝泥出道滙  
御墨又關林叟夢宮袍唯 有侍臣知八磚倒影

花枝舊五日傳餐 詔草奇道業該深終遇主  
喜聞稽古奉當時此尤吾後裔所欲聞者也因  
念近刻翁集師帥總其成二三鉅公董其役若  
宜羅括靡漏矣卽故家遺族有之亦宜聞風而  
輟夫何僅自家藏集外闕然靡聞顧余何人歲  
增月益倍蓰曩輯而復識甘泉遺藁夫甘泉之  
文想慕已久向屬叔子爲我旁搜而偶獲什一  
於公之宗姓實溢於觀望之外者特憾其所存  
歐餘湯錄

六

之不廣爾余嘗欲取孫劉兩寓公集俾聯瑤顏  
行而清惠之文日以增益太初蚤世雖有補輯  
終減於劉甘泉遺藁寥寥又難專帙盍倣寒山  
詩後附以拾得之例卽以吳詩廁於湯藁之末  
總以太初集名如太史公以某立傳而某因附  
見似可案也余遂志之以諭叔子再爲多方延  
覓令殘缺者克成完編安知呂峯之高出不與  
太白比峻也耶後有覽者則見吾伯氏父子世

守二公逸著之勤勞與夫教示小子之美意亦  
庶幾可弗諼矣庚戌端午日

馮氏母子烈孝贊

有引

構李馮君伯禮肄業北廡青霞意鬱黑貂裘  
敝白玉樓成變彼細君瞻伊旅襯傷心哉偕  
老之盟已矣撫棺何惆結髮何人引決自髡  
每慟嘔頌有子洪業失怙啣恤端恃慈幃一  
旦駢淪惻惻無倚消軀不顧糜捐以將哀毀  
如枯母卒不能救藥君子曰烈哉查氏孝哉  
馮生並可述也是用贊以張之

寓宙不毀惟有此人人極不撥惟有此倫惟夫  
惟婦五紀之尊古稱婦德從一爲珍嗟嗟伯禮  
有志莫伸食苹未偶歌薤已聞里春不相矧也  
同心笑語可想痛割殊深憑舟失棹共駕折輪  
天胡不佑我胡用存毀容不已嘔血成殷殷則  
綰帶死卽聯窀靈修百貝殘喘一薪亦有厥子

念我何屯椿零甫遭謫萎堪辛毛裏既切墮裂  
猶塵母今殉父兒今戀親婦貞嗃嗃孺慕慙慙  
惟烈惟孝萃于一門天常人紀賴以永陳播于  
閭閻達于 楓宸終膺 綸獎豈徒傳頌于士  
紳

髯僊四詞誤竄唐集

暮鼓晨鐘聒的咱耳聾春燕秋鴻望的咱眼朦  
記得做頑童俄然是老翁休逞姿容難逃青鏡  
歐餘湯錄 卷三 八

中休逞英雄難逃黃土中細思量不如閒和哄  
枉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盆打破酸壘瓮誰是惺  
惺誰懵懂一花落花開朱顏容易衰春去秋來  
白頭只自哀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慕雲  
臺功名安在哉休慕蓬萊神僊安在哉清閒兩  
字錢難買何苦身拘礙要着過百年便是超三  
此外更無他計策二禮拜彌陀也難憑信它  
懼閻羅也難迴避它何苦受奔波回頭方是

可口似懸河不如緊閉着手似攢梭不如緊袖  
着越不聰明越快活免了閒災禍家私何用富  
官職何須大我笑別人笑我三三品隨朝你  
便是張師保萬貫纏腰你便是鵝湖老富貴不  
堅牢達人須自曉鸞鳳鴟鴞看來都是烏蘭蕙  
蓬蒿看來都是草白邛路兒人怎逃急早尋懽  
樂風花十萬場絃管三千套莫把奸光陰拋撒  
了 右坦翁書與李有竹曰麟在部送鄒司徒  
歐餘湯錄 九

致仕別筵歌此惻然感動迺吾鄉徐氏子仁所  
作比溧陽會李遠菴先生飲中朗誦因命童子  
書之此係坦翁真蹟李霖伯家藏割以授余者  
近有堯山堂外紀載此詞以爲唐伯虎撰海虞  
何氏重鐫唐集因據之輯於外編字句既已竄  
易又以張師改爲倪宮鵝湖改爲姚三余頗疑  
焉後按雷古和列卿年表嘉靖六年鵝湖費文  
憲罷相明年戶書鄒文盛致仕又明年翁以司



空去位惟張文忠正當柄用故徐詞假彼喻此而劉亦不免先幾感動所云子仁卽髯僊名霖金陵人歌調妙絕一時與劉同鄉則劉之道所從出定得其實若所謂倪宮保者惟弘治時有倪文毅名岳爲冢宰兼是官然未幾卽卒而所謂姚三者竟不知爲何人且伯虎歿在嘉靖二年別筵驪駒唱在戊子唐何能以身後之事預道於六年之前耶余愛誦此詞足警貪昧故特

歐餘湯錄

卷十二

十

糾其謬

鍾許不情嫁娶

開寶時鍾離權爲江州德化宰女將嫁許氏買媵婢於胥魁得故令女權詢知惻然移書於許欲掇女奩先嫁令女已女後之許曰遽伯玉耻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令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家於是故令女卒歸許氏閔子曰君子行義甚不可以有心叅之叅之以

有心則作者廣眉而述者半額矣兄子鄰予自有差等已女令女豈無低昂平情以衡之則令女可矜也已女亦不可後也已女可後也令女不必先也幼吾幼以及人此情理之不易者所謂善推其所爲也權必欲後已而先令是有心以徵譽矣故許氏聞風更爲加甚但知已欲過厚之譽曾不慮鍾女改配之羞而所以倡之者權也惟權以有心倡之而許益以有心和之而權遂不得有違於許矣爲權者當若之何令女可矜擇配以歸之不必於後亦不必於先此中道也先之者矯也欲以配吾子者又矯之過也或曰還之令女之家而不責其直可乎詎知令女而至爲人鬻其無家可知矣雖然余於此奇之而未必非好事者爲之也蓋許可聯姻於宰必非寒素之家女而淪育胥魁恐非不磷之玉况令之女先之猶爲不足宰之女改之何以爲

歐餘湯錄

卷十二

十一

情故縱使婚姻之問兩無梗房而許子豈甘心於淪落之婦鍾女遂覲顏於再醮之夫乎此皆不情之甚自警編雖錄之厚德之條抵掌可以賦俗而終不足取信於達情之士也

姚叔子山居小像贊

叔子姚君前資治京兆靈溪先生之孫先王大父宗伯上卿之曾外孫也篤學攻文長於灑翰癖於嗜古濡踪於泉石而潛志於包羅

歐餘湧錄

卷三

主

三十五

客有肖其像以歸之者余觀之得其像而竊窺其不囿於像也者用贅一辭以贈

呀據石危坐泉觀而松伴者其誰耶玄巾道服儵然而遺世者其果山中人耶歐餘子聞而喻之曰噫嘻吁爾何不識彼丈夫耶我聞雒城之先有紆氏平生果食而山棲已而羽化而遐舉至今鶴嶺號曰名區君豈其流系歟又聞三箬之上有罨畫畫溪碩老蚤英蜚勲名功烈滿秦

蘇至今勒彞銘常旌君非其公姓歟故其容頤然其色皙然翩翩神僊之侶絕無貴介之塵緣其軀眇然其胸偉然汪汪雲夢之蓄殊非細瑣之流洵其發舒足紹開元名相之事業其撰述可追宣明學士之家傳落筆則伯仲今義獻稱藻則超軼平雲淵見其形者將謂遁世之槁士識其衷者舉謂邁世之豪賢顧其名居吾爲爾道弁嚙儲靈鳥山毓英篤生姚氏叔孫子罨畫

歐餘湧錄

卷一

主

三十五

流長方祖繩爾胡底裏之不察居然駭愕於丹青

與允兆先生

歲午奉違繼罹閭厄絨滕懸磬徒手東旋門下密邇彼壤想亦耳而駭者忽忽無聊不及通候而適聞門下有金臺五臺之輅緬惟勝槩不覺神馳荏苒流光駒爾逾戍竟成踈濶罪歎何如茲者尊駕言歸極欲趨謁而內艱降罰碌碌波

幸又未遑也敬函尺一少展鄙衷焦太史先生  
處推愛惓惓錫以大篇巍哉敝帚昨在白下款  
誨更殷感激噓枯曷可云喻雪居翁畫袖一盃  
得之眉公所者必真蹟也敢求門下題詠數語  
倍百增芬伏希慨諾是慰

允兆復

爲別五年於茲我思惄如恒切左右頃辱翰貺  
見存咀味來旨如覲令顏側聞先太君遐升不

歐餘漫錄

卷三

十四

三六五

肖未能走致生芻負罪負罪昔束廣微出爲人  
後嘗補逸詩以志感足下得無有意乎望之望  
之不肖去冬汗漫而還久爲藥裹中物大都二  
豎五鬼日來爭座亦不患無伴也涼風至擬爲  
西遊雖爲饑所驅亦自奇癖未除興不盡索所  
可爲知者道爾承委圖贊力疾爲役不直博一  
粲也因具不腆伴函統冀晒置

香圓圖贊

併跋

林實是珍用驅醲郁譬之得朋居然比玉炎散  
瑤光秋垂結綠猶蒸栗然飽霜已熟匪規而圓  
不風而馥傲然晚榮奚遜甘谷江陵洞庭將無  
奴育老雪圖之契爾幽獨願借餘馨聊寓余目  
昔東坡居士晚年呼侍姬朝雲爲老雲余亦  
戲呼雪居先生爲老雪吾友地下聞之能不  
我嗔定爲絕倒

客謝允兆

歐餘漫錄

卷三

十五

三六六

日承晉墨唐吟揮灑非一轉盼應接左右具宜  
敬服何極第尚留數紙再懇臨池終當付之裝  
潢張之斗室尤爲輝燦西遊之諭仰見高標昔  
宗少丈好遊踵跡所臻舉圖四壁張子禕杖策  
窮歷隨輒錄之而山水漫遊之記以成今以門  
下勝情而才復曠世必不少遜前詰矣僕雖羈  
縻帖括然習知寓內名勝凡屬庚辛延挹更覺  
靈竒茲聞門下有意及斯能不癢癢異日願聆

指畫耳之所受若躬執鞭以從且乞示撰次名  
編厚幸厚幸昨者又叨雅惠有失裁謝而從者  
亦爾慢去懷歉迄今惟知已原之是望月杪擬  
到竹溪謹圖瞻謁不多贅



歐餘湯錄卷第十三

烏程閔元衡

六紀太初逸詩

太初寓湖與菁陽施先生最善施勸太初務爲  
完人因室叢順張氏卽施夫人女弟詳見空同集未  
幾太初驟故遺書入施而今潯溪紀宣符氏著  
陽公之玄孫倩也太初之詩偶爲所收歲庚戌  
其友冲如溫君館余瀟郡貳守伯氏相過語余

歐餘湯錄

卷三

一

遂托之丐焉得樂府五七言等詩共十四汉口  
詠註十此皆余所未及見者夫太初逸詩求之  
十餘年矣每有所得卽爲紀逸一條凡有五紀  
總以志幸然其詩其文不過十首已耳詎意今  
者一時之獲頓浮於昔之五耶中郎旣得論衡  
秘勿廣示世之爲中郎者不少也而溫紀兩君  
慨然傳錄度越昔人遠矣然考清惠公所撰太  
初墓銘及鄭繼之漫藁兩序則知鄭雖能序其

篇什於生前而後之廣布者若張稚通所續刻  
及余歷所搜羅大都備於施氏集中而鄭本之  
脫漏多矣豈鄭嘗有去取於其間耶抑菁陽僅  
以其生前自喜者示鄭而不盡出其遺耶觀止  
矣道及由來真不偶然者也豈徒以謝兩君哉  
何山有靈更祈以神通我 俠客行 殺人報  
睚眦斫地歌激烈七首土花腥都是讐家血  
雜感備按原十首八前刻出門踴大荒踵板未擬旋崑崙

歐餘漫錄

卷三

二

來我側滄海落我前長年事高格孤影凌蒼煙  
生來不讀書乾坤無簡編誰言混沌死會向鼻  
孔傳又兀坐山齋冷雨中幽思生草蟲向人語  
忽念在邊城出門夜何其引領空馳情如何中  
原地不得試春耕幾年戎馬歇會當風塵清徒  
聞有玄鳳亦愁羅網嬰備按刻本春日開居和  
韋蘇州一首與此同韻  
當合大風作 新春五夜風怒號靖江城下  
翻驚濤魚龍鼓鬣目春撞山夔一足捫青條坤

維無力海欲沸璇蓋將摧天為搖陽月不應有  
此變又與鼠恠興蟲妖野人聞此未遑寐燈前  
揮涕哀嗷嗷安得垂衣睹天日風后力牧臨其  
朝 同吳山人登董嶼山絕頂和老杜玄都壇  
歌 地軸碑兀橫高崕中有老樹成蛟龍千年  
靈氣閭幽谷彷彿醫閭與王屋天門良背石作  
壇泉噴雪實灑面寒山夔一足向人立日落未  
落驚風翻拄杖鏗然政長往新詩到手興獨長

歐餘漫錄

卷三

三

回首人間芻狗焚明日重來望蕭爽 李郎中  
元任訪湖上因贈醉歌 李侯出海珊瑚樹青  
雲白曜光彩露束髮挾書遊帝京四十爲官守  
郎署前年出使越江臯佐省均輸分節旄漢之  
鄧侯唐劉晏王事給辦民無勞昨朝訪我西湖  
邊入門禮法意猶賢山瓶乳酒留君醉頓令草  
堂開雲煙酒酣問我經世事風塵頑洞非吾志  
赤驥丹鳳甘遜形天球翠甕古所秘李侯李侯

意轉急聽我歌聲淚沾臆塞北只今塵滿城白  
 龍恐為豫且得 寄許東山 道人久矣離人  
 羣靜觀萬物同欣欣野鹿到門不觸客飛嵐傍  
 竹還成雲入山學道定須我散髮弄泉還愛君  
 應思霖雨濟時了更著荷衣辭世紛 齋居  
 多學已多事淳風不復得昆蟲皆閉關吾且了  
 吾默 雜畫 石根留殘靄樹杪餘秋陰泉聲  
 有古意山鳥來和音 麋鹿不避人相隨興更  
 歐餘漫錄 卷三 四  
 野我亦食霞客來訪巢居者 題孫道甫小景  
 桐陰連草色牛羊散滿墩稚子燒芻狗時時  
 笑語溫 歸南屏山舊隱 山靈笑我我何言  
 又是閒遊到夕昏依舊歸來無長物秋風待看  
 鶴生孫 偶成 我亦平生黃九窮十年詩句  
 落江東如今不用全分付載拜園頭抱甕翁  
 同錢仕弘服松花 東湖老子精力強石上對  
 殮松粉香此來自是延年藥不用嵇康石髓方

竹寧汉口十詠各題下註旗山山之西即漢口所居如程  
汪范孫十大姓是也 旗山即一水南下水東下至山  
麓而會故名 鼓筆峰卓立於南漢口世出仕  
程勿齋江明安程逢午 硯嶺在筆峰之西 陽谷在旗  
范平仲盡以道學鳴 雲溪源自旗溪富溪來宋端  
各新鼓百萬松 龍山琅水之北自嚴州烏龍山支分  
大傳人 鳳林旗山之北昔傳有  
國公祠在焉西口餘龍 鳳林旗山之北昔傳有  
山程忠壯公祠在焉 鳳林旗山之北昔傳有  
竹尚茂鄉約而行宋元曾間行之吟社明公所  
 歐餘漫錄 卷三 五  
 約一年四季一會元有程願學范希錫  
 程仲本國制有汪彥暉孫士暉程德全  
 唐人不輕勸去思  
 士夫宦轍所臨去任之後其治轡者輒伐石紀  
 恩示不忘也甘棠之詠峴首之碑由來久矣及  
 讀劉蘇州高陵令碑首云大和四年高陵六十  
 三人思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刻金石縣以狀  
 申府府以狀考於明法吏吏言天寶詔書凡以  
 政績將立碑者其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考

宜有紀廼奏明年八月詔曰可令書其章明有以結人心者揭於道周由此觀之想當時之碑已多不實故必屢經評騭得肯後行碑者不敢要譽於人碑之者不敢阿私所好唐之立法亦嚴矣題白傳之詠立碑又云勲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立作路傍碑銘勲悉太公敘德皆仲尼復以多爲貴千言直萬貴爲文彼何人想見下筆時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我

歐餘湯錄

卷

六

聞望江縣勸令撫憚焚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岐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惟有邑人知蓋深致不滿意豈天寶之詔至長慶之世竟置之若棄而云爾耶在於今日尤可異矣居官本無足述彼人豈不自知當其任時結納貪嗜以爲他日張本者有之或者庸庸在任而寅躋顯要無耻逐羶因藉此以攀附者有之或本官已故伊子若孫接武隆秩一欲爲揚親之

地一欲爲世講之資越數十年釀金創建者有之是皆所謂欺世盜名曾不思本無實惠於人受其茶者將操斤而至穢其名者且叢嚙而行耿耿於懷與夫嘵嘵於吻者無非其蠶螫之云何也思之思之何有於功德之可念耶然而此人之過惡作之於前而圖蓋之於後良心尚不昧也惟是諛諛者或以要利或以趨炎本心盡忘有靦面目豈徒人共耻之雖碑者之人未必

歐餘湯錄

卷

七

不竊鄙於平旦時也昔宋璟嘗爲廣州都督及其入相廣人爲立遺愛頌璟上言禁止夫天寶間爲君者詔必核實然後許立爲相者請必禁止以杜諂諛未幾而白傳之詠已不勝慨迨至此日律止有見任不許立碑之條而一離其任生祠桁比遺愛跌聯安可令醉吟翁一再親乎

擬漂母受千金報對

淮陰侯布衣時釣城下城下多漂母一母見信

饑飯信信喜謂曰吾必有以重報毋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已而信事漢破趙魏及齊請封假王破楚徙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毋長跽而謝且對曰一飯之德微矣千金之賚重矣王以是賜妾妾有以仰大王之不負諾也抑人有言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以大王之才智舉天下而運

歐節湯錄

諸掌股其有造於漢甚厚漢卽割天下半以酬王似未足爲報也然當王窮阨詎能不卵而翼不翼而飛乎設壇授鉞南面剖符以致有今日漢之有德於王亦甚不薄兩施而權其重王尚可銖銖斤石間以求多於漢哉且楚非它卽項王肇基所也下邳之與彭城相去又非遙也項王貪戾無饜脩爾滅亡爲天下笑今漢以是徙王寧無意乎前覆後監王將何道而不爲項王

續也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公孫碩膚姬公所以居攝之道也名遂身退應侯所以保首領於秦也今王宜察盈謙黜往詰拜爵闕下歆然遜避曰主上神聖臣何力焉此不望報心昭如揭日月則嫌疑何自而起何繇而萌名與天壤俱國與炎漢同敝可也故妾無念七箸願王亦無念鼓鼙謹再拜以獻千秋壽信聞之惘然自失者累日終不無怏怏左遷淮

歐餘湯錄

卷三

九

陰侯卒遺族慘

重校見聞紀訓後語

紀訓一書我湖故鄣陳棟塘先生之所輯也先生生十月而孤母都年甫十九教育慈嚴卒成名偉登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大叅先生宦業余晚不及知然其居鄉懿行孝友端方毫不苟率郡中傳頌真足以楷模我後生者蚤入林泉年躋耄耄雅與劉坦翁龍西溪邵康山孫太初諸



公相友善以文學辭藻世其業家則則  
貢授州貳卽解組而歸所著 明興雜紀今行  
於世其文其行綽有父風孫逮玄曾彬彬翰墨  
多以貢舉起家見之者不問而知萬石君家子  
姓也先生所著紀訓凡二卷六十餘條所錄見  
聞無浮詞贅語一案一斷斬截數言意味深長  
雖俗子虫氓不覺竦竦直與太史短篇相媲美  
焉若其中句讀段落則余小子實竊取之蓋敬

歐餘湯錄

卷十三

十

奉先生覺世之意使易於入時目也板久殘缺  
有刪刻者且亂其條緒余求原本校正重梓因  
捧讀先生之編至再至三信乎善者必吉惡者  
必凶貧富窮通不容智力驗之往事鑿鑿可稽  
卽如先生壽考優游後世雲仍象賢好學廼知  
天之厚酬善類果不爽者此書之訓豈欺我哉  
近歲程邑臨川李少叅公亦有見聞雜紀之刻  
二公勸戒之意大氏相同而雜紀之文則倍蓰

紀訓恐覽者未易竟焉然李公年今望耄矍鑠  
康寧正直不阿當途祇長老成長世佑啓無窮  
凡我湖人景仰二公不翅著蔡剗剗旣竣不量  
寡昧敢綴一言如右云

與眉公先生

淞湖相越一水盈盈而數載寂寥不一聞問僕  
非敢疏有道之門也自丙午迄今再遭家難室  
如縣磬一舉莫由因思乙未丙申之間家嚴亦

歐餘湯錄

卷十三

十一

嘗承乏貴郡矣此時僕甫垂髫未辨燕越三秋  
泐上睇目九峯悵恨之私何可云喻然蹟雖間  
濶而懷想依依每遘婉嬾里人未嘗不備叩先  
生動定久聞康適榮問日隆願見之思不覺倍  
切昨歲敝郡歸邑計父母蒞任詢知廼門下梓  
戚敬附短函少申候意前在冶城購得廷韓公  
遺稿讀之奇而不詭逸而不浮篇什散文並臻  
佳妙世家之子廼有若人小崑之靈真足多矣

嗣得潘氏石秀齋集獨梓詩賦而遺稿不載者  
過半惟先生懲憑沈生反之令其補劂後有覽  
者不致得此漏彼廷韓諒雅相知自當含感無  
既董太史公與先生石交久矣僕有一箴二楮  
借重鼎言敢求名筆聊具家刻一束仰勞轉致  
外更有粗筵煩門下大揮拙錄近增兩卷併呈  
就正

眉公復

歐餘漫錄

卷十三

王

客見歐餘者無不向僕問康侯先生安在夫詩  
文孤行如平原大道無奇觀若以新奇之事佐  
以博雅之識天厨禁鬱別有異味進而僊漿帝  
壺又進而禪悅法喜食誰能與閔公抗行而握  
禿塵柄哉來教極感記存而漫錄所續更覺衍  
裕怪特日新富有不得不以推公僕老矣近者  
避客避暑於泖上僧舍掩關讀書遂踰百日暴  
足歸家童僕雞犬如見生人迺知凡事不從忙

稟措却凡病不從忙裏生却疲行穩坐高歌細  
吟千山萬山一卷兩卷其古人打乖窩也康侯  
師友夏畦先生日幽日澹天付壯年復賜清福  
幸愛寸陰以終千古僕之譽誹短長且乞門下  
筆端矣二扇僅完其一餘在玄宰處適往吳門  
未得輒附新作二篇請正



歐餘漫錄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閔元衢撰元衢字康侯烏程人縣有昇山山麓  
有歐陽亭故昇山一名歐餘山元衢因以歐餘生  
自號併以名其劄記書中考證間有可採而膚淺  
者居多

# 秋涇筆乘一卷

〔明〕宋鳳翔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秋涇筆乘一卷》提要

## 本傳略

宋鳳翔字羽皇嘉興人領萬歷壬子解洞明經書理奧爲文有脈理一稟成宏矩範選制舉業行世凡事帖括者莫不服其品騰古文詞亦極有法律所居在秋涇小巷因以名其集全彙概未授梓子孫零替已皆散亡其曰秋涇筆乘者特其緒餘耳議論純正有關風教可以想見其行詣云

學海類編

《

秋涇筆乘傳略

記述

秋淫筆乘

明 繡水宋鳳翔羽皇著

元史載廬江人羊仁建昌人黃覺經高必達蜀人章鄉孫杭人俞全池人李鵬飛臨湘劉琦漁陽曾德皆嬰年罹難故失其父兄母姊弟或身已賣爲奴或舛養於人閱二三十年出數千百里外而求獲焉骨肉團聚以孝友終視古朱買臣之難有過之者東坡記朱壽昌事以配買臣人悉聞之而元史所載多人竟絕人口由目不涉史書耳

學海類編

秋淫筆乘

一 記述

成化三年荊州學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禍亂何由而平鑒與何由而還迨先帝復辟其貪天功以爲己力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降祀未稱典禮伏望特敕禮官集議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而左庶子黎淳議曰正統十四年八月冊立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羣臣又奉郕王卽皇帝位是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爲者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居天子之位若曰神器不可久虛

共和之時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高瑤

之言特爲姦邪進用之地必不可聽帝復敕諭諸文

武曰曩者朕叔郕王踐祚勘難保邦奠安宗社亦既

有年屬寢疾彌留之際姦臣貪功生事妄興讒構請

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姦于法不

幸上賓未及舉正朕嗣承大統一紀於茲敦念親親

用承先志其郕王仍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按

景泰廢易儲位憲廟不以爲憾營求富貴如黎淳輩

每言易儲事以聳動上心而上竟追成先志復其位

學海類編

秋淫筆乘

二 記述

號加以美諡可謂有堯舜之德矣獨建文廟號尙未推類追復是亦本朝一缺典也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爲陳宣帝創業之始

及文帝試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

晉祚復安齊明帝遣華伯茂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曰

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昔高皇帝殘害劉氏今日之

事理固當然嗟夫不仁而得天下雖其子孫不能無

憾於好還世之姦雄亦何樂以此遺後人哉

楊邃庵相公致政家居一日遊北固山下見羣蜂擁一

蜂王而出其王適遇鷲鳥攫殺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其處窠庵令家僮瘞之表其封曰義蜂冢爲文以祭蓋忠義人心之良也縉紳有身罹君父之難而不卒所事者避害之私障之也然士君子不早見幾至於危迫又甘心他事豈其蜂之不若哉

漢平南越樓船伏波兩將軍並進居東南面首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者樓船也伏波坐受相招降而已功樓船第一東越持兩端樓船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斯時也帝已知僕必無越矣帝計居功者易盈慮禍者

李海類編

秋涇筆乘

三

記述

當周僕懷綠黃垂三組夸鄉里有石門尋陋功矣脫僕意氣疏揚兵鋒挫北連禍南海非計也命將萬里外非堅重將軍不足恃帝貴僕書與高帝奪信耳軍緩急同策高帝得將將之權武帝合將將之律皆英雄之略也

鳥獸昆蟲飛者以翼而聆鼠以其尾詭鳥以其足獵以其髯鳴者以口而蟬以其翼行者以足而蟻蟻以其背砂按子以其身倒行聽者以耳而龍以其角牛以其鼻取者以臂而象以其鼻視者以目而水母借蝦

走者以股而驅驢借鷲鷲狼以借狼物理之不齊如此

梁毗爲西甯州刺史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爲豪俊遞相攻奪略無甯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釀金相遺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不相攻擊隋文帝聞而善之徵爲大理卿處法平允梁毗不受金於甯州及爲大理卿抗論楊素無愆則剛耳毗其聞張奐之風乎

李海類編

秋涇筆乘

四

記述

楊溥在內閣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爲縣令所禮乃天台范理也溥甚重之即薦擢德安府知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也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楊文貞晚年溺愛其子稷莫知其惡藩臬郡邑或以實告文貞反聽稷譖而疑之由是子惡愈甚有奏其殺人命數十者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噫士奇不善教子視南楊有愧矣

南詔者六詔之一也夷語以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自

號六詔業舍詔在諸部南故謂之南詔開元中內附封爲雲南王至今稱之又唐史驃信國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其王摩羅思那以貞元閒入貢卽古朱波國以今推之意緬甸八百等地卽其遺也

唐貞觀中西城有胡僧來善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甦傳奕曰此邪法也邪不犯正若使呪臣術必不行帝召僧呪奕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倒地若爲所擊者更不復甦宋陳仲微爲蒲田尉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學海類編 秋涇筆乘 五 記述 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沿檄過寺其徒又揭其事以爲冤旦暮呪詛莫有爲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實明首僧無疾而死夫以曲在己之僧而欲呪何心公處之士其死也亦邪不勝正之驗歟宣德年閒顧佐爲都御史性嚴重聲望蔚然守正嫉邪朝綱整肅先是不禁官妓每朝退相率飲於妓樓牙牌纍纍懸挂欄檻羣婢奏曲侑觴浸淫放恣解帶盤礴每至日昃而後返曹務多費佐奏革之歷朝官妓之弊至我明而始革顧公眞有大臣之風力者

餘千民張某商販金陵寓長千里店有少婦自稱比鄰

曳綺鳴璫容色甚麗與張遂諧枕席張察鄰無其人因細詰之婦曰妾非人也正有事相託耳楊樞非君里人乎曰然其人非始貧暴富乎曰然婦因頓足齧齒曰此天下負心人也妾本倡女穆小瓊少以色名曲中爲楊所鍾愛妾誓生死相從頗饒篋笥罄以歸之癡心守盟謝客七載聞彼已別娶而竟無一耗致妾抱恨而卒此店卽妾故居牀下尙有瘞金二觔玉同心盒數事今以贈君君歸欲附舟一探樞之動靜

學海類編 秋涇筆乘 六 記述 張如言掘得金玉諸物比歸舟中置一牌書穆小瓊神位夜呼之卽出既到別張適楊楊正康裕無恙而以誕辰張樂讌客忽暴卒所娶亦劇病幾死張心知之而不敢言嗣後呼牌位名亦不至矣漢高殺丁公溫公極贊美之然否曰丁公誠可殺但可爲萬世賣主者之戒乃漢高之殺之也則亦任其殺之而已若遂以爲美談則非也何言乎曰丁公爲羽將賣羽使失天下大不義當誅然使羽能誅之卽寸斬無過也漢高乞命其人而又殺之豈得爲大義哉

不過假大義爲名實則利心行計耳楚人有兩妻者人挑長者長者嘗之挑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嘗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嘗人也夫急則乞命於人惟恐其不賣羽以活我及得天下又恐其賣己以活人而敗我事者遂殺其人以爲永戒而又借以大義之名蓋一人之身而三取利焉亦狡矣若誠爲大義則始終賣羽使失天下者無學海類編卷八 秋澤筆乘 七 記述

如項伯而伯不誅故知高帝非爲大義特利心以行計也  
三輔決錄平陵士孫奮富比京師性儉嗔嘗宿客舍雇錢其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孫景卿邪奮後爲梁冀徵其家財下獄死廣五行記鄧差南郡臨沮人大富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羅列殊品呼差與焉差曰君遠行商賈勢不在豈何爲頓爾珍羞美食估人曰人生在世終止爲身口耳一朝死病安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

錢奴耳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鵝食動箸敲骨哽其喉而死彼笑林所載漢世老人與原化記天寶中相州叟固無怪乎其然也而世有名士大夫者猶不能忘情於是將無亦有物焉以司其予奪哉

顏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觀顏含之言則以佞事人以佞飮人者當學海類編卷八 秋澤筆乘 八 記述

是不復知人閒有羞恥事者獨馮懷邪  
章穎舉進士時貧窶甚有章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日風雪沍寒報光成名者絡繹而穎略無音耗方擁爐愁嘆忽有鳴梟來集壞窗牖上穎逐去復還謂僕者曰我失意無所恨兼恐更罹災患及禁鼓鳴榜至穎已登第又翻陽襲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眾妖嬈作牝雞或晨雉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羣出至於器皿服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召巫治之時尙寒巫向爐坐有一貓臥



其側家人謂巫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貓耳於是貓人立拱手言曰不敢巫大駭而出後數日捷音至合二事觀之乃知妖異未必爲人禍也

湖州董尚書潯陽公得姑蘇舊家山石高五丈連巨艦載歸至震澤舟沈石墜水中公募善泅者入水求之泅者摸石盛在一大石盤上盤可合五六抱公駭異命數百人次第皆起之而以石置盤孔毫末湊合蓋卽當時以盛石者異矣又王元美先生家藏一銅唾壺爲三代物常以自隨然僅其底耳已過太湖童子學海類編 二 秋涇筆乘 九 記述

誤墜水中公懸十金募人撈取持以上視之乃其蓋先生大喜復懸十金令取原墜之底及得吻合完好藏之以爲至寶二事甚相類故併記之

會昌中沙汰僧尼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大秦穆護祇僧二千餘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蓋官造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大秦穆護者釋氏之外教如摩尼之類祇胡神也唐制祠部歲再祀磧西渚州火祇官品亦有祇正蓋主祇僧也武宗好道教故汰僧

耳宋道君皇帝改佛爲金仙僧爲德士寺院俱稱宮觀亦以崇奉道教故也祇胡神疑卽受清齋白蓮無爲教之類

韓蘄王夫人梁氏京口倡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訥訥然驚而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屢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實非常人乃邀至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梁遂封爲兩學海類編 二 秋涇筆乘 十 記述

國夫人蘄王嘗邀元水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山西督學王公嘗令金華有丐者作猴戲乞錢得飽所欲旁一丐忌且羨之因醉丐者以酒誘至破窯椎殺之繩其猴從己亦作戲乞錢適公呵導聲至猴嚙繩走赴公前作訴冤狀公令阜隨之至破窯得屍方在焚燒猴號鳴越火抱屍與丐俱燼公捕後丐伏罪而爲猴立碑焉語云人猶狗也新主飼之則爲用矣此

言人而獸者也猴畜於前丐無甚大義既爲報仇而必欲殉死何烈烈邪故禽獸未嘗無心而人不如亦可哀也

大司徒馬森父封君某年四十始得一子五六歲眉目如畫夫婦寶愛如拱璧一日婢抱出門從高階失手跌下破左額死封君見之卽令婢奔避去而自抱死子回曰我自跌死婦驚痛撞封君倒者數次尋婢撻之無有矣婢走百里歸匿母家言其故婢父母感泣日夜顙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果生子左額宛然赤學海類編 八 秋溼筆乘 十二 記述

痕卽司徒也慈愛人有之獨念其時傷子至痛方愛絕嗣不暇而憂婢死杖下特逸之而以自任仁心如此貴子重生有以也

仙傳載彭祖年八百歲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如此亦何用多壽爲梁蕭映被徵見鍾離人顧思遠在部伍中甚老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乏奉養是以行役若人者其情蓋甚苦矣又宋張耆少給事章聖藩邸起家歷官侍中太子太師致仕福備富

貴壽亦至七十五子二十四人女三十一人第八子得一知貝州王則反不能死節又爲之制定儀注伏誅其父抑鬱而終一子不肖遂潰家聲是亦多男子之累也

范甯在豫章遣議曹下屬城採其風政假還徵州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責而人聽不惑矣豈須詣邑里飾其遊聲哉非徒不足以致益乃實吞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于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

學海類編 八 秋溼筆乘 十三 記述  
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諛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紀綱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見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而處之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左右與言可謂遠識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此書理正而語奇眞爲好察者之鍼砭况于非其事而多所告白以小忠小信而成其大不忠大不信等語確盡小人之情狀

高士傳管甯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處皆穿宋書王微不仕元兕之變微尋書玩室中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背生埃惟當膝獨淨靜性堅志如此鶴林玉露言胡澹庵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于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輒執書立窗下就明而讀之如是者十四年石上雙趺之迹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後生所宜知也

學海類編

秋涇筆乘

三

記述

宋鵝池登春趙之新河人負氣任俠工詩善繪貧而無家遼廢王聞其才延至館之鵝因號鵝池道人嗜酒罵坐不避權貴衣敝踉蹌得金輒弃之年八十餘客徐尚書太室公園尊以上客偶不悅於園丁卽拂衣去之臨安觀潮潮頭盡起躍身其中嘗自謂我必不死牖下如婦人悲涕作可憐狀固其志矣濟南邢侍御子愿以詩弔之曰蹈海今看魯仲連誰言魚腹異牛眠難從急景爲貪戀肯向彌留作可憐麴枕糟邱無七尺鰕邦繁國有重泉蹴山一任胥濤怒白日騎

鯨興杳然

始興令楊應隆柳州人言其遠祖掘地種竹忽地中鏗然有聲得一石甃發之有物數百個長二寸餘見其上下膚如穀形去膚熟之眞大米也香美異常食者後壽皆百二三十歲飲其汁者壽亦八九十嘗讀藏經云太古之穀長五六寸食之人壽數百歲又圖經稱崑崙之墟有木禾食者得上壽此豈其餘粒邪劉子敦令保昌與楊令接壤甚懽得之最詳

學海類編

秋涇筆乘

四

記述

固原有民家子婦事姑無禮一日姑與之入廟祠禱求一冒絮包頭婦不肯與其子自探一巾予母婦奪而裂之姑不得已與同入廟叩神未已忽失婦所在覓之不見明日徧走求之竟無蹤蹟已而至城外一小山上其婦在焉則已化爲一驢惟畱一面兩乳至昇帥府予之芻豆卽俯首啖之而不能言也成太史父時爲西邊大帥親見其事太史每爲人言之蜀亂時臨汝侯嘲羅研曰卿蜀人奈何樂禍貪亂如是研對曰蜀中積弊已久百家爲邨不過數家有食窮迫者十有八九束縛之使有一二貪亂樂禍無足多

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  
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于後  
將不能使一夫爲盜况貪亂乎嗚呼貧民之情狀羅  
研數語盡之矣銷弭之道何如爲州縣者第一勸民  
耕墾以盡地力第二準行常平以備凶荒如是而民  
復思亂未之有也

丞相胡惟庸之變首發其謀者贈司禮太監雲奇也奇  
南海人時奇以內使守西華門去庸居第甚邇庸謀  
逆詭稱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幸觀而伏甲以待奇偵  
學海類編 秋涇筆乘 記述

得之矣當蹕道勒馬言狀氣鬱舌結不能宣上恚甚  
左右撻筆亂下奇臂折猶奮指逆臣第上悟登西皇  
城樓瞰逆臣第中皆伏甲因急發禁兵捕之而復召  
奇則氣絕矣詔贈奇內官監少監賜葬太平門外中  
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祭嘉靖中守備高隆于登等  
復上其事請於朝特贈司禮監太監加諭祭少司空  
何孟春爲文紀之墓雲奇發逆謀功甚大而史佚其  
名何也

盱眙有商乘蹇而行適見二鴉爭技墮地驅蹇者攫得

其一商曰是不足當一爵盍縱之吾以一爵償資汝  
因發裏而見金頗饒其人輒生盜心前途近夜僻寂  
推商墜地以鞭鞭撞其喉立死倒置之深莽中挈裏  
去明發鴉噪邑令堂上若有所訴令遣健卒隨之往  
得奔屍取鞭于喉然莫知誰何鴉復導至驅蹇者家  
其人甫歸金尙未發見鞭色阻吐實令以抵死商因  
不忍一鴉而喪其命將無使爲善者懼耶但荒僻中  
以財示人其蔽也愚好行其德者貴有仁術亦不可  
不知也

學海類編 秋涇筆乘

夫 記述

自古神醫首稱秦越人少遇神人長桑君授以禁方兼  
與懷中藥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而視見垣一方人  
及五臟癥結其診服但爲名耳視病隨時隨地便宜  
治之無定名定藥至視趙簡子疾則上通帝庭下符  
數世不爽尤爲神之神者蘇門昔年曾有鄭醫善脈  
理有一士移業其比鄰僧寺日與往來居常無病時  
令其診視一日忽驚曰爾宜速歸家有怪脈見富有  
奇禍士人素傾信之卽治裝行至中途爲賊所殺夫  
以扁鵲之神如此後亦爲秦醫李醫所刺而不能預

見于脈此何以哉抑生死有數雖神如鵲而不能逃  
卽奇如鄭祗令歸而送死不能預爲之謀將奈之何  
李文達於憲宗朝稱賢相因羅倫上疏指陳起復之非  
大怒內批出倫爲提舉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  
事規之不從文達嘗謂楊文貞于本朝爲巨擘廁于  
宋之公卿終有愧焉文彥博以唐介攻己被謫再三  
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己者爲輕薄生事必欲黜  
之禁錮終身與潞公所行何遠哉愚謂南楊之得君  
行志三楊之後一人然晚年因譖言而憾岳季方憾

葉文莊復憾張黃門與羅一峰之議已必欲黜之而  
後快得非其所以議文貞者正其所以自狀哉

山東人哭友家貧而行潔一日往東昌循山獨行見籬  
下銀杯十拾納隻袖中卽覺珞珞有聲已變爲蜚蠊  
吳惡而擲之仍杯也復納諸袖又變如是者三因弃  
去而匿廁中以觀俄一人至拾去竟是銀杯吳出與  
語其人願分取吳僅受其一歸而嘆財有定分因出  
杯酌酒以享先龕偶因拂塵觸其目病累月及愈計  
醫藥之費正符杯值夫蜚蠊穢物也而杯能化此以

垢吳友是其鬼弄人邪

天順初石亨旣陷徐有貞降爲廣東參政慮其復起令  
人僞作疏奏謗毀朝政亨因勸上出榜募能告捕者  
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諫曰爲政  
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  
榜文構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  
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以致過失不聞  
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宜以堯舜爲法暴秦爲戒  
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

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旁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卽如往年妖書懸賞構募亦  
卒無獲而株連無辜甚眾彼時政府院部以至臺省  
竟無一人敢爲呂岳之言亦惕于利害而恐以言賈  
禍耳噫可慨哉

有攜妻往歷陽者附一舟長年悅其妻欲圖之方艤舟  
其人曰此地吾多相識爾若妻舟中吾與若登陸訪  
之行至山下毆其人死長年還舟刳其妻曰汝夫死  
于虎當與吾偶妻哭謂尋得遺骸當從汝長年挈之

往途間遇虎竟攫長年去婦以夫死爲實慟哭於道  
人問得其故云適自邑中來見人怨爲舟人毆死復  
穌豈爾夫邪婦往尋之果其夫更生也悅其妻而殺  
其夫虎當不食其餘然以僞虎召真虎卽以自殺誰  
謂神目不如電也

正德二年王守仁以兵部主事謫龍場驛丞當在途時  
瑾遣人隨偵將置之死行至錢塘渡度不免遂乘夜  
佯投于江冠履浮于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  
夜夜濤聲泣子胥之句浙江三司及杭守楊孟瑛皆

學海類編

秋淫筆乘

九

記述

信之命漁人索屍不得祭於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  
乃潛附商舟浮海至閩入武夷山且將遠遁或謂之  
曰汝有親在未免爲累遂赴龍場陽明此舉或懼守  
臣白其事於瑾故雖詐死而仍赴龍場此亦微服過  
宋之家法也

相君鵝湖費公在館局時與關中一同年弈棋爭勝一  
擊其頰同年不悅然絕不見于言公悔日詣其門長  
跪請罪同年終不出或以事聞鵝湖尊人尊人大怒  
封號一竹板令公自朴于京邸公因持父書及竹板

登同年之堂自朴者三次同年始出抱首而哭公曰  
罪誠在我公何爲哭曰公尙有父督責公我求督責  
我者而不可得也是以哭耳自是相驩如平生不惟  
費公至孝而同年之孝亦至且今世求此父抑又何  
可得耶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饒富一  
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  
過何苦爲盜曰迫于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  
資衣食如其數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

學海類編

秋淫筆乘

二

記述

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爲邏者所詰畱之至明使去盜  
大感愧卒爲良民仁人長者獲盜旣遣之又代爲之  
慮眞愛人無已之心司牧者能以是心待百姓何患  
盜之不可化邪

萬歷十七年建德山中一農夫貸穀回卒與虎遇農告  
虎曰某知命不可逃但年荒母老需穀度命容送穀  
到家供母晨昏來此就死不敢失信虎遂曳尾而去  
農至家爲母言之母止之曰幸脫虎口奈何送死農  
曰人爲虎食命也今縱不往終亦難逃况昨已許之

安可失信母泣送之農至其地虎已先銜一人而不食見農至惟以爪爪死人而去農不測何意及解衣包中得銀數十兩因取歸以奉母而葬其人

太倉王萬戶蒼野爲相國宗人領兵巡海泊舟一山下閒過山寺有僧出迂作駭狀曰此非泊舟所得無懼乎王疑僧厭客又其地爲港口可避風而是夜安寢益謂僧言虛也旋登山巔見古廟無人廟後臺際石長二丈有半闊厚皆尺餘明瑩如水晶照見內有跌坐金觀音大奇之曰此異寶也因下尋前所遇僧問

學海類編

秋涇筆乘

二

記述

石誰主可售否僧曰此名龍枕石晴時嘗見二龍來臥其上向言不可泊正謂此耳王益疑僧嚇已又恃力取無主令羣力舁至舟中大喜飯畢天上黑雲簇起風雷陡作而港口山自攢合破數十舟如粉壓溺死者無算王與眾竭蹶奔山幸免及訪山巔石依舊在焉

尹恭簡公閱掌銓十八年以知人名濟上至今尊慕之恭簡父名某世居濟之竹店平生好施予濟人之厄嘗有賈人過其邨憩道旁井上遺金一囊而去尹翁

見而埋之賈人者爲章邱巨室行錢舊嘗不售而歸

巨室信此賈不以爲罪復畀之若干再賈賈人感其義獲利數倍誓盡歸主人不分一緡以是爲報及至井上而失去一日覺之忘其故處又往謁主人主人曰此亦數也已而復畀金若干再賈賈人再過井上恍若有憶徘徊久之尹翁訝而問之賈以狀告翁具叩其金多少與囊襖之狀皆與舊合即謂賈曰若無憂而金在也掘井旁尺許得之封識宛然賈頓首謝去持井旁失金與主所更畀者入海爲市舟中猝遇

學海類編

秋涇筆乘

三

記述

盜賈即出金獻之盜感其忼慨因以所刦麻一船與之賈遂載麻以歸輦巨室之門具以實告主人發而視之則皆金也蓋海賈畏盜藏金麻中而盜不知以予賈耳賈與主人中分之利且十倍此一事有數善焉尹翁不匿金賈不欺主人主人不以失利棄賈賈又善遇盜盜又不欺賈人賈與主人皆獲大利而尹翁以昌其後陰瞞之報如此

善謀者如奔之布子子定而勢從之勢定而翁張從之翁張定而勝從之昔漢高都關中據天下之勢從袁

生出廣武以致敵人之從是也羽已得關中而更棄之則韓生以爲沐猴而冠故曰凡與人鬪不扼其吭而拊其背而能勝者未之有也昔諸葛公欲據荊州以爭天下而曰跨有荊益保其險阻東和孫權西交馬韓待天下有變一軍出宛洛一軍向長安百姓孰不箪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諸葛公之志諸葛公之事也及據荊不得而定都成都觀其措置頗大和孫權安南中撫輯蜀土屯田渭濱使諸葛不死走生仲達者關中甯可保哉關中既破許昌瓦解又安在無土

學海類編

秋涇筆乘

三

記述

不王故其與華歆王朗一書精明果確舉朝心悸胆落莫知稅駕之所夫操之臨死何爲而呻吟泣涕畏諸葛也分香賣履有求爲黔首不得之念知丕等不足厯健兒衣食也操實蹙死于漢中而史諱言之視公如龍視操如鬼之論信矣雖然亦不都荊州之失也

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幸其必死或曰未死也此老收壞至此使老死牖下備極哀榮甯復有天道哉京果不死至儋州之竄而死于渾又張覺者字柔直福州

人先爲蔡京塾師規教甚嚴一日語諸生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先生但教某等緩行柔直曰不然天下被汝翁作壞早晚賊發先至汝家學得走緩急亦可逃死諸子驚告京曰先生忽已失心京矍然曰此非汝等所知也因就館問計柔直曰爲今救著惟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叩所知柔直以楊龜山對於是始有召命傳曰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一龜山亦烏足挽將亡之宋社哉

學海類編

秋涇筆乘

四

記述

或問子陵高士也而又云一節之士何以故曰光武中興之君非不德也幼同筆硯爲天子而訪之數年於故舊良厚也乃一旦相見而張目以視咄咄其聲則何爲者夫不受爵祿亦不受而已矣豈必張目以視咄咄其聲而後可不受乎蓋其心實知有富貴以爲富貴易屈人吾必不爲所屈故持之太過而有此態是以醉而愈加矜持者也若不知有富貴則亦處之泰然而已矣而何爲是拂人情之狀乎曰何以知其心有富貴曰使光武不爲天子而訪之數年而相遇



也則亦張目以視咄咄其聲乎必不然也夫非知有富貴而何昔我聖祖微時與宜興一人友善既登大位訪之久而不得一日其人擔雞酒來謁聖祖喜甚命光祿治具與之飲食談笑因問曰欲官乎其人曰諾遂取金銀角三帶任其取乃取銀是時文輕武重乃授以正千戶又盤桓數日其人辭去出則挂其帶於朝門莫知所之嗟呼斯人也情意篤實氣度和平而高節自在其亦優于子陵也已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

學海類編

秋淫筆乘

三記述

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臥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對曰無事可作只得慵眠王曰汝會作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爲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爲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者百餘

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

閒雅若書司客將者數十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年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馬軍容獨壯大喜問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太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爲退卒老

學海類編

秋淫筆乘

三記述

園中可以長眠可以回易又可以不再往不爲有爲吾不如老圃矣

秋涇筆乘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宋鳳翔撰鳳翔字羽皇秀水人萬厯壬子舉人  
是書皆載史傳雜事而附以議論類多迂濶其記  
太倉王千戶入海見龍抱石事則又涉於神怪矣

# 燕居功課二十七卷

〔明〕安世鳳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燕居功課

二十七卷《提要》

## 燕居功課題辭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

明

## 功課題辭

乙

聖人謂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功課百二十事十二戒山人未行者十之六七而著之者何比如村市學究為童子師堂上布科條耳即聖人亦爾孝之一字大舜終身未完而更有出第謹信泛愛親仁學文等事豈待先行山人心為學究口手耳目為童子自相師友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如是而已矣然尚媿有未敢盡者敢諱言邪乃有所鑒矣以孔子之聖天下萬世事何事無成法以孔子之仁天下萬世事何事不入其心緣此時著書之法未廣惟有授人一路故曰吾与回言終日不違問仁問為邦數句了聖人帝王局面何用終日蓋聖人以天下萬世事細：託与亞聖追顏子蚤世而孔子半世精力付之無用乃始辛：苦：于垂老之年收拾六經安能管周天下萬世事所以造化生一如此大聖而宇宙要緊事務尚未一一停妥數傳之後便自昏訛令後興之士苦覓悟頭不可得

依所見不至大悖天地之經而已假令孔子當日以所語之顏子者著為一書事各留一端緒俾後人有入處雖聖人之精微與義難以盡出之筆札而萬葉之後寧乏慧心何至如此日之紛々也山人既于孔子心法稍有解悟而又鑒于孔子所遇何敢不卒此業轉眼六十如天惠之年則此中事又可逐件詳剖如其不尔則留此影象待之其人庶不至虛抱靈明散之冷風灝氣耳倘再有助引其說者即更歷數千年功課題辭

孔顏如在有堯舜臯益何患不重見唐虞若其狃習舊聞未能深會訶責駁斥敢復避焉時維萬曆癸酉元之四十二年端五之前一日巳酉商丘安世鳳引甫識

燕居功課目錄

- 一卷
- 一補天
- 二卷
- 二理地
- 三卷
- 三下學
- 四卷
- 四尚友

功課目錄

- 五卷
- 五禮
- 六卷
- 六樂
- 七卷
- 七醫
- 八卷
- 八兵
- 九卷

九政事

十卷

十舉業

十一卷

十一文

十二卷

十二詩

十三卷

十三書

功課目錄

二

十四卷

十四技藝

十五卷

十五冗事

十六卷

十六攝身

十七卷

十七謀生

十八卷

十八草茹

十九卷

十九瓢飲

二十卷

二十巢居

二十一卷

二十一閒適

二十二卷

二十二對物

功課目錄

三

二十三卷

二十三虛淨

二十四卷

二十四出往

二十五卷

二十五戒上

二十六卷

二十六戒中

二十七卷

二十七戒下

功課目錄

門人劉鼎

劉元芳校正

侄履正

履吉

履坦

子履素編緝

四

燕居功課一卷

山陰書

欽

圖

印

商丘安世鳳引著

一補天目五

一悟道

二行身

三與善

四愛人

五利物

一悟道

字內惟一天天之所以為天惟此道譬之人是祖父之姓也為人而不知祖父之姓則已何以自稱焉必窮極于祖父之原本而後知身之所

功課一卷

乙

自來然三代之上聖人繼出教化大明如師導在堂譜牒備悉故學者之法曰學道是就耆宿而步趨者也曰聞道是就賢哲而咨稟者也故皆可以知此道聖遠道散人各行其意亦各言其意以其至非謂之至是行者既自是而不疑矮人又從而足之後人欲學道即當以此為學欲聞道即當以此為聞而道以愈裂故知道之門愈塞幸有此心心有此靈是天之所以予我使与古之聖人同而因与天通者天以其道留

之古聖人之心古聖人以其心留之吾之心此萬世不滅不隔者欲知道者不于吾之心求悟而何求乎繇吾之心悟古聖人之心悟天之所以為天而天之生吾為有益矣

首當悟天之所以自生則悟天之所以始地天地之所以生日月星辰天地日月星辰之所以生萬物而道無餘蘊矣先儒似謂生物自生物而道另有道此不能悟于心而誤聞之不知道者耳其為道之害豈可勝言山人惟悟生之即

功課一卷

二

道然後悟人之繫根于天而人之聰明才辨皆天能也悟人之食氣于天而一息自絕于天則墮覆隨之天無心也悟性之不屬于人而善惡氣質之訛不攻而自破悟性之一仁仁之一孝孝之一父而資以事母事君事兄事長皆為率性之道而一貫之旨明由此而禮樂醫兵政事文章立身涉世無復二三疑阻矣無之非天則無之非道可不復為昔人之誤然程其功力不過如人知父祖之姓而已培其世德肩其世業

大有事在

二行身

君子以父事天則父所命子毫不敢輕而惟身為最故孟子謂不失其身能事其親然泛而言守彼尺寸之膚孰是可失倘方寸之志不能自有而為世態所丹鉛紫黑即啓手啓足何益故又不如孔子所云誠身順親之真也然此身此心稍不自暴棄者亦孰不願誠乃聖遠言龐所謂善之不明而漫求誠無可幸已自孔子已云

功課一卷

三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况後儒之說千訛百謬分門判族執一以廢百載偽以亂正一腔之中旦暮之間轉念各別玄黃之戰天君自不能主不待与世人相拂戾矣山人自閔閔人積年尋覓出一道光明大路不問有識無識可以立躋聖地既以自成不敢自私蓋世人之迷皆謂自身另為一物与天各不相干故視天日遠即見善日昏請看未入流品維職其視君上何異天淵然其朝夕

恪職守法無非事君即此可以得事天之法矣  
蓋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故生萬物  
而不能使之自成于是就物中生人之靈而以  
物付之生眾人而不能使之皆自成于是就人  
中生聖之睿而以天地萬物眾人付之則君子  
一身一心即如一命以上委質事主非復我所  
得自有矣山人既打透此關于日用之間一言  
一動一思一為默々契勘孰是有益于我而共  
利于天地人物者此天所以命我也善之本體

功課一卷

四

也亟行之孰是有損有勞于我而有利于天地  
人物者此天所以役我也善之作用也勉行之  
孰是有益于我而無害于天地人物者此天所  
以養我也善之擁衛也緩行之孰是有益于我  
而害于天地人物者此天之所大禁善之賊也  
亟去之不使加身焉信得及此則縱步而往無  
復回惑一一皆天則矣身有不誠而天有不順  
者哉所謂性惟一仁仁惟一孝孝惟一父者乃  
見實際始信往古紛紛之論乃未能明善而妄

言之耳北轅適越寧有是處嗟乎人道明而臣  
道有不明可以事天而不可以事君乎率此行  
也天下太平萬物咸若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之  
化指日可致富哉聖人之言後儒慎勿以淺衷  
亂之哉

三與善

善既明惟有篤行耳然善之體散殊非一人之  
所能備善之局久大非一人之所能完故孟子  
稱大舜有大焉而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好

功課一卷

五

問好察迹言所以收其散殊者也執兩端用中  
于民所以完其久大者也故當舜之世不但禹  
皋陶四岳九官十二牧百司庶府諸侯卿大夫  
皆計安天下之人即一民一物無不取其所長  
而与之共為善然後能四方風動從欲以治自  
此个學術不明故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使驕且各驕者謂天下無可與為善之人也各  
者不欲使天下共分此善也小亦甚矣故曰不  
足觀然二聖人據君相之位乃得竟其力量之



所暨林居君子何以盡心而吾孔子之法乃能失之天下而收之萬世上自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伊尹箕比周公老彭皆以開其善之端下而末葉季世夷狄盜竊以至鳥獸羆羆皆以了其善之緒其與人為善也更大山人受術孔氏不敢仰負其相與為善之意誓欲自孔子以後之士一言一行之合于此善者皆引致之于羲農周孔之末以傳其心于常存而垂其範于無已以山人之善不足以求天下而乞靈于古

功課一卷

六

也自山人以後之士一識一趣之合于此善者又皆引而歸之孔子之塗俾之如親炙于尼山而面承其溫厲者以山人之善不足以被天下而又乞靈于後也然自山人以前不敢不盡心焉其後此山人亦任之耳悠々宇宙寧無有起而任其責者若區々為學究家風斷乎非孔氏大舜之心法也

四愛人

天下萬世之人其可与同心共濟者君子所与

為善者也其未可与同心共濟者君子又當与同心之契轉計安之孔子所云愛人也自古北面而極愛人之量者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伊尹以先覺覺後覺便是民為堯舜之民周公制禮作樂而宇宙太和差為近之然彼又皆身當大任君臣同德乃有成績自餘即以孔子老安信懷之志而不獲身見其成孟子有舉安天下之畧而齊民已不蒙其效則所云愛人者直空言耳非然

功課一卷

七

也愛人之法導之以性以完天所予之之心繼之以政以存天所生之之身如是而已矣孔子傳堯舜之心述文武之政言々可服之終身行事可行之萬世不待言即孟子所稱孔子諸行未必一一合聖人心法而前矛儒哲一以仲尼為宗至其所言王政世祿助法五等班爵無一事可行于後世而恭儉禮下取民有制之心事千古明后靡不由之則仲尼以還能愛人者舍孟氏無巨擘矣惟孟氏認真此法可以愛萬世

之人故全不依阿衍儀高以愛一世之人為名而反以增萬世之人贅疣之害夫然後孔子之道不孤漸以開此一路法門令後賢有用武之地孟氏之功于此為大山人遠詣二君子情事所以目見顛連困踣啼號滿耳方且仰眠看屋鉅槓自將蓋夢寐之交仿佛遙觀一段太平景象在千年萬載無有斷頭耳明得帝降之中則高良大哲步、皆有程度省多少葛藤纏擾不苦入聖之難眾著于耕鑿桑麻果茹藥石之業

功課一卷

八

則匹夫匹婦可以自生不大靠上人之乳伏間有慧心之士有味兵刑賦役之說則倉卒可以有恃而呻吟可以立甦再則操觚染翰之英枕流漱石之輩生有以自樂而死有以自章即淄黃異端星卜小技下及丹素桐楸之執迅虛面壁之臞莫不攘臂果腹各得其山人亦可假手以報造物詭云無愧矣若夫周人之急解人之愠援人之厄消人之屬山人貧則無貲賤則無面言則招輕動則來悔亦眎其力之所加竟

其才之所造而已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豈無富且要于山人者山人且思執鞭焉

五利物

世之不古學術之不明壞之也自昔聖神立極其始拚一身以理眾人其中合眾人以理萬物其終舉人物以還造化然後能為天地之主而與天地參此聖賢帝王之極功也及聖人不數出又或不得帝王之位是以此學術絕響于後世又無宗不通學術之人自以為知而創為

功課一卷

九

新奇不通之論于是千古之心法不傳而世界日壞不知聖人以一身理眾人乃曰人主養賢及民自為社稷計于是謂天生兆庶皆以奉一人而刑驅威劫之事興不知聖人合眾人理萬物乃曰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于是謂天生羣品皆以資人類而吞啖饕餮之欲恣及其積習已久与之語古昔聖人之心法而反以為誕豈不可悲之甚哉是以山人未指其是而先辨其非前說闢而後民庶有生意後說

闢而後萬物戢殺機然後可以言理人理物之全功矣大都聖人理物之法其要有二恐物生之不繁也于是合衆人生之凡播種畜牧皆所以繁物之生也物生既繁則人亦可時取而用之于我無媿而于物無怨且如人于動物所戕莫如蠶植物莫如穀然緊觀諸草諸虫孰有如穀與蠶孳息之繁者故聖人不以戕之為禁以其生之功重于所戕也推之雞彘材木靡不皆然恐人用物之久而忘其不忍戕之心也則物

功課一卷

十一

皆暴殄而不能以自存于是合衆人節之凡數畧斧斤之禁衣帛食肉之限遠庖厨不網宿之教食時用禮之制皆所以永物之生也物生既永則人又可以常日用之物与我共為無盡故于民之不可使知者則寓其仁于法之中使其由吾法而仁因以全于其賢達之可与知者又明示其心于法之外使其悟吾法而仁因以盡奈何舉天下之賢達皆自甘囿于不可使知之民惟尊信其法而不講其立法之心所以然之

故也山人于計愛人之後計及于利物然既不握宰制之權若昔人所矜目前所見凡有害于物者即為方便豈不可自了一身一心不忍之良恐非造物所以生此知解之意用是矢志願為經營由人以推之動物則務推明千聖之心如庖犧何以制庖欲變其形容不欲同人類于貓席也而今尚以魚鳥全體為尚是與生食何異何以制犧不欲人無故殺大牲也而今牛羊豕尋常用之是以事天神者自享矣神農辨穀

功課一卷

十二

代鮮而今反以肉下飯蓋聖人本思完其心于數世之後而後人碩借為口寔久假不歸必首禁專殺次圖斷肉斯利動物之全功乎由此再推之植物則務講明播種樹秋之方及愛惜擷節之法使其豐穰溢美常足以塞饑夫之求而其芳腴甘鮮又足以稱饒者之口不第植者以遂而動者之蒙庇亦多矣更推之金石水土莫不皆盡其性而若其生斯又利萬物之全功乎老氏曰慈曰儉已志其大而分之為二尚為未

澈何者聖人之儉正以其慈也不忍物之多戕  
正不得不儉耳若一味慳吝元無盎然一體之  
愛者何足寶焉故孔門一言仁而萬理諷  
俗儒以位育為希有之功天父也不能事親  
即為逆子能事親即為孝子故曰道二仁与  
不仁而已矣但人自尋頭路不着耳兄弟翁  
親自順故又曰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功課一卷

主

燕居功課二卷

二理地目五

一經界

二利養

三河海

四藪澤

五關塞

一經界

先王井田之制孟氏艷道之是以後之儒哲罔  
不甘心焉不知古有必可行而今有必不可行  
也古之田皆在官且山林藪澤有未盡易之田  
故一夫之耗復歸之官即數夫之增官有可給

功課二卷

乙

之地今人多地少且各有占業安能為之古之  
法令齊一而上下情無壅闕如一身一家今助  
法若行則姦井之中各有公田一段是村抱一  
席也勾稽需索耗羨出內弊孔千百不至于人  
盡頓蹟公田之中不得分力于私而私田之入  
盡以補之公不已民何以生乎當今之急惟有  
禁兼并嚴欺隱為第一義然上之人未嘗不切  
慮思為釐正而迄無柰撓何也無已則江南都  
圖之法差為少弊吾邑已行之而又輟況上古

久廢之法乎山人每仰屋竊嘆起而捉筆欲著為萬世可行之規然念宋人好談井田卒開公田之禍以亡宋夫士君子立論不審貽害如此而況以市心市道行之者哉未敢易語也

封建之法井田之原也故宋儒謂不封建不井田不可為治彼未見三代封建之禍之烈乎幸秦破為郡縣而民始得享有生之樂漢雖王侯各有分地而相寔治之與郡縣同唐大為封建而亂亡相繼宋無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實遂

功課二卷

開我

朝之患何者錢穀生殺盡委而付之一人上無復轡銜之繫非封建而何今之衛所真封建矣故數十年之前軍版之苦衛所也甚而百姓樂近年則州縣又轉而為封建矣故百姓又與軍版同苦况再加以節旄者為唐之封建而朱邱者為三代之封建民奈何不困而畔也可以明有封建不可一日治也敦郡縣之實以挽封建之漸山人竊有野謀焉而誰為聽之

二利養

地之道以長養萬物為職而人資萬物以生則養萬物又所以養人也自上古茹毛飲血一變而穀食草茹則養穀果蔬藥以食人又所以存禽獸之命也故地利不盡則人与萬物交不得其所不但地之職曠而其心亦不能以自寧者夫非裁成輔相之責與南之稻西之粟每畝各數石北之蜀秫亦然以余生之晚聞之長老言中土之登亦以一畝數石為常今胡以減削如

功課二卷

王

此無亦不盡人力之故夫種一也而夙暮異耘一也而疏數異則登耗倍蓰又時有雨暘地有高下農人不悉其性之所宜而反其喜忌亦何幸之有山人每觀古人農家諸集未嘗不嘉其用心之勤而又患其限于南北之不通古今之異術不能盡括海內之大全也意欲裒其所有益其所無如稻之類種共幾色某宜高某宜下某宜蚤某宜晚如何秧插如何壅培如何灌溉如何收割如何春治最喜何事最忌何事一切

備記至于黍粟麻豆百穀之類莫不然再及于水旱之占老農口、相授信而可徵者亦附見焉使人、上農歲、康年后土之賜豈不隆渥哉此固上之人之責而明智之士亦所宜分任者也

其次則百果之實亦助穀食之不給非徒以腴人口而已而下俗見淺每于成熟之日任意賤賣狼藉于小兒輿臺之手不知收畜治藏之法一種美利輕易浪擲深為可惜至于栽接壅培

功課二卷

四

之術尤更茫昧木既不繁實亦瘠小山人既自所薦嗜所以為果計竊謂盡心猶念愚俚之家未能編喻方有纂述為農事之翼焉

其次則百蔬當同果法至于食物本草代有作者乃古今南北名既不同產亦各別意謂會集各本裁歸畫一或某名即某物或某物非某名上自稻粱中及蔬果下及野草凡其性之溫良有無微毒生熟之節烹煮之宜相益相反相解相制無不明悉以為養老衛生之要亦仁術之

大者

三河海

商丘瀕河每年有河患則千百家之一二災每年有修河之患則千百家皆災數年有一大修之患則千百家半死半徙以貧因以利者不一二則河之患可觀矣古人治河惟有疏道中古乃有隄防頃隄去河甚遠多者二三十里少亦十餘里是以水之溢也散而淺及至隄則力已衰烏能衝決不過旬日復入于河而人反得壅

功課二卷

五

灌之利有疎者不勝其憤近河一二里而隄以為奇功矣于是水之出河也深而急無論隄無古人之堅即堅亦安能支也近堤決而水惟一派直衝古隄古隄又安能支城郭皆魚而大修始矣一二百萬之金數百萬之粟不過以充毒吏之幸獲与有力者之脅分而編戶代為死徙矣乃不悟昔田之非而仍築近河決口其患所以迄今未瘳也天下事摠為打此關不破束之太急方無餘地多遂決裂而不可收拾而于河

尤急切可恨然不主此役又安從得此利也山人痛心疾首思詳載以為後戒而先撮其凡如此

余官四明乃倭奴入貢之途奸宄通夷之會硝黃之禁甚嚴罪甚重而業者更多始則冒重利以犯法終則分厚實以脫罪是以上下相蒙皆為一家而惟

朝廷及為朝廷守法之吏是欺勾引應合之奸匪朝伊夕而官此者皆幸朝夕苟無事各東西

功課二卷

六

去夫硝黃今雖閉而實未嘗不出也今之夷不加強回視初立此法硝黃果閉之日而夷不加弱則禁之無益于制夷也明矣何如弛其禁而重其稅重其匿稅之罪夫今之罪不勝犯者以業在也不廢其業而扼其資商恠其資以干辟所不為也稅重則商之利微而于彼取償則彼之價愈翔而得之愈難此不閉之閉也如此則通夷之貨皆為官物通夷之載皆為官舟通夷之人皆為官間而又可以悉遠人之情偽示

中國之寬大其損我之有餘以未遠方之貨賄又瑣不足言者何如任巡海之帥胥陰操其出入之柄也

海運之法心計之士往留意苦上之人無肯任之耳二為未能遙揣其利害也誠得人為漕督稍寬文法付以便且聽其移咨戶兵工部總計每年河運通設官造船修河起剥行糧賞燬之費國家用銀若干官軍賠累并沿河州縣官民浮費又約若干運若干石漂失若干大都合

功課二卷

七

用若干銀兩實致若干石以為率且聽其顧買海舟暫代極疲之衛極壞之舟允入海運或三十分二十分之一如費多損多何妨報罷如幸省便逐年增多或造船召工摠之不許浮于河運所費之外又何患利害之不立觀乎然海運必省可虞者任不得人致轉漏埋沒妄捏漂失耳此弊不行更有何蠹山人服官日每欲以此二事并海山海塘海戰海渙海鹽海哨勒成一書曰籌海八事今尚往來夢寐



四山澤

禮言山則曰寶藏興焉言水則曰貨財殖焉夫豈非道而聖賢述之且古之盛王若不予山水取寶貨者必何繇知其興且殖乎後世俗儒于天地所生為民物命者一切以為汙已而遠之禁制人主不得一留心焉及其征賦却又取盈焉是何異禁民不得稼穡禁人主不得勸農而又取粟米之征也胡可得哉天地生穀則食之生麻桑則衣之至于生鉛鐵皆取資之而于生

功課二卷

金与銀則禁之不知其解矣頃者礦使之出無二外吏苦中貴之簡傲無儀文禮節以相取下而其氣燄威力反出諸大吏之上又計外吏之瑕恐由此而上達于是決意去之此与佃人據主之田為已有而主不勝憤出小戚獲于諸村落間佃人未有不朋謀而思逐之者何以異乎今礦使罷矣稅使并矣而民日以貧且怨太平之景安在草野小臣于此悲朝廷之不復能為天下主也而甚且有借之以

為訕居之以為功者此又眾佃中之豪有力健有口者既攘臂操竿為眾先驅而又利辭強辯以折主意者耳縱一時能勝恐清夜自反良心必有不昧者山人懷鷹鷂之思倘紀之与後世抱域外之觀者共痛焉

吾地舊食解鹽鹽惡又布之官一觔需數斤之費而長蘆鹽美而賤人爭盜販至于殺巡役有力者為改隸而盜販之患又移于開封之西鄙利此害彼君子所羞當時何不令私販任賣而

功課二卷

九

重徵其稅彼為匿稅未有肯犯殺人之罪者也而稅之所得即可以補解課之不足此為除患而絕其根不可与聲隣者同日語矣此計彼地今又可行也及余官解乃知解池鹽原不惡人自壞之耳池每旱久則鹽板生又數日而鹽結矣若盡力撈取一次所得可支十餘年無柰積商通同司役不欲鹽之多多則賤而商之納價不可減多則不必晒不晒則衙役無追呼催併需索鹽丁之利且欲速撈必用貧民而衙役又



無鹽丁撈料之常例以故互相把持耽延一遇霖雨而鹽解矣撈鹽不足乃集鹽丁往晒終日暴露而逃而死官亦為之受累鹽所以惡也如解皆撈鹽何用官散民何以不食而盜販乎余曾代其乏已省力所得為甦其車戶之困而百姓不啻出塗炭方欲為料理前弊而南移矣既不獲身見其功又欲取鹽澤要事修築巡視撈採苦頓放支五者為池政或可告之後人焉兩浙之法更多弊孔其商皆休歛大賈而不能

功課二卷

十

身親其事專有一輩奉化奸人為之用此輩專以夾帶為事衙役皆其故狎相與為奸有犯則損其主之資以求關節牢不可破及院道無以充贖則取本地小民自煎之物抵數至有翁婿相餽中途亦以私販縛去甚或就其家積檢括入囊終日擊斷皆此等可為痛心山人在事無能為計惟于引商赴驗之日盡革其一切常例明諭以各留分釐積以為院道罪贖假名報上未嘗罪私煎一人其實引商人、夾帶稍損以

代小民亦其所樂雖非經政一時便之不知今之事勢何如也

五關塞

余嘗歷薊門遵化昌平密雲永平曾以中秋月夜宿盧龍西三十里敵臺之上冰壺銀界通夕不寐寐徙倚簷楹望郡城如卓犖灤如曳衣帶北顧衰草無際如瓊裘牛羊出沒其間慨然興懷惜

官家金錢歲為虜困及為逐臣二十年餘再抵

功課二卷

十一

昌密復于雪中殘歲出居庸過土木涉上谷陟太行入倒馬關而南徘徊塞上者月且匝見豐林沃壤與大虜參錯無一樊之隔然後知貢市之功大而昔之隨人短長惜啗虜之小費者為兒語也間延戎幕諸英問其崖畧乃知中國之費于虜者甚以使非文武大吏乘此各飽所欲及以交際延譽致身則每年和戎不過數千金而已耳何至如今之空中國而填漏卮也即如頃年封事蟒衣銀器不過數百金印冊皆贖物

虜懷而嗤之大約不過數千金耳而

國帑所損數萬何往且如諸兵衛官所領換上金三千兩中金七千兩南北珠百餘兩皆云充封費各弁傾家賠足此又何往也其他工技布滿寺院公署雕鏤縣漆治模相嵌及諸奇巧斷琴織繡常數百輩皆食雙糧月犒歲衣虜至可以刀削退乎其諸債帥所竊役私室者又何如也所謂千聞不如一見不至塞庭安知邊戍之苦也彼身居其責者品可知矣至其市入之馬

功課二卷

十一

則有大可閔者選擇而來已皆草物一分各營則為將官添一母錢士卒得之即為奇禍日具芻粟視養聽將官騎坐之外送人作情有數百里從至都門充馭僕者馬死減廩補償一二年不足戶俵大馬之弊亦然此又大吏不飭偏裨武弁不恤行伍之罪失不在貢市也山人筆札之暇欲以所目見附以九塞所聞詳著之他日為關塞一故事蓋為

國圉重不敢避多言之尤云

太王謂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今之土地何多為人害也安得受其養人之職乎而況得見其養人之全功也理地君子得吾說或可履之而無忤耳

功課二卷

燕居功課三卷

三下學目五

一窮經

二傳經

三證性

四擇術

五講肄

一窮經

孔子謂下學而上達。知我其天。而子思衍之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言下學也。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言上達也。是仲尼之天縱非下學于人，亦無徑達于天地之理。然則欲補天理地君

功課三卷

乙

子舍千古聖人何所學乎？而聖人之心具見于經。舍窮經又何自見聖人之心？于千載之上，惜漢儒各泥師說，穿鑿可厭，而後之人遂安于固陋，妄自尊大，謂六經皆我註脚，而昧者信之至云。專意尋經，比于玩物喪志。夫三代以上治教休明，口口相傳，而學經猶不可已。況今聖遠言湮，無可質問，經文不解，則錯會聖人之心，安有能學仲尼之學而達仲尼之達者？天人所不能合，一皆由于此。嗟乎窮經豈易事，愚既索

居無營聊分此無斷頭事与之終身耳

二傳經

窮經可不用傳註。傳經未有不用傳註者。顧漢註失之雜，宋註失之拘。雜則多委巷之譚，拘則多學究之見。窮經者一為所惑，永無出頭之日。然不用傳註以窮經，惟高明者可得其真耳。而欲俟之後學，安能人々領會其不得不復用傳註者勢也。今欲採漢註而去其雜，宗宋註而破其拘，合衆然以為綸合衆白以為裘，使萬世而

功課三卷

上

下宛如面談，釋若發部，此詎可以旦夕苟者？孔子辛勤一世，至七十之末，五經方有次第，而數百年以後，已苦于傳註之雜，人非孔子豈得不以誤後學為懼哉？此生平第一重擔也。宇宙之間，譬一大家也。聖人者其創業興盛之祖宗也，致治之跡其產什之數也。經典之存其薄籍規則也，後之帝王儒哲其宗子及衆子之才者也。後世之治亂其隆替轉移之變也。今有祖宗辛勤置立產業，經數世之後，其宗子及衆

子之才者空執其初年產什之數并其簿籍規則以從事而于其家業之隆替產什之轉變一字不敢竄入偶有子之賢者取前世之簿籍規則而接續之俾後之子孫有所考究豈非祖宗之所樂予而愚騃之子反起而尤之曰尔何敢僭續祖宗之簿籍規則也則同宗之眾豈有不唾逐此子以為病狂喪心者乎方今聖遠經亡無敢任責即有王通續諸經籍而論者紛紛如以為僭妄必使其書散軼不傳而後已何以異

功課三卷

三

彼愚騃之子之見哉故愚斷以為傳聖人之經文易傳聖人之經義難不續聖人之經于不絕未為能傳聖人之經之義也

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之謂孔子稱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而以為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文王與紂之事是以謂之周易雖文王之德可以為萬世之師然時勢不一則事變各別今其象具在如征伐侵寇之類尚非太平天子之所忍聞豈治世之公卿大夫士

庶人所通用者謂宜仿周易之義而易其象增其變益之以与子言孝臣言忠弟言弟之辭使令世之務及人心所營者粗可包羅微義文周孔之聖兼著之靈必有問無不告告無不令人卷舌捫心汗下沾衣者可以折人之邪萌可以固人之道念不愈于揣摩不相應之象以幸幾希之似者乎以此為我明之易亦必可如周易之行數千年而後有能易之者也

功課三卷

四

尚書所載二帝三王之治所可為萬世法者師其意耳然師其意何如并其跡亦可運者之為近也漢唐之主率皆柔質其臣雖醇疵不一然皆傳習孔子以前三代事君之法未如宋以來之雜也其詔令書疏所言又多与今世之務相符合文中子讀書真千古絕見後世之士擯斥惟恐不及使人主習見習聞陋近代為不足法自視過高動於堯舜而所執乃不及漢唐中主宋儒之敗壞世道可勝太息則取漢唐典則之

貽以傳尚書之義者烏可已也

孔子刪詩蔽以思無邪教人學詩極于興觀群怨事父事君而言詩之實用不過曰無以言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而已則古之重詩斷可識矣故曰登高能賦則可以為大夫由斯以知後世登臨宴賞之什亦三代之所貴而皆以為流連光景之物不亦痛哉漢唐盛時禮樂質有其文其宗廟朝廷詩章自不可磨滅至于詞人韵士抒懷道懷曾是不可与里巷男

功課三卷

五

女燕私之語班乎矮人云刪後無詩既可捧腹而黠者遂并以疑孔子之所存以為非真尤可恨也文中續詩不可驟見乃今所傳古人之作使孔子見之自合亟收而不舍者雖雅鄭不同自有合居之所采綴緝治豈異人任而至于縮頸袖手不敢當仁即以朱子鴻裁寧註楚詞編後語而不能明目張膽以傳聖人之心法悲夫則竟朱子未免之志以紹孔子之遺者在諸經尤所當注意也

尚書史也春秋亦史也孔子即欲為列國之史以尚書法續之當無不可何必作春秋列國興滅分合之跡非如費秦二誓之可詆也兩漢盛唐天下之政出于一真可以尚書法記之者若自獲麟以及呂氏之亂自黨錮以及隨廣之害非有春秋之法何以定之朱子之綱目此處大段佳矣而于所興滅分合之迹未如春秋之一覽了然也豈其本之通鑑事不備而詞未達乎况自唐之藩鎮以及五季之踐更宋道金夏之

功課三卷

六

據極于胡元之禍又未經大賢之裁制者五季即已入綱目而考亭為本朝地不得不以其所承禪授之主為正統所以奪唐太速而絕南唐已甚亦何以厭繼周之心乎其微義固已見于蜀漢之反正以待後世明哲之善述耳此安可不為一戒其志也則此三大段之事跡自合另為一體以為春秋之續亦天地分合之常數非人可自造其輕重予奪之柄也

禮時為大故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蓋孔門之

所學即周家之所用故學非虛文也今之人學禮矣而即可用之

宗廟朝廷用之邦國手切而所學非所用壯而所用非所學豈不枉費學禮之功乎雖學者不忍舍文武周公孔曾制作擬議之本始謂宜取尚書古禮所載二帝三王之禮可以常行而無敝者存之為萬世之禮之經取古禮所載三代之所行不合後世時宜者間存之為三代之禮之變取漢唐所行合于三代之義者參之為後世

功課三卷

七

之禮之變然後然紀我

明之禮其高出千古獨接往聖者為我

朝之禮之經其因時立制後宜善述者為我

朝之禮之變定為一經藏之冊府頒之學官俾

士之所習即世之所用豈非孔氏之心法哉此

朝家最急之務而無計及之者非林居之責而

誰責哉

至于樂先王之世雖云兼用前代之樂然惟以

本朝之制作為主今古樂不可復考而漢唐之

遺亦無復存者今樂記之文樂之義耳後儒惟知存樂之義即以為學樂矣不知古之協神人和上下者以音耶以義耶若驅今自謂禮樂中之士使之正樂于

宗廟朝廷亦只噤手縮又安望用之不斯須去耳乎謂宜取古人之說可以存古樂之梗槩者為樂之義而于凡我

朝之樂之聲之容之詩一一節其要領詳其品制彙為一經以遙接二帝三王之盛豈不休哉

功課三卷

八

誠用心于此則今樂之不合于古及聲之不和器之不叶者不得不亟為之所矣

大學之書簡要直截孔氏所傳帝王致治之法的有成規後儒勿論改章竄句全失其本原要領所在即其以治天下國家之大典而描摹成學究之規矩欲使學為帝王者又于何處求焉此尤大為此經之害者今人隨其罅漏仍按章逐句而辯之何由可定一反其大頭腦之差則其改章竄句伎倆毫無可用之處矣若其為針

為補之訛更自不必較也

中庸之書孔曾正傳非子思不能作其間約天地之道于仲尼約仲尼之道于一孝脉理條章井然不亂善讀者一悟永澈無余一為分章所誤再為言不可離言費隱言天道人道言不倍不驕言大德小德所誤遂使子思立言之義不可復尋然靜看本文則亦有端可覓愚蓋參究且數十年猶可筆授日復一日未及脫藁既絕世緣可果道念矣

功課三卷

九

孟子之書雖云願學孔子而實自開法門義氣二字乃其得力之著亦其受病之原使自堯舜至于孔子未嘗變之學至此一變漢唐之間其術未大行故世尚守孔子以前之法至宋而范文正公暗助其瀾程糾子明嘘之燄而其害遂不可撲塞然其中合于孔子正法者固自不少乃以其文字烟波法度疎莽後人解者不知其發語用意之妙又從而錯會之幾至不可復讀欲申孟氏之是而蕙為之疑其刺謬使為世之

道法還歸于孔子之一非如古之議孟者于詞語之微疵已也

論語為孔門傳心之正脉至精至實至繁至一說者紛如罕得妙旨愚往日有譚亦惟于孔顏本身地位差得其真餘者多據舊文或一時見解自成書以來十餘年間學雖未加進而頗覺其多可商者欲重加整理而力尚未給然決不敢自是以誤來學斯尤晚夕之不能忘情者以此故于諸經臆說且不敢發出也

功課三卷

十

孝經為仲尼精神命脉之主本其語曾子之一貫即所云聖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也而子思贊仲尼之至誠曰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亦正指此則孔氏之宗盡是矣後人忽孝為近而因并以忽孝經為童子之業况重以唐人之刪改致舊本湮軼無存自尔以來遂養成一副悖逆之世界其害至今不已聖人之教其關于世道之通塞如此愚服膺玩索有年詳其父子之道天性也然後知孟子言性之訛詳其資于事父以



事君然後定中庸性道教之境界方于聖賢千言萬語一一有線索可按傳經而不原于此如沂河不及星宿抑何以窮其底蘊哉

### 三證性

一切聖經皆性詮也學者能由窮經而傳之則性之本體及盡性之次第不外是矣但孔子言性孟子又言性荀楊又言性而禪宗之言性後世遂以性命之說黜者用之峻其門牆而闇者用之藏其短拙至于今而性更紛不可復理矣

### 功課三卷

十二

天不欲終晦斯文令有毫髮見解而千古聚訟可片言折盡又不得不單提此義另以為事也敢斷以人元無性之一言而善不善之竄立割蓋性乃天與人之交及其全付之人身則已為率性之道矣人之率性有善不善所以須用修道之教若性則尚未屬之人何得有不善又何得有氣質之性而况得以謂之惡哉此最易曉而無柰人習于所聞牢不可破一旦指出恐太費周折耳

### 四擇術

自古聖人無非以天能為能者千變萬化千言萬語不過體天體性天性後之學者患學之而不似不患似之而詖也又烏用擇為然聖人之生于天非如耳目口鼻之生于人乎聖人之均有益于天非如耳目口鼻之均有益于人乎然其間聰明吐內之用聲色臭味之交亦自有精粗緩急之分况于擬之心志之主持神氣之變通則又為末矣古之聖人當為耳目則聰明當

### 功課三卷

十二

為口鼻則吐內而心志神氣又未嘗不貫于其中學聖人者于其聰明吐內而識其心志神氣之所在者上也于其精粗緩急之分而由精以還粗先急以及緩者次也不然則從其小體不為小人得乎孔子以前學術一于正孔子既沒學之邪正混有宋以還學術一于邪此非具眼烏能擇術愚敢蔽以一言曰仁孟子稱術不可不慎而教人處仁他日論王而以不忍為仁術猶有孔氏之正脉焉回視千古聖人惟此一脉



由此而剖後儒之邪正纖芥不能自遁矣固孟子所云子不得已者也

五講肄

近世講學之敝以口耳襲勦之牘文其貪冒奔趨之穢遂為世所大詬然諦觀之上自天地大君良臣懿士以及萬生土石無一息不講學者奈何至于駭徒分門者而獨詬之然使講者而真若天地萬物之一無私意也夫又何詬焉愚平日課諸子及門下士業制舉其有志者間

功課三卷

十三

及古聖賢學術之際不忍退避聊復衍說期以不負造物子以此知之意不敢如世之標宗旨以立異樹羽翼以誨爭者之所為也如有詬者則應之曰以吾樂居一百二十分功課之中而存此為一事也亦可以免詬矣

吾人于事天地之外為人最急而欲為人者未有不學于古之人者也然古之人其然一時者已矣惟千古者傳焉故學亦學其千古者

燕居功課四卷

四尚友目五

一闡幽

二祛惑

三補遺

四誅隱

五紀載

一闡幽

後人之下學皆于古人中求之則古人之定論皆于後人中取之自孔子以來儒先之評品古昔不啻詳矣顧古人之見道精而存心厚見道精故其識超多後人所未易窺存心厚故寧甘

功課四卷

乙

後人之有異議而不肯自潔其形跡自暴其心事以成己之名而章人之不美後之人識見不到者無怪其苛責古人亦有褊心忌腸不肯予以令名者又自昧其是非之公心以愚後世即以孔子之曾經論定者不難舍孔子之言以篡入其私意況生聖人之後未經剖折者何不幸之甚也每觀自古如夷惠桓文管晏之流後世則苗墨揚雄文若仲淹之輩蒙冤被抑不得其平者令人撲書長嘆食不下咽而寢不成寐

者屢矣今不為一治定使千百世後何時得見  
天日奈人難屈指事難縷陳滿眼覆盆從何處  
起嘗誓今生不能周徧仍當持此志于來世若  
傲天之靈怜此等無辜而假我以年是尚可悠  
悠忽忽視為痛痒不開之務乎此尚友之第一  
義若閉目聽聲又好拾殘唾以肆譏貶即肉眼  
者可欺豈不墮泥犁地獄

二祛惑

甚矣人之好偽也唐人好為偽傳奇宋人好為

功課四卷

偽事實傳奇之偽自為半信而人亦半疑事實  
之偽今已羣然信之矣以理所必無勢所必不  
得之事而一以誑十十以誑百遂以不肖為賢  
以賢為不肖夫以賢為不肖可傷也而以不肖  
為賢又將使後世無智之人日取其至不肖之  
事真謂之先賢楷法而規摹則倣之其為人心  
世道之害何有已時是必有人焉一一闢而正  
之使來學無踵誤之憂亦大快心或不敢避多  
言之咎也

漢則更甚矣其始妄為師說以解經猶可言也  
浸淫妄為聖經以欺世不可言也劉歆不忠不  
孝大本既賤賈其小才為洛書之偽傳周禮之  
偽以亂易禮而孔安國之徒至偽為尚書使二  
帝三王傳心之典不勝蕪穢痛哉朱子力闢漢  
註可謂有功于千聖而于偽經乃反低首降伏  
不敢定睛而正視之後人何望焉然朱子解經  
又未為無蔽也其正漢註之誤不能十三而其  
承宋儒之訛乃更十九或明知其非而委曲遷

功課四卷

三一

就以從之其害尤十百于漢儒矣今世道人心  
日壞一日正以經不明之故豈可以為一言一  
字之失而忽之哉此等大關鍵必得大力量全  
精神以赴之乃克有成立想古之人非無能疑  
于此而卒茹之以死愚幸精不妄兮而尚虞力  
有不給是不能無望于同心之助也

三補遺

宇宙之局閱世以億萬故其務非一世之所能  
盡一世之間生人以億萬故其智非一人之所

能盡故古先聖人豈不世有而常留所缺遺以俟後聖即以天縱之靈可以無不知無不能而不可以無不營非力不足日不給也故亦卒自謂有所不知不能焉使此不知不能者而終無可知可能之日則天地亦終于有所憾彼辛勤生人何用明乎其待後人之知能也况天地之局日新而其變化日不測古無此病安得有此藥古無此物安得有此事嘗怪世之無才無識而巧于自脫者每曰天地以來更多多少少世界經

功課四卷

四

多少聖人千言萬語千方萬法豈尚有不到處而需我一人自作聰明哉是以世諉一世人諉一人聽其敗壞如不干己此大不孝于天地之罪人也方不自知罪又自以為至當不易之論倡後世以從之其罪可勝誅耶此如錢翁八百蚤子盡逝而後生之子諉曰前如許年經如許兄所以養父豈有未備何須于我而各掉臂以去則翁反以長年多子受累矣是必人極其知人極其能以補前聖之遺而又引掖後賢以補

今之不運庶天地之託可無負乎若小補詩補禮之亡以共為感世誠不暇亦不忍為也

四誅隱

孔子語成人自下莊臧武仲無所不取而獨絕鄉原為德之賊蓋天下雖有至惡然或當世被刑戮後世被指摘則其惡亦隨刑戮指摘而盡惟鄉原以欺世盜名之身而隱之于忠信廉潔之似故其惡終古無有滅除之日不真德之賊哉故聖人于忠清文仁尚多許人而至于直每

功課四卷

五

斤、焉致辯于乞醯之鄰證父之子則其惡鄉原正惡其不直耳持此眼光以照後世之士即成敗利鈍有幸不幸而最可恨者惟此一等耳奈何聖人不生是非顛倒而淺識之儒反甘心向之以為高賢大良不敢指目豈不誘壞後生趨向就中又惟宋人之議論最偏宋人之行徑最險如狄梁公之叛唐趙普之謀弒其君及其君之胤范司馬二文正之亡宋每一思之令人穿銀項足而盜名至今豈非後人之責哉雖君

子成人之美善善宜長然浮慕此名而自昧是非之良又鄉原之續耳欲一一挾其隱情隱禍與後來共商之務令賢者引罪心服而大奸極詐不得逋逃于君子之林以藏其惡雖自覺則薄而使千古不盡之惡一被指摘而盡也亦未為無功于古人矣

五紀載

古人謂令問不章朋友之過故尚友千古之士且思為之表揚其湮壹而況當吾世之善士固

功課四卷

亦

吾一鄉一國天下之友也其善可為法不善可為鑒者使其當此世而泯之無聞則易世之後即有欲尚友之士何所藉而論其世焉此非吾世之責而誰乎然紀載不之而紀載之筆與紀載之心目難得不得其筆則今之光景心事不能如目見于百世之下不得其目則恐如古人之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而不得其心則譽與毀異造虛作實雖百代之下其有識者自不可欺而亦多增一番矮人之隨口附和者其害

又貽于我後世之友矣不但令今日之友有不平之鳴已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吾何敢罔焉若見聞未廣考核未真則又自有同志者在

友道揚善未聞不救其失也故以稽古傳今不妨各具淵愚雖已往之跡不能令之改徙然古為的而後之人因以鑒焉知道者亦所不忍自護其疵也

功課四卷

七

燕居功課五卷

五禮目五

一尊祖

二隆師

三事長

四助喪

五事神

一尊祖

人惟一親事親惟一孝孝莫大于養志而親之志莫大于推其孝于祖宗而引其孝于後世則尊祖之思乃主人之第一義也禮孰重焉後世民德日薄轉面忘背求事父母之亡如事存者

功課五卷

乙

蓋黨誰能及祖况甘宦之侶半世京塵主且失奉勿言墳墓則林居之士此一事尤為至幸凡四時之祭霜露之掃可以盡心焉耳矣

然祖宗之遺不但墓主其哀之所念子孫為甚未有不能睦族而可言尊祖者願人各有心所營亦別無以聯之漸同路人又未有不能率族而能睦族者乃人各有情難相告語或飢寒所迫或因抑所結我無引手之心誰非疾視之眾則又未有不能恤族而能率族者若夫清白之

家貧業纖薄自存不足安可家給要在均其有無同其憂患惟公可以服人惟正可以宰物惟厚可以格豚魚惟誠可以貫金石况在一氣庶不致生則掉臂以往死則攘臂而起耳其聚食義田一切文具毫不可于此中用之也

二隆師

百工技藝莫不記其師不忘况吾儕幸以孔子為師而忘且背之乎至于受業之師此生知解皆繇此出愚切以食貧且昆弟眾遂惟以先人

功課五卷

二

為師憶七歲時先人試南宮曾從梁康靖先生三月餘至今其深恩懿範常如在目可知相從之久者之尤不可忘也愚家有世事孔子古像又刻木為四大賢像侍之而康靖先生木主亦附其次每晨率子輩拜而拭之依：令人不能去然事師之像而不能從師之訓猶之忘且背也勿論孔顏即我康靖先生持已最重待物最方與人交簡淡而久取予一介不苟每仰企思學而未能也敢云隆師乎又不孝之罪無後

大抵生于三事之如一而坐使吾師法嗣不廣  
与無後之罪同則自顧其身而不能誘掖夾持  
以成後學者亦吾師之罪人也聖人謂當仁不  
讓而曾子則謂仁為己任死而後已此自曾子  
言之耳若孔子于仁乃死而巳者及今之世  
士之不仁皆其憂也此如頌白之父方負戴道  
路困頓不前為子者當何如扶將代肩其任尚  
暇有讓心哉此真所謂隆師者也凡吾同志其  
共勗諸

功課五卷

三

三事長

天下一君則凡奉檄而出者無間崇庫皆君命  
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各求自盡  
而已故君可責臣以忠而臣不可責君以禮我  
朝令臣工致仕与見任同而有司無不致敬百  
姓勿得凌侮可謂有禮矣然自

朝廷視之則有司百姓為君之私而惟禮臣為  
公自臣子視之則體貌為己之私而有司固君  
之有司也百姓固君之百姓也為臣之法公尔

忘私况君既為我而忘其有司百姓之私我反  
自顧其體貌之私苛責君之有司百姓是責君  
之體也不忠孰大焉是以古之武夫嬖女尚知  
守令之當尊而我

朝一二大臣乃或昧此曾不設身處地令官于  
吾土者何類以對百姓使小人指而目之曰此  
夫吾鄉某某所得侮者也况法令不行于巨室  
則小民必退有後言搢紳既先為倡導則士人  
必尤而効之由是土豪胥吏固不衡命此大亂

功課五卷

四

之道也此即地方原有陋規尚思痛革况有以  
此設大難之端者是誠何心若乃比周佞諛以  
民之脂膏

國之帑藏導之帑噬或共為爪分者又犬彘不  
食其餘矣

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古有成言我

朝計及于臣工處鄉黨之禮豈不計及于臣工  
之賢者所以處鄉黨之心願制須自上正合以  
朝廷之法治之而亦未嘗不聽臣工自存厚道

于其鄉也則吾祖宗父兄數百年同里共井之  
耆宿一旦駕

朝廷之威令而上之得無泰乎若夫恭不侮儉  
不奪既奪且侮又不足与言恭儉矣

#### 四助喪

吉凶之禮皆民所亟也而喪為甚初死之日為  
子孫者方昏迷荒慙又水漿不入杖而後起而  
服斂弔計之禮不得不行况有事出倉卒家之  
有無不齊則衣衾棺槨不能無悔雖云称家然

#### 功課五卷

五

或家本有也而一時偶無可以無自安乎所貴  
親戚朋友匍匐往救或為周其物力之不足或  
為相其心思之不及務使孝子之情不亂其哀  
几筵之間不紊其禮豈不足以美風俗而快觀  
望哉至于葬既有日四方知識皆來取別其知  
死者固嘗接杯酒之歡即知生者亦嘗設登堂  
之拜人既以禮贈別吾親吾之親不能具主道  
而子為之具子不能自為獻酬而相者代之此  
亦天理人情之至此而可省于子孫之計得矣

親之心安乎親之心不安子孫之心安乎是直  
以親友之奠賻惟以內交于生者而喪家之款  
賓為酬謝其儀物矣何視人之淺也故親友家  
凡有葬事尤當不計親疎不拘往來極力贊襄  
無取文具一人設誠行之必有聞風而興者此  
禮之最先者若非父祖之喪他諸幼弱則不在  
此倫矣

范文正公為義田以贍族善矣然助婚五千而  
助喪反二千夫人子女之多者或十餘人婚嫁

#### 功課五卷

六

之禮或數十舉而人惟一父父惟一死奈何顛  
倒如此豈真婚為有用喪為無用則親之骨當  
更無用矣揔只為在人面上作工夫耳可謂何  
代無賢君子自合審所處也

#### 五事神

孔子謂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夫敬鬼神豈  
民義外事今觀周家之禮不但中雷戶行各有  
專祀田祖土穀祈報相仍即先飯先酒一飲食  
不忘則聖人又未嘗示民遠也令人自陰知巧

欺侮造化背棄祖宗其于鬼神惟憂其不敬不  
憂其敬之過而不遠也夫聖人豈不知鬼神之  
幽愚者必昧而黠者必疑然凡民之生必知鬼  
神與人須臾不離然後賢者以增其精進而不  
肖者以損其冥頑故人鬼之敬教民以不忍也  
天神之敬教民以不敢也不忍仁也不敢義也  
禮也三者備而民義盡矣曲學小夫動以鬼神  
為妄是教民忍也敢也賊民甚矣林居君子于  
人鬼不必言即五祀之載在典禮者亦不必言

功課五卷

七

如二時祈報同田夫野老優遊太平亦自樂事  
兼可以驗人心之向背素行之合違其于通物  
志決壅闕又餘事耳

至于不載祀典世儒所稱淫祠者亦不一等先  
王之法有功于民則祀之今如岱嶽之雨天下  
河伯之由地中玄武之鎮北方大火之主宰分  
豈非有大功于我民者而若漢前將軍關公雖  
生三代之後然其篤君臣之義重朋友之倫其  
生前之德甚盛順人心兩共指濟王法所不逮

其身後之靈最顯有功于我民更大是豈可  
際以淫祠者士君子行已苟端既不俸福于一  
身則隨俗以報神之功亦何必為高明之累也  
故又以事神為禮之終云

老子謂禮為忠信之薄而孔氏之法則曰敦  
厚以崇禮是禮又忠信之厚者蓋禮敦其實  
則厚飾其文則薄故燕居從其實而學者

燕居功課

八



燕居功課六卷

六樂目五

一製律

二審音

三肄器

四填詩

五習容

一製律

漢儒言律呂之課愚于論存已辯之矣然主于候氣故未及為作樂具成說也候氣者畧倣天地進退上下之幾即可以得二儀之情狀作樂者于人之聲器之音必一一皆合而無迕相差

功課六卷

乙

次而無奪倫然後樂可和也孟子言六律戴記亦云十二管此其与候氣通者也若究樂之大全則十二管必不能盡聲音之變古之聖人得其大因以諱其詳後之製樂者安得有此神化所以卒鹵莽而無成功也愚潛心消息乃製五百四十律而後音聲之清濁高下得相轉移周流而不礙始知古人之未精也律管既定乃吹以合之人之聲器之音一經于耳即知其為某律之初之中之末及其初之初之中之末其中

之初之中之末其末之初之中之末方可与天地之氣節三相應而無扞格且吾之患于以協神人和上下復見古樂之全矣其詳俟有成書摠其厓畧如此

二審音

凡樂必聲相比合而後連續必聲相間隔而後鏗鏘然不知某聲之為何音則何以知其比合間隔以否而錯綜之此審音之不容已也吾既製有五百四十律則猶而言之已有五百四十

功課六卷

二

聲矣由此更密之則巧歷所不能計皆可分也若不平素耳中認取真正剖析明白則于聖人所云耳力全未能竭縱付之以六律正五音亦自無可繼處辟如今盲者執規矩以成方負必無幸矣林居之士欲復古樂須與先養得自家耳可用方是本原第一先求識字字呼既真乃審其為宮為商為清為濁入何律中何位矣然後可推排出無字之聲而盡審之其聲當隨某字為某音入某律某地位無不了然其于

上一切腐言套語無一毫可用處然就中各方之音輕重不一各人齒鼻唇舌發聲不一必細心酌取其正而辯其訛乃不蹈前人之苟且是必得同志兩三人互相印考更是便事即他日有所制作亦非一手一足之烈不能不望于吾黨之英云

### 三肄器

凡審音不熟者自口呼之則音律可別及聽聲于器則不能此口未通于耳也及審音于器或

功課六卷

三冊

能別而手自考擊撫節則不能此耳未通于手也如此則但能諧其音而不能被之器欲以作樂不得不按帑上之文而一切器具仍付之工師之手聽其以舊日相沿之法改頭換尾另立名目以欺世樂于何有况鐘一也而考之地不一則聲百變石亦然然一也而鼓之地不一則聲亦百變土亦然然竹一也而吸嗑之氣不一則聲亦百變革一也而疏數之節不一則聲亦百變如此者一以責之工師彼安能盡此變化

故孔子語魯太師樂自常情言之豈不可笑不知聖人實學必能手自按奏不但知其理而已若孔子功成而作樂必能使百獸率舞以其太和元氣盎然洋溢于口耳手足之間与器通也今士大夫于琴笛獨奏之器尚有留心者而他諸音樂及更迭互奏之法不第手耳未經恐亦未經目也奈何云執此以往

功課六卷

四

大樂之全用器甚多家食者安得一一而備具之此古哲有志而不遇世所以終不能有立徒抱千載之共慨也然士非真好樂耳雅樂諸器形模具存今人麗黎園之粧盛家伎之飾往不惜金布豈以復古之用而患不給况身自董造又必有超悟于考工之先者不但如近古所用已也先王之舊何難再見焉

### 四填詩

樂聲必与人聲合而後協于律則大樂歌詩誠不可苟我

朝製樂雖更一人大儒之手今雖天樂未終其

全而間讀其歌詩音調殊未諧和使樂與相叶則并樂忘訛若樂無訛又必與人聲不相應豈可徒取其文從字順而遂已乎此自

國初之製已有可商况

累朝以來每有大德豐功謨顯烈多可播之聲容而感杳焉無聞或猶踈不典古人所云不知之智不傳之仁抑何忍言焉而石渠之署未聞擅長章善之遺空嗟抱玉雖云率由難免承誤况歟未備日復一日故老漸凋陳迹如夢真

功課六卷

五

去偽存考據失實後世即有欲聞樂而知其德陳詩而見其人者于何取徵乎此又日夕所切腐心者也嗟乎正考父續為頌聲孔子取之非此地耶

五習容

上古禮樂大行之世不第行禮用樂之地聲容大備即一投足一攬鬯莫不合鳴佩和鸞之節抑何其威儀之盛也故孟子言孝弟而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詩于室家之內亦執翫由教是

以筋骨和柔血脉宣暢導豫平情視聲更捷先王能令世躋仁壽者端必由此自漢至唐名人達士多能作諸色舞時用以娛賓送酒雖非先王之舊固先王之遺法也迨宋之曲儒以禮樂為心之中和而盡廢千古之典遂以舞為狂蕩之靡及賤役之業即有朝廷之舞蹈宗廟之樂舞一以文具視之而舞法遂不傳于學士家太可恨也今欲復先王之樂豈得遺舞而制作之宰不習其法又何以深入聖人之奧愚林居之

功課六卷

六

暇倣先王之制約畧備二舞之儀時一御之以為一身之益方當与一二同志考求聖人遺意于殘編斷簡之中使數百年來所及滅而不盡者一旦嗟而扇之俾与日月同光不第後人有兩承藉而先儒廢古之罪亦少為衰減若夫更新大樂小大咸由則必俟命世之才与不世之時非區區一野夫所可操也

古人謂禮樂百年而後興遂以嗤料孫而重魯雨生者此亂政之邪說聖人所必誅也即

如初漢禮樂既未可興君臣相見可平立乎  
郊天祭廟可姑待乎故以興復禮樂為學人  
之首務

功課本卷

燕居功課七卷

七醫目五

一定脉

二辨證

三審藥

四校方

五救急

一定脉

聖人以人生死之關付之三指之脉此非能通  
于天地生人之法者不能也想初立此法之聖  
人必能盡見生人之條理然口傳筆授何能盡  
得人而付之轉傳轉訛其可存而不滅者大都

功課七卷

七

耳而中更無知妄作之輩自賈其聰明或改變  
其舊或另立新意則今日所傳之脉非初立此  
法聖人之舊也以未能通于天地生人之法盡  
見生人條理之人而欲以一二私見亂入聖人  
制作中豈不害人之甚後世即有明哲而未能  
超出中古直与立法之聖人相參悟是以苟見  
舊法十有七八之合遂以為天地生人之法盡  
于此矣間有二三未合而又不能于舊法之中  
悟出端倪則亦安能于舊法之外自出新法

理所以日湮人生所以日促寔此之繇也愚承先人之訓喜譚此事下指合証頗多億中而心竊有疑無從尋覓及後明于天地之所以生成暨陰陽五行之訛謬然後生人之條理一旦盡見取以參古人之說十有四五之誤揣之憂恐數千年間人何以生存于混沌之中而後來之民命其又若之何思欲一指其迷以安萬世恐不在性學之下也

王對和最妄今人見其脉訣之謬以為後人亂

功課七卷

十一

王氏之舊非也辨脉訣者又祖脉經不知脉經元自訛也其實素問中言脉處已自先差矣其原皆失于不知人之所由生并人之所以活也一知其原此差處盡解矣

又有褚哀言脉其于女人之脉辨其逆行与男子之脉異亦甚有說然細察之不然不知當日袁盛有醫名其治女人或即用此法診視否何奇効之不傳也既知天地生人之次第則男女固一脉理不必辨之也

人本乎天者也天以氣生人則人之所以生惟有食天之氣而已能食氣者謂之神仙其實何神何仙能滿其所受于天之量不夭折而已故人皆可數百歲其常也惟天能与人以長生之路而人自不能承受是以單食氣則枯瘠瘦削而死于是不得已又資地之味以養其肢體血肉然後可活數十百年是以又有脾胃大小腸之用此人之大都也則生人之次第可知而脉理定矣今之言脉者由心而之命門夫有往而

功課七卷

三

無來非理也有始而無終非理也脉以腎始豈以肺終乎此其所以訛也不知腎我所秉于父之命也命我所以生子之腎也人初受父命門之氣惟涓滴之水耳故以水而生腎此五藏所以始于腎也水生木故腎生肝氣三月而動搖嗜酸木生火故肝生心氣四月而內熱愛涼火生金故心生肺氣五月而生鼻屬竅于母以食天氣故鼻又為百脈之始謂之鼻祖而母之息麤此皆自下而上生者也既自能食氣則能另

成一物故氣入而生脾胃以受之而四肢百骸皆由脾胃以生故六月而形具脾胃肢體既全故能轉結一自生子孫之氣而為命門此藏之終故仍反其始皆自上而下生以與受生之腎相比合而復為一氣他日又為其子之腎氣矣此其有往有來有始有終然後人可以長生而不息而孔子所云父子之道天性也孟子所云形色天性也亦皆潛行于其中矣則六脉之動方有先後次第可尋古人曾悟及此否而訛以

功課七卷

四

傳訛覆而不知改轍也

六腑之說亦自差訛謂腎以膀胱為腑不知膀胱乃小腸之委耳如大腸之有直腸豈可更為一腑且與腎何干此小腸膀胱之病所以治之不得其解也其實腎以腦為腑人所食氣味之精先入于腦其滓乃入胃以養周身肢體故人之精神魂魄皆畜于腦而時宣洩之正與腎相表裏是以生人者導腎與腦之精于三焦自生者返命門三焦之精于腦此軀軀雙關所以夾

脊而上于泥丸也一字差而使長生之路永絕此生人之第一切要事恨不急與攝生家共之乃先撮其大要于此若其診候之法浮沉平病之詳當俟之成書云

二辨證

脉理既訛以之合證謬遂千里矣况天地之氣世有變更人之受之病隨時異執古人之成說以御今人之病已不可得况古人之說已自醇疵相半乎而又况妄作之徒溷濁內經更不為

功課七卷

五

少奉以為典殺人之罪是誰之罪也最可恨者無如傷寒一科夫謂之傷寒明是冬月之病自王叔和妄造冬傷于寒春夏變為溫熱之說夫人當春夏方旋感溫熱之戾而復重以勝寒之藥投之豈不殺人之速乃敢妄掇數語竄入內經熱病篇末文義全不屬使後人奉為著龜不敢異議盲以欺盲又從而附益之良足悲也愚間為之沉思極慮當其造微至忘寢食乃能洞然見其大較不忍待全書之成輒先指出于此

功課七卷

六

大凡傷寒之證皆始于風風行日萬里萬里外之風南炎北漠東水西沙中國之人所不能當也惟風無定向忽有旁風引之逆風折之皆可以頓改所向而不毛之地之風不至于中國者冬有二三日北風春夏南各二三日不改則不毛之風至矣中必挾有毒屬之氣人所不堪者但其氣行有高下其來有晝夜而人之體有強弱腹有虛實故受之有輕重有多寡此天行時氣及感有一二感冒之由也其風氣之直入人毛孔者則為外証其風氣之隨人呼吸入人脾胃者則為內証有何傳經有何傳內皆妄証也人見三時之病治外同汗治內同下則同謂之傷寒而不知其所中之寒溫熱天淵矣豈不誤人性命惟秋一時多西風西方數萬里之中尚如中國其不毛之地少故人之感于秋也亦少間有感者又當審其何方之風所傷而分其治也又有一種傷食之病不能寒熱此最忌汗誤認外感其患尤深古人謂傷寒明而醫過半

功課七卷

七

非虛也此證之尤當辨者其次則兒之痘疹夫痘疹之與傷寒同治古人亦能言之惟傷寒未明何以推之痘疹既知三時傷寒之別則雖用痘疹科藥而不可失本時所以中病之根也況又有因傷食發熱而帶出痘疹者則始終又不可離消食之劑類而推之其詳不外是矣其次則虛損痰嗽吐血之證凡此皆因傷血而致譬之屋宇氣其梁柱也血其牆壁也傷血而補氣者如屋壁損壞恐梁棟同傾多加柱頭以俟壁之完繕耳若專用氣藥如壁壞而反益高舉其梁棟令與壁相離是促之傾耳又繕壁者必先除其已損之泥甃至于堅處方可找接若不先推而遽補如旋以嫩泥附于損處將并其堅處亦連之圯矣如此之類不可枚舉一一辨正亦仁人之急務也

三審藥

今宇內醫家常用之藥人人皆識矣乃其地道

之美惡採擇之真偽惟所產之方深知之用藥者未必知也而况醫家之所希用又况新出之藥未經古人品定者兼以名目各地不同方書好為隱僻則一藥而數名者有之未能融會貫通用之安能不錯人命所關豈容草率庸醫殺人上又何以罪之乎本草自大觀以來未經修葺謂宜當事者請之

朝廷通行字內其地產何藥何者為真以何物偽充何者為精并土人用何俗方治病有效一

功課七卷

併畫圖貼方及采各藥品解送以憑彙收入集傳之後世永有遵守豈非

昭代仁民之大典哉近日即有志士然以草茅之力安能詳徧但士君子既具此識未忍端坐待時先就所知成編深願倘有申日其舊日本草內多訛誤宋臣未能斷割並載無分殊不便初學尤不可無歸一之說也

四校方

古人用方不一漢唐之先多用一二藥為方一

藥有用至一二兩者所以奏效奇捷自丹溪以來方好用群品多至一二十物率幾分一錢而已乃其識力精果臣使妥當且亦間有用古人之法者至于今日全以品味多為藏拙之術僥倖一物之偶中不知藥有相得而良者亦有相得而減力者一味牽掣一方固効馴致別証以至不起終不悟立方之慈悲夫盲人治病盲人集方以盲傳盲今市肆藥方大半皆殺人之挺刃耳故行醫集方本陰德事而識見不足反為

功課七卷

大損天理可不畏哉愚欲慎集古人有理之方而一一註其用藥之義後之觀者不但可得其方而兼可得其立方之法乃為有益其餘隨時流傳俗方一皆削去其甚謬害人者不惜間為指破使數百年積弊一為掃清誠為快事至于古人未暇思及出愚創製者亦不敢自為隱秘及虛立名目以誑後人務得人皆曉世流通敢希福田庶幾仁術

凡人百體外科之病及偶感寒暑偶傷飲食者



皆可以按摩導引而去其取效既捷無多痛苦  
服餌不頻免伐天和每自悟自用間與人言多  
不見信忽其近且易也亦欲明示手訣大候俾  
可依試豈無上士不笑而且勤行之者此又方  
之最上乘也

### 五救急

古之醫以行仁令之醫以謀利故古之士人無  
醫者多而行之于今似為奪專門之利而處其  
生計也林居君子明醫道于萬世其責也而爭

### 功課七卷

十一

醫効于一時非其任矣惟疑似難起之病醫家  
所拱手而不敢承者及一切卒暴之證呼吸死  
生不忍坐視可無預備謂宜于尸厥中風疔疽  
魔溺之類方藥皆虔為儲積以備急須然湯散  
易劑丸餅難成則古方常用諸丸尤所當急製  
者近生一奇凡入丸之品或生用或別製各自  
為丸乾收明記倘有所用約量分兩頃刻可成  
加減變化隨宜取適此又古人所未嘗思及而  
于施治甚便者

至于世祿痰厥之證十死八九皆因論者未悉  
其致病之因倉卒亂治以迄其命原非必死之  
疾也殊可痛悼愚嘗折肱焉而深悟其理蓋人  
所以活者氣也痰厥之病皆由胃有宿火一旦  
飲食過度胃不能收并痰涎酒食潮而上湧一  
出胃口即塞胃管能使口鼻之氣不入于胃胃  
中之氣不出于口鼻人便昏迷不復有力能令  
敗物上吐或復下于胃也所以痰氣相逼聲如  
曳鋸者有之閉目合口奄如已逝者有之此時

### 功課七卷

十一

力扶起坐用手于脅上下按抑少間非上吐則  
歸胃而生矣切忌睡卧則敗物停留不能上下  
尤忌灌藥則內外兩相阻碍况于辛燥耗氣之  
藥更能助火伐和皆治之者殺之也古人謂施  
藥不如施方遂先附救急之末

有身而後道有所顯則醫非後于教也盛世  
道明聖人得有暇及醫末世教衰即有聖人  
何能兼及以中才明至理宜其疎也顛連滿  
前視力所逮耳

燕居功課八卷

八兵目五

一集謀

二陣法

三長技

四占候

五士伍

一集謀

孔子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謀者臨事而後設者也顧呼吸之奧難以心傳先哲不得不假之言後學不得不師之古于是讀父書与泥古法者均之取敗此不能就事為謀者也然平日

功課八卷

乙

不曾慮事之變而臨時乃欲合謀之宜此必不得之數也古人往跡攻守擊避不啻詳矣而其應有不同成敗之異則時事之不一也覽其謀而不論其時事何以見古人之心于千古之上愚故取古之名將其攻同而緩急異其守同而嚴簡異或應擊而避或應避而擊揔類相比自可以參悟古人之深意其事同而應不同者以何故其事不同而應同者以何故法一也而此何以勝彼何以負廢法一也而此何以負彼何以

以勝假古人之事當目前之事假古人彼此相

出入之謀當目前眾口相商訂之謀久之融通

于事變之紛自可斟酌于成法之外于以臨事

庶能取古人之勝局而不蹈其覆轍矣先儒之

說春秋也而創屬辭比事之法雖于聖人之意

較遠而于學者之觀聖人為近故迄今用之不

輟此或其遺法與

參其勢者必窮其支變何也知其不如此應敗

更速也然後知玄中有玄強中有強觀古法而

功課八卷

二

盡其事變正是此法知此則古之集百將及有合之以孫吳者猶為執中而無權者耳

二陣法

平居教士不見大敵所可以訓練之者惟有陣

法耳孫子所以能令婦人女子頃刻而進退俯

仰如意者此法也其法惟武侯八卦之遺所當

常用者錯綜變化存乎地形而本體則未嘗易

也後世好奇改頭換面自詭獨得然何能出此

法之外林居君子既未抹煞用世之意于此等

不熟之日中手下縱骨次了二皆如夢境但上  
平無警之目非有事任何得躬履陣地古人亦  
以田獵寓征進者而平曠之原前禽更數撫之  
凡遇工役興作動衆之舉一潛以陣法部勒之  
雖衆寡不齊而其分數之正轉換之奇無有二  
法異日十百而千萬之當亡慮不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也愚夙製有正變圖頗詳然不如親  
見之為實也

至于車戰之法近有專著然地利不同恐難化

功課八卷

三

裁且膠于一隅或滯八面之應况人習于逸可  
以勞也人傷于恃可以奪也反不如立四通八  
達之衝而左右之惟意者大凡古人已試之規  
如偏箱車及拐子馬之類既為大將無不當預  
訓以待用而不可專出一途恐一為人所破而  
遂不復振也

三長技

每見閱武者按其利鈍之偶然而不察其技藝  
之精拙遂令百發百中之才与一晌之倖同賞

灰壯士之心解三軍之體至于擊刺諸術尤無  
準的揮霍閃頓目昏神敝領之而去良可資捧  
腹所以然者不知諸技之要眇故不敢出一語  
以判斷之耳可以知不學一人之敵者非通論  
而耻一物之不知者非誣也况兵凶戰危即古  
創業之君未有不數及危殆者况于大將若避  
逅狭道左右不相顧或有騎而不能上上而不  
能馳有弓矢而不能射有劍戟而不能擊刺豈  
不自以其將予敵哉愚于此道猶有所解久不

功課八卷

四

習勞恐髀肉復生林居無事欲于騎射刀槊矛  
戈之類一一排比窮其要訣編為一書以与後  
之習武者共焉必非不急之務也

至于火器之類果非勇將所屑乃其及遠掩群  
勝他兵數倍今空見其形而不知其點放之法  
倉卒之際亦無以使人莫言自運矣各宜詳講  
而肄習之兼著其說附諸技之後

水戰之法全在操舟逐風乘流進退如意則轉  
折相當將勇者可施其巧乃黃河非可戰之水

而又以聯兩岸之勢及禁敵人之下船登岸為要此其中莫不有成法成法既精乃能生奇不可不預講也

#### 四占候

諸家占候之法謬妄者多而惟兵家最為吃緊近此學多廢凡自標精詣者皆得其糟粕耳大都不過壬遁二家顧此皆一定死法我能用敵之能用若臨期變化轉凶為吉之死而生者際乎未之聞也有近取諸身如神光遠取諸物如

#### 功課八卷

五

風角鳥占之類似為有驗為將者必無所不周知然後以死法參生機而用之自不為曲士小見所惑矣

軍中占候取尅應于渺茫者無益而眼前有實用者可貴學者不于此處留心求悟遂委為古人之絕識而恨其法之無傳反傲倖于可藏拙之途亦為不善用其學矣何謂實用則所謂望塵而知馬數見路而知敵人之遠近是也夫馬塵高而揚步塵卑而散寬路散行馬間三尺而

前後行稱之人間二尺而前後行亦稱之狹徑縮三之一險徑縮二之一而前後行反展于左右亦各稱之以此計其塵之廣狹長短而步騎之數不既晰乎至于剛土之塵微脆土之塵盛有風之塵引無風之塵歛更相參伍萬不失一若失敵人已過而吾追之不知其去之遠近則我軍勞敝然凡土之性踐之則熱熱則腥停久則冷冷則否故敵行近則撫其熱冷遠則嗅其腥否而過之時定矣又敵行疾則人馬之跡半

#### 功課八卷

六

而深敵行緩則人馬之跡全而淺則過之里數又定矣此有何獨得之見而不可追尋也至于畫望營幕數炊煙夜望燈火聽刁斗又其不甚難于計敵者其見旌旗而知治亂聽蹄令而知堅瑕則古人有成法焉此之占候不猶愈于術士之妄談乎愚故悉補其法以公之海內而諸家之譚亦未敢廢也

#### 五士伍

夫將者匠也士伍者材也亟將畧而遺士伍如

有良匠而無良材匠何能為焉故欲強兵者必自士伍始今之士伍虛耗凋敝盡矣九塞之兵盡于債帥之蠶食列衛之軍盡于執袴之鯁吞謀國之士付之無可柰何然苟悉心計之亦不無一二可整頓者塞兵既不易增餉又難給惟有訓練一術而非可以文具口舌假也惟有廩食一法可以化弱為強夫庠序諸生尚有廩附朝廷庶位祿有豐嗇豈獨兵食可牛驥同皁謂宜于養兵之地勿論標下城堡凡在尺籍皆一

功課八卷

七

年兩試其有謀畧頗閑堪備裨率者為上等焉馬諳熟勇力出眾者為次等軀幹堅強技藝可教者為中等而孱弱懦怯者為下下之甚者罷之中者仍餉之舊而上則稍增其額于下取償焉及再試而上者中則又減下者上則又增以半歲為則使爭相磨礪一二年之間未有不化為精兵者而撫道諸臣又得以其間稽空缺之伍察將領之能計無便于此者不自攬其柄而借之于人使雙糧犒賞賢者以養其家丁而不

肖者以潤其囊橐及將之勢成而上又無如之何不亦惜哉

至于各衛丁舍之苦皆緣軍職世治分無所逃不敢迂視又其視募各官廩貪無大榮辱人不肯自愛及人人不才不得不短中求長愈事姑息其丁舍貪富刁懦各官熟知有連必盡括乃已而掌印者之痼病所伍官又備知之互相挾制上下相蒙賢否日淆鈴束無術軍安得不逃亡也今有一術而一旦改轍且于選將有裨因

功課八卷

八胡

先述于此謂宜于鄉會武試每次多取數十名其初且稍多取職官每會試後如吏部選法其職官即陞選掌各衛印其白丁起家者選掌所印守禦者獨用一人屬衛者各所共一人而其堂上屯操漕捕則聽撫按于兵部考選中委用其各所每用本所官一員副之亦如堂上之例撫按稍加優禮與文官一體舉劾三年以外薦多者掌衛即陞都司僉書遊擊掌所者即陞職掌衛其中平無過者稍陞署職改掌別衛所印

其被勅及不才者或降或罷不許朦朧賂起則  
兵部叙用不患乏人而用及非類各科目之英  
士得以自表樹資格既美前途又遠則人必自  
愛被勅者永難倣倖則貪濁屏跡職官非登科  
目不得掌印則下流隔絕白衣者有路効用則  
人爭習學掌印者非出本衛則人難挾制武官  
體貌既優則下情易達事無掣肘印官既正僚  
屬自服賄賂不行官軍日富事務整肅綱紀日  
張不但造福于丁舍而上司及兵部受益不可

功課八卷

九

言盡如是而衛所軍伍有不富實強壯者哉此  
在當事者一條陳一覆議一票擬之間而天下  
之蒙恩者不啻萬億矣而北方諸衛更如出湯  
火而登衽席者若其訓屬優恤之全應不祇此  
一二事尚俟有成書焉

我

朝以文吏主戎事則兵非局外也况無用于文  
可降而射御乎一晌之娛耳後生風鼻端出  
火是三勞其筋骨之一事矣

燕居功課九卷

九政事目五

一主術

二相業

三守令

四刑法

五賦役

一主術

圯上老人授子房書云可為帝者師其書不傳  
傳秦書者偽也然二帝三王之君天下實未嘗  
無法尚書所記其成功文章之可見者耳操術  
之要民莫能名史臣亦未嘗言也乃以後世之

功課九卷

乙

君觀之即偏霸小朝不得主術之一二亦不能  
以伏一國之人而踞其上可以遙想二帝三王  
之全也故得其全則為聖人為聖主得其一二  
則為英雄為偏閥不得焉為盜賊為俘虜而已  
甚矣術之不可不慎也其一貴神其二貴幾其  
三貴誠其四貴仁其五貴恭其六貴惠其七貴  
忍其八貴柔此八者創業之術也其一貴誠其  
二貴明其三貴仁其四貴恭其五貴儉其六貴  
勤其七貴敬其八貴剛此八者守成之術也神

不足濟以數幾不足濟以謀誠不足濟以俠仁  
不足濟以潤餘四者能勉焉偏閏之術也誠明  
八者微有之中主也夫一事則基一禍悖一事  
則召一亂全去之成業亦亡歷指古今未有不  
由此者但述史者不知其神而載其形觀史者  
見其形而又不知求其神故二帝三王之術不  
復傳于後世非不可傳也遊于二帝三王之術  
而不知即二帝三王也山人每取古帝王以及  
後世之所云一二者一一實以事而續以應得

功課九卷

三

夫成敗如景之從標曲直長短不爽尺寸持此  
法以致主或庶幾圯橋之遺志與管仲孟子動  
以輔世長民格君引君自期而及君願安承教  
且直以王政下詢而眼前無一明光大路使世  
主舉足可登者雞豚狗彘深耕易耨皆三代以  
治繼治者之常法戰國安能待焉此又人適政  
間之小者也惟能易人主之心苟遇大有為  
之君知必一促膝而心膂矣

二相業

古人云國家安注意相無論我

朝鈐樞之柄皆握之相即唐宋末季將相分途  
之日而將之所以得人所以得盡其力得成其  
功者罔不由相則相安危所恃力也為相之業  
首在用人類能言之顧所謂用人者將舉賢才  
眾庶用之使無不得所乎抑用其所合而棄其  
所不合弗之顧乎此可以定相業矣故善為相  
者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已之所知先舉之舉而  
不稱必絀不敢庇也人之所知姑試之試而不

功課九卷

三

效必絀不敢徇也乃能盡天下而惟吾之用不  
善為相者舉吾之精神頻笑而惟一二人是寄  
即欲再用一二人而胷中已無有不得不轉求  
之所寄之人而招權納賄之事起矣欲用一人  
不問有益于世而曰是可助吾一臂之力者欲  
退一人不問有損于世而曰是且与吾為難于  
是心意皇惑智計蹙迫不得不聽其穿鼻而東  
西之彼此俱壞而終不悟悲夫故相以識為第

一義



天子如堂衆庶如地則簾陛之間國體係焉古之為相禮絕百僚非自尊也自尊所以尊朝廷也則自褻非所以褻朝廷乎故相而下侵卿大夫之職且不可況可襲韋布之跡哉此曰相體其二也

相居師傅之任當顧其名為師傅者必自揣其品之懾服弟子否其才之埤益弟子否如不能惟有引身而去耳天以宗子托之師傅既非其品又非其才而又戀之東修不能去又悻之焉

功課九卷

四

委罪于弟子之弗率甚者共為掩飾以欺其父及敗露不可掩乃反以誚其父之無義方而聽其父之自教也東主何用此西席為哉故養其品一念不敢苟竭其才一毫不敢諉所以崇相望其三也

相者權所赴也赴之久必惡下之分其權而攬之攬之久必惡同事之撓其權而爭之爭之久必恐君之收其權也而竊之竊之久又必忿君之司其權也而遂与君爭當其攬外廷疑之矣

當其爭君疑之矣當其竊天下厭之矣及其与君爭天地鬼神厭之矣有為外廷与君所疑天下与天地鬼神所厭尚可立相業哉故相之當遠權其四也

父喜其子之多乎少乎則多矣喜其多子之和乎戾乎則和矣相者子之賢且長者也故父以其身事家政付之為子者苟有一念恐其父之不悅家之不成也必相讓相為之不暇何暇相爭之有今有子焉置其父之凍餒憂戚家之陵

功課九卷

五

替飄搖不之顧日捫髮敗面赤臂破口于其父之前稍息則弟出奇以難兄兄涕泣以懇弟父之心得一飯安轂一夕寧寐否在閭井旁觀之人亦知其為逆子矣相之衷其五也孔子曰資于事父以事君一言而臣之分定矣故又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此个見解自孟子而濫觴至宋而橫流其無識之輩相謂以為最奇者先王所宜首誅也迄于今而風尚未息然于相尤要所謂四多懼者山人間取古今相業得失之



故而品第之不越此五者勒成一家後世之君  
或有所倚仗焉

### 三守令

今之守令古之諸侯也成周盛時成康踐祚周  
召夾輔而千八百國各守其度則今欲復古自  
主術相業外守令即為吃緊矣

祖宗留心吏治且承胡元溷濁之後一洗而清  
之循吏輩出超越古昔乃自改行條鞭以來州  
縣館利權至于近日使人有薄節推而就邑長

功課九卷

六

之疑二神明令之羞也是以今之守令更難于  
昔何也昔閱其勞而今疾其利于此而不另出  
一肺腸卓然以古人為憲不能出今之窠臼也  
古之侯度令雖不緊見乃詩書所載及孟子所  
陳大要以農事為兢：即今課最之法亦未有  
不先此者而簿書期會之煩奔走供億之苦有  
暇過而問焉者乎庠序學校令人謹避而遠之  
教何以洽乎此非居職之不恪而勢有不得不  
尔者孟子謂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今則巨

慕而上官慕一國之人心盡失矣巨室不慕則

一國慕之而上官之心失矣其又如之何故不  
置毀譽利鈍于度外者必不能以古為憲也誠  
一意以重民事則農桑樹畜儲積杼柚庠序里  
塾吾又安得一息之暇為簿書期會奔走供億  
計也而況于婚姻葬埋養老慈幼採訪問疾之  
全乎山人遷居晉越兩承邑乏在晉未月而清  
十餘年積牘一空未及為所欲為在越少久而  
定海迄今尚有遺緒可知世之古今唯人所造

功課九卷

七

里居每欲記憶注厝之畧與後世仁人君子共  
之非以自詡其得也

### 四刑法

持世之道二經與律而已經不明萬世之學術  
悉邪律不明天下之紀綱悉紊今律昉自隋唐  
自誇其簡奧不知律以馭俗不可簡奧也今即  
稍潤色而秉筆之英未能周人之情中多有可  
那移出入處後之君子有志釐正解者數家然  
于疑義多自為斟酌又難以信今而傳後為重

一不易之規也甚有自心不了冥、決事、強律文以從已尤大為觀者之誤而紀法之司亦未聞留心于此誤用者聽其用誤解者聽其行辨文之史又何忌憚之有此註律之亟當是正歸一者也

法家之吏以殺戮為仁義其所全者多也古稱良廷尉亦曰無冤不冤而已未嘗不殺也而況今之死刑不過禁其身使無害物正其名足以警眾而已明正其典者百千無一也而行法者

功課九卷

八

狃于求生之說應死者百計生之此与自殺無辜自犯大辟同何仁慈之有且如假印之罪重在行使已行使矣有犯皆以為描摹夫描摹云者謂以筆畫之此可以欺蠢俚而不可以欺明智今業刺而印之与真無異公然以脫官司而猶曰非造則造者必開局設官冶鑄頒給而後當死乎此等皆用律之罪也

律文亦有亟當斟酌停罷者且如不應得為謂律不又載而情不可恕者耳自有此條而辨文

者以為窟穴不但事理重者可出而之輕事理輕者可入而之重即如罵詈鬬毆自有本條及于理違而于法得勿論者皆繩以不應則有此條而律可無輕典矣其遞加之等及律原有杖九十一百者緊以不應律又可無重典矣今慵昏之昏束律高閣不一經目而被罪之民目眊口噤不得自理其當否者皆此條為之祟也此用律之不善而致律文之當酌者謂宜通行禁約以從議罪一以本律為主即情不可原而律

功課九卷

九

未該載者不妨量責釋放豈不亦光明正大之體且俾官吏之日習于律百姓之日著于律法祖之要莫切于此然山林私纂可以俟之來世而不可以行之當年司法者盍留意焉

五賦役

古人云利不百者不變法仁哉其言也人知海內之日困百姓之日貧而知其由來者誰知皇上之大籠利藪堅不可移而知其由致者誰所以共為焦心蹙額禿穎敝舌而卒無救萬分

之一也方條鞭之初行也山人年未及弱而已逆料其弊之必至于斯矣蓋條鞭之法其始行也惟于豪民利而于貧民甚害及其行之久也所謂貧民已破家亡身已矣而惟存有司与豪民故又于有司利而于豪民又害夫于豪民利必且為詭寄飛洒而不肯以應

國家之湏及官身利而又一入而不出而轉用為彼地之豪以牟彼貧民之利于是民日艱而國用日以不足此閭閻蕭條之由也民既貧

功課九卷

國用既不足于是

人主必焦勞于上而宵壬必從吏于側以為土地之上土地也民上之民也財貨上之財貨也今下不在民上不在

國而一入于豪宦之家上何不自取盈焉于是人主不得不慨然發憤而自為財利計矣然此等法行既久習俗已成得者據為應有而輸者忘其本無而為財利計之宵壬不能為通方之見解以操灌注之要領又各自為私便計乃其

其易取者而不敢犯其難取者不得不復爭利于小民而

人主所恃以行其法者又不得不寄之有司于是有司借民之眾民借有司之權而掣肘迫逐之事起械逮禁繫之威溢矣今試清夜自反其以好貨責

人主以擾民抗貴人者果皆先事後食一琴一鶴同好同惡如保赤子者不過与上爭利耳亂形安得不成也何莫非條鞭之貽害哉譬之田

功課九卷

十一

主人索租于佃世有成規一旦令其輸之幹僕而一家上下就取資焉久之必至剝削乾沒者勢使然也故利在民即有不類者亦無術籠之歸已利在官即有自愛者亦無術解之去已卒之佃戶以剝削而貧家計以乾沒而耗佃戶貧則正租必欠家計耗則田主必不能坐而受貧欲伐木起土以賣而各佃僕又據之為已有不容主取豈不悲哉有識之士方為之痛哭涕泣知必為造物所不容而幹僕方自以功嗟嗟誰

開屬階四十年之間害已如此况欲萬世永賴乎或謂條鞭之法豪民雖較減而貧戶未增以至平之術也是何其不晰于人之情也勿論千頃百頃之豪即十頃之家最善用者必有三項之餘此可以完十頃之糧差矣若十畝之家能存二三畝之餘以完十畝之糧差乎此差銀之不可同也又如富豪之子一巾一扇之價可以完一歲之丁銀矣貧者環視一身惟一布襖脫而當取則一冬無煖此雖則分九等吾猶謂不平况可一律科之此丁銀之不可同也或又謂領役之法宋賢所是今祖其意不猶愈于頭役之累乎是又不然方食派頭役之日未嘗禁其顧也而凡役皆有主名則凡稱有力之家慮亡不各有一二人或三四人在官者即可以明習官府之事差主有不意之患必能左右之而諸役奉差而出非彼家人則此家人親情友誼各有護惜今役皆官顧而寒微之門無衣冠之士不能自存反例用頂首買差一名多至數

十百兩此皆民所有既奪之而反令其重以買上之人忍乎而此等債役皆費母錢子息倍重而又無差主皮面相看所以虐餓愈張如豺如虜百姓又因以日敝上之人亦思其所由來乎但此法行之既久若驟變之是又一行條鞭手也山人痛心疾首曾于此極意研求如某役可顧某役可食某銀可一條某銀不可一條各為註其所以然之故頗似確備然此如荻棠必無可行之日亦暫收此馮婦之臂耳

山人衛版也衛之賦役百孔千瘡不可救藥而亦以條鞭之害為最急其端有二一為子粒條鞭方此法之未行也其地皆各操丁給帖按戶討取後為諛衛磚料班匠及幕職俸薪等雜費無所出乃稍割取為條鞭徵銀在官而以所伍官輪食受之奈衛地積為民間所占或遂冒入邑籍故畝常不足不足則多逃逃則愈為人占愈少而愈荒于是二膏腴足數之地盡為積年操丁揀去而入條鞭者大家視為無正主之

物全以荒瘠數少之田充之年々逋欠愈一官則累一官易一主則累一主至今日而似不可旦夕仍矣何不取緊衛子粒及故絕地地摠約頃畝每畝合出幾釐足補條鞭銀數截納在官餘剩每畝幾分幾釐各役領帖討取豈不光明整齊永無貽累之法哉一為寄莊條銀夫邑係附郭與衛同城互相扞禦非如別州縣之寄莊吾邑也民之佃屯田者不加科而軍之業縣地獨加非平也若曰民戶之減為其納丁銀也則

功課九卷

十四

丁銀已不分戶則同納三分矣且勿論豪民之數十數百頃者即如十頃之家畝減五釐則共減五兩收三分而以五兩報之獨何心乎而農民者流即至少者亦上官十五兩勿論雜費以三十年為率則每年約納過五錢而毫不減免又何也況此法亦自不能行何也軍戶之家誰無民戶親友數年之後軍戶寄莊皆盡冒入實在名下今日所多加將仍化為烏有又當加派緊縣矣其害可勝言哉衛故未有志山人方綱

羅放失補亡焉而先附其巨者于此嗟乎楊炎陸贄其議各在後世自有公評耳

孔門四科政事居第三故後人謂為粗才夫魯非有周公之遺法焉孔子亦安能飯疏飲水樂在其中也因為條其要千百年有用之者猶吾世也

功課九卷

十五

燕居功課十卷

十舉業目五

一認理

二養氣

三績學

四考古

五稽制

一認理

中古以詩賦取士而

朝制專重經義欲士之邃于理也凡居身居官之道經何所不具士能于窓下不作帖括工夫一一取聖人言與事而潛心證悟務令千聖心

功課十卷

乙

事炯然見前直至泱洽融貫異日風簷之下出之吾手如出之古聖賢之口則將來立朝事主又焉有負其所學者無柰聖經本自明白簡易而註疏誤之而後宋解誤之而後諸名家主意誤之而後諸學究講章誤之而後諸耳食者俗義誤之而後諸好奇者新說誤之極矣學者初涉文字聰明未擴識見未定即為其所引誘入其中而不自知况望其超然遠覽一洗此窠臼而心是求哉經之日亂文之日卑也無惑也

山人既無用于時反初服即以反初業而朝夕諸子及門下士彬彬盈席每思惟有成就英秀藉手可以仰報

國家又思惟聖人精義可以為彼終身享用故每令其看書必莊誦正文反覆咀玩表裏洞觀或一句可見一章之旨或一字可見一句之義或助語可見實字之義一有入處則一切葛藤迎刃而解關節肯綮四分五落脉理盡呈精神相授然後取傳註主意一參酌之自有天理人

功課十卷

二

心中大中正之說不駭世不違眾而能使有識者快心滿志得未曾有大抵先儒各註備苦心思惟其依絆師傳學術頗僻律之聖人大中正之極一有齟齬則施之身世必有不可通處所為善反者一得聖人心事便免彼病痛豈至遂與先儒刺謬也認理既真則今日以之應制他日以之樹功無不取此一念而餘裕矣非如咕嗶帖括束書而茫然以吏為師者比也

二養氣

文以理為主以氣為輔理明而氣不繼則不足以見理之志故多疑似之說不足以決從理之幾故多猶豫之懷而文萎矣然氣何以不繼也人當幼學之初識慮未固趨向始分為父師者不導之使知道德文章之貴功名勢利之卑而日誘之以科名欣之以祿位故一應制舉而得失之念先橫于中速化之想漸迫于外不敢不隨人唯諾以苟無譙訶不得不揣人眉宇以苟靳賞別于是主意講章不得不投坊刻帖括

功課十卷

三

不謀而契所奉以為式者皆迂腐學究之唾餘不癢不痒奄奄如泉下人語氣何以昌焉以此進取而他日當社稷生民之寄或危急存亡之秋安望其國尔忘家奮不顧身為成仁取義之舉哉山人雖無能為後生之益而不敢貽後生之害每教人一意認理勿逐時尚勿虞得失實見得是可啓予于聖門實見得非不舍女子萬乘氣充則意無二意定則語無回互以剖聖人之指必不為騎牆之觀以議天下之事必不

為模稜之說其于應制之業有餘地矣執此以往何至頃易肺腸作繞指柔態邪此正修之于家為終身得力者

若夫筆底之氣固緣心豪所以助之亦自有法宜取古人文字自秦漢迄六朝其氣既雄渾精神適上者各就所愛手錄百餘篇唐寅如柳厚蘓瞻間可一二他人一字不得雜每心煩意懶時任讀三數段自覺氣拂々自十指出喉中勃勃欲抽久之自然文機滂沛此可与骨中之氣

功課十卷

四初

交相養者

三續學

士分一經于六籍多遜秦越于聖人與意見之不全不通諸史于古今成敗人心升降賢奸淵慝不別况千載英哲各以所有抒而為子彙而為集者皆其神氣心精所在軼而不收專恃一人力量如何撼得天地動故自古及今年三歲科轉眼皆從冷風飛散良可悼媿大君子置司科舉中即欲作科舉束第一人非借重千古不



可得學者自聖經外史如左國短長二吳越史漢後漢三國晉南北史子如驚墨管晏老列莊荀鬼谷韓商孫吳呂覽新語賈誼淮南揚雄鹽鐵雜如素問難經太玄易林其以文章鳴如唐之韓柳宋之王蘓莫不各有一節之長而陸贄之奏議駱賓王之四六尤不可不觀其他如劉向徐幹之倫葛洪子玄之輩亦宜畧識面目若乃偽書如周禮三墳汲冢等一字不可入眼務令宇宙清靈之氣無不攝入吾之方寸其見即

功課十卷

五

吾之見其力即吾之力孔子所云好古敏求足敵生知之聖矣以此宵襟為文章何得不韞藉宏深精光萬丈乎而異日當大任集大務決大疑又何患不左右皆宜應幾立斷也或謂時義當輕鮮流麗而古人之文多沉着質直故古學多則時義每不利余曰不然顧所用之何如耳吾惟以開吾之靈機滋吾之性地彼其步驟姿顏所不用也況其辭句不見畫者乎烟煤至濁也而以沃美人之面始益精神若不善用之人

人崑崙矣况吾腹中無物而偶閱一種異書遂為所引萬物皆備何者能奪吾之本領故吾嘗謂學者讀書始如沙弥誦經一義不了漸有得乃至如同社友互閱文課其後遂如師看弟子之業天下豈有師者弟子文多而遂因以不通者乎若窗下不用此功力不幸盡瘁終身無復暇日此生便成浪過無緣見天地日月之大全矣

四考古

功課十卷

六

士以通時務為實而今之時務在古已各有成迹是非利鈍毫不可掩故不通于古未有能通于今者也三代久遠事勢各異然而聖王之精蘊皆存于經籍可以意會漢唐紀志種具陳禮樂文章紀綱法令纖悉可按孰為經世之遠猷孰為補偏之善術孰為基禍之隱憂孰為扇亂之謬着即有時當兩難事非得已亦不可以其苟且為可應目前要思我當此何如區處聖人當此何如化裁一一必有至正不易之則人



心天理之真如知周禮之偽則知蒼壁黃琮之為傳會而因以窺我

太祖合祀之規為生民未有之智知漢議之失則知繼嗣繼統之不同而因以窺我

肅皇追崇之典為綱常禮樂之宗固可以隨用而咸宜豈直可以應上之問而已故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人能考古而識其大方且為聖人師豈但為王者師哉

### 五稽制

### 功課十卷

七 胡

幼學之士古制或入胥中至于

國家典故多未交于耳目聖人謂患所以立方且旦夕入官而于此不預為講究他日為官不過以吏為師而已閭閻郡邑生來目覩留心體察自有化裁惟廟堂幾務難以預揆法當取祖宗朝紀載熟讀詳玩其創制立法要見祖宗之精義何在將來作何變症如何調理國勢人情要見其處為得其處為失且如

朝家大節無如癸未丁丑二事當知建文諸臣

當分數則有罪原當誅者有忠罪相半者有忠而無罪者緊以為忠則非為弟為臣即嗣大位而奉為太上猶有君道焉入廟則四時之祭如何周旋且欲據何室祔宗乎否乎不祔宗則廟何名称宗則孰宗之乎即欲歸帝御朝降冊乎几筵上冊乎且几筵于何奉可頒遺詔乎百官庶民作何制服其不得不復王封者勢也成化之初追崇升祔乃天理人情之至當事臣工不能將順乃以

### 功課十卷

小

英廟為有成心而不敢違則過矣驕場大驕無如哈密安南二事哈密之復難矣而經營以必復者何汶也番虜方盛而一旦欲折則太急何不約以三十年或百年之通每歲鎮三年之中務于哈密要途三十里築一城移內堡兵守之而量增其後繼百年之後哈密不在吾境內乎奈何畏難而罷弗講也安南既叛棄之宜矣而未叛之先何汶也

成祖席無敵之威宜其不虞及此而嗣業諸臣

何為者安南地兼數藩而以一都司制之不可  
分為二乎其接中國諸要害不當夷其險阻割  
而偏隸之川湖雲貴廣西直至平衍之地為界  
乎川湖雲貴廣西諸鎮不當豫有策應安南之  
勅乎無論新城之專委及棄師者之當誅否也  
誠如此計交人安得一叛而復其故耶嗟乎迂  
俗動稱勿廣地所以使數千里之地之人生者  
不得被堯舜之澤死者不得與中原英彥並名  
萬世者誰寔使之此又非大有為者所宜留心  
功課十卷

九

乎天下事皆如此計畫——周詳又何患經生  
之無當世用哉

以文臥士矮識謂不可得士故山人教子姓  
專務其真可經世者如能經世未必諧世也  
則非業舉之罪矣

燕居功課十一卷

十一文目五

一正史

二刪子

三節釋

四選言

五撰著

一正史

史自春秋以後作史者既無周公之才復謝董  
狐之筆人之邪正見之不真事之始末叙之不  
詳而又好逐時勢肆為曲筆為君諱則如太宗  
殺建成匡義弑藝祖為人子孫諱則如王導之

功課十卷

乙湖

叛逆為人黨與諱則如牛僧孺之奸險不難為  
之改削出脫後之耳食者信以為真要高明君  
子何用而反為所驅策妄張譏評使是非顛倒  
賢不肖易位古人謂觀史令人悶氣不第為史  
上之人憤恨直當為作史者極几噁齟矣又有  
史載甚明而矮人文理不通或識趣偏頗及有  
中懷私意者另出雌黃使盲兒眾和如穎考對  
蕭贊楚王元佐輩良可墮涕造物平陂令有一  
知半解于此而不為辨正俾久遠從何生悟焉

意謂當為整理一番凡史中曲筆一一刻削及明為駁斥辟如兩造在前真偽自不可欺勿使他時仍留辯實至若司馬通鑑元自挂漏朱子因之尚有關於天理民彝之大者遂遺于綱目者又當備細揅括永昭法戒此文字中之一大節目處

往代之史惟宗為繁蕪又遼金元夏雜之體例不一最宜亟正夫人所以貴中國者以其能制馭四夷也所以貴君者以其能自強為夷夏主

功課士卷

二

也宋之辱主自貶其尊以屈于夷狄而後人反以尊中國之腐說強為之諱亦何以儆後世不自強之主乎宋之君正習聞此說以為吾雖屈節一時然後之史冊畢竟我為中華正統所以卑污苟賤無所不至今仍大家扶同是使堂中國反為一人一家偏安小朝富貴之計自失其常而又欺罔來哲豈非天地之大罪人乎謂宜仿古南北朝之法以甲子紀年如太祖太宗之世以遼為夷則大書宋正統而遼之年號附

之及南兄北弟則並為細書而兄先之北伯南侄則伯先之非尊夷也以中國之主奉之為伯也先南是亂伯侄之倫矣及北頒詔書南主拜受則北大書正統而南之年號附之非君夷也以中國之主奉之為君也並書是亂君臣之倫矣庶後之觀者知一日之屈而史冊之不可掩如此或有自立之日乎此春秋教君父之旨也前于傳經畧言之茲用詳之與海內權衡之士商焉

功課士卷

三

二刪子

自古著書立言之士不知凡幾而存世者屢此數存者之中亦復紛襍而管墨老列莊荀及後世揚王二家皆稱巨擘則其人豈不英雄豪雋而所見豈不心得獨悟其所言豈不雄譚鴻訓哉無奈後人妄解甚或妄增既多離于先王之道而諸子之心胷口吻又不幸有為之濫觴者人遂謂此果皆諸子之手著而驅之于大道之外豈不悲哉非悲其人悲其言之有合于先

王有益于後世而人自遺之也若曰其精者不越吾聖人也夫諸子之去先王遠至數百千年天道變于上人事變于下而尚不欲其有言彼共世一堂者臯益何必矢謨有曾張夏諸賢又何以附言于論語哉山人欲取前所稱諸子以及驚晏鬼谷韓商孫吳呂氏淮南諸書擇其言之精粹有實用者謹存于冊其過中悖理貽害人心世道者一切刪除俾後世賢者無所惑以破其信惡者無所藉以長其奸而已往諸賢

三節釋

天地之道簡簡則易從吉人之辭寡寡則易信詩書幾何孔子尚刪之不置論語冒天下之道不復寥々佛出西域言語不通習俗各別正處

其難信難從也而傳經諸僧筆授諸彛中無定知外多耶見不能一言蔽道專以煩複見奇動輒數千萬言無非架虛疊妄其真傳妙法每部不過一二語而已欲以自廣而使誦者反苦其難欲以誦人而使學者無處悟入後儒之闢佛上學佛者所自貽之咎也不但儒耳其教之黷者已有自苦纏縛逃而之禪不立文字訶佛罵祖又是誰貽之咎耶余觀漢晉古譯文多短簡義儘宏深自苻姚以還經體乃壞唐人不思復古苟欲勝前多更求多異中求異遂至不可收拾山人少年讀書精廬銳意釋典即欲取大藏中凡稱佛說諸經類而裁之其全無義旨的係偽撰者去之汰其精者畧仿論語之例某弟子云何問佛云何答其意具辭中者則摘其辭以緊其義其意在辭外者則探其義而鑄其辭使每部數十數百卷之經數行可了多不過孟子長章一二板而已則牟尼心印如日中天豈非大有益于眾生一段因果蹉跎未就及後有

見于聖人之道雖覺釋法之偏然所以鎔其偏正之跡以諧之天地之一大道者亦不出此見解之外然非強天竺以從中國彼經中諸阿含等及初東來四十二章亦多此法自有禪而後以此等為小乘夫禪既為佛法之賊而闢佛者又援禪以為佛罪則此顯果不但眾生之幸亦釋迦之幸也夫

#### 四選言

蘓洵有言苟非天之所与求一言之幾乎道不

功課土卷

六

可得也悲哉其志也夫立言者于數十百世之間數百千萬億人之中乃幸有此幾于道之一言而見之者或不知其為幾于道之言也則忽而遺之或雜置于不幾于道之言之中則又厭而棄之或天下後世亦明知其幾于道也而不幸為不幾于道者所掩則人又疑而遠之其再不幸者遂与冷風劫火同盡無可奈何矣而尚幸有存者又將令其立于存与亡之介為昔日無可奈何之續故余不暇為立言之人悲而先

悲後世之人不得盡聞幾道之言也陽虎盜夸逆節孟子猶有取焉懷寶迷邦之語孔子亦不得奪之聖賢于惡人之言不廢如此而况中古之豪杰乎山人凡流覽古昔未嘗不綜其得失与人交言有不可易之論必謹而記之暇中思哀以成集自孔氏以後老莊荀揚等自能成家之外一言一句之微連篇累牘之富但有裨于人世皆無憾于蒐羅其是多而非少者則指其非而存之相半者則割其非而棄之其理誠非

功課土卷

七

而氣魄光燄足以鼓動庸俗者亦述其畧而駭之使萬古之道術直出于一是而愚不肖之与知与能亦章、較著此誠自聖人後第一要緊事而無人肯念及敢承當之者更可悲矣治身治世原無二理古人譚道之言少而譚政之言多政即道也其隨時酌宜与後世不大相通者尚在可緩其真可行之萬世及後之弊孔所必有而坊雖所當預者尤當備載其一切迂腐之餘及一切迂腐之是非不敢徇也

至于古人之文如草木之有華鳥獸之有毛羽山川之有岩洞日月之有光華天地之有日月山川鳥獸草木元氣之有天地皆其精英結聚不得不有人以安得而磨滅之自梁昭明以來代有選本然皆取其滋潤以自活枯槁而已雖蒼素不同品醖酢不同嗜大都于辭章意氣中求之者多未能有直探古人之性靈以決于已之神與者也山人既好讀古人文字而大要只圖自益又不求益已之辭意而只圖益已之神

功課士卷

與是以所深好篤契不過子之漆園史之龍門集之眉山三二家而已其他有一節之似所不忍遺要取其到底瑩澈全無一毫滓渣者每體倦氣紛拏而讀之得一二首不覺身御風雲目窮海岱二衡門之至樂也然人不皆隱世不皆否此如鶯獸羊豢自嗜之耳不可与天下萬世共也

五撰著

孔子之業知者謂之賢于堯舜然其繫易刪詩

馬修春秋定禮樂無非因古人之舊而後世反謂之孔氏六籍老列莊荀辛勤自勒一家固以自成其名而在大道中如洋海之一島天地之不貴自成如此山人少年頗留意著書先人時靳之以謂非小子所宜及稍長學道則每有私見而不敢筆今雖薄有述纂皆以發明孔子以還之道思与孔子以還之哲士共濯其非而求其是若自名一家所未暇也

功課士卷

九

比如遊宦擊拳曲跪簿書鞭撻豈不俗務而欲去此而他求治世成仁之法亦自不得山人每不得已而操管惟以發聖人之遺蘊破糾世之羣迷為事未嘗綴葺浮言俯仰面皮苟且了當雖迂世賊俗寧肯不我用而已是以尋常贈會皆名理至言後之司牛耳者不可不知此世之言文者往往以體為競然六經之中何曾分別體裁而後世不出其範圍哉言體不足又稱為法是以轉相沿襲東擗西扯而坐井迂

夫又從而指之曰某學某法也嗟乎日月列星  
千古不變白衣蒼狗瞬息萬方則日月為不備  
衆體而風雲為毀法妄作矣竹不以非木非草  
自疑芍藥不以類牡丹而改步夫物亦有然者  
其濫觴始退之而波靡極永對皆文之賊也行  
所不得不行已所不得不已雖六經不外此長  
公所以雄萬古也

題目者敵國也敵弱則易強則難攻故字面者  
刀槩也辭句者卒伍也步驟者陣行也意思者

功課士卷

十一

謀士也轉摺者回旋也斷續者埋伏也識見者  
將軍也古人文字必般般有而後可傳然每苦  
于識見不足識見不足則其愈得意乃其愈可  
嘔噦處山人平日覽古今文字未嘗不各費其  
所長然不敢輕以識見許人以將才難得耳  
昔人論文僅執筆一節耳經天緯地言何容  
易山人由此道五十年乃洞見其中有如許  
世界後之學者其慎言文哉

燕居功課十二卷

十二詩目五

一詩說

二詩格

三詩材

四詩餘

五吟咏

一詩說

古人之詩其合刪以續孔氏之三百者余既于  
傳經言之矣然孔子刪詩而又好說詩故及門  
之徒多可与言而傳之末世學者易于悟入中  
古之詩其精微奧義不啻古人而溫柔敦厚猶

功課士卷

乙

有得三代之遺者雖至三唐最為降格而真情  
妙理家有隋珠無索被宋人無識如須溪滄浪  
輩胡亂解說遂至于不可讀而少陵一家尤為  
深婉更被其毒益以趙單之猥蘇之訛使人披  
卷悶然殆欲嘔棄何其不幸也加之刺本多誤  
盲人妄改遂至文理不通識趣卑鄙何以存古  
哲之神与三百篇相應和也山人既刪取孔氏  
以後詩而時復隨手箋註點正如被人妄改李  
海直下萬里深人言不深此離苦為君歌一



曲請君為我傾之類被人錯解如杜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之類一洗污垢嘉與維新使古人可作亦當稱快若區區一字之奇爭一語之治以為詩盡于此者真文害辭辭害志之尤者也

宋人不但解詩之訛其說詩諸體調亦不能解後世因之誤人寧有已時且如絕句一法古人之言自明乃云是截七言律耳或前四句或後四句或中或首尾殊可捧腹七言絕句唐初已

功課二卷

二

盛此時七律尚未數從何處截不知乃七言長篇落句也故曰絕句蓋古之為詩皆叶以管絃至于落句音節更急然管與絃與前半不同尤極悲涼故人好摘出單奏如今人于大套曲中摘出音調尤美者為小令也歷觀初唐七言長篇落句多可另奏故明皇幸蜀登花萼樓樓前善水調者登樓只歌山川滿目淚沾衣四句上問知為李嶠詩嗟賞不待終曲而去夫此汾陰行落句也此正絕句之證而人顧瞢然何也

知其體調則知雄渾奔赴初盛獨長而宋人所云清利圓轉及以第三句變換為主者一字無所用矣不知調而說詩如不辨南北而指程途必無幸矣

二詩格

詩以見志志之生千載一日本不可以時代限若習尚則有之今人齟齬耳為口動以上古斬人言五字則崇選體而薄三唐言七律則宗開元而卑大曆不知選中僅漢諸歌詩及曹氏父

功課二卷

三

子真千古絕調王劉以下已鴈行唐諸子乃梁陳之靡中唐君子羞為之以為標的可乎近體惟步少陵而不知少陵之集已為宋人所襍使中晚表佳什反不得與假少陵之宋詩爭長亦可悲也至于宋詩習氣專以生拙粗惡為矯健而笑溫柔亦雅為無奇誠詩之大病然如長公之雄逸山谷之冲夷介甫之峻潔放翁之沉着豈無一二可采而言詩者至與梅陳共擯之尤為不平之極山人言詩大較以唐為憲以漢



為源而宋金元我

朝之作無不可歸我之繩尺何必過為樊以自棘其耳目也

三百篇皆古詩也騷四言所自出五七言所自萌蘖非直四言而已也四言當以秦諸碑刻為祖而漢韋氏祖孫為宗魏晉三曹二陸乃最合作韓柳王蘇差有嗣響為四言者無三百篇之古質為無根本乃全取法三百篇又非四言謹嚴精密之體矣世于此多不大分明尤所當蚤

功課士卷

四

辨也

三詩材

古人謂詩有別材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誠哉是言但其所稱學與理太窄耳學詩之學皆吾學也理詩之理皆吾理也天下豈有學外之材理外之趣哉故詩有外材即彼之所謂材也詩有內材即彼之所謂趣也何謂外材吾耳目之所接是也士欲就宇宙內第一清事而濡吾之耳目于至昏濁至俗惡之域則夢寐不

靈魂識不寧安得詩而稱之故學詩者自天地

日月風雲霜露之變莫不取其至清至和之氣而有之如月一也一榻當除徘徊中夜詩不可勝用矣若喧呶昏醉或帳底困瞋則無詩以至山園斗室一木一石一器一玩皆位置欲雅興象欲野如樹一也踈散自然則詩列行成對則無詩偃蹇活動則詩細縛棚架則無詩人能打點此等境界各到則此身如長在洞天福地如日飲以玉漿甘露何必吟咏苦心即默無一字

功課士卷

五

而我之自居人之視我無一息不入詩中乃真詩也何謂內材則精神意向是已古人謂詩以困窮拂鬱為工不知詩以自適其適豈以苦趣見奇故言貧困則如疏食水飲樂在其中尊瓢陋巷不改其樂嘆老卑則如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下學而上達知我其天孔子真善言詩也若一味怨尤成甚話說學詩者必打點心事潔淨一毫名利勢分不入其中靈府自開一山川日月任從冰電霹靂閉門不管一飛一鉢身

到義皇遇世界之消長升沉人情之悲歡冷暖  
清者亟收濁者汰退則動念皆詩舉目屬耳而  
天地萬物之詩又不覺相浹洽融液合為一聲  
一氣衝口而出信筆而來何其快也太白放逐  
飄零而浩氣長掩八荒長公竄羈海外而直節  
長冲霄漢討得此个內材也此處用不得分毫  
造作粉飾及強制影附是此等人便合得此等  
享用上帝何曾斬人清福回視晚唐俗子以一  
第為命剗腸雕腎為候虫唧唧者真蘊合蜣丸

功課三卷

六

矣非學非理何從得此副肝鬲

四詩餘

騷賦贊頌古詩之餘也雅詞曲令今詩之餘也  
然荀子成相起住長短章：一律則詞曲之法  
自古已萌芽矣學詩必兼精眾法然後得其不  
相借之體相通之神況宇宙內即一技一秋無  
非以洩天地之靈竅亦人之所不得不有者士  
君子何妨一染指焉又況山居無營與世長絕  
古人所謂隱居放言中清中權者山人詩道之

暇頗及其餘騷賦贊頌固為正業如唐宋之詞  
元之曲間一為之然古人之作亦不無利鈍蘇  
黃以前之詞妙在性情中自蘇黃始尚興象氣  
緊辭藻而後人因之遂至于三者俱無而只剩  
鋪叙豆釘猶無詞也元人之曲雖有大家小家  
之別意亦在性情中自近諸名家始尚雕鏤組  
繪恐從此曲為之一變將無曲矣何也大段觀  
聽非不魂驚欲求其一言一句令人低回往復  
泪淫淫承睫而不自覺則能有之否此二事古

功課三卷

七

道久湮盡心者少尤不可不力為挽回也山人  
欲上自喜起下極里巷分類別聲各原其所始  
泝其盛謹其衰一一悉其工拙得失之跡與雅  
士遙譚于百世之下亦韻語之大觀也就中賦  
最外襟論者尤多浪語更所宜亟正者

五吟咏

詩與文不同文如精金美玉可用琢磨瑩拭詩  
如明珠圓融光彩一成不變又如奇花珍木可  
用修治綴飾而此君旬日干霄軒：自得故文

有轉工而詩無後命故七步斗酒曹李所以千秋而撚髭破心晚唐所以卑薄學詩者當如鑄像一火不成另模改鑄不當如傾銀分兩不准滴珠翦邊成甚勾當山人每有吟興未嘗輕易下筆直待胷中完就急付奚囊如偶他務稽延思頭不續及再運量則前稿一字不可復用惟追其神志別起莊嚴是以舊句重拈亦多不大改竄間有率任却免補緝為此道者不可不講也

功課廿卷

留連光景良是詩家大病猶不似應酬之可嘆也胷中本無一毫意思或為他人轉干或迫皮面不得已而命筆安得佳句縱打拈停勻無病只如令山人習氣又安得追蹤古人余于此等或諾而中輟或成而復毀職此之由若蓮上分攜花底唱和興象一會精靈欲舞自不能遏豈關人事即間有一二應酬亦必有涉于天理人情之大者以命意遺辭庶此中肯聽其調發也一切尋題覓句作虫吟圖他日載名文苑其如

眼下曠廢正業何或曰詩亦安能廢正業比如多睡一覺多醉一場耳余曰不然多睡多醉亦能廢業乃詩非但如此而已詩之機動動則樂故以香山之淡康節之超每自言樂而不能制其法令人自大而小宇宙長庚遂以亡其身家詩之思沉沉則苦故以少陵之傲柳州之才每自言苦而不可禁其法令人自小而大一介郊島遂以厄于貧賤皆正業曠廢不足以將之也為詩者當以無為為其庶矣

功課十卷

三代以上人無不能詩而以文自表見者少後世何其遠也自有專攻之者而文章家遂以為餘事嗟乎果如後世之詩也謂之餘事也亦宜

燕居功課十三卷

十三書目五

一辨形

二正聲

三存古

四摹搨

五結構

一辨形

字法自鳥跡科斗變為籀古文又變而大小篆變而隸變而八分又變而楷方變為今之真書古意漸滅殆盡而其始制字之義尚未泯也不考其制字之原則不知今字之訛以為當然而

功課圭卷

乙

後來學者將至于不可復尋又古多借用有數義共用一字而今忽增改為數字則所增數字皆俗字也然要以逐世從便猶可言也有古為數字各用而今忽合為一字通用有古為彼字而今移為此字有古雖二三字義原相通而今徑分為二三字義不相通者此以訛誨訛不可言也又有中古之字原不訛而近有邪見曲說妄為改正而人反翕然從之者此又字之大害尤不可不亟正也凡諸此等充塞翰圖字尚有

真形乎我

朝正韻之作刊千古之謬同八方之聲

虞謨為遠直超叔季而上之而惜將順諸賢未能仰副挂漏拘滯損多益少是以好古君子尚存遺憾嗣有纂述而又見解狹狹規格未一將欲盡追古義分類今文某等字為粗傳古體某等字自古體而訛某等字為中古所變某等字為後人所增要見此字如何為古如何為正如何為俗且訛一覽了然如古人面授豈不自有

功課圭卷

二

書以來第一快事哉

二正聲

有字則有音不可一毫借也而傳呼失真八方異響各沿所習執以為是故自未有四聲以先其亂固也有四聲而更增四聲之擾自未有三十二母以先其錯固也有字母而更為字母所惑如司馬公考亭先生皆留心焉而不得一徹永徹者未能直尋其源而盡去粗法也至于今而混淆不可理大都字母之弊在于立法以括

字而不隨字以立法故有不宣分而分不宜合而合者此作法之失也夫人之所以用反切者恐其不識此字作何呼也而每字僅以一母一聲了之使其人并此二字而不識也又于何正之且此處以甲正乙而彼處即以乙正甲二俱不識惟有往回走耳此覽者之苦也况字母不只三十六也而強以此盡之入聲原不專為一聲轉也而強分有入聲無入聲為二種之差互若能尋得其源則行所無事一拙法而字皆

功課三卷

三

指掌矣何用見溪清千為哉謂宜別字母則盡括一音之字如東堆都敦端多等為一聚其上去又各為一聚而以篤之入魚攝之公歸孤乖棍官過瓜光等為一聚上去視之而以穀之入攝之他皆仿此則考字母者凡求一字于其同聚中任取一字即可為母矣別字聲則細分一聲之字必最相切近者如東中公通空充等為一聚同瓏隆茺蒙鴻等為一聚而上去入各為一聚附之他仿此則考字聲者于其同聚中任取

一字即其聲矣而以相反切何有疑似之患哉其嘉惠後學何有窮已

至于分韻之法在沈約之時反切未著是以任其意見兼取古人遺法分為各類正韻闢之是矣但未能深明其所以然之奧故仍有隨古人言下轉者即有更定而未有以服其心安能使萬世之了然而無疑也必以字母分韻而後字有樞紐且如東冬与庚青蒸清濁異矣而于同母之中字未有重出者也則其共為一韻可知

功課三卷

四

即欲于其中再分清濁輕重之辨亦宜于此一韻中細分為二三為得各自為類若不相干也他支微齊元寒山刪先覃鹽咸等皆放此若十灰六麻雷來牙翁同母而重出則為兩韻可知而唐合併之謬亦自無辭矣庶沈約之冤可洗而後之覽者又何惑乎

若四聲之中各有出入而上去二聲為甚不妨各收以存古法而于其有二義者明為分析原一義者又為定其在某聲為正在某聲為訛庶

人有所遵守而越口安用者自息矣

### 三存古

今之所用真行草而已而真之前有古楷有八分有古隸有小篆大篆籀古文乃至科斗鳥跡草之前有章草篆草今皆視為不急或不知其形模不但古人之精神可惜而今書之源流莫稽三學書者之缺也山人既以翰墨自致于諸法時復染指然今所存者惟有小篆而他書盡亡以分為隸而另增一入篆之分夫既已改篆

### 功課書卷

五

而為隸豈復以隸而書篆不知謂之八分者蓋篆初變隸雖免其艱苦而又增其繁複是以人又厭之而減其二分只存其八分則八分者古隸之減省者也後即為楷故後漢之碑皆八分也何曾有篆法即唐人尚明白而自宋及今遂沒如此今之為分學者不知自名何體也分正而古隸亦正矣章草之法今學士家多尚之然是唐之章法耳非漢晉之章也自此諸法外惟王羲飛白散草可間一為之如俗子亦不客

剪刀等數十家皆妄誕不足學也至于垂魚之

形不過稱其有天矯活潑之趣耳而乃點為眼目張為尾鬚豈不甚拙于象者哉存之為笑其可也若鍾鼎之款偽者更多濁亂古法莫此為甚所謂武成二三策而已

印章之文如書中題署另是一法大要掩映斐疊高古亦雅更難于希上書數倍余幼年曾留心焉舊中自彫頗多妄謂可存迨目昏手倦此興頓減然尚恨此道之知者鮮也

### 功課書卷

六

### 四摹搨

今之好古字也非取其筆畫之端勻也古人之精神蘊藉于此寄之能具隻眼所謂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一一肝膽可照古人如逸少之風流開雅魯公之沉毅嚴密長公之文章綺麗千古無兩書中之日月也即如世南之懿正遂良之古直信本之峻慤柳之剛方黃之騷逸趙之都艷如見其人于千百載之上所以可貴也若李之率任米之儇佻可喜之中戒亦存焉古

人既以此見重于世則今之摹仿之也亦宜于此處着力方能造其間奧若僅象其形骸如泥塑雪獅有何可憐可怖山人閉戶息交每晴窗暄景未嘗一日不摹擬然必凝神定氣如對嚴師待彼我神情隱躍滄渟然後傾寫而出于其治模花樣不必求似而真似矣未嘗于其曲直長短之糟粕一步趨也此臨摹之要訣輒首拈出

字既學其精神韞藉則一切偽帖自介隔絕何功課圭卷

也其千古不可晦蝕之精光不可偽也山人于摹搨之中尤先辨認辨認不真隨人口語未有不相引而入于邪魔外道者右軍自楔序及霜寒等數帖樂毅論小楷外如黃庭畫贊曹娥等自唐宋名賢皆知其非出逸少而何今之強以仰歸也其字之醇古妍妙自足千古何必右軍不右軍也若太傅諸蹟自世所傳王臨者差存楷模他如季直力命盡入惡道字既不佳而偽妄昭然最可恨者無如戎輅其年月先後承擬

齟齬歐陽灼知其妄而未嘗其說反為黃氏所駁尤為可笑乃知公集古錄只取金石而不收真跡未為無見乃今之石刻偽者更多山人每為是正或可成集亦墨林快事也

臨摹之法即古名家亦未得其解謂臨書得其神摹書得其形而分其帖為臨得其帖為摹得者皆未然也山人臨古帖必一臨一摹一帖有二本者甚便即有二本各樣者則臨其有神氣者若獨本則取舊摹者摹之而臨其正本蓋摹

功課圭卷

書不過畧依仿之精光全在臨處一筆一畫無不得其意于心而自為運用乃可及古人若旋旋逐筆仿效則意滯筆膠寧復有字故凡有所臨雖未敢云逼真視古人所作不啻倍之若雙鉤廓填乃工匠法君子不由也

### 五結構

臨摹學古人之意全在自運另構形體方免奴書之誚自成一家若筆皆仿古人乃所謂集書非自己書也比如歌曲必得師之精而任自



宗喉吻每十度歌必其長短轉折各自不同而抑揚反覆如出一轍乃為妙若次一色無復新意豈復成歌古之人成名千古者不出此法其自歸精熟而与草木同腐者不達此關耳自書不宜泛寫無益之字閒適有興宜取古人文字有關世道人當常目在之者或心有兩悟堪印千古俟之後聖者及後人製作有可與進不能自傳必俟吾翰而傳者乃為不枉一晌之精力其聚精會神不敢草者不必言矣

功課主卷

九

五味不離于甘五色不離于素晉唐以還雖人之資性不一要必有一種冲夷妍美之妙自宋人乃好以險怪相高以取古勁習俗所沿名賢不免而又好以其字為晉唐偽書使耳食者疑晉唐亦有此法而反謂宋人書能得晉唐之法此尤可恨甚至反以晉唐真刻為俗為弱為無奇其為後學之禍豈可勝言書家當以晉唐造其骨而間以宋人宏肆之末末為不可然其尤惡如即之輩者必不可入一畫也

草書尤不可苟古之草草生于八分大草生于章草故不熟八分章草體裁于二王草書未可輕議右軍十七帖清宴歲豐又所出有無一之法度較然而人尚有釋為鄉甚有作使有豈一鄉及云異產者近日東陽絕無書問而釋為無常是底言語若此處有關道理政治豈不誤人山人千百紙中間作一二草然猶必謹其體裁不敢習古人之率也

古人識字之夫即謂之史鳥跡垂篆即謂之

功課主卷

十

文則所云經天緯地信今傳後非它即此物也叔世輕甚今非用進取此道殆絕當為頤公存此一法



燕居功課十四卷

十四技藝目五

一歷象

二數學

三地形

四卜筮

五星命

一歷象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政事之最大者而自漢唐以來無不以方技目之則亦以技藝目之耳唐虞之法今不可考然曰昊天曰人時聖人之意已見矣自盜儒妄

功課古卷

乙二

談而始以地儕天遂以月儕日而天象始雜亂而不可紀及其作曆又只為日月五星所糾纏而置人時于不問至于為五行災祥者出而言天者又驚于占驗用心于不必用之地反為人世之大蠹山人于營道之暇嘗究心焉及奉帝命訪求知曆之士乃始著為成書獻之當宁而娼嫉者百方撓之山人雖歸衡茆而不敢以世不我用遂棄其業每清夜徘徊寤寐展轉未嘗不悟所未悟以證所未證大要惟以明

天之為獨尊而日之為月五星之主天地日月

星辰莫不有職司以生成人物而非敢自為一

物以閑遊于天地之間既透此關後天地日月

五星之運可坐而測矣及以為曆又只以人時

為重農事為急而不徒以牽拽星緯東搭西索

以塗人耳目至于災祥之說又以深明其說之

必不然以破千古之惑塞後世之亂蓋山人所

可自盡其心者如此而已然古亦有為此學者

率多苟且一斑以自就一日之功名山人既不

功課古卷

二

以功名入其心或可為萬世無弊之業也

二數學

古之六藝數居其一與禮樂並于時曆法尚未專倚于數也自漢唐以來治曆之精不傳而言天者始倚于數其初不過以數之可據以為質且可以為一定之規以傳久遠耳而昧者遂謂天地之化數可以窮之而理反似因數已定之後始從而附之者此其顛倒豈但學術之誤而已山人既為歷象之業知數之無復可倚而不

窮其術亦安能中其肯綮而破之故必極其趨之所歸然後乃闢而去之若後人于天道之精未遽融澈者不妨依仿以俟自悟

至若乘除歸寄及勾股弦幕之法則生人所常用而不可不講者稗史所記當裁割之任而莫術不明為細人所欺且侮者代有其人信小學之不可廢耳山人山居家事生產一毫不問無所用計會身籌事而恐後生不見先王教人事求實用之意時復解演以存其大都若神明默

功課書卷

三

識則固無所事此

美有捷法固學者之幸亦其大患也人恃有捷法之可尋而不復求知其所以然之故則心原未通透何能引伸觸類古人曆術只為自秘其術不肯以底裏示人故撮為歌訣以相眩惑欲人之遊其環中而不能自運耳若尋常美法亦何苦而效此山人一味拙法教人使人當下而洞悉其所以然之故則心地既明一切美法可以知而不用

三地形

地理之學有知者闢之闢之誠是也然每觀古之吉地則其理未嘗無也是以西山考亭甘盡心焉今以所見無論

鍾壽二山極海內之選即

泗鳳二地未經擇卜而造化所命何其雄也他如負岱貫泗則啓萬世師道之源倚條而澤則開萬世神道之祖皆非無因而致則仁孝之士葬其親必有道矣然此等地可遇而不可求行

功課書卷

四

合神明天必命之而檢人俗子懷倣幸踰兢之心使曲學盜魁肆譸張恠妄之說故父母之骨宜合者不得合宜祔者不得祔宜葬者不得葬宜安者不得安其中欲以福而反禍舍其盛而就衰者不可勝數何者惟其心之不良也若其星形格局剋應向背之譚尤其當誅絕之亟者而舉世如狂遂為幽明之大賊誠可痛恨緊削之無以伸子姓之孝絜聽之無以禁悖逆之禍正經君子可不為之所山人讀禮之年頗留心

此道意欲祖先儒之遺于其理之可存者盡取而表章之使守禮者有所遵守自外一切謬悠之術不厭駁正則非道者不得假似道之緒餘以文其奸久之必不復能自行于世以与吾道抗此不絕而絕之仁術也

宅經之談士大夫尤喜道之此其吉凶就避更為易見大抵喜明而忌暗喜順而忌背二言而已而妄者以天星之謬假八卦之訛使下愚之輩走之如鶩不思大良顯仕何嘗不出于數掾

功課古卷

五

四壁之家而干霄連巷之第又何多誕愚曹敗廢之子哉既用快其目前而又以覲于望外恐天道無此便益法也

四卜筮

龜卜之法其象繇今不緊見蓋其傳最古在筮之先是以上古不得不借此以決疑大都不過今外域羊卜雞卜之類惟筮以三四大聖之精神心術萃而成書所以能通天下之故然其古今時勢之不同不可執為典常者余前已言之

矣是以古人無論大事小事即以筮日筮賓罔不假神以決何等慎重令人全是冥行固因學易者少二為易辭与事不合難以理會耳至于大疑大事無可奈何只得求之神籤而為籤語者又多俗士動只以作福禍願為言豈神教人之意故籤意雖應答如響而無以深折人之邪心使之立歸于正山人既居閒無事親知問里事多就謀苦無所據以引之于道乃思假古易之義倣諸神之靈制為象辭使達者可以著求

功課古卷

六

而流俗可以籤問其間臣子之誼弟友之情婿媾之吉獄訟之凶以及葬埋出往之日營繕求為之方一一可以復其天性寧其身家成人之美易人之惡于不言之表誠幽明神聖所深願而不可得者大抵以四時節氣之二十四而參伍之則卦可得五百七十六以每節氣之中三候下卦為身上卦為事而視其相應之順逆以為吉凶則每卦六爻可得三千四百五十六而人間之遇合情偽或可盡矣其辭如易林之辭

而解如籤語之解則人之筮者有不相率而底于善者幾希而山人亦得以居君平季主之業焚香對越或下簾默坐及聞見所交莫不惡業解而善果登又為之欣然一咲可有辭于義文周孔矣且未敢望天地萬物之各得也

初變四揲以定時次變三揲以定孟仲季三變六揲以定候上下共六變而爻得卦亦得共用著七十有二其詳具本書

五星命

功課占卷

七

星命之說難言矣以為妄也而中者多以為信也而不中者尤大都與醫同其始造端之聖人無不知其全也及聖人往而未必又得聖人傳之也是以失其全而黠者以其私見足之及數世之後足之者愈多而其真始溷安得無中與不中之紛錯也諸家惟子平生克之談為近然其言已多謬戾夫行本四也而謂之五則相生之序亂土母氣也四氣之生化靡不由之而謂與四者逆生克則母子之道乖東南主生西

功課占卷

八

北魚殺故水生木至火而太盛則水反克之金生水至木而太盛則金反克之木火生旺元無克殺而謂其克自生之金及母氣之土則生殺之機混凡氣皆陽以其稍穉者強名之陰而謂陽死陰生陰死陽生則生死之方訛土無死法故能生四氣而亦謂其死而後生則更訛萬物順則生逆則死而謂陽順陰逆則流轉之途迂况子丑屬前歲則八字差大運分順逆則喜忌舛其顛倒錯誤不可更僕所以然者以未明天地生物之大化耳余于論存言之已悉又况廣分格局遷就奇貴則尤不經之甚者此何等事而可以私見入之乎其無當宜矣若其言之合者則真可以息躁者妄求之想堅拙者委順之守于生人方大有益亦烏得緊繫之哉山人甲子將周無用于世久不自言命時為人言亦期以正此外大段之差耳若夫地形以韞蓄為美而世無不以費之大小期之久近為殿最命理以中和為美而世無不以財官為顯殺刃為威

此又舉世膏肓之病其誰能醫之

五星之談頗于象緯有憑故退之亦自謂在磨蠍宮而長公又以自附余亦在磨蝎因頗講之而終以十二宮之強名為疑及測天地日月五星之全然後知其謬也羅計氣字元無影響而強以為四行之餘且主休咎焉此為言天家所愚而共為誑惑耳况未悉日月五星之所以遲速乃以背為向以向為背尤妄之甚者不言之可也

功課五卷

九

禽家之學更逐風影不足道惟相法真不可忽而精之者少况又為部位分年所拘遂多附會大都惟以靜躁求四體以應違求五官以陽明陰險求神氣可萬不失一何俟曲說若太素脉理合有之但未知人身藏府所在及其流注之序亦烏能神既知脉或可語妻矣

孔門謂小道可觀致遠恐泥夫既云道何得有小恐以非道為道耳聞其非道而小道皆諧之大道技即丹聖藝即仁也烏乎泥

燕居功課十五卷

十五冗事目五

一校書

二裝帖

三筆硯

四製箋

五作色

一校書

古未雕木之先書皆手寫也寫易以訛故古以校讐為苦自書多版行可無訛矣而至于今版之訛更甚其未經版行手相傳者可無訛矣而至于今寫冊更訛蓋刻者苦于主人未必皆

功課五卷

七

通士或付之迂腐老儒之手本不訛者改之使訛更于原訛者即今之經史更幾許大儒亦被妄改堪為捧腹而况稗官野錄乎抄者多不出于好學多識者之手或居官乘便或富室好事又不過付之書役于是截頭落尾減字失句幾不可讀故今之讀書者尤難而大江以南世官學人俱多家畜善本人可師資江北得志者營田宅不得志者守帖括不知書為何物况山林齋莫之士其于何求之而于何問之故北方之

功課五卷  
讀者于今尤難非具大辨才不知其訛非具通識不能正其訛也非具大膽力不敢改其訛也山人既以誦讀為業凡書亡不積不可買者必抄得之每春秋二時及暑月早涼寒冬燈底筆硯在前丹鉛不去手遇訛字必考其本旨察其文氣又以其他日之說或酌以時勢之宜十可得其七八若無可參悟及一時未了者亦必明註其訛以須異日方其展轉思索真聖人所云忘食比其得之而樂可知也書閣無事大半以

功課五卷

二

此往來胷中自笑此一蠢魚之有靈性者耳乃舍此又無它務奈何

二叢帖

古人法度精神備在諸帖而古蹟之存于今者蓋罕幸而剌之金石而古搨又罕以故偽蹟偽剌徧滿人間不但自容自行而更欲奪真者之位則好古之幸而遇其真者當如何保持而古帖多經重裝匠作未必體心況主人又未必當家夫裝次失序則文義不通使人見之非疑則

厭又古人作字平歌肥瘦各有精義宜平而歌則失法宜歌而平則失致張瘦為肥則癡濁瘳肥為瘦則輕險故古帖不經自裝不但首尾衡決行間舛謬即一字一畫不得象心余每有所得雖裝池嚴整亦必揭而手劑然後神明頓還舊觀當秋深冬始心手俱憊亦覺留心無益似礙清虛乃事求至當戒亦好古中雅淡生活也若殘缺古碑無可補湊又必考其原文小箋其側貴披覽筆法兼會文心時一循環差以自怡

功課五卷

三

而已因思歐陽永叔以高名顯仕且多知心素友為之贊襄集古所錄稱雄一世山人飄落孤子何可比擬然當其精詣恐六一公更多腹下毳耳亦嘗萃為一編兼剖析真贋以貽來斯非敢方古詰也若老顛以英資苦學千古無兩而識趨凡俗遂多為偽蹟以欺耳食坐令今日玉石膠葛溷汙前人空為長嘆耳

三筆硯

古人稱筆硯精良生人一樂又云士有佳硯如

美女之有明鏡壯夫之有利劍良馬信然哉山人既委心書案平日于硯訪覓獨專其古而不精及新製之精而不良者入手便以贈人及以備子姓之需汰其佳者僅踰百種其古之冠則南唐二端其一紫色深淨側視如青最溫細發墨而古香玉韻渾朴可敬眼緊小而精神曾為吳興所有銘字高雅其一嫩紫膩如玉質眼如彈丸花紋重、作黃色端正圓滿如市人偽竅入者然其周遭石理圍簇停勻紋縷漸寬達于

功課五卷

四

硯末如水之涵漚波文繞繚浮動欲生真奇物也乃知眼的是石之精為璞之正中心處是以文理包旋如此古人有云眼為石病者殆因未見此等真眼耳其端石硯磚則有李息齋黑端及袁清容紫端二石皆堅緻墨栖其上不可刮想其流傳太久石性浸脫似傷滑膩乃有一嫩紫者眼稍不圓正似帶泪乃其細軟滋潤不可名狀每着墨如粘貼不可脫墨滿四溢若自石中浮盪而出朝霞絢爛暮嵐陰沉不待點筆入

紙固已賞心奪目矣豐人翁有贊乃其最合作之年最得意之筆与此石各自千古不相借為重也其他數方遂無顏色人翁又有銘歛石大硯一其石理之精密製作之渾雅皆令人所無二宋以前物字尤瑰奇可喜又有詹新安篆刺大歛磚一其石花紋偉麗少似礪厲可大書用耳而篆高古嚴恪故是我

朝名家又宋仲溫小金波歛石一其文作龍形二目並欒小角崢嶸雲霧擁之下皆波浪相噴

功課五卷

五

滅每輕潘洙之勃、欲飛去書亦韞藉精妙大抵端令不如古歛古不如今余所畜歛石凡犀文羅文金銀波子石眉子等皆發墨益筆不讓舊藏可知矣若大材則歛石為多端較少僅有端盆一徑可尺有半高七寸餘用以和墨供署書甚雅稱如尋常屏障壁板則歛圓荷及風製者可已此外有臨洮綠石及青州金石朝鮮石鮫磯石點蒼石白石及玉硯銅雀瓦硯澄泥硯皆可喜不足恒用也佳硯既多每一條只可一



上墨則石新水活綽有餘妍且不滯筆一日常更數硯用過即滌之又冬畏濕凍夏畏日氣常日又畏塵土水鹹及垢膩不潔所觸他堅重物所傷書閣中保惜瑩拂大費清思亦可笑也若計及用水之多寡以定硯價則又不識字人不

足与言硯矣

硯之外藏筆亦難北方不能作佳筆所仰吳興其上者又不求此每請託訪求乃得一二恐後不續又不忍輕用收不如法一二夏虫蛀盡矣

功課五卷

六

大都欲潔欲乾洗滌風暴不得失時頓筭中三二日必一揀視亦一癖也

硯有餘點筆石可省如用之則古玉或瑪瑙殘帶蹄皆雅若筆山鎮紙則有生成坡陀小山及指面大峯巒螺頭水脚摺皺皺法不俗者甚雅而便凡此等亦必濯拭常新則胷中生意亦隨以滂湛

四製箋

詩筒往來及尺牘千里非手書則不得開函如

面而市者帋既不佳製亦不雅故輕吾筆所以輕友朋也况垂之異世方且入貞觀之御府經瞻直之眼手故輕吾筆所以輕後世之帝王賢豪也是以古之好事者亦多自製箋令其法不傳而其箋多在太抵第一要雅淡則字之精神煥發第二要韞藉則字之精神收斂而染之勻駁錘之麤細不与焉其最要眇處在用無形之生色此人所不知也山人之箋多取之園圃中志則海榴紅藍次之然則桑甚商陸次之翠則

功課五卷

七

蛾眉藍葉次之綠則葵芙蓉次之黃則槐英其花次之玄則南燭墨葵次之皆採其生汁盡其濁滓邪色而汰去之三四澄其極清者濡之方能入帋之骨而皮面無分毫之留再錘鎮如法自然如天落雲錦人間不得有之也若其裁削之新花樣之巧即所不廢不足挂之身頗耳至于金薄雲母鉛粉一毫不可用以供朝夕恐清福難消故思与前所言賢豪共消之焉至于收頓更費閒心



五作色

墨之為用傳心立教至博以久古人創規多未盡制當不如今墨之精也但真偽清雜又世之識精粗者少而識而用其精者尤少故製者三應世之意多而垂世之意少故又不如自作者之無遺憾也山人世寶翰墨所畜久者頗多又藏有南唐墨一挺其香色甚古而細膩滋媚不及也而數十年前墨又不及今製之尤精價亦不及今之半然二竊嫌其于香色處尚多用無功課五卷

益之功也以故每自作供用大抵烟欲細固也而全在汰汰者三十而得一則精矣膠欲清固也而全在澄澄者十而得一則精矣其要妙全在入膠多則堅而入之有法否則太濕而滯既和全在杵而乾潤又有法否則燥而礪只畧用片腦少許其金珠并秦巴等料皆分毫不用及成堅真可截帛可入水一點如漆入帛不脫矣何用金綠之色麝臍之香為哉大約全在工夫若九月匝朔作得墨十挺而已則天下至寶也

此惟以自書料可千古者方用之尋常今之佳墨自足朝夕

其次用之多者莫如朱點易註史不可去手市者色既雜而製不精全不堪用朱砂固佳即燒朱亦可用但自作方可其汰澄和杵与墨無二法既成其堅細不落不變色亦与墨無二更耐磨書房不可不知也

其次則印色更要精全用辰砂方妙只宜不雜胡麻油便佳艾不必斬只用蘭蒿綿亦自可近

功課五卷

九

多作粉紅固雅然恐不如真紅之久也大抵有黃色乃鮮此人所未知者

其次則藍綠黃紫及藍紅藕方皆宜自作至于入畫尤宜手自斟酌方得千變萬化無不如意藍以蛾眉為上即藍花亦可然須每斤澄得一二兩方好以作綠亦精神乃草綠松鬚竹幹等又多用葵乃生潤大抵凡作山石天色之類宜用金石但屬花亦只宜用草木生色方活不可隨手了事也見古人染花多用朱砂令紅畫如

新而死然不足觀當忌之若樹幹多用土石尤枯槁嘗試用商陸子作沉色最妙只此可以類推也黃多有藤石等太焦淺黃又入粉可笑試用槐花半開者澄作大黃而以春槐細蘗揉作嫩黃甚輕鮮染初柳松花甚雅稱乃知事不厭新然此亦非遠求惟以日涉園亭不忍沒一物之長耳

古人運魔以自勞然所勞筋骨耳于性靈何預山人諸冗事以勞形即以用心以作氣即

功課五卷

十一

以怡志若心果無用也則亦只以勞形作氣而已

燕居功課十六卷

十六攝身目五

一檢點

二齊明

三吐納

四導引

五服餌

一檢點

天生人以身即令其心就近檢之于心安尚恐于人拂于天逆況于心未安者且勿論成德即于人拂于天逆身之根本既撥則天之福祐必減生必不久家必不亨人之自為一身計者亦

功課六卷

乙

宜不敢苟矣故山人攝身以檢點為第一義每清夜不寐及宴坐無營必細思當日所作所慮某事于心安否于人拂否于天逆否罪過如多又自顧善端可以相當否善端亦有二等如僅不害人屬物而已譬人之梳頭洗面日三應得事豈可抵得罪過必為人所難為成世所未有乃可稍自愉快尚恐天公不知肯准以此對勾罪簿否又暇則追惟一生善惡某事所拂逆太重今可以何法自贖某事天公已罪責處分訖

某事見今未結某事尚未發覺今當作何計較  
補弥天公至嚴至慈苟自處得理天未有不俯  
從超豁也如此一一查對自然清汗沾衣戰慄  
慄：起來作事自不敢忘戒憚勞自縱自逸矣  
檢點之熟則事到面前凡有可以拂人逆天者  
自是于心不安曰此又吾某日所曾犯而今悔  
之不及贖之無計者又烏敢蹈之乎庶舊業可  
除新僇不積此身或可隨賦命之長短而不至  
自生一番天橫矣此于曾子曰日省于孟子曰

功課六卷

二切

自反皆專言德釋之懺悔仙之功行近之而又  
專言罪福其實一物也設心不同耳必兼言之  
而始備

二齊明

檢點既周則存心制行可恃無恐乃威儀形體  
亦非細事古人夜不解衣恐夢見祖宗及稱一  
日科頭三朝晏起為平生罪者固為拘迂然理  
亦合尔其意可師也山林君子無益于人世惟  
自理一身而不能如法則世之棄之也宜矣山

人性故懶漫任意夜然燭讀咏或突象戲早則  
多曾泉桑野間見日耳後稍知學道大悔所為  
又緣安早嚴見先聖先師諸神示祖考志氣日  
歛至體少不虔輒次且不敢入家祠宇久之則  
衣履少不鮮整不敢御不知聖人所云齊明盛  
服非禮不動者何如亦自有不可已者余自晉  
中歸長夏久暘日不之四浴不得向巾帶及江  
以南又不能其暑遂以沿習後見養生家言多  
浴損神氣乃瞿然自失即日役童奴煖湯滌斛

功課六卷

三

費如許水一經膚而棄之暴殄之甚者後僅以  
一盂從事而未能減也然後知身為大患此良  
有之復自笑閉戶為百骸役不暇給何所取緒  
餘治天下哉誦由已克己之訓不能不悵：自  
恨

三吐納

山人幼好奇聞積氣之術而試之遂能閉至二  
百吸不吐出然亦不知所以盡其術且未悉其  
所以然遂以棄去及察于人之所以生而得見

天地生人之奧乃知呼吸之外別無生之方  
但古之授訣者亦未知其所以然之故是以節  
度作用猶未盡其蘊也大都吸不用口呼不用  
鼻何也吸以口則天地之精氣盡入于胃呼以  
鼻則精氣旋隨吸以出而吾食之者必于子  
後午前端坐冥心使息調勻然後鼻吸清氣  
三吸而歇少待氣入腦以達于肺再達于胃而  
後吐出胃中之濁氣一次又復如前以一百八  
十呼為小圓以三百六十呼為大圓相其日之

功課其卷

四

精神而為之少歇復作日數次亦可自然神情  
適適氣力涌溢久之可以忘飢閉穀山人漸食  
少病祛或亦以此如數日不作便覺氣短無活  
潑之味殆造化以此發山人于丘壑乎亦多能  
多累之一驗也

四導引

人形欲勞則血脉不凝澁山人業無塵事撓攘  
恐遂頑冥導引之術本養生家小分生活然在  
人所用之如水月鏡花為而不有自不為所拘

疑大都熊鳥諸勢及按氣節轉變之說皆屬妄  
誕惟有行氣為要每日于子後舒身展卧先聚  
周身之氣于胛中覺盈滿充溢勃欲流然後  
漸引此氣于首面耳目口鼻使開竅膚革無所  
不到便覺面熱如火耳目開通乃漸引此氣而  
下先自項背肩胛以及兩臂肘腕指節一一皆  
到伸以行之勾以聚之覺筋骨諧和血肉融浹  
乃復再引而下及胛脇兩腋腰脊臀髀以至腿  
膝踝足湧泉十指又一皆到用力伸屈一如

功課其卷

五

手臂然後徐引此氣歸于胛中漸令消散每日  
一作勿有間斷自然氣宇軒豁疾病不生若覺  
有不佳則晝日初夜皆可行之坐立偃仰無不  
可作又當視其病之所在專用其力或聚或散  
進火退火係乎臨時不可預設蓋古人不過見  
得此一竅真機賢者恐太露洩其次便炫奇異  
令人可悟而不可執而愚昧之夫訛以傳訛悟  
者萬中無一執者十人九弊是以長生之路為  
世大禁識取其精則一切葛藤粗迹可以盡棄

山林君子辦得此副行纏比如陸居預裝下洋船舵不往則已往則取之宮中不至為盲長手所誤

### 五服餌

古人謂宜穀過期不宜穀不及期夫單宜一穀尚關于修短之致如此况于靈草珍藥能專其服餌令与我精神脉理相合為一豈不為益是以古求道之士往以一物得力或仙去或住世不必皆誣也但此等皆無味之味皆易厭薄

### 功課未卷

六

况欲与之結半生交契烏能終始山人既于腥濃無緣回向蔬果又素好修合与人同之每于製煉之暇汰得精者如木如芋如茯苓如二冬枸杞槐楮實桑甚之類各隨其性喜如法治之謹而藏焉一覺藏氣有偏如多濕則水多熱則芋欲通則茯苓欲補則二冬風則槐實水則楮實冬則枸杞夏則桑甚隨意多寡治之可以養性服之可以駐顏亦山林中所最相宜者若胡麻薯芋可充腹者又不在此列每入藥寮營

如養羞之鳥亦自可恨乃亦有大禪補處服金石者縱慾鍊還丹者長貪一念之雜為生死種不若此酌于濃淡之交可存可棄不作縈絆想非必恃此一匙一盃驕鸞跨鶴也諸有一空此等与烹煎割炙共歸幻影第于見前少覺清省耳

從開卷來無非身事此之攝身攝一身耳願以天下付一身不能也以一身妨天下不如速朽緊從其益身而不妨天下者

### 功課未卷

七

燕居功課十七卷

十七謀生目五

一明農

二牧畜

三蠶桑

四麻象

五蒲苧

一明農

士大夫家食田畝之外一無所入非無入也入便向俗誠得近村良田千畝以十之一為宅欲其曲徑深林遠相營茅屋雞犬隱々相聞中間可耕可樹之地皆吾離內牖下物与二三田

功課七卷

乙 胡

僕分而有之夏則莖棚瓜蔓宛轉相接好鳥鳴蟬時復聞之不知塵世為復來源也次以九之一為園次以八之一為圃則剩其七以其一種黍稷備祭祀賓客酒醴之需以其三種麥飽八口以其三種粟豆食農夫每當丁夜耕雲則清坐露草抱鋤日午則展轉濃陰及割玉萬箱珠千垞一瓢自酌問与執役者相酬報欣然一醉卒歲之計又成矣擇吉社賽共東臚西陌陶陶野歌太平之景吾自不放失誰其禁之此生

民以來第一苦事亦第一樂事知其苦樂必愛已之田愛已之田必愛人之田而仁義不可勝用矣

二牧畜

畜牧之利甚捷以博貧家肥一豕可以支一年浮費若果依孟子五雞二彘之法真肉不可勝用者然士君子養身已剝腸慈儉斷不殺生倘仍多孳息將以何用如鬻之于人是教人殺也故豕鵝雞鶩之類斷不宜畜或曰此等皆倚人

功課七卷

二

為生若家々不畜則此類便絕反不如畜且殺之繁其生也然此數種皆有野者想古人獵取家養久遂分類况既有靈性何地不可生活寧必傷人門戶貪人黍養役可繁乎山窗惟養二雞公破曉二犬當門待其老死則埋之夏月雞多令在籠中恐傷虫豸

有田千畝合養牛三十頭羊雖不屠乃翦毳之須可看十許頭要得山者跳擲有野致其大者与土石無異不必養也合四十許頭則羔犢可

常得二十許枚馬羴驢間養十許頭每木落草枯愛日布野預于諸牛之中選其博碩良緩者為造長厚牛衣一具令其脊平項中施枕格可仰眠或箕踞而坐手一編腰一遂掛一壺或春深秋暮烟霏雨濛則蓑笠驛跨而出与牧豎兒上下阪田俯仰雲物夕陽西沈帶鴉而返則月影可拾柴門且掩矣不啻驅小隊作清夜游曲也

珍禽尤不宜置樊籠中田舍既寂鮮木又茂各

功課七卷

三

豔天機尚虞聒耳何必因之簷際乃為我有至于鸚鵡音似同類而錮之韁鎖為婢孺顧指更堪痛心且有富貴相不畜可也惟青田仙馭于山家物色差宜但此君在禽中如大人高士而今之鐵羽垂頭或飲啄失所主人可知矣余每見此必方便放之頃放之甚難必于初夏代羽之期謹候其翮將齊有自願軒翥意亟驅入一狹巷中只可回旋而已日減其稻粱以瘦其骨直待羽毛全完乃驟餓之三兩日只与一盞水

俟其身全輕凌晨手開諭而遣之必一舉入溪盤旋而逝詰朝必仍來故處辭主人一度再不回矣不如此則身重翅弱飛不遠必墜隊必傷趾折翮不成翔矣或更為它人所獲知此法或于冬初買得相對可得半載此以放為畜尚為彼善于此他如養鹿養猿野性更躁無此一副肝腸也

三贊桑

蠶絲之法傷生更多然先王之制衣被天下即

功課七卷

四胡

有釋氏慈蠶之戒然艾納之技非可通行農桑本業林居君子不敢忘焉余家世蠶作性又為喜種植庭戶之間樂成桑林舊惟結椹与垂花二種近忽創生一種垂花之後椹復離：即此可想其繁孳也每春陽之月婢僕紛然開族之日黃白錯落亦可一笑然其收種之初浴凍溫養一一有法暖下之際又各有法喂飼分撞又有法斷授飢飽又有法以至簇擇頓蠶又莫不一一有法養桑又自有法人間匹類安望其周

知也一婦不桑或授之寒令解養蠶者千無一二世何以太平焉此自

朝廷之任當廣詢其法度之詳彙為成書布之宇內俾有司者相習併乃克有濟也而孰為為之意欲暇中因王氏之舊再加搜索俾無掛漏三山居經濟之一大端也織嫌織素自煖一身抑何足多焉

種柘之法既可為籬又可為材司桑偶不熟亦可取代況是中土所宜余篤喜之然桑每有餘

功課七卷

五

未試其可食否也

#### 四麻泉

北方無苧麻其可用組紉者大麻耳粗者則繇即繇之利其博無論大麻也山家又多種五色蜀葵葵之麻更精可為線裝書冊余既以千畝之一為圃以圃十之一灌蔬所餘九十畝以五畝秋諸麻林立如長人俯而欲語綠衣飄灑儘可相對永日蜀葵種類更夥每五月花少時宜坐其中鋪錦堆繡不羨貴品矣大麻可供藥

繇子亦可取油幹可為曲薄小者可炙燈葵之葉嫩可茹可製箋及香煤用不只一麻也

草綿之利中土所偏種植之法口口相授大抵地欲極淨鋤不厭頻近更有藍蕪杜白種之奇詭亦可快目隙中又可夾種菜豆油麻尤宜種瓜瓜類多新奇每綠玉初熟頻而自擇連蔓入井坐湏其冷剖而食之甘香倍至東陵故侯令人耻復自道矣及其風清日采垂珠布野童兒村婦偃僂蹣跚主人杖而臨之遙想北風雨

功課七卷

六

雪撲面無威溫袍之餘緝而為布寒宵耿瓦燈在壁絃車兩伊軋稜登與讀書聲相會暄春清夏單袂自適古人謂閉戶數十年不識城市非虛語也其柴尤宜附火每耕夫霜返牧子雪歸迎門放燎或煖火酒一盃人飲數盃令其表裏洞融而去焚之灰火又可就煨芋魁土豆燒梨爆栗掃雪而煮之貂帳猊香氈如是而已常以圃之八分有奇專種綿而卒歲之計不啻足矣



五蒲菰

既以千畝之十一為園園中自竹樹草花外其  
取土以為小臺草坡陀者必漚而為沼沼中自  
雜植蓮芡菱荇外其傍岸淺淖處皆以種蒲管  
芡白之屬芡可以薦酒可以作米管可以為索  
繫茅屋可以為蓑蒲可為茹根為脯秋黃可餌  
花可為坐具枯而刈之可為席為隱囊可緝為  
牛衣其猥確處亂插荻葦使之成林材既可資  
花復可雜蒲柳花絮被褥深秋露月擁之坐青

功課志卷

七二

苔黃葉中如浸入冰壺兼聽秋聲猷玉脩然江  
鄉哀其葉可以覆芰皆山家所合用者至若霜  
落水清星河上下水鳥夜呼草園蓬戶如漂搖  
一葉舟中悄然而起寒魚跳擲泉咽草間何必  
玄圃瑤池哉蓋草綿太暖與扶曠何別漸生輕  
輭想非山人清臞本色故冬來不識蒲荻滋味  
者依然紅塵中人耳

老氏謂生之厚為死之徒然未及以無待  
而生則生烏可不謀也無已從其薄且動者

即不能長生或可為生之徒與

功課志卷

八

燕居功課十八卷

十八草茹目五

一藏果

二寒菹

三造醬

四製鼓

五醃鹽

一藏果

春深花落園林已自暴富素桃朱李五色柰金  
杏青梅次第呈瑞繼瓜蓮芡菱蒲菟銀杏載及  
秋深而金榴翠梨丹棗火柿充塞貧家矣若夫  
蠟櫻青桐文官無花諸果又其稍奇者余性篤

功課六卷

乙

嗜果飽饕于風林露樹之下不必言乃閒中無  
事又思藏各種以為冬宵享用每一果熟則忙  
如收穫凡可白乾者可鹽漬者可梅鹵者可窖  
藏者營之累日至于玫瑰桑椹松蒲二黃藿香  
之沉綠蕺荷之淡碧翠眉之深青菊英之竊白  
皆搗治為五色餅餌自用幾何不欲棄物之屬  
僻性時復自哂而不能割若夫四方之果相載  
而至者囊或羞澁過市大嚼而已不能一一嘗  
之也自顧前生必山僧或野猿所化猶存當年

性解大都腹十之五皆果也其三穀其一茶其  
一乃蔬菜少肉藥餌酒鹽共充之故終日意向  
之營者此物耳倘斷此嗜可庶幾無欲矣

二寒菹

古人食菜留心曰有生意存焉良哉其用心也  
顧世人于有情不憚烹割而況于無情則蔬食  
固林居之華祿也春夏園圃無非可餐惟深秋  
霜落無三冬資口之策便似飢年余性又僻非  
目所蒞食之不甘少讀浮屠舍日見其製諸蔬

功課六卷

二相

頗通其法間悟其未至家食無事又取諸手植  
之毛每擇其極精者少去其塵垢用尋常鹽漬  
之俟其鹵出乃淨洗于鹵中稍風乾方用製過  
鹽精白如霜甘如飴者配而入器一切香辛之  
料毛不得入則非菜本色本味矣乃收而閉  
之待其味勻而薦之清如玉冰味所不論也第  
一可下酒而小戶無用其長處冬春原汁遂成  
莫逆寒簷黃櫻三盃而負之不啻熙熙春臺始  
信天下之物有一種必有一種之本未面目雜

以丹鉛手脚謂妍反醜人生寔然不第一菜也因念古人遺意毛髮欲悚忽見市肆所懸盤几所陳則此中又冷然清泰蓋每九月授之幾匝三俗態之未忘者若春夏收藏笋瓜等品則復時尔耳弥媿為口腹所役矣

園亭之味莫如芭蕉商陸脯最奇又皆可醃而為鮓古云商陸有毒又云白者猶可紫者尤烈今製之有法殊不見其毒而紫者尤美豈凡物久与土習其毒亦漸減乎若海陸方丈則固無

功課六卷

所事此也

三造醬

山家野饌全資醬力聖人不得其醬不食古人慎食于此可想江南醬多用豆微甘而散不如純麥之醇也大抵欲細欲乾欲嫩雖初成未見佳而愈久弥良此自中土所擅而不得其劑二不可食暇中每自視之此外則榆醬梅杏桃李皆可作玫瑰更佳榆于老人為宜玫瑰取其香色諸果者並取酢味夏中用下淡煮魚肉亦雅

生凉生津可稱雋與諸醬自供饌外每秋氣初肅更可醃肉魚蟹蝦之類味更奇絕甜醬之用尤夥我

朝至養成瓜茄出以班貴近誠酒食之間要品也豪奢鮮濃至鄙為饕田粗惡之具固宜至於蛤蜊吐蠟諸醬來自遠海耳食者貴賈購之然至北者多下品其精神清致盡矣余在武林又得一桂醬方香味殊勝乃食之稍熟遂棄去憂憶之若其橙橘二方則可常用者

功課六卷

四製豉

豆豉發汗解肌開鬱散滯要藥也初為淡者希得每自作之後遂兼製鹽者備極其法自初釀至成熟節三有火候口訣一事少迂則敗矣大抵人間作者豆太熟太濕發黃時太熟太久是以成後有一種氣而人反以為豉之本色而以為美俗家下戶質任自然而稍黠者雜以辛香以亂其臭尤入惡道如草果縮砂陳皮甘草之類皆豉之賊也况不雜以瓜茄則其味孤入之

四

不以其道一種可敗全局至若枰薑蒜蔥霍香  
紫蘇薄荷之類尤宜取之園圃雜灌以法滋味  
完美者方可用余有手植川種樹緊小厚堅杰  
白二色更佳于川來者其一株忽變而稍巨乃  
其肥澤芳辛迥異每長夏初秋露濃風細中宵  
小閣幽香逆鼻或經行其下巾帶偶拂則香聞  
數十步外其中帶餘芳弥日不散亦大奇矣又  
豉可製之日正其逞芬之始誠幽葢中大將也  
天饒之士言之不覺津有味可敵江東岩桂

功課六卷

五

矣其節度之全另有纂述

五醃醢

大戶之客解醒必需酢羹消滴不受者所資酢  
更急每凌晨犯霧雪夜對卷酢湯一盞任授以  
少羹菜立可敵寒祛倦氣拂自十指出良可  
當麪生矣兼之春悶無聊欠伸思睡自起手摘  
亭下或木孽花蓬草心菜甲以酢湯淪之一啜  
而百脉解不必忘憂專美杜康是以余家雖少  
指每初夏炎日庭羅數缶然酢之新者味太烈

而短必閉之三數年後乃轉甘而郁常次第其  
年而取之亦山家之富貴也若酢之功其用于  
魚肉更要然不過以之去腥去穢耳不忍以辟  
吾醢也米釀之外則白蓮九頂者造酢最奇香  
味尤勝色純白而清冽其亞則蒲菟酢淡綠色  
棗酢微紅黃亦奇品也惟石榴酢以酸榴造者  
至不敢嗅乃于千里醋相宜一劑于餅反生甘  
意可為客子之須如以天漿甜榴造者其色紺  
杰如玉如希魄馬腦味如甘露醍醐不似從人

功課六卷

六

間得來者矣惟宜淪牡丹芍藥岩桂茉莉方稱  
耳四明一同官廣右人能為梅酢甚佳然帶肉  
正可如余所為梅醬不足稱酢也他如果煎果  
單可名乾酢然皆來自遠土高值可得非山人  
所宜用已

果蔬之腴差勝肉食之鄙古人茹草之風百  
世親炙幽薺醬醢又率取自園圃者多輒一  
以附此

燕居功課十九卷

十九瓢飲目五

一蓄水

二試茶

三浸湯

四製麵

五藏酒

一蓄水

天下之水清惟雨水厚惟雪水凡泉水江河水皆不及也雨雪雖二取諸地水之氣而成然經造物變化而來乃宇宙間生之不息去陳即新之真機江河井泉之水豈不亦日生日新然不

功課九卷

乙

過以形相生非以氣相生者之比古人不知謬為品第所以然者雨雪水難收難蓄雨時天多溫收不如法數日色渌虫生敗矣雪不隔塵水土相合收不如法入春便壞彼其質之不存况其凜冽之風蘊藉之味宜其不見重于古人也縱有好事之士收亦甚少過時便盡豈足呈其功用之大哉况古人品水只論其美未論其惡凡地水雖輕重甘苦不同同一有鹹入茶壞茶入湯壞湯天水全無鹹故不第可供飲啜之

用更可注壺漏不澁銅玉一也可注研不濁墨不傷筆不損石二也可注古器不生絹三也可浸石清不隔色四也可養花瓶中倍茂有子者結子或便生根可種又不損古壺五也倘大旱又可分餘瀝以救珍草勝于地水愈澆愈病六也以設畫色鮮潤欲滴勻煙雨勃之欲霏七也至于瀹茶不損陶器一也茶縱有皮幕全不起二也碧綠之色隔甕不改三也香味倍發四也凡可共俗耳目品者如此至人所不及知者一

功課九卷

二

切地水除潤胃外滓入小腸旁光出矣惟此二水入胃便達達于四肢筋脉此有益于身也一切地水兼秉濁氣之食一方之水則為一方之人已耳惟此二水能與清澗俱化養人靈性漸達天機久之習之可通玄奧余所以得有一二知解其功亦不敢忘此有益于心也古人恨地肥不生登仙者少天日以靈光助人學道而以近忽之豈不可惜余每于雨雪之日多蓄盆盞勞苦童婢精勤收藏一載之用二水有餘歎

知分友沛有綽裕書舍案頭倍生光采亦小居  
小調燮也不敢自私告之同志古人有知當首  
肯余言耳

### 二試茶

茶為海內共急而于山家契分尤厚古人治茶  
用酥用油用薑今其法不傳然以茶性揆之殊  
不為可豈宋賢識見規制固自多凡如以灰殺  
酒之類以大不美為美乎又建品至我  
朝最下不知昔何以奇也大抵古多重味今多

### 功課九卷

重香即如浙東及武夷諸品味殊勝而劍池以  
香居其上川稱蒙頂亦重其香味兼耳而出山  
絕少何以自雄近日松蘿差都二美遂跨劍池  
而掩之然二美相資良為少遜乃一德孤騫未  
見其屈也霍山土沃泉重所產味已過香斤  
然殺其味而護其香尚恐不逮為土人惡手反  
以火為香而焦為味謂之何哉每欲親至其地  
相其茶之情而治之一為江山洗垢而未遑也  
山家之宜尚當先香而後味醇淡而賤濃方為

### 功課九卷

四

本色若鮮餘酒後任取深嚴耳余非惡味誠無  
所用之也每晚春初夏早萌北來以新雨烹松  
蘿以臘雪盪劍池而浙東西武夷陽羨諸品時  
相左右則爭強角勝在性情夢想中不假鼻頭  
舌端也如溪梅五色共作江春又如藏龍關霧  
摠成一光明世界山人最樂事無過于此碧巖  
既解乃分題繾綣懸之小樓坐卧對之香沁骨  
毛無煩火水然後時其物宜相避而召之俾各  
呈厥技更如空濛然雨漱灑金波種種逼人何  
暇作分別相若乃芋栗朝飽笋蕨午甘濃煮霍  
山一二呷不泯其勞當在王順長息之間矣凡  
厭上品咸仰江南前遊鹽澤瀕澤多產茶彼地  
人亦能治之殊失其妙余老友徐翁有心計于  
江南得茶種生之掇以食客可以知北土之  
宜也若于瘠土多聚石子疏而種之或可並驅  
名勝其東省蒙山乃石花之類亦有二種如故  
帝者勝如昔邪者少劣然非茶也

### 三浸湯

十分水事茶處其半然湯之用更夥豪家好  
知有茶耳湯事宜山人擅之既有佳水每夕熟  
一盃古人稱百沸然湯貴嫩百沸寧復有湯乎  
適熟為佳每晨自覺宵中如有宿火則于昧爽  
冷飲一盃否則既起煖飲一盃便一日適雅  
恬此湯之第一功也花時小飲則梅杏櫻桃  
蘭牡丹芍藥玫瑰茶蘼白丁香茉莉白藕花  
菊木樨蠟梅皆可湯其次則棗柿金萱玉簪  
子亦可皆直追其香入湯不假浸漬也濃馥一

功課九卷

五

啜夢与花遊其視臨風竊挹者不啻千百矣其  
枝葉可入湯者松鬚栢檜枝栢檜穉子竹萌冬  
青枸杞葉稍炙諸品皆香色絕俗孤高雅淡  
山澤之耀至于木瓜香圓佛手柑牛乳金彈橘  
香亦足齒而為味所累當為湯之下品若乃棋  
楠角沉速檀降真諸湯如精金美玉豈不入俗  
乃其光彩氣焰自非凡物又如藿香紫蘇薄荷  
樹花子葉茱萸桂薑則布帛菽粟日用不可開  
者不敢鄙為尋常也其他雜以龍腦水麝薷薇

蘓合者則純是富貴容山人當唾棄不暇矣每  
宵懷鬱悶閒暇無事則聊一為之亦可了片晷  
之念博一哭之怡古人所稱醉不在酒者庶幾  
近之若客散酒醒斗橫月落殘燭尚熒餘香猶  
嫖解事侍兒旋進一盃此時景味亦自不惡然  
以山人小戶如孟子謂禹稷易地境界了見  
前無法可得嘗試自有同懷雅士鑒賞斯言耳

四製麴

余性不善飲然對酒客則陶然如已之醉也

功課九卷

六

故亦愛飲尤愛客飲聖人酤酒市脯不食故又  
喜自釀然書稱麴蘖比之鹽梅鹽為鹹梅為酢  
則麴為苦蘖為甘必鹹酢備而為和羹必甘  
苦備而為旨酒故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蓋苦  
以消甘以補酒所以為益多而為損少也後人  
樂苦而仇甘故專麴而黜蘖酒之害深而功淺  
也豈儀狄之過哉余製自酌者麴蘖必兼施即  
釀以投客好者亦不敢盡去蘖焉至于麴有用  
藥者酒尤酷令人談及藥麴酒皆畏之而及自

製麴乃食其香辛而隱忍用之者豈不自愚耶  
又人家作麴多以六月此月暑太甚麴太鬱烈  
三非所以平酒之性也余家製皆以五月為取  
麥之新也近更用陳麥于三四月間製者尤良  
蓋此時天氣燥而溫全不受濕熱之毒惟一入  
秋則不佳耳此等事古法久失以俗相師故不  
敢秘所獨得後或有旨余言者云仁壽斯人之  
大端也君耽沈酒者飲惟恐不醉醉惟恐易醒  
則固無所事此

功課九卷

七

五藏酒

古人傳西域蒲菟釀可十餘年不敗安邑今以  
蒲菟汁為酒亦可藏數年色味真絕奇余不善  
飲亦時進之一盞頽然少見風露洒如夢覺妙  
不可言語涉也人浪稱酒貴新取其嫩耳君其  
醞藉精神弥久弥良且麴性以陳而緩全剩米  
滋又塵垢盡澄入口蕭散絕不作沾滯想故余  
家不第酢陳酒亦于三數年後方用之然最難  
藏余夙病熱酒必以西瓜釀尤難藏余每自笑

功課九卷

八

計周歲腸中不能容十壺窮年僕仆以藏酒為  
活真為好奇矣大抵製麴滑米煮糜及一切潔  
槽淨袋無不以雪水從事政自不易敗耳至于  
菊酒更宜陳久乃得清香入骨不逆鼻全無澁  
意飲後微甘溢齒可与松蘿之佳品耦每冷然  
獨酌即消滴入唇政堪消護視之動渠矣乃知  
倚此君為命者之未足稱僻也

聖人水飲取給而已後益以茶及諸熟水已  
非水飲之正况製誤日新名品日廣知飲之

味者幾人然以水飲之心御諸飲皆水也



燕居功課二十卷

二十集居目五

一種竹

二植木

三接果

四栽花

五灌蔬

一種竹

江北土所宜竹無多種惟淡竹一品而已即江南所云烏竹也笋最珍清泉少淪了不戰喉并其汁可飲而培灌得法五六年後梢亦作拂雲長離立綠粉如杯盃大者有之乃江南如此大

功課手卷

乙

者率又皆苦竹笋必用炙煮易水浸之始可食不知又何也如百畝為園可得二十許畝種竹每種龍及母穉色可人手一編古人詩叩笋而歌之聲与葉上風相會不知身之為驚皇驚鸞也其筍之太密者出非其地者則稍：芟之為山人清饌即歲：有壅培澆灌爬疏之勤亦政可借以消日長夏夕陽小閣憑檻平而揖之清颺涼露先後俱集破月半吐長影凌亂此集居之第一樂事也洗其陳根又足備釣竿

掃之用若夫幽禽交：長育其中清曉午夜時

一喧聒又似人世之外耳至于方幹扶老對人

慈然湘斑箭箬刺鉤等奇品植即難繁土復

宜咫尺盆盞比于兒戲非山人所蓄也

古人言栽竹日尚未悲其奧定以日者既拘云

雨過者太泛大抵竹以筍為節栽有二時一笋

初成笋一鞭初抱笋二者而已然須一根相連

一新一舊則十活八九如獨根或皆新或舊

多枯故曰子不離母不但洗竹法也其培亦各

功課手卷

二

有法

二植木

林下風味大端在木為園之法以此為難欲茂欲繁欲掩映不茂則情思不寧遂不繁則氣象不圓滿不掩映則脉絡不委宛精神不韞藉此中全係位置非如竹可以頃畝種之任其自作趣也植木非佳而子美羨之榕木最惡而詩人多詠則以土之所宜易于繁且茂也奇木皆生江南吾土所宜槐棟椿榆楊柳而已即如木犀

在江鄉參天連雲作花時一株兩株從風香十  
餘里來至吾土么麼惟悴如夷齊餓首陽蘓武  
因雪窖對之可傷心流涕耳余既乏買山緣遂  
一意本土之植其栽易求其陰易密每棟風乍  
番槐雨亂滴柳線垂黃榆錢飛白儘可以躊躇  
永日其高幹接葉春可縛秋千索任村童野嬾  
笑舞花間夏可鑿銀鐙作小榭赤日白月之下  
一坐卧其上從風往來蹁躑如凌霄漢出塵瑤  
遙望前後左右鬚一綠機心既滅飛鳥自來

功課年卷

三

親人此真巢居子也其稍珍者則梧楸合昏楷  
檀栢檜其最惡者樗構枸骨皆不作分別想乃  
有濃霜染葉丹碧交加枯木扶藤榮彫各別及  
天風下擊勁幹吼鳴晴雪綴枝玉鱗天矯則晚  
歲之景不減春夏又不但青山為耐久勿耳迨  
乎春日再陽頓還舊觀相視一笑曰見此非一  
朝夕矣

木之態必嘗以風雨始備尋常晴暖品彙各適  
揔成一樂境即有微風夫之清露濯之淡烟暮

之葱蒨治澤又揔成一喜境必風雨之交則掀  
者如怒舉者如羞慘者如悲黯者如怨千態萬  
狀色俱新余每于微雨空濛則衝泥扶杖登  
小阜之顛披蓑倚樹而望之即長夏雷電必  
登小閣憑闌干遙与林薄相慰藉霞明虹斷江  
山如沐此中洞空向來群情迢尔如失所得為  
不少矣若徒以壯觀園亭則固不忍以終年培  
灌之勤易之耳

三接果

功課年卷

四

余既篤嗜種果乃桃李杏棗品類繁多佳種難  
得必資插接若梨柿甜梅五色杏則又未有不  
經接而成者余每手自嘗試備得其要時及春  
仲不遠數十百里乞插頭密累星馳以赴其會  
先宵預儲所需昧爽帶月奔投訖事未十數株  
曉矣既為至勤亦為至樂迨萌蘖之期日數撫  
視閱然望其生而恐其萎也以此知多一嗜  
則多一繫多一能則多一累信無欲無為之為  
難也

挿枝之法更為簡便向惟安石榴蒲菟用之近以挿諸果皆有活梨柰尤易而于銀杏更捷蓋果惟銀杏晚結今用結子老枝挿活六七載便可結若石榴蒲菟反不如種生之速也其法取果旺枝下有拐根者截下兩端皆用火燒另用大根商陸一株掘開將枝緊挿入根內牢培留頂多活

#### 四栽花

栽花之法与植木不同木必參天聳日然後為

功課辛卷

五

蓋其性若花則一苞一蕊極其分量即為盡其性矣故盡物之性者亦作如是觀余既不愛植他方之木而于他方之花未嘗不愛而栽之大抵江南之花惟建蘭佛桑素馨杜鵑北方尚少見若辛夷玉蘭滇茶茉莉皆可養其蘂蘭瑞香間竹五色梅已与家植無異尚憶官浙東日四時無不与花對官舍雖少乃縉紳先生及好事之家多有之每一花盛時向人家連盆盞乞得扛來斗室坐卧花光夢寐花氣之中者匝旬經

月其初尚多難色迨花時既過仍連盆盞反之其護惜灌養与花主人無異則又各喜每有奇種皆問而送之以花之入官身蒙品題為榮矣罷官以來如故人別久每勤念想間一會晤如龍劍再合不覺執手刺然價甚翔又善壞不易多得也至若牡丹芍藥土之所宜壅培分種俗訣相授亦頗諳之而又不耐溺情專力以逐富貴餘習于向日之暫車塵馬嘶之擾遂聽其自為盛衰然固可推其百卉矣性惟嗜菊所畜

功課辛卷

六

每百餘種俗情惟喜其葉多莖長大者為奇是以諸色鶴翎亦与西施牡丹爭長不知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具化工之巧色、開放規模情性無一同者而皆有可喜者自中秋後漸殘而晚者及長至後方殘紅紫金粉彙成雲錦而于黃白更繁更奇迨日花壺尤多雅緻汰其精者百餘枝每種一器俟其花在枝頭精神初完則折而入壺置之小閣避風處尚可鮮明數十日迨水欲結冰又預備壺之下者一一易之圍

繞几上下此林居第一繁華時也乃知靈均元  
亮好樂正自不苟然其培芽分植摘枝刪莖視  
他花又不啻勤矣過此則梅花世界而蠟梅寔  
接而引之清香雅淡如山澤之臞不知羅綺梅  
則以單葉結子者為勝而綠萼者尤奇在江南  
思而未見乃小閣前一株忽作綠萼不知何自  
而來亦可異也若玉蝶緗紅則皆作花香不似  
此品方可稱天香耳蓋花以香為上蘭之外未  
有先于梅者矣至于葵榴鳳仙虞美人等品類  
更繁水仙夜合金萱玉簪幽馨獨擅惣之天地  
之靈氣日新之化機無不可充林間佳客者長  
晝閉門披纂之倦非此無可消遣者若以鬪勝  
于平泉則不足當一呷耳

古人有為花九錫九命者亦山人評薦之權余  
往嘗取諸花如九品官人之法譜為一圖可以  
用骰子如俗所傳升佛升官諸圖隨采而殿最  
之亦雅妙可喜後遂益以竹木草穀及數千萬  
種于往古今世區別之稔考咨頗盡後覺其非

意遂棄去而箇中之稿尚存亦多識之一助也  
余又欲為菊花譜一切擬之以人頗肖似後亦  
棄去不存

五灌蔬

山人既不多肉食時取滋于草木乃市鬻畦種  
者肥膩多而清致少是肉而不殺者耳非山家  
本色也仙人多食神芝今不常有而雜五味酒  
漿進之恐亦不得其精意菌芝類也故蔬中以  
菌為上凡木皆可生以合歡穀桑為佳槐栲次

之他木者不及也草生時有毒者其次則槐杞  
椿菊葵莧種之有法一歲皆得食之若春深夏  
永則凡卉可食不必自種矣然其培灌之勤亦  
復不易要以消閒磨礫不必為味也若夫憑小  
閣登懸榭四顧離落蒼然一翠微風時動翻  
如舞則又真巢居光景可以啗適煩襟挹取化  
機与竹木相畜至若同業相過商文覓句之暇  
山童淪而進之芳甘溢齒迥然共飽不知世有  
天厨也乃其清心養德之助則山人又与之相

忘不知其益矣

孔子謂鳥獸不可與同群而孟子稱舜木石  
與居鹿豕與游者堯在上也山人巢居與木  
莫逆庶入鳥而不亂行乎

功課辛卷

九

燕居功課二十一卷

二十一間適目五

一炷香

二閱古

三供玩

四作畫

五晷矢

一炷香

斗室之中自有生香之外無一日可不炷香何  
謂生香如梅蘭牡丹芍藥蓮茉莉薝蔔桂菊水  
仙瑞香諸花盛開時或折枝或連盆盪移入室  
及香櫟佛手柑木瓜等成熟時滿堆古窯盤中

功課辛卷

乙

供之座右則一室生香夢魂俱化此時一縷火  
香不可復看此外皆炷香時也香之品獨行為  
上和合次之獨行者又以清恬為上濃郁次之  
清恬又以微烟為上多烟次之自世之喜濃而  
賤淡喜烈而賤恬于是安息庵吟之類日新而  
人不復知香之正味矣書室中香自應以伽南  
為第一次則角沉次白檀次降真次速之堅者  
迭為之主必欲和合則山人亦自製有方大約  
此數者稍低昂之耳蘇合欖油之類一毫不可

入也况腦麝之酷龍甲之腥乎此等富貴家洞房綺席間且為俗物非山家之用也若京樣餅掛諸香更惡矣

香鼎與香頗相助鼎俗香不能自佳以盞面大高足為則過大則蠢平底者又濁以備古玩則可不足常用也灰必製過靈者煤亦必自製乃佳大抵皆以蔚州石炭為勝燒紅烟盡閉死入芙蓉汁堅錘為餅即可用灰即用其化過白灰入白礬炒過則靈

功課廿一卷

其線香竹心掛香亦必自製乃得清苦市者惟竹心蒸魚子蘭者差不俗可用又有蒸牙香者乃不如矣掛香本亦富貴相然沈陰溽暑非此不足敵也

古人以薰香為俗故好奇者創為窮四和之說不知香之貴香猶墨之貴墨也不欲香則已柰何以皂為墨乎荔皮誠清品乃生用之所貴然之何取况棗核梨皮之猥若栢子及葉香可取而烟不佳亦非良品

二閱古

諸古自宋元書冊唐撫墨蹟宋搨碑帖外有用者惟古劍古琴古硯古鏡而已若古鼎彝古陶器古畫古錦則以無用為用好古君子均所服膺焉山人貢業薄宦安能集古而博之然田宅車裘一無所營則半生所得僅此耳憶少年日好鑿劍苦無佳者最後得一古短劍頗奇兩端可屈伸不磨瑩畧不鏽滋妄精神凝滯則出匣而舞之琴有二三宋斲聲調殊遠鏡唐鑄多不

功課廿一卷

易開乃尚有一二完好者花紋銘字纖細可愛古鼎彝一二事雜置座隅每一撫摩古人之精神規格千秋如對在武林日得古錦被一幅池處欲損而其光采輝々尚射人目其彩色之別至數十種花樣重々各自成就轉相吞吐不知織法何以措手欲製為琴囊而未忍也古玉器制作精好古色可敬而流俗多以玉相貴重反掩其古故山人不以溷諸古中視為珍玩而已古陶器惟瓦最奇其花畫皆大不稱几案間物

惟羽觴其薄如紙而耳皆中空乃可以浮之水  
上始知今觴之無用也異香襲人朱斑耀目真  
周物也若宋窯諸器古則古矣而質重不適于  
用反不如宣成之精妙好事者收藏則可不足  
為當家賞鑒也

古畫最多偽真者反不著款然知者一見其精  
神骨次了然在目更不必摩挲綃素追泝源流  
而真贋分矣山家唐畫亦少想出後人摹搨以  
王晉卿鷹許道寧長松為第一其次則元人落

功課廿卷

四

花游魚及山水四幅皆無款而成堂者如此更  
少尤可寶也筆意似黃大癡然畫奇則不必問  
主名可矣我

明諸家當以六如為神品啓南先生太老衡山  
先生太儒佳則佳矣以語當家恐未能為盡善  
耳若畫家之作故當以戴進張路為勝何者殘  
山剩水一塗二抹易為韻致如大制作且勿論  
壁間數丈之山水神佛即為可幅之峯及等身  
之人恐非二子不能也深詆之者恐未公焉至

蔣吳之派差似可厭而中亦有長處如永日對  
展坐卧其下雄雄勝負自可燭照耳食者不必  
与辨也

三供玩

人自食息外皆玩也而世人強以其切于七尺  
者認之為實故以其浹于方寸者名之為玩山  
人既作平等觀玩弄一世舉目無非玩者故斗  
室有圖書之玩園亭有竹木之玩几案有泉石  
之玩惟泉石之玩最為不切而山人偏癖之自

功課廿卷

五

少至老行山谿間惟石之求見一稍奇者手拾  
之囊重不可舉則買畜載之故山人每游歸石  
輒充庭乃擇其佳者疊之盆盎間浸以佳水咫  
尺間具千峯萬岫曉日蒸之則流雲滃淖淒風  
拂之則涼思蕭條蓋自解凍之後及始冰之前  
無日不與從事至若火日煇赫巖落如炙乃旋  
易新泉撫而弄之或以寒瓜李或盪酒茗甚  
則大者抱而小者含轉盼之間酷暑如失然後  
知子瞻恠石之供老顛袖石之拜為未能盡其



用也石不必瑪瑙惟上有鑿頭下有水脚中多摺皺重沓作波浪紋者佳則一石可作一金山想而水即洄流曲澗矣若冬春之交則以小壑貯孤峯案頭自有丘壑之色山人自有此玩而他玩皆詘

#### 四作畫

山人喜山水林木花鳥故亦喜閱畫閱之久其精神脉理雖未執筆而一一解之其布置之先後增損之機局可以覆而按焉每坐卧名筆之

#### 功課世卷

六

下至忘寢食其後遂于夢中執筆寤而了了在目試落紙盡一揮而成豈造物故令余多累邪然亦安可解遂于興致蓬勃時聊復為之因自笑古人有不喜真而喜似之譏吾其偽邪是不亦造化之情貴于調劑聖人之道重于弥綸今未日流金欲寒山雪舟可得乎而盡得之朔風冰海欲茂林豐草可得乎而盡得之以至對季佻儇欲危冠芟衣可得乎而盡無不得當其顛倒四序移易古今天地不能自主而况萬物乎

此正人官之功用所不可缺者可以為一藝而賤之也始信識見之未至者其言未足為萬世口實耳若苟居之以取名或以媒利而已則吾之自用既賤無惑乎人之賤之也

長公以竹石文与可以竹李息齋以蘭竹子昂以人馬皆取名後世正不必兼長也然欲造其極至非兼長不可乃古人以山水為正經以花鳥人物為雜著余繇山水入異日或可兼長否

#### 五書矢

#### 功課世卷

七

余少好奕常連宵達旦頗妨業每自恨之遂棄去然其所記古傳諸譜每往來于胷中不能忘三數年後舉向所疑而不知其解者盡晰之又三數年而向所驚以為奇者盡晰其不得不然之故又三數年而覺其中有未盡處其云敗者可勝而云勝者可敗也稍批註其上故十年不奕而品日進及為朋儕所強聊復應之馮婦之諺更自疚心而錄其中至理如古人所道者似非妄遂不復棄永日踈簾寒宵灰火亦可



以消鬱結忘悔吝則矣不足為葆修累者乃信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以弦誦之心博奕則博奕即弦誦也以博奕之心弦誦寧知弦誦非博奕乎若其批註舊譜著為一家我則未遑執此以成名耳

兩人相對則可矣若閉關獨坐則苦于無可消除此際當壺矢為政山人每暑月袒裸飽食悶悶既不可親書案又未可巡花卉乃取長短壺隨意擲之較其生熟悟其手訣一霎而食消支

功課廿一卷

邈又可以執卷捉筆矣乃知古人制為玩具不第可群亦復可獨余蓄有古壺一矢聲錚然又有一小者投之更難更難則更有致余所以長夏之晝未嘗一刹那帖席以此

聖人難無所用心乃取博奕貴其心之尚用也用則靈靈則可移而之正山人有閒適課閒無所用心也適則心所之乎雖然之而不能移猶未為善式聖言也

燕居功課二十二卷

二十二對物目五

一負日

二聽雨

三望月

四草樹

五魚鳥

一負日

黃襖白醉自古記之然以歎壚貂帳之餘勉為清事何從而知其妙乎必寒屋矮簷厨竈無烟乍出牛衣中着冷布蒲葦袍肺附如飲冰乃據一榻背日而坐方覺蒼涼融和自背心起

功課廿二卷

澈于肌骨達于四支初尚手一編少選則兩目荒字如斗大手臂弱不任携旋拋于榻蔽目內眎紅光熠自腦中出不知身世之何在也間日一作凡風屬霧蒙則謹避之此乃山人本色若初春試暖作半壁屋脊棟南敞簷北頻後一架為室前二架皆為堂置几榻圖書与二三素心友檢料其上覺日氣侵人不可柰然後暫退入室帝窗晶瑩如龍藏寶鏡心膽俱潔此日之大觀也大凡志在日則精神念慮皆与日

相領畧然後能盡其奇若心有他分則矣景午漏有炙日而不自知者何足言奇故欲挹天地之情必無營而後可

### 二聽雨

古人以雨為三餘之一旨矣其言也凡雨必靜不第人罕剥琢樹頭之鳥亦希可以抱獨契可以紬精義凡雨必和暑日則涼寒日則暖可以布四體可以舒意氣凡雨必幽天光沈淡物色韞藉則神志不飛越情緒不徵逐凡雨必潔小

### 功課三卷

川娟秀竹木鮮媚登閣憑闌另一世界遠空一白似隔紅塵况簷頭放霽空階潑沫清致閒思應接不暇坐四照亭心則漾、水雲如一葉舟中飄、欲舞不知其日之夕也夜雨尤奇百動俱息而潺、不休可以逗伴幽人于窗裏燈前讀書默坐無不倍妍盖當動則靜當靜則動惟雨有之一年之間雨日有數余每當陰雨未嘗輕擲錙榻帖著書構文覓句皆其假借迹象不知胷中所得更多矣

雪日尤佳似將一切世界屏除他往惟与冰花瓊液對揚撫弄飛空卷地眼光迷離四支亦隨之低昂浮動露夜尤妙每秋深月破當戊夜餘登臺立橋如提浸水中觸處皆濕天上天下瀕洞欲流去真生人第一奇景惜見者少耳

### 三望月

月色之佳世人皆知愛之然不過以照綺筵歌舞浮白呼盧而已是何如銀燭之輝映也若夜深孤坐童僕低迷宿鳥乍驚游魚跳擲樹色陰

### 功課三卷

沈花影搖動其或流螢淡彩虫聲淒緊獨鶴警露聯鴈追霜冷光幽韵直易人凡骨而入青冥矣大抵初月太纖滿月太白惟兩弦前後為最如退光漆如出土玉韞藉精神半相掩抑萬物着之如夾紗蒙殼有不可名狀之妍故每上弦則坐斷清暉自西岫蔽虧以至東巖留耿耿相依步、惜別直待長空黯然庭院無色而不能去下弦則暗付遙度其出海之期時、引首于林疎花缺處望之少選東天微白星宿動搖

如故交遠過美人乍臨忽不覺砌影參差萬生  
呈貌似幻出玉京瑤島開襟相接方逡巡別去  
夢寐猶帶幽暉一則譬未到曉鐘猶是春一則  
譬屈指西風幾時來其瞻戀不舍飢渴疇遲之  
懷倍萬人間自非身歷久歷不能旨此味也前  
此惟子瞻于月劣有夙緣亦得其大都耳若對  
影三人猶思紆開乃舉杯吞月惡道甚矣知者  
尚為金波一洗垢

四草樹

功課廿卷

四

園林之勝于夏最便長林茂樹之下他不可植  
隨意令生豐草茸、彌亘至主日在天派金燦  
石北窗複閣皆成燠區乃拂拭竹簟瓦枕青奴  
羽扇任攜一冊盤薄草頭木蔭之間潔淨如席  
柔平如褥濃陰少轉委曲就之旁置一古磚或  
方石頓茶盃酒盃其上或坐或卧清風徐來如  
濯新泉飲冰雪瞪目四望不知人世之在洪爐  
也神思少勸則令山童哦李白王昌齡絕句數  
章于二三十步之外或令美牧笛數聲于叢薄

隱映處恍如鳥語蟬聲相為應和夕陽忽有蒼  
色已蒼然矣其或晚蒸未解木末無風庭院在  
甌中枕席煖不可近則更相惹穢陰沈露雨不  
入藉青、而寢蚊蚋不驚欣然一夢不覺遠天  
欲曙栖鳥振迅四無人聲烟靄滃蔚起來徐步  
禾黍滿阡遙聞相牛野歌如步虛清梵亂落雲  
霄浮丘志松對面可接令人有隘六合凌八垓  
之想始信寰中無不可適之時無不可適之地  
彼奔走炎途趨附畏日者固不足道即有自諉

功課廿卷

五初

天發寄羨丘壑者亦豈知回頭息脚即是清涼  
境界哉若夫薄霜漸零碧白相半落葉積其上  
寒虫穴其下閒踏空林風流猶在俄而天風吼  
地野火浴山又俄而霖霖如酥絕勝烟柳如繁  
華夢醒未熟黃梁又如刀砧乍分欠伸起坐人  
生榮悴草樹一冬春耳人憐草樹不知草樹更  
解憐人人能參透草樹本來面目即于草樹更  
增一分親熱

五魚鳥

魚種類甚多即金玳瑁白黑鯽又自有二尾六尾九尾之異瑰奇的鯽真可玩弄又不長大且不多食不死似有道者更不宜濁水居盆盎中不為悶允宜山人之伴然太炫耀少沉潛之美又性濡緩文弱未能盡魚之致除陂塘池沼外蒼廡間三宜養野魚數頭方稱山居余每見網罟多向乞得細魚一二育瓦缸中其驚跳潑刺另是一番活動色相延三數日憐其鬱邑則舉而寫之陂池以湏再乞殊可消日飽食起步輒

功課廿二卷

六

順而樂之彼雖恐怖數日而得免烹煮還入大澤亦可無相負及陂池中放育既多又不大取山人巡行浜上諸魚識之泳游自如若相慰藉古人謂非魚不知魚樂者真強類矣  
余晚秋有詩云貧家暴富是深秋滿院紅梨海石榴殘果莫教全下却為留珍鳥在枝頭後轉自吟因悟其夫鳥固以果食然為枝頭殘果之故留而不去何視鳥小也山人固樂見鳥然以殘果為餌閉留之又何自視小也為易末句云

時聞幽鳥到枝頭然後山人可與鳥忘而脉脉相視矣乃知一切好醜皆可自怡皆不可相戀于其來生一喜心則于其去必生一戀心并其樂處皆苦矣能以鳥視一切來固可嘉去亦何感則一切方為我有而不為累微乎微乎在一轉念處差以塵劫余每默坐茂樹下鳥初至者相窺相試如不聞不見也再至則飛鳴前後若依、不忍舍山人無他膠巧惟去詩中一留字耳

功課廿三卷

七

魚鳥外蜂最可玩余家食之歲偶來一穴今不啻二三十穴每見人家畜蜂者皆旬日開壻為之掃除初甚勤渠而密房一結割取大半故蜂多不育余始為堅其壁壘潔其地甃蜂一入居再不翻動聽其自主花落蜂蟄謹覆燠之直待春融花發蜂改房育子之日然後為之剷除故脾食所未及皆完閉如新所得亦不貲矣而蜂不告飢年更強盛于此得養人之術老莊貴自然豈無稽而言之者每驚英破曉枕上聞風雨

聲起而臨視則出者入者彬々有序去來有迹  
交絡如緯午衙初動殷々滿庭或時撲鬚綠背  
采瓶花飲硯滴紆紆書閣外內具有落水粘絲  
及撲簾鑽窗者率手自料理帖然就指毫不驚  
猜況于毒螫古人謂浮豚魚狎席蛇似去人不  
遠

置身萬物中大小快活今云一蜂一草与日  
月作一觀此處信得及否信得及則萬物于  
我元不離無容置身其中矣

功課三卷

八

燕居功課二十三卷

二十三虛淨目五

一高卧

二冥坐

三據梧

四倚杖

五經行

一高卧

龍好睡以不死猶蟄法也希夷先生以睡入道  
令其法不傳大抵人之精神脉絡卧則少息息  
則生故夜不眠則神氣不足然余每晝眠一晌  
起則昏々形骸亦拘攣作惡者弥日是以難及

功課三卷

乙

長夏未嘗一交睫也頃時手一編卧覽之興  
志少闌則瞑目舒體待心念無營湛然空虛自  
然思起則意味淵渥精采倍王初未嘗寐也因  
自笑蘓長公云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人若  
于晝日熟睡則七十之年不三十五乎宰予晝  
寢孔子訶之非苛也然人世碌々紅塵中動息  
皆不由已當其貪迷祇覺有味不自知勞及一  
休暇何碩早暮困魔乘之直入陰界又安能斟  
酌于可卧可寐之交以取天地之清澍完生人

之職業哉則林居之士已厚幸甚矣若夫謬誤  
高卧之迹上者以傲官長博簡貴之名下者以  
傲親友示尊大之實又人理所不載者正山人  
所羞見也

### 二冥坐

希起書室無非勞役心思滋撒精神之地偶日  
神宇靜定則棲之各有條理施之皆有節度殊  
不為煩偶日神宇搶攘則此厭彼格無可棲泊  
心思皇惑不自主持急起向竹榻隱囊瞑目危

### 功課三卷

坐紆：擾、頭、緒、相引而遠去手不探足  
不循惟一耳根尚与世接風聲鳥語靜中歷、  
聞而不聞自然骨節諧和精氣相守鼻生天香  
舌流甘露炯然神光如大日輪如澄潭水照映  
內外周圓遍滿而人之真體復矣乃起而優遊  
無之不可此無火候無口訣無工夫非如修養  
家之拘、也大要惟夙于世味淡泊于世事  
脫得開此中一收歛便毫無罣礙若往日憧、  
膠固有務尚可專志一時無事雜想至集安能

撥遣之哉習靜既久如遇風雨晦冥或盛寒酷  
暑侵陵之日可以兀坐竟日漸忘飢渴可以辟  
穀不寐不漏若有暇求長生亦未為難故曰仲  
尼能之而不為非誕也此靜中第一事或勿冗  
相惱亦必暫時少作不可斷此路徑耳

### 三據梧

孔子燕居申：天、此靜中含動工夫忠恕一  
貫正在此處書室冥坐此全向靜也然若必待  
全向靜而後不動則靜猶從外求非靜也乃有

### 功課四卷

閉戶下簾據梧默坐筆硯陳前圖書左右鳴琴  
掛壁清磬在懸寶鼎裊裊煙名花落席鳥聲遠近  
樵唱謳啞頤眄生姿應接不暇于是嗒然忘我  
形骸土木中無所知外無所取軒宇忽撤天光  
直入大千世界了、不隔眼前一切有情無情  
或吹葉風或墮苦海頭頭漂流引手可盡罪孽  
深重我不可及慈闔空殷悲啼如故于是山人  
運無礙智施大法力大千世界應手破碎業風  
無風苦海無海有無二情一時頓空無有一物

自顧已心無可閔念況復所憫自顧已身手不  
非手況可引手而度衆生山人乃徐々而起出  
戶矯首山河大地仍復見前一切衆生依然圍  
繞于是鑊湯即成甘露劍山即成枕席何以故  
自心平等故此為動中靜靜後動惟其動中靜  
所以靜後動無礙處其視向靜求靜中間相隔  
塵劫難計

#### 四倚杖

四時之景無不可娛冬月隆寒山人方隨百卉

功課三卷

四

猶縮三春首夏清和自適朝烟夕照与境相忘  
惟畏日初頽輕風荐至此時晝刻苦炎之氣方  
一舒揚而陂水初生蓮香正遠昏鳥乍爭晚蟬  
未斷牧子歸來笛聲相和暝色浮動犬吠冷然  
山人方始反閉柴門優遊水際于林木空曠天  
光未沫處倚杖而立頻仰左右色々親人及萬  
籟俱寂昏々默々兀如枯木朽株身心不動回  
視一日歎塵不啻痛定痛平立地似登仙位迨  
露下月高乃命山童拭古磚焚瓦鼎彈流水一

終游魚出聽水鳥驚呼飄々然凌弱水而問蓬  
壺矣杖之制竹太輕藜太野山人畜香杖一枝  
形質堅膩節面奇恠宛轉詰曲上下不相當而  
甚便捷乃就其顛稍出角爪為龍首使可掛藥  
籃酒瓢或坐具叩之鏗然把之香習々拂衣袖  
污垢不留真佳伴也他日遨遊五嶽方与此君  
從事

#### 五經行

心欲靜形欲勞知此訣者矜勞矜靜山人每天

功課三卷

五

和日暖則花徑柳塘漫游信步或志日在天或  
夜月未上食足茶餘則就廊底或簷際或几案  
間屈曲處無不可行緩步往來一錯趾不及寸  
循環無端瞑目而任脚始之肢體舒暢少之心  
氣和平又少之如馭馬如乘舟又少之如乘風  
如游水非夢非覺非醉非醒心不役形形不從  
心愈久愈快如旋而不能已如飛而不能下及  
意盡體極適然而住如甲初拆如蛻始退另具  
一番鮮淨光景不可名言不第消穀澹志而已



每作此則山童相詫謂山人必構文覓句相戒不敢驚擾不知山人所得更多于彼萬倍

佛教人以夜中五時一時右脇着席四時經行今其正法不傳為此業者皆舉念誦小法殊為有識所鄙譬老氏無為其徒乃謊為有作豈合正眼余非以尋釋文遺意大約人理不過如此而已

人為天用無一息休暇山人為虛淨功課比之傭在主家工作辛苦稍營一清閑活計料

功課三卷

六二

主人者所必不禁也然可暫不可常吾自有正業在

燕居功課二十四卷

二十四出往目五

一探春

二問水

三踏雪

四攪勝

五訪知

一探春

大地春歸無所不及閉戶無曆雪消草生可以知春而造化生物之大全不能領畧山人三冬讀書差覺寂初春融冶思与百物共泰于晴明無風之日蚤粥已飽幅巾鶴披扶杖攜冊山

功課四卷

乙

童控長耳其後不以近遠望草青柳黃處輒往攀柯徙倚或席地而坐于時菴杏方蓓蕾北地少梅惟榆花最蚤一枝兩枝早蜂已粘其上野馬氤氲遙如白波動盪時輕風入面忽不作砭骨威力燕子未來一二春鳩麻雀已相鳴逐繁華未滿而木陰花氣已隱在想正所謂最是年春好處與到哦小詩一兩章展所携冊朗誦一兩段乃袖手高坐与天地相頽仰日氣漸侵人肌髓酥困爰有輕雲明媚一片來覆之



四顧盡處明晦掩抑忽如起蘆箔入草堂少則微風翼之漸移去寒暄一晌可以會天道人事變幻處不第光景之奇也晚煙迷離放歌而返古人謂又得浮生一日閒不道是浮生最得力處

### 二問水

吾地無山會心處正在水小則陂塘再小則沼汴再小則盆盎再小則案頭盞盞皆水也而郡城之陰三數十里即黃河所云發原星宿過昆

功課苗卷

二胡

命經沙磧東貫大海而上与天通者頻年南決雖大者去而餘波支派尚在肘掖長夏多雨則滙為巨浸山人每于是時簪冠葛衣乘涼而往柰水底無石間多淤滑湏選沙底處則平且堅可着脚且潔而不浮濁挾石紆斗蓋覆首游泳其中与波上下倦則濯風拂蔭下或枕石浸足而眠其渌或有荷花亭水面則向下風數十步外遙坐挹之若無若有紛紜斷續蜻蛚然燕飛來去真可作滄洲渺渺想乃如浮輕舟採

蓮子鼓吹先後觥斝交飛可以為山人問水中之一物不必身為之也身為之恐更為從翁冷眼者所有矣

水中佳色入夜更殊野水無人不可匝夕則陂池中置一葉舟僅可一人眠者暑宵乘月或暗鳴引手可摘中夜賴沉快作數弄曲終悄然天水相沓反自疑聲之自何生滅也曙色着水尤覺葱鬱復自鼓而出還墮塵中恍惚如失

功課苗卷

三

### 三踏雪

冬月草樹彫謝嚴風中人非避覽所宜惟玉英到地則脉脉有溫煥意沙木玲瓏另具一主色至于山河大地皓不可別樵牧絕迹飛走無聲如玉京瑤島跳出樊籠之外山人每若笠莎衣跨牛背或蹇驢一筇頭前導望平野林木處瞪目四顧上視黯如百千萬玉蛾搖曳而下顧視乃反晶目不可開及周行坦蕩則策杖蹇履自踏之不知春入襁袍躑欲隨風雪而舞

回思僵眠一場濕烟撲曉引首關戶永柱參差  
瑤華滿院即以為奇矣豈知天地之大觀哉若  
曩年非商非官以除夕前元日後出沒降陟于  
太行內外者可半月餘插箭嶺上四望層山高  
下一色遙睇塞北平沙漠々萬里無際心膽澄  
澈毛骨淅瀝至今夢寐不忘生平無雨然非魚  
服為汗漫游亦不可得乃知看屋著書空老英  
雄耳

#### 四攬勝

功課苗卷

四

先人于芒碭之麓為樂我樓北負穹峰前抱君  
慶招提樓之東為朝陽洞天深廣數尋可以栖  
真宴坐三數里有梁王避暑洞中多宏殿邃宇  
殿皆就石鑿虬龍柱礎上起楔棹以承梁棟皆  
一石也寢處宮女周羅房可數百每房可兩三  
人眠想其繁華亦一世之猾也石壁上處々有  
度燈坎以畫為夜復以夜為晝尔時海內未一  
以中原掌大之民用之勤如此真亂亡之靡耳  
再數里則魚山磨山逶迤不絕直屬于徐山人

每數載乃間能一往往輒周歷不暇細討各勿  
勿而返常以為恨家在中土以太少室為望而  
足不至僅于洛陽東嶺上遙見蓮花面目去岱  
嶽五百里奇而僅二三登其奇惟是一峯拔地  
作參天相他山所不及耳其嵒嶇崇峻尚以太  
行為極則若天台四明不過奉石之有致者他  
尚在夢境也至于花木之奇堆疊奇石池沼橋  
道之勝則中丞楊京甫公閒々園頗有幽致每  
登山顛撫松檜迢然有出塵之色山人別業咫

功課苗卷

五

尺音頻入戶牖中即子所謂洛陽名園無所不  
遊不必已有者庶幾近之何年一鉢一錫徧禮  
福地太和白岳武夷鴈蕩匡廬終南太白五臺  
或有分蛾眉九疑等當付之他生耳此千古英  
雄所共慨何必卜是

#### 五訪友

訪友甚難居官而往以為干澤也有時名而往  
以為延譽也坐此即以素所願朝夕者亦不便  
于向往非但以憚勞無資而已然一息相思每

心痠首疾時復冒嫌破格兼以問水登山然世多有求往于葉分萍散之頃令心知者有默默不能滿其心之悵又遂以自悔何事為高賢苦如此欲坏戶逃人而又不忍想乃知劍合星度人世最難得事反不如塵土宦遊無論雪宵炎午途轍兩經尚可連牀對酌相訂相劇一夕千秋也然意多取下言多避就終不如山林之交無拘無忌耳至若一茗一壚促膝並案理圖書經史之業暇則瞑目相向不交一語而神情

功課帶卷

六

脉：往來當大疑大義一言一行為萬葉瞻仰如此素心之友即天末地涯重繭就之所不敢辭焉

孔子祖述竊比而孟氏輒斷而名之曰尚友道其神也顧古人之眉宇心手与其人往矣而其遺言遺事遺蹟遺模存故獨稱溫子昇片石可共語非誣也山人既艱于友乃于此等昕夕踪跡而訪之或不惜叩叢藪不遠千里未得介紹相求聲問相訊既得性命為保齒髮共盡友之

不遺餘力願世人之友當世獲其效而此等則百世獲其効雖其所獲之長以鉅而當世見為孤癖如詢余石交則指案頭曰此之謂座上客常滿

孔門稱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山人出蓬戶似曠其業太史公長庚皆以遊證果且不敢直擬大聖之周流也能認取其奧眇則昊天及尔殆是謂乎

功課帶卷

七

燕居功課二十五卷

戒上目四

一不餐過午之食 二不坐過子之夜  
三不勉踰量之酒 四不甘衆生之肉

一不餐過午之食

山人脾胃素弱食多則傷湯劑益脾更生胃火後因知服氣之道于食轉淡願氣以生神味以生形形之未離而去味神于何待遂思節適以漸歸于辟每餐米飲或蘆薯芋藕之類不得則

功課莖卷

乙

餅餌釋之以湯中腹而休近午乃稍羹菜取飽自後不復食或時果實一二枚茶一盃而已是以早食以後即理簡策筆硯惟午餐罷少起而撫花木弄水石或齊理書案拂拭古玩旋轉斗室內外一霎而又可以屈首几頭矣日入而寢中無渣滓靈境獨圓展轉屈伸悠然自得倘有果食則必待其消盡而後快反為所蔽矣因思釋氏謂食宜慚媿然人為天地肖子萬物皆付吾整理正孟氏所云治人者食于人何慚媿

之有惟聖人之不多食乃自發憤好學中來況天地長養之氣午前受之過此當與時消息尚安得受此濁殘之遺氣乎此非敢以率人要山人性所偶宜耳

二不坐過子之夜

山人童年好夜讀頻及丁漏先人苦斲之至以羶障窗殊不為疲後謫居外吏理民事亦多至三更然有數及罷官歸乃嗜突及看人矣常達旦不起身徹燭開戶而已非矣則手一編亦丙

功課莖卷

二

夜方就枕每思先人遺意以自恨而不能割後稍知自愛而形亦就衰夜向深則百節煩懣不可耐自夏月與日俱息外秋冬永夜只以二更為節即掩卷默坐少選頽然矣或佳月良友賁句論心間過希溪來夕必曲為補足始快古人子夜血脉歸經之說良為有見况丑寅二時多寤寢或思索文義檢點身世并于團蒲作少工夫子夜不寐則此時反勦酣而盡日無精神矣此雖小節自然身心才收欽便覺有規矩可循

不第順養之要而已

三不勉踰量之酒

孔門稱酒無量不及亂聖人大戶安得不云尔然不及亂即量也且古謂既醉既飽故又有言百年渾是醉三萬六千場則古之醉即如食之飽適可而已是以醉不妨飽且今日醉而求日又可醉也今之醉一度廢二日之食飲又豈但醉而已乎余以為此好飲之未甚者也山人戶最小最好飲然半生以來未嘗有一日今人之

功課菴卷

三

醉而山人自以為醉矣故可以完三萬六千場之醉者莫如山人則世宜惟山人最大戶也述年始知有職業將与造物作少緣事不醉不飽恐不能肩過醉過飽又恐自折一二日之生事斷以已之量為量則萬事皆可以醉體辭世人皆可以醉眼視也即有心知相勉而山人已自頽然輒寄莫而回孔子称公子荆善居室而云始有曰合少有曰完富有曰美山人一杯曰苟也矣二之曰苟酣矣三之曰苟沉矣亦自目之

白善飲酒

四不甘眾生之肉

肉食之藥人三不能免而問之食者之本心人不忍也其有立論持辨以為當然者不過耻口腹之不能從心為此自解免之詞耳非其本心原不具此不忍一念也夫聖人雖未嘗斷肉而亦未嘗不示人以不忍之良乃公然以為忍無乃非聖人之志乎山人幼好食牛肉及被夢警遂不復食而先人三勉從之今舉家不食矣

功課菴卷

四

豕雞之味去之無不可而于俗頗不便或親友相對屢導不舉覺索尔無歡然佛氏之法与吾聖人之法其辨正在尔中佛氏一切禁絕似乎斬釘截鐵而所以戒乃在因果輪迴之說吾聖人隨俗漸化似乎因仍苟且而所以戒乃在萬物一體本心不忍之良夫使人以因果輪迴故即終身不食不敵不忍之一念佛氏之戒戒其口腹而孔氏之戒戒其心也山人未能離世且先去其忍心每咀嚙芳腴痛厭交集殊不知其

甘則孔氏之心傳戒庶不墮乎若一切禁絕而一本之不忍之良則即佛即孔此究竟法尚期之異日

右四目戒所以養身者

功課卷

五

燕居功課二十六卷

戒中目四

一不造逆天之行 二不出違心之言  
三不盜欺世之名 四不受無功之享  
一不造逆天之行

人之造惡而不悛者其迷有二一則曰人自為人天自為天人之為不善天未必知待其知而後禍之也吾得意亦久矣其一謂世之大善人有數大惡人亦有數吾不為大惡人即不能為

功課卷

乙

大善人何傷庸、自居小出入天未必禍也道之不明其弊至此烈乎既悟人之繫根于天則不善之人其一舉一動皆以天之聰明才辨轉害天之民物天豈有不知乎知豈能容之乎故君不堯即曰賊民臣不舜即曰賊君則業不禹周德不孔顏非逆天而何何地可容不善不惡之人也山人深居簡接可以寡過而存心設意默勘之少有不陷于逆天而不自覺者入悟以來節、檢點比如天西旋日月、西旋五星、

西旋雖有至不至庶可無逆天云耳

二不出違心之言

孔子之教以忠信為本自孺悲之見有辭疾取瑟之文而孟子于王之請則辭以疾夷之見則辭以病後人遂以辭疾為當然恬不為恠即以君臣之義所云無隱者一切以疾為拒命之符夫才苟不足則辭以才望或不孚則辭以望豈不光明直捷乃不痛而呻吟不憊而牀褥青天白日之下為騶駹駟之談事至則蒙頭而卧

功課其卷

事定則攘臂而起所謂忠信者何在視儕友僕役皆可欺之人惟妻妾婢子為論心之契不羞哉至于高卧而称不在息駕而称未歸猶其面謾之小者耳山人昔官長安未嘗虛註一日之藉客有過我明告以在寓欲面則出欲留刺則已面不必称焉自居山林合為映竹之窺幸而門有雀羅可省下鍵間有執業而來者揮塵終日不敢不罄其知有務而就謀者必告以天理人心之正及事勢不易之則即不樂聽無

易辭至于考德訂業善毫不敢著而不善毫不敢揜不必言矣蓋言語必信聖人之經也言不必信聖人之權也山人方欲為聖人之適与立而未得也敢言權乎何今之世可与權之多也

三不盜欺世之名

三代之英名以實立漢唐之季名以利易兩宋之靡道以名喪子可与父爭則爭之臣可与君爭則爭之其所爭又非聖人大中至正之道皆先王所當首誅而天下之所由以亂亡者乃群

功課其卷

然以為美而爭之爭之而得以都天下之尊而龍四海之利爭之而不得以謝當世之責而傲異日之憐何為其不歟名也然卒不足以欺有識者之一笑也愚矣其風浸淫至今牢不可破不思人之得喪宰之造物好名之人造物笑之無實之名造物忌之既害于而國又凶于而身所喪丘山而沾沾以一言之譽自喜後之矮人又將則而效之其禍何日可已山人凡事惟求合天縱有不良之心為善望福又稔知造物之

情恐得名而折福是以不近名之善未嘗不學  
學而一涉取名毫不敢窺足焉然則近名之善  
終不可為乎將誰為之是不然彼善之不近名  
者能盡為之乎而汲之于名之近者何心惟聖  
人知有善不知有名又其精神力量有餘故能  
合併為之而無擇山人以不可學聖人之可待  
不近名之善已盡而後及名未晚也若無其善  
而直掠其名者又人道所不載耳

四不受無功之享

功課茶卷

四

山人守清白之業故貧甚官日曾握利數歸而  
仍貧自石田數百畝半萬半瀕外不知一利孔  
每親識以賄請未嘗不辭或曰子何一介不取  
乎曰非能尔也見造物之情欲之而不敢取也  
造物之法求名求利任人之自為求之而失造  
化之愛而節之也求之而得造化之厭而棄之  
也視其所妄得于其所合得中取償焉故不知  
者以為得人之利知者方閱其如舉債行且破  
產矣况敢身蹈之乎然人之利猶易避耳凡世

人受無功之享者三而不知所以報也狹提之  
日說說不周一二日斃矣而飢寒是營疾病是  
憂此時何功于父母也高爵異寵者勿論賤士  
齊民開戶而出闔戶而寢無意外之于此等何  
功于君也禾稼盈疇雞彘滿柵涓而流泉寒而  
茅火又何功于天地也令人一飲一啄不曰力  
所自致則曰吾于人若物取之寧知手口親之  
手口飲食天之飲食而得以手口就飲食者皆  
君賜哉此無功之享也知慚懼否乎山人粗知

功課茶卷

五

慚懼但此務甚巨非倉卒可塞必誠身為孔顏  
乃報親恩必匹夫匹婦無不与被堯舜之澤乃  
報君恩必天下萬世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乃報  
天地恩櫛櫛雖已在手功用浩然無涯必既竭  
心思今後賢有所依仿或可了此念乎受一日  
享完一日功受終身享留萬世法吾知免夫  
此四目戒所以養德者



燕居功課二十七卷

戒下目四

- 一不拜守候之客
  - 二不開趲起之筵
  - 三不交無良之友
  - 四不執驅遣之筆
- 一不拜守候之客

官游之侶以職事相臨守土之司以身世相攝奔走趨赴分也自餘富貴之豪目無當世之士况于林居既貧且賤伺候榮戟之下是竊其餘光也濡滯金穴之側是丐其殘潤也可羞甚矣

功課華卷

山人性既奇偏守更猶介又不幸以一知半解為造物所用閉戶理業恐日不暇給安得工夫周旋俗情遂一切逃人離世寧甘踈簡之罪于流俗不敢干冒昧之責于靈臺也然已所不欲恥復施人乃有執經問字昕夕繼見食為吐卧為起即遠方下士一能一技望龍門而來或栖泊羈旅流離患苦思一拯手者未有不得通謁焉蓋山人自有富貴欲見山人者知有山人之富貴者也山人而令人守候是以富貴驕人

其間不能以寸

二不開趲起之筵

山林之樂全在友朋素心之士杖藜過從或明窗蕙積或雨簷幽寂脉脉相對摩挲古書帖商確古詩句暑午寒晡脫粟之飯菜甲之羹濁酒半瓢悠然自適或仰明月或圍地爐話言既殘步送溪口以生人之至樂也若乃生客尊賓与主無舊事可道炎冷路殊衝口成忌張廣延布綺席多殺生命奔召優伶戒客于數日之前則

功課華卷

主人内外連宵營辦求新詩異爭勝儕伍日晏不敢飡盛服不敢解出入門徑伺偵車音磬折道傍馬通撲面禮文往復汗出沾背舉七告白首偃于膝易飲改杯起坐頻煩套語相籠中懷酷閉不一二交談而傳奇告終主人送客以數日精神博半晷搶攘山人骨節木彊言容寡媚安能為此有如王孫踪殺裂衣而跳耳或萬不可已不過成禮而散無留連梧杓之興也交游日踈豈不自礙乃僻性褊衷兼恐因之別生悔

者約失者鮮師有成言鳴豫之凶當有相譽者

三不交無良之友

孔門稱以友輔仁又曰難與並為仁矣故曰友其士之仁者則聖人之教友可知已蓋仁人心也有人心則可為仁無良之人有勢則附吾之勢有財則利吾之財一旦無勢則賣我以結它人之勢一旦無財則賣我以取它人之財呂之酈高之呂皆是物也故聖人之戒友以召損末世之戒友以取禍然君子之交友也其持身端

功課芟卷

則友無所挾其隙入步淺則友無所恃其狎故可以友可以已若近之不遜遠之必怨豈全交之法是不然仁人心也亦天心也自有其心則天必存之良心既死如無原之水無根之草自存不暇何以尤人山人偃蹇磊塊孤往寡合自得意之初心交無幾况陳廢之久正署門樂聖之日非乘車結綬之年在趨勢逐利之夫固不以得交于山人為緩急豈復以山人之自拔為恨者若夫濃醴必變味翠紅必變色待其波瀾

風發之後反不如歛迹匿聲之尚未大決裂也謂為善與人交也亦可

四不執驅遣之筆

今人之于文猶古之言也古人于所不欲言即迫以鼎鑊賞以千駟不忍易其操令何沒也庭實繽紛則奸鬼可諛片語獎藉則堯孔可詈感愈風之知則草檄于國賊誇上客之遇則撰表于草寇筆札之役比于畫史琴師矣夫人必自賤然後人賤之致使上官以移牒課屬而貴

功課芟卷

人以臧獲論指名目駢沓期曾促數上者如王褒之約僮而甚則如東郭之策馬夫士有一知半解天所優也或勉之于共主以飾治于一時或勉之于聖師以傳心于後世揔之還為造化所用豈只以周流俗之順氣而已山人智識粗淺老而益寡不敢以鏤肝雕脾徇人顏色若真奇行可揚大勲宜紀又不待人之干請而自營其職不遑矣其一切驅遣之命既不敢從非慢也隨珠和璧不得則怒未聞不得蜣螂之丸而

悵蜨娘者也

此四目戒所以養交者孟氏稱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恐倒伊尹樂堯舜之道而後置置孔子樂在其中而後浮雲當是有為而後有不為耳山人先課而後戒



21181000441491

燕居功課二十七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安世鳳撰世鳳字鳳引商邱人萬厯癸丑進士官定海縣知縣是編分二十四類每類子目各五其議論出入儒釋之間自謂天地之大無不閱歷然所見率皆膚淺至於標題纖巧識見偏駁尤明代山人結習不足深詰者矣